

弇山繆伯南家藏本

金聖嘆
原批本
三國演義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四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即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入下邳見關公，只說是逃回的，伏於城中為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伴輪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此計亦甚善操聽其謀，即令徐州降兵數千，逕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為舊兵，留而不疑。程昱所以欲用降卒也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領兵五千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即使坐於城下辱罵。非罵不足激公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公亦見及此，但恨稍遲耳只聽得一聲炮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廝殺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得到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糧且少，歇曹兵團圍將土山圍住。此時甘糜二嫂失陷城中矣。前張飛失陷二嫂於徐州，今關公亦失陷二嫂於下邳。一是一夜間，一是一日裏，一是一辭

繡像三國志演義 卷四 第二十五回

一是一時。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却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不從曹操一邊特起却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中驚惶。更不特為共下邳着急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到天曉，正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遙謂曰：文遠，來相敵耶？以已度人各為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敘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不是敵便是說關公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又將白門樓事一提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既非敵又非說則非助矣以己語遼曰：亦非也。公曰：既非助我，我來此何幹？語氣又急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先言二嫂無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二句又合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不是敵不是助，豈是說矣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諷至今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為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笑？遼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一、凡說英雄人舉之不動，責之則動，甘言卑詞，不若嚴氣正色，此極得說關公法。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



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死戰偷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復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

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之義 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急急回報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為漢相漢即吾也

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負却使君依託之重其罪二也

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

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

且降曹公約却打聽劉使君音信如在何處即往投之

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

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

到府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

難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

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

死

欺天下而天下受

死

此可從之

死

難

死

是

死

難

死

難

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事嫂如寡命于兄也。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夫人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為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前應張遼所云。叔既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日後曹操不救。某尋皇叔。曹操難在第三事。二夫人亦疑換之難在第三事。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為後文五關斬將伏筆。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女流偏要插口。只此二語可為女流之箴。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與袁紹接立誓語。貌似然紹繁禮虛。

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獨將第三事。再申明一遍。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見原。為後文不辭。操曰。立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曰。寬心。尚容緝聽。綏語亦妙。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

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以三事中第二事試之。而公男女之辨。凛然不亂。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皇帝。帝命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禮貌不足。禮貌不足。玉帛。備綉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不足。五日。又送美女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好色不足。却有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

關公方敢退回。今天下有如。操聞之。又歎服。關公不已。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度其身品。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軍之衣。錦尚制非惡其文。此佛弟否。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某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至性至情。下。操歎曰。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不知為何。請將軍速

文操深心厚。貌各似不同。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再面決。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再申明一遍。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見原。為後文不辭。操曰。立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曰。寬心。尚容緝聽。綏語亦妙。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

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為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蓋承有夢甘夫人亦有夢蓋之夢似言反因甘之夢似凶反吉各自成趣

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前不致關公下淚此於曹操眼中補出關公之淚亦自落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

寬解之類以酒相勸公醉自縛其髻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為人也酒後心熱乘醉釋操問曰雲長髻有數乎不慮其言中之意而世問其手中之髮極公曰約數百根力把開話遂開去最得為人解悶之法公曰約數百根陸士龍自愛其髮惟公亦然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髻婦其人并

斷也婦其人并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前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髻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髻也此髮既時相護又經御

此人皆呼為美髻公忽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身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

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自白門樓後此馬不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人擇主馬亦擇主幸哉赤兔今乃得其主矣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公平日之不輕下拜今在曹操口中補出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非為馬而拜為兄而拜也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後人有詩歎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 一宅分居義氣高 奸相枉將虛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心口如一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要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出言如金石遼曰偷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不負桃園同死之盟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同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

去後人有詩歎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 一宅分居義氣高 奸相枉將虛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心口如一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要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出言如金石遼曰偷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不負桃園同死之盟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同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

壁廬產 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立德領三萬軍隨後到。二人相見矣。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立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未見其人。立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但見其旗。立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信其必不降曹也。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相見方善。在原先之近。又恨天涯爲之一歎。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伴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少頃立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立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立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以殺立德也。願明公思之。程昱所言不。出立德之料。袁紹曰。立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被立德擊退。喝退左右。請立德上帳而坐。立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前者雲長尚在。疑似之間。則立德只言不是雲長以解之。今者雲長更無疑誤矣。則又言招來雲長以解之。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還記虎牢關前否。立德修下書。命有人送去。此時不即寄去。主高坐而叱之。立德修下書。命兵不動。袁紹此番又。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按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文達知吾心耳。此時方纔說明。衆皆歎服。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遣兵救之。雲長聞言。進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故登於報曹耳。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聞必生疾病。願再一行。英雄語立德。肉復。曹操壯之。點兵五萬。使于禁樂進爲副。將次日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頻令出征。操曰。今次取功。吾不復教臨敵矣。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箭住營寨。當夜營外拿了兩箇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得一人是孫乾也。求得突兀。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蹤跡不聞。今何爲在此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孫乾一向蹤跡。只用他口中一句敘。今將軍爲何在曹操處。未識甘糜二夫人無。

壁廬產 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立德領三萬軍隨後到。二人相見矣。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立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未見其人。立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但見其旗。立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信其必不降曹也。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相見方善。在原先之近。又恨天涯爲之一歎。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伴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少頃立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立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立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以殺立德也。願明公思之。程昱所言不。出立德之料。袁紹曰。立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被立德擊退。喝退左右。請立德上帳而坐。立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前者雲長尚在。疑似之間。則立德

恙否。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乾曰：近聞玄德公在

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冀二人歸順袁紹，相

助攻曹天，幸得將軍到此，因特令小軍引路，某為細作

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

袁紹處，與玄德公相見。玄德寄書未到，孫乾相見在前，雲長後知，乃兄消息不從河北知之，却從汝南

知之。出外關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

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恐事變者非恐袁紹殺已也，恐因此而玄德又不在袁紹處耳。乾曰：

某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將軍。否也。為後文途中報信

解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則紹雖欲殺我，亦必往

也。今回許昌，便辭曹操也。當夜密送孫乾去了。次日，關

公引兵出，龔都披挂出陣。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

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公曰：我為何背主。都

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孫乾在營中密語，關公在陣上

走。關公趕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

當速進，我讓汝南。讓汝南者欲其立功，報曹以便速去耳。關公會意，驅軍掩

殺劉冀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

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

回家，妾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

皇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此時不即告，是精細處。關公退。二夫人於

門內痛哭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

不言。將聞喜信反非痛哭，敘事至此又復一頓。正哭間，有一隨行者軍聽得哭

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河北，袁紹處

不用關公說，知却用軍人報信事，曲而文亦曲。夫人曰：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

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都語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皇

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頓忘舊日之義，不以實

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曰：兄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

嫂知者，恐有洩漏也。恐有洩漏者，公意曹操不知玄德在河北耳，豈知操固與程是誓之熟乎。事須

緩圖，不可欲速。為欲待孫乾回報，也却又說明妙。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公

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

與曹操。公則必待孫乾報而後知，操豈待于禁報而後知耶。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

關公正悶坐，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

來賀喜。公方欲報之而關公曰：故主雖在，未得一見，何喜

之有。遂既明言，公即不隱諱。遼曰：兄與玄德交，比弟與兄交，何如

公曰：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

弟，而又君臣也，豈可共論乎。看他輕重，雖然只一語，遠日今

玄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可背之。文

遠須為我致意丞相。直心快口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

操曰吾自有計留之。恐亦無甚妙計矣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有故人相訪。讀者至此必謂孫乾有信至矣及請入却不相識。奇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視之。乃立德書也。立德寄書人直至此處方其來得突兀出人意意外略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兩番被袁紹所殺故言之激如此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不得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既得此書則知立德尚在袁紹處不必待孫乾回報而公之去更不疑矣震曰立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背舊盟宜速往見關

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明白是公一生過人處今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

長容某辭却曹公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偷曹操不允爲之奈何。陳震之意公不告而竟去公爲人明白則必告而後去公曰吾甯死豈肯久留於此。言不死則必去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關公寫書答云

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觀

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即効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致負所託故爾暫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當面辭曹公奉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戮披肝瀝胆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立德來書從關公眼中看出關公答書即在關公筆下寫出敘得參差有致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辭曹操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門。操所謂有計留之者別無他計只是一個不肯相見耳關公快快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

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一塵不染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又挂迴避牌。操此時當然以清次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省乃往張遼家相

探欲言其事遼亦託疾不出。此想亦曹操教之也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略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見在袁紹軍中。明明說出直不隱諱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

願以俟之異日為後文華容道伏線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
 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封金掛印至今請二
 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
 人役護送車仗。逕出北門。果於去勇於去更不關公
 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隊門吏皆退避。先為五關斬
 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
 自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
 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即看
 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四字有無限愛惜無限嗟呀忽北門守
 將飛報關公奮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人散在北門
 出皆望北行。北門守將來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盡
 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此句又於關公宅
 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
 帶原跟隨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關公宅中人來報
 一用三段文字以描寫之。是就三段中關公
 將鐵騎二三千去生擒關某。獻與丞相眾視之。乃將軍蔡
 陽。蔡陽伏筆也。正是欲離萬丈蛟龍穴。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今人見關公為漢壽亭侯。遂以漢為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即博
 雅家亦時有此。此起於俗本演義之誤也。俗本云。曹瞞歸壽亭侯。印
 貽公而不受。加以漢字。而後受是齊東野人之語。曹瞞不察。遂為所
 誤。夫漢壽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漢有亭侯。鄉侯。通侯之名。如孔楡為
 餘不亭侯。鐘繇為東武亭侯。玄德為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費
 禕。曾請將于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耳。豈可去漢字而
 以壽亭侯為名耶。雞籠山關廟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
 本自了然。然則謂管於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壽亭侯之神。則人
 人洞曉矣。俗本多誤。今依古本校正。
 曹操棄糧與馬。以餌敵。捐金與印。以餌士。同一餌也。欲殺之。則餌之
 欲用之。則亦餌之矣。然文醜為操。餌關公。必不為操所餌。操亦無可
 如何耳。
 顏良之死。出其不意。文醜之死。即非出其不意也。使醜亦如顏都之
 以玄德消息告。善長則必不至於死。故公之刺顏良。或為顏良惜公
 之誅文醜。更不得為文醜惜。關公之斬袁將者。再袁紹之欲殺玄德
 者。亦再玄德此時其不死也。間不容髮。而關公陷於不知。直待見孫
 乾。遇龍都。而始知我之所以報曹操者。幾至於殺玄德。則安得不流
 涕。北顧。奮然而決去哉。即使曹操追公而殺之。公所不顧也。即袁紹
 驕公而殺之。亦公所不顧也。公之愛一死。所以全其嫂。今之輕一死
 所以報其兄。視其見兄一面。萬死不足。語真一字。一血淚矣。
 曹操一生奸偽。如鬼如魅。忽然遇著堂堂正正。慷慨激烈。若青天
 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覺吾形穢之愧。遂不覺愛之敬
 之。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關公。乃關公之義。有以折服
 曹操耳。雖然。吾奇關公亦奇。曹操折服關公。不奇。以豪傑折
 服奸雄。則奇。以豪傑敬愛豪傑。不奇。以奸雄敬愛豪傑。則奇。夫豪傑
 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傑中有數之豪傑。奸雄而能敬愛豪傑。則是

好雄中有數之好雄也。
人情未有不受財與色者也不受財與色者不重爵與祿者也不重爵與祿者不推心置腹折節敬禮者也曹操所以駕馭人才寵給英俊者待此數者已耳是以張遼舊事呂布徐晃舊事楊本賈羽舊事張純文聘舊事劉表張郃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之舊將無不棄故從新樂爲之死獨至關公而心戀故主堅如鐵石金銀美女之賜不足以移之偏將軍漢壽亭侯之封不足以動之分庭抗禮杯酒交歡之異數不足以奪之夫而後好雄之術窮矣好雄之術既窮始疑天壤間不受寵辱不受寵辱者乃有如此之一人即欲不吁嗟景仰安可得乎
來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斯志也縱無二殺之觀粹而子然一身亦必不從曹操而遁去也明知袁紹爲曹操之醜而致書曹操明明說出更不隱諱不知兄在則斬其將既知兄在則歸其處心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有人如此安得不與日月爭光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亭五關斬六將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操謂諸將中未嘗有此人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趕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又是一箇要趕的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

續保三國志演義 卷四 第二十七回

爲其主勿追也袁紹欲殺玄瓚而曹操不追關公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挂印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操所以佩人者不過財賄爵祿耳今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箇人情汝可先去請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爲後日記念既不追之則必饒之索性加厚一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公此時必謂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尊憲已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緊行後伏筆自己勒任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任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此時何不掛迴避牌恐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擺開關公見衆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又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造府不得

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挂印納還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言前而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

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其人光明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將士其言磊落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

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自解縶縶分淺乃錦袍一領略表寸心

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須寶以錦袍而得不死則曹操細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此袍可留異日華容道一命矣遂

下橋望北而去操甚款款公甚匆匆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疑代為吾言既出不可追也又自曹操自引衆將回城於

路歎想雲長不已見如此人安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趕車仗約行三十里却見不見不知者顧至此必疑雲長

心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與雲長背後相呼正復相似不知者顧至此又疑是曹操使人來留公矣雲長舉目視之只見一少

年黃巾錦衣持鎗跨馬馬項下懸着首級一顆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奇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

伏於地雲長恐是詐精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

聚衆五百餘人劫掠為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

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此事只在廖化關公曰二

夫人何在化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

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又在二夫人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又在左

關公聽言乃拜謝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詳述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却之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丞相之金且不受况強盜之金與強盜之金無以異也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

去了廖化終從關公而此處不即相從合而復離遂為後文伏線妙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車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莊安歇莊主出

迎髮髮皆白問曰將軍姓甚名誰關公施禮曰吾乃劉

立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
二人爲河北名將而公能殺之則殺名將者之爲名將其名更著矣。○前卷事又從老人口中一提。公曰：便是。老人

大喜，便請入莊。關公曰：車上還有二位夫人。老人便喚

妻女出迎。二夫人到草堂上，關公拱手立於二夫人之

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石室中光景在

人乃令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自於草堂款待關

公。關公問老人曰：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時曾

爲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滎陽太守王植部

下爲從事將軍。若從此處經過，某有一書寄與小兒。至未

第一關先爲第四關脫難伏線妙。關公允諾。次日早膳畢，請二嫂上車，取

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

嶺關。第一把關將姓孔，名秀，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

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嶺，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關

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某辭丞相，特

往河北尋兄。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

其語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爲質。此言關公大怒，不得不

漸硬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鳴鼓聚軍，披掛上馬，殺

下關來。大喝曰：汝敢過去麼？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

竟不打話，直取孔秀。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

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孔秀前恭後倨，關公亦先禮後兵。○斯却一將衆軍便走。

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原非關公本意，與汝

等無干。借汝衆軍之口，傳話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

故殺之。儘切周衆軍俱拜於馬前。關公即請二夫人車

仗出關，望洛陽進發。第二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

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

係私行，若不阻擋，必有罪責。畏曹操故韓福曰：關公猛

勇，顏良、文醜俱爲所殺。又將殺顏良今不可力敵，只須設

計擒之。孟坦曰：某有一計，先將鹿角攔住關口，待其到

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佯取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

之。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既欲免罪，商議

停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

排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公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

侯關某，敢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文憑否？已知其無

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

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為兩段。斬却

二將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住，飛馬徑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走不迭，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於馬下。此頭與肩足以報吾臂之恨矣。○斬却三將。殺散衆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沂水關來。第三

把關將乃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鎗。原是黃巾餘黨，度化是強盜，除黨卞喜亦是強盜，除黨乃既做官之強盜，反不若未做官之強盜，能識好人也。後授曹操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盞為號，欲圖相害。在佛地上謀殺好人，是強盜，所為然未必非和尚所為也。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見卞喜來迎，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小人欺君子之關公訴說斬孔秀、韓福之事，卞喜曰：將軍殺之是也。某見丞相代稟衷曲，言之太甘，其中必苦。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

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衆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餘人，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當時普淨已知其意，向前與關公問訊。胡班救關公，却於胡華家先期伏線。○普淨救關公，即在鎮國寺當日相逢。曰：將軍離蒲東幾年矣？關公曰：將及二十年矣。普淨曰：還認得貧僧否？雖然今日相逢，却做青年舊識。○然則伏線又在二十年之前。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離鄉人好與同鄉人言鄉出家要緊的事口中却說沒要緊的話。○卞喜見普淨敘出鄉里之情，恐有走洩，乃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不然，鄉人相遇，安得不敘舊情耶？不是逢僧話，不是浮生半日閒，却是旅況幾年關如唱。○西廂曲者，不是隨喜到，却是望蒲東耳。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在車上，可先獻茶。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然後請關公入方丈。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以目視關公。此僧大通是慧，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卞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曰：卞君請關某，是好意，還是歹意？卞喜未及回言，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乃大喝卞喜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卞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左右方欲動手，皆被關公拔劍砍之。卞喜下堂，遶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卞喜暗取飛鎗，

擲打關公。公用刀隔開。趕將入去。一刀劈下。喜爲

兩段。要在佛地上殺好人。是真強盜。能在佛隨即回身來看。二

嫂。早有軍人圍住。見關公來。四下奔走。關公趕散。謝普

淨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害矣。教開公者。普淨殺下。喜者亦

僧可謂深。普淨殺之。而當殺即生也。此普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別處

雲遊也。後會有期。將軍保重。早爲玉泉關公稱謝。護送

車仗。望榮陽進發。第四榮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

親家。聞得關公殺了韓福。商議欲暗害關公。關公念兄恩

相對。乃使人守住關口。待關公到時。王植出關。喜笑相

迎。關公訴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

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與十

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辭不往。前赴下喜席。今途不

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關公因於路辛苦。請二嫂晚膳

畢。就正房歇定。令從者各自安歇。飽喂馬匹。關公亦解

甲憩息。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丞相

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守關將校。死罪不輕。此人勇武

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箇火把。待三

更時分。一齊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不用壁中刀斧。却

在夜間。吾亦自引軍接應。爲後追趕胡班領命。便點起軍

士。密將乾柴引火之物。搬於館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

尋思。我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窺之。乃

往驛中間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者

是也。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綽鬚於燈下。凭几看

書。寫得班見了失聲歎曰。眞天人也。不特其人可敬公問

何人。胡班入拜曰。榮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

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喚從者於行李

中取書付班。普淨敘鄉情。胡班見班看畢歎曰。險些誤殺

忠良。遂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

圍住館驛。約於三更放火。今某當先去開了城門。將軍

急收拾出城。方信胡華寄關公大驚。忙披掛提刀上馬。請

二嫂上車。盡出館驛。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

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胡班

還去放火。前是王植賺關公此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

把照耀。人馬趕到。是胡班賺王植矣命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

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讎。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

拍馬挺鎗。徑奔關公。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爲兩段。斬却

班師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與劉延廷引數十騎出

郭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照應白馬之役

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了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

在袁紹處紹乃丞相讎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

定來延曰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恐

不容將軍過渡先報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

隻雖有不敢應付無用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

與足下解厄又在關公口中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何也

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無用關公知劉延無

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有殺有不殺甚難到黃河渡

口第五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

某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

德故來借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節

制有甚公文前方言事元在此則意說琪曰吾奉夏侯將

軍將令把守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

你知我於路斬戮攔截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

敢殺吾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又將前秦琪

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刀起

秦琪頭落六將關公曰當我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

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

渡河渡過黃河便是袁紹地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

將六員將行程途總結一筆後人有詩歎曰

掛印封金辭漢相 尋兄遙望遠途還

馬騎赤兔行千里 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沖宇宙 英雄從此震江山

獨行斬將應無敵 今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於馬上自歎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

曹公知之必以我為負恩之人矣觀公此語知後日華

行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

之乃孫乾也孫乾至此方來得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

向消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自將軍回兵之後復奪了

汝南此事只在孫乾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立德同謀

破曹之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妒忌田豐尚囚獄中沮

受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

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

合劉辟去了此四散關公一邊十分熱鬧放一玄德一邊未免冷落

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為所害特遣某於路迎接

將來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

陳震

孫乾未至之前孫乾報信又在關公救孫乾拜見夫人寫得周至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在汝南時不說此事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夫人可與雲長到此故至此方言

相會二夫人皆掩面垂淚寫得入情關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本赴河北忽轉汝南只因古人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某休走

正是六將阻關徒受死一軍攔路復爭鋒畢竟關公怎生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吾讀此卷而歎曹操之善又未嘗不歎曹操之奸也其於關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劉客一紙文憑不啻給與使關公而死於卞喜之伏兵或死於王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關將吏也已則操愛賢之名而但喜將吏以誤殺之罪斯其奸不已甚與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心今人但見各為其主之語便噴曹操不置可謂不知鳥之雄雌矣文有伏線之妙榮陽城中之事先於東嶺關前伏線此即伏於一卷之內者也玉泉山頂之事早於鎮國寺中伏線此伏於數十卷之前者也其間一傳家信一被鄉情開冷冷極沒緊處却是極要緊處如此敘事雖龍門復生無以過之

關公斬秦陽在後卷而此卷先有秦陽欲趕關公一段文字度化歸關公斬隔十數卷而此卷先有度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皆所謂隔卑下稱者也至於關公行色匆匆途中所歷忽然遇一少年忽然遇一老人忽然遇一強盜忽然遇一和尚點綴生波殊不寂寞天然有此妙事助成此等妙文若但遇一團殺一將五處關隘一味殺去

何意趣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為雲長立傳而玄德翼德兩邊未免冷淡乃於自馬之役忽有翼德探獲取物一語文中雖無翼德而翼德之威靈如見至於玄德行殿或在袁紹一邊致書或在關公一邊接來或在冀都傳上口傳或在孫乾途中備述處處照出來更不疎漏真妙事妙品

關公此行其難有三保二嫂車仗而行必須緩轡相隨非比獨行可以馳驅雖有千里馬無所用之一難也自許昌而出關隘重重非止一處兩處可以倚伴而越二難也又所投之處乃曹操之驛守關將士防禦甚嚴非比別處可以通融三難也由此三難卒能脫然而去雖遊天幸實仗神威總之志不決雖易者亦難志既決雖難者亦易耳

五關斬將非關公意也觀其不殺劉延可見矣延雖不肯借船而不致拒公則公竟舍之而不殺推此而論使胡班救公之後王植不追公亦何必索植而殺之乎其除或以力敵或以計害不得已而殺之耳故曰非公意也

第二十八回 斬秦陽兄弟聚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三百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回身勒馬接刀問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與丞相發落言訖拍馬挺槍欲鬪只見後面一騎飛來大叫不可與雲長交戰關公按轡不動來使於

懷中取出公文謂夏侯惇曰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特資公文遍行諸處後公文方到此曹操

惇曰關某於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用第一次斬關之時關某已飛報許都豈有五關俱斬

關公怒曰吾豈懼汝耶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不十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

少歇惇停槍問來使曰丞相叫擒關某乎此句問得更妙

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未渡河前一紙公文不見既渡河後公文連片而至曹操大是奸猾

惇曰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第二番使命

公圍住關公大怒舞刀迎戰兩箇正欲交鋒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雲長元讓休得爭戰衆視之乃張遼也

二人各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旨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恐於路有阻特差我傳諭各處關隘任便放行

惇曰秦琪是蔡陽之甥他將秦琪託付我處今被關某所殺怎肯干休伏後蔡陽

有分解既丞相大度教放雲長去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五關俱已斬過一夏侯惇何足阻之此時亦密得個個人情矣

遼曰雲長今欲何往關公曰聞兄長又不在此袁紹處吾今將遍天下尋之遼曰既未知文德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本為放行而來却轉

見丞相幸為我謝罪說畢與張遼拱手而別公之去亦以遂

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行了數日忽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出路人每有

引着車仗到彼借宿莊內一老人出迎又遇一

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陪

關公孫乾於草堂飲酒此老之待客

見一少年又遇一

射獵方回代

言曰老夫耕讀傳家止生此子不務木業惟以游獵為事是家門不幸也胡華之子賢郭常之子不肯開關相對

關公曰方今亂世

若武藝精熟亦可以取功名何云不幸常曰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今專務遊蕩無所不為伏倫老夫所以憂耳關公亦為歎息至更深郭常辭出關公與孫

乾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讀者至此疑又有干喜關公急喚從人却都不應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只見郭

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喚從人正與莊客厮打好公問其故從人曰此人來盜赤兔馬前有劫車仗之盜此又有偷馬匹之賊又聞開相對被馬

踢倒公不可犯公之我等聞叫喚之聲起來巡看莊客們反來厮打公怒曰鼠賊焉敢盜吾馬拾待發作郭常奔

至告曰不肖子為此歹事罪合萬死奈老妻最憐愛此人情多愛獨子而婦人之情又每憐不肖之子則此子之不肖未必非憐愛釀成之也乞將軍仁慈寬恕

關公曰此子果然不肖適纔老翁所言真知子莫若父也不知子者又莫若母我看翁面且姑恕之遂分付從人看好了

馬喝散莊客與孫乾回草堂歇息次日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謝曰犬子冒瀆虎威深感將軍恩恕關公令將

出我以正言教之常曰他於四更時分又引數箇無賴之徒不知何處去了為後劫關公謝別郭常奉二嫂上

車出了莊院與孫乾並馬護着車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為首兩騎本為盜一匹馬

却引出兩前面那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乃郭常之子也奇絕此子兩番忽伏忽現黃巾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

賊汝既從張角為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卷中事忽于此一提黃巾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公口中帶出劉張甚

關雲長此人口中却放下劉却未識其面現對赤面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馬解開鬚囊出長髯令視之此人所以舍

關公蓋以已擬關公赤面而將未見其長髯耳故公即開囊示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前有殺杜遠之壓化今有擒關公問其姓名告曰某姓裴名元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

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厮來報有一客人更不問此客姓名這厮可謂謂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

不想却遇將軍前杜遠事只在壓化口中虛述今郭子子拜伏乞命關公曰吾看汝父之面饒你性命篤子兄

絕人之父子郭子抱頭鼠竄而去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紹曰離此三十里有一臥牛山上有一

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

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因郭常引郭常之子

紹又因表元紹引出周倉方知郭當出見一段文字並

非開筆郭當為周倉引頭亦如胡華為胡班伏線耳

中非豪傑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棄

其身元紹拜謝正說話間遙望一班人馬來到元紹曰

此必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

鎗乘馬引衆而至周倉形狀前在元紹口中敘

喜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俯伏道傍曰周倉參拜

之狀關公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

時曾識尊顏元紹但聞其名恨失身賊黨不得相隨今日

幸得拜見願將軍不棄收為步卒早晚執鞭隨從死亦

甘心男子從義誠于茲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汝曰若隨我汝

手下人伴若何倉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

於是衆人皆曰願從關公乃下馬至車前稟問二嫂稟命

而行嚴然有父兄在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都於路猶行至此歷過

多少艱難未嘗要軍馬相隨前廖化欲相投叔既却之

夫人口中又將怪化事一提醒應前文今何獨容周倉之衆耶我輩女流淺

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關某

寡情奈二夫人不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尋見兄長必

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倉乃一粗莽之夫失身為盜今

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過若以衆人相隨為不

便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雖萬

里不離也有匹馬尋兄之主人自有隻身隨主之從者○倉

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

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元紹曰我亦原隨關將

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且當權時統領我隨關

將軍去但有住箭處便來取你筆伏一元紹快快而別

之不得從公亦周倉跟隨關公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遙

見一座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數

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千騎到此將縣官逐去

千馬四遠無人敢敵芒碭一去令人懸驚至關公喜曰吾

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誰想却在此先遇弟奇文

弟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嫂耳不料下文幻

之事却說張飛在芒碭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

玄德消息又是一位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

人所未述○這飛怒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將軍權署

住古城權且安身斷不可少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

見飛施禮畢具言玄德離了袁紹處投汝南去了今雲

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罷

裏遇着將軍。曹操一補出省筆關公聞言，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飛方纔信。既借曹將頭辨心跡於目前，又將曹軍口證往事於前日，張飛又不得不信服。正說間，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張飛心中疑慮，便轉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在古城遇二糜與關公在汝南遇孫甘一様，出人意。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又在二糜口中帶，表簡雍下著妙。只不知將軍在此。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他口中說出省筆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一嫂方到，已知哥哥下落。二糜大喜，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遂迎請二嫂入城，至衙中坐定。一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長。不知則大怒欲殺，哭下拜。二糜亦俱傷感，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敘事到一面設宴賀喜。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赴汝南見立德。關公曰：賢弟可保護二嫂，暫住此城，待我與孫乾

先去探聽。兄長消息。保嫂尋兄之事，前此關公獨飛允諾，關公與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見，關公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住了數日，為見軍少，復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去了。前赴河北却在汝南，今至汝南又在商散而求復聚。如關公快快不樂，孫乾曰：不必憂慮，再苦此之難可發一歎。關公快快不樂，孫乾曰：不必憂慮，再苦一番驅馳，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同至古城便了。關公依言，辭了劉辟龔都，同至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便欲同至河北。寫張飛關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還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見兄長，來此相會。賢弟可堅守此城。飛曰：兄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斬顏良文醜事又在張飛口中一提。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見機而變。為後不入。遂喚周倉問曰：臥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約有四五百。關公曰：我今抄近路去尋兄長，汝可往臥牛山招此一枝人馬，從大路上接應。欲使彼防不虞不意後倉領命而去。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首，乾曰：將軍且未可輕入，只在此間暫歇。孫乾甚精細，千里尋兄及至，兄却即入見，變幻之極。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去了。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便與從人到彼投宿。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又遇一

與關公施禮。公具以實告。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

公并從人俱留於莊內。又遇兩少年。此處且不論明二子妙。歎留關

乾匹馬入冀州，見立德具言前事。立德曰：「簡雍亦在此。」

先有二探報信，可暗請來同議。少頃簡雍至，與孫乾相

見畢，共議脫身之計。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

荆州說劉表，共破曹操，便可乘機而去。」

立德曰：「此計大妙，但公能隨我去否？」

某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立德入見

袁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宜與相約，

共攻曹操。」紹曰：「吾當遣使約之，奈彼不肯相從。」

此人與簡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曰：「若得劉表勝

劉辟多矣，遂命立德行。」紹又曰：「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

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洩顏良文醜之恨。」

立德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

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

立德曰：「吾故愛之，故戲言耳。」

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來。」立德曰：「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

孫乾脫身之計，簡雍預先畫定，紹大

喜曰：「從之。」立德出，簡雍進曰：「立德此去，必不回矣。」

與偕往，一則同說劉表，二則監住立德。」

便命簡雍與立德同行。

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

先命孫乾出城，回報關公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上馬

出城，行至界首，孫乾接着，同往關定莊上，關公迎門接

拜，執手啼哭不止。

於草堂之前，立德問其姓名，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

二子，長子關雲學文，次子關平學武。」

將軍未識，肯容納否？」

立德曰：「年幾何矣？」

立德曰：「賢郎為子若何？」

意吾弟尚未有子，今即以賢郎為子若何？」

不當為父子耶？」

關公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為父，呼立德

為伯父。」

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關公教取路往臥

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關公教取路往臥

牛山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

奇文奇事雜香

面關公引他見了玄德細問其何故受傷倉曰某未至臥牛山之前先有一將軍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元紹

關平為養子不必隨行之關帝以陪之周倉為部將有不得隨行之裴元紹以陪之一虛一實天然奇

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後招誘人伴時只有這幾箇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擅離倉大怒與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來報主公玄德曰此人怎生模樣姓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

關公遇張飛妙在不知姓名周倉見趙雲妙在不知姓名

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在後運投臥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叫罵只見那將全副披挂

持鎗驟馬引衆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

意外那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傍原來果然是趙子龍

徐州一別令人想教今此處忽然出現又為之色喜玄德關公俱下馬相見問其何由至此雲曰雲自別使君不想公孫瓚

不聽人言以致兵敗自焚

通應第二十回中事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

後欲至徐州投使君是一片之心

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幾番欲來相投只恐袁紹見怪

又精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

吾馬莫非又被郭常之子所誤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實今幸得遇使君子龍一向蹤跡即借他

又借筆文妙在夾帶到關張三人事

玄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前

事來書欲寄何由達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

之情通應第七回中事今幸得相遇雲曰雲奔走四方擇主而

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

恨矣剖心瀝肝之言當日就燒燬山寨率領人衆盡隨玄德前

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迎接入城各相拜訴二夫人具

言雲長之事玄德感歎不已

前劉關相見時雲長但執手啼為言之○雲長心事光明落玄德已深於是殺牛宰馬先拜

謝天地宛如桃園結義之時然後徧勞諸軍玄德見兄弟重聚將

佐無缺六新得了趙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

喜無限連飲數日可喜後人有詩讚之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 信斷音稀杳不聞

今日君臣重聚義 正如龍虎會風雲

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統領

馬步軍校共四五百人

上已將前事一總此又總敘一筆玄德

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

究竟古城只作得害過文恰得劉辟龔都差人

來請省却多少筆於是遂起軍往汝南駐節招軍買馬徐

圖征進不在話下。放下。且說袁紹見玄德不同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勁敵也。不可不除。劉表雖據荊州。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共攻曹操。備專重曹孫策。正是只因河北英雄去。引出江東豪傑來。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曹操於關公之行。不使人導之出疆者。陽美其大義。而陰忌其歸。劉故恐彼自往。若其於路阻截而復回。則是不留之留也。若其中途為人所害而死。則是不殺之殺也。迨至斬關而出。渡過黃河。當此之時。留之不可殺之。不得矣。於是又恐不見了自己。人情然後令人所送。文憑以示恩厚。斯其誠心。不可見乎。文憑之送。不送於需用之時。而送於不必用文憑之後。讀書者至此。慎勿被曹操騙過也。關公既遇塵化。又遇周倉。塵化是黃巾。周倉亦是黃巾。化之從公。後於倉而倉之。慕公切於化。夫使倉而不與公。不過綠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豈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廟。士貴擇主。雖失足。在潘未嘗不可以更新。而單身作僕。勝似推車。囉囉大王也。人但知降漢不降曹。為雲長大節。而不知大節如魏德。殆視雲長為更烈也。雲長排漢與曹甚明。翼德排漢與曹亦甚明。操為漢賊。則從漢賊者亦漢賊。彼漢以關公為降曹。故置曹環并罵關公。而桃園舊好。所不假。願矣。蓋有君臣然後有兄弟。君臣之義。即兄弟之義。亦紀衣帶詔之公憤。而桃園之私盟。為輕推斯志也。使翼德而處

士山之圍。備踏白刃而死。豈肯權宜通變。姑與曹操周旋乎。哉。翼德生平最怒呂布。以其滅倫。絕理。故一見便呼為三姓家奴。而嗣後屢欲殺之。其惡曹操亦猶是耳。怒呂布以正父子之倫。惡曹操以正君臣之禮。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真孝子。斯可謂之真忠臣。翼德失徐州。而雲長寄許都。而翼德實之能如此。以義相資。方是兄弟。每怪今人好立朋黨。一掃私盟。便互相進讒。雖有大過不嫌其非。此以水清水耳。豈所稱和而不同之君子乎。玄德之於關公也。隔河望見旗幟。而以手加額。翼德之於關公也。古城觀而相逢。而掉槍欲戰。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或曰。既不言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責關公者也。知其身雖在曹。而必不降曹。此玄德所以信關公者也。觀弟之責其兄。則能為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觀兄之信其弟。則能為雲長之弟者。大非偶然矣。

只因關公以弟尋兄。以叔保嫂。遂引出一派親戚來。胡華與胡班為父子。韓福與王植為姻家。蔡陽與秦琪為甥舅。不惟各主其主。又復各親其親矣。至於不殺郭常之子。以存人祀。收養關定之子。以立已嗣。關公父子是初相見。桃園兄弟是重會。合玄德夫婦是再團圓。合前回與此。同始共成一篇親親文字云。玄德在許都。聽滿寵報信。但知公係瓊下。落不知趙子龍下。落令人。營營不快。關公在汝南。見孫乾報信。但知玄德下。落並不提起張翼。德下。落又令人營營不快。今至此卷。約而不期。而會不特當日。見者快然。即今日讀之。亦為之快然矣。由前而觀。則桃園為初聚義。古城為再聚義。由後而觀。則南陽會諸葛方為大聚義。古城合子龍為小聚義也。劉關張三人兩番聚散。一散於呂布之攻小沛。再散於曹操之攻徐州。而玄德則前投曹操。後投袁紹。關公則前在東海。後在許都。翼德則兩次俱在碓礪山中。乃敘事者於前之散也。略開張而獨詳玄德。

於後之敵也。則附翼。指詩文。德而獨其。關公所以然者。三面之不能並時同殺。故取其事之長者。而備焉。取其事之短者。而備事。括此史。遷筆法。往往如此。
前卷埋伏。後文後卷。收拾前文。如胡班。度化。普澤。眾。俱於前卷埋伏。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俱於此卷收拾。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却說孫策自蒞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

劉勳。太守使虞翻馳檄豫章。豫章太守華歆投降。後孫

華歆。則既降孫策。而又歸曹操。華歆人品。又在王朗之下。

大振。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歎

曰。獬豸難與爭鋒也。劉景升之兒。如豚犬。遂以曹仁之女

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曹操結婚孫策與袁術。求婚呂布。一樣主意。留

張紘在許昌。伏孫策求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

有襲許都之心。呂與袁以絕婚。而不睦。孫與曹。以結婚。而亦不睦。兩樣局面。於是吳郡太

守許貢。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略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王。小。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

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為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呂布使

書是答書。孫策攷着許貢書是。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

送書。答書。猶可。原送書。不可耐。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

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書示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

地耶。命武士絞殺之。孫曹之交。至此愈離。貢家屬皆逃散。出家客。妙

有家客三人。欲為許貢報仇。恨無其便。此三客。惜不。一日

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

山逐之。曹操許田射鹿。何其嚴整。孫策丹徒逐鹿。何其輕率。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

有三箇人。持槍帶弓而立。比豫讓伏橋。策勒馬問曰。汝等

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鞭欲行。一

人拈槍望策左腿便刺。突兀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

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

正中孫策面頰。不是射鹿。却是射獅。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

箭之人。應弦而倒。獅兒。那二人舉槍向孫策亂搦。大叫

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即在家客口中說。明省筆。○三人來

所却在兩人口。策別無器械。只以弓拒之。抵一戟。今孫策以

前。後。映。對。且戰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槍。馬亦

帶傷。前周泰以保護孫權而被創。今孫策以無人保護而被創。又前後映射。正危急之時。程普引

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普引眾齊上將許貢家客砍

為肉泥。義賊三客。勝徐。兇張。遠輩多矣。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

以刀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讚許家

三客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山中受困危。

許客三人能死義。殺身豫讓未為奇。

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尋請華陀醫治不想華陀已往中原去了。華陀前醫周泰後醫關公故於此處更為一提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

療其徒曰箭頭有藥毒已入骨須靜養百日方可無虞

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先伏一筆孫策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張紘有使者自許

昌回策喚問之使者曰曹操甚懼主公其帳下謀士亦

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此在使者口中惟銳甚省策曰郭嘉曾有何說

使者不致言策怒固問之使者只得從實告曰郭嘉曾

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

之勇耳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正與射獵受傷相照嘉之料

史草知策聞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許昌豎

不待瘡愈便欲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者戒主公百日

休動今何因一時之忿自輕萬乘之軀正話間忽報袁

紹遣使陳震至。接引前卷○陳震策喚入問之震具言袁

紹欲結束吳為外應共攻曹操。此來恰中機會策大喜即日會諸

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陳震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

偶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其實可笑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于神

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此時不即說明于神仙來應留俟下文做出

景策起身憑欄觀之見一道人身披鶴氅手攜藜杖立

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吳人風俗策怒曰是何

妖人快與我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東方

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為神

仙未可輕瀆。華陀是醫中之仙于吉又是仙中之醫然則孫策被傷諸將何不即薦于吉療治之而必求華陀之徒也

策愈怒喝令速速擒來違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

擁于吉至樓上策叱曰狂道怎敢煽惑人心于吉曰貧

道乃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

泉水上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

此與張角得太平要術俱是自說無人看見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

未曾取人毫釐之物。不取人物則與今之方士不同安得煽惑人心策曰

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汝即黃巾張角之流

張角事已隔二十餘卷忽又於此提動今若不誅必為後患叱左右斬之張

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

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屠猪狗。俗呼之為猪狗快絕眾

官皆苦諫陳震亦勸策怒未息命且囚於獄中眾官俱

散陳震自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內侍傳說此事

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男子或有不信僧道者却又物婦人不過夫人喚孫策

入後堂謂曰吾聞汝將于神仙下於縲縲此人多曾醫

人疾病軍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衆，不可不除。夫人再三翻解，策曰：母親勿聽外人妄言。兒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吉在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于吉械繫下獄。策人激之也。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拜求，策乞保于神仙。今有劉連名保狀為病人祈神，仙而求保者矣。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刺史張津聽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軍之威，後竟為敵軍所殺。百忙中又於張角之前，遂引一故事張角用黃巾，張用紅帕，張角是黃天，張津是赤地，當與矣。兩相映射成趣。此等事甚無益，諸君自未悟耳。吾欲殺于吉，正思禁邪覺迷也。呂範曰：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前官治病此甚策。曰：吾日看此妖人，若何遂命於獄中，取出于吉，開其枷鎖，令登壇求雨。吉領命即沐浴更衣，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前孫策欲拘囚于吉，反取繩自縛映射成趣。百姓觀者填街塞巷，夾寫百姓于吉謂衆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死。神仙不死，死衆人曰：若有靈驗，主公必必然敬服于吉。吉曰：死數至此，恐不能逃。似郭瑛語，既知氣數難逃，便不當懸孫策矣。王敦之死未聞郭瑛作祟，然則孫策

之死安得謂是少頃。孫策親至壇中下令，若午時無雨，即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積乾柴，伺候。是亦一將及午時，狂風驟起，風過處四下陰雲漸合。不便寫下雨，妙有頓折。前西郊也。策曰：時已近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燄隨風起。偏有一世折妙。忽見黑煙一道沖上空中，一聲響亮，雷電齊發，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足有三尺甘雨。雷雨之吉。于吉仰臥於柴堆之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看他一時寫出風雲煙火雷。於是衆官及百姓俱將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繩索，再拜稱謝。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大怒。此時衆人不羅拜孫策，殺吉者皆衆人之過也。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爾等何得如此惑亂。欲生而妄生，死既云有定數，則晴雨安得無定。掣寶劍令左右速斬于吉。衆官力諫，策怒曰：爾等皆欲從于吉造反耶。衆官乃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頭落地。能避火劫不能避刀。只見一道青氣，兵劫畢竟不成神仙。只見一道青氣，平道青領投東北去了。在瑯琊山。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能於未死之前遁去其屍，何不先於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欲殺守

屍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步而來視之却是于吉往
來北而策大怒正欲拔劍砍之忽然昏倒於地左右
急救入臥內半晌方醒吳太夫人來視疾謂策曰吾兒
屈殺神仙好笑故召此禍策笑曰見自幼隨父出征殺
人如麻何曾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正絕大禍安得反
為我禍孫策明理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
好事以禳之確是婦人聲口今日吳下此風尤甚○若云作好事
策曰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為禍何必禳耶夫人料勸
不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之婦人信鬼之事慈母愛子
其案客三人豈鬼不為是將追薦神仙矣豈有神仙而聖人追薦者乎好笑
起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牀前人之將死而
鬼物悔之非
能為禍也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既
為陰鬼何敢近我取牀頭劍擲之忽然不見吳太夫人
聞之轉生憂悶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孫策事母至孝
乎孝子母謂策曰聖人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云禱
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今之信佛信仙者偏會
引孔孟之言為說不獨
夫入也汝屈殺于先生豈無報應吾已命人設醮於郡
之玉清觀內設醮玉清前不叙明至此汝可親往拜禱自然
安安策不敢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孫策不
得已而

從母命與今之信婦
言而拜仙佛者不同
道士接人請策焚香
策焚香而不謝是
忽香爐中煙起不散
結成一座華蓋上面
端座着
于吉種種與妖作怪
策怒唾罵之走離殿
宇又見于吉立
於殿門首怒目視策
種種與妖作怪
策顧左右曰汝等見
妖鬼否左右皆云未
見策愈怒拔佩劍望
于吉擲去一人中劍
而倒衆視之乃前日
動手殺于吉之小卒
被劍
斫入腦袋七竅流血
而死小卒動手殺于吉非小卒之意
策
命扛出葬之比及出
觀又見于吉走入觀
門來種種與妖作怪
策曰此觀亦藏妖之
所也直以玉清觀與
觀前命武士五百人
拆毀之武士方上屋
揭瓦却見于
吉立於屋上飛瓦擲
地種種與妖作怪
策大怒傳令逐出本
觀道士放火燒燬殿
宇火起處又
見于吉立於火光之
中種種與妖作怪
策怒
歸府又見于吉立於
府門前種種與妖作怪
策乃不入府
隨點起三軍出城外
下寨傳喚衆將商議
欲出兵助袁
紹夾攻曹操忙中回顧陳震
通好一事妙甚衆將
俱曰主公玉體違和
未
可輕動且待平愈出
兵未遲是夜孫策宿
於寨內又見
于吉披髮而來種種與妖作怪
策於帳中
叱喝不絕次日吳太
夫人傳命召策回府
策乃歸見其

母夫人見策形容憔悴泣曰見失形矣策即引鏡自照

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曰吾奈何憔悴

至此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種與妖作怪仙必

妖鏡不意凡人亦有仙之鏡策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於地

曰金瘡迸裂則孫策仍死於夫人令扶入臥內須臾甦醒自

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臥

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大可有

爲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

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

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孫策深自知卿宜念父

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

兒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

之父兄奮人慎勿輕意孫策可謂孝子母哭曰恐汝弟年

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

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內事外

妙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此句補又喚諸弟囑

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衆

共誅之骨肉爲逆不得入祖墳安葬早爲後文孫諸弟泣

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須

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

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周郎之於孫策猶契喻之於漢高

後文伏線言誌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此是孫策將二露點

後文左慈何不捉殺曹操耶則後人有時讀曰

獨戰東南地

運籌如虎踞

威鎮三江靖

臨終遺大事

人稱小霸王

決策似鷹揚

名聞四海香

專意屬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

孫權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衆文武慶賀孫權生得

方頤大口碧眼紫髯曹操有黃鬚兒孫堅有紫昔漢使劉琬

入吳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各

才氣秀達然皆祿祚不永惟仲謀形貌奇偉骨格非常

乃大貴之表又享高壽衆皆不及也相是開筆却又及是繁筆

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事經理未定人

報周瑜自巴邱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

來周瑜守禦巴邱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

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看他補敘處當下周

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於地曰：「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少頃，孫

權入，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孫策不能面

自賜其妻以轉囑其妻之妹周瑜亦不能面見孫策而但囑周瑜而特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

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為今之計，須

求高明遠見之人為輔。然後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

言，內人託子布，外事全賴公瑾。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

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託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如才

周郎而能推賢讓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

東川人也。肅於孫權始終以薦人為主妙此人胸懷豁略，

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

貧乏。瑜為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

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困相贈，

其慷慨如此。孝親篤友，則必能忠君矣。能輕財好施，則必不私其家

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馬援舍隗囂而從光武魯肅亦當舍鄧賢而從孫權今吾孫將軍親賢

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

東吳，為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

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眾官皆散，權留魯肅共飲。至晚

同榻抵足而臥。極似李郭侯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

危，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為桓文之事。君將何以

教我？」肅曰：「昔漢高祖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

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許貢以孫策比項羽是言其驍勇魯肅以曹操比項羽是言其跋扈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今乘北方

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

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天下大勢已了然胸中其識見不在孔明之下權聞言大喜，披衣起謝。次日，厚贈魯肅，并將衣服、幃帳

等物，賜肅之母。君能推其孝以及臣則臣必將推其孝以事君肅又薦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君能孝則所薦之人亦孝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也。權拜之為上賓。瑾勸權

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以書絕袁紹。了前案○孫策本欲通紹而攻曹今權乃通曹而絕紹機轉變倏忽不同却說曹

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用張

妙。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

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權為將軍。兼領

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為會稽都尉。督印往江東。後文曹

孫策而此處不留張紘者以紘之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同吳即

命與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

名雍。字元嘆。乃中郎蔡邕之徒。又是一孝其為人少言

語。不飲酒。嚴厲正大。雅性不飲酒孫權嘗曰顧公在權以為

丞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江東。深得民心。且說陳震

回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為將軍。

結為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

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江南兵革方休息。冀北干戈

又復興。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前孫堅以三十騎輕出。而至於死。今孫策以單騎輕出。而至於傷。輕而無備。此吳子善夢之所以卒於果。其萬乘至重。壯者處輕。堅與策之不得為帝王者在此。

智伯之客只一許賈之客有三。未知許賈之待此三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讓否也。又未知此三人之事許賈其先亦如讓讓之曾事他人否也。乃讓讓伏橋入廁。吞炭漆身。未嘗損趙簡子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鎗搦孫策。皆以身親受之。其事比讓讓為尤快。其人亦比讓讓為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之。以愧後。

世之為人臣而忘其君者。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

將離而終合離者將合而終離事之變幻何其不可捉摸乃乎前
回正彼劉備脫離袁紹之事後同將彼袁紹再攻曹操之事而此同
忽然來彼東吳如天外奇峯橫插入來事既變彼事之文亦變三國
一書誠非他書所能及

第三十回 劫官渡本初敗績

却說袁紹與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
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
中上書諫曰今日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
有不_{田豐第一次請緩戰第二次請急戰}利_{第三次第四次皆謂勿戰確有相約}達紀譖曰主公與
仁義之師田豐何得_{沒主}出此不祥之語紹因怒欲斬田豐
衆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正明其罪_{曹操}
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
武下定寨柵沮授曰我軍雖衆而猛勇不及彼軍彼軍
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
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_{知彼知我}
勸李權拒_{勝之計也}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回日必斬之汝安
敢又如此叱左右將沮授鎖禁軍中待我破曹操之後
與田豐一體治罪_{田豐實在不戰沮授意在緩戰不戰但可免敗}
於是下令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絡九
十餘里細作探知虛實報至官渡曹軍新到聞之皆懼

曹操與衆謀士商議荀彧曰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
俱精銳之士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
糧草不敷事可憂矣_{所見與沮授同此用而後}操曰所言正
合吾意遂傳令軍將鼓譟而進紹軍來迎兩邊排成陣
勢審配撥弩手一萬伏於兩翼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
內約礮響齊發三通將罷袁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
馬陣前左右排列着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諸將旌
旗節鉞甚是嚴整曹陣上旗門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
遼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前後擁衛_{前爲二人交戰俱未退}
曹操以鞭指袁紹曰吾於天子之前保奏你爲大將
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託名漢相實爲漢賊惡罪彌
天甚於莽卓乃反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
曰吾奉衣帶詔討賊_{只此七字抵得}操怒使張遼出戰張
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
暗暗稱奇_{爲後收用}許褚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鎗
接任四員將捉對兒厮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
千軍齊衝彼陣審配見曹軍來衝陣便放放起號礮兩
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_{袁軍}
箭取勝此北_{慣以}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

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

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人

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

矣。亦是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鑿土擔。齊

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曹操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

出去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

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檣。分撥弓弩手於

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着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

椰子響。處箭下如雨。前之箭自北而南。今之箭則自上而下。曹軍皆蒙楯伏

地。袁軍吶喊而笑。吶喊與笑相連。此等軍聲從來未有。曹操見軍慌亂。集衆

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以石禦操令

曄進軍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着

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礮

石飛空。往上亂打。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皆

號其車為霹靂車。箭自上而下。則謂之雨。石自下而上。則謂之雷。由是袁軍

不敢登高射箭。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鑿暗打地

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子軍。霹靂車是震為雷。掘子軍又是掘為地矣。曹兵望

見袁軍於山後掘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

曰。此袁軍不能攻明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

而人耳。不能自上而下。又將自下而上。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透營掘長

塹。則彼伏道無用也。兵在山上。御之以石。兵在地中。禦之以水。計更妙。操連夜差軍

掘塹。袁軍掘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軍力。却說曹

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

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

荀彧。彧以書報之。此袁曹成敗。關頭。書略曰。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悉衆聚於官渡。欲

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

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衆。而不能用以公之神

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

成皋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

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

焉。曹操此時進則勝退則敗。文若一畫關係非淺。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效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

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

見徐晃。晃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

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

攸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

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我軍快糧則必斷。敵之糧自是兵家要着。操曰。誰人

可往攸曰。即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將帶史渙。并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戰。徐晃接住。歷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此時第一次燒糧車。小試其端。韓猛抵當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報來。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恰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軍到。兩下來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奮。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官勸免。審配曰。行軍以糧食為重。不可不用心隄防。烏巢乃市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韓猛所運是行糧。烏巢所積是坐糧。一是一糧。之小者。是糧之大者。因失小故。思防大。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草。休教缺乏。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陸元進。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引二萬人馬守烏巢。那淳于瓊性細列酒。軍士多畏之。既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楚國子反以飲。且說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排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者齎書而往。行

不上三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袁家細作。爲徐晃所獲。曹家使者爲許攸所獲。正復相似。乃操能用。晃所紹不能。用攸爲之一嘆。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爲友。此時却在袁紹處爲謀士。先敘明許攸來歷。當下搜得使者所齎曹操催糧書。信逕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此計若行。操無葬身之地矣。與呂布不用陳宮之謀。前後一轍。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乃誘敵之計也。於曹操審配致書。書中先說連糧車後言許攸在冀州時。於袁紹亦復相似。書中先說連糧車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稅錢。糧入已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因連糧便借錢糧車。尋出罪案。而又加以濫受民財。款款甚。紹見書大怒曰。濫行匹夫。尙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善用人者。使果濫行。其計自是可用。獨不聞陳平有受金之誘。而高祖捐金以子之乎。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財賄。爲他作奸細。唆賺吾軍耳。此疑所不當疑。是教之投操也。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歎曰。忠言逆耳。賢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此處不即寫投曲折妙一。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

言後必為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投操之計反出自左右寫得曲折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逕投曹操，後人有詩歎曰：

本初豪氣蓋中華

若使許攸謀見用

官渡相持枉歎嗟

山河爭得屬曹家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操。伏路軍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荀或所謂體任自然與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於地。看老奸何等殷勤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袁紹怒罵之而曹操敬禮之許攸安得不隨其術中耶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欲操求破紹之計攸乃先說明破操之計妙妙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誰得攸笑曰：恐未必。冷操曰：有半年耳。漸減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文勢至此

又一月耳。既云實語仍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是虛言妙甚又冷。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却不道朋。遂附耳低言曰：做好作。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曹操口中漸漸減來凡作四番跌頓攸大驚曰：休瞞我。糧已盡矣。大驚說破正對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通真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之事相告。先問糧然後出作兩番跌頓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舊交而來，願即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與荀彧書中之意略同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自破。明公還肯聽否。妙在不即說出何策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今撥淳于瓊守把，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奇，領兵到彼。護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燒糧為巢所屯之糧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留許攸於寨中是曹操精細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巢劫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詐。人又勢至此，又作一曲。操曰：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用許攸之計，是坐而待困。

也。料已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善於料人○然則操之留
且吾亦欲劫寨久矣。又為後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

請勿疑遠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將欲劫人先防人來
操笑曰吾已籌之熟矣便教荀攸買詔曹洪同許攸守

大寨。同許攸守寨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伏於左曹仁李

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

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居者分左右行共五千人馬盡

打着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銜枚馬勒口黃昏

時分望鳥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忙中偏有且說沮授

被袁紹拘禁在軍中是夜因見眾星朗列乃命監者引

出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正欲

已醉臥聽說沮授有密事啓報喚入問之授曰適觀天

象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入牛斗之分恐有

賊兵劫掠之害鳥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宜速遣精

兵猛將於間道山路巡哨免為曹操所算。前者用許攸之

今若用沮授之言則紹一不。紹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

妄言惑眾因此監者曰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

斬監者別喚人監押沮授。袁紹一誤再誤天授出掩淚歎

曰我軍亡在旦夕我屍骸不知落何處也。為後曹操殘非
後人有詩歎曰

逆耳忠言反見仇 獨夫袁紹少機謀
鳥巢糧盡根基拔 猶欲區區守冀州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

馬操使人應曰蔣奇奉命往鳥巢護糧。此是假蔣奇

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惑凡過數處皆詐稱蔣奇之兵

並無阻礙。略得及到鳥巢四更已盡。前云黃昏進發此云四

更已盡時候一些不亂

細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眾將校鼓譟直入時瀆

于瓊方與眾將飲了酒醉臥帳中。紹醉臥瓊亦醉聞鼓譟

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言未畢早被撓鈎拖翻

了陸元進趙淑運糧方回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

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

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有進無退於是眾

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烟迷太空陸趙

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

所殺糧草盡行燒絕。前後兩番糧糧前這于瓊被擒見操

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

此時想 却說袁紹在帳中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不信

已醒矣

蓋有火光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此時何不放出沮授耶此時不放沮授則知後日必殺山登張郃曰某與高覽同往救

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慮空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臑圍魏救韓之計也計非不佳惜已為張遼所料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

外出必為內備以防不虞郃之言正與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

留兵在寨耶再三請劫曹紹乃遣張郃高覽引軍五千往官渡擊曹營遣蔣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使賈詡

假蔣奇○若此時并力盡去救烏巢則糧或不至盡燒紹不應卻言是一誤再誤而又三誤矣且說曹操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旗幟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

寨至山僻小路正遇蔣奇軍馬奇軍問之稱是烏巢敗軍奔回前是假蔣奇去賺真淳于奇遂不疑驅馬逕過張

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僞報云蔣奇已自殺

散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只添兵往官渡既以假淳于賺真蔣奇又以死蔣奇賺活袁紹盡出愈妙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

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衝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

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了烏巢

敗軍告說淳于瓊醉臥因此不能抵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曰張郃

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圖曰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

卒審配之計是騙謀士以資敵郭紹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汝主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

驅之及紹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為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覽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袁紹聽信讒言

必為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此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操寨

中投降曹操既得許攸又得二將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奸遂

開營門命二人入二人倒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肯來相投

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純用甘言撫慰遂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為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既慰以不墮其術中却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張郃高

驚又失了烏巢糧軍心皇皇許攸又勸曹操速進兵
 張郃高覽請爲先鋒袁家人都爲曹操從之即令張郃高
 覽領兵往劫紹寨以敵攻敵○應前當夜三更時分出兵
 三路劫寨混戰到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略得荀
 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鄴那一
 路取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
 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也許攸勸紹數語昌是皆諂語
一實一虛各是妙策○先亂其心分其勢操用其計使大小三
 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信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
 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尚分兵
 五萬救鄴郡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不出曹
 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
 袁軍俱無鬪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
 幅巾上馬與前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掛成成越
 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
 車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袁紹官渡之敗與操
 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人萬餘人血流
 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
 給賞將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

續傳三國志演義 卷四 第三十回

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
 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奸雄遂命盡
 焚之更不再問光武嘗焚書使反側子却說袁紹兵敗而奔
 沮授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爲曹軍所獲擒見曹操操素
 與授相識授見操大呼曰授不降也沮授與許攸皆爲操故
品特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尚執迷耶吾若早
 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授乃於營
 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授至死神色不變有人
 空冀北 操歎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殮殮爲建
 墳安葬於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袁紹不
曹操識之爲之一歎後人有詩讚曰

河北多名士

忠貞推沮君

擬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鐵

臨危氣似雲

曹公欽義烈

特與建孤墳

操下令攻冀州正是勢弱只因多算勝兵強却爲寡謀
 亡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當曹操攻呂布之時袁紹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一失也當曹操
 攻劉備之時袁紹又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是再失也迨呂布已

滅劉備已敗然後爭之斯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師屯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師襲許都而斷其後未嘗不可以取勝而紹又不為是三失也既已失之於始諒不能得之於終此田豐之所以知其必敗耳項羽與高帝約鴻溝以王而高帝欲歸若非張良勸之勿歸楚漢之勝負未可知也今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而操以之糧而欲歸若非荀彧勸之勿歸袁紹之勝負亦未可知也讀書至此正是大關目處如布棋者滿盤局勢所爭只在一着而已袁紹著疑曹操亦著疑然曹操之疑荀彧決之而不疑所以勝也袁紹之疑沮授決之而仍疑許攸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管糧之糧不疑其誘許攸之來不疑其詐降所以勝也袁紹疑所不疑信又信所不當信見曹操致荀彧之書則疑其虛見曹操詐攸之書則信其實聽許攸之語則疑其詐聽郭圖之語則信其真所以敗也一敗於白馬而顏良死再敗於延津而文醜亡猶小敗耳至三敗而七十萬大軍止存八百餘騎前者十勝十敗之說不於此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糧為重然於己之糧有棄之者矣於人之糧亦有棄之者矣或兩軍相當我棄我糧以誘敵敵爭取我糧則必亂敵亂則我勝我勝則糧仍歸我是棄未嘗棄也或大敵猝至我欲堅壁堅壁則必清野清野則必自焚其積不焚則糧為敵資焚之則敵無所取是非棄我糧實斷寇糧也若夫糧之在敵可則則割之則之而我困糧於敵是敵糧皆我糧也不可則則焚之則之不盡則我小受其利而敵未必大損焚之則敵之大損則我之大利是焚勝於割也總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強非用奇不能取勝故高帝有給漢糧之窟何不可無燒楚糧之彭越曹操有能應糧之荀彧不可無請燒糧之許攸

高帝蹠跡洗足而見英布是過為傲慢以挫其氣曹操披衣跣足而

迎許攸是過為殷勤以悅其心一則善觀一則善結納其術不同而其能用人則同也光武焚書以安反側是恕之於人心既定之後曹操焚書以靖衆疑是恕之於人心未定之時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者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氣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

袁紹兵多可分之以讓許昌曹操兵少安能分之以讓鄴那并取黎陽乎故許攸之獻計袁紹是欲以實計破曹操使曹操不及知之荀彧之獻計曹操是欲以虛聲恐袁紹正欲使袁紹知之此兵家虛實之大不同者三國一書直可作武經七篇讀

韓信陳平初皆在楚而項羽驅之入漢許攸張郃初皆事袁而本初驅之歸曹良可嘆也其驕之不動者在楚惟有范增在袁惟有沮授而已嗚呼如增如授能有幾人哉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劉表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軍中聞聲哭抵得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件亡親之苦各各搥胸大哭李雄用古戰場文是聞鬼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袁紹此夜是聞人哭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

不因其言驗而信之乃因其言驗

而養見之諸人之言此得入矣

次日上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

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

人。謂之以逢紀因語曰。了。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

大笑曰。固不出吾之所料。英是耳。聞笑是傳。袁紹大怒曰。

賢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逢紀之語田豐亦如郭圖之語張郃

遂命使者資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音惠公殺慶郎

有可死之罪也。袁紹殺田豐而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

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法妙。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

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純用反擊。豐笑曰。吾今死矣。

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

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可賀得田豐喜方

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知人必敗。又知其必。獄吏未信。

忽使者資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

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軍士夜哭。是思活田豐。豐曰。

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

受死。本無足惜。此紹不識豐非豐不識紹也。然豐不怨。紹只怨自己。怨自己正深於怨紹也。乃自刎

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昨朝沮授軍中死。今日田豐獄內亡。

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為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

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兵敗之後。忽然勸立。紹所生三

子。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

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

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而不肯發兵。正是此人。自官

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

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配二人向輔袁尚。辛郭二人

向輔袁譚。四人各為其主。一家之中。又分二黨。當下袁紹謂四人

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

譚為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為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

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袁紹與劉表

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為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

此亂萌也。目今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

弟自相爭亂耶。下後事早。伏於此。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

之事。母容多議。言亦。佩服。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

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

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

曹操。立嗣之事至此。忽。然放下文勢一頓。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

士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老父數人。鬚髮盡白。乃命

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老丈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植。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前卷於百忙中忽敘沮授夜觀天象此卷於百忙中忽敘殷植預下星文一是當時事一是往年事又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敘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與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植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有時賊人皆老奸雄變處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喜得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尙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問衆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尙也。言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尙撥

馬刺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尙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殺過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敘戰處亦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矣。十面埋伏是韓信破項羽之計。曹水為陣是韓信破陳餘之計。今抄兩篇舊文字合成一篇新文字。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右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隊却是左右中三隊變化之極。中軍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好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五寨十隊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衆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間。一聽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第五隊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殺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

第四隊 爲第二

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第三隊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徑來衝寨。第二隊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馬困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忽說曹操大軍趕來。疑說却一隊不知其正是作。順跌也。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右邊曹洪。左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第一隊為第五隊以上。隊隊分明。前用順殺。紹大用。倒出不惟陣法。縱橫筆法。亦甚錯落。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此時袁紹不即死。又作一頓。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此時立向之意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牀。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未可急拔。見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前與呂布相持。以冀荒解兵。今與袁紹相持。以秋成解兵。前止為軍食計。今却

為民食計。此皆老人奔迎之力也。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忽然卸入劉玄。德門奔絕妙。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自當劉玄。自當袁紹。今使曹洪當袁紹。又與前異。却說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前曹兵分左右十隊。今劉備却分曹操。東西南北正南三隊。相對成趣。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義亡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讀至此為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鎗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振。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曹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寨。以少勝多。實是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此正曹操遣兵襲襲。都

彼明令人測摸不出忽報冀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不叙曹飛兵單救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避聞報省筆之法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冀都也被圍住了俱用虛筆不用實筆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明教軍士飽冷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突兀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隨後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讀至此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讀至此為訴說夏侯惇軍氣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只在劉辟口中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急問雲劉辟曰將軍且行却

再理會不直說雲長被圍行到數里一捧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為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窮極耶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讀至此為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讀至此為劉辟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先寫劉辟之死玄德正慌方欲自戰讀至此為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讀至此為玄德大喜雲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却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此又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相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讀至此為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急尋張原來張飛去救冀都冀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却與飛同回見玄德簡淨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家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

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

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

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前若人獻酒於曹操是提其勝今土人獻酒於玄德是憐其敗勝時之酒易得

敗時之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歎曰諸君皆有王佐

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

雖誠恐有誤諸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

乎數語嗚咽慷慨令人泣數行下衆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

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

開四百年基業勝敗兵家之常何可自鑒其志玄德此時不減

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荆州不遠

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

不往投之此處突然接入劉表門第又妙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

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不用備自往却使表來迎妙甚玄德大

喜便令孫乾星夜往荆州到郡人見劉表禮畢劉表問

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

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

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為漢室之胄今使君新敗欲往

江東投孫仲謀此句只是虛話不意後文却成實事乾僭言曰不可背親而

蕭條三國志演義 卷四 第三十一回

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唯明公命之善為

詞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

顧實為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

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今若納之曹操必

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操必

重待主公也先言劉備不可納次言曹操不可忤後言殺孫乾以媚曹操其言甚毒孫乾正色曰

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為國非曹操袁紹呂布

等比前此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

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妬賢如此耶劉表聞言

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慙恨而出後文謀害劉備事

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

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

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荆州分發院

宅居住表之迎備與紹之迎備相同然備之依紹止是表一人今則與雲長等同依劉表比前又不同却說曹操

探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

袁紹未除而遽攻荆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知

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煖然後引兵先

破袁紹後取荆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前放下袁紹轉又放下二劉仍轉入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

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與兵先差夏侯惇滿龍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尙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前漢戰者田豐沮授也勸賊者郭圖審配也今審配亦諫大勢可知正議間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壕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尙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正是纔向汝南鳴戰鼓又從冀北動征鼙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詔一事以爾時蓋承謀未洩故詔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澤言曰吾本衣帶詔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作一文一簣矣然猶未誦此詔於軍前也至玄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為痛快易曰字號有厲玄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耶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歎曰此玄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乎玄德既勝焉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陳者乃萬全之策也遂賞諫者曰後勿難言本初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蜀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田豐為明主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為庸主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

玄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視之本初勢大曹操偏能小視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固不敢小視玄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題小做亦不敢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謂能兵矣
劉備之與曹操初與之為交而後與之為讎者劉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為敵而後託之為援者也劉備之於呂布初與之為敵而後與之為交既與之為交而又與之為敵也劉備之於孫權初託之為援而後與之為敵既與之為敵而後託之為援者也徐州則先為主而後為客在泗川則先為客而後為主惟其於劉表可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為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衆人道衆人正所以留衆人也亦如君愷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樣局面却是一樣方法
此卷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如袁氏諱向相攻尙在後卷而在郭圖口中先伏一筆劉備投託孫權尙隔數卷而在孫乾口中先伏一筆檀溪躍馬逃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伏一筆此伏筆之法也黃星垂象本桓帝時事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愛幼子已見前卷尙未說明何人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守青州已見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并未經敘明而於此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正議後嗣忽因二子一場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轉一筆劉備既投荆州曹操欲攻劉表忽因程昱之謀置表而圖紹又忽轉一筆此轉筆之法也倉亭之戰曹操設計袁紹中計前後詳敘兩番至汝南之襲但敘劉備中計不敘曹操設計前後現又換一筆筆法袁紹授劍田豐伏劍劉備投表劉表接備皆詳敘兩邊至備

備之敗則用實寫魏都之死却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之法也諸如此類妙不可言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却說袁尚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來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挺槍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乘勢掩殺袁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尚之敗袁紹實縱之紹之死袁尚實迷之也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審請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此時即不點頭亦不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孫策死得磊磊落落袁紹死得昏昏悶悶後人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 少年意氣自縱橫

空招俊傑三千客 漫有英雄百萬兵

羊質虎皮功不就 鳳毛雞膽事難成

更憐一種傷心處 家難徒延兩弟兄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殺害妬性猶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

與紹相見痴極可笑乃髡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妬惡如此妬至於鬼妬亦奇矣妬其生欲欲其死如又妬其死則何不亦從之死耶我為人而人終不能防鬼不若我亦為鬼而鬼庶可以防鬼耳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并收而殺之事帝見人盛而泣今袁尚助母為虐母乃太甚審配逢紀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使報喪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為主矣當速行辛評曰審逢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禍袁譚曰若此當何如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袁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尚既固不弟譚亦不子尚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目下曹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郭圖索二謀士欲去尚之左右手也尚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如何離得圖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何如尚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鬮拈着者便去逢紀拈着尚即命逢紀齎印綬同郭圖赴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

心尙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譚從其言。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尙原與袁矣兄弟求矣。尙與審配計議。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應兩頭圍住。盡殺之。救如不救袁譚知尙止撥兵五千。又被半路堵殺。大怒。乃喚逢紀責罵。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即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致袁尙。尙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軍在境也。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是何言。從其言。不肯發兵。前止少發兵。後說不發兵。計愈左矣。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謂田豐議欲降曹。早有細作密報袁尙。尙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并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第一次少發兵。第二次不發兵。第三次親自領兵。其反復無常。隋省其父。尙問軍中誰敢爲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去。亦是兄弟二人尙點兵三萬。使爲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尙自來。大喜。遂罷降曹之議。固則固。然則然。固兄弟之常理也。譚屯兵城中。尙屯兵城外。爲犄角之

勢。不日。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兵與操相持。尙屢敗。操兵屢勝。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袁譚、袁熙、袁尙、高幹皆大敗。彼四路兵交。戰知其省筆。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尙入城堅守。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聲勢。成二路。操兵連日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間。權力相併。各自樹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後來這計定。遂不如舉兵。南向荆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一頓匪夷所思。操善其言。命賈詡爲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向荆州進兵。譚尙聽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曰：「我乃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尙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不出郭嘉所料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戰之利。願塞耳勿聽也。」數語抵得一譚怒譚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尙。尙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

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未有帶五萬人赴袁譚見

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齎書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遣立德引兵爲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曹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

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掛上馬，與尚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弟相爭者往如此。袁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兄弟相爭者往如此。袁奪

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札。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寵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復

尙親冒矢石衝突，掩殺追兄。何其猛譚引敗軍奔平原，尙收軍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爲將，領兵前來。尙自引兵出冀州，兩軍相圍，旗鼓相望，壁出罵陣，尙欲

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料劉表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

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尙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尙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

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窮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荀攸欲先滅尙而後滅譚，後來却先滅譚而後滅尙，變化不同，若說一句是一句，便是今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

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尙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尙可擒矣。若操擊破尙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北，以圖進取也。一袁尙且不能勝，乃欲勝既破袁尙之曹操，恐無是理，但說得好聽耳。

日印板文字矣。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耳。袁氏連年喪敗，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隙，國分爲二，加之讒讒並臻，天災人

譚從其言。先議降曹既而合尙今復從降之曹操，恐無是理，但說得好聽耳。問曰：何人可爲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又是兄弟二字佐治，見爲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爲使，譚即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

困無間，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爲滅天。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邺，袁尙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憊之衆，如迅風之掃秋葉也。

圖曰：辛評之弟辛毗。又是兄弟二字佐治，見爲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爲使，譚即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

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憊之衆，如迅風之掃秋葉也。

不此之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搖動。况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其言全不為袁譚是為曹操乎。兄弟各懷一心。與袁氏兄弟正復相似。操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玄德恐操

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荆州。正攻荆州又忽作一頓。匪夷所思。却說袁

尚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鄴。命呂曠呂翔斷後。袁譚

見尚退軍。乃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

住袁譚。譚勒馬告二將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二將聞言。乃下馬降。譚曰。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譚歸營。譚候操軍至。引

二將見操。操大喜。以女許譚為妻。即令呂曠呂翔為媒。人謂袁譚此時失却一弟。得却一妻。背却一父。得却一翁矣。孰知後來皆成畫餅耶。譚請操攻取冀州。操

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淇水入白溝。先為淇河伏線。令譚且

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封呂曠呂翔為列侯。隨軍聽用。郭圖謂袁譚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真意。今又封賞

呂曠呂翔。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終為我禍。主公可刻將軍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

待操破了袁尚。可乘便圖之。孰知二呂之不復為袁氏用乎。○二印只算謝媒。譚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徑將印來

稟曹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待我破袁尚之後。就中取事耳。汝等且權受之。我自自有主張。自

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曹操許女之意。既是假非真。郭圖刻印之謀。亦弄巧成拙。且說袁

尚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

道。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遙為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不急攻糧而先攻兄為計。亦左。袁尚大

喜。留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原譚知尚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今

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不用

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兵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

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後許褚戰功為餘衆奔潰。操盡招降之。完却。即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

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

離不遠。遂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

皆奔散。完却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

操令二軍遠城築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前官渡

招用土山地道今冀州之攻曹操亦用土山發令

地道孰知長爲山坤爲地幾不如坎爲水也。審配設計堅守。

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巡警淳于以酒失事

事何哀痛。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問破

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

引三百壯士。晝夜掘地道而入。却說審配自馮禮出降

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見

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

兵運石擊突門。門閉。馮禮及五百壯士皆死於土內。

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袁紹掘地道曹操當之以

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部將

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

。溢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尙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

令馬延與張顛斷後。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

大路上來。吾當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

吾料袁尙必舉火爲號。袁尙之火不令城中接應。吾可分

兵擊之。於是分撥已定。却說袁尙出溢水界口。東至陽

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溢水。尙令軍

士推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爲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

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得是李孚聲音。放

入城中。說袁尙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

出。亦舉火爲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履用火

水來。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彼必

不爲備。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爾時冀州百姓未

火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

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投降。後必有兵出也。

又早。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

馬張麾蓋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手持

白旗而出。百姓讓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

白旗紅旗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

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

險透其頂。前在下邳城下射中應蓋今在冀州城下射衆將急

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衆將來攻尙寨。尙自迎敵。時各

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尙大敗。尙引敗兵退往

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不知曹操已使呂

曉呂翔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

即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截斷

袁尙糧道諱尙相攻是以袁攻袁操即用袁氏之糧亦是以袁攻袁尙情知西山守

不住夜走盜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馬

不及鞍尙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極只得遣豫州

刺史陰斐至操營請降操伴許之却連夜使張遼徐晃

去劫寨操于營之降則納之尙之降尙盡棄印綬節鉞衣甲

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

漳河之水以滄之前下邳之滄其計出于曹操之謀士郭嘉今漳河之決其計出于袁氏之客許攸是亦以袁攻袁

也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塹週圍四十里審配

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塹却掘得甚淺妙配暗笑曰

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壕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

此家處而不能自禁其姪可發一笑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
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
日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曹兵入前許下邳有獻門之審榮復相亦辛毗躍馬先入將軍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
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
晃交馬徐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幸毗毗咬牙切
齒以鞭鞭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幸毗賊徒
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
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
也配怒曰小兒不行乃至於此袁氏兄弟相左審配叔姪操
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
盜營潁陽之火語氣相似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
配曰不降不降幸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
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為袁氏臣
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讒語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
縛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
死乃向北跪引頸就死審正南緣何正北而死一笑後人有詩歎曰

河北多名士 誰如審正南
命因昏主喪 心與古人參

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降者盡羞慚。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衆將請曹操入城。

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

操謂之曰。汝前爲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

祖父耶。陳琳作檄事已略數。卷至此忽忽一提。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以箭自比。以此哀紹。前非自發。乃拉發之也。操若能爲琳之弦。亦願爲操之箭也。

耳。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赦之。乃命爲從事。殺張邈與濟下邳一篇文字遙遙相對。曹操頭風虧得陳琳醫治。此時不殺。只算謝醫。

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員如車蓋。覆

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之氣也。

令嗣貴不可言。丕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

射。好擊劍。百忙中忽入曹丕一小傳。早爲後文曹丕稱帝伏線。○叙袁家兒子事。完忽接敘曹家兒子事。妙筆。

破冀州。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逕投袁紹家下。馬

拔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

丕叱退提劍入後堂。見兩箇婦人相抱而哭。丕欲殺之。

正是四世公侯都化夢。一家骨肉又遭殃。未知性命如何。下文分解。

君子觀於袁氏之亂。而信古來國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協。而能有濟。

者也。桃園兄弟。以異姓而如骨肉。固無論已。他如權之據吳。則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魏則有前可無。洪不可無。公之弟。同。德以能成帝業。袁氏者。紹與術。既相左。於前。讀與尚。復相爭。於後。各自矛盾。以貽敵人之利。豈不重可惜哉。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其惟王修乎。若從父之見。則當以袁尚爲調。若執立長之說。則當以袁譚爲嗣。然使譚而能爲秦伯。則尚可受之。譚而不能爲秦伯。則尚不宜受之。矣。使尚而能爲叔齊。則譚可取之。尚而不能爲叔齊。則譚不宜爭之。矣。故審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圖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惟王修之語。爲金玉之論云。甚矣朋黨之爲高烈也。以袁氏觀之初。則衆謀士立黨。後則兩公子亦立黨。初則田豐沮授爲一黨。審配郭圖爲一黨。後則郭圖與審配又因譚而分。爲二黨。於是逢紀黨審配辛評。又黨郭圖。甚至審配之姪背其叔。而黨其友辛評之弟背其兄。而黨其體。然則謂袁氏之亡。亡於朋黨可也。曹操決漳河以濟冀州。與決泗水以濟下邳。前後兩篇。大約相類。然用水於南。境不奇。用水於北。境爲奇。下邳之計。出於曹操之謀。士不奇。游冀州之策。即出於袁氏之舊。臣爲奇。且下邳之游。止一水耳。若游冀州。則先過一水。通一水。以運糧。然後決一水。以破敵。是有三水矣。下邳之水。所以報漢陽之火。兩家各用其一耳。若游冀州。則先有劫韓猛燒鳥巢之火。於前。而乃有通白溝決漳河之水。於後。是一家用其兩矣。侯成以獻酒被責。而曹馮禮亦以飲酒被責。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於水之後。而不死。一降於水之前。而臨死。則大異。魏續爲友人抱憤。而獻門審榮亦爲友人抱憤。而獻門獻門同也。而呂布在城中。而被執。袁尚在城外。而未擒。則又異。就其極相類。處却有極不相類。處。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遺之者。真是絕妙文章。

觀鳥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樓之焚。觀審配之死。令人追念。武關紀之死。一翼州耳。韓忽變而為袁。袁忽化而為曹。其始也。讀失之。環爭之。而紹取之。其既也。諒失之。向爭之。而操取之。與亡。彈指得喪。轉盼奪人。者。會幾何時。而為人所奪。讀至此。為之三歎。

陳琳之檄。罵曹嵩。又罵曹騰。其詞也。勝似殺矣。陶謙殺操之父。而操欲報讎。陳琳罵操之祖父。勝於殺之。祖父而操不報讎。何也。曰。琳為袁紹而罵。則非琳罵之。而紹罵之也。紹為主。而琳為從。不罪陳琳。而歸罪於袁紹。猶之不罪張闓。而歸罪於陶謙耳。雖然。使琳為曹操罵紹。而為紹所獲。則紹必殺琳。紹不能為此度外之事。而操獨能為此度外之事。君子於此。益識袁曹之優劣矣。此卷敘袁曹相攻。各有三層轉變。袁尚始欲救譚。既而不救。終而復救。袁譚始欲降曹。既而合尚。終復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荊州。後復仍攻冀州。諸如此類。皆不測之極。

第一才子續像三國志演義卷四終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五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却說曹不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

為甄氏立皇后伏案○曹操有黃星之應曹

不在曹驚雲之祥正與紅光相映成趣遂按劍而問曰汝何

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甄氏也不曰此女

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

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不掩此女近前見披髮垢面

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

色二語包在一篇落神賦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

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領眾將入

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拍城門而呼操

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聯甚操大笑奸眾將聞

言俱懷不平為後許攸殺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

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

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帚何無烈性

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

丕本謂袁氏得妻却弄出袁熙失妻本是袁氏欲娶操既定

冀州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身段顧謂眾

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轉

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

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

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虎牢

前之語却從此處補出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

也眾皆歎息操以金帛糧草賜紹妻劉氏劉氏受賜不羞斬否乃下

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此奸雄收一

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許褚馬走入東門正

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

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

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攸之豈死

早在此時在呼阿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攸之豈死

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奸雄深責許褚

令厚葬許攸都是奸雄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

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

紹不從因此託疾在家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此

士心處雄收指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眾可謂大

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沿冀民暴

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校計戶籍

豈木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曹操方誇其衆多崔瑗却惜其區區賢士之名洵不虛傳操

聞言改容謝之待爲上客。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尙敗

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尙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

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

書絕其婚。呂布與袁氏既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袁氏既許女而又絕婚前後遙遙相對自統大軍征

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

立德商議立德曰今操已被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

不久必爲操擒救之無益况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則

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立德曰可作

書與袁氏兄弟以相解爲名婉詞謝之。正後譚操相交忽來後備表共談文勢至此又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道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違讎國目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

人之讎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

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

義耶。先責其降曹後勸其歸尙

又與袁尙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

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

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利後言攻譚

之害C本爲袁譚求救而書并致袁尙可見善和人事不止勸一邊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

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

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

操大怒欲捕斬之。露出奸雄本相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

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

汝等快往山下逃避休被我軍士擒獲。已則放之而若使軍士獲之則曰殺我也奸雄之極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

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

何在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照應前文

甚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

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

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此時何不求救於袁尙耶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

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

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袁譚不與弟合是爲公是爲私辛評不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

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

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幸評之死勝。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不惜百姓者。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徧地。操見未獲全勝。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此時是當兵。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殺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何曹氏有兄弟而袁氏無兄弟耶。曹洪殺袁譚是叔翁殺姪婿矣。一笑。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城人馬俱陷。郭圖墮民為。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掣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王修哭袁譚。因諫袁譚被逐。應。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今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

葬。譚屍受戮。無恨。讀之可以作忠。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利用。則吾安敢正眼覷此地哉。連前溫審配辛評等衆發一句。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好王。操曰。忠臣也。必知君臣之分。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數人皆袁氏舊將。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正與王修反照尚此。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衆官歃血為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歃血。循至別駕韓瑒。瑒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為也。韓瑒自。衆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瑒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瑒而出。烏桓不殺韓瑒。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

守住壺口關。不能下。敘事操自勒兵前往。三將接着說。

幹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

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

如此如此。呂曠等不降後敘二呂曠等又與操反。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

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曹操為人。

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

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

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却寨。某等願當先。幹。

喜從其言。二呂舍命而降。謂又舍命而降。操今復舍操而降。幹即

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

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其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

已奪了關。敘事又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

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

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

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

讎。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

後有公孫康不敢納二袁此先有左賢王不肯納高幹作引。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

行至上階。被都尉王瑛所殺。將頭解送曹操。後有公孫康

此先有王瑛送高幹之頭作引。操封瑛為列侯。并州既定。先取青州次取冀

州又次取幽州今

又定并州。州於此一結。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

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

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

上。此言二袁投烏桓不足慮。郭嘉曰。諸公所言差矣。主公雖。

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

然擊之。必可破也。先說烏桓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

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次說烏桓劉表坐談之客耳。先

劉表不。自知才不足。以禦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

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虛而不可慮操。

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

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四句抵

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

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

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

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

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其不。

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為引導耳。病人能作如此壯健語。母經

也。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道官以引路人。薦袁。

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

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青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近柳城掩其不備地勢如冒頓可一戰而擒也在指掌操從其言封田疇爲靖北將軍作鄉道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衆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_{田疇爲謀}敢受_{田疇爲謀}侯_{田疇爲謀}而不_{田疇爲謀}受_{田疇爲謀}侯_{田疇爲謀}則_{田疇爲謀}萬_{田疇爲謀}於_{田疇爲謀}呂_{田疇爲謀}曠_{田疇爲謀}等多_{田疇爲謀}矣_{田疇爲謀}操_{田疇爲謀}義_{田疇爲謀}之_{田疇爲謀}乃_{田疇爲謀}拜_{田疇爲謀}疇_{田疇爲謀}爲_{田疇爲謀}議_{田疇爲謀}耶_{田疇爲謀}操_{田疇爲謀}撫_{田疇爲謀}慰_{田疇爲謀}單_{田疇爲謀}于_{田疇爲謀}人_{田疇爲謀}等_{田疇爲謀}收_{田疇爲謀}得_{田疇爲謀}駿_{田疇爲謀}馬_{田疇爲謀}萬_{田疇爲謀}匹_{田疇爲謀}即_{田疇爲謀}日_{田疇爲謀}回_{田疇爲謀}兵_{田疇爲謀}時_{田疇爲謀}天_{田疇爲謀}氣_{田疇爲謀}寒_{田疇爲謀}且_{田疇爲謀}旱_{田疇爲謀}二_{田疇爲謀}百_{田疇爲謀}里_{田疇爲謀}無_{田疇爲謀}水_{田疇爲謀}軍_{田疇爲謀}又_{田疇爲謀}乏_{田疇爲謀}糧_{田疇爲謀}殺_{田疇爲謀}馬_{田疇爲謀}爲_{田疇爲謀}食_{田疇爲謀}盡_{田疇爲謀}地_{田疇爲謀}三_{田疇爲謀}四_{田疇爲謀}十_{田疇爲謀}丈_{田疇爲謀}方_{田疇爲謀}得_{田疇爲謀}水_{田疇爲謀}

射成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會諫者因謂衆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與袁紹之殺田疇

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衆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筆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方哭袁紹是假哭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先敘嘉一句操拆書視之點頭嗟歎諸人皆不知其意此處更不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中點出妙甚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爲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奇語疑諸將皆不肯信不獨當時諸將不肯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所言亦大是然使公孫康奇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爲我助有此一折方見郭嘉遺計之奇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一

袁若其不動則殺之。袁遂與曹公皆在郭嘉料中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不出公孫商議恭之料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日細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皆在郭嘉料中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見牀榻上無裊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寫得突兀驚人。尚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袁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皆在郭嘉料中時操在易州。接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更不說明緣故。正不知荀彧裏裏實實。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所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為襄平侯。左將軍。衆官問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一路隱隱躍躍至此。方書略曰：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

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郭嘉遺書在衆人眼中看出妙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勳。此處又補郭嘉行狀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
 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中原樑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我意。早為後文伏線。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禿欄仰觀天文。將微地下金光先後文亦壁妙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兵敗伏線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袁紹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欲就氏於曹不以國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爲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姦之刑飛燕會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有聚塵之恥所以殺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婿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婦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袁紹之妻未寡而再嫁母乃負其生夫乎婿可絕婿可易曹操不妨舍婿求後婿婿可繼兒不可繼劉氏亦將認不爲繼兒乎紹妻既死之容照妻何不致欲生之面爲紹妻者妬及於既死之夫爲繼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塔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尙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譚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譚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無以無辨

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攸人殺功臣之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顏頤焚僂負竊之家而重耳殺顏頤以徇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會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持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以是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爲良言也董卓背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背和解劉

備與呂布矣雖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凍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許之仁矣又戒令勿爲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爲真慈悲乎爲假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急之則合殺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遠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向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向遂相圖觀譚之與向而譚向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向與譚則兩滅之於臨向與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而我滅之於遼東則雖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爾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後曹丕欲學舜之禮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大兵之後又與大少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爲銅雀左邊一座名爲玉龍右邊一座名爲金鳳又生出玉龍金鳳以配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爲壯觀此所云二橋乃操曰吾兒所言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爲後大宴銅雀臺及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爲後伏線曹操平日最愛之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五 第三十四回

前文敘袁紹愛少子後文敘劉表愛少子 於是留曹植與曹丕

在鄴郡造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

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為貞侯養

其子奕於府中以上了却北方事復聚眾謀士商議欲南

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

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帶說孫權早為赤壁伏線操從之

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

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下擄

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為禍不小玄德曰

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與玄

德前去玄德領命即行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

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所

騎之馬極其雄俊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曹操喜得死索劉備却愛活馬

言未畢趙雲挺鎗而出徑衝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

合被趙雲一鎗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子

趙雲見了隨趕來奔張飛大喝一聲挺矛直出將陳

孫刺死眾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復江夏諸縣班師

而回此段專為得馬而敘為檀溪張本○此番為得馬而敘而奪馬殺將備用子龍翼德不用騎赤兔馬之人其用筆之開處幻處

表出郭迎接入城設宴慶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

雄才荆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時來寇張魯孫權皆

足為慮但慮南越張魯孫權而獨不慮及曹操可謂知近不知遠矣玄德曰弟有三將足

可委用使張飛巡南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

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玄德所慮只表喜欲從

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不告姊丈而告其姊其姊之為姊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荊州久必為患蔡夫人乃夜

對劉表曰夜對妙語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

防之今容其居住城中無益不若遣使他往表曰玄德

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呼夫曰汝夫表洗吟

不答此時不即遣玄德又作一頓是劉表緩處是文字曲處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

馬極駿問之知是張武之馬表稱讚不已玄德遂將此

馬送與劉表玄德讚馬趙雲漢趙雲來劉表讚馬玄德又漢趙雲去表大喜騎回城中

刺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刺良

刺良之死只在最善相馬越亦頗曉此此馬眼下有淚槽

額邊生白點名為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為此馬而亡主

公不可乘之若云亡張武者是則亡呂布者豈亦死耶恐馬不任也表聽其言次日

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

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

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

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何如。數語已在沈吟。立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與前從徐州移屯小沛同方出城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立德視之。乃荆州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立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荆襄度對劉荆州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此還公。豈可復乘之。荆越學相馬以告劉表。伊籍又述荆越之相馬。以告立德。只一馬耳。却生出無數曲折。立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凡人死生有命。豈馬所能妨哉。劉表權妨立德不懼妨。籍即此便見兩人高下。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立德往來。為後伊籍兩番救立德伏線。立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雀從地起。鶴自天來。前後後開映射。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西川四十餘年。臨分婉時。異香滿室。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黃星此夢北斗又開映射。中忽夾彼阿斗降生事。却又並非閒筆。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立德乃往荆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眾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說前卷曹操北征為極。何便睡若今觀此。說時係怪劉備在荆州。不指出前處方知英雄謀略。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豈可別圖。卷郭嘉料立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歎。立德曰。兄長何故發歎。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此時不即

說此緣故。是劉表。立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緩處是文字曲處。乃垂頭不語。寫蔡得婦防察之嚴。聞夫畏忌之狀。先須與席散。立德自歸新野。至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立德甚歎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立德赴荆州相會。立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敘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立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強日盛。必有吞併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九州鐵大錯。立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為恨也。來者猶可追。吾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潸然淚下。前止長歎。此寫下。淚文勢紆徐有致。立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立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此在劉表口。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前不說明此方說出文勢紆徐有致。主亦無決斷人。立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自是正論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立德。凡遇立德與表敘論。必來

竊聽。前既先寫蔡夫人出立屏。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立德此

言心甚恨之。後又孔明不對劉琦之間直至死後去。立德自知

失語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潸然流

淚。立德下淚是兒女態。少頃復入席。表見立德有淚容。怪

問之。立德長歎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

騎。髀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

耳。立德為天下憂憤。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

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卷忽於此處一提及。以曹操之

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立德乘着

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

也。前於曹操面前假作他人身分。今在勳表面前。却露出英雄本色。表聞言默然。立德自知失

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前寫立德默然。後寫劉表默然。前寫

立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皆故意作此。而兩相對之筆。開甚細甚。後人

有詩讚立德曰。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

髀肉復生猶感歎。爭教寰宇不三分。

却說劉表聞立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足。別了立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間吾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

覷人足見其有吞併荆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後患。屏

所聞者。怒只在前語。今激劉表不答。但搖頭而已。劉表蔡氏

乃密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

告知主公。讀至此為立德。德理一把汗。蔡氏從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蔡

瑁之橫。蔡夫人之專。而劉表之弱。却說立德在館舍中。秉

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

伊籍也。來得。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立德。特夤夜來

報。此伊籍第一當下。伊籍將蔡瑁之謀。報知立德。催促立

德速速起身。立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

必遭蔡瑁之害矣。立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

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

立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上。不辭而去

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

矣。立德諫劉表是幾句真話。表不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

四句詩曰。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

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龍豈池中物。假詩之句。已預為之識矣。

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立德相處許多時。不曾見他作詩。此必外人

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

馬。忽爾大怒。忽而猛省。而拔劍。忽而棄劍。如潮起潮落。是劉表好處。是文字曲處。蔡瑁請曰。軍士已

點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圖之。既破賊時。不即說明。乃作此曲處。提語是劉表好處。是文字曲處。

蔡夫人商議。即日大會衆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

瑁稟表曰。近年豐熟。合衆衆官於襄陽。以示撫慰之意。

諸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

爲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

請立德待客。請立德赴會。不用蔡瑁。說却用劉表。說妙甚。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

人請立德赴襄陽。却說立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

未對衆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公

匆匆而回。意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荆州必有事故。今忽

請赴會。不可輕往。一簡說。不該去。立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

聽時。不脫至此。方說曲甚。雲長曰。兄自疑心。語失。荆州並無贖責之

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荆州

反生疑矣。一簡說。不該去。立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

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休去。又一簡說。不該去。趙雲曰。某將馬步

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兵隨去。一簡願領。立德曰。如此

甚好。遂與趙雲即日同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

謹。寫蔡瑁之詐。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

立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立德於館舍暫

歇。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雲披甲掛劍。行坐不離左

右。寫趙雲之忠。劉琦告立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

叔父待客。撫勸各處守牧之官。立德曰。吾本不敢當此

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俱

已到齊。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

此。後必爲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

吾已密領荆州言語在此。蔡瑁欺劉表。既用假詩。欺蒯越。又傳假命。越曰。既

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

引軍守把。南門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勳守

把。三蔡伏兵。只在蔡瑁口中。殺出最省筆。止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

隔。雖數萬之衆。不易過也。先說得如此之險。方見後文脫難之奇。越曰。吾見

趙雲行坐不離立德。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

內。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

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行事。與張繡欲謀曹操。先使人灌醉典韋。同一方法。瑁從

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席。立德乘的盧馬至州衙

命牽馬入後園攔繫。此處寫馬寫後園極似。筆却俱陪。爲後文伏線。衆官皆至堂

中。立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

帶劍立於立德之側。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極寫趙雲精細立德令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將立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讀至此又為立德退一把汗酒至三巡。伊籍起把

盡至立德前以目視立德。低聲謂曰。請更衣。立德會意即起。如廁。伊籍把蓋畢。疾入後園。接着立德附耳報曰。

蔡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此伊籍第二番救立德立德大驚。急解的

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立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住。飛

報蔡瑁。瑁即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前云伏軍五百在城正為此句伏線

却說立德撞出西門。行無數里。前有大溪攔住去路。讀此又為立德

担一把汗。那檀溪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極言其險

後文脫。立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若此時便寫難之奇

情勢逼真。遙望城西。座頭大起。追兵將至。立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急極矣

慌縱馬下溪。縱馬下溪是慌極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

濕衣袍。不使寫躍馬偏有此一折立德乃加鞭大呼曰。盧的

盧今日妨吾。急到沒去處。沒去處讀者以為必無生路矣。下文忽然死裏逃生。真乃出人意表。

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立德如從

雲霧中起。不險不奇。事不速不快。急絕險絕。之後來蘇學士

有古風一篇。單吟躍馬檀溪事。詩曰。

老去花殘春日暮。宦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飄紅絮。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立德身將危。逃身獨出西門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煙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歎心欲酸。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踪跡空留在世間。

立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本是逃死立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立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寫蔡瑁尚有餘勢

謂左右曰。是何神助也。不特蔡瑁吃驚。即方欲收軍回城

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前類寫趙雲隨身保護

不謂報信者乃伊籍。躍溪者乃的盧。趙雲竟未及相助。今立德已去。蔡瑁將歸而趙雲忽然劈面趕來。讀者又疑後文趙雲必殺蔡瑁也。正

是躍去龍駒能救主。追來虎將欲誅仇。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管仲之有三婦。或云是妻。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婦之女。而即以此名其室。未可知也。然則是台亦非。有兩三婦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橋。橋之與喬。則有辨矣。此者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孫母。雀有孫母。雀却便有孫母。又因銅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自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之躍。先有白鶴之鳴。至於張虎。魏馬。趙雲。奔馬。劉備。送馬。劉表。寇馬。劉越。相馬。伊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中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敘曹丕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敘劉禪生時之祥。皆為後日稱帝張本也。然敘曹丕不於入冀州之時。是追敘已往。此敘劉禪於屯野之日。是現敘目前。又是一樣筆法。

袁紹雖後妻。劉表亦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剛。劉表亦優柔不剛。南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無用。雖胃美三公。名高八俊。亦何益哉。然劉表亦不過於袁紹者。紹以逢紀之婿。而殺田豐。表不以蔡瑁之婿。而殺立德。卓望中人。猶較勝於閔闕中人。曹操攻冀州之時。備不勸表。幾許都。至操擊烏桓之時。備乃勸表。幾許都。其故何也。從冀州回。救許都也。近則不可。從烏桓回。救許都也。遠則可。勢不同也。且有不敢。袁讓以示怯。於前操。必輕表。而不設備。乘其不備。而襲之。此所謂始如處女。後若脫兔。真兵家之妙算也。劉表不用備言。失此機會。可勝哉。

蔡夫人從屏風後竊聽。大是怕人。立德襄陽赴會。幾乎喪命。皆此一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五 第三十五回

聽所致。不獨景升。曹伯。立德亦當害怕。不獨立德。曹伯。即讀者至此。亦為之寒心。昨舌也。今日權內之家。多有此風。凡賓客至堂中。聚話者。切宜仔細。不可妄言。恐驚動屏風。後聽聽之人。不是真處。天下怕老婆之人。未有不緣於愛老妻者也。愛極生怕。怕則不敢愛。則不忍。不忍與不敢之心。合而於是。妻之旨。不可違。妻之鋒。不可犯。而妻黨之權。遂牢固而不可破矣。雖然。今天下豈少劉景升哉。笑景升者。復為景升。正恐景升。笑人耳。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津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立德。前敘蔡瑁路上見趙雲。此方補敘。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趙雲席上不見立德。敘事妙品。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鎗上馬。引着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正迎着蔡瑁。急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謹慎之人。不肯造次。此時不殺蔡瑁。是子龍精。即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細察然實讀者所不測。

乃復回馬。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逼吾主何處去了？

君四馬出西門，到此却又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寫到隔岸水，

馬跳過了溪去，無之事，令三百軍四散觀望，並不見水跡。先遙望次近看，次令人雲再回馬時，蔡瑁已入城去了。

雲乃擊守門軍士追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

度到溪兩次回馬，極從張又極精細，却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痴，想此闊澗一躍而過，豈非天意？

策馬而行，日將沈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忽然別，玄德歎曰：吾不如也。

騎牛遂立馬觀之，牧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

童何以知吾姓字？馬背上人不識牛背上人，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

借牧童口中，玄德曰：汝師何人也？

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潁川人也。道號水鏡先生，愧水鏡之目，玄德曰：汝師與誰為友？

友亦以其自號水鏡，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龐德公不說諸葛只說龐統，又添出一龐德公以陪之妙。

乃龐統何人？童子曰：叔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少俺師父五歲，一日吾師父在樹上探桑，適龐統來相訪，坐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為弟。

處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是劉處，到莊前下馬，入至中門，忽聞琴聲甚美，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之。

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竊聽，報而先生出，是童子眼中看出一玄德先生耳。

視其人松形鶴髮，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衣襟尚濕，童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牀之上，清氣

點綴水鏡曰：公今幸免大難，仙乎？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牀之上，清氣

飄然。歷然為諸葛草。盧先寫一樣子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爾經

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笑曰。公

不必隱諱。公今必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

至此方說出水鏡曰。吾觀公氣色。已知之矣。因問玄德曰。

吾久聞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玄德曰。命

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

人耳。將欲薦田兩人先說他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

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輔相。頗賴其力。

自說左右有人並不同水鏡曰。關張趙雲。皆萬人敵。惜無善

用之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非經綸濟世之

才也。我意中之人又作一跌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

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竟說山谷無人更不向水鏡曰。豈

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人。不說我意中

又作一跌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直待水鏡說未

又作一跌水鏡曰。公聞荆襄諸郡小兒謠言乎。其

語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

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謠言此語始於建安初。建安八

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衰也。無子

遺者。不久則景升將逝。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歸。

龍向天飛。蓋應。在將軍也。且不答所問之人。忽自述所聞之語。

玄德水鏡解童謠玄德聞言。驚訝曰。備安敢當此。此之人且謝

亦以龍比玄德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

極力一縱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

之。彼方驚謝所解之語。此則除玄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

示以當求之人。又極力一迎玄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

何人。急問何人。又極力一迎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

可安天下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

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好好。伏龍鳳雛。四字却

不明指其姓名。只言玄德再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

好好。真絕世妙文玄德再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

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

即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筆。驚忌之。玄德

飲膳畢。即宿於草堂之側早為後文宿諸寫。玄德因思水

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寫得

閃忽忽水鏡曰。元直何來。中聽得此伏筆之妙。玄德起牀

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

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

者也。此郭公之故遺書別之。而來至此。水鏡曰。公懷王佐

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

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水鏡曰。先生之言。是

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伏龍鳳雛。

即欲出見。又恐造次。即相見。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鏡。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去了。妙在不說出。將投玄德。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妙在不說。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言。好好。好好。昨夜不說。待至明日。及至明日。只是不說。妙妙。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己不出。只是無人及至。其人又待其自訪。妙妙。正談論間。忽聞莊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讀者至此。疑是蔡瑁追兵至矣。玄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跟問到此。極寫趙雲之忠。主公可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此時只恐蔡瑁兵來。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前寫趙雲相見大喜。玄德說躍馬檀溪之事。共相嗟訝。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可先致書於景升。訴告此事。玄德從其言。即令孫乾齎書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請玄德襄陽赴會。緣何逃席而去。孫乾呈上書札。具言蔡瑁設謀相害。賴躍馬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責罵曰。汝為敵害吾弟。命

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未息。孫乾告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語中有刺。妙表乃責而釋之。而不能去。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設宴相待。酒酣。琦忽然墮淚。劉琦問。墮淚是愛心。難割劉琦席間墮淚。是愛心未安。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叔父指教。先為後文求計。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然無禍。是叔父語。次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出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之人矣。事有悔景。琦曰。此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纒烏履。長歌而來。一人泣而去。一人歌曰。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廈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有賢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賢兮。却不知吾。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玄德自聞伏龍鳳雛之後。不知伏龍鳳雛為誰。刻刻以此關心處。處以此猜測。妙妙。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妙在不說。君納士招賢。欲來投託。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孰知市上行歌之人。即莊上叩門之人乎。玄德大喜。待為上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玄德方喜得人。單福却先欲看馬。奇妙。玄德命去

鞍牽於堂上。單福曰：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只妨主，不可乘也。又與刺越相馬。伊籍諫馬相應。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言。

懼檀溪之事。妨主當應在檀溪之奔。福曰：此乃教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某有一計可禳。助越相馬伊籍諫馬。單福又會殺馬妙。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將此馬賜之。

待妨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借禳馬作波瀾逆折而即借此段作收科。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備不敢聞教。本欲相合忽若相試曲折。

甚之。福笑謝曰：向聞使君仁德，未敢便言，故以此言相試耳。本欲相投忽先相試曲折之極。玄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及人，唯先生教之。幾若相離然後相合曲折之極。福曰：吾自穎上來，此間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水說述襄陽之謠單福述新野之歌前後正相對。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

荆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荆襄，就探看虛實。此處帶發曹操一邊最是省筆。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植草屯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沒用人偏會說大話。曹

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不想子龍所云馬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勝算，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左軍右軍中軍却分做中路後路前路大有變化。玄德從其言，即差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旗門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鎗刺呂曠於馬下。如此不敵殺之人，何苦無事討事做。

玄德麾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正行間，路傍一軍突出，為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挺矛大叫：張翼德在此，前發與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不敵餘衆四散奔走。玄德合軍追趕，大半多被擒獲。此番得勝是單福第一功。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福，犒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

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與曰：二

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接兵不動。申報丞相。起大兵來征。則乃為上策。早為後文伏線。仁曰：不然。今二將陣亡。又折許多軍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曹仁輕視其地。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視其人仁曰：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為後失樊城反照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正是：偏裨既有與尸辱。主將重興雪恥兵。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此卷為玄德訪孔明。孔明見玄德作一引子耳。將有南陽諸葛處。先有南漳水鏡莊以引之。將有孔明為軍師。先有單福為軍師以引之。不特此也。前卷有玉龍金鳳。此卷乃有伏龍鳳雛。前卷有一雀一馬。此卷乃有一鳳一龍。是前卷又為此卷作引也。究竟一鳳一龍未曾明指其為誰。不但水鏡不肯說龍鳳姓名。即單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鳳雛二字在童子口中輕輕流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即為鳳雛。元直二字在水鏡夜間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即為單福。隱隱躍躍如雛內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中恍惚猜測不定。至于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環瑤聲。并半面亦不得見。純用虛筆。真絕世妙文。

趙雲在襄陽城外檀溪水邊接連幾個轉身。不見玄德。可謂急矣。若使翼德處此。必殺蔡瑁。若使雲長處此。縱不殺蔡瑁。必拿住蔡瑁。要

在他身上尋透我兄弟。將蔡瑁輕放。過却自尋到新野。又尋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為人又極精細極安頓。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寫來真是好看。

前玄德以骨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今至南漳道中。見牧童吹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歎。頓使英雄氣盡。塞馬蹄甚危。牛背甚穩。長鞭甚急。短笛甚閒。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林間。行吟澤畔。為足道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即效死之纒統。盡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鏡先生南漳而不出。有以夫。玄德於波翻浪滾之後。忽聞童子吹笛先生鼓琴。于電走風馳之後。忽見石案香清。松茶熟。正在心驚胆戰。俄而氣定神閒。真如酒弱水而訪蓬萊。脫苦海而遊閻苑。疑身在神仙境界矣。至于半夜將水鏡與元直共語。彷彿玉菡萏聽姑蘇棋。雖極分明。却費揣度。可聞而不可知。可聽而不可見。尤神妙之至。

水鏡遊襄陽童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是以玄德比龍也。前蔡瑁捏造玄德反詩曰：龍豈池中物。亦以玄德比龍也。蔡子瞻橙溪古風一篇。有波中忽見雙龍飛之句。是亦謂真主一龍。駿馬亦一龍也。然人但知如龍之主。自有如龍之馬以救之。不知如龍之主。不可無如龍之士以佐之。泥中龍池中龍。波中龍。凡寫無數龍字。總只為引起伏龍一人而已。水鏡之薦伏龍。雖不肯明指其人。是薦而猶未薦也。然不便說出。正深於薦者。何也。其人鄭重而言之。不甚鄭重。則聽者不知其為鄭重矣。惟鄭重言之。使知其人。之重說且不可輕說。見又不可輕見。用又為可輕用。耶。此三顧之勤。所以不敢後。而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袁紹之信逢紀。不知其惡也。其殺田豐。因沮授。不知其善也。若劉表既知玄德之賢。而不能用。既知蔡瑁之惡。而不能去。是好賢不如緝

衣與不知賢者等惡惡不如巷伯與不知惡者等耳元直之辭之也宜哉

觀玄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紆徐而曲折也在水鏡莊上彼此各不相見水鏡與元直語並不說出玄德明日與玄德語並不說出元直及玄德歸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謂直待市上行歌馬前遶迥然後進入縣衙轎者至此以為此時方適合也而不知其猶未即合也又借相馬作一波瀾一則將欲事之乃先試之一則將欲用之忽欲拒之迨說明相試之故然後彼此款洽可見人之察李德遂者必非非妙人文之輕率德遂者必非非妙文今人作稗官每到兩人相合處便急欲其就惟恐不就有如此之紆徐曲折者乎故讀稗官愈思三國一書之妙也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却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極寫曹仁驕勢且說軍福得勝回縣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襲之寫曹福然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此處妙在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

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又與下文失曹仁大怒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非當斬首便囑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眾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箇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勢極寫曹仁弄巧軍福便上高處觀望畢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武侯八陣圖陸遜入而不覺曹仁八陣勢軍福一見便知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通欠主持見笑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宛然一武玄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雲得令挺鎗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此非寫趙雲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軍福命休追趕收兵自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妙在此時不吾陣竟為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又是單福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

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為前隊，使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劫寨，卻說軍福正與立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立德曰：何以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又宛然一武候小樣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張飛也。此皆在前附耳低言之中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淹死水中。曹仁渡過河西，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時矣。眾驚視之，乃關雲長也。亦此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雲長是寫單福。○寫樊城不用實，欲最省筆。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設謀定計，知曲折之甚，不說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立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立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立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立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

羅喉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立德愛之，欲嗣為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立德為父，改名劉封。忙中夾敘劉封承嗣事，卻並非閒筆。立德帶同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雲長收關平為嫡收寇封者，臣子無爭立之嫌，故也。立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君。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劉封伏案立德與軍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立德領眾自回新野，卻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但不知誰為劉備畫策。問得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不出曹操何人，即立德此時亦未知其果何人也。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奇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為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為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擊鼓行於市，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始為名士，此人名耳。單福真姓名，借程昱口中敘明妙甚。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十倍於昱。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來歸？昱

曰徐庶爲人至孝。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庶幼喪其父。止有

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

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以

丞相召之。而以母召之。固知庶之不可召也。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

一日取至。操厚待之。因謂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

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朝廷。正猶美玉

落於汙泥之中。誠爲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都。吾

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泥動之而後復稱天子以應之舉

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令徐母作書。徐

母曰。劉備何如人也。不便發作先沛郡小輩。妄稱皇

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先說玄德並非

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是宗室屈身下

士。恭己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

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說玄德的吾兒輔之得其主矣。破

泥句。汝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破天子之乃反以立德爲

逆臣。破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耽乎。破作書

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

曰。徐母觸忤丞相。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

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

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

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

相。昱之爲操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操不殺

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啓。徐母因亦作手

啓。答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做其字體。詐修家書。一

封。甚矣婦人識字之。甚矣婦人識字之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問

單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

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雲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憫間。不期曹丞相使人

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縲紲。賴程昱等救免。若

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

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歸。歸耕故園。事曹操宛似其母

口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望救援。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庶。

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直至將去。方說出真名。向來不

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直至將去。方說出真名。向來不

耳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晝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此句語支德不台語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得至此補出妙甚

即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情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油然然孝子之言此絕庶德聞言大哭曰子母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為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或者再得奉教支德更不相留真徐庶便拜謝欲行支德曰乞再聚一宵來日錢行孫乾密謂支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為母報讎力攻曹操也此計亦妙但非支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甯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支德謝孫乾留庶之言與謝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支德曰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龍鳳二字

隱然運下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支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別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還將舊來意賺取眼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身不設一謀是血其意歸見母則依依猶子支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此句方通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實情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何便灰心如此此處世說不宜灰支德曰天下高賢無有出先生右者此句宜通庶曰某樛櫟庸材何敢當此干譽只自謙遜向臨別又願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哀痛之詞庶辭曰不勞使感支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就此告別此時還只辭遠支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却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依依不捨極寫庶亦涕泣而別支德立馬於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匆匆而去極寫元直念母之

眼中華
出妙甚
支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只此二語抵得江文通別賦一篇

凝淚而望却被一樹林隔斷支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

此處樹木衆問何故支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

西廂云香山斷送行疎林不礙矣支德之望元直也似之正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上

寫到徐庶去後已是水窮山盡更無他路矣此支德曰元直復回

處忽然拍馬而回如絕處逢生真奇妙之筆支德曰元直復回

莫非無去意乎此元直必無之事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

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謂支德曰某因心緒如

麻忘却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三十里隆

中使君何不求之此時方說出一句要緊話驚出一箇支德曰

敢煩元直爲備請來相見此語正與後文三庶曰此人不可

可屈致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

得張良也不言其名支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亦不

問其名先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騫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

耳此人每當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

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不言其名支

德喜曰願聞此人姓名支德至此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

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至此方說出孔明姓名乃漢司隸

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爲泰山郡丞早卒

亮從其叔玄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

襄陽後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補敘其家營好

爲梁父吟補敘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岡補敘其

因自號爲臥龍先生補敘其別號○自比管樂與好爲梁父吟

號亦部分作兩此人乃絕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

此人肯相輔佐何愁天下不定乎支德曰昔水鏡先生

曾爲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

即伏龍鳳雛乎因伏龍二字憶起伏龍又庶曰鳳雛乃襄陽

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水鏡變龐兩人却並不會說出一

妙支德踴躍曰半响涕泣此時踴躍今日方知伏龍鳳雛

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備有眼如盲也後

人有詩讚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 臨歧泣別兩情濃

片言却似春雷震 能使南陽起臥龍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支德策馬而去支德聞徐庶之語

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衆將同至

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寫支德求

徐庶既別支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

遂乘馬直至臥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寫元直爲孔明問

其來意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老母爲曹操所囚馳

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與立德。立德即日將來奉調。望公勿推阻。即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出言作色曰。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己之高。庶羞慚而退。上馬趨赴許昌見母。正是。囑友一言因愛主。赴家千里為恩親。未知後事若何。下文便見。

孔明乃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也。讀三國志者必貪看孔明之事。乃閱過三十五回。尚不見孔明出現。令人心癢難熬。及水鏡說出伏龍二字。便不肯便道姓名。令人心癢難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後。再回首轉來。方纔說出孔明。讀者至此。急欲觀其與玄德相識。孰意徐庶往見。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難合。寫來如海上仙山。將近忽遠。絕世妙人。須此絕世妙文。以副之。
彼單福用兵處。不須幾筆。然設伏料敵。破陣取城之能。已略見一斑矣。後文有孔明無數神機妙算。此先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盤觀名儀。演名劇。而此一卷。則是副末登場也。
此卷以孔明為主。而單福其賓也。即龐統亦其賓也。水鏡雙薦伏龍。鳳雛而單福。單福伏龍。單福言風雛。於孔明則詳。於龐統則略。是又有賓主之別焉。蓋主為重。則賓為輕。故立德既知單福之即是元直。並不提起水鏡。莊上先會德。見既知鳳雛。並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會說。出此非玄德於此有所不言。而實作者於此亦有所不暇。記總之注意。在正筆而旁筆皆在所省耳。
龐統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弟在而父亡。友孔明之叔。與劉表為友。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弟在而父亡。龐統來歷在牧童口中。敘出徐庶來歷在程昱口中。敘出孔明來歷。

在徐庶口中敘出。敘龐統止及其叔。敘徐庶止及其母。與弟敘孔明。則不但及其弟。與其叔。并及其祖與孫。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差錯落真敘事妙品。

漸離以筑擊秦。卓而秦皇殺漸離。徐母以硯擊曹操。而曹操不敢殺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於漸離矣。張良擊秦不中。而不見執於秦。徐母擊操不中。而折見執於操。是徐母之忠更壯於張良矣。奇婦人勝似奇男子。不獨列女傳中罕有之。即豪士傳中亦罕有之。
蔡瑁假立德之詩。而劉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書。而徐庶信之。豈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母子。故也。緩則易於審。急則不及致詳。疎則旁觀者清。親則關心者亂。若徐庶遲疑不赴。不成其為孝子矣。故君子於徐庶無觀焉。
曹操不強留關公。以全其兄弟之義。玄德不強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兩人之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於關公。陽縱之而陰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後送之。若玄德之於徐庶。則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殺之。殺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殺徐母。一詐一誠。相去何啻天淵。觀玄德與徐庶作別一段。長亭分手。賜斷腸。關關望弟。及伫立以泣。勝讀唐人送別詩數十首。幾令人潸然淚下矣。乃忽然薦起一臥龍。先生頓使玄德破涕為歡。回愁作喜。一回之內。半幅之間。而哀樂錄變奇事奇文。

第三十七回 劉玄德再薦名士

却說徐庶。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為親屈非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河。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

慈愛不勝愧感。人欲殺其母而反謝其。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就知此後晨昏永不得待，不而清誨亦誓不賜教乎。

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於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元直始不過為俠客，繼則初乃其反。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立德仁義布於四方，況又漢室之曹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僞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更可敬罵庶深於罵操矣。罵得徐庶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

本欲全厚之生以歸乃歸而反，速母之死元直其抱恨終天乎。後人有徐庶母讚曰：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邱山。義出肺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杼，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

問又親往祭奠，母而有靈。徐庶葬母，極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操有所賜，庶俱不受。以上了却徐庶，以下專敘孔明。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不可用兵。天寒二字，照後風雲始待春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漢武習水戰於昆明池，是天子騎兵曹操以下再敘立德。却說立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入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伊何立德曰：此莫非孔明否？不獨立德疑是孔明，來相探人乎。即謂者至此亦疑是來如孔明矣。然孔明決不如是容易見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來如孔明矣。然孔明決不如是容易見也。

立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思。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不是來薦孔明，却是來尋徐庶妙在極間。立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只答這他尋徐在極間。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為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水鏡之明於人與徐母，立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而其友知之所謂關心者。立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此處方是正文，以上只算閒話。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

出來嘔心血也。不窮之慮不識之識只在極開極冷 立德曰先生何出此言。

微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

徐元直四人為密友。出三人。○前者一人姓名不肯道。今則連片

說出。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大略之中嘗

抱膝長吟。又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

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既述其言。又述其言。不可

量也。徐庶 立德曰何穎川之多賢乎。微曰昔有殷植善觀

天文。嘗謂羣星聚於穎。分其地必多賢士。立德所求水鏡

乃含一賢而美多賢。一稱地靈。一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

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母乃

太過。雲長語 微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

欲另以二人比之。極似順雲 雲長問那二人。微曰可比

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雲長

必謂於管樂之上。更求其次矣。不想水鏡却於管樂之上。講

出太公。留侯。來索。性抹。倒管樂。將孔明極力。揚妙極妙極。衆皆愕

然。微下階相辭。欲行。立德留之。不住。微出門。仰天大笑

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文伏筆 言罷。飄然而

去。寫水鏡如頭雲野鶴忽然 立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

立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

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

榮者自安安。辱者自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

立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

龍先生所作也。未見其人 立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

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草

廬中。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立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

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未見其人 後人有古風一

篇。單道臥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

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

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臥不起。修竹交加

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牀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

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策。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裏

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印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

來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

立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立德曰。漢左

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是

色手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每見人家個奴僕今

童子曰待如許官衙竟似不問也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名

面去其者真不以爲龍先生之童也玄德曰第一番玄德曰何處去

了童子曰只在此山中玄德曰雲深不知處玄德曰

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子開

冷之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

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

其言囑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應行再囑玄德從

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

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

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再將臥龍所居之處賞鑒一番妙在勒馬回

也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

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伊何玄德曰此必臥龍先

生也我亦疑是臥龍先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

人曰將軍是誰妙在不即通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

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妙在此人不是孔明玄德

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二人

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忙中偏有州平曰將軍

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

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爲主雖

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

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

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

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

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

補綴乾坤恐不易爲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

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定人不得而

強之乎妙在極忙極熱之時偏聽此極閒極冷之語○說孔明徒費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爲高見但備身爲漢胄合當匡扶

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與孔明成敗利鈍非所州平曰山野

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州平更不往

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玄德見話

作散料州平曰我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玄德

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如此閒冷之人安肯到縣州平曰

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既無功名

亦是了世事言訖長揖而去水鏡一般玄德與關張上馬

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着却遇此腐儒閒談許久是儒

腐儒最喜聞贊嘆德馬之誠德馬之誠 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昔之隱者 見之猶以為腐儒若今之腐儒今之腐儒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

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

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

了有翼德阻擋意 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

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

召乎孔明能比管樂 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

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然肅風

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臥龍岡雪景 張飛曰

天寒地凍倘不用兵正與前句或天寒不可用兵一語相反而相應 豈宜遠見無益

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寫翼德意 玄德曰吾正欲

使孔明知我懇懇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

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用兵不怕冷訪客却怕冷 玄

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

有人作歌人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

皇辭荊榛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路不期會白魚

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

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湯隆準公高談王霸

驚人耳輒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

人能繼踪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歌中

獨吞取於呂望與鄧生者隱然合着管仲樂毅也管仲相於齊而呂

望封於齊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鄧生亦下齊七十餘城孔明自比

管樂而此作歌之人與孔明相彷彿故其所歌之人亦與管樂相仿

佛耳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何人其歌曰

君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

衰奸臣賊子調鼎鼐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

玉堂首卷中事忽 於此處一提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

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

安何須千古名不朽前歌是千古此歌是感今前歌是嘆

必有一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我亦疑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二人中

必有一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二人中

髮下首者清奇古貌先聞其歌 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

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亦妙在

名先問 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

術長鬚者曰我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又是孔明使

德又望 吾乃潁州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明之友自

徐庶而外更有崔白孟三人今玄德俱不期而會一則過於初訪孔明

之後一則過於再訪孔明之前或一人獨遇或兩人並遇差錯落妙

事妙 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

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又抄在極。玄德乃辭二人投臥龍岡。來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讀者至此疑其只有三顧矣。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此二語想見其人。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不即入見且窺聽之，寫得紆徐有致。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疑其人之爲龍而聽其歌，則又以鳳自死。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因昨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此時玄德意中以爲既遇孔明，即今願有意中亦以爲既遇孔明矣。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妙在又不使玄德留宿空。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前徐庶止敘孔明之弟，未及其兄今却在諸葛均

口中補敘出諸葛瑾只一兄一弟分作兩番出落，其妙品。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游去矣。石玉潤來誰知反爲州平約。玄德曰：何處閒游？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河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茶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說出高人韻事，又妙在隱隱極冷。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過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我知此時玄德決耐不得矣。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

知。又答得極。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又借焦躁顯出。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內，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懇勸之意。第一次通名第二次致書以次而來漸漸相近。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墨，拂展雲箋，寫書曰：

備久慕高明，兩次言請，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觀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

子房之鴻略稱呂望子房正與司馬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

立德窈窕。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立德。再三懇勸。致意而別。第一次囑其意。第二次囑其弟。以次而來。又漸漸相近。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此必孔明無疑矣。立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踏雪而來。絕妙一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又寫得極。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鬪。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通篇有龍鳳與龍又開開相對。末句咏梅比石玉二人。古取今之狀。更覺瀟灑。

立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我亦以為此。番定然不誤。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立德望箇○不用黃承彥通名。却用諸葛均代說。又變一樣文法。立德曰。適間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小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

期為尊容所聞。宋太祖雪中訪趙普。普見了論語半部。劉立德雪中訪孔明。總了詩歌幾篇。然半部足致太平。是趙普歌人之語。不若詩歌之足以動聽也。立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極開極冷。立德聞言。辭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岡。悵悵不已。惟有但快寫得有情致。後人有詩。單道立德風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過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當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遙望處。爛銀堆滿臥龍岡。

立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冬雪則龍鬪春雪則龍於春。乃令卜者揲著。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明禮休亭。成王以敬神之道教。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立德。正是高賢未服英雄志。屈節偏生傑士疑。未知其言若何。下同便曉。

徐庶之母與王陵之母皆實母也。愛母之死。恐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恐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操。召見之初。而死於徐庶。既歸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予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羽直而操詐。庶母即欲先死。以絕庶之望。而奸詐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為庶母也。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則相告相囑。惟恐

玄德之無人惟恐孔明之不出是極忙極熱者也水鏡則自言自語反以元直之薦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為可惜是極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為薦孔明而返一則偶因訪元直而來一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為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為孔明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為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為曙也見月光而以為曙也見星光而以為曙也又如早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為雨也聽泉聲而以為雨也聽瀑聲而以為雨也又西風曲云風動竹聲只道金佩環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玄德求賢如渴之情有類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

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不出即如孔明盡瘁至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濟得甚事然使春秋賢士盡學長沮桀溺接與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為之仲尼則謹著尊周之義於萬年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無志洗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難傳扶漢之心於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數與命孔明其同此心與

淡泊清靜之語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之冷可知清靜則其人之閒可知天下非極閒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事後自博望燒屯以至六出祁山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極閒極冷中積蓄得來

此篇極寫孔明而其中却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正於無處寫寫其人如開雲野脚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為其人如威鳳祥麟之不易覩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重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福見孔明之題詠則

極其後妙不待接席言敬而孔明之為孔明于此傾軋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文安能已於三顧乎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語以觀之或謂孔明粧腔玄德傲勢一對空頭不張翼德十分老實予笑曰為此言者以論今人則可以論玄德孔明則不可孔明與翼德重非今人之本欲求德只因索債假意留難玄德真正喜實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客只因好名虛修禮貌也

觀水鏡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費心力之語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若在孔明未起手時早為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稗官者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閱稗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予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却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見今有請名士作文請名醫治病而遲遲不赴者乃當以此謂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關公愛讀春秋便對況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為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將欲以麻繩縛于

耶以一縛當白駒之難繫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玄德之卑以自牧正其高于自待也文王且如此敬

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

麻繩一條不勞飛去。飛應諾。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廡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其春也正遇諸葛均、玄

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訪孔明必帶着兩箇兄弟同去

勞者自勞逸者自逸。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

有事，豈可相強？若使諸葛均一見玄德便連忙轉回報出三人來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

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惟其為臥龍故不妨晝寢。今有膝睡漢不能學孔明而但學其晝寢，豈得謂之以龍哉？直是臥牛耳。

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西廂之行立階是未見其人而候之，半响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人見玄德猶見侍立。

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先生一生最善火攻，玄德乃欲以此法施之。子先生是班門弄斧矣。一笑。

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已翻身將起，忽又朝裏睡着。還在此時，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箇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妙在還不便。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窗外日遲遲，所夢子日仲。

草堂春睡足，明之夢是夢周公，孔之夢是夢伊尹。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妙在童子不即通客曰俗客，太難為人。能來此地者，其客亦不俗矣。

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還要更遂轉入後堂。

又半响，又是半响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

德眼中畫出一孔明。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於文几。

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性成，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乍見之時，却用玄德開談孔明回答一述，其來情一謝其過，訪都是套語，是第一段。

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年幼才疎，有誤下問。

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茶罷之後，却用孔明開談玄德回答一自謙才短，一稱讚大名，其藉尚遠，是第二段。

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畊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爲念開備愚魯而賜教第三段是孔明再三推辭玄德再三請教其語漸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爲萬幸第四段是孔明問志玄德言後方是深談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曹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先說曹操不可取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爲援而不可圖之也次說孫權不可取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此言荆州可取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言益州可取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踰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取則結之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

兵以出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軍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曹操雖不可取而終當伐之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爲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未下棋時先將一盤局勢算得停停當當非天下第一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掛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正不知先牛幾時竟下此一軸盡可見其一向高臥非真正睡著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和分得奇先取荆州爲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既曰成鼎足又曰圖中原蓋成鼎足是順天時圖中原是盡人事孔明盡業已盡于此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視青天但荆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此孔明賜教之後而玄德躊躇又作一折孔明曰吾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此孔明重言以決而玄德謝教方作一收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款孤窮 何幸南陽有臥龍
欲識他年分鼎處 先生笑指畫圖中

不能奉命。然不肯出山。又作一折。立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

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溼。前至水鏡莊上。衣襟盡溼。前

之溼是水。今之溼是淚。前出難而不淚。今為求賢而淚。前不為一身而淚。今則為蒼生而淚也。

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而許諾又作一收。

立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

孔明不肯受。此因立德又懇而孔於是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

孔明方受。明方受又作一收於是立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

孔明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

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方出山便思退步是真淡泊實靜

後人有詩歎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應憶去時言。

只因先主丁甯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又有古風一篇曰。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

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

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

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立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悉民危。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

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出

山時年方二十七歲。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

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換星斗。龍驤

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名不朽。

立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立德待孔

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大事。孔明

曰。曹操於冀州。作立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

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立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

下文將敘東吳事。此乃過枝接葉處。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承父

兄基業。廣納賢士。開賓館於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

方賓客。方寫立德求賢又。連年以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

關澤字德潤。彭城嚴峻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

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

字忠恕。洛陽張溫此張溫即吳郡張溫。乃會稽後統字公續。烏

程吳榮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

良將數人。乃汝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

徐盛字文嚮。東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淵。文武

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又接孫權得高士

○程普黃蓋周泰韓當則孫堅所得周瑜張昭張紘則太史慈等則

孫策所得若魯肅諸葛瑾顧雍則孫權初立時所得今關澤呂蒙等則

人又獨後至前分敘此緣

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袁術欲使呂布與女曹操欲使孫權質子一樣意思權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與兵下江東勢必危矣既知道質之為牽制而又憂不遣質之將危是首鼠兩端之語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遺業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之孔明為立德畫策只數語決疑周瑾為孫權畫策亦只數語決疑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值北方未甯無暇南征輕按下曹操再按後東與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甯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前孫策求父屍今凌統奪父屍蓋遙相對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却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翊性剛好酒醉後嘗鞭撻士卒前則有宋慈魏積之叛呂布後則有范疆張達之刺張飛皆為此也丹陽督將馮異郡丞戴員二人常有殺翊之心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

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女先生起課則有之矣美夫人生起課是所僅見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不聽婦言本是好處不信夫卜却是俗處遂與衆大會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即抽刀砍死孫翊馮異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與後文司馬昭之歸罪成濟正復相同二人乘勢擄翊家貨侍妾馮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為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復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既不從又不忍復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傅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對馮覽不泣對權變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馮覽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貨童婢盡皆分去馮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詐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此仇辱生死聊慰言畢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為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徐氏之意夫人所命敢不効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幙之中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者之欲報而為此設伏也然徐氏之藏人于幃幙者沐浴薰香濃裝艷裹言笑自若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舉徐氏之濃裝艷裹言笑自若

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女先生起課則有之矣美夫人生起課是所僅見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不聽婦言本是好處不信夫卜却是俗處遂與衆大會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即抽刀砍死孫翊馮異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與後文司馬昭之歸罪成濟正復相同二人乘勢擄翊家貨侍妾馮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為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復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既不從又不忍復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傅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對馮覽不泣對權變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馮覽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貨童婢盡皆分去馮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詐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此仇辱生死聊慰言畢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為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徐氏之意夫人所命敢不効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幙之中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者之欲報而為此設伏也然徐氏之藏人于幃幙者沐浴薰香濃裝艷裹言笑自若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舉徐氏之濃裝艷裹言笑自若

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女先生起課則有之矣美夫人生起課是所僅見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不聽婦言本是好處不信夫卜却是俗處遂與衆大會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即抽刀砍死孫翊馮異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與後文司馬昭之歸罪成濟正復相同二人乘勢擄翊家貨侍妾馮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為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復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既不從又不忍復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傅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對馮覽不泣對權變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馮覽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貨童婢盡皆分去馮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詐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此仇辱生死聊慰言畢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為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徐氏之意夫人所命敢不効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幙之中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者之欲報而為此設伏也然徐氏之藏人于幃幙者沐浴薰香濃裝艷裹言笑自若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舉徐氏之濃裝艷裹言笑自若

者矣我不知其有何仇之欲報長為此權詐也○古之寡婦裝裝豔豔
言笑自若其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假今之寡婦裝裝豔豔言笑自
若是真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假古今人不
相及棺舟之時黃鵠之味其不可復作乎 嬌覽聞之甚喜至夜

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權變之機設席堂中飲酒飲既醉

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傳

二將軍何在二人即從幃幙中持刀躍出嬌覽措手不及

及被嬰傳一刀砍倒在地孫高再復一刀登時殺死

員入府來至堂中亦被孫傳二將所殺機智一殺之子密室一殺

殺法機智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快暢徐氏遂

重穿孝服周書曰王釋冕反喪將嬌覽戴員首級祭於孫

翊靈前此方是真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

已殺嬌戴二賊先生其用兵則是女軍師如此奇婦人恐不讓南

陽也乃封孫高傳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

養老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才節雙全世所無 姦回一日受摧鋤

庸臣從賊忠臣死 不及東吳大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

餘隻孫權拜周瑜為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為後

伏兵 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瑾

張昭二人至謂曰吾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

越中後嫁與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後

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日勝於月為後孫權得帝伏線○劉權

之母夢日哺養于其母臨之母夢斗即後于其母分宛之初孫權

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某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

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傳之理不可

怠慢吾妹與我共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

我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為後立德入

他先囑其臣後囑其子及其囑子之言又先囑其以師傳之禮待臣而

後及其母與女蓋先公而後私先尊賢而後親親也何東吳奇女子之

多言畢遂終孫權哀喪具喪葬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

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

兵周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仇人之喪不可喪中仇人亦

也若論報仇正當報編素而與師何待不可然以報父仇則無不可

服除之有張昭之見往往不及周瑜 權猶豫未決適北平都

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把龍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

甯來降某細詢之甯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

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

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响馬賊有响箭响船賊亦有响鈴

以四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為錦帆賊賊以錦帆為名其

賊甚趨不唱大江 東却唱錦 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乘投劉表見表不能成

事即欲來投東吳。却被黃祖留住。在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甯之力。救回夏口。乃待甯甚薄。都督蘇飛屢薦甯於祖。祖曰。甯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周倉起於黃巾。隨甘甯起于劫江。而黃祖不肯用。爲心腹。君子用人。豈是別。小人用人。偏極拘。甯因此懷恨。祖伏線。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饌。激甯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遼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爲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蘇飛之說。甘甯於黃祖爲甘甯也。曰不重用。則殺之。勿以資敵國。何乃專之。非爲黃祖也。若爲黃祖則當告祖。吳那飛之爲友。謀則忠矣。爲主謀則不忠。甯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況各爲其主。又何恨焉。甯欣然引衆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甘甯一段來歷。不向黃祖一最。是孫權大喜曰。吾得與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甯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與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黃祖不錄甘甯之功。孫權不記甘甯之怨。彼此正相反。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甯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竊。南荆之地。操所必爭。心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業。傳基明公。宜早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孔明勸玄德取荆州。甘甯亦勸孫權取荆州。今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務於貨利。侵求吏民。人心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勢必破。

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孔明勸玄德取巴蜀。甘甯亦勸孫權取巴蜀。如此見識。豈得以劫江之賊目之耶。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爲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與甘甯爲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衆商議。令蘇飛爲大將。陳就鄧龍爲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艤艤截住河口。艤艤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艤艤於水面上。後文曹操之船用連環。此處黃祖之船用實索。環不可斷。索則可斷也。東吳兵至。艤艤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甯謂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艤艤傍邊。砍斷大索。艤艤遂橫。是風破浪。却做了野渡橫舟爲之一笑。甘甯飛上艤艤。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檣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以上寫水軍戰功。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以上寫陸軍戰功。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

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

正是只因不用錦帆賊。至令衝開大索船。不知黃祖勝

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玄德第三番訪孔明。已無阻隔。然使。一去便見。一見便允。又徑直沒
越矣。妙在諸葛均不肯引見。待玄德自去。此作一曲。反令童子通
報。正值先生查賬。則又一曲。玄德不敢驚動。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
不醒。則又一曲。及半响方醒。只不起身。却自吟詩。則又一曲。童子不
即傳言。直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知。則又一曲。及既知之。却
不即見。直待入內更衣。然後出迎。則又一曲。此未見以前之曲折也。
及初見時。玄德稱譽再三。孔明謙讓再三。只不肯賜教。于此作一曲。
及玄德又恐方問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細陳衷曲。然後為之畫
策。則又一曲。及孔明既畫策。而玄德不忍取。則又劉孔明復決言之。而
後玄德始謝教。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為畫策。却不肯出山。直待玄德
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一曲。既已許諾。却復固辭聘物。直待玄德
懇數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到受聘。却不即行。直待留宿一宵。
然後回歸新野。則又一曲。此既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雖
九曲武夷。不足擬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其故何哉。蓋漢賊不
兩立。雖知天時必盡人。事所以明大義于天下耳。且其言有應有不
應。三分鼎足言之。應者。也。功成歸田言之。不必應者。也。其必應者。則
三顧之恩。其不必應者。念託孤之重。大段規模。固已算定于前。而相
理制宜。不妨變通于後。如必說一句定是一句。天下豈有印板事體。
古人豈有印板言語。書中豈有印板文章乎。

而反自窮其宗室。母乃不可乎。予曰。不然。二劉之地。玄德不取。必為
孫曹所有。故爭荆州于孫權。何如。表此女德之失。計于
先也。取西川于劉璋。無異取西川于曹操。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
得以此為孔明病。

正敘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明之事。乃忽然舍卻
新野。夾敘東吳。不但為孫權一邊。不啻冷落。亦將為孔明游說東吳。
張本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為玄德畫策。便有周瑜
之。又玄德得寶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益甘肅。亦請圖荆益。
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

前太子辨與皇子協臥草堆之中。而崔毅有兩日之夢。今孫策與孫
權領江東之衆。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日為君象。民無二君。
天無二日。辨既廢而協始立。一日沒而後一日升。原無兩日並出之
理也。若以孫權為日。則是與蜀魏之君並出。而為三日矣。吾以為正
統之主。則當日之僭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權為日。而
策為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為日。而曹不與孫權皆月耳。
二喬姊妹分嫁二婿。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謂權曰。吾死之後。汝
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之前。權以母姨為庶母。母死之後。即以
母姨為繼母矣。以母姨為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為繼母。
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即欲不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錫孫權宜
也。凡繼母之與前母。皆姊妹行也。即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
豈必母姨而後為母之姊妹。豈必母之姊妹而後為庶母之姊妹。行也。
唐徐世勣起於盜賊之中。而甘肅亦起於盜賊之中。世勣初號無賴。
賊繼繼難當。賊未號佳賊。而甘肅亦號錦帆賊。然世勣初附武后。而
甘肅忠事孫權。則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肅之錦。乃真錦也。

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決。策。草。廩。而。世。學。其。畫。學。甘。甯。者。不。能。學。其。敦。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鉛。錦。帆。學。孫。權。者。不。能。學。其。賢。賢。禮。士。為。父。報。仇。而。但。學。其。中。爭。戰。學。徐。氏。者。不。能。學。其。智。謀。節。義。而。但。學。其。濃。粧。豔。言。笑。自。若。為。之。一。笑。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軍師初用兵

却說孫權督衆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甘甯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黃祖之不用甘甯猶梁祖帶數千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甯攔住祖於馬上謂甯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甯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今日尙有何說前日路今日劫陸路甯不自以為賊而黃祖待之以賊今日乃真為黃祖之賊矣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甯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甯視之乃程普也甯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甯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黃祖之死不用甯不用人之戒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應第七回中事又與前回徐氏祭夫相映射○前孫策能以靈前活黃祖換死孫堅今孫權又能以死黃祖祭死孫堅有子如不死矣此孫堅重賞三軍陸甘甯爲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知我破黃祖

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荆襄可得也意不在江夏原在荊州是舍小而圖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甯求救甯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今之忘感者幸其人之不救甯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言甚且惡其人之言之矣大軍既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甯乃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殖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甘甯非呂蒙無由見孫呂蒙也這本窮源知恩報德是有血性男子不是無義氣丈夫權曰既彼有恩於君我爲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甯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去甯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既願以首級贖之如此報德方不負施德之人權乃赦蘇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忽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甘甯甯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甯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讐方寫孫權報讐便接寫甘甯報恩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與統射死卿父彼時各爲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爲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讐萬事皆看吾面孫權自欲報讐却不許凌統報讐似乎不情爲甘甯而赦蘇飛獨不爲凌統而赦甘甯似乎偏向然爲報讐起見人有恩於我報讐之人則

救之人而欲殺我報讎之人則解之惜也非偏也

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讎豈容不報

權與眾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

甘甯權即日命甘甯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

以避凌統甯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

此處寫甘甯往夏口伏線

權又加封凌統為承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

凌統不曾殺得甘甯固是大憾未報孫權但殺黃祖不曾殺劉表亦止

恨得一半不若徐氏之報讎為快也然則不特凌統含恨孫權亦尚含恨

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守把口岸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

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自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

讀者至此必謂將來孫權與劉表交戰矣孰知却為與曹操攻戰之地乎

兩頭却說立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前文回報東吳已

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立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

忽劉表差人來請立德赴荆州議事

不寫立德要去却寫劉表來請妙甚

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讎之策

也某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

讀者至此必為孔明將為劉表傷不與東吳交戰出人意外

立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荆州來立德在馬上謂孔明曰

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若

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

軍馬

此孔明不欲惡讎孫權為後文投託東吳地步

立德依言來到荆州館驛安

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立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立德請罪於階下

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當時即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

因眾人告免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罪

立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為耳

一語將前事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

報復之策立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

隱然指著

操北來又將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

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為荆州之主也

前有陶謙讓荆州還

立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

以目視立德立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

曰景升欲以荆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立德曰景升待

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歎曰真仁慈之

主也

此時立德若收了荆州省却後來無數手脚矣仲非立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

正商論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立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

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

前於徐庶未來之先已

立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立德求計於孔明

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立德送琦出附耳低

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

計相告。此處不即說明求計之法敘事妙品。琦謝而去。次日立德只推腹痛。乃浼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一番求計。孔明曰：亮客居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洩漏為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孔明曰：既承光顧。安敢慢。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此劉琦第一番求計。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此孔明第二次推却。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乃引孔明登一小樓。自後堂而密室自密。室而小樓寫得曲折。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見樓梯已撤去。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計。取妙在此處寫出。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洩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此時並無隔屏。稱聽之人孔明曰：疎不問親亮何能為公子謀。又復作難曲折之甚。琦曰：先生終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在此處寫出。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

至此方說亦見水。琦拜曰：願即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窮山盡絕處逢生。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劉琦明觀古書此却見孔明觀古書。今黃祖新亡江夏之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或笑孔明為劉琦六計走上計耳。何須如此作難方纔說出不知走非容易。使琦再人不知是走方是會走若使人知其走便走不成。不脫矣。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今之求人掛策者。偏會放短梯一笑。孔明辭別。回見立德。具言其事。立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立德共議。立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使劉表當孫權而自當曹操亦孔明所教也。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劉表正欲防孫權因立德說。立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出曹操便順口說防曹操。立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為後張本。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潁州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彼司馬懿獨詳其家世蓋在魏末。代漢之先早為晉之代魏伏筆。妙自是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後患。可早圖之。操即命夏

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淵韓浩為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

不與制裏而窺新野操固輕視劉表而重視玄德也荀彧諫曰

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

鼠輩耳吾必擒之輕視玄德與曹操相反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

德今玄德得諸葛亮為輔如虎生翼矣用徐庶說妙徐庶不對曹操說却對

夏候惇曰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

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士

非可小覷此處徐庶讚孔明與前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

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不愧名亮夏侯

惇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

輕視孔明與徐庶相拋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

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

引軍登程却說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

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

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徐庶比孔明以月玄德比

孔明以水月可以無鱗魚不可以無水兩弟勿復多言關長見說不信而退

一日有人送荦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

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

種菜所以避禍結帽所以忘憂遙遙相對

孔明

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

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

陣法此是民兵正為後文誘敵之用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

新野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

了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

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使水去張飛欲使水去孔明却使火去水火二字前後相照

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調關張出玄德

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

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韓信非掛印登壇不能合樊噲孔明非取劍印不能合關張玄德

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張飛謂雲長

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未聽令之前先寫孔明令曰

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

軍馬不識地理者不以為軍師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埋伏等彼

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

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

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奮電

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

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爲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爲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前敵軍既定計，在樊城後，又在博望坡，又是一樣筆法。雲長曰：我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此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厮杀，你却在家裏坐地好自在。總爲後文作襯染。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日着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既聽令之後，又寫雲長要如此二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略今雖聽令，却都疑惑不定。又寫衆將都未信，○前夏侯惇輕孔明是敵人，不肯信今乘將疑孔明是自家，人亦不肯信先有此兩處，不信愈顯得下文。孔明謂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卽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糜竺、喜筵、席安、排功、勞、簿、伺候。妙極，極後○前後調度用兩寫殺事入。派撥已畢，玄德亦疑惑不定。不惟衆人不信，連玄德亦不信，愈顯得下文奇妙。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草而行。糧草在後，正應孔明所言。時當秋月，商麴、徐起、此非開至正爲下文火勢襯染。人馬趨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

將人馬攔開，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川口。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衆問將軍爲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語葛亮爲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鬪耳。此是民兵，誇敵之故。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極寫夏侯惇之驕，以反襯下文的敗。遂自縱馬向前。趙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隨鬼耳。極寫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伏文勢一諫，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礮響，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卽埋伏之兵也。誰知此處伏兵亦是誘敵。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畫風既起，夜風愈大。先寫月色之暗，以反襯後文火光之明。先寫風力之大，以正襯後文火勢之猛。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是蘆葦，典謂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隔，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

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爲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前有韓浩之謀此有于禁李典之言文勢又一曲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隔，樹木叢雜，宜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馬，令軍馬勿進。前一路寫風寫木寫草寫人至此必欲折試掩恐猶之決病不着也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大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先寫背後又寫兩邊然後寫四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方信前寫秋月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馬趕殺夏侯惇，煙突火而走。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淵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前調請將此處逐一殺。戰不數合，張飛一槍刺夏侯淵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正殺到天明，却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
指揮如意笑談中。
直須驚破曹公膽，
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也。惟有前番韓浩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着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惟有前番韓浩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玄德頗玄德甚於顯孔明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破敵未堪息戰，馬避兵又必賴良謀。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文有餘波在後者，前有玄德三顧草廬一段，奇文後面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波在前者，將有孔明爲文，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爲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國不可輕故三顧始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放三顧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謀家事，尤不可不密。故屏人以求計之計，玄德孔明其真天下有心人也。

君之適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業，盛朝夕視君，瞻者也。故適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外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於孔明者，非求立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內。若知其不得

立而對勉強以求立勢不至如潘崇之毅商臣不止是豈仁人所忍為哉

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在外而亦死似孔明之救劉琦百猶非萬全之策也予曰不然劉表之與始中則有間矣始中稟稟人也殘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於外劉表柔儒人也柔儒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旨以殺劉琦於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論也

前徐庶在玄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筆今在曹操面前誇獎孔明是旁筆筆然無旁筆筆則不見正筆筆之妙不但孔明一邊意加積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落真敘事妙品

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是火攻夫兵燭火也出兵如用火亦如用火兵不足而以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玄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魚得水玄德亦曰何不使水去然則以孔明而用火是猶以水濟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神

博望一燒有無數標葉寫雲漢月流星反視為秋風林木草葉是正標寫徐庶之疑是順標寫夏侯惇之疑是逆標且其間又曲折多端當道誘敵則有韓浩諫追為一折玄德誘敵則有子禁李典中途疑沮為再折人馬走發關管不住則又有夏侯惇省傳

今勿追為三折令讀者至此幾疑計之不成燒之若果而功且終統而敵且終破方歎文章之妙有非推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目例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於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孫權孔明欲留孫權為援故勸玄德舍權而當曹操此為後文伏線也甘肅借江夏為避權之地而劉琦復借江夏為避患之地乃孔明劉琦謀今日安身之所而早為玄德謀兵敗借援之所此亦為後文伏線也不但此也晉之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五 第四十四回

代魏尚隔數十卷而司馬氏之家世早詳敘於曹操未攻傅望之先正如月始方當五陽強盛之時而一陰已伏於下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人前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字乎

第四十四回 蔡夫人議焚新野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荆州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

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為後文爭荆州玄德曰吾甯死不取後悔何及為後文爭荆州

商議却說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

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兵敗而有賞是曹勝人處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心腹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

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因劉劉到備就勢帶出孫權為後

文赤壁伏線 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為第一隊張遼張郃為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為第三隊于

禁李典為第四隊仍用夏侯于禁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師操自領諸將為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兵三

千爲先鋒。後錄法鏡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并記其口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

親，不可輕伐。以理孫權虎據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在勢言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

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前

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

出府仰天歎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劉備而表

時御史大夫鄒慮家客聞此言，報知鄒慮。慮常

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

日每每狎侮丞相。平日狎侮却借鄒慮口中帶錢出來又與禰衡相善。衡贊

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孔融交譽語亦借鄒慮口中錢出來向

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又將禰衡鄒慮口中錢出來遂命廷

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幼，時方在家，坐對弈。棋左

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

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操之愛惡二子早已看破言未已，廷尉

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操之殺禰衡必假手於他人今殺孔融則其自殺之

更不避殺實，號令融屍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

大怒，欲殺之。荀彧曰：彧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

乃取禰之道。脂習諫融語却在荀彧口中補發出來今融死而來哭，乃義人

也。不可殺。脂習之哭哀諫正復相似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

皆葬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毫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此係融幼時語文章驚世俗，談笑侮王公。史筆褒忠直，

存官紀大中。綱目曰：發大中大夫孔融存其官也。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

守許昌，却說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立德來託孤。立德

引關張至荊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

矣，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

賢弟可自領荊州。陶謙三讓徐州劉表可謂再讓荊州矣立德泣拜曰：備當竭

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

兵至。立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吃

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立德輔佐長子劉琦爲荊州之

主。劉表臨死不聽婦人言而立少子雖不能正其始猶能正其終也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

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

危，來至荊州探病，方到外門。蔡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

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

何？若入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

回。蔡瑁此時但阻琦之見父面不敢害琦者畏立德之在新野耳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

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劉表欲立劉琦而不後人有詩歎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又見劉君蜀漢陽。

總爲牝晨致家索，可憐不久盡銷亡。

劉表已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爲荊州之主。袁紹之妻立少子是順夫之命，劉表之妻立少子是逆夫之命，蔡氏更劣於劉氏矣。然後舉哀報喪。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衆言曰：

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立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爲主，偷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劉琮賢衆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請大公子爲荊州之主，就命立德一同理事。北

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劉表有如此之臣而平日不能飛詔之乃使蔡瑁等兵權何用之之死誤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

公道命？李珪大罵曰：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荆襄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殛汝。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李珪其說

於是蔡瑁遂立劉琮爲主，蔡氏宗族分領荊州之兵，命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

赴襄陽駐紮，以防劉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棺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赴告。劉琦與立德自死至葬而不計告，其亡之速也。

劉琮至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逕望襄陽而來。琮大驚，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翼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爲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立德

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哀，若彼興兵問罪，荆襄危矣。異有一計，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曹操而憂立德劉琦則其計可知矣。琮曰：計將安出？翼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必重待主公也。李珪既發此傳翼之言所由出也。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尙未穩，豈可便棄之他人

於哀哉！蒯越曰：傅公佛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大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爲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甯，內憂將作，荆襄之民聞曹

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蒯越助蔡瑁謀害立德宜其有此論若蒯良而在必不至此。琮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傅翼二人志不昂然而進曰：傅公憐蒯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衆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座，聞粲至，倒履

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耶何獨敬此小子耶豈曰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然蔡之敬王蔡如孔融之重彌衡聞強記人皆不及嘗觀道旁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奕棋棋局亂蔡復為擺出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絕妙一時年十七辟為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荆襄劉表以為上賓忽從王蔡生平當日謂劉琮曰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與玄德孔明問答語相似一則商議一則商敵一則商謀降敵語同而意不同蔡曰曹公兵強將勇足智多謀擒呂布於下孫權袁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又將曹操前事於此總敘一遍梟除蕩定者不可勝計今以大軍南下荆襄勢難抵敵傳副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生後悔不可與某國事如此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母親知道但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憤立屏後聽人語此婦人惡態謂琮曰既是仲宜公梯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吾我不怪婦人同此三人之見却怪三人不異婦人之於是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賞賞宋忠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為荊州之主假話騙小兒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荊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迭被

雲長喚住細問荊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玄德聞之大哭此哀劉表而哭非畏曹操而哭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隨後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快語玄德曰你且緘口我自有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殺豈肯殺劉琮母子乎忠拜謝抱頭竄鼠而去玄德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降階迎之再三稱謝照前文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荊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為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賚良書呈報并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問罪劉琦求助於劉備與袁諒之求助曹操大不相同玄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矣本是伊籍報玄德信却是玄德報伊籍籍大驚曰使君從何知之玄德具言拿獲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甲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荊州屬使君矣最是善策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

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吾兄乎。

劉琮既降曹操則玄德非取荆州於劉琮而劉表失之而不取又失一機會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

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

飛與屯小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

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

不說出何計正使人推測不着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

郭民同走又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

先言百姓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退住白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淹之。却順水殺將下來。

前翼德曰何不使水去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淹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

第二次調撥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為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二

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却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黃。烟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可以為軍師。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却於城外吶喊助威。

第三次調撥方用火攻既以風力助火勢，又使人擊助火威，自然分外猛烈。只留東門放他出。

走汝却於東門外從後擊之。他從後擊之妙趣。

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又先算定再令糜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木龍生火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鷓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

前三次調撥已完不想又有此一撥在孔明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

為下文登高對却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為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鷓尾坡。

午為為下文點樂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前進，劉封糜芳分為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

前於第四次出現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

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此是疑

兵必無理。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自午至晚漸漸發到夜。本却有次第。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左支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相對飲酒不是賞。紅燈定是看烟火。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插本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振。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已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誰知此空城作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糧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已入火坑中初更已後。未寫火狂風大作。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不見兵只見火奇極曹仁急令眾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前日博望燒屯之火。忽將前事對照。以應上文妙甚。後人有詩歎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到漢川
風伯怒臨新野縣 祝融飛下炤摩天

曹仁引眾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前於第三次調出。接此於第三次現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糜劉二人前已於第一次出現。今於第三次。四更時分。四更時分。四更時分。四更時分。人困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深。上游頭有灰布袋故也。人馬都下河吃水。人相喧嚷。馬嘶嘶鳴。却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補黃昏一句甚妙。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前於第一次調撥。今於第五次出現。既用火燒。又用水浸。十萬之衆。不為灰定為泥矣。曹仁引眾將望慢處奪路而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前於第二次調撥。今於第六次出現。看他殺得前後參差有勢。却又一筆不亂。曹軍大驚。正是城內纔看紅炤吐。水邊又遇黑風來。未

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便當接火燒博望一篇。却夾敘孫權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燒博望之後。便當接火燒新野一篇。却夾敘曹操殺孔融。劉琮獻荊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不得詳却一處。

略却敵處也。看他敘新野。又敘荊州。敘荊州。又敘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孔融處。補敘爾衡往車補敘荊州。詳敘王粲生平。偏在於極忙中著此閒筆。

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却無一筆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爾衡相攻。而劉琮則今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伐琮之舉。其不同二也。諱之降操。以長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諱之降操。其臣教之降操。雖其臣教之。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為曹操所自奪。而荊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尙未嘗不計告誦。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文耶。

玄德取荊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荊州於劉琮僭立之時。則無不正也。即由取荊州於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荊州於自琮降操之日。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荊州為曹操所有。之荊州。又為孫權所欲得之荊州。於是借荊州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周折。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天下。從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為我欲。為故稱。魂玉加九鴛之事。必後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即無孫權之譖。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予之云。

或謂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爾衡之互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節。實足動義概。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類此二人。而一雪斯言與。

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人依舊不覺。則奇莫奇於斯矣。然其前後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為風。離為火。後卦乃變成水火既濟。情乎。曹操出兵之時。不早令管轄下之也。

博望之火。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在中房屋之火。呂布漢陽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於漢陽矣。孔融火不足而繼之以水下。孫之水是白日河水之燒。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軍。愈用愈幻。愈出愈奇。今日讀者見之。猶目眩神搖。安得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五終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六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搆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立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隻放火燒燬。水上之火。又其餘勢。却說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勸三軍。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前是五隊。今變作八路。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逕進二縣。為盡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備即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此句是正意。若其來降。則荊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此句是陪說。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為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前者賺徐庶。程昱料其必來。今者遣徐庶。劉曄料其必返。則後相映。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本欲

踏平樊城。奈憐衆百姓之命。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明知備之不降而招之。又明知庶之不於百姓耳。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立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計。孔明之計已定矣。立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人笑我。今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為設一謀。公既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若無臥龍輔死而填塞在焉。故不敢絕操耳。立德不敢強留。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立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即日進兵。立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本意在襄陽。就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下文偏不是。立德曰。奈百姓相隨已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准頓船隻。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若使此時不告百姓。亦必不為曹操所迫矣。矣。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立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為我一人

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或曰玄德之操之實民心一樣都是假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為假雖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既已斷之豈可將其半而棄其半則惟船更渡乃必然之勢也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琰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亦以百姓動之劉琰聞玄德至。懼而不出。蔡瑁張允逕至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劉琰拒玄德則不義蔡瑁張允不仁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逕上城樓。大喝蔡瑁張允買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為救民而來。投便得相拒。突如其來伊何人哉眾觀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魏延之歸玄德尚在十數回之後却早於此處現出妙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讀者至此以為蔡瑁張允此時必死而玄德此時必入襄陽矣張飛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姓為重魏延只管招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大將文聘麼。忽然又遇一魏延魏延大怒。挺鎗躍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喊聲

大震。玄德曰。日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處處為民為孔明曰。江陵乃荆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以保是取江陵確知後文又不是江陵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引着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此之謂人和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己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撥馬而逃。却尋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為後救黃忠伏線却說玄德同行軍民共數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眾將拜於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曹操哭袁紹之墓表之墓是真哭。雖為劉表而哭。却是百姓而祝。處處以百姓為重。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眾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不憐百姓。則已既已擲之。豈可橋於前。而棄於後。到底同行亦必然之勢也。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後人有詩讚之曰。

臨難仁心存百姓 登舟揮淚動三軍

至今憑弔襄江口。父老猶然憶使君。

却說玄德擁着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

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

會於江陵，已早為今日玄德伏着。玄德從之，即修書令雲長

同孫乾同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為長坂

雲保護老小。伏筆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處處以百

日只走十餘里便歇。却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

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

密告琮曰：「將軍既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

軍奮整奇兵，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

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王威

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

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越勸勸止。李球死而王威

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惡，詔佞操問荆州

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軍馬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

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

給一載。既有如此之兵糧而不

管領瑁曰：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

操遂加瑁為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

副都督。伏筆二人大喜拜謝。操又曰：劉景升既死，

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為荆州之主。連許兩番誰

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詔佞之徒，主公何

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

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眾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

待成事之後，別有理由會。奸雄用人全是

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荆襄，大喜。次日

與母蔡夫人齋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去矣

操撫慰畢，即引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

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百姓焚香是沒

是了。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

得荆州，喜得異度也。」老好遂封蒯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

傅奕、王粲等皆為關內侯。三人前勸劉琮

州刺史，便教起程。兩番應許今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願

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荆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

免在荆襄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

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

送至江口而回。劉琮此時行旅之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

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惡極然亦勢所必然于禁得令領眾趕上大喝曰奉我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

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欲早曹可得哉雖然呂布之妻嚴氏袁紹之妻劉氏皆被曹操取于許都則蔡夫人之見殺猶為死得乾淨也于禁喝令軍士

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鬪竟被眾軍所殺冀州死節者有死節者惟王威一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徐垂之母被執人勝元直十倍操深恨之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豈忘之隨命於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却獨不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訖歔歔流涕與袁紹之客王修等相類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已行過操

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以一日一夜趕一月之程兵難銳而亦疲矣大軍陸續隨後而進却說立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揆着往江陵進發

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將二人再點一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立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諧矣孔明允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關既去孔明又行止當日立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在馬前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未寫兵來先寫風報使人惶惶立德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

一課失驚曰此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立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處

雍曰主公若戀而不去禍不遠矣立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為景山立德便教就此山紮住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晉韻李陵書曰涼秋九月時聞悲風蕭條之聲又韻李華此處發後二語信覺凄涼○秋末冬初二句早為後文亦豈借風作襯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

喊聲震地而來立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立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立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立德罵曰背主之賊倘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文聘向有良心張飛保着立

立德

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着手下隨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此處寫得七零八落。後文一點出。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甯不悲乎。先寫百姓。次言諸將。老小。處處以百姓為重。正惶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糜芳帶箭在玄德眼中。報出。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將寫趙雲。德志却報趙雲。降操借糜芳口中反。下。玄德叱曰。子龍是我故交。安肯反乎。玄德之言是張飛反視之。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糜芳不知趙雲亦疑趙雲不獨反視玄德之誠。正視趙雲之志。玄德曰。子龍從吾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如心。糜芳曰。我親見他投東北去了。此却。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讀者至此為趙雲寒心。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白馬解圍事已隔數回。至此忽然一提。子龍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裏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致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冲起塵土。以為疑兵。張飛漸能用智。想飛却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下張飛以下單做趙雲。却說趙雲自

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遂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方敘明不歸東。南。轉投西北之故。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將寫二夫人先寫兩縣百姓。是寫旁筆。在正筆。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雲眼中。又省筆。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故臥在此。糜芳中箭。簡雍着鎗。作兩樣敘法。又在二夫人先借簡雍口中點出。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着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而去。妙在不敘簡雍一邊。歸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甘夫人下落。借軍士口中敘出。又省筆。簡雍說二個夫人都未有

下落軍士只說一箇夫人却有下落俱妙雲兒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寫趙雲心急無暇更救軍士不獨簡雍與軍士輕重有別甘夫夫人與軍士發怒更殊也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擋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揮鎗而泣曰使

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語相應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糜夫人失散借甘夫人口中點出又省筆正言間百姓發喊又衝

出一枝軍來趙雲拔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糜竺也糜竺被縛借趙雲眼中心點出又省筆○糜芳中箭簡雍着鎗糜竺被縛寫得差差歷落妙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着千餘軍乃曹仁部將瀆于導拿住糜竺

正要解去獻功筆法變換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直取瀆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

反我哥哥此時已知不反又問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簡雍報信借翼德口中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

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說罷引數騎再回舊路妙在此時不即見玄德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

馬只一合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本為曹操背劍今為趙雲透劍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天劍自佩之青鋼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補敘寶劍來歷又倚天陪青釭中偏有此間筆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着趙雲被他一鎗刺死奪了

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再補寫寶劍雲揮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得了寶劍失了從騎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了鎗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

尋夫人下落用軍士報信糜夫人下落又用百姓報信俱省筆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箇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着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先將十籬枯井于此逗妙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

死無恨。言之痛。心閉之酸鼻。阿斗乃甘夫人所生而惠。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知人。玄德過瀘溪。不可無馬。不知。趙雲過瀘溪。亦不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不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為累也。人好夫雲曰。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夫人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人知昭烈在白帝城託阿斗于孔明。不知糜夫人在長坂坡託阿斗于子龍。一樣付託之。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上馬四邊。賊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為之奈何。勢迫事急。人心忙。人但知趙雲不惜死而保其主。不知糜夫人不惜中而死。死以保其子。趙雲固奇男子。糜夫人亦奇婦人。後人有詩讚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步行怎把幼君扶。拚將一死存劉嗣。進決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土牆枯井。前出此處。便掩。詎解開勒甲縲。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趙雲女兒在懷。甚是緊。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如此危急。足見糜夫人一死之妙。乃曹洪部將

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死。殺散眾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鎗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雲加鞭而行。不想跣躡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讀者至此。必謂趙雲不免矣。張郃挺鎗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亦大奇事。本斗此却是阿斗。保趙雲矣。與玄德瀘溪躍馬彷彿相似。後人有詩曰。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坂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與趙雲映射。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殺退眾軍。將直透重圍。玄德逃離。賴長馬子龍殺將。賴寶劍一馬一劍。正復相對。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操曰。真虎將也。吾

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
只要活捉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
也曹操雲捉生趙雲却使趙雲保得活阿斗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
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擄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
五十餘員名將却無數筆墨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 當陽誰敢與爭鋒

古來衝陣扶危主 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
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繯鍾紳兄弟二人
一箇使大斧一箇使畫戟大罵趙雲快下馬受縛作上已
收不想此正是繞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畢竟
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前孔明教劉琦是走為上策今教玄德亦是走為上策然劉琦之走
幾免於難玄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玄德不忍之心為
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走若非不忍於劉琦則又可以
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猶可以輕於走旋於走脫然於走
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玄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疎於計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於玄德劉琦之死天不假手於劉琦而殺之者
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也然操於張緒之降則不殺于張魯之降
則不殺即于哀諒之初降而未叛則亦不違殺而獨于劉琦母子則
必殺之而後已其故何居曰琮之意在永保荆川失之則悔悔則必

怨則舊臣之未降者或將隨枯槁以復然則可慮者一即其臣之
已降者見故主尚在亦將懷二心以圖我則可慮者二且操方欲下
江南而琮或復與琦合將劉備以為我肘腋之患則可慮者三操
之籌此至熟矣琮即欲不死豈可得哉
涪溪之役子龍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玄德長坂之役子龍以一單騎
而獨能救阿斗事之不可知者也關公之保二夫人歷過五關而皆
得無恙子龍之保二夫人止過長坂而不能保全又事之不可知者
也或謂涪溪不關龍馬之力當陽亦豈虎將之功天也非人也我謂
關公盡事兄之節子龍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玄德棄荆州既失
其地利猶幸天之祐得人之助爾
孫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詐玄德之信子龍不以臨難而
疑其違一則投契于一時一則字信于平日也大約文字之妙多在
逆翻處不有慶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玄德之識不奇子龍之忠亦不
顯三國救事之法往往善于用逆所以絕勝他書
文有伏線之妙玄德之取長沙魏延之救黃忠尚隔數卷而此處襄
陽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在此時初無補于玄德初
無益于襄陽而孰知預為後日之用真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報大醫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賢妻也吳夫人臨死託
肚子于良臣糜夫人臨死託幼子于猛將皆賢母也然死更難于不
死臨難之託子更難于平時之託子則糜夫人之賢又在東吳兩夫
人之上
凡敘事之難不難在整處而難在散處如當陽長坂一篇玄德與衆
將及二夫人并阿斗東三西四七斷八結詳則不能加略略亦不能
信路庸殺至此幾于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看出簡
雍着鎗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叙出二夫人乘車步行在簡雍口中
叙出簡雍報信在翼德口中說出孫夫人下落則借兵士口中詳之

之。歷。夫。人。及。阿。斗。下。落。則。借。百。姓。口。中。詳。之。歷。落。參。差。一。筆。不。忙。一。筆。不。漏。又。有。旁。筆。寫。秋。風。寫。秋。夜。寫。偏。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百。姓。無。不。點。綴。插。畫。予。件。觀。史。記。至。項。羽。垓。下。一。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八。千。子。弟。寫。韓。信。調。軍。寫。衆。將。士。面。埋。伏。寫。烏。江。自。刎。以。爲。文。章。紀。事。之。妙。莫。有。奇。於。此。者。及。見。三。國。當。陽。長。坂。之。文。不。覺。蘇。龍。門。之。復。生。也。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却說鍾繇鍾繇二人攔住趙雲。趙雲挺鎗便刺鍾繇。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繇持戟趕來。馬尾相啣。那戟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釭劍。砍去帶。盛連胸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既寫趙雲又寫寶劍。趙雲不想五十餘員。餘衆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人困馬乏。又見追軍至。分讀者着急。此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反得爲子龍之接妙。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豈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雲喘息而言曰。寫趙

雲喘息愈見上。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多是不能保也。此處又着此疑人。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阿斗一生只是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爲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袁紹將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天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讚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

趙雲懷內小龍眠。

無由撫慰忠臣意。

故把親兒擲馬前。

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於橋上。此處按下趙雲只寫張飛。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可知繁樹枝子馬尾。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描一句在諸將眼中。再寫一張飛。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帶寫孔明。紮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圓睜環眼。隱隱見後軍。

青羅傘蓋。旆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
到在諸將眼中寫張飛此 飛乃厲聲大喝曰。平日不喝此 我乃

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一我字 聲如巨雷。
不獨當時聞者。果即今日 曹操急令

曹軍聞之。盡皆股栗。讀之猶覺其聲如在紙上 曹操急令
去其傘蓋。第一喝聲去 回顧左右曰。我向會聞雲長言

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忽將白馬解
處提照 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

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其聲 曹操見張飛如
此氣概。頗有退心。又在曹操眼 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

動了。第二喝又喝退 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却
是何故。極嘲笑 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儉。驚得肝

膽碎裂。撞倒於馬下。第三喝直喝死 操便回馬而走。於是
諸軍眾將一齊望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

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鎗落盔者。不計其
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前同寫趙雲死戰有死戰

不戰之威。兩樣 後人有詩讚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橫鎗立馬眼圓睜。

一聲好似轟雷震。獨退曹家百萬兵。
却說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

奔逃。與袁紹整河遇關 張遼許褚趕上。扯住轡環。曹操倉
皇失措。猶疑被襲 張遼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

深懼。今急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
前寫趙雲喘息未定是寫趙雲除勇 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

橋探聽消息。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
喚回原隨二十餘騎。解去馬尾樹枝。細令 將橋梁折斷

矣。失算 然後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弟
勇則勇矣。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

不合折斷橋梁。彼必追至矣。妙在不 飛曰。他被吾一喝
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

敢進兵。今折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
百萬之眾。雖涉江漢。可填而過。豈懼一橋之斷耶。方說

投漢津望沔陽路而走。却說曹操使張遼許褚探長坂
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拆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

而去。乃心怯也。曹操料張飛玄德 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
浮橋三座。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

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李典之疑是
信張飛 遂傳號令下火兵進兵。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

張飛

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幾於相誤。之危相似。急命趙雲准備抵敵。

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筍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衆將可努力向前。」

衆將領命。一箇箇奮威追趕。有此一逼更。忽山坡鼓聲。一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又是絕處逢生。

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

此路截出。雲長一過事于此處方發。補出正妙在突如其來。曹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衆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與李典之傳令大軍。

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

雲長問曰：「二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一敘得

不。雲長歎曰：「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事。」第二十四回中事。忽於此處照出來。

玄德曰：「我於此時亦投鼠忌器耳。」追

解前。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人放作此。人之筆。玄德大驚。不特玄德吃驚。讀者至此亦為吃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鑿。立於船頭。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先應其言。後見其化。琦過船

哭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忽哨而至。又作驚人之筆。令讀者再吃一驚。劉琦驚曰：

「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不但疑是曹軍。且又疑是吳軍。此在劉琦意中。想田正與下文魯肅至。

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著孫乾。只雲長劉琦孔明三人分作三衣。相見曾故作驚人之筆。

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孔明一過事。即借孔明口中。補出極省筆。

玄德大悅。合爲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往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收拾軍器。爲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

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特約劉琦接應。却不到江夏變化之極。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頓戰船。停當

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既欲往夏口。却又重到江夏。變化之極。

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伏兵。不

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

江陵來。荆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

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荆州軍民出郭投降。本是玄德欲取

操取江陵。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高之囚。加為大鴻

臚。韓高之囚在二十三回中至此方照應。其餘眾官各有封賞。曹操與眾將

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結連東吳

伏線。當用何計破之。荀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馳檄

江東。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荆州之地。永結

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濟矣。此李左車所謂先聲而後實者也。

操從其計。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軍

共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

來。西連荆。東接斬。黃寨柵。聯絡三百餘里。極寫曹操軍

視衆。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操大

軍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眾謀

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

民殷富。我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

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眾

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定矣。

孔明欲得荆州魯肅亦欲得荆州孔明欲合東吳被曹操所亦欲合劉備以破曹是魯肅識見過人處 權喜從其言。

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却說玄德至江夏。與孔明

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如往投

東吳孫權。以為應援。一邊要來卻又寫孔明使南北

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妙算玄德曰江東人物

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

衆。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

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

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荆州之地。是主

若北軍勝。則我乘勢以取江南可也。此句是實玄德曰。此論

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東孫權差魯

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寫孔明之智遂

問劉琦曰。往日係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問得

孫策之死在二十九回中忽于此處提照。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讎。安得

通慶弔之禮。孫堅之死在第七回中又忽于此處提照孔明曰。然則魯肅之來

非為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以釋家而忽來通禮是猜測不

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

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此今俗語所云門角

定使人迎接。魯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

玄德相見。魯肅此來非為見劉琦正為見玄德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

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為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欲問其軍虛實立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至。即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諸葛孔明四字不消。玄德說出却是說妙甚。兩場火燒得曹操魂飛魄落。何言不知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只劉琦玄德孔明分作三次相見妙甚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得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曰。亮已盡知。然要孫權請救。曰。力未及。隱然要孫權助力。却在直說出來。肅曰。皇叔今將止於此乎。魯肅逼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往投之。偏不說要投孫權。偏說要投吳臣。此等說品。今人多有。學之者。今之醫生。遇人相請。本是閑坐在家。只說要到別家看病。今之先生。求人薦館。本也是沒人。只說又有別家致聘。可發一笑也。肅曰。吳臣糧少。兵微不能自保。焉能容人。又逼近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日暫依之。別有良圖。魯肅只言吳臣不足依。還未說出孫權。權來孔明亦言吳臣只可暫依。亦併不提起孫權。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表英雄多歸附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魯肅此時更耐不得。只得自說出孫將軍來矣。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舊。恐徒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

見他說出孫權來。又故意深開一句。然正是逼近一句。言無心腹之人。可使隱然除却自己。更無人可去矣。妙在只不說出來。肅曰。先生之兄。現為江東參謀。日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將孫軍共議大事。孔明自己要去。却待魯肅請他。連說出妙。立德曰。孔明是吾之師。耳。此則不可相離。安可去也。半响只是孔明魯肅兩人往復之語。耳。此時立德從旁看孔明之意。便來此一句。針鋒相透。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伴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寫魯肅一味老實。孔明玄德兩下會意。抵臉做勢好看之極。魯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正是只因諸葛扁舟去。致使曹兵一日休。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前回寫趙雲。此回寫張飛。寫趙雲是幾番血戰。寫張飛只是一聲叱喝。天下事亦有虛聲而可當實際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實際足以服人。而後隨時之虛聲。足以發德。所以張飛之功。與趙雲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虛聲。而無實際。他人與張老方。我只出一張嘴。嘴也。翼德喝退曹軍。若非有雲長昔日誇獎之語。曹操當時未必如此之懼也。不但此也。翼德橫才立馬於橋上。而曹兵疑為誘敵之計。若非有孔明兩番火攻。聲破曹兵之膽。當時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則非翼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雲長之先聲足以動人。又非雲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孔明之先聲足以奪人耳。玄德將阿斗擲地。亦擲得不差。由後觀之。以一英雄之趙雲。救一無用之劉禪。誠不如勿救矣。然從來豪傑不遇時。庸人多厚福。福之智則劣於父。而其福則過於父。玄德勞苦一生。甫登大寶。未幾而刃反。不如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長坂之役。本是庸主親

虎將之力而得生人反謂虎將積庸主之福而不死為之一歎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若如立德本欲投襄陽忽變而江陵既欲投江
陵又忽變而漢津此猜測之所不及也劉表為孫策之仇劉表未死
孫權方欲攻之劉表既死權忽使人弔之又猜測之所不及也惟推
測不及所以為妙若觀前事便知其有後事則必非妙事觀前文便
知其有後文則必非妙文

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不大急則不大慰當
子龍發出重圍人困馬乏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及見玄德之
時懷中阿斗不見聲息是一疑至翼德斷橋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
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
不知是劉琦又一驚又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不知是孔
明又一疑一急令讀者眼中如猛電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
不意尺幅之內乃有如此變幻也

孔明勸玄德結孫權為按魯肅亦勸孫權結玄德為按所見略同而
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來求我若魯肅一至孔明慌忙出
迎便沒趣矣妙在魯肅求見然後肯出此孔明之巧也一見之後若
孔明先下說詞又沒趣矣妙在孔明並不挑撥魯肅魯肅先來勾搭
孔明又孔明之巧也魯肅欲邀孔明同去若使孔明欣然應允又沒
趣矣妙在玄德假意作難孔明勉強一行又孔明之巧也求人之意
甚急故作不暇求人之意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寫來真是
好看煞人

前看李肅說呂布殺丁原偏等呂布自說出來是一段絕妙文字又
看王允說呂布殺董卓亦等呂布自弄出來又是一段絕妙文字今
看孔明欲往東吳見孫權必待魯肅說出此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
前二段止是兩人往復此則夾一玄德在中前二段一等呂布說出

來時便臨口贊成此則既等魯肅說出來時卻又許不肯愈出愈
幻愈轉愈曲實心悅目羨以過茲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却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那來二人
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
言曹操兵多將廣魯肅第一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
自有對答之語孔明第一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
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見便有曲折權正聚文武於堂上
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體探虛實若
何肅曰已知其略尚容稟說妙在不即

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衆
商議未定在孫權口中發出肅接檄文觀看妙在魯肅眼中
出其略曰

孤近承先帝奉詞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
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獵
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
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
操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論此

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此是論勢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為萬安之策。張昭第一。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張昭只言地利不可恃，衆人又託天意不可違。孫權沈吟不語。孫權第一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張昭第二孫權低頭不語。孫權第二須臾，權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纔衆人所言深誤將軍。衆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二語是。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擢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自爲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衆人是就東吳全勢論子敬，只就孫權一人身上說極其痛快。權歎曰：諸人

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張昭爲孫策所得，士周瑜亦孫策所得，士惟魯肅則孫權自得之，故獨私爲己有。但操新得袁紹之衆，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魯肅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妙在至此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妙在說出孔明又不

見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此是孫權好勝至今，與人風俗往往如此。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次曰：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誤。孔明第二肅乃引孔明至幕下，番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坐。衣裳楚楚，蜂蟻之詩，其爲諸名士詠乎。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手執飄酒器，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張昭之意，即欲借管樂壓倒孔明，俗語所謂借他的拳撞他的嘴也。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小可二字妙意，謂尚不止此。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當面嘲笑，亦是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意不在張昭，而在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說得劉琰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亦是實話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

公可問之，便知虛實。妙在至此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妙在說出孔明又不

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兀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與利除害。剿滅亂賊。不責其不降曹反。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更惡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故意先將他。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將他極口一腔說。更進一層。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當面孔明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亦非大言誇人。染沈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先生忽然講得道。隱然人也。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

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瀕。已極之時。三顧草廬。正是病重時。求名醫耳。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計日。然而博望。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公然自贊。至於劉琰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高擡其親親。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又高擡玄德。其愛民之德。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隱然以玄德比。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說之病。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一個。上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為何如。誘釋曹操便低。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驍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於當陽。計

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亦是當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屈膝求和。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借贊玄德以鄙薄虞翻不能對。了一個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此人直是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騭以蘇秦張儀爲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則贊樂猶云小可罵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人則儀秦亦是豪傑。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僞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借贊儀秦以鄙薄步騭默然無語。又戰勝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傳世至今。天數將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二人皆歸心。但於曹操之強。可至薛綜乃辯其不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稱君父二字。嗚呼。薛綜題目正大。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爲立身之本。公既爲漢臣。則見有不臣之

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既以天數歸之。眞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聲聲侃侃。憤發薛綜。薛綜滿面羞慚。不能對答。又戰勝座上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却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對臣罵主已爲失禮。況又足相曹操更低一着。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耶乎。請安坐聽吾一言。輕曹操既爲曹相國之後。則世爲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猶借曹參罵曹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其實販屨又何足爲辱乎。又以高祖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罵得陸績語塞。又戰勝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一發問得沒要緊。不濟之極。孔明視之。乃嚴畯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

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
若使臥龍以文章名世亦不過蔡邕
 無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
王粲陳琳楊修等輩耳何足為重
 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
又戰勝
 忽又一人大聲曰。公
 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
亦即是嚴
 其
 換。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
 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
 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
 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
看低
 多少文人學士。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
 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曰賦萬言。亦何取哉。
以楊
 莽為當日
 降操者比。程德樞不能對。
又戰勝
 眾人見孔明對答如
 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路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
 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
 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兵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
 關口耶。
彼此問難一在一個擊定作何
衆視其人乃零陵人
 姓黃。名蓋。字公覆。現為東吳糧官。
伏線
 當時黃蓋謂
 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
 論。為我主言之。乃與眾人辯論也。
黃蓋數語倒可勝得
 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
未見周郎與
 曹操戰先見

孔明與諸謀士戰周郎之戰。是舟師水卒。孔明之
 戰。是舌劍唇鋒。然周郎為應兵。孔明亦為應兵耳。於是黃蓋與魯
 肅引見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安放諸葛瑾在此處最
 將亦與孔明辯論。不與孔明辯乎。
孔明施禮曰。賢弟
 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
 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
 過吳侯。却來敘話。說罷。自去。
去得妙若與孔明一同去見孫權
 立席。
魯肅曰。適問所囑。不可有誤。魯肅第三
 孔明點頭
 應諾。
孔明第三
 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
 畢。賜孔明坐。眾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
 只看他講話。孔明致玄德之意。舉魯肅立於孔明之側。
 鬚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
 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
先生前講醫道
 獻茶已畢。孫權
 曰。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
 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
 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
孫權之意專在
 劉豫州兵微。將軍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
 持。
只說玄德兵少尚
 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
 軍約有一百餘萬。
三次應承魯肅至
 權曰。莫非詐乎。孔明
 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

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荊州之軍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索性再說多些。怕氣壞了魯肅。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甚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既問其兵。又問其將者。或兵多而將少。猶不足懼也。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十人。既誇其兵。又誇其將。且又誇其謀。臣更不伯恐。權曰。今曹操平定了荆楚。復有遠圖乎。或兵將雖多。無遠志。猶不足懼也。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准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此句直。通將來。權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爲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勸他先着此一句。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除大難。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荊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是實。反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接兵東甲北面而事之。此句反。若是。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不韙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又逼一句。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降操。先問此句。已是不樂。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

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明明說孫權不及田橫。極惡。前魯肅以爲諸臣皆可降。惟孫權不可降。高待孫權也。今孔明以爲玄德不可降。唯孫權可降。薄待孫權也。孫權聞之安得不怒。孫權聽了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走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有此一折。幾疑孫權之好不合矣。而下文忽轉出無數奇文奇事。令人不測。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即面責。先生之言。藐視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反責孫權。我自破曹之計。汝不問我。我故不言。方纔說出與話。然却是會說出。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爲蓋粉矣。又說出大話。然却是會說出。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息。願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帳。喚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好孫權。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敘話。今在江東亦必與孫權再問。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

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有志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此句是求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此句是恐立孔明日。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言玄德之曹操之眾。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荆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言曹操之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北還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隱然以荆州自處而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唯將軍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眾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說他不如袁紹一發不喜曹操向日兵徵將軍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眾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所謂負薪救火也。張昭第三孫權只低頭不語。孫權第三顧雍曰。劉備因為曹操所敗。

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舌戰之時。願雍獨無孫權沈吟未決。孔明已兵勢虛實。開說明白矣。何向沉吟未決。耶。作者於此。將曹操特欲借此逼出後文周郎耳。不必孫權之果如此也。張昭等出魯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為自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尚在沈吟。都為後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為眾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都為後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前止寫文官且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此處又補寫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眾。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寡不敵眾是懲於劉備容。恐操不容是懲於劉琮因是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姐臨終之語乎。忽將祖母臨孫權如醉方醒。如夢初覺。想出這句話來。正是追思國母臨終語。引得周郎立戰功。畢竟說着甚的。且看下文分解。

孔明將欲以東吳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則是孔明之以舌為兵也。其戰筆端以舌其激孫權亦以舌舌如懸河則以舌為水言揚厲火則又以舌為火蓋雖赤壁之兵未交而臥龍先生先有一番水戰先有一番火戰矣。

劉琮之舉。卽孫權前車之鑒也。琮之臣王柔。刺越等皆爲督官。而琮獨見殺。權而降操。本猶是耳。善乎魯肅之言曰。諸臣皆可降。惟將軍不可降。真金玉之言哉。

文人之病。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大兵將至而口中無數之乎者也。特云子曰。矚刺刺不休。此吾人之清談。宋儒之講學。所以無補于國事也。張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黃蓋叱而止之。大是快事。

玄德客寓荆州。又值蒯衍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之言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荆州自處而分。三國也不幾大言乎。曰。此固草履之所以語先主者也。不但荆州未取。而早爲其意中所有。卽益州未奪。而亦預爲其目中所無。且其時劉表雖亡。而劉璋張魯馬騰張遂尚在。觀其鼎足一隅。豈似未嘗有此數人者。豈非英雄識見有所先定。與曹操青梅煮酒之日。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而孫權亦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何其言之不謬。而相合與。蓋天下惟英雄能識英雄。不待識之於鼎足之時。而蓋識之孤窮之日。每怪今人肉眼見人林矣。則退而童之見人淪落。則鄙而笑之。異故相非。同必相識。英雄之不退。識者正爲天下更無有英雄如此人者耳。

此回文字。曲妙在孔明一至東吳。魯肅卽卽引見孫權。且欲辭歸。此一曲也。又妙在孫權卽請見。必待明日。此再曲也。及至明日。又不卽見孫權。先見衆謀士。此三曲也。又見衆謀士。又被此角辯論。離解。此四曲也。孔明言語既屬衆謀士。又忤孫權。此五曲也。迨孫權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讀者至此。幾疑玄德之與孫權不相合。孔明之至東吳。竟成虛往也。然後下文。孝週路。稱詞洽。情投。將欲通之。忽若阻之。將欲近之。忽若遠之。令人驚疑不定。真是文章妙境。

孫權既聽魯肅之說。定吾身之謀。又聞孔明之言。識彼軍之勢。此時破曹之計決矣。乃復躊躇不斷。疑食俱廢者何哉。蓋非此一折。則後

文周瑜之略不顯。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不必孫權之果出於此。而作者特欲爲後文取勢耳。觀此可悟文章之法。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却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慮不決。乃謂之曰。先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國太遂先姊遺言。先姊却又又是。述伯符遺言。權何不請公瑾問之。孫策遺命。見二十九回中事。忽於此處照權大喜。卽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猶嫌不過。欲逼出周瑜。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那議事軍機。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權去請却爲周瑜自來。魯肅與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細述一遍。不待周瑜問。魯肅先寫魯肅告周瑜。是極寫魯肅。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魯肅一般。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纔歇息。忽報張昭願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問得甚。瑜曰。未知也。假糊。張昭曰。曹操擁衆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尙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且降之。庶免東吳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却執迷不悟。正欲待

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願雍等曰所議皆同
 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
 只用順口 昭等辭去少頃又報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
 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諭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
 屬他人否問得值瑜曰未知也又是假普曰吾等自隨孫
 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
 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甯
 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與兵吾等願效死戰將如武
 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又獨寫衆人皆曰
 吾等皆不願降帶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
 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亦只順口程普等別
 去又未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瑜迎入講
 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
 東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爲使瑾不敢多
 言是遊嫌專候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
 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二語妙甚明說文官周瑜笑曰瑜
 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與對魯肅瑾等辭退忽
 又報呂蒙甘甯等一班兒來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

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前是要降者與要戰分作兩處相
 法各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見今并作一起相見前詳此略筆
 辭去周瑜冷笑不止不知他葫蘆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
 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
 曰今曹操驅衆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
 將軍將軍之意如何先開口瑜曰曹操以天子爲名
 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者易安
 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此是周郎假話所以
 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
 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託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
 全國家爲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周瑜不過欲
 言只是魯肅回答 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權兵革之
 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却欲孔明求助於我故又
 反言以 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未必
 便能得志也又妙在孔明不二人互相爭辯孔明只袖手
 冷笑前寫周瑜冷笑此又寫孔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
 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惡極肅曰先生如何
 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爲合理
 妙極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吾同心好看煞人

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此夾着魯肅一句老實話以禮之妙孔明曰操極

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

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奚落周瑜惡極妙又句句

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

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

付之天命何足惜哉惡極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

受辱於國賊乎又夾着魯肅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

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

扁舟送兩箇人到江上操得此兩人百萬之衆皆卸甲

捲旗而退矣說到此處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

曰江東去此兩人如大木飄一葉太倉滅一粟耳而操

得之必大憂而去且不便說是何人偏瑜又問果用何二

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名曰

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先有此一

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

喬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方說出要他妻子

會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又先有一願

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惡極

矣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其實爲此二女也惡極

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作爲不差人送

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惡極此范蠡獻

西施之計何不速爲之妙在又借一瑜曰操欲得二喬有

何證驗周瑜不即怒甚曲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

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

單道他家合爲天子又先有一誓取二喬似有詩爲證曰

此賦公能記否即發怒甚孔明曰吾愛其文華美賞

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又核實一句不孔明即時誦銅雀

臺賦云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

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直

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

園果之滋榮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

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今若

今孔明易此二語便長空之驟驟此橋也非喬也

輕刻在二喬身上去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

欣羣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

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尊貴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旌旄以遨遊兮。迴鸞駕而周章。息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至此不得不怒。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乎。偏說民間二字作爲

瑜曰。公有所不知。知之大番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伴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惡極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既知是他妻子及其主之嫂矣。又故意說此兩句惡意妙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曹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說方

出與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前此說假話本欲孔明來求我今却孔明曰。若蒙不棄。願効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興兵。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

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前孔明入見止列着文官今周瑜入見。見衆列着武官兩番寫來各自好看少頃。周

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聽賦而怒見檄而其怒。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與衆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問得快極之極權曰。張

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昨日隨口答應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

江耳。今操橫釐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知且降。更圖後計。不知圖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一句周郎罵勝於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旦廢棄。權

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即不當降操且操

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爲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此處忽提馬騰爲前文重承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一忌也。爲後蔡瑁張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二忌也。時值隆冬。爲後文惜東風伏擊

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後
獻速瑛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
計伏筆以大計論之則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
又不必降操其言
甚壯權變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
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與對孔明孤與老
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對
一魯肅語瑜曰臣為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
狐疑不決又反激孫權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
官將有再言降曹者與此案同張昭此時言罷便將此
劍賜周瑜即封瑜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
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得
出色瑜受了劍對眾言曰吾奉主公之命率眾破曹諸
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
五十四斬施行寫得周瑜聲勢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眾文
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
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
軍心尚未穩不可以決策也拔劍欲案之後又說他心瑜曰
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
將軍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孫權

曹兵多寡為問孔明便從此看出他心未穩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
權以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
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眾耳他無所疑以
先生料事如見瑜笑曰瑜特為此特來開解主公主公因見操
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
實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
袁氏之眾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疑未服料北來軍兵平
數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眾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
五萬兵自足破之其言甚壯願主公勿以為慮權撫瑜背曰
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
與孤同心耳又帶馬張昭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
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為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
意便還就孤不算勝先算孤當親與曹賊決戰更無他疑
其言亦甚壯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着吳侯之心其
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周郎欲
正是孔明曰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
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周郎思
敬只思孔明思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為江東之患不是患孔明乃患
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豈不妙

說瑜善其言。可見周郎非志勝己者特次日平明瑜赴行營

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

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

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周郎初點兵時程普以年少輕周郎

明正復相似。瑜令衆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

操弄權莫於董卓囚天子於許昌屯暴兵於境上吾今

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

勞罰罪並不徇縱。齊師之言亦明大令畢即差韓當黃蓋

為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即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

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太

史慈呂蒙為第四隊陸遜董襲為第五隊呂範朱治為

四方通警使催督六部官軍水陸並進。只五剋期取齊

觀其調撥如有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

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

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

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關張之服孔明即在秦統之後程普

遜謝次日瑜請諸葛瑾謂曰令孔明有弟王佐之才如

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

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則主公既得良輔。此句為孫權

是周郎本意

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此句為諸葛豈不美哉先生幸即

一行瑾曰瑾自至江東愧無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効

力即時上馬逕投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訴

關情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

來說我也。見難雄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答應瑾曰

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

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日暮相聚視夷齊之為

人能無愧乎。亦善於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

義也。此言弟不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

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上不愧為漢臣

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此言兄可不識

兄意以為何如瑾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說了我也可

矣遂無言回答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孔明之言瑜

曰公意若何。問得瑾曰吾受孫將軍厚恩安肯相背瑜

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孔明之計。在他

面前不好說正是智與智逢宜必合才和才角又難容畢

竟周瑜何計伏孔明下文分解

孫權破操之計必待周瑜決之者非決之以周瑜之言而實決之以

孫策臨終之語則謂周瑜之破操一孫策破操可也不但此也孫策

之語孫權能憶之者憶之以權母臨終之言而又憶之以母妹憶姊

之言也。則謂周瑜之既操一吳氏兩夫人之破操可也。且周瑜破操之計必待孔明激之者。非激之以孔明而激之以二喬也。則謂周瑜之破操一大喬小喬之破操可也。亦赤壁鏖兵一場大得婦人之方居多。婦人真可畏哉。

張昭不負孫策付託之重。或解之曰。內事不決問張昭。原不當以外事問之。不知天下未有能謀內事而不能謀外事者。又有不能謀外事而能謀內事者。據外乃所以安內。外患至而不能捍。謂之知內吾不信也。

前卷孫權謂孔明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是孔明之激怒孫權。而救孫權之求助於玄德也。此卷周瑜謂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周瑜之求助於孔明也。本是玄德求助於孫權。却能使孫權反求助於玄德。本是孔明求助於周瑜。却能使周瑜反求助於孔明。孔明之智真妙絕千古。

周瑜拒操之志早已決於胸中。而詐言降曹者。是以言挑撥孔明。欲使其求助於我也。魯肅不知其詐。而極力爭之。孔明知其詐。而隨口順之。瑜亮二人各自使乖。各說假話。大家暗猜着大家。只做出不知而中間夾着一至誠之魯肅。時出幾句老實話。以形之寫來。真是好看煞人。

入門問諱。豈有入其國而不知其國之夫人者乎。或疑孔明二喬之說。乃演義排點耳。非真有是言也。然吾讀杜牧之詩。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則使孔明不借風。周郎不縱火。將二喬之為二喬。其不等於張濟之妻袁熙之婦者。幾希矣。事既非曹操之所無說。何必非孔明之所有。

銅雀春賦云。連二橋於東西。今若長空之繡練。此言東西有玉龍金鳳之兩臺。而接之以橋也。以繡練比之。即阿房賦所謂長橋臥波。采

雲何龍。複道凌空。不齊何虹者也。孔明乃將橋字改作喬字。將西字改作南字。將連字改作攬字。而下句則全改之。遂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可謂善改文章者矣。劉貢父患瘋疾。蘇子瞻戲改大風歌以嘲之。曰。大風起兮。浪飛揚。安得狂士兮。守鼻梁。其殆學孔明之改賦乎。以橋作喬。此讀別字也。以孔明欲欺周郎。故有意為之。奈何近世孔明之多乎。弄璋而以爲弄璋矣。伏臘而以爲伏臘矣。幸而以爲幸。金根而以爲金銀矣。吾不知其將誰何人。將施何計。而亦學孔明之改別字也。爲之一笑。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爲玄德所有。則忌之使孔明而爲東吳所有。則不忌也。觀其使諸葛瑾招之之意。可見矣。非若腐涓之忌孫臏。同事一君而必欲殺之。而後快也。一則在異國而招之。使入我國。一則在我國而騙之。使入異國。試以腐涓較周瑜。則周瑜真愛孔明之至耳。

第四十五回 三江水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却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轉恨孔明。存心欲謀殺之。次日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繼後。瑜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是邀孔明不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是邀孔明不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傍依西山結營。週圍屯住。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孔明之舟如一葉。孔明之身亦如一葉。以一葉之身寄於東吳。而安如泰山。真神人也。周瑜分撥已定。使人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敘禮畢。瑜曰。昔

曹援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也三十回中事於此處提照今操兵八十三萬我兵只五六萬安能拒之亦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我已探知操軍糧草俱屯於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敢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輩吾亦助兵千人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彼此各為主人之事幸勿推調天下誰不懷說好孔明暗思此因說我不動設計害我我若推調必為所笑不如應之別有計議乃欣然領諾寫孔明乖覺只瑜大喜孔明辭出魯肅密謂瑜曰公使孔明劫糧是何意見瑜曰吾欲殺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絕後患耳寫周瑜使便肅聞言乃往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只見孔明略無難色整點軍馬要行妙人飛虎肅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功否寫魯肅忠厚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又用反激語先肅曰吾與公瑾何謂一能孔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此句周公瑾但堰水戰不能陸戰耳此句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瑜怒曰何欺我不能陸戰耶不用他去

我自引一萬馬軍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寫孔明耐得寫肅又將此言告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使曹操殺吾耳方纔說破他吾故以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功可成如各相謀害大事休矣此以正言教之操賊多謀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公瑾若去必為所擒此以忠告之今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伏筆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魯肅遂連夜回見周瑜備述孔明之言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識勝吾十倍今不除之後必為我國之禍愈敬之愈服肅曰今用人之際望以國家為重是主且彼破曹之後圖之未晚此句是實處處寫魯瑜然其說却說立德分付劉琦守江夏自領眾將引兵往夏口遙望江南岸旗幟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紮立德聚眾曰孔明一去東吳杳無音信不知事體何如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無久脫水立德曰願往立德乃備羊酒禮物令糜竺至東吳以犒軍為名探聽虛實立德領駕小舟流而下逕至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立德相敬之意獻

上酒禮。瑜受訖，設宴款待糜竺。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願與同回。瑜曰：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既不放去

又不合與糜竺相見。又寫周瑜不懷好意吾亦欲見劉豫州，共議良策。奈身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不放孔明去

來寫周瑜之意。竺應諾拜辭而回。肅問瑜曰：公欲見玄德，不懷好意了。又寫魯肅老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不可不除。有何計議？實以視周瑜

瑜曰：玄德除一後患，既欲殺孔明，又欲殺玄德，何又吾今乘機誘至殺之，實為國家除一後患。既欲殺孔明又欲殺玄德肅再三勸諫，厚以視周瑜。瑜只不聽。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看吾擲杯為號，便出下手。讀至此為

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議。玄德便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又寫玄德雲長諫曰：周瑜多謀之士，又無孔明，精細之極，恐其中有詐，不可輕去。前襄陽赴會，是關公勸行阻前，後相類

玄德曰：我今結束吳，以共破曹。操周郎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兩相猜忌，事不諧矣。玄德只防雲長曰：兄長若堅意要去，弟願同往。寫關張飛曰：我也跟去。寫翼玄德曰：只雲長隨我去，翼德與子龍守寨。

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分付畢，即與雲長乘小舟，并從人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是關公隨去，前是三百步卒，今只

二十餘人。又玄德觀看江東樓船戰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心中甚喜。又寫玄德忠軍士飛報周郎，劉豫州來了。瑜問帶多少船隻來。軍士答曰：只有一隻船，二十餘人。瑜笑曰：此人命合休矣。讀至此又為乃命刀斧手先

埋伏定，然後出寨迎接。玄德引雲長等二十人，直到中軍帳，叙禮畢。瑜請玄德上坐。天下惟不懷好意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備不才何煩將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周瑜設宴相待，且說孔明偶來江邊，聞說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喫了一驚。此一驚非小急入中軍帳，竊看動靜。只見

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孔明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讀者至此必疑下文定是孔明回視玄德，談笑自如。若履危而不知使却見玄德背後一人按劍而立，乃雲長也。在孔明眼中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遂不復入，乃回身至江邊等候。與玄德相見即瑜與玄德飲宴，酒行數巡，瑜起身把盞，猛見雲長按劍立於玄德背後。再在周瑜眼中忙問何人。玄德曰：吾弟關雲長也。瑜驚曰：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二十五回中事玄德曰：然也。瑜大驚，汗流滿面，便斟酒與雲長把盞。不是寫周瑜少頃，魯肅入，玄德曰：孔明何在？煩子敬請來一會。瑜曰：且待破了曹操，與孔

明相會未遲。又不肯效孔明相見 玄德不敢再言。雲長以目視玄德。寫周瑜不懷好意 玄德會意，即起身辭瑜曰：「備暫告別，即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叩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玄德別了周瑜，與雲長等來至江邊，只見孔明已在舟中。孔明真是 玄德大喜，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愕然曰：「不知也。」孔明曰：「若無雲長，主公幾為周郎所害矣。」玄德方纔省悟。忠厚老實 便請孔明同回樊口。孔明曰：「亮雖居虎口，安如泰山。」制虎 惟龍能 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候用，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可令子龍駕小舟來南岸邊等候，切勿有誤。為後文伏筆 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預先算定真 玄德再欲問時，孔明催促玄德作速，閉船言訖，自回。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行不數里，忽見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船頭上一員大將橫矛而立，乃張飛也。因恐玄德有失，雲長獨力難支，特來接應。前已寫過雲長 於是三人一同回寨，不在話下。却說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魯肅入問曰：「公既誘玄德至此，為何又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與玄德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此處方纔 肅愕然，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瑜喚入，使者呈上

書看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將書扯碎，擲於地上。此封書亦可作 喝斬來使。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此人頭回而身不回矣當隨 令甘肅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今遣二隊迎敵，每隊二人 一人與前甚是變換，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船，鳴鼓呐喊而進。却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為前部，操自為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為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肅也，誰敢來與我決戰？」蔡瑁令弟蔡璉前進，兩船將近，甘肅拈弓搭箭，望蔡璉射來，應弦而倒。先寫先 甯遂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隊中。次寫左 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甘肅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總寫 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着礮者，不計其數。從巳時直殺到未時，周瑜雖得利，只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此孔明所謂先挫北軍銳氣者也 曹軍敗回，操登早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為

所敗是汝等不用心耳。爲下文曹操殺二人張本蔡瑁曰：荆州水軍

久不操練，徐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爾致敗。今當先

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荆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

可用之。操曰：汝既爲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稟

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

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爲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

爲周瑜謀殺二人張本至晚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早寨三

百餘里，煙火不絕。曹操軍中之火機與絕妙却說周瑜得勝

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當夜瑜登高

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

光也。又寫火光頂爲下文瑜亦心驚。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

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

各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命下

了釘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

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

思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

然後可以破曹。爲後文賺將蔡瑁張本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

說：周瑜備着吾寨，操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旗號動

急，教收起釘石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檣桿望江面上如

飛而去。極寫南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

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操問衆將曰：昨日輪

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深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

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

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周瑜既觀水寨

渡江離間蔡瑁張允而將幹請往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

蔣，名幹，字子翼，現爲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周公瑾

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誰知此去倒

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

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布袍，駕一隻小

舟，徑到周瑜寨中，命傳報。故人蔣幹相訪，周瑜正在帳

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遂與衆將附耳

低言如此如此。妙在不敘明所授何衆將應命而去。瑜整

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葛巾布

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

曹氏作說客耶？妙在開口便說被他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

舊，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聽，聞

弦歌而知雅意。趣甚不憚稱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

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敘禮畢，坐定，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誇耀江東人物。與文官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誇耀江東軍容。瑜都教相見畢，就列於兩傍而坐。大張筵席，奏中軍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衆將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前妙在說破他是說客，此又開口，妙在說他並不是說客，使他不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敘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即斬之。一發使他開口，太史慈應諾，按劍坐於席上。虛朱侯盛酒是禁人送席，今太史慈盛酒是戒言公事，此等底官，莫是怕人。蔣幹驚愕，不敢多言。開口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為下文詐醉本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全裝，價帶持戈執戟而立。誇耀江東軍威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又誇耀江東軍糧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伴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為過。瑜執幹手曰：

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說得風流慷慨，一發使他開口不言罷大笑。蔣幹面如土色。瑜復攜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會，可名羣英會。盛稱江東得士非獨誇示，蔣幹正以誇示曹操也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曰：

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狂吟。

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撤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伴作大醉之狀，携幹入帳，共寢。瑜和衣臥倒，嘔吐狼藉。蔣幹如何睡得着。妙在攪得他不能穩睡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牀偷視之，却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惡極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曹操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曹賊之首既賜之以又賜之以帳中且住教你看曹賊之首又復塞一句宛然及幹問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曹賊之首然復塞一句宛然及幹問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曹上將近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絕妙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又宛然是那人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既許非離既許說又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絕妙子翼絕將幹只妝睡着前是周瑜假睡此又是蔣幹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既騙之以帳中醉話又騙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只一句勾了正不消多聽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翼妙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不料已受人騙瑜亦解衣就寢許策已完可幹尋思周瑜是箇精細人天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却睡着幾番許醒又幾番許睡可謂神於騙矣幹戴上巾帽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皆是周

續保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四十五回

幹下船飛棹回見曹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瑾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動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爲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瑾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耶前只是蔣幹中計今曹操亦中計了即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曰軍尚未曾練熟不可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若更曹操出書示之實以謀反而二人矣○正妙在不說明白致二人驚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失語宛然是操謀已洩不能抵對聰明人只好後人有詩嘆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 一時詭計中周郎
蔡張賣主求生計 誰料今朝劍下亡

衆將見殺了張蔡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中計却不肯認錯聰明人吃騙往往不肯認錯不獨曹操爲然也乃謂衆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衆皆嗟呀不已操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想二人火星進命矣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剷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操不破乎瑜曰吾料

三三

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
嘴也。編造將幹賊過曹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
便當回報。正是：遠將反間成功事。去試從旁冷眼人。未
知肅去問孔明。還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凡大功之成。必有其端之先見。而所謂端者。又有順有逆。敵方疑
我而我先小敗。以驕其志。此端之逆見也。敵方輕我而我先小勝
以挫其銳。此端之順見也。曹操當劉琮新降。豫州新敗之後。庸倦
刺襄。氣吞吳會。驕盈極矣。是不可不先有以挫之。周郎以江口之小
勝。預為赤壁之見端。殆不用逆而用順者乎。

玄德有漢溪驪馬一事。在前可謂險矣。而此處江口勞軍之事。則愈
險。豈長有單刀赴會一事。在後可謂奇矣。而此處江口相從之事。則
已奇。險莫險於此。不知奇莫奇於此。不露聲理。追之而倉皇出奔。是知其
險者也。周瑜送之而從容作別。是不知其險者也。却荆州之請。而以
言折魯肅。是露其奇者也。立玄德之後。而以不言。魯周瑜。是不露其
奇者也。前後兩番。極其相類。又極其相反。真妙不可言。

文有正視有反視。寫魯肅老實。以視孔明之乖巧。是反視也。寫周瑜
乖巧。以視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視也。譬如國色者。以視女形之
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覺其更美。寫虎將者。以視夫形之而勇。不
若以勇夫形之而覺其更勇。讀此可悟文章相視之法。

孔明未出草廬之時。即日外結孫權。欲荆州之守。關公欲分兵拒吳。
則孔明止之。關公之沒。玄德欲與兵伐吳。則孔明諫之。至白帝託孤。
以後終孔明之世。未嘗與吳相惡。蓋欲結之以共討漢賊也。惟魯肅
之見與孔明合。而周瑜之見獨與魯肅殊。肅方引孔明以和。而瑜
則欲殺孔明。肅方引玄德以相助。而瑜又欲殺玄德。是瑜之不及魯
肅遠矣。雖然。肅知玄德與孔明之為人傑。故欲待之以為援。周瑜亦

知玄德孔明之為人傑。故必欲殺之。以絕患。天下非人傑不能知人
傑。嗚呼。瑜亦人傑矣哉。

玄德水鏡莊上聽元直之語。妙在句句明白。蔣幹在周瑜帳中聽軍
士之語。妙在不甚明白。玄德耳中雖甚明白。心中不知元直為誰。却
是不明白。蔣幹耳中雖不明白。眼中已見張蔡降書。却是極明白。兩
樣聽法。亦作兩樣猜法。前後各各入妙。

陳宮在路上拾得玄德與曹操書。妙在千萬真。蔣幹在帳中拾得
張蔡與周瑜書。妙在疑真疑假。呂布見書。更無不信。曹操見書。却信
後疑。陳宮所拾之書。並非曹操所作。蔣幹所拾之書。却是周瑜所為。
一樣拾法。兩樣來歷。前後又各各入妙。

秦慶童進書承私語。只一句兩句。妙在慶童不解。蔣幹進周瑜私語。
亦只一句兩句。妙在蔣幹先知。慶童所應有。發狀為證。却是曹操授
出。蔣幹所應有。降書為證。却是蔣幹帶來。一樣進法。兩樣詳法。前後
又各各入妙。

周瑜許睡。是騙蔣幹。許睡。又騙周瑜。周瑜假呼。蔣幹是明知其
許睡。蔣幹不應。周瑜是不知其許。呼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蔣幹之醒
醒。却是夢。妙在先說。假他是說。客使他的口。不得又妙在說他不是。
說客一發。使他開口。不得妙在夢中。呼子翼罵賊。使他十分疑。惡
又妙在醒來。忘却呼子翼罵賊。一發。使他十分疑。惡周瑜假做
疎。却步步是密。蔣幹自道極疎。却步步是采。寫來真是好看。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 孔明借箭 獻密計 黃蓋受刑

却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
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
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

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妙在不等他出。不想黑夜之事。說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早已知之矣。孔明早已知之矣。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又已知之矣。今蔡張二人既死。江東無慮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氈子。禁爲水軍都督。則這兩箇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爲後文亦肅聽了。閉不得口。肅見周郎開口不得。魯肅應諾而去。同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寫魯肅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卻被曹操笑也。寫魯肅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此直欲自殺之。肅曰：何以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即說出來。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此語反是。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前使

今使造箭。前使斷糧。是周瑜自說。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今要用箭。卻待孔明先說妙甚。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今要用箭。卻待孔明先說妙甚。孔明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期限已促。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悞大事。爲促反以爲緩。妙。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已立限。真奇絕妙。絕。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受罰不待周郎說。備。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說詞妙。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已算定。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是疑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誰知乃是萬古。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惡極讀者至此。當爲孔明着急。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卻來回報。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爲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不知者讀至此。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

上皆用青布為幔各束草千餘箇分布兩邊吾別有妙

用箭料甚奇不知如何妙法第二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奇只不可又教

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破矣切却是肅允諾卻不解

其意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前不肅周瑜是若

周瑜是忠厚處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

理瑜大疑曰日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卻說魯肅私

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束草等物

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放過

第二日亦不動又放過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兩日

至第三日又四更時分險到沒去處矣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

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正不知箭在肅曰何

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與周瑜對遂命將二

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

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此是預孔明促舟而進

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州而

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

千丈天蜈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惑夫鬼神之所

憑依英雄之所戰守也時而陰陽既亂味爽不分訝

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與薪而莫覩惟金鼓

之可聞初若溟濛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

海之鯤鯨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混混茫茫浩乎無

際鯨鯢出水而騰波蛟龍潛淵而吞氣又如梅林收

溽春陰釀寒溟溟漠漠浩浩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

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沈淪於岩壑漁舟一葉驚

出沒于波瀾甚則穹昊無光朝陽失色返白晝為昏

黃變丹山為水碧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深淺離婁

之明焉能辨乎咫尺於是馮夷息浪屏翳收功魚鱉

遁跡鳥獸潛踪隔斷蓬萊之島暗闔閭闔之宮恍惚

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雜沓若寒雲之欲同乃能

中隱毒蛇因之而為瘴癘內藏妖魅憑之而為禍害

降疾厄於人間加風塵於塞外小民遇之失傷大人

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于洪荒混天地為大塊

當夜五更時候限三日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

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呐喊取箭之魯肅

驚曰偷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于重

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酌酒

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

箭亦是

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挽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早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二千火速到江邊助射。勝此與工比及號令到時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先走一起少頃早寨內弓弩手亦到。又是一起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

孔明教把船吊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我受之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不消膠漆翎毛箭已完辦孔明則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曹操謀其奉中孔明則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豈不甚便？此時應領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天文一句是主下幾句皆說亮於二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孔明雲霧中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是要殺我，我命

係於天，公瑾豈能害我哉？此時方纔說做魯肅拜服。船時到岸，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人有詩讚曰：

一天濃霧滿長江，遠近難分水渺茫。
驟雨飛蝗來戰艦，孔明今日伏周郎。

孔明今日伏周郎，使人敬服。孔明曰：詭譎小計，何足為奇？自謙處正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前問用何兵器是假問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為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八十三萬大軍盡于兩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以箭射船是金冠木以火燒兵是火冠金○二火相合瑜曰：既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

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又

博望新野。然必不為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曹操料之字水

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却說曹操平白地折了十

五六萬箭。江東得箭十餘萬。曹操失箭十五萬。大半射在船小

等文亦無。半射落水。中矣。若曹操亦整整只失得十萬箭。不唯無此

此等事也。心中氣悶。荀攸進計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

人用計。急切難破。可差人去東吳詐降。為好細內應。以

通消息。方可圖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

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

蔡中。蔡和。現為副將。丞相可以恩結之。差往詐降。東吳

必不見疑。二蔡詐降以殺元操從之。當夜密喚二人入帳

騙付曰。汝二人可用些少軍士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

使人密報。事成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

妻子皆在荊州。安敢懷二心。丞相勿疑。曹操之不疑者在

亦在。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獻於麾下。此周瑜之不信者

賊之首。操厚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將幹作說客只

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

蔡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曰。吾兄無罪。被

操賊所殺。吾二人欲報仇。特來投降。殺蔡瑁者周瑜也。欲

望賜收錄。願為前部。瑜大喜。大喜者非喜其真重賞二

人。即命與甘甯為前部。二人拜謝。以為中計。瑜密喚甘

甯分付曰。此二人不帶家小。非真降也。正與二蔡對

操使來為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通報消息。黃

蓋伏。汝可嚴勤相待。就裏隄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

兩個祭旗。後文事先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甘甯領命而

去。魯肅入見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多應是詐。不可收

用。此非魯肅老實瑜叱曰。彼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

來降。何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更詐

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孔明

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

刺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一

妙。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并暗着魯肅所肅方纔省

悟。却說周瑜夜坐帳中。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

哭兀。瑜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見教。蓋曰。彼乘我寡。不

可久持。何不用火攻之。孔明公瑾掌中之瑜曰。誰教公獻

此計。前戒孔明勿漏泄今問此蓋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

之所教也。非學古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

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爲我行詐降計耳。自欲使人

詐降故深喜敵人來詐降及有敵人來詐降却恨無自家人去詐降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

些苦。彼如何肯信。炎上作苦欲用火攻安得不苦蓋曰某受孫氏厚恩。雖

肝腦塗地亦無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周瑜苦心黃蓋苦肉蓋曰某死亦無怨

遂謝而出。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

今令諸將各領三箇月糧草。準備禦敵。下文破敵只在三月反破

下言未訖。黃蓋進曰。莫說三箇月。便支三十箇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箇月破的。便破。若是這箇月破不的。

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先說要降

本○反將前文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主公之命督

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斬。將前文欲今兩軍相敵之際。

汝敢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將

黃蓋斬訖報來。明知衆將必勸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

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汝來。前說要降與張昭相應

相。瑜大怒。喝令速斬。越姓甘甯進前告曰。公覆乃東

吳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

左右將甘甯亂棒打出。前收二公是假喜今打黃蓋衆官皆

跪告曰。黃蓋罪固當誅。但於軍不利。望都督寬恕。權且

記罪。破曹之後。斬亦未遲。瑜怒未息。越姓衆官苦苦告

求。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須斬首。今日免死。命左右

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越姓衆官又告免。瑜

推翻案桌。叱退衆官。喝教行杖。越姓將黃蓋剝了衣服。

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衆官又復苦苦求免。瑜躍起

指蓋曰。汝敢小覷我耶。正對那有汝來且記下五十棍。

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此時苦肉計已畢

露出破綻來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

歸本寨。昏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往看問

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

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

不發一語。在魯肅口中插叙孔明笑曰。子敬。我不以老實

以平。魯待子敬。早疑。孔明適問光景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

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

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甘甯知之而勸勸亦是詐孔

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

公覆去詐降。卻教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見子敬見公

嘴不得孔明孔明 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帳後肅曰

又娶公！妙 肅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

不安者瑜曰孔明之言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

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誰知反被肅曰何謂也瑜曰

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

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前二蔡之降非詐是

非真却肅子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卻不敢明言周郎不瞞子

且說黃蓋臥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

長吁而已忽報參謀闕澤來問蓋令請入臥內叱退左

右闕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澤曰然則

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不用黃蓋說明先蓋曰何以知

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着八九分識得十分蓋曰某

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為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吾雖

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為心腹者唯公

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

我獻詐降書耳又不用黃蓋說明先蓋曰實有此意未知

肯否闕澤欣然領諾正是勇將輕身思報主謀臣為國

有同心未知闕澤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周瑜欲斬北軍之糧明知其斷不成智也孔明欲造江東之箭明知

其造不成亦智也乃周瑜不備不能使北軍無糧而孔明

却能使江東有箭則孔明之智與周瑜之智却使周瑜不知

孔明之智為尤奇矣十日之限已可提而縮至三日者急十

甚危偏又放過兩日令讀不閱至第三日之夜為孔明十分

分擔憂幾於水盡山窮徑斷路絕而不意奏功俄頃報命一朝真乃

妙事妙文

借箭之計其利有三使東吳得十萬箭之用一利也既得十萬箭之

用而又省造十萬箭之費是以二十萬箭之利與江東也二利也我

有所得則利在我我縱無所得而能使敵有所失則利亦在我今我

得十萬箭之用省造十萬箭之費而又令曹軍有十餘萬箭之失是

以三十餘萬箭之利與江東也三利也在孔明不過施一小計而其

利至於如此真不愧軍師之稱哉

孔明用計之妙善於用借破北軍者既借江東之兵而助江東者即

借北軍之箭是借於東又借於北也取箭者既借魯肅之舟而疑操

者復借一江之箭是借於人又借於天也兵可借箭可借於是乎東

風亦可借荆州亦無不可借矣

周瑜以蔡瑁張允之書賺曹操而曹操即以蔡中蔡和之假降賺周

瑜此相報之巧也曹操以二蔡之詐降賺周瑜而周瑜即假二蔡之

詐降以賺曹操又相報之巧也乃蔡瑁張允實未嘗叛曹操而操

誤信其事蔡中蔡和明明是來降周瑜而瑜已知其非則操之巧不

如瑜操使游說之客於敵國適以殺吾軍得力之人瑜納詐降之勝

於彼軍遂借以通我將詐降之信則瑜之巧過於操兩智相較兩詐

相敵寫來真足動心悅目

孔明掌中之字與周瑜掌中之字不約而同此合掌文字也又卷之

以黃蓋之言是三人之文皆為合掌矣孔明新野之火與博望之火

大同小異此重復字也又將繼之以赤壁之火是一人之文而三番重復矣然必文如公瑾方許其合掌文如孔明方不厭其重復每怪今人作文動手便合落筆便重彼此只是一般前後更不添換何不即取周瑜孔明之文而讀之耶

黃蓋苦肉之計苟非黃蓋之所自願此皆周瑜之所能使哉周瑜深欲用此計而恨未得黃蓋之一人唯黃蓋真能舍此身而後可行苦肉之計耳作者於此不是寫周瑜之智正是寫黃蓋之忠亦只是寫黃蓋之忠不是寫周瑜之智

周瑜反間之謀只好黑夜差編將黃蓋苦肉之計偏要白日裏瞞衆人蓋不瞞衆人恐瞞不得曹操也曹操之殺蔡瑁是其周瑜偏識二蔡之降爲假黃蓋之詐周瑜是假二蔡已認周瑜之怒爲真蓋欲瞞曹操又必須先瞞二蔡也乃衆人可瞞二蔡可瞞曹操而孔明必不可瞞不但公瑾不能瞞孔明而孔明反瞞子敬以瞞公瑾則孔明之智又高公瑾數頭

吾嘗觀苦肉之計而嘆其計之行亦有天意焉蓋此計之可慮者有三使黃蓋受棒太疼而至於死雖捐軀而無補於國事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一可慮也使衆將不知有憤激而生變者則弄假成真未圖後軍而先致我軍之叛二可慮也又使曹操懲於蔣幹之欺欺拒蓋之降而不納則黃蓋徒然受刑周瑜枉自枉竊適爲曹操所笑三可慮也乃黃蓋不死諸將不叛曹操不疑而周郎竟以此成功豈非天哉

第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却說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便不遺忘口才辨給少有膽氣

續後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四十七回

孫權召爲參謀與黃蓋最相善百忙中路逃關澤生平不煩不略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欲使獻詐降書澤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其言大有膽氣可見無膽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黃蓋拜關澤正與澤曰事不可緩即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極寫黃蓋而只就當夜扮作漁翁以書作釣以爲半皮扁舟駕小舟望北岸而行是夜寒星滿天關澤點三更時候機密之至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擊任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關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入來軍士見關澤至只見帳上燈燭輝煌曹操憑几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開口便用操曰吾與東吳且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衆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爲報讎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徑來爲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何處關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略曰

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此二句妙在先說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有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褊懷淺慧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爲所播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衆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軍仗隨船獻納計用專在此泣血拜白萬勿見疑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你敢來戲侮我耶二人機謀被他明明道破讀者至此爲黃蓋憤又爲關澤愛矣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關澤簇下急教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寫關澤真操敬牽回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晒笑澤是有膽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笑黃公覆正是笑你却寫關澤真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寫關澤真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僞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奸雄自負詭計澤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操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今你有什么理說關澤待曹

操問而後言曹操亦待關澤問而後說頗跌有勢關澤聽罷大笑曰虧汝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儘若交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自負有智騙要笑他無學純用反激語妙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妙在不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肯說在不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正要逼他說此句然後說耳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儻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這裡反來接應事必泄漏但可觀便而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學之輩也寫關澤真是能讀書人口又見關澤激曹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懷惟聰明人能轉變亦惟聰明人操着騙耳既已道破又破騙過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爲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先罵後諷罵則極其罵操取酒待之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關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爲實實也妙在曹操不說關澤亦不問大家心聰明白如將幹至周瑜帳中聽帳外人語一假一真各各入妙操曰煩先

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

應時日之妙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

密人去妙在不肯去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澤再三推

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當行矣妙在欲去又

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

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辨則蓋受苦矣黃蓋

耳不似今人之不肯捨身但能掉舌也澤曰吾今去甘甯寨中

探蔡中蔡和消息先在前操坐中聽得再向甘蓋曰甚善澤

至甯寨甯接入澤曰將軍昨為救黃公覆被周公瑾所

辱吾甚不平妙在反言甯笑而不答寫甘甯是解人笑者與關

也正語間蔡和蔡中至澤以目送甘甯甘甯以笑關澤以目

甯會意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為念我

今被辱羞見江左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姓一

個澤乃虛與甯耳邊低語甯低頭不言長歎數聲兩個

做樣好蔡和蔡中見澤甯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

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來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

知耶妙在假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蔡和此時

失色甘甯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為窺破不可不殺之以

滅口一個失驚一個伴怒各蔡和蔡中慌曰二公勿憂吾亦

當以心腹之事相告了又來甯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

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二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

驅他兩路妙在詐甯曰汝言果真乎作不信二人齊聲曰安

敢相欺甯伴喜曰若如此是天賜其便也前已寫過關澤

甘甯說話不取一語只用二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

丞相矣曹操席上所見關澤澤曰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

相今特來見與竊相約同降耳此處方用甯曰大丈夫既

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前既假借周瑜此又於是四人共

飲同論心事二蔡即時寫書密報曹操說甘甯與某同

為內應關幹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妙在各

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即

是也為後文亦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眾

謀士商議曰江左甘甯被周瑜所辱願為內應黃蓋受

責令關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寫曹操誰敢直入周瑜

寨中探聽實信不是又使一個人去蔣幹進曰某前日空

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

回報丞相操大喜即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徑到江

南水寨邊蔣幹第一番渡江只送兩個水軍都督便使人傳報

周瑜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

囑咐魯肅請龐士元來爲我如此如此。今番又要送去一封假書。人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魯肅曾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伏龍鳳雛所見合軍文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可成功也。曹操作油練兵取名玄武爲朱雀平肅以告瑜瑜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爲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周瑜沈吟未決正尋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蔣幹之功不瑜大喜一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入寨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前番蓋款有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我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同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正該謝他反去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殺他不當人了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間便要破曹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

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去未遲。若不是他渡江周瑜已入帳後去了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幹於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與關澤渡江時一般景致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又寫燈光與後文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挂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在此處方纔出現喜曰久聞先生大名今何僻居於此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龐統獨下之語與周瑜帳下之語公乃何人幹曰吾蔣幹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甘肅關澤屬二蔡龐統又於是與蔣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飛掉投江北既至操寨幹先入見備述前事操聞鳳雛先生來。只道鳳雛飛來那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

曰周瑾年幼恃才欺衆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實操見關澤則前倨而後恭見統則前後相恭妙在相類而相反統曰某

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觀軍容開關而來操教備馬先

邀統同觀早秦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退進曲折雖孫吳再生覆直復出亦不過此矣先以美言諛之似更無計之可獻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尙望

指教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檣幢戰艦列爲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

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又以美言諛之似更無計之可獻○前看早寨是實此看是主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可獻○前看早寨是實此看期必亡操大喜同

寨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如流操深敬服然後以微言挑之却妙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

須用良醫治之方說明其意却妙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

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關澤見曹後談統見曹操先誤而後談又妙在相反而相反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

小水軍並無疾病安穩成功統待來用藥但恐疾雖愈而人則死耳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

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爲一排或五十爲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

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渡矣乘此而行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風浪雖不怕只恐還怕一件東西○十元曹此來添油平增炭子惜乎老驥竟不解也

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乎非先生良謀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裁之操又即傳令喚軍中鐵

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後人有詩曰

赤壁鏖兵用火攻 運籌決策盡皆同 若非龐統連環計 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憑三寸舌爲丞相說之使皆來降借此爲脫身之計既下了火種不得不爲避火地也周瑜

孤立無援必爲丞相所擒瑜既破則劉備無所用矣照劉備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奏聞天子封爲三

公之列統曰某非爲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愼勿殺害又以美言騙之使之不疑妙操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

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操命寫榜命押付統

關澤見黃蓋書是送去一張火票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

待周郎知覺羅統臨別備有許多言語操然之統拜別至

江邊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

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關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

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門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

曹操也須瞞我不得嚇得龐統魂魄散每於終益故作

不定正是莫道東南能制勝誰云西北獨無人畢竟此

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欺庸人易欺奸雄黃蓋受杖猶可不死於杖關澤獻書宜其必死

於書而卒能不死而成功者以得說奸雄之法也說奸雄之法與說

英雄之法皆不當用順而當用逆英雄所自負者義耳張遼之說關

公妙在責其輕死之非義奸雄所自負者智耳關澤之說曹操妙在

笑其料事之不明所謂用逆而不用順者也若使遼而甘言卑說則

公之拒意峻若使澤而伏地陳乞則澤之死愈速矣

前卷寫甘肅此卷寫關澤而極寫關澤必先極寫曹操不寫曹操之

奸不顯關澤之巧若彼不知為苦肉計而欺之不難惟彼既知為苦

肉計而欺之為難也彼不知為詐降書而中之不足奇惟彼既知為

詐降書而我終能中之為奇也計雖巧而無行計之人則亦拙計

難庸而有行計之人則不庸耳

蔡和中之詐降兩人同來者也黃闕二人之詐降妙在一來而一

未來二蔡之詐降竟以身來而不必先以書來也黃蓋之詐降妙

在身不來而書來二蔡之詐降來而不返者也關澤之詐降妙在速

返又妙在初時不肯復返而後乃欲速返一似速返則得返不速

返則不得返者一般是降却有幾樣降法一般是詐却有幾樣詐法

愈出愈幻非復讀者意料之所及

文章之妙有各不相照者二蔡現在而黃蓋之降書初不煩二蔡為

通關澤渡江而為寄文章之妙又有各不

相照而暗暗相照者黃蓋但其謀告關澤而關澤獻降書之後忽

然添出一甘肅關澤未以其謀告甘肅而甘肅欺二蔡之言有如關

會乎關澤寫來真是變幻可喜

觀戰船之法有彼方連而我利其斷者有彼方斷而我利其連者黃

祖之舟以大線相連衝之不能入甘肅以刀斷之而鱗鱗透橫此則

利其斷也曹操之舟散而不聚燒之不能盡龐統以環連之而火攻

始便此則利其連也兵法變化無窮孫臏以減龐勝而虛詡又以增

龐勝隨機而應豈可執一論哉

連環計一見於王允再見於龐統前之環虛名也後之環實事也王

允以貂蟬雙鎖董呂二人如環之交互相連故名連環耳每見近日

演連環記者乃作呂布以玉連環贈與貂蟬此又是傳奇平空粧點

出來豈連環命名之意乎若龐統則不然實實以鐵環連鎖船與

取名連環者不同前以貂蟬為環止有一環後以鐵環為環乃有無

數連環前後實前少後多各種其妙

北兵多病而龐統以連環之方治之此藥母乃太毒乎雖然賣毒藥

者不獨一龐統也黃蓋關澤皆是也蓋之藥甚苦澤之藥甚甘統之

藥甚煉合苦者甘者煉者共成一劑毒藥然後周郎煎之以火孔明

扇之以風而八十三萬大軍遂無一人有起色矣

却說龐統聞言吃了一驚急回視其人原來却是徐庶

徐庶一向冷落統見是故人心下放定回顧左右無人乃

第四十八回

安長江曹操用武

戰船北軍用武

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真。是。兩。位。統。統。救。徐。庶。之。計。此處明寫一後人有詩曰。

曹操征南日日憂

馬騰韓遂起戈矛

鳳雛一語救徐庶

正似遊魚脫釣鈎

報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又將三十六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即緘口遠避矣。前以幾十萬生靈為言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妙

不敏。庶大喜。拜謝。龐統別却徐庶下船。自回江東。且說徐庶當夜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附耳低言之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一向冷落妙於此處提照果有此曹操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騰耳。軍中謠言。雖未辨虛實。然不可不防。不便信又庶進曰。庶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不是防兵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為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帶了三千人又帶

望了一個賊窟想。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此處明寫一後人有詩曰。

曹操自遣徐庶去後。心中稍安。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隻。於中央上建帥字旗號。兩旁皆列水寨。船上埋伏弓弩千張。操居於上。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清明。平風靜浪。寫一風字為下令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如霞赤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數百人。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文武衆官。各依次而坐。操見南屏山色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觀烏林。四顧空闊。寫江景心中歡喜。謂衆官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兇去害。誓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寫

丞相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

文武皆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願

丞相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

文武皆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願

丞相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

文武皆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願

丞相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

文武皆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願

丞相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

文武皆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願

南岸曰周瑜魯肅不識天時今幸有投降之人為彼心

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寫曹操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

漏形苟依精細以操大笑曰座上諸公與近侍左右皆吾

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礙不是寫其坦易又指夏口曰劉備

諸葛亮汝不料蟻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既笑江東

有所喜昔日番公與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後

不料為孫權周瑜所娶吾今新構銅雀臺於漳水之上

如得江南當娶二番置於臺上以娛暮年吾願足矣須

孔明之言不是說謊周孔明之言不是說謊周

折戟沈沙鐵未消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曹操正笑談間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只怕是操問

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答曰鴉見月明疑是天曉故離

樹而鳴也鴉鳴未為吉操又大笑時操已醉乃取槩立於

船頭上以酒奠於江中滿飲三爵橫槩謂諸將曰我持

此槩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冀紹深入塞北直抵遠

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歷敘往事略術生不足

今對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汝等和之歌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當歌當字多有誤解之者如云對酒宜歌

當風當筵當場之願言人生對酒臨歌之當乃臨當之當耳如

時有幾時哉即人生幾見月當頭之意也譬若朝露去日無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忽著一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一箇憂字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

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

斷絕又一箇憂字篇中忽著無數憂字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

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歌罷眾和之共皆歡笑忽座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

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

揚州刺史沛國相人姓劉名馥字元穎馥起自合淝創

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曹操

多立功績夾敘劉馥生當下操橫槩問曰吾言有何不吉

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此不吉

之言也蘇子瞻亦賦此四句以為孟德之困於周操大怒

曰汝安敢欺吾與手起一槩刺死劉馥醉後驕眾皆驚

駭遂罷宴次日操酒醒悔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

歸葬操泣曰吾昨因醉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

厚禮葬之。又撥軍士護送靈柩。即日回葬。臨江飲酒橫槊一人大是殺風景況。隔夜則歌明日則泣亦是不吉之兆。次日水軍都督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討日進兵。極爲北軍壯盛。操至水軍中央大

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青黃赤黑白按水火金木土正與後文無數火字映射。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

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極爲水軍盛整。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

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極爲旱軍嚴整。○以水軍爲無之。其餘各分前後左右者按東西南北也。乃前軍皆用紅旗正與火攻相映射。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張遼。九旗之後又有二隊嚴整之極。其餘

餘驍將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寫西北風正與後文東風反照。各船拽起

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

來巡警催督。爲下文曹操下小船逃命張本。曹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爲必勝之法。竭盈之甚。教且收住帆幔。各依

次序回寨。操升帳。謂眾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

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北軍無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却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曹無人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正與後文周瑜發病孔明寫方張本。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設備矣。老賊未嘗不好猜。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曹操前因作歌賦詩。送了兩個人。只今因誇瓊樓武又送了兩個人。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二人合其所長而爭其所短。不亦病乎。操視之。乃袁紹手下

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爲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爲奇。乞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多大言者少成事。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

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為之勢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寫曹操亦甚周密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却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回補敘隔日次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聲曰某當權為先鋒破敵因黃蓋病故二人權為先鋒與前後文相應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掉小船而來韓當胸披掩心手執長鎗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當用牌遮隔焦觸執長槍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裏周奉船出張南挺鎗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有此二人之死當令操信連環計於水中之妙而更不疑連環之不可用也亂殺駕舟軍士衆船

飛棹急回韓當周泰催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文聘船相迎兩邊便擺定船廝殺卻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遙望江北水面鏖戰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周泰奮力攻擊文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文聘之敗又在瑜眼韓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颺令衆鳴金二人乃揮棹而回此寫南軍第二次小勝亦是預為之兆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顧謂衆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見曹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曹軍折旗却在周瑜寫換軍中折旗視染絕佳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寫周瑜大笑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想是何想一事是急急起時卻早不省人事急起時卻早不省人事正是一時忽笑又忽叫難使南軍破北軍畢竟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前於關澤賺曹操一段正文之後又有賺二蔡一段旁文以綴之今於匾額獻連環一段正文之後又有救徐庶一段旁文以綴之所重

在正文而旁文不重也。然以勝二蔡帶寫甘雷不但甘雷一邊不冷若而又使黃董一邊加道染以救徐庶照出馬勝不但徐庶一邊不疎而而又使馬騰一邊不遺忘有此天然妙事湊成天然妙文固今日作裨官者構思之所不能到也。

天下有最失意之事必有一最快意之事以爲之前焉。將寫赤壁之敗則先寫其輻輳千里旌旗蔽空將寫華容之奔則先寫其南望武昌西望夏口蓋志不得意不滿足不高氣不揚則害不甚而禍不速也。寫吳王者極寫探迷之樂非爲探迷也爲甬東寫耳寫霸王者極寫夜宴之樂非爲夜宴也爲烏江寫耳然則操曹之橫槊賦詩其夫差之採蓮項羽之夜宴乎。

曹操當舞樂作歌之時正志得意滿之時也而其歌乃曰憂思難忘又曰何以解憂又曰憂從中來何其宜樂而憂耶蓋樂者憂之所伏權弓之言曰樂斯陶陶斯詠詠斯舞舞斯愔愔斯戚戚斯嘆矣渣于之飄齊王亦曰樂不可極樂極生悲是不獨烏鵲南飛爲南征失利之兆而即其釀酒臨江固知其憂必及之耳。

古人亦有善用古人之文者。橫槊之歌多引風雅之句而坡公赤壁賦一篇亦取曹操歌中之意而用之。其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即所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其曰哀生我之須臾即所謂譬如朝露去日無多也。其曰盈盈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即所謂皎皎如月何時可輟也。以古人之文以爲我文亦視其用之何如耳。苟其善用豈必如今人之杜撰哉。

凡計之妙欲使敵用我計而敗必不用我計而敗者以擊敵之心則焦觸張南之敗是也。吳所以愚吳者連環之計耳。焦觸張南敗於無環之舟使操知不用連環之不利而用連環之愈決矣。凡計之妙我欲行此計而勝必不用此計而亦勝者以杜敵之疑則韓當

周泰之勝是也。吳所欲用者火攻之計耳。韓當周泰勝以不火之舟使操知東吳之不必用火而後之用火乃爲操所不及料矣。人但知前番之獻連環後番之燒亦壁爲周郎破曹之事而此卷則似乎開文之無當於前後也者孰知乃前後之關鍵也耶。

火攻之策不但孔明公瑾龐統黃蓋之所知而亦徐庶程昱荀攸之所知也。徐庶不爲操言之而攸與昱則爲操言之矣。爲操言之而操亦未嘗不知之矣。知之而終不免於犯之其故何哉。蓋操知風之不東而不知風之可借知火之利於南而不知火之可轉於北有問天之人而天亦不可知有助人之天而人亦不可知耳。

事有與下文相反者又有與下文相引者如操之臨江而歌豫之屬風而倒此與下文相反者也。劉馥以烏鵲之噪爲不祥周瑜以黃蘆之折爲預兆此與下文相引者也不相反則下文之事不奇不相引則下文之事不現可見事之幻文之變者出人意外未嘗不在人意中。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七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血。不省人事。左右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料都督如此。偷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報吳侯。一面求醫調治。北軍求醫周瑜亦求醫。周却說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笑曰。公以為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北軍之病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魯肅是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餌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見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瑜命請人。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孔明是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病巧絕妙絕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

繡像三國志演義 卷七 第四十九回

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可痊。是效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用何藥。大家借病說假話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此等藥氣方試用不着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素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直是四句藥性歌。恐難氣脈。此等病源。近世醫家寫不出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賜教。特求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八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雲從龍。風從虎。孔明為臥龍。又為嘯虎矣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幡圍繞。亮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病貴順風。今反以風治病。蓋三日之風。勝於七年之艾矣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不欲遲而多。但願速而少。今人服藥。往往如此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周以甲子與紂之戰。幾同收瑜聞言大喜。變然而起。只因其風聲好。遂爾勿藥有喜便傳令差

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東南巽地與風相照。色尚其赤與火相照。

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氐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

西方七面白旗。按奎胃昂畢參躔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軫成朱雀之狀。前卷曹操調方旗。以按列宿前後正相映射。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而以黃旗立於中央。孔明祭風以黑

白青紅列蓋下四面而以黃旗立於中層前後又復映射。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穿皂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裾。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鷄羽為葆。以招風信。前右立一人。手執長竿。

竿上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立一人。捧寶劍。後右立一人。捧香爐。曹操調兵分水陸二處。孔明祭風分上中下三層。明於二十八宿六十四卦之上。又設立四人前後又相映射。

壇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蓋大戟長戈。黃旄白鉞。朱旛皂纛。環繞四面。第一層用四十四人。第三層二十八人。今又加以二十四人。恰好是一百二十人之數。看他調度井然。不亂參差。有法或按七星。離一百二十人。如有千軍。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

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檣

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儀與前同。道士模樣。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偷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

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孔明登壇祭風與魯肅。信登壇點將一様聲勢。衆皆領命。孔明

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

三次。下壇三次。却並不見有東南風。先反寫。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

調兵出候。寫周瑜一面等候。十分聲勢。一面關報孫權。接應好。黃蓋已自

灌以油。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

等周瑜號令。又寫黃蓋一面。又寫甘肅關澤。又寫十分聲勢。甘肅關澤。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妙週圍盡是東吳

兵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又寫甘肅關澤。又寫十分聲勢。一面打點十分

分聲勢。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又寫孫權一面等候。更覺十分聲勢。瑜即差

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檣

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偷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

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衆皆領命。孔明

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

三次。下壇三次。却並不見有東南風。先反寫。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

調兵出候。一面關報孫權。接應好。黃蓋已自灌以油。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妙週圍盡是東吳兵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一面打點十分分聲勢。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檣

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即按軍法又寫魯肅傳令又寫魯肅傳令

眾兵將得令一個個磨拳擦掌又寫魯肅傳令准備厮杀又寫魯肅傳令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再反寫一寫加倍聲勢以見下文之

奇近道士祈雨反祈出晴來此不能學七星瑜謂營肅曰孔明

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再借周瑜口中極力反

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

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却免生他日之憂欲殺借風之人

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了丁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

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挈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

來請功未調各路破曹操之兵先調兩路殺孔明之親孔

便要謝將孔明借得東風亦周

不是孔明施妙計周郎安得逞才能

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又寫一寫

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先生將亦化

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周瑜早路丁奉忙下壇尋時徐

盛船已到二人聚於江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船停

在前面灘口適間却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

了周瑜水路一軍無用丁奉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拽起

滿帆搶風而使遙望前船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

叫軍師快去都督有請讀書至此又只見孔明立於船尾

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翼日再

容相見寫得孔明從容不追的是妙人徐盛曰請暫少住有緊話說孔明

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

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第一次不說破第二次

無篷妙只願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

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令特來接軍師你如何

來追趕本待一箭射死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

知我手段孔明妙在第二次方說破趙言訖箭到處射斷徐

盛船上篷索那篷墜下落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自己

船上拽起滿帆更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

是

寫這是寫風既借風破曹兵又

借風歸夏口可謂一事兩用

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

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

又將前事一提吾等只索回報便

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

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多謀使我曉夜不安矣

周瑜第一路軍出去而丁徐二人空身來見竟無成功是曹操

可勝八十三萬大軍可勝而孔明一人必不可勝也

魯肅曰且待破曹之後却再圖之瑜從其言

此處後下孔明一誘以諸將聽令先教甘甯帶了蔡中

甚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

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為號

第一隊早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

我有用處作兩處用之妙甚

第二隊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

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灑接應之兵就逼曹

兵放火為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

第二隊早遣兩隊兵最遠先發句作一頓

第三隊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

甘甯焚燒曹操寨柵

第三隊早第四隊喚凌統領三千兵

直接奔陸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

第四隊早第五隊喚董襲領三千兵

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

中看白旗接應

各自分路去了又總敘一頓却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
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却是水路先鋒第一個放火的一面
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船捉曹操張本第一
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
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
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將水路火軍四隊一齊
與程普在大艤上奮戰徐盛丁奉為左右護衛以上
六隊水軍連黃蓋與周瑜亦是六隊共是十二
隊與前卷曹操水軍五隊早軍六隊正復相對只留魯肅共關澤
及眾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
前文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為先鋒
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為後應此處為孫權又是兩隊
有法隱然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燬南屏山舉旗號各各
百萬之勢准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火黃昏以前却是周瑜一調撥
話分兩頭且說劉立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忽見一
隊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立德請上敵樓
坐定說東南風起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
心甚憂小校遙指樊口港上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
師也為風之願也立德與劉琦下樓迎接須臾船到
亦是孔明子龍登岸立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礙

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不說上項事正事也。立德曰：收拾久矣。只等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立德

劉琦升帳，坐定，謂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徑

取烏林小路，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第一隊亦取烏今夜

四更已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算定四更即非第他

軍馬過，就牛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他

一半。第一隊早路火軍○說捉不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

通南郡一條，取荆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

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荆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料如

雲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

彝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第二隊亦取彝曹操不敢

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來日雨過，必來埋鍋造飯。預

有兩者，若非周瑜之所及也只看煙起，便就山邊放起火來。雖然不捉

得曹操，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集二隊早路火軍○又說捉

飛領計去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遠

江勸擒敗軍，奪取器械。第一隊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

身，謂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為緊要。公子便請

同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者，就而

擒之，却不可輕離城郭。第二隊劉琦便辭立德孔明去

了。孔明謂立德曰：主公可於樊口屯兵，登高而望，坐着

今夜周郎成大功也。前邊過兩路早軍兩路水軍，却於此處故

操大是時，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本要重用他，却

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

嘗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待關公

甚無禮。自問妙孔明笑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

箇最緊要的隘口，怎委有些遠，礙處不教去。不即說

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

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言

必放者，不覺之使不放也。雲長曰：軍師好心，多當日曹操果

是重待某某，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報過他了

今日撞見，豈肯輕放。前既憤激，此又辨孔明曰：倘若放了

時，却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軍令。雲

長便與了軍令狀。此寫關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

五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七 第四十九回

兵法虛虛實實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煙起。將謂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妙絕。將軍

休得容情。前既留難此又切。雲長領了將令。引關平周倉

並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埋伏去了。前寫周瑜調撥後寫孔明調撥至此方完。

玄德曰。吾弟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

恐端的放了。不惟孔明料之。玄德已料之矣。孔明曰。亮夜觀乾象。操賊未

合身亡。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孔明既知。人又知天。玄

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看周

瑜用兵。留孫乾簡雍守城。此俗語所云雲端裏看廟殺也。却說曹操在大

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

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提防。程昱亦甚精細。操

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

若曹操見風而驚。便不奇矣。正妙在。庶之泰然。乃見後文之出其不意也。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

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中。訴說

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

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送箭人情已分江東拜賜祭旗福物。

又承曹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閹澤甘甯。亦曾與謀

一笑。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梅之無及。瑜令捉至

江邊。皂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

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刀

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發。周郎既獻

了。三牲黃蓋。便。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

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偏

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

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上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

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

操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可惜知覺。操省悟。有

操大笑。乃見下文之奇。曹操省悟。愈見下文之奇。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中。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

寨就江心攏住。衆軍大叫快下了篷。言未絕。弓絃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受了十萬枝箭後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一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煙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寫火猛風狂船猛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方見連環計之妙隔江激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適纔見萬道金蛇此時却變作千條火龍矣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煙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煙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忽張遼駕一小脚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前以五十隻小船爲往來救命之用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刀。高聲大叫。曹操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觀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絃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正寫曹操被火正快意時。又見此不快意事。令人正是火厄盛時。遭水厄。棒瘡。聞至此。不得不急欲看後文也。

愈後患金瘡。不知黃蓋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曹操假病。言平以藥藥之而不死。不知其假也。周郎真病孔明以不

藥之而得生。獨識其真也。北軍之病。病在畏水。統以金而平。其水至水。症平而火。症發則水不能制矣。周郎之病。病在畏風。孔明順其氣而疏其風。使寒風息而溫風生。則風適爲用矣。病若周郎。人所真識。譬如孔明亦世所罕聞。

吾嘗讀易。觀風火之爲家人。火風之爲鼎。鼎以爲可與赤壁之戰。相况也。惟孫劉合爲一家。而鼎足之形。成孫之合。於劉亦如火之合於風。風因火立。而風急揚火。藉風力而火乃烈之。喻不可無亮。猶亮之不可無瑜耳。

孔明之祭風。其孔明之用兵。乎。仗劍登壇。號令嚴肅。彷彿與命將相。似按二十八宿。與六十四卦。彷彿與布陣相似。下一層以青紅黑白。分列四方。旗幟彷彿與四路奇兵相似。中一層又以五色間離分布。八方彷彿與八路奇兵相似。上一層以四人分左右兩翼。又彷彿與兩隊奇兵相似。雖未用兵。而有同於用兵者。只一百二十人不與千軍萬馬之勢。其視彼八十三萬大軍。不啻如腐草敗草。摧而折之。真不費力矣。

寫周郎用兵。不於既戰時。寫之。正與將戰未戰時。寫之一。寫其東風未發之前。各處打點。各人準備。秣馬厲飲。治舟東甲。未戰而已。勃勃乎有欲戰之勢。一寫其東風既發之後。諸將聽令。各軍赴敵。按部分班。星馳電走。將戰而已。森森然有必勝之形。蓋用兵之勝。決之於將戰未戰之時。而不待於既戰之後也。若但觀其戰。不過某人射某人。於水中。某人飲某人於馬下而已。何以見其東士氣之壯。而周郎兵略之善哉。

周郎赤壁一戰。未調破曹操之兵。而先調取孔明之兵。以水陸十二隊。分取八十三萬人。而獨以兩隊當孔明一人。蓋以孔明一人爲大敵。又在八十三萬人之上也。乃八十三萬人可勝。而孔明終不可勝。忌其不可勝。而欲殺之人。以病周郎之刻。知其不可勝。而強欲殺之。

蓋以笑周郎之愚。

赤壁之火不自亦壁始也。其下種在二回之前矣。以大江為池。以赤

壁為爐。而黃蓋其煽者。也。關澤其送炭者。也。龐統其添油者。也。况

更有蔣幹之乞新於人。以佐其炊。二蔡之探樁於外。以資其爨者乎。

追乎孔明。洩扇而從之。周瑜因人而熱之。而風伯施威。祝融灑怒。殆

又其後事云。

周郎調兵分作兩段。諸葛調兵。亦分作兩段。如周郎於調兵之先。另

取孔明。而孔明亦於調兵之後。別命雲長是也。然周郎既不知玄德

之當結。又不知孔明之不死。則不知人而亦不知天。孔明既知曹操

之不死。而又知雲長之必釋。則能知天。而更能知人。由是觀之。則周

郎之不及孔明也。遠甚。

寫風寫火。此卷可謂奇矣。而定謀之初。則樁密之至。周郎命各書一

字於掌中。孔明亦暗寫一字於紙上。而不知紙上之風。風之始也。掌

中之火。火之原也。從來燎原之威。必始於炎炎之細。土囊之口。必始

於膏肓之末。其猶此夫。

此卷寫風之將來。有無數曲折。寫風之既至。又有無數點染。所云曲

折者。如地明上擲三次。下擲三次。並無動靜是也。又如等到天晚。不

見風起。周瑜疑言。此時安得有東風是也。又如等到三更。先猶風

聲響。出帳視之。旗帶忽飄。西北是也。又如周瑜歎為奇。而曹操一

邊見之。又以為一陽初生。偶亦有之。不足為奇是也。又如雲點染者。如

徐盛丁奉。迎風而走。守攔將士。當風而立是也。又如趙雲扯篷。其船

如飛。小校望見。遂帆忽而孔明已到了是也。又如曹操見月射放。浪金

蛇。萬條是也。又如黃蓋帶二里放火。又如風聲正大。不慄得弓弦響

是也。至於前卷有風。却於前卷寫。務於後卷寫。又寫出其餘。為月

星。寫雲不一。而足俱與風相映。射香。歎今之畫者。能畫花畫雲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却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着

馬匹走時。軍已大亂。合大舟就小舟。又舍水路。奔旱路。寫一時倉忙之甚。韓當冒煙突

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說。道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

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

也。急救起見。黃蓋負箭着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

內。韓當急為脫去。濕衣用刀刻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

已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

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苦肉

於前。又苦肉於後。勇不避難。其忠。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

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

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先鋒已去將四隊。正中是周瑜。程

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此是。火須兵。應兵仗。火

威。此正是三江大戰。亦壁鑿兵曹軍着槍中箭。火焚水

溺者。不計其數。後人有詩曰。

魏吳爭鬪決雌雄。赤壁樓船一掃空。

烈火初張照雲海。周郎曾此破曹公。

又有一絕云。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歎前朝割據忙。

追歎前朝割據忙。

南士無心迎魏武。東風有意便周郎。

不說江中鏖兵且說甘甯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甯將

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却只有兩樣法妙就草上放起火來

甯軍出現第一隊早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

甯鼓聲大震前已寫過水軍此處寫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

在火林內走字甚新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

玠救得文聘引十數騎到韓當救黃蓋即救在前毛玠操令

軍尋路張遼指道東有烏林地面空闊可走操徑奔烏

林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

呂蒙旗號在曹操眼中看出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

抵敵呂蒙却見前面火把又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

叫凌統在此第四隊早軍出現曹操肝膽皆裂忽刺斜

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場

一路望北而走忽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

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顛有三千北地軍馬列寨

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恰好接着曹操兩箇

鬼又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

遣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馬延張顛二將飛騎前行不

到十里喊聲起處一彪軍出為首一將大呼曰吾乃東

吳甘興霸也甘甯忽沒忽現馬延正欲交鋒早被甘甯

一刀斬於馬下張顛挺槍來迎甯大喝一聲顛措手不

及被甯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操此時只

望合灑有兵救應不想孫權在合灑路口望見江中火

光知是我軍得勝便教陸遜舉火為號太史慈見了與

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又是兩路早軍周瑜調撥二隊

差有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繼

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不是寫曹操

火勢問曰此是何處左右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

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且

要笑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

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吾用兵之時預先在這

裏伏下一軍如之奈何不要在孔明已說猶未了兩邊鼓

聲震動火光冲天而起前是周郎之火此是孔明之火前是

得曹操幾乎墜馬孔明以風助火此是孔明以火繼風驚

龍奉軍帥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了前孔明所撥操教徐

晃張郃雙敵趙雲自己冒煙突火而去子龍不來追趕

只顧搶奪旗幟曹操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

尚不前寫風是在有火處寫息。此寫風又在無火處寫忽然大雨傾盆溼透衣甲。謂可

既濟操與軍士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

村落中劫掠糧食尋覓火種火能為利亦能為害方脫其害又

求其利前則逼地是火此處却要寫曹兵七零八落陸

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

南彝陵大路一邊是彝陵北山路操問那裏投南郡江

陵去近軍士稟曰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

南彝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走不上馬亦困乏多

有倒於路者操教前面暫歇馬上有帶得鑊鍋的也有

村中掠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

燒吃回思懷與賦詩之時真皆脫去溼衣於風頭吹晒馬

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操坐於疎林之下仰面大笑哭宜

又笑想亦哭衆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惹出

不得面笑也出像笑趙子龍來又折了許多人馬今為何又笑操

曰吾笑諸葛周瑜畢竟智謀不足若是我用兵時就

遣簡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以逸待勞我等縱然脫得

性命也不免重傷矣彼見不到此我是以笑之孔明又

合若你正說間前軍後軍一齊發喊又笑出一操大驚棄

了又笑出一

操大驚棄

甲上馬衆軍多有不及收馬者早見四下火煙布合山

口又是孔明之火此時一軍擺開為首乃燕人張翼德橫

矛立馬大叫操賊走那裏去此是孔明所發諸軍衆將見

了張飛盡皆膽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

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

走脫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後趕來操迤邐奔逃追兵

漸遠回顧衆將多已帶傷正行間軍士稟曰前面有兩

條路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

路稍平却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却近五十餘里

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回報小路

山邊有數處煙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

道小路不向無火處走反向有煙諸將曰烽煙起處必有軍

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

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於山僻燒煙使我軍不

敢從這條山路走他却伏兵於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

不教他中計不要忙却已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所不及

且投中他計了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所不及

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槍者勉強而走衣甲溼透箇

箇不全此時已巴不得軍器旗幡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

以火燒之矣

軍器旗幡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

軍器旗幡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

軍器旗幡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

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得禿馬鞍，轡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極寫曹操狼狽以襯關公釋放之義。操見前軍停馬不進，問是何故。回報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前苦於水，操大怒，此大笑笑得不情。叱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壘橋，豈有泥滯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塞柴，搬草運蘆，壅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衆軍只得都下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便斬之。既死於敵之火，又死於我之刀，操軍幾無子遺矣。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斬。只許自己哭，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坦，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八十三萬大軍，只剩得三百餘騎。操催速行，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可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第二番又笑一發，發笑得可笑。衆將問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以吾觀之，到底底是無能之輩。若在此埋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

受縛矣。有此一句乃見下文關公之義。言未畢，一聲礮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爲首，大將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又笑出一個來了，今番笑出此人。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操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已乏，安能復戰。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舊日有恩於彼，今只親自告之，可脫此難。不但孔明能料雲長，程昱亦能料之。操從其說，即縱馬向前，欠身謂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不罵操亦不殺之意。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爲重。可謂哀鳴。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危，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之語。今日之事，君事也。此處公對諸子，語耳，屬公教之，便有不殺之意。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此事在白馬解圍之後，則公之未及報也。大丈夫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度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公明春秋，既以春秋動之，小人之乞憐於君子，必不以小人之情動君子，而必以君子之道動君子也。雲長是箇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又見曹操惶惶若欲垂淚，越發心中不忍。妙在不於是把馬頭勒回，謂衆將曰：四散擺開。

這箇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軍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間，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張遼無亦無言，卻妙長歎一聲，並皆放去。一喝一歎，寫後人有詩曰：在不言處寫長歎，在不言處寫長歎。

曹瞞兵敗走華容 正與關公狹路逢
只爲當初恩義重 放開金鎖走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三百餘騎，殘兵又只剩得二十七人。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攔路。此處倘有火之餘威。操大驚曰：吾命休矣！操之見火而喘也。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是曹仁軍馬。操纔心安。曹仁接着，言雖然兵敗，不敢遠離，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於是引衆入南郡安歇。隨後張遼也到，說雲長之德。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皆令將息。曹仁置酒與操解悶。衆謀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慟。宜哭反笑，宜笑反哭。奸雄哭笑與衆不同。衆謀士曰：丞相於虎窟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正須整頓軍馬復讎。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搥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

借哉奉孝。哭死的與活的看好甚。○周郎知二蔡之詐，並非有人往書之。蔣幹有誰請到江東，東連環之士元。衆謀士皆默然自慚。問張引歸江北，不當哭郭嘉，這該笑自己。次曰：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仇。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之，依計而行。使東南不敢正視南郡。爲後文周瑜中箭伏線。仁曰：合淝、襄陽，誰可保守？操曰：荊州託汝管領，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把合淝最爲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爲主將，樂進李典爲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爲後文孫權戰張遼伏線。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衆奔回許昌。荊州原降文武各官，依舊帶同許昌調用。曹仁自遣曹洪據守彝陵南郡，以防周瑜。以上放下曹操，以下接敘關公。却說關雲長放了曹操，引軍自回。此時，諸路軍馬皆得馬匹器械，糧已回夏口。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空身回見立德。關公無所得其所得者義耳。孔明正與立德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除普天下之大害，合宜遠接慶賀。若果然殺得曹操，真當酌酒相賀。慶賀矣。雖未有此事，然不可無此文。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故爾不樂？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雖孔明未必如此之詐，而作文者不可無如此之曲。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若不肯釋曹操，便不是關公若操不

走。華容必不是孔明。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被他走脫。孔明曰：奪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拿。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出斬之。正

是拚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未知雲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凡對之中人必度彼之為何人，而後中之則未有不中者也。又度彼之料我為何人，而彼中之則又未有不中者也。彼方自以為智而我即中之以其智則正迎乎彼之意，中彼方料我之智而我反中之以我之愚則又出乎彼之意，外如孔明之料曹操於華容是也。夫舉火於此而伏兵於彼，則智人之所為而為彼之所知，舉火在此而伏兵即在此，此愚人之所為而為彼之不及料，操固熟知有兵家虛實之法，而又熟知孔明之知有兵家虛實之法，此其所以為孔明之所中與。

第五十一回

之見高於王允矣。孔明既知關公之不殺操，則華容之役，何不以其德子龍當之曰：孔明知天者，也。天未欲殺操，則雖當之以翼德子龍，必無成功。故孔明之使關公者，所以成關公之義，而不使翼德子龍者，亦以掩翼德子龍之短也。然則關公之釋操，非公釋之，而孔明釋之，又非孔明釋之，而實天釋之耳。

第五十一回 孔明大戰東吳兵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又替首卷。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兩人先自說通此時，却一箇做好一箇做惡。且說周瑜收軍點將，各各敘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皆發付渡江。大槳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正與眾商議征進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大德，有薄禮上獻。劉謝孫孫亦當謝劉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見移兵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此時吃驚誰知。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自來相謝也。劉謝孫謝周郎之火孫瑜收了禮物。發付孫乾先回。肅曰：却纔都督為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目下南郡唾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見成。誰知後來就見成倍見成。須放着周瑜不死。誰知後來就見成倍見成。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吾自去和他說話，好便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須放着孔明。肅曰：某願同往。於是瑜與魯肅引三千輕騎，徑投油江口來。先說孫乾回見玄德，言周瑜將親來相謝。玄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

明笑曰：那裏爲這些薄禮肯來相謝。止爲南郡而來。一箇。玄德曰：他若提兵來，何以待之？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須知下文玄德之言皆是孔明之說。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列着軍馬。人報周瑜魯肅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見軍士雄壯，心甚不安。須結果劉備不得。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迎入帳中，各敘禮畢，設宴相待。玄德舉酒致謝，鑿兵之事。酒至數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只得直說出來。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孰知乃是玄德欲取。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妙瑜笑曰：吾東吳久欲併吞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只怕這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曹操臨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暗照。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反激一句。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爲證。都督休悔。妙在又決。魯肅躊躇未對。瑜曰：子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甚是。公論先讓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甚甚。瑜與肅辭別玄德孔明，上馬而去。玄德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權且容

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任向不娶荆州此時却說出來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荆州主公不聽劉琮降曹之舉今日却想耶甚玄德曰前為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為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看周瑜去斲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是謀曹操先取而後取之孔明是謀周郎先取而後取之第未諱如何早晚便得箇坐令人不調玄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妙在此處不敘明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紮按兵不動却說周瑜魯肅同寨肅曰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郡是實心人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不要式落得虛做人情誰知後來却隨問帳下將士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瑜曰汝為先鋒徐盛丁奉為副將撥五千精銳軍馬先渡江吾隨後引兵接應且說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彝陵以為犄角之勢人報吳兵已渡漢江仁曰堅守勿戰為上若能堅守則不至於失矣驍騎牛金奮然進曰兵臨城下而不出戰是怯也况吾兵新敗正當重振銳氣照應赤某願借精兵五百決一死戰仁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丁奉縱馬來迎約戰四五合奉詐敗牛金引軍追趕入陣奉指揮衆軍士裹圍牛金於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

在城上望見牛金在垓心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奮力揮刀殺入吳陣徐盛迎戰不能抵當曹仁殺到垓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翻身殺入救出重圍寫曹仁如此之勇以見正遇蔣欽攔路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三人點次錯落仁弟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蔣欽兵敗回見周瑜怒欲斬之寫周瑜第一次失利為下文怒孔明張本衆將告免瑜即點兵要親與曹仁決戰甘甯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為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計亦甚善瑜服其論先教甘甯引三千兵攻打彝陵寫周瑜分兵如此之勞早有細作報知曹仁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將寫南郡乘城誘敵先有彝陵出城誘敵為之作甘甯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甘甯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甯奪了彝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寫周瑜第二次失利為下文怒孔明張本探馬飛報周瑜說甘甯困於彝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

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續當之。蒙為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續肯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為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其任矣。又寫周瑜分兵如此之難，以見下文之勝不負。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蒙謂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行，必棄馬而走，吾可得其馬也。得馬之利，恐不足，價下文失地之辱。瑜從之。差軍去訖，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甯。周泰願往，即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甯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甯，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准備內應。又寫周瑜分兵如此之勢，以見下文之勝不易。却說曹洪、曹純、牛金聞周瑜兵將至，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一面分兵拒敵，及吳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甯、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兩次勝利，得此一勝。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彝陵，兩軍接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

曹仁回城中，與眾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彝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此處妙在暗寫。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救出甘甯，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此是曹操籌畫之法，有赤壁之真，故不疑南郡之詐耳。瑜暗忖：曹仁必先准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分布兩軍，為左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鬪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詐敗以誘之。周瑜麾兩翼軍殺出，曹軍大亂。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妙處在無入，遂令眾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算如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齊

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都頭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

同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前受他十萬枝箭此一箭却受得不好。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

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墜坑者無數。程普

急收軍。時曹洪曹仁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

統引一軍從刺斜裏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

城。程普收敗軍回寨。寫周瑜第三次失利徐二將救得周

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瘡藥

敷掩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寫周瑜受如此之創又醫者

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

發。伏後程普令二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二日後牛金

引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

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至第三日。牛金直

至寨門外。叫罵聲。口道。捉周瑜。既被射又被罵程

普與眾商議。欲暫且退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此處文勢

應孔明收不得兩郡之誦。却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

兵常來寨前叫罵。却不見眾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

軍。擂鼓吶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眾將入

帳。問曰。何處鼓噪吶喊。眾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

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

兵權。何故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普曰。吾見公

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

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眾將皆欲收兵。誓回江東。待公

箭瘡平復。再作區處。瑜聽罷於牀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

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為

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語亦甚壯言訖即披甲上馬。寫如

此之勇以見下。諸軍眾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

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於門旗下。揚鞭大

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夭。不敢正覷我兵。罵猶未絕。

瑜從羣騎內突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妙甚曹軍

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眾將曰。可大罵之。眾軍厲聲

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

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有此假怒以曹兵衝來。眾將向前

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

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計也。蓋曰。計將安出。瑜曰。

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為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

必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

曹仁必來劫寨。吾却於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

鼓而擒也。寫周瑜費如此之計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塞盡皆挂孝一片白真紅假白正復相對却說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妙在即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碎裂歸寨即死今衆將皆已挂孝舉哀我等皆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便報此事曹仁大喜隨即商議今夜便去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不能殺活周郎却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曹仁遂令牛金爲先鋒自爲中軍曹洪曹純爲合後只令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爲下文孔明擊初更後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鎗而已情知中計急忙退軍四下喊聲齊發東邊韓當將欽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衝散苦功高又爲下文怒孔明張本首尾不能相救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

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殺一陣曹仁軍刺斜而走又遇甘甯大殺一陣四路之後又有兩路寫諸將如此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衆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一向忙了這幾時周瑜大怒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甯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却教張飛襲了荊州用虛勢又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賚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却教雲長襲取襄陽襄陽一路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又總敘一句取者不費力敘者亦不費筆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拏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探馬口中不敘陳矯却在程普口中補出敘事妙品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前是詐騙曹仁此正是幾郡城池無我分一場辛苦爲誰忙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君子觀於南郡之戰而嘆兵家勝負之不可知也曹操於赤壁大敗

之後而還計於曹仁遂使周郎於赤壁大勝之後而中箭於南郡以
八十三萬之衆不能勝瑜而一曹仁足以勝之以江口烏林之兵未
青失利而一南郡則失之斯已奇矣更可異者由前而觀則黃蓋之
中箭爲大勝中之小挫周瑜之中箭又爲大勝後之小挫由後而觀
則曹操之算周瑜爲大挫後之小勝曹仁之失南郡又爲小勝後之
之大挫夫事之難料至於如此用兵者其何得以敗而沮勝而驕乎
讀前卷而見孫劉之合讀此卷而見孫劉之離蓋同患則相恤同利
則相爭凡人之情大抵然矣當曹操之來氣吞吳會赤壁之戰吳非
爲劉奮以自爲耳迨乎曹操已破北軍已還而荆州九郡劉備欲之
孫權又欲之孔明欲爲玄德取之周郎魯肅又欲爲孫權取之於是
乃以破曹而德色於劉因以索謝而取債於孫遂致孫與劉終不得
爲好相識良可嘆也

荆州之地孔明讓吳先攻而玄德忠之周瑜許劉後取而魯肅又忠
之蓋玄德之不欲奪劉表不欲奪劉琮與魯肅之不欲殺玄德不欲
殺孔明同一仁人之心而其不欲以荆州讓入則皆仁者之智耳然
玄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魯肅不知周瑜之假做人情則智尙有
所未及也可見忠厚人呼靈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實人使心
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實處

呂布在潞陽開城賺曹操曹仁在南郡亦開城賺周瑜同一賺也一
則賺使入城而燒之一則賺使入城而射之一則使人詐降而賺之
一則以詐走而賺之斯則具不同者矣乃呂布使人詐降其後乃至
於真降曹仁詐走其後乃至於真走是不同中又有相同處真妙事
妙文

曹仁以詐走賺周瑜周瑜即以詐死賺曹仁同一詐也而曹仁之詐
是曹操之所教也周瑜之詐則是周瑜之所自爲斯則其不同者矣
且周瑜以詐死賺曹仁曹操亦曾以詐死賺呂布則曹仁之智不及

周瑜而周瑜之智同於曹操耳乃曹操詐死未便真死而周瑜之詐
則若有預兆焉周瑜做假贖馬金瘡假裂其後至於真贖馬金瘡真
裂其初伴怒伴病伴死後乃至於真怒真病真死是相同中更有不
同處真妙事妙文

觀孔明之襲南郡其即呂蒙襲荆州之事所由伏乎周瑜力戰而任
其勞孔明安坐而享其利瑜即欲不怒安得而不怒吳即欲不報安
得而不報然而孔明則已有辭矣孔明襲之於曹氏非襲之於東吳
取東吳之所將取非取東吳之所既取則雖同一襲而孔明之襲又
大異於呂蒙之襲矣

周瑜之失南郡不當怒孔明當自怒其計之疏耳昔趙人空壁逐韓
信而信先使人立赤幟於趙城今瑜當曹仁劫寨之時預伏一軍於
南郡之側則何至爲子龍所襲乎始之中箭既輕進於前繼之失地
又遲發於後是瑜之智殆出韓信之下

當周瑜戰曹仁之時正孔明遣將取三城之時妙在周瑜一邊實寫
孔明一邊虛寫又妙在趙子龍一邊在周瑜眼中實寫雲長翼德兩
邊在周瑜耳中虛寫此敘事虛實之法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却說周瑜見了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荆襄如何
不氣氣是氣傷氣傷箭瘡半响方癒衆將再三勸解瑜曰若
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
南郡定要奪還東吳讀者至此必謂下文與趙子龍所殺也正說間魯肅至
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決雌雄復奪城
池子敬幸助我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尙未分

成敗。主公見攻合淝不下。為前文補筆。為後文伏筆。不爭自家互相吞併。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魯肅見議到底。况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玄德自受衣帶詔後，勢不復與曹操合矣。然在東吳搆之，何必不然。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風是誰家的。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去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說話。雲答曰：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奔荊州，見旌旗整列，軍容甚盛。肅暗羨曰：孔明真非常人也。又在魯肅眼。中神寫孔明軍士報入城中。說魯子敬要見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講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眾，名下江南，實欲來圍皇叔。亦是幸得。東吳救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荊襄，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子敬之言不激。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歸主。荆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之弟也。

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乃東吳之圖，而孔明權借劉表以討東吳。表吳之圖，而孔明權借劉表以討東吳。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尚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欲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趙雲之至南郡，公子敬在前此。只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省筆之法，只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驚默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死是老實人話。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商議。語甚含糊。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得妙。遂設宴相待。宴罷，肅辭出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敬此句必謂子敬定有妙策。瑜曰：子敬有何高見。肅曰：吾今觀劉琦過於酒色，病人膏肓，現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荊州，劉備須無得推故。子敬別無妙策，不過望劉琦死耳。可發一笑。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謂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淝，累戰不捷。幾番所殺，只用一句虛點。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淝相助。此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

卒來合。灑。孫。權。調。用。以上按下東吳一逸却說劉立德自得荆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立德感其舊日之恩十分相敬事一提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荆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立德曰賢士安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諱字幼常帶後馬讓為後其最賢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伊籍前曾讓馬此又馬良立德前破馬馬良相映成趣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馬良之賢不白不白也若白眉而遂良則今之社日生者豈盡賢人耶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立德遂命請之馬良至立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為荆州刺史以安民心孔明借公子以謝東吳馬良亦借公子以安民心前後相應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為根本此久遠之計也為下文取四郡原本立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立德遂用馬良為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督雲長回荆州照應便調兵取零陵幸張飛為先鋒趙雲為合後孔明立德為中軍人馬

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荆州此處便是雲長守荆州預為後文伏線糜竺劉封守江陵却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立德軍馬到來乃與其子劉賢商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那道榮力敵萬人可以抵敵劉度遂命劉賢與那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前是暗襲此是明攻道榮便引軍出戰兩陣對圓道榮出馬手使開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侵我境界只見對陣中一簇黃旗門旗開處推出一輪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那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眾被吾聊施小計殺得片甲不回又將赤壁汝等豈堪與我對敵我今來招汝等何不早降道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不知孔明力擒大斧竟奔孔明孔明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直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忽閉忽開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乃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黃旗卻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張翼德也孔明忽發張飛忽現來得突兀道榮掄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推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

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否。亦寫得突兀道榮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斬首。孔明急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賢。便准你投降。此處提孔明用計。妙在不先敘明。道榮連聲願往。孔明曰。你用何法捉他。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為內應。約來劫寨。便是詐言。活捉劉賢。獻與軍師。劉賢既搖。劉度自降矣。玄德不信其言。孔明曰。邪將軍非謬言也。誣身是計。却不敘明。遂放道榮歸。道榮得放回寨。將前事實訴劉賢。賢曰。如之奈何。道榮曰。可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幟。待孔明來劫寨。就而擒之。已在孔明算中。劉賢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每人各帶草把一齊放火。劉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便退。此是孔明之計。不知者。怪絕。劉賢道榮兩軍乘勢追趕。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奇絕。劉賢道榮大驚。急回本寨。只見火光未息。寨中突出一將。乃張翼德也。全是孔明調度。妙在不先敘明。劉賢叫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於是復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裏殺出一鎗。刺道榮於馬下。全是孔明調度。妙在不先敘明。劉賢急撥馬奔走。

背後張飛趕來。活捉過馬。綁縛見孔明。賢告曰。邪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待邪道榮則詐。待劉賢則真。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劉賢回零陵。見父劉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於城上豎起降旗。大開城門。賚捧印綬出城。竟投玄德。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仍為郡守。其子劉賢赴荊州隨軍辦事。隱然以子為質。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賞勞三軍。乃問眾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馬良之言。本是零陵之後。便取武陵。今却先取桂陽。變幻得妙。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相爭。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讓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取。孔明教拈鬚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曰。我並不要人相幫。只獨領三千軍去穩取城池。張飛處早為武陵伏筆。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去。如不得城。願立軍令。孔明大喜。責了軍令。狀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前是兩人雙立戰。功此却分開兩處。張飛不服。玄德喝退趙雲。領了三千人馬。徑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報知桂陽太守趙範。範乃聚眾商議。管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兵出戰。原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會

射殺雙虎。忽來發陳應龍二二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備若來，某二人願爲前部。趙範曰：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阪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又勝子龍應曰：某請能有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便爲下應曰：某請出戰，若擒不得趙雲，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拘不過，只得應允。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陳應列成陣勢，飛馬綽叉而出。趙雲挺鎗出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劉景升之弟，今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又將前特來撫民，汝何敢迎敵！陳應罵曰：我等只服曹丞相，豈願劉備？趙雲大怒，挺鎗驟馬，直取陳應。應撻叉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合，陳應料敵不過，撥馬便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去，被趙雲接住，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早到，將陳應活捉過馬，擲於地下，喝軍士綁縛回寨。敗軍四散奔走，雲入寨叱陳應曰：量汝安敢敵我，我今不殺汝，放汝回去，說與趙範早來投降。與孔明放帶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事。範曰：我本欲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遂叱退陳應，齎捧印綬，引十數騎出

城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賓禮，置酒共飲。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家。近日此將軍乃眞人，某亦眞人，又是同鄉，偷得不棄，結爲兄弟，實爲萬幸。今日異鄉亦作雲大喜，各敘年庚。雲與範同年，雲長範四箇月，範遂拜雲爲兄，二人同鄉同年，又同姓，十分相得。不知者謂至此必誦趙雲密至晚席散，範辭回城。次日，範請雲入城安民。雲教軍士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第一次居民執香伏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範邀請入衙飲宴。酒至半酣，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盞更酌，雲飲微醉，範忽請出一婦人，與雲把酒。出其來見婦人，穿縞素，綉衣茶巾傾國傾城之色。誰想此時忽乃問範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不使妻拜伯獨使子龍改容敬之。道學樊氏把盞畢，範令執坐。親熱雲辭謝。道學樊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範笑曰：中間有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三載。正當再醮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當勸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衆；第三要與家兄同姓。再醮婦人却如此你道天下那得有這

殺湊巧的這樣法其實揀不出來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令嫂之巧則深矣只若不嫌家嫂貌陋願陪嫁資與將軍為妻前呼尊兄此忽故呼將軍正恐呼兄則有碍於妻嫂耳結累世之親何如雲聞言大怒而起厲聲曰吾既與汝結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趙範認其如趙雲者乃可通之恐天下趙範不少切宜仔細趙範羞慚滿面答曰我好意相待如何這般無禮遂目視左右有相害之意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徑出府門上馬出城去了不算打媒人這範急喚陳應鮑龍商議應曰這人發怒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但恐贏他不得鮑龍曰我兩箇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却引兵來搦戰我二人就陣上擒之刑道榮是被困而詐降今兩人陳應曰必須帶些人馬龍曰五百騎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徑奔趙雲寨來投降雲已心知其詐寫趙雲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軍趙範實無此心東吳將有此舉一實一虛前後相映只等將軍醉了扶入後堂謀殺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伴宴置酒與二人痛飲二人皆醉雲乃縛於帳中擒其手下人問之果是詐降刑道榮之詐孔明肚裏明白陳雲喚

五百軍人各賜酒食傳令曰要害我者陳應鮑龍也不干衆人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將拜謝將降將陳鮑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雲引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妙在即用其人城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妙在即城上將火照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雲囑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第二次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範於階下孔明問之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雲曰趙範既與其結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罵一也此從兄其婦再嫁便失大節二也此從夫趙範初降其心難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此從君臣起見當權之時已不認從是子龍之不可及也趙範為兄弟則得桂陽之後何妨聽軍師做媒人而子龍終不肯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落落丈夫語趙範做媒不允玄德曰子龍真丈夫也遂釋趙範仍令為桂陽太守重賞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人不是紅眼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來獻誰知後來備孔明大喜

曰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軍師決勝多奇策。將士爭先立戰功。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解。

荆州者大漢之荆州而非劉表之荆州也。非劉表之荆州何必劉表之子方可有即以劉表之荆州而劉表之子可有劉表同宗之弟何不可有然使孔明此語以謝魯則東吳之攻我必速矣東吳攻我則我勢危曹操見我與吳之相攻而復乘其間以圖我則我意危故不若借劉琦以緩之而後不肯緩則以將死之劉琦暫緩之此孔明之明而熟於計也。

前卷玄德所取者荆州尚未半耳。周瑜即能聽魯肅之言而不攻。劉備安肯不取荆州之半而遂去乎。周瑜之所以去者有吳侯之召也。吳侯之所以召者有合連之戰也。人但知周瑜之戰曹仁適為孔明取三郡之助而不知孫權之戰合連又適為孔明取四郡之助云。三國人才絕異而其形貌亦多有異者如大耳之玄德赤面長髯之關公虎鬚環眼之翼德碧眼紫鬚之仲謀及黃鬚之曹操斯皆奇矣。而又有白眉之馬良至今稱秦中之尤者必曰白眉雖然形貌末耳。孫目赤睛重耳重瞳項羽亦重瞳黃泉左目亦重瞳或聖而帝或禪而君或明而亡或好殺而亡人之賢不肖豈在貌之異不異哉。

馬良請表劉琦為荆州故以安衆心可見荆州之人未忘劉表其從曹操者迫於勢耳使玄德於劉表託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則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則曹操來追而內變必作故玄德之遲於取荆州未必失算矣或曰荆州之人既已未忘劉表益州之人豈其不念劉璋玄德不背劉表於死後而獨可奪劉表於生前其故何歟曰荆州者東吳之所必爭也而權借劉琦以謝東吳益州則非張魯之所敢爭也不必存劉璋以謝張魯當曹操習戰玄武之時未嘗與吳忌割

續集三國志演義 卷七 第五十二回

州也外患既迫我何能猝定荆州之心而消其內憂及曹操既破張魯之後勢未暇遠窺益州也外患稍寧則我可徐撫益州之心而取其內憂是以荆州之事不得以益州律之劉度納降只是一番趙範納降却有兩番孔明取零陵只是一番子龍取桂陽却有兩番那趙範之詐孔明知之而縱之以行我計妙在暗寫陳應鮑隆之詐子龍知之而殺之用其帶來之人以行我計妙在明寫即一卷之中而前事與後事無一毫相犯前文與後文亦無一毫相犯問近日稗官能有此否。

劉備取劉焉之婦而趙雲不取趙範之嫂是趙雲過於劉備矣張繡恥以其婦事曹操而趙範願以其嫂事趙雲是趙雲不如張繡矣趙範之意以為嫂復作嫂一重親何妨更做兩重親趙雲之意以為兄同是兄一家人豈可更作兩家事。

趙範之愛子龍以為親却是極疏子龍之怒趙範以為疏却是極親。纔通語便令見嫂是真以之為兄也親也然纔通語便令娶嫂是原不以之為兄也疏也纔通語便打是不認之為弟也疏也然纔通語便打是已認之為弟也親也自子龍一打之後而叔真是叔嫂真是嫂弟真是弟兄真是兄矣。

讀子龍之事戲成戲聯云太守華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負却卓王孫佳人翠袖捧金釵又憐美玉環不遇章節度李靖無心枉了善識人的紅拂令公有院逢着不解事的千老拳一擊打斷了鴛鴦仙橋美酒三杯撮不合行止巫峽雖非認義哥哥也做着雲長乘燭不學多情叔叔羞殺他曹植思斯此數聯俱堪絕倒。

第五十二回

孫雲長義釋黃漢升

却說孔明謂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

領兵去。趙雲軍令狀是趙雲情願張飛軍令狀是孔明索取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

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來。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到乃

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鞏志諫曰劉玄

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翼德驍勇非常

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為上。此處獨與桂陽相反金旋大怒曰汝欲與

賊通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眾官苦告曰先

斬家人於軍不利。金旋乃喝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二

十里正迎張飛。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問部將誰敢

出戰。眾皆畏懼莫敢向前。如此將士而欲迎敵多見其不知量也旋自驟馬舞

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

撥馬便走。張飛不消戰得又與前兩處不同飛引眾軍隨後掩殺。金旋走

至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

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

箭射中金旋面門。墜於馬下。將寫黃忠之箭先寫鞏志之射天然一個引子軍士割

頭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齎印綬往桂陽

見玄德。玄德大喜。遂令鞏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親至武

陵安民畢。馳書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勳雲長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尚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為

不才。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前既寫過趙張此處却寫關公玄德大喜。

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

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

陵。都是三千軍去。今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

有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黃忠名字却用韓法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

劉磐本後事。韓玄雖今年近六旬。却有萬夫不當之勇

不可輕敵。先在孔明口中寫黃忠雲長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

師何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量一老卒何足道哉。

關某不須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決定

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寫雲長好勝便自出色玄德苦擋雲長

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謂玄德曰。雲長輕敵

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之。隨後引兵望

長沙進發。獨長沙却用孔明玄德自去與零陵相似與桂陽武陵相反却說長沙太守韓

玄平。生性急。輕於殺戮。眾皆惡之。為後文百姓助魏延張本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

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箇來。一千箇死。誇刀又誇弓為射關公伏線原

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增下一人

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

某。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

軍一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楊齡挺鎗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說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鎗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先寫楊齡之勇。反襯黃忠之勇。追殺敗兵。直至城下。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寫得關公儒雅之極。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甚趣。言罷。兩馬交鋒。關一百餘合。不分勝負。寫黃忠第一日。韓玄恐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關一百合。全無破綻。又在關公意中寫一黃忠。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關五六合。勝負不分。寫黃忠第二日。兩軍齊聲喝采。又在衆人眼中寫一筆。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不知者誤至此。必謂黃忠死矣。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你性命。快換馬來。厮殺。此處

如寫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又借韓玄口。中寫一黃忠。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此處又寫黃忠。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燥。抖擻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任刀把弓。虛拽弦響。射不便。雲長急閃。却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射不便。雲長急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纒根上。寫黃忠第三日。○前是雲長義釋漢升。此又是漢升義釋雲長矣。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見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纒。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在雲長意中寫一黃忠。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有關通。因他第三日並疑他前兩日。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二箭

却正射他盔纒。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為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眾將欲告。玄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不知者謂至此。又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救得突元

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此句便挑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眾共殛之。願隨我者。便來眾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前四十一回中自襄陽趕劉玄德。不著來投。韓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沈於此。補敘當日救下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又寫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為兩段。提頭馬上。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又寫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正行間。青旗倒捲。一鶴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去。曹操為鶴。飛不是吉兆。偏有此處鳥鶴。却是吉兆。玄德曰。此應何禍。孔明就在馬上袖占一課。曰。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今日安得有少頃。見一小校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將黃忠。魏延。崑等主公到。

彼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又寫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黃忠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將軍氣概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漢南。

至死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尚懷歡。

寶刀燦雪彰神勇。鐵騎臨風憶戰酣。

千古高名應不泯。長隨孤月照湘潭。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寫得突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自是正論。然意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善下又善

相早為一百。玄德曰。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回後伏線。玄德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怨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魏延喏喏應聲。而退。魏志殺金旋而孔明不罪之。乃獨罪魏延者。知延之必反。故欲借此以殺延耳。黃忠薦劉表姪劉磐。見在攸縣聞居。黃忠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以上接下文。以下接敘東吳。

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以上接下文。以下接敘東吳

一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甯守巴陵郡。今凌統
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
投合灊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灊
前文與曹操交兵。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一句包着無數文字。省却無數
墨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
大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
之。正應天以子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見權如此待
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魯肅權曰：然則何如。而後爲顯
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
肅名書。竹帛始爲顯矣。願以其君顯非權撫掌大笑。回至
帳中。大設飲宴。犒勞鑿兵將士。商議破合灊之策。忽報
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拆書視畢。大怒。張遼欺吾太甚。
汝聞程普軍來。以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
看我大戰一場。仲姓乃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
灊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塗。曹兵已到。兩邊布成
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
方天畫戟。一逗。先將戰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
兩開。三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

右邊樂進。張遼驟馬當先。專搦孫權決戰。權綽鎗欲自
戰。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太史慈一向
一寫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
陣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汝若捉得孫權。
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讎。又將亦壁說猶未了。樂進
一騎馬。一口刀。從斜徑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
面前。手起刀落。寫得人宋謙賈華急將畫戟遮架。刀到處
兩枝戟齊斷。更自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
謙綽軍士手中鎗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裡便
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墮馬。棄却張遼。望本
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
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看趕上。更自人刺斜裏撞出一軍。
爲首大將。乃程普也。來將戟枝一陣。救出孫權。張遼收
軍自回合灊。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
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盛壯之
氣。輕視大敵。三軍之衆。莫不寒心。即便斬將奪旗。威振
疆場。亦偏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王
霸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
今後切宜保重。孫堅以輕策而破箭孫策以輕權曰：是孤之

過也。從今當改之。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

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兄弟後槽被責懷

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為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讎

作奸細者不過一小卒為內應某請引兵為外應權曰戈定

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

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

執要行進君臣督戰安得不敗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

讐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為外應却說戈定乃太史

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城尋見養馬後槽兩

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

來接應你如何用事此等人有甚計後槽曰此間離軍中

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

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說得忒容易了餘軍自走也

戈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三軍傳令

不許解甲宿睡既勝而能慎是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

遁將軍何不解甲安息遂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

喜勿以敗為憂偷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

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不但為將之道為然也說猶

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

喚親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

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

耳如亂者先斬其智能謀無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

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

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

城門內放起一把火眾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曹仁

變挺鎗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砲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

退身中數箭太史慈中箭與周瑜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

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

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傷感張

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比及屯

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

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

遂奈何死乎人人有此志不能人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

後人有詩讚曰

矢志全忠孝

姓名昭遠塞

東萊太史慈

弓馬震雄師

北海酬恩日

神亭酣戰時

臨終言壯志 千古共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

以上按孫權一邊却說立德在荆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濶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

太史慈死只疑東南有將星墜地乃忽然接出西方劉琦接筆甚幻

正言間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立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并料理葬事立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立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荆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入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正是先將計策安排定只等東吳使命來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看下文分解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二郡用魏後四郡用攻而後四郡之中兩郡太守是降兩郡太守是死

客棧桂陽是太守不欲戰手下人欲戰武陵長沙是太守欲戰手下人不欲戰至於零陵與桂陽不同武陵與長沙又異求其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事之天然變幻至於如此後之作程官者即執筆效之安能彷彿耶

雲長不殺黃忠是好勝處不是慈悲處以者殺墮馬之人不足為勇故耳若認作慈悲則為宋襄公之仁豈所以論雲長哉設以宋襄公處此不但墮馬不殺即不墮馬亦不殺何也白髮黃忠已在不擒

二毛之例也

此處有雲長義釋黃忠後復有翼德義釋嚴顏以對之此處有黃忠射盔鏢不射關公前却有趙雲射蓬索不射徐盛以對之然關公不殺黃忠是不便殺欲留待後殺翼德不殺嚴顏是竟不殺趙雲不殺徐盛是本常殺姑不殺黃忠不殺關公是直不忍殺四人各有一樣肚腸寫來便不相犯

文章之妙有前文方於此應後文又於此伏者如魏延之獄長沙是也前在襄陽城下大戰文聘今在長沙城上殺却韓玄是前文於此應也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漢之謀魏延初降孔明已有欲殺之志是後文又於此伏也通觀全部人與事紛紛而伏應之妙則一篇如一句斯真其有數文字

黃忠者五虎將之一也於此卷方纔出名寫來亦極出色寫其刀寫其箭是但寫其勇耳至於不射關公知重義也敢請始出知自愛也請非韓玄不記怨也請以劉表之姪為郡守不忘本也不獨勇賒過人而其人品亦有不可及者與關張趙雲並列夫何愧焉

方敘立德取四郡便接敘孫權戰合濶蓋立德以四郡之時正孫權戰合濶之時也若不按下周瑜召去程普牽制孫權則立德安能從容而取漢上之地故夾敘孫權一薄特為立德一澆發明也且孫權雖失兩郡而猶能取合濶則以此之得償彼之失而索荆州之意不至於甚急耳是合濶之役不獨為上文發明又將為下文伏線也

周瑜傲曹仁而孫權不能破張遼非獨張遼之智過於曹仁亦孫權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豈有一養馬之後槽而可以殺大將又豈有一小卒為細作而可以放火開城門者乎太史慈而死於是役使周郎而在軍中必不至此故凡權之可以敗皆以周郎氣沖激豈病

柴桑之故則不特首郡之失當致怨於孔明而合濶之戰亦當歸怨於孔明耳

謀遂之守合選其真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黃蓋以救曹操猶不
過戰將之能耳觀於此卷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其慎也聞
變而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為關公之器重與
惟大將不惟大將亦惟大將能知大將於黃忠見關公之神武於張
遼亦見關公之知人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節
劉皇叔洞房親住偶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
畢肅曰主公聞令姪棄世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周
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諸葛亮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
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
即還荆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遠不識幾時可以交
割第二次荆州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箇商議此時孔明肅強
飲數盃又開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孔明變色曰子敬
好不通理直須待人開口前番用茶此番用酒自我高皇
帝斬蛇起義開基立業先擇出高皇帝傳至於今不幸奸
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乃
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次擇出孝景皇帝今皇上之
叔次擇出今皇上豈不可分茅裂土况劉景升乃我主之
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順說到劉表曰汝主乃錢塘小吏
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佔據六郡八十一州

尚自貪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前既高擡皇叔劉氏天下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主姓孫反欲強爭且赤壁之戰我
主多負勤勞衆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此言
吳東若非我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此言東吳
江南一破休說二番置於銅雀宮照應四十雖公等家
小亦不能保惡極適來我主人不即答應者以子敬乃
高明之士不得細說何公不察之甚也脚頭立得定便
本事不及孔明耳但一席話說得魯子敬緘口無言半响
乃曰孔明之言怕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上
以權告之孔明曰有何不便處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
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我主公將四十三回後來周公
瑾欲與兵取荆州又是肅擔任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荆
州又是肅擔承又將五十二回今却不應前言教魯肅如何
回覆主人面上說不去只得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罪肅死
不恨只恐惹惱東吳與動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
空為天下恥笑耳既告之以情孔明曰曹操統百萬之衆
動以天子為名吾亦不以為意豈懼周郎一小兒乎是
論理此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勸主人立紙文書暫
借荆州為本豈有城池而可以契借者乎若待我主別圖得

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論如何

極似類債者並不回絕只用話脫 肅曰孔明待奪得何處還我荊州

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

西川劉璋闇弱我主將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

荆州荆州為本以西川為利待得利之後還本則是不起利者矣肅無奈只得聽從立德親筆

寫成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

孔明曰亮是皇叔這裏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

押箇字回見吳侯也好妙極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

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如此作中不知可有中金相謝收了文書宴罷

辭回立德與孔明送到船邊孔明囑曰子敬回見吳侯

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准我文書翻了面皮連八十

一州都奪了硬今只要兩家和氣休教曹操賊笑話又

句肅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瑜問曰子敬

討荊州若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瑜頓足曰子

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為借地實為混賴從來文書不足據不獨荊州為然也

他說取了西川便還知他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

西川十年不還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保人誰做不獨魯肅為然也

奈何肅聞言呆了半晌曰恐立德不負我活寫老實人瑜曰

子敬乃誠實人也劉備英雄之輩諸葛亮奸滑之徒恐

不似先生心地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

人想昔日指困相贈之情如何不救你指困時周郎原你指因時周郎原你

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踟躕

不安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荊州城中揚起布騰做好事

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挂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

曰劉立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劉琦之死在荆州

劉琦之死在荆州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就

縛荊州反掌可得妙極令人不測肅曰計將安出瑜曰劉備喪

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待婢數百居常帶

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為後文立德我今上

書主公教人去荊州為媒說劉備來入贅讀者至此疑是

夫人荆州也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

去討荊州換劉備原來却不等他交割了城池我別有

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

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荊州一事呈上

文書權曰你却如此糊塗這樣文書要他何用謀云不

不做保一世無煩備子敬作保既受理德只怕周瑜做媒終須淘氣肅曰周瑜督有書呈在此說

用此計可得荊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

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近聞劉立德喪

婦吾有一妹欲招贅立德為婿永結姻親同心破曹以

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為媒望即往荆州一言做媒不用魯肅却用呂範

却說立德自沒甘夫人晝夜煩惱正與孔明閒敘人報

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為荆州

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也學蔡夫但有甚說話主公都

應承了想孔明此時已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

立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立德問曰子衡來必

有所論劉琦之死則甘夫人之死則不吊不範曰範近聞皇

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若

何立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

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

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

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家國兩便請皇叔勿疑但

我國吳太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

就婚先說聯姻次說立德曰此事吳侯知否已疑是周郎之範

曰不先稟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立德曰吾年已半百

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

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

極似趙範對子謹之語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女君

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立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

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

意亮已知道了總講不適問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

卦象之辭必是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同見吳

侯老夫得其女妻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立德

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

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其實說得

公荆州萬無一失立德將與孫夫人成魚水之歡立德懷疑

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

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將小妹招贅立

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立德言吳侯專候主

策非子龍不可行也雄雞歸全屬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

曰汝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箇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

依次而行仲謀公確曾入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了聘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

冬十月小春之吉立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

可咏桃天

五百餘人離了荊州。前往南徐進發。荊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快不安。不是孔明怕羞。却是驚愕於法。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於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衆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見魯國老。不是趙雲教。却是孔明教。趙雲那番國老。乃二番之父。居於南徐。玄德牽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爲媒。娶夫人之事。先打外太。隨行五百軍士。俱披紅挂綵。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方知用五百人妙處。不然以之防恐則尙少。以之贈嫁則已多。孫權知玄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番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明算中。國太問有何喜事。番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周瑜一箇丈人。反爲孔明用了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壻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菓品。準備成親。在報事人口中。吳國太耳中。寫得聲聞。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了一驚。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捶胸大哭。孫權一箇母親。又爲孔明用了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

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照應前文。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爲你母親。事當稟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爲壻。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明算中。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滿城百姓。那一箇不知。你到瞞我番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妙在又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荊州。故將此爲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荊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罵得却將我女兒爲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前既大哭。此又大怒。俱在孔明算中。番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怒。笑此事如何行得。妙在又夾番國老一箇兩說。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的罵周瑜。罵周瑜更番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真箇招他爲壻。免得出醜。外太公做媒。一太公做媒。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箇女壻。也不辱了令妹。國太

曰。我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
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不
作主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

外喚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
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
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擊下。讀者至此又
文德理一把汗

然國太定然相中。亦在孔明算中矣。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看國
太舉動。却說番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立德。言來

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活是一箇人。立德與孫乾
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軍保

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
立德。立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新即打扮簇新。但不
知可用烏纓帶否。從人

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慣帶。引五百軍
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立德儀表。非凡。心

中有畏懼之意。阿兄則畏命。妹必愛矣。二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
太。國太見了立德。大喜。謂番國老曰。真吾婿也。中了女
母意。自然中夫國老曰。立德有龍鳳之姿。天之表。更兼仁德

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番國老此等言語。女婿
知之必然埋怨。然女婿

計策出醜。這賴丈人爲之發怒。立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
帶劍而入。立於立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立德答
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
照應四十立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
者。與酒與門會
禁。贈之酒不同

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非好意。可告知國太。立德乃跪
告於國太席前。未曉夫人先跪。丈母
是倍丈母操演也。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

此請誅。便做女婿國太曰。何出此言。立德曰。廊下暗伏
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難爲了
男子今日

立德既爲我婿。即我之兒女也。親愛之極何故伏刀斧手於
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賈華責

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立德告曰。若斬。大將於
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又是他討饒一發
見得女婿好處番國老也相

勸國太方叱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立德更
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立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

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荊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爲
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
濺。砍石爲兩段。藍田之玉方種爲雙
寺門之石忽分爲二孫權在後面看見。問

曰。立德公如何恨此石。立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爲國

家剽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大招爲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與漢。砍得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計。瞞我亦掣劍謂立德曰。吾亦問亦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與旺東吳。砍石爲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大家暗祝心事俱爲後文伏線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尙存。後人觀此勝蹟作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

金環響處火光生

兩朝旺氣皆天數

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攜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立德。立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立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一語詩題遂成佳句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雨霽擁青螺

境界無憂樂最多

昔日英雄凝目處

巖崖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可作一幅江景圖立德歎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

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立德曰。南人不能乘馬。平立德聞言。揀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權語馬立德不能試。舟舉竟讓與一步至今此處名爲駐馬坂。後人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概多

二人並轡望山河

東吳西蜀成王霸

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立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番國老早早畢姻。免生別事。是媒人話。但不知如何謝媒次日立德復至番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立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立德寬心。吾爲公告國太

令作護持。國老可謂撮合山畢竟小媒人不如大媒人立德拜謝自回。番國老入見國太。言立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畢婚。似

人約東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立德處處類文母之力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立德暗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立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立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諛得

立德魂不附體。甘露寺之兵矣。正是驚看侍女橫刀立疑。是東吳設伏兵。不知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文章之奇。有不越半幅。而條而作。條而作。條而結。新亦奇矣。然而凶則是凶。吉則是吉。奇也。奇莫奇於戈矛。劍戟之內。忽然花洞。房又莫奇於洞。房花洞之中。仍是戈矛劍戟。凶即是吉。吉即是凶。伏於凶。凶又伏於吉。則此一篇。真為人意計之所不及耳。

觀孫權之使魯肅弔喪。而嘆今日之人情大抵如斯矣。前之弔劉表。非為劉表而弔也。為劉備而弔也。後之弔劉琦。又非為劉備而弔也。為荆州而弔也。弔本為死。乃以為生。弔本為人。乃以為我。弔之而無益於我。則雖當弔而不弔。弔之而有益於我。則雖不必弔而亦弔焉。豈獨東吳為然哉。又豈獨弔喪為然哉。凡近世之紛紛往來。皆當作東吳弔喪觀也。

孔明之辭魯肅也。劉琦未死。則以劉琦謝之。劉琦既死。則以取西川謝之。而第二番措詞。又與第一番不同。前則止用緩詞耳。今則先折之以正論。既用示不遠之情。後乃應之以權宜。始托為暫借之說。其云借也。是即其不遠之意也。孔明借箭於敵矣。管借風於天矣。借箭亦將還箭。借風亦將還風耶。

凡借物於人者。以己之所有借之。乃謂之借。荆州非孫氏之有也。何謂借乎。乃授契於人者。先立契而後取物。乃以契為信。荆州劉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世有謀人之美產。而必寫借契者矣。亦有對人之索進。而虛以抵契。擔塞者矣。魯肅孔明母。乃是至於兩家互相欺誑。一則假寫借契。一則借立借契。借契疑真。實假。婚書弄假。成真。一對空頭。真堪捧腹。

孔明輔劉董蓋賊。是以孫權之嫂。周瑜之妻。激東吳也。今授錦囊密

計是又。以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助立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婿之策。其丈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人教他。不得。莫術遺媒於呂也。認真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遺媒於劉備。假意做媒。到做成了。然則呂範非媒也。孫乾非媒也。喬國老乃真媒也。而喬國老之為媒。又孔明實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燒了外。太公之香。不怕。勇作。極倚了。老丈母的。勢。便。堪。放。才。和。尚。寺。中。相。女。婿。禪。堂。情。作。虛。極。新。人。房。裏。校。將。軍。錦。帳。又。成。亦。壁。迴。廊。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纔。樟。前。持。兵。侍。女。却。可。助。行。雨。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吳。夫。人。不。比。崔。夫。人。遺。不。懷。好。意。的。哥。哥。孫。仲。謀。險。做。孫。飛。虎。此。數。縣。俱。絕。倒。

第五十五回

立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瑜公

却說立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槍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為樂。故爾如此。今日婦人所樂之立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心甚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日去之。孫夫人笑曰。厮殺半生。尚懼兵器乎。誰然厮殺半生。却不命盡撤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立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中間說着立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不但欲夫人歡洽。先教孫乾回荆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

國太十分愛敬。女婿得岳母喜却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

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

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最合者乃行坐不安乃思

一計修密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權拆書視之書略曰

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

此用計劉備以梟雄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

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輒困之於吳中

盛為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

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

以兵擊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

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廈

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疎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

怨望然後荆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之意而速行之

設器用請立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

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

望婿女相得立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入

溫柔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

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猛省孔明分付

三箇錦囊與我教我初到南徐開第一箇住到年終開

第二箇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箇於內有神出鬼

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

主公安家

而行

即日徑到府堂要見立德侍婢報曰趙子龍有緊急事

來報貴人立德喚入問之雲伴作失驚之狀

曰有甚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

欲報赤壁鏖兵之恨又將四十九提超精兵五十萬殺奔荆

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

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

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

自有道理雲故意催催數番而出

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立德曰念備一身

飄蕩與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

不孝也今歲且在邈使備悒悒不已

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荆州危急。

你欲還鄉，故推此意。已知一片心。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

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荆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

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前隨丈母今隨夫人前在有人處

夫流傳見廣。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此時亦是孔明

中之物矣。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太與吳

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

如雨下。實是要他同去反說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

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

時，吳侯必然阻擋。是委他瞞孫夫人沈吟良久，乃曰：妾

與君正日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

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善矣又善夫人

支兩箇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元日你先引

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領諾。

建安十五年春正年元日，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

與孫夫人拜國太。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俱

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

母親得知。聽着丈夫之語，連母親面前國太曰：此孝道也。豈

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為婦。

之禮。俱在孔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只瞞着孫

權。夫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

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

程而行。揀元且逃走，妙在出其不意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

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眾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

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

更。妹夫去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

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

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李固二將

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摔為粉碎。曹而

欲案為追劉而摔硯而曹可破劉不可追。非若甘露寺中之石可以隨我所願也程普曰：主公空有冲

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

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肯

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

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

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孫權此時已無兄

夫妻之愛。此時止有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却說玄

德加鞭縱轡，趨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箇更次，慌忙

起行，看來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

兵至矣。竇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

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大叫曰劉備早早下

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讀至此發原來周

豫恐竇德遁走先使徐盛丁奉二人引三千軍馬於衝

要之虞旬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竇德若投

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瞭望得竇德一行

人到各執兵器截住去路七早撞進孔明之時此二人分作水

其勢比前更是可畏早二路此處却都在旱路前是追在竇德驚慌勒馬回問趙雲曰前有攔

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

休慌軍師有二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箇並

皆應驗今尚有第二箇在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

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竇德前兩

囊皆是趙雲自看第三個錦囊却送與個前竇德自看

求夫人却是丈夫去求也竇德看了急來車前泣

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文

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竇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

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為夫人計乃欲幽囚劉備而奪

荆州耳奪了荆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為香餌而釣備

也今香餌既得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

襟必能憐備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託荆州有難以

圖歸計一片心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

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

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前在文

請死今又在夫人面前請死此是從來婦人

嚇丈夫妙說不意竇德亦作此態甚妙甚夫人怒曰吾兄既

不以為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

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轎徐盛丁

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孔明妙計安天下徐丁二將慌忙

下馬棄了兵器聲諾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為奉周都督

將令屯在此專候劉備對夫人而呼竇德孫夫人大怒曰

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會虧負你竇德乃大漢皇叔是我

丈夫只此四字便足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荆州去四

連哥哥亦說在內將為周瑜所使故今你兩箇於山脚去處引着軍馬攔截

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說他是劫徐盛丁奉

睹連聲口稱不致請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

周都督的將令先喝倒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

怕我周瑜殺得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

夫大罵周瑜是為女兒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

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在徐丁

中寫一趙雲若只寫夫
人不寫趙雲便有遺漏
只得把兵喝住放條大路
教過去已算中

孔明 恰纔行不得五六里
背後陳武潘璋趕到
徐盛丁奉備言其事
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
差了且慢埋

二人奉吳侯旨意
特來追捉他回去
於是四將合兵
一處攢程趕來
玄德正行間
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
玄德

又告孫夫人曰
後面追兵又到
如之奈何
夫人曰丈夫
先行我與子龍當後
前漢使夫人為開路先鋒
此又仗夫人為勳後猛將
玄德先引三百軍
望江岸去了
子龍勒馬於車傍
將士卒擺開
專候

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
只得下馬叉手而立
夫人曰
陳武潘璋來此何幹
二將答曰奉主公之命
請夫人玄德
回不呼劉備而稱玄德不說追而
夫人正色叱曰
都是你

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
不睦不罵孫權反罵
我已嫁他人
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
我奉母親慈旨
令我夫婦
回荆州因二將為孫權所使故又
便是我哥哥來也
須依禮

而行前只罵周瑜此處
你二人倚仗兵威
欲待殺害我耶
罵得四人面面相覷
各自尋思
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
更兼國太作主
吳侯乃大孝之人
怎敢違逆母言
明日

翻過臉來
只是我等不是
不如做箇人情
又喝倒軍中
又不見玄德
但見趙雲怒目睜眉
只待斷殺人
又在潘二

趙因此四將
暗賭連聲而退
已在孔
孫夫人令推車便
行徐盛曰我四人
同去見周都督
告稟此事
四人猶豫
未定忽見一軍
如旋風而來
來得
視之乃蔣欽周泰
對差來只算送親
的高燈旺相耳
二將問曰
你等曾見劉備否
四人曰
早

農過去已半日矣
蔣欽曰何不擊下
四人各言孫夫人
發話之事
蔣欽曰
便是吳侯怕道如此
封一口劍在此
敵孔明三驚
教先殺他妹
後斬劉備
違者立斬
四將曰
去
之已遠
怎生奈何
蔣欽曰
他終是些步軍
急行不上
徐
丁二將軍
可飛報都督
教水路掉快船追趕
我四人在
岸上追趕
無問水旱之路
趕上殺了
休聽他言語
於是
徐盛丁奉飛報周瑜
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箇領兵沿
江趕來
却說玄德
一行人馬
離柴桑較遠
來到劉郎浦
到了劉郎浦便
不怕孫家港矣
心纔稍寬
沿著江岸尋渡
一望江水瀾漫
並無船隻
玄德俯首沈吟
趙雲曰
主公在虎口中逃出
今已近本界
吾料軍師必有調度
何用憂疑
玄德聽罷
豁然想起
在吳繁華之事
不覺凄然
下淚
又將前文回
願敘事妙品後
人有詩歎曰

吳蜀成婚此水濤
明珠步幃屋黃金
誰知一女輕天下
欲易劉郎鼎峙心

玄德令趙雲望前哨船探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軍馬蓋地而來。歎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與檣旗馬時一樣危急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篷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等候多時。迎親的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已算定多時矣。說得他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手段。若要再使徐非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的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丈人成就了好事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軍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爲首官軍騎馬。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軍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

登聞玄德完姻之後。不曾與夫舅正趕之間。一聲鼓響。由嶼內一彪刀手擁出。爲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又是一個接親的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又是兩個接親的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前在南郡時。則送了城池。又折兵猶可言也。今陪了夫人又折兵。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則大不堪矣。瑜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周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項王不曾把吳姬送與別人。猶云無面見江東父老。今周郎平白地把夫人送與玄德。更有何面見江東主人。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急救。却早不省人事。此時即死。倒省了後文多少事。正是兩番弄巧翻成拙。此日含嗔却帶羞。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計賺一人。却有兩番。王允則專用賈周。瑜則前虛而後實也。始之詐言。入贅。誘其至。吳是虛以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實以美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瑜。賺一人。而亦失王允。一用而兩得。周瑜兩用而終失乎。
 孫夫人房內設兵。而玄德心常凜凜。玄德非畏兵。而畏夫人之兵。非畏夫人。而畏好兵之夫人也。每怪今之懼內者。其夫人未肯好兵。而亦畏之何也。曰：雖不好兵。而未嘗不好戰。好戰甚於好兵也。只夫人便是兵。又何必房中設兵。而後謂之兵耶。

甚矣孔明之計之妙也。既借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爲玄德成親之助。又借孫權之妹爲玄德歸州之助。不但借國老與國太爲孔明所借。即孫夫人亦爲孔明所借。矣。國老可借。國母可借。夫人可借。而荆州又何不可借哉。

孫夫人之配玄德如齊姜之配重耳。皆丈夫女也。重耳不欲去而齊姜遣之。玄德欲去而孫夫人從之。齊姜聽重耳獨去不獨去。恐去不成就。孫夫人與玄德同去。不去也。去不成。重耳之去。齊姜不於告其父。玄德之去。孫夫人不告於其兄。一則殺采桑之女是英雄手段。一則退擄路之兵亦是英雄手段。

玄德在車前哀告夫人涕泣請死。活似夫人乞憐取妍。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樣。以英雄人作此兒女態。是待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風俗夫綱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計者。第三箇錦囊更不消臥龍先生傳授也。

呂布送女送不過去。爲撞着拉親的曹老瞞。孫權追妹。追不轉來。爲逼着拉親的諸葛亮。亮術計不成。想婦止折了一箇媒人。孫權殺不得妹。夫乾賄了一箇妹子。前後遙遙。成射成趣。

老新郎學作婦人腔。宛然弱塔小媳婦。偏倚男子氣。壯矣。賢矣。一個向娘子身邊長。踉蹌不得。膝下有黃金。一個爲丈夫面上生。臉那怕他車前排白刃。家將畏主人。而尤畏其妹。贅婿之懼內。可知新娘聽丈夫而不聽其兄。女生之向外。益信前日單身入贅。贈嫁的只有趙子龍。今日兩口回門送親的。却是周公瑾。化難生恩的。劉備關于。實索翻成天喜。紅鸞弄巧成拙的。周郎陽錯陰差。引出此門。甲客此數聯俱絕。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瑜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枝軍

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下船。折却水軍無數。遙觀玄德孫夫人軍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不該氣別人。箭瘡未愈。因怒氣沖激。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開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歸荆州慶喜。賞賜衆將。周瑜自回柴桑。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報孫權權不勝忿。怒卻拜程普爲都督。起兵取荆州。周瑜又上書請興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因恐孫劉同心。故未敢興兵。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危矣。此時論之。則張昭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此。則江南何日得安。爲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爲荆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操相攻。吾乘隙而圖之。斯爲得耳。顧雍之見。權曰。元漢之言。甚善。但誰爲可使。雍曰。此間有一人。乃曹操敬慕者。可以爲使。權問何人。雍曰。華歆在此。何不遣之。權大喜。即遣歆齎表赴許都。曹操恨劉備之取徐州。而反詔劉備爲徐州牧。欲使呂布收歆使。曹操忌之也。今東吳亦恨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爲荆州牧。欲使曹操忌之。歆領命起程。逕到許都。求見曹操。聞操

會羣臣於鄴郡慶賞銅雀臺。歎乃赴鄴郡。候見操。自赤壁敗後。常思報讐。只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築臺是二十四回中事至此始成其勢民傷財可知曹操之有銅雀臺蓋卓之有。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臺。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可抵一宮。阿房宮賦。是日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已却又穿綠玉帶。珠履。憑高而坐。文武侍立臺下。操欲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枝上。以一錦袍引出無數錦袍人來。○玄武池中習水戰。是演武於赤壁未敗之前。銅雀臺前挂錦袍。是演武於赤壁既敗之下。設一箭塚。以百步為界。分武官為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其餘將士俱穿綠。前在赤壁江中分五色旗號。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此日其實。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塚紅心者。即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杯。號令方下。紅袍隊中一箇少年。將軍驅馬而出。一個

紅。衆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射箭的却不便射先往來。喧嘩。作勢寫得好。看。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射箭的好。看。金鼓齊鳴。衆皆喝采。衆人喝采。又夾寫。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曹操語。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

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個一叫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撓越。操視其人。乃文聘也。衆官曰。且看文仲業射法。又夾寫。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看衆皆喝采。金鼓亂鳴。二句倒寫。聘大叫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個紅。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箇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看衆人齊聲喝采。只寫衆人不寫金鼓。文法又變。視其人乃曹洪也。先寫前後寫。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又問一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為奇。看我射來。衆視之。乃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看更好。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裏。又總寫四箭。衆人都道好射法。寫衆人喝采。又變一法。郃曰。錦袍須該是我的。言未畢。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個紅。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作稱異。看我奪射紅心。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至界口。扭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枝當中。看更好。金鼓齊鳴。只寫金鼓不寫。淵勒馬接弓。大叫曰。此箭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裏一將應聲而出。又問一。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是一樣寫法。淵曰。汝更有何射法。可奪我袍。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為異。看我單取錦袍拈

弓搭箭。遙望柳條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袍墜地。一發

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綠袍人變做騾馬至臺前。聲諸

曰。謝丞相袍。石至此疑已結。奪袍之紅袍人矣

又與曹操又與曹操。一句。晃纔勒馬要回。猛然臺邊躍出一箇綠袍將

軍。又變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裏去。早早留下與我。衆視

之乃許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答。

竟飛馬來奪袍。妙在奪付無理。以前都是紅袍人與綠袍人相

一紅一綠相爭。真是好看。兩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許褚。褚

褚亦下馬。兩箇揪住厮打。射箭起頭厮打。操急使人解開

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射箭人扯得粉碎。妙極極極。操

令二人登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

鬪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

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疋。老瞞故。諸將各各稱

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

輪次把盞獻酬。交錯與酒相類。操顧謂衆文官曰。武

將既以騎射爲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

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衆官皆躬身而

言曰。願從鈞命。前者橫槊賦詩。橫槊是式。賦詩是文

命。以一人衆文武。今則使衆人分奏之時。有王朗

鍾繇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

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王莽之時。劇秦美新。只是一個此日。乃有無數楊雄。曹操

逐一覽畢。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愚陋。始舉孝

廉。出身。後值天下大亂。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

讀書。文一句。秋冬射獵。武一句。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

意朝廷徵孤爲點軍校尉。出仕。遂更其意。專欲爲國家

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

墓平生願足矣。後來稱爲公稱。念自討董卓。剿黃巾以來

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魏王者誰耶。武功

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文官。如國家無孤一人

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別人稱帝稱王未必就辱。或見

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念孔子

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自比周文王。推不。但欲孤

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

兵柄爲人所害。此是實話。亦騎。孤取則國家傾危。是以不

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又將國家。諸公必無知孤意者

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曹操欲爲文王而

其意。後人有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盃。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

雀臺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荊州

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

手。脚慌亂。投筆於地。滿成風雨。沂重陽為誰租人所阻。程昱曰

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

得了荊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

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

哉。孰知其未得荊州之時早已得。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

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

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為使。表薦劉備。乃安備之心。以

塞丞相之望耳。當時一人一個。操點頭曰。是也。昱曰。某有一

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

操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

表奏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

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為讎敵矣。即荀彧所謂二我乘其

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

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即引文武回許都。表

奏周瑜為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據他人封。

華歆為大理少卿。留在許都。為六十六使命到東吳。周

瑜程普各受職。有職而無地竟。周瑜既領南郡。忿思報

讎。遂上書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荊州。孫權乃命肅曰

汝昔保荊州與劉備。今備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又

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至

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

荊州而來。第三次却說立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糧草。

訓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忽報魯肅到。立德問孔明

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荊州牧。

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此欲令我兩

家自相吞併。他好於中取事也。又是一個飛的。今魯肅此

來。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要來索荊州之意。立德曰

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便放聲大

哭。前來申孝不哭此非。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解勸。計

會已定。接魯肅入府。禮畢。敘坐。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

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立德笑曰。子敬與我

舊交。何必太謙。肅乃就坐。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

為荊州一事而來。皇叔已借住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兩

家結親。當看親情。早早交還。妹夫借舅的東西。立德聞

言掩面大哭。虧得那裏來 肅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後出曰：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與兵去取他城，他時恐被外人唾罵。若不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三事出兩難，因此派出痛腸孔明說罷，觸動玄德衷腸，真箇捶胸頓足，放聲大哭。越像 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吳侯，再容幾時。妙在只用 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善言回覆。第三次索荊州 魯肅是個寬仁長者，見玄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定然幫出了 玄德孔明拜謝宴畢，送魯肅下船，逕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父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似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此時魯肅亦該哭 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

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為親，便是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却把荊州交還東吳。何不以荊州為西川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老實人說實心話 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長者是無用之別名 你道我真箇去取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為名實欲去取荊州，且敢他不做準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荊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荊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此等計策周 魯肅大喜，便再往荊州來。玄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會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計策來誘我耳。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或教他不應或教他哭或教他應承皆是孔明計 計會已定，魯肅入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荊州以西川權當嫁資。是現成敗如何必舍近而求遠 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一個點頭一個會意 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宴罷辭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

如何。小兒睡不遠大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荊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擊下。殺入城來。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也。周瑜非孔玄德曰。知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箭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鯨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孔明只是頑皮作樂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布擺。玄德大喜。後人有詩歎曰。

周瑜決策取荊州。諸葛先知第一籌。
指望長江香餌穩。不知暗裏釣魚鈎。

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且慢弄筆便教魯肅稟報吳侯。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甯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凌統呂蒙為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為孔明中計。周瑜對蔣幹時曾說此話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排了。準備高弓以射猛虎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外相會。與都督把盞。只得只一杯瑜曰。今

為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君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荊州城上插兩面白旗。送嫁資來如何反插白旗。預為周郎吊孝耳。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乘馬帶了甘甯徐盛丁奉一班官軍。引親隨精兵三千人。遙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不認得。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言未已。忽一聲梆子響。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趙雲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為何。問一句妙。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偏與後文相反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夔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此是把盞瑜馬上大叫。

一聲箭痕復裂墜於馬下正是一着棋高難對敵幾番算定總成空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操曹亦嗔賊詩在未敗之前是賞心樂事。獨雀大宴。在既敗之後。只算解悶消愁。未敗之前其語驕。既敗之後其語遜。然其曰願題墓道云。曹侯之墓。則奸雄欺人之語也。心則奸雄。口則聖賢。不但諸人又欲瞞君子。不但瞞一時。直欲瞞盡天下後世。其斯之謂老瞞乎。操以備之得荆州。比龍之得水。其視備。龍也。乃自青梅煮酒之時。以龍比英雄。而曰英雄。惟使君與操則其自視。而一龍也。向則一龍也。失水一龍。得水一龍。龍猶受制於水。而龍則今則兩龍皆得水矣。操以奪許為水。而玄德以荆襄為水。然玄德之得荆州。猶是借來之水。不若得西川方為自有之水。是得荆州猶未可云得水也。乃玄德不以荆州為水。亦不以西川為水。而直以孔明為水。耳。以西川為水。則得荆州之。後以孔明為水。則得荆州。已在荆州之前。况孔明固所稱臥龍也。玄德遇孔明。如龍得水。孔明遇玄德。亦如龍得水。其臥南陽。則為勿用之潛龍。其出茅廬。則為在田之見龍。其助玄德。以討曹操。則本應運之飛龍。以敵賊野之孽龍。水以濟水龍。以輔龍曹操。難如足如賊安。能以一水敵二水。一龍當二龍。哉。

以候取西川辭之終。又以不忍取西川辭之前。既候取西川。而忽云不忍取西川。既云不忍取西川。而其後乃卒取西川。是則與後相認也。許也。孫權既使魯肅索荆州。而又表劉備為荆州牧。既表劉備為荆州牧。而又使魯肅索荆州。是前與後亦相認也。許也。彼以詐來。放此以詐往耳。孫權之上表。既不足據。而劉備之立契。又何足憑。周瑜之傲。既非好意。而魯肅之作保。又何必不欺。騙耶。魯肅見玄德之哭。而不忍。是以玄德之假。不認。其真。不認也。周瑜詐言取蜀。而魯肅誤得意。是以玄德之假。得意。其真。得意也。周瑜詐言取蜀。而魯肅誤以為真。是若實人不曉。得弄虛。願孔明詐請諸葛。而周瑜不知其詐。是聰明人又撞了摸。手寫來。真是好看。

三顧草廬之妙。在一連寫去三氣周瑜之文。妙在斷續。來一氣。周瑜之後。則有張遼台澗之戰。孔明漢上之攻。玄德南徐之攻。以間之二氣周瑜。之後。則又曹操與劉備之戰。以間之其間。斷續之處。或長或短。正以參差入妙。周瑜之欲殺玄德者。三矣。誘令擒師。江上一也。誘使就婚。南郡二也。劉備之追三也。其欲殺孔明者。亦三也。先使斯權。是欲令曹操殺之也。一也。繼使造箭。是欲自以軍令殺之也。二也。七星壇之遣將。是不以軍令而直欲以無罪殺之也。三也。彼有三殺。此有三氣。亦相報之道。宜然耳。况以氣報殺。以報兩報之猶為厚矣。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七終

三江湖六軼俠聞客

國事蝴蝶人心陷溺
朝市無氣節之士江
湖多俠義之人此本
局所以有三十六俠
之輯也是書特請海
內文學巨子綺綠江
聲寄鶴西生佛徒嘿
人長春等三十餘人
撰著虞山襟亞度公
二先生編輯所記皆
江湖間無名之英雄
肝膽逾崑玉之堅氣
節過泰山之重其生
平言行有足為吾人
仰慕者共得三十六
人撰著三十六篇書
面特請錢病鶴先生
精繪神彩爽然尤足
動人平裝一厚冊定
價大洋六角

武俠技擊彙刊
奇書 吳燕字 吳持錄 定價八角
合卷一册 定價八角
全書凡二百餘篇都十
一萬餘言由葉小風姚
鶴雛戚飯牛諸名家加
評大畫家錢病鶴繪面
唐駝先生書簽用珂羅
版精印珠聯璧合蔚為
大觀凡國民具尚武精
神抱愛國思想者均不
可不手置一編也

是書叙一衛士得三劍
客之助建不世之功乃
所鍾情之女子忽被狡
婦毒害復賴義俠之劍
客得復情仇義俠也偵
探也哀情也一書而兼
三長誠近今小說界所
罕觀也

小義俠 俠骨忠魂 定價二角

拳術見聞錄

(定價三角)

(向愷然著)

是書為留
東外史之
向愷然先
生所精心
結撰會刊
上海中華
新報各界
紛紛函請
彙刊單行
本故特請
王無為先
生校勘冠
以陳伯熙
先生序文
尤見精采
誠研究拳
術之良師
益友也

中國文學史 師範用書 定價一元八角

本書按據現在歷史體裁分畫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大時期...

中外歷史地理 教育部審定 中學師範教科 卷續秀編...

商業政策 吳瑞譯 定價九角

我國通商惠工古有明訓然而方略不載其道何由...

弇山繆伯南家藏本

金聖嘆
原批本
三國演義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306



3 2169 9655 7

MG
120.43
19
13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八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七回

柴榮口夙難理事
宋陽縣夙難理事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立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作樂。但自飲酒更。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催死文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為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惡極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讐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偷操乘虛而至。江南蓋粉矣。亮不忍坐視。惡極特此告知。幸垂照鑒。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忿極而歎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眾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

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歎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其讀書養氣之學不及孔明。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歎曰。

赤壁遺雄烈。

青年有駿聲。

絃歌知雅意。

孟酒謝良朋。

曾謁三千斛。

常驅十萬兵。

巴丘終命處。

憑弔欲傷情。

周瑜停喪於巴丘。眾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曰。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効。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曹操以備為龍。周以備為虎。妙尚未之事。天下可知。此正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為都督。總統兵馬。一面發周瑜靈柩回葬。却說孔明在

荆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白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能料死又亮親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為由往江東走。一遣就尋賢士佐助主公。預為備統伏孫。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孔明弔喪與關公赴會一樣有膽。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

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為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到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亡。修短故人。豈不悲傷。我心實痛。酬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疏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壻。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蔣幹來說。揮洒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姿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

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膽肝。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為哀泣。友為淚漣。亮也不才。巧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相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此是實話。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哭其不能助我。而攻曹乃真哭。眾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為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魯肅處處是實心。後人有詩歎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
蒼天既已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纒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此來正為尋訪賢士。乃不用孔明。去尋偏用龐統。自來又不用。顯寫偏用。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

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立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不便備錄孔明自回荊州，却說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著哭奠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了却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見在江南，何不用？借魯肅口極力寫統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在此，可請即來相見。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龍眉掀鼻，墨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大喜。以貌失之子羽，獨不思勢眼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如何？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既厭其貌，又怪其言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公用之時，却來相請。統長歎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在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

人曾獻連環策，第一功。照應四十五回中事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歎，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反言以激之肅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立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見語勝周郎十倍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立德。此時孔明接察四郡未回。妙有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立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立德，長揖不拜。立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曹操初見龐統，恭敬之極，神謀立德反不如之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妙有身分，若今之挾薦書投，人者未入門而先傳進矣立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二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即當重用。統思立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妙有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為

樂醉翁之意不在酒 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立德

言龐統將未陽縣事盡廢立德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

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荆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

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

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未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

接獨不見縣令以飲酒廢事納勝於以迎接廢飛問曰縣令

何在事若善於迎接者便非好縣令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

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至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

未醒猶臥不起既有臥龍安得無臥鳳臥治有餘臥亦是張飛

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量且

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

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故作假飛怒

曰吾兄以汝為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

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奇絕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

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

何難決斷此不足為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

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紛然費抱案卷上

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

中聽詞劉禪之不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不

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投筆於地

而顧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不可小知妙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

上觀文由圭角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

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前倂後恭

統乃將出魯肅薦書兩封薦書又只先收一封飛曰先生初見

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籍薦書來干謁

矣今之求討薦書一味飛顧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

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立德具說龐統之才立德大驚曰

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不消魯肅薦先

立德拆視之書略曰生先生自薦矣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有鑒於孫權而終為他人

所用實可惜也

立德看畢正在嗟呀忽報孔明回立德接入禮畢孔明

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問得立德曰近治未陽縣

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學勝亮

十倍此句是過譽足見孔明之謙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

達主公否立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却未見先生之書

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立德

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卽令張飛往未陽。擊教請龐統來。荆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兩封書兩次取出。寫龐統極有身分。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卽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五回中語。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與矣。遂拜龐統爲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以上接下玄德一邊。以下接後曹操一邊。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爲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入寇之事。照應四十回中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爲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本因劉備轉出孫權。又因孫權轉入馬騰。將二十回中之事。至此忽然歸結。操大喜。卽日遣人齎詔至西涼。召馬騰。却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爲天水關千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禮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因討賊有功。拜

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爲兄弟。又前敘馬騰來歷。是籍前文之所未及。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助玄德。馬騰一向冷落不見。出頭得此兩句發明。今聞玄德已得荆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馬超之言。方見馬騰此去不是疏虞。伏筆。馬騰兄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爲下文超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爲天下除害。有何不可。是馬超聲口。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也。爲後文韓遂助超曰。父親欲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爲前部。留馬岱在後。爲接應。爲馬岱過。迴伏筆。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爲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

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

日教他人城面君。賺他入城便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

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

死於李催郭汜之難。嘗懷痛恨。又將數十回前。不想今日

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為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

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

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前

騰見黃承時馬騰正言蓋承隱諱今見奎見馬騰又是黃奎正言馬騰諱前後遙遙相對騰見他說出心事

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

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就對軍

處殺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

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告其妻而獨不料其妾李春

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與董承家

妾董承妻又相彷彿。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

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

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耶。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

奎果到香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

尚知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

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

軍時殺之。謀及婦人宜其死耳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

曹洪許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

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擗下

日馬騰領著西涼兵馬。將次近城。見前面一簇紅旗。打

著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

一聲砲響。紅旗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

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

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兩起

却勻作四處出現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

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三人中先馬休隨著馬

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

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

齊綁至子之外。添出一黃奎。前後遙遙相對。黃奎大叫。無罪。操

教苗澤對證。馬騰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為國

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

及黃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歎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忠貞著一門。

捐生圖國難。誓死答君恩。

嚼血名言在。誅奸義狀存。

西涼推世冑 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爲妻操笑曰你爲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奸雄可兒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並斬於市觀者無不歎息後人有詩歎曰

苗澤因私害盡臣 春香未得反傷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 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軍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以上按西涼一邊以下再叙許昌一邊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訓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塔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西川豪傑方遭戮南國英雄又受殃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處於生靈生亮之數而竊以爲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爲然也其並生而相濟

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漢抗之嗣璋嘉昱或後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操維之遇文皆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人才以難之天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爲知己耶忌我者亦知己也

惟是苟能愛我而不能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耳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着徐庶正復相似是將徐庶放去此是躬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真叙事妙品

元直德操並稱伏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臥龍會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踪跡又自不同始之爲周瑜獻連環似四維爲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子猛之見桓溫後之謂玄德極似郭禹之謂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也

龐統走謁荆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臥南榻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操後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未陽中顯過本事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書者恐爲龐統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惟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

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香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璧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敘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語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成。而覩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即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救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小人不可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於小人。即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於小人。顯此可為小人之戒。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與兵變恨 曹阿瞞割髮棄袍恨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美曰。今劉備孫權結為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灑之眾。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為丞相所得。前欲使馬騰伐吳也至此則真伐吳矣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三十萬。逕下江南。令合灑張遼。准備糧草。以為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眾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

往魯子敬處。急發書到荊州。使立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立德。其言必從。且立德既為東吳女婿。亦義不容辭。若立德來相助。江南無患矣。事急則孫劉復合。但內兄魯肅修書者。以上有江上之追耳。不致書於妹丈而必欲煩故。凡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權從其言。即遣人諭魯肅。使求救於立德。肅領命。隨即修書使人送立德。立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立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荊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說明。令人測摸不出。使者去了。立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灑之眾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見統西涼之眾。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超與兵入關。則操又何暇下江南乎。馬騰死後。便當接出馬超。却偏因曹操伐吳。孫權求救。然後轉將出來。事曲而文亦曲。立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眾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龐名德。字

令名超。問令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人踉蹌而入。接前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何為。岱曰：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即無立德書起之起兵決矣忽報荆州劉皇叔遣人齎書至。馬超正說夢馬岱忽來馬超正超拆視之，書略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照應二十回中事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讐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荆襄之衆，以遏操之前。句虛則逆操可擒，姦黨可滅，讐恨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超馬正欲起兵，韓遂之使忽來接，又甚緊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視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為西涼侯。立德致書於馬超用實寫曹操致書於韓遂用寫一實一虛筆法變化超拜伏於地，請叔父於此書札往來便為下文詳書張本。

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有此一逆文勢便曲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為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與兵吾當相助。立德之助是虛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著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得寫勢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只會寫字那裏會斷殺我有筆如刀不若別人操寶劍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此時妙在不叙明白至後方知其計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與各部，教盡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去，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入出入。即此便是計策

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此時龐德已雜在其中矣

鍾繇仍復閉城堅守。却說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

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出一人。

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龐德入城不用明殺。其突如

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

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

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

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照應前文東吳求救事此馬

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督鍾繇緊守潼關。

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

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

洪性躁。誠恐誤事。預為失慮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

後接應。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督鍾繇堅守關隘。並不

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又一曹洪大

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

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

輪流來罵。神琳點操以筆馬超罵操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

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

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誘敵曹洪便教

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

迤邐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聞曹洪下關。廝

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

聲大震。馬倒引軍殺至。城外見馬俗與城中見龐曹洪徐晃

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住。左是馬超。右是

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擋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

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

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

上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

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

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

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視糧草。比及知

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

矣。操大怒。喝斬曹洪。忘却前可無洪不眾官告免。曹洪服

罪而退。操進兵直叩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棚。然後

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兵排棚。分作三寨。左寨曹

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

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

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又見馬超

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
鍔，手執長鎗，立馬陣前。借曹操眼中上首龐德，下首馬岱。
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
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
我父弟，不共戴天之讐。吾當活捉生啖汝肉。此是當面罵
只此數語亦抵說罷，挺鎗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
兩馬交戰，鬪得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戰二十合，
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
於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
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擋不住。馬超龐
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
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
紅袍。魏絕快絕馬超挂孝曹操何敢穿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
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袁紹入宮時鬚子大得便宜
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
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賜絕快絕關
操包短髯若云雲的是曹操，則將斷其頭乎？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倉皇脫錦袍。
劍割髯髻應喪膽，馬超聲價蓋天高。

補像三國志演義 卷八 第五十八回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
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只自逃命，只撇下曹操。
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
超從後使槍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槍搠在樹上，急拔
下時，操已走遠。或曰：超人不死天之道也。超縱馬趕來，山坡
邊轉出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
馬超，操得命走脫。與蔡陽救操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
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
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
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會多折軍馬。
操入帳歎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
不是寫曹洪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
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
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
槍，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
賊雖有長槍，安能便利？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
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
何如此之弱也。弱得過了幾日，細作來報，馬超又添二
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喜得諸

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兵馬。操又大喜，竊於帳中設宴作賀。賀得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準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因曹操分兵故韓與馬亦分兵分則易聞也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將逼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渡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長江不可渡渭河亦幾不可渡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不死於陸必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

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白袍發動，眾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關。只顧其前不顧其後，鳥與鳩相時亦用此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嚇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楸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舟中之指可掬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將用水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腳邊。許褚為曹操手下將曹操反為許褚腳下人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遠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操無洪則死於陸無褚則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包頭以旗被遮，身不謂旗與該却有如此用法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案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

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曹操不死。虧了樹。虧了旗。虧了箭。又虧了放馬。了牛馬。虧了放牛。救了水中一老牛。岸上一怒馬。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被重鎗。箭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日淺爲小賊所困。每敗必笑。奸雄故態。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爲寨脚。賊若來時。陳兵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爲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土棚蓋河內。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擊矣。但爲自守之計。是示之以弱。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選極精壯之人爲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曉將典章。許褚領之。因許褚并提起典章。照應擊張繡時事。典章已死。今救曹操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人。人皆稱爲虎癡。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

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剷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岸。使彼不得渡河。乃爲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爲先鋒。跟叔父前去。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抵渭南。操令衆將於甬道兩旁誘之。龐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躡身一跳。躍出土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德聲勢爲後文。戰關公伏筆。韓遂已被困在核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著曹仁部將曹承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龐德失馬奪馬許褚挑船擇船其勇相似。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韓遂八將中折了二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劫野營。遂自領分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爲前部。令龐德馬岱爲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以我未立寨。樹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破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超遂之謀早爲老賊所覺。衆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

哨探成宜見無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砲。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候淵所殺。又折了一人馬，超却自從背後與龐德馬岱分兵三路，蜂擁殺來。正是縱有伏兵，能候敵；怎當健將共爭先。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兩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操，而劉忽借馬以救孫。則奇劉方約馬以拒操，而操忽約孫以取馬。則更奇。韓不為操以攻馬，而馬得合韓以攻曹。則愈奇。至於劉不助馬而助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操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也。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讎，為父也。非為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讎，為父也。亦為君也。公也。馬騰為衣帶詔而死，則勝為忠臣。超為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為孝子。而亦為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為賊。誤書之為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為得之。曹操不能教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孝。馬騰所謂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若馬超者是，其能報讎矣。遂樹之鎗，渡河之箭，操之不死，固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遂斬國賊，而使之心寒膽落，魂飛魄散，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

君子觀於割髮棄袍之事，而竊以為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髮。惟有帝之解帶，所以有操之棄袍。耳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妻救之，然而曹洪

許褚之救，是以救教也。丁妻之救，是以不救教也。延津之戰，棄糧與馬渭泉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致敗。則洪與褚之勇，又不若丁妻之智耳。

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乘虛而襲許都，此大快事。而孫權不為，劉備亦不為，其故何也？蓋東吳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涇且不下，而何有於許昌乎？且其所欲得者，荊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劉備則欲發其兵力以取西川，即東吳求教，且不肯輕勞我師。而何暇於襲許昌乎？是其志雖在中原，而西川未得，不敢遂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家未有能乘之力，嗚呼！豈非天哉。

赤壁慶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也？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不然，庶縱不肯為操設謀，而身在涇關，恐不能謝其哀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即不死，我知其必託病而歸田里耳。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問韓遂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鍊，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車輜車連以為屏障。馬超聞知，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著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前有赤壁之燒，後有渭河之燒，大火之後，又有小火。操兵低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

撥三萬軍担土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軍馬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妙有開筆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鶴骨松姿。形容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前次冀州之時有老叟陳說星初今戰渭橋之風日又有老叟陳說天時前後遙遙兩相對映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澆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不受金帛高則高矣但不明順逆有愧隱士之名彼四皓助呂不得為安豈得為安漢乎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澆水。為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水凍緊。土城已築完。超之焚寨特有火攻操之築寨賴有水助細作報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已築就。汝何不早降。老賊妄稱天命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八 第五十九回

天寶為之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極寫許褚英勇以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吾即瞻那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前夢乘虎而疑今見一虎而退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許褚為虎侯。百忙中夾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軍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癡。褚固虎也超亦一虎也虎超豈畏虎精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軍。立於陣前。高叫虎癡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眾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此語是激許褚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鎗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極寫許褚乘甲乘甲亦輪矣兩軍大駭。兩箇又鬪到三十餘合。奮威舉刀。便斫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來。

褚棄刀將鎗挾住。兩箇在馬上奪鎗許楮力大一聲響。
 劫斷鎗桿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以斷殺始以斷殺始操恐褚有
 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
 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瀾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
 背上兩箭。誰叫汝赤膊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壕邊操
 兵折傷大半。未行反間之前操軍屢敗操令堅閉不出馬超
 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癡也
 却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
 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
 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
 吾無葬地矣。操其有鞭笞之權耶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
 厲聲曰吾甯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
 開寨門直趨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
 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
 字兒擺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
 曹操就撤了夏侯淵直取曹操。寫馬超志在報讎不但是勇見其孝操大
 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
 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
 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

部將李堪曰不如創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
 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
 豫未決。馬超不欲和而韓遂欲和即此便為下文生疑張本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
 韓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曹
 遂求和之事先去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
 辭去買詔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
 詔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
 則一鼓可破也。賈詡前為李傕策馬騰今為曹操策馬超終始助逆雖智謀不足取也操撫掌大
 笑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事也
 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
 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知謂韓遂曰曹操雖
 然許和奸雄難測偷不准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
 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
 頭隱備以防其詐。兩下分開反間之計便可從此而入韓遂依計而行早有
 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同
 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右圍繞操
 獨頭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營觀看
 想是裝着知韓子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
 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割髮裹頭之時惟恐被人識認今却出而示人好生大膽○兩日一口只

是鬆鬆去

是鬆鬆去。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

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

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話。操曰。吾

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

仕路。不覺有年矣。對陣之時將軍今年妙齡幾何。既後

又後年樹全不似對陣時語是。寒溫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

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

共樂耶。多時不見操曰。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

軍情。奸機說罷大笑。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極好

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忙來問韓遂

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說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

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

甚疑。不言而退。在曹操却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

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尚未足間二人。某

有一策。令韓馬自相讎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

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

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

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之處

便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自行改抹。正

合著單騎會話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

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殺談不足聽之以書書中有塗抹

絕妙疑兵之計。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

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多帶從

知馬超。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

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

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

何故。超曰。豈有以草藁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

詳細。先改抹了。俱在賈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藁誤封

來了。殷皓空函曹操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

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

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說說話。汝從陣內突出

一鎗。刺殺便了。讀至此為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

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

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便入到操寨前。高叫韓將

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

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

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訖。便回馬。對語之後繼之以可疑之書

奸雄機智真不可及。超聽得大怒。挺鎗驟馬。便刺韓遂。五

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

秋曰：「馬超倚仗勇武，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

位。弄假成真俱在曹操翼翮算中遂曰：「吾與馬騰結為兄弟，安忍背之？」楊

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書假換得真書曹

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為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

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橫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不想

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今龐德馬岱為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

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蔣幹在周

之語，是虛令馬超在韓遂帳前所聽。韓遂手痛不是馬超手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帳，

曰：「羣賊焉敢謀害我眾，皆大驚起。一劍望韓遂面門剗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韓遂手痛不是馬超手只緣曹操手毒耳。」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超獨揮寶

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剗倒梁興。五將中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

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瀾殺。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

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

天色微明，方知混殺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鎗縱馬逐之，李堪拖鎗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

來，禁開弓射馬，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三將中又去其一將曹操欲借韓遂殺

馬來殺于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箭，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箭撥之，矢皆紛紛

落地。寫得超超令從騎往來衝殺，爭奈曹兵圍裏，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呼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

斷。獨超在陣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馬超墮於地上。操軍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

德馬岱也。此是絕處逢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

令諸將無分晷夜，務要趕倒馬兒，如得首級者，千金賞。

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與前是劉豫州街行糧以衆將得令各要爭

功迤邐追襲馬超顧不得人馬困乏只顧奔走從騎漸

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

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以上按下馬超以下專敘曹操曹親自追

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衆將畢集韓遂已

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韓遂無手曹操無眼同病相憐爲之一笑操教就於長

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

八將止利其二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逕來

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

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剿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

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爲後文馬超斬西張本操曰吾

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

爲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爲涼州刺史同領兵屯

冀城以防馬超爲後文楊阜破馬超張本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

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衆

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駕

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賊老

用兵每爲諸將所不識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

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

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准備故徐晃朱靈得

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爲甬道築冰城欲賊

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備吾乃巧用反間奮士卒之

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

一道也苟或謂操用兵如神信然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

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

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

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孟德新書雖不傳只此一段可當新書一則

衆將拜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衆文武之

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

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爲京兆

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鑿駕出郭迎接

明明是迎賊非迎討賊之人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

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以上按下曹操這消息播入

漢中早驚動了漢甯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

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

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

斗世號米賊絕妙張衡死張魯行之張魯與張魯一箇模倣

橫一豎前後魯在漢中自號爲師君奇絕其來學道者皆

號為鬼卒奇稱為首者號為祭酒愈出愈奇領衆多者號為治頭大祭酒愈出愈奇務以誠信為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即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已過當面陳首然後為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為監祭酒愈出愈奇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為三官手書一通存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沉於水以申水官天公地人公與天官地官人官前後又遞遞相對如此之之後但病痊可將五斗米為謝今之僧道替人家作好事每以鋪燈鑽壇騙人米粟不若米賊之猶為老實也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天只怕不管此等閒事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營為鎮南中郎將領漢甯太守通進貢而已張魯在天已死黃天當立今張魯在漢中又別有一天當年聞曹操破西涼之衆威震天下乃聚衆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為漢甯王何不竟稱漢中大師君大祭酒督兵拒曹操諸軍以為如何圍圍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兵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

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以上又接下張魯以下接入劉璋見有細作報入川中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即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和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為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第一回中便以劉焉作引至此方纔敘出來歷應前文大史趙韞等共保璋為益州牧璋會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讐劉表與孫權有讐劉璋與張魯有讐彼此遙遙相對璋欲明來歷劉璋在曹操青梅煮酒之時劉璋已說出兩人名至此方纔敘明來歷璋使龐羲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口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觀西川正是只因蜀地謀臣進致引荊州豪傑來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未入蜀之時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於其勇而馬超之勇亦不過以勇圍勇耳馬超之輕入虎口固為忠有餘而智不及馬超之徒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與兵法有妙於用間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人不可間而兩人可間也聚兩人於一處而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不可間而兩人之分則可間也然而間之則非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間之則又

非無端矣。斬使之前，探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蓋深得兵家間法之妙也。

周瑜之愚，將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間，幹遂又妙在白日魯將幹之書，妙在明白間，幹遂之書又妙在糊塗間，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話，騙法不同，愈出愈妙，寫來好看殺人。

天下豈有兩陣對圓，而但彼發寒，溫無一語及軍士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操，而誤封草莽者，此明係反間之計，而幹遂不知，乃合稱以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幹遂之愚有以成之耳。

馬超斷幹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幹遂因馬超之疑，而欲鬪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可惜哉。

孫權之兵事，決於大都督劉備之兵事，決於軍師，而惟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衆謀士以贊之，而裁斷出諸巨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運一計，其始必爲衆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爲衆將之所歎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

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以兵多則糧不能繼，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二可喜也，鳥巢之戰，以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

張角之以左道惑衆，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孫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大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類也，蓋劉備之將聚桃園，則以黃巾爲之始，而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魯爲之端，是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繡像三國志演義 卷八 第六十回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彪
士元議取西川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饒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龐統說張松亦貌醜，可見以貌取人者，不可以相天下士。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張松看得曹操中意，誰知後來却又不然。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四川地理圖本，藏之。畫圖爲記，永年張錦，出賣西川，不誤主顧。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有此一句，暗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晚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此蘇秦所謂因鬼見帝者也，然走謁大人者，往往如此，豈獨曹操爲然哉。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爲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好言太言盜賊者，秦之趙高，宋之賈似，道則然，不謂曹操亦作此語。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

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為太平耶拾白得奸操

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曹操不以貌陋輕視統御以貌陋輕視張左右責

松曰汝為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速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詔

佞之人也身雖短言則長而忽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

詔佞吾中原豈有詔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

神清一俊一醜相形好看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

祖現為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見識過人

松知修是個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觀

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

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

命雖赴蹈湯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何如松曰蜀

為西川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環

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

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

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張松口中誇示之語亦抵得一幅畫圖

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

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既誇地盡又誇人傑修又

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

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

車載斗量不可勝記既誇先賢又誇時俊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

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為朝廷何官修曰現

為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

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孔融稱楊彪世

曹操所川且操會執辱楊彪清操而子乃為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

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

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此職耳不曰附操之勢而曰服操

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

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

既笑楊修又笑曹操妙甚惡甚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

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

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

之要法曹操以兵為書張松又以舌為兵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為何書耶

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做孫子十三篇而作若做十

不得謂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

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

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盡竊以爲己能止好瞞足下耳今盜竊他人文字以爲己者恨不令張永年見之修曰丞相祕藏之書雖已成帙未

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不是曹操蹈襲他人文却是曹操之文被張松蹈襲去了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曰

古怪形容異 清高體貌疎

語傾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膽量魁西蜀 文章貫太虛

百家并諸子 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照應二十卷中事操曰禰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又何能修曰且吾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必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扭碎其書燒之今人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不肯學曹操之燒之也修曰此人可使

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揚修誇之以文曹操又耀之以武教他回去

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喧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颯影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斜目便有傲視不屑之意良

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妙甚惡甚○文不武動之曹操已低一着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

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風輩猶草芥耳大兵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髮棄袍於潼關奪船避戰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當面操亦大快心聞此數語新書即不暗合古人亦當燒矣操大怒曰豎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既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攸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有此一翻受侮愈視下文之妙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郡與曹操

誰想如此慢人。把一箇西川亂棒打落了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逕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見。一箇主顧不著只得再尋一箇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為首一員大將。輕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是孔明調遣妙在不敘出來令觀者自知之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馳。特命趙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與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物。今果如此。俱在孔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為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酒掃驛庭。以待歇宿。又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松只敘明令觀者自知之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叙坐。須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勸。又極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著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

下馬等候。非敬張松也敬西川耳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能聽教。今聞同都專此相接。偷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叙渴仰之恩。實為萬幸。非請張松直請得一箇西川來了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叙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孔明教法絕妙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答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壻。故權且在此安身。却用孔明回答妙甚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蠹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又換龐統回答妙甚孔明只言玄德無處安身龐統便言他人合當相讓一吹一唱大家說着壓壓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龐統不平之語漸漸說得近甚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玄德一味謙遜只不擺來妙甚松辭去。玄德飲酒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三日後還不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叙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到西川來領教便了

言罷潸然淚下。非為張松而淚。為西川而泣也。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

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

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

若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實是孔明統意中之語。却

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馬不能

聯。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此補方幾應承却。偏要

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

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孔明用計畢。大事已畢。玄德略展視之。上面

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闊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

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

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

共議。又引出兩人。來一。同做賊。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

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

敢望報乎。說罷作別。極似迎賓館中說分上者。待臨別時方纔一露來意。孔明命雲

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

字孝直。古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

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

叔矣。專欲與兄共議。輕賢將一國。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

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

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

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

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三人撫掌大笑。傲歸

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三人撫掌大笑。傲歸

又合着影計了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

二公爲使，可往荊州。不用法孟二人請往，却用張松處之妙。二人應允。次日

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

不可爲言。彼已有取川之心。先將取川說他。璋曰：似此如之奈

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說何不計待他。

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

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

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爲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

矣。不須玄德自來，却使劉璋去請，亦可謂善於資國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爲

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

封，令法正爲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

德入川爲援。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

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

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人，姓名權，字公衡，現爲劉

璋府下主簿。黃權後亦從劉備，此時則忠於劉璋。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

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

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

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爲羽翼，若召到蜀

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低頭做小？與郭嘉之度劉表其語相同。若以

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一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

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

過，必與劉備同謀。其言如見。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

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

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

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

出口，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韓復欲招袁紹

歌武關劉璋之劉璋欲相玄德而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

之言，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

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癰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

患。況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

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王

之言更切於黃權，故其後黃權不死而王累獨死。

璋叱曰：再休亂言。玄德是我同宗，

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

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

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

天，蜀道崎嶇，未及齎貢，甚切惶愧。竊聞吉凶相救，患

難相扶，朋友尚然，況宗族乎？今張魯在北，且夕興兵。

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偷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與師剿滅狂寇。永爲唇齒。自有重酬。即以西川酬之。書不盡言。揣候車騎。

立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立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之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前張松初來再三推調今日却急於自說矣前後緩急變化不同。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只消將張松一提不必更說自家話。立德曰。

備一身寄客。未嘗不相感而歎息。尚思鷓鴣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與備同宗。不忍相圖。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調。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前得畫圖今又得一鄉導。立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立德獨坐沉吟。龐統謂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立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荆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賜也。

何必疑哉。如范蠡天以吳賜越之語。立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正是不忍取劉表之意。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此處說封以大國後乃欲襲殺之於涪城何耶。今日不取。終爲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立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立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荆州。孔明應允。取川之謀惟龐統力勸取之耳。於是孔明總守荆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立德令黃忠爲前部。魏延爲後軍。立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爲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二十七卷中所伏之人於此處始來。立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立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立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

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立

德。即下令准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

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忍

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既於遣使時諫之。張公曰。黃

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賊之威。實無益於主公

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

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箇

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

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甯懿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

諫曰。竊聞君有諫臣。父有諫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

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李恢。來事。事。支

璋曰。立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

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為主公

効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

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偏是實屬之人。反說別人不忠。璋曰。公所謀深

於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

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仗劍。口稱如諫

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如此諫法。從來未有。劉璋致取

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告。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

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

武關。為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

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

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如何數侮

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黃權李恢之識。同於王累而王累之忠。則過於此二人。後人有詩歎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

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

餘輛。來接立德。却說立德前軍已到墊涪。所到之處。一

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立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

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

路瞻觀。焚香禮拜。立德果用好言。撫慰人心。切來便收拾。却說

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

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張松之計。本狠。統曰。此意且勿

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龐統直欲拜瞞。

德通法正乃祕而不言。涪城離城都三百六十里。璋已

到使人迎接。立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立德入城與

劉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初見劉

其西川故有所不忍。而揮淚也。表未嘗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

衆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

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爲外援。又何慮曹

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且慢謝須乃脫所穿綠袍

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此便知其關時

部下將佐劉瑣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

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此後來

皆嗟歎而退。却說立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

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立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

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瑣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

凶未可保也。劉瑣無險可尋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

季玉赴席。於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

號。就筵中殺之一擁入城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

而定也。勸殺劉瑣孔明立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

二句。更兼吾初到關中。恩信未立。二句。若行此事。上天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八 第六十回

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不曰王者不爲曰

甚。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

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自

己。乃順天命也。立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

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讎。必來攻

取。明公遠涉山川。驅馳上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

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

洩。反爲他人所算。龐統只言取之利。法正不若乘此天與

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

相勸。正是人主幾番存厚道。才臣一意進權謀。未知立

德心下如何。日看下文分解。

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爲可惜也。不知兵不在書。即使其書傳而

書中之意。豈書之所能傳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其書而泥

之。雖新亦舊。得其書中之意。則無以書爲也。不得其書中之意。則又

何以書爲也。夫善兵者不言兵。曹操有書而孔明無書。是以曹操之

用兵不及孔明云。
張松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讓與立德。
立德以謙得之。曹操以驕失之也。許攸狎侮曹操。而操獨能忍者。當
未破袁紹之時。故氣抑而善下。張松狎侮曹操。而操不能忍者。以既
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
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至荆州。凡子龍雲長接待之禮。與立德對
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中只寫子龍只寫雲長。只寫立德。更不叙

孔明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有一孔明在焉真奇妙之筆

孔明深欲為玄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賣西川却教玄德只做不知想他捉搵並不提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於貿易者極欲買是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待賣者求售然後取之寫來真是好看

西川畫圖一幅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玄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之大略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也大略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可以伏兵不有張松安能知其詳哉況將入一險峻之西川則必有人焉為之先容為之內應是其得松又不專在於得圖耳

玄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龐統主之何也蓋孔明欲以守荆州之責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荆州當吳魏之衝苟我方入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如之何故劉璋之使不來則西川不可入荆州之守不重則西川亦不可入

當劉表之迎劉備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於劉璋欲迎而黃權爭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則一小人之忌幾為其所中兼得龐統之後則衆君子之爭曾不以為憂得士者昌於茲益信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遣書退老瞞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

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如范瑣遺項莊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為樂願舞

劍為戲龐統便喚衆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接

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對項莊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

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璋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鴻門宴上舞劍只有二人今却有無數項莊項伯更是奇絕

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

佩劍衆皆紛紛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門宴上止賜樊噲卮酒今却有無數樊噲更是奇絕曰吾弟兄同宗骨肉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

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為此

緩急則不免於忍緩則不失為仁統嗟嗟而退却說劉璋歸寨劉璋等曰主公今日見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

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玄德無此

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從來帝皇事業多是手下人成之

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立德歡敘忽

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璋便請立德拒之立德

德慨然領諾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

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立德兵變為後文取活關張本

璋初時不從後因衆將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

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立德到葭萌關嚴禁軍

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立德不欲避殺劉璋亦為收民心故耳先收民心而後取西川此是立德主意

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

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

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

可失之機會也此計也說得好聽須知荆州有孔

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

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劉表屏風後之一人是立德難星

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

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前為孫夫人不欲殺立德今又為孫夫人不欲取荆州

孫權曰汝學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尙自不足乃顧

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

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

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孫權此時遂當埋怨周郎正沈吟間只

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

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

荆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若

太聽得咒他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立德平生只有一子就

又驚着個教帶來那時立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前日折了一個夫

教帶來那時立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人今日却要顧他

公子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大妙吾

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

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漏洩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

周善將五百人扮作商人分作五船後來呂蒙亦使人扮作

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

取荆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荆州令門吏報孫

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

洒淚動問不是太太要歸神却是哥哥會捉鬼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

且夕只是思念夫人偷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

帶阿斗去見一面阿斗不是孫夫人所養既非國太親夫

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

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

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

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載在車中。昔日長坂坡前，斷了一個死夫人保來。今日荆州城裏，被一個活夫人取去。隨行帶三千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荆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饒行視之。乃趙雲也。來得突兀。阿斗會做趙雲懷中之物。今日此去，如取諸其懷而奪之矣。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箇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船沿江趕來。前吳將追夫人是旱路，今子龍追夫人是水路。戈大罵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擺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攬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乘馬執鎗跳上漁船，只二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取一小龍可謂大材小用。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鋼劍在手，分開鎗，擡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此一躍之功，抵得長坂救十萬。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船中，見夫人抱阿斗

於懷中。若非昔日在子龍懷中，安得今日在夫人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諾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荆州，無人看顧。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血，恰是糜夫人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說得啍啍。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丁奉面孔。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雖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掉，子龍前番救阿斗是殺着男將，今番奪阿斗却撞着女兵。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何等爽快。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前做了男，今做了女。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艙挾住舵，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播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不獨子龍着急，讀者至此亦替子龍着急。只見當船頭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

下姪兒去。先聞其聲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箇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後見其人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一顆人頭權當夫人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快人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你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前日夫婦歸趙雲追之者意不在婦而在夫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同船。東吳許多將佐不得劉備轉去今只張趙二人却奪得阿斗轉來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
船上吳兵皆膽裂

今日飛身向大江
子龍英勇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坡橋邊怒氣騰
一聲虎嘯退曹兵
今朝江上扶危主
青史應傳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前寫趙張

今寫孔明若孔明此時不來便疎漏矣。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

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立德却說孫夫人回吳且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

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讐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

此處只說孫權取荊之謀不敘母女怎生相見并其病假病緣故此省筆之法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讐

曹操起兵不向曹操一邊殺來却在孫權一邊防得又省筆之法。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

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山川有帝王之

氣可速遷於此以爲萬世之業。爲後文稱帝張本孫權覽書大

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

石頭城自此而始。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跳足入

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尙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能守而後能戰有備而後無患呂蒙可謂善計

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

權接發曹操却說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權風沐雨三十餘

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
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蓋昭前請還都許昌今又請加九錫全季為曹操腹心者也不想食淡人偏口不淡 你道那九錫

一車馬 駟馬或駟各一大駟金車也或一車馬 駟兵車也支壯二國黃馬八匹二衣服 袞冕之服赤鳥之服赤鳥二樂縣之樂也朱戶 居以朱戶五納陛 納陛朱殿也六虎賁 虎賁三百人七鈇鉞 鈇鉞各一鈇即一形六虎賁守門之軍也七鈇鉞 鈇鉞各一鈇即一形一形赤白形赤也流弓十家矢千蓋黑色也九租鬯圭瓚 租鬯一處圭瓚副爵租鬯色也鬯香酒灌地以求神廟祭器以祭先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可為曹忽然在此等語是教曹操以淡也蓋昭淡而不淡苟或不淡而假淡可發一笑 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加九錫今則與此言大不相同 荀彧歎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為不助已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荀彧只有一錫 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荀彧會其意遂服毒而亡漢文帝賜盒於周亞夫而不設箸是猶有食也今食之意或安 操以空盒賜荀彧是并食亦無有矣明是賜或絕荀不死乎 年五十歲後人有詩歎曰

文若才華天下聞 可憐失足在權門
後人漫以留侯比 隨沒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彧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旂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方見賊兵 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擺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傍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劉琮降操而操薄之孫權不降而操嘉之奸雄賞鑒亦自不凡 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為首馬上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軍 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赤壁之火 却被吳兵劫入

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軍再敗。操心中鬱悶。開着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夾濡須水口。

為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

不遠便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

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日而有三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

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正征戰時忽然却銜一步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逕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

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孫權之母夢日而生權曹操之夢正與權母之夢相合三十八回中事於此照應出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

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為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

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孫權題目亦自正大操

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

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眾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眾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操軍三敗吳

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遠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為帝王。正與孫陵王氣相應於是心中有退

兵之意。又恐吳兵取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省却無數筆墨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

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赤壁連環之舟岸上如在水上。

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書人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以權為英雄權亦以操為英雄正是兩心相照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操畏權權亦畏操若云不畏便是欺人之語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亦豈以遇火而退濡須須孫權亦收軍歸秣

陵。權與眾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

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聽下文分解。

取川者。立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心。此立德之所不欲為也。竊統以此勸之。勸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則必不然矣。是以竊統之智。雖不亞於孔明。而用竊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競於道。則孔明又在竊統之上。歟。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傳為美談。今偏不止一番。却有兩番。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美善長者。但稱其單刀赴會。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為之前焉。美子龍者。但稱其長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為之後焉。皆歷觀前史。求其出色驚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一人止有其一事。孰有應接不暇如三國者乎。然則既謂三國雖有他畫。不敢請矣。孫夫人在荊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若使阿斗入吳。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英明如夫人。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而乃欲備之以歸耶。國太病而取夫人。似也。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國太之意。則取夫人。亦未必為國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則由前而觀。不愧為女丈夫。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布武之死。或以殺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初之勸操取荊州。則比之於高。繼之勸操戰官渡。則比之於趙。漢。凡其設策定計。無非助操。操之謀。社牧。其教。資。六。權。發。權者。誠為至論矣。既以盜賊之事。教之後。乃忽以君子之論。諒之。何其前後之相謬耶。蓋武之失在從操。

之初。而欲蓋之以晚節。母乃為諱者所笑。父兄創業。以貽子弟。固難。子弟繼承。父兄之業。尤難。當曹操討董卓之時。與孫堅並列。權特操之後輩。耳。操之言曰。生子當如孫仲謀。隱然以前輩自居。而以後輩目權也。然袁術以年少。輕孫策。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孫權。此老奸諷英雄之眼。又非他人可及。孫權之擊合淝。宋議死馬。太史慈又死焉。至於潘須。而獨能屢勝。何也。蓋東吳之兵。長於自守。而短於攻取。合淝攻取之兵也。潘須則自守之兵也。以攻取則在城不能救。以自守。雖四十萬之衆。可以却之。其亦長短之勢有異乎。

前卷與後卷。皆敘玄德入川之事。而此卷忽然放下西川。更敘荊州。放下荊州。更敘孫權。復因孫權夾敘曹操。蓋阿斗為西川四十餘年之帝。則取西川。為劉氏大關。目奪阿斗。亦劉氏大關目也。至於遷秣陵。應王氣。為孫氏僭號之由。稱魏公。加九錫。為曹氏僭號之本。而曹操夢日。孫權致書。互相畏忌。又鼎足三分。大關目也。以此三大關目。為此書半部中之眼。又妙在西川與荊州分作兩邊。寫曹操與孫權。合在一處。寫敘事用筆之精。直與歷史不相上下。

第六十二回 取活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與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使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今者玄德欲救孫權。而致書於馬超。是不救之敵。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詎且說立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

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瀘。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孫權之書以劉備結東吳爲名。玄德題互相救誑正。之書又以東吳求劉備爲說。大家借是一對空頭。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此處不即說明。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英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一以備爲火。一以備爲虎。誰知火已熾。不可滅。虎已入。不可逐乎。衆視其人。乃零陵雒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

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是接之以際矣。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爲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正欲尋關得面皮。翻轉。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二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此爲上計。若此席璋則此又其計矣。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伏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此中計風。已爲下計矣。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棄暗而歸。此玄德所必不願也。龐統特以此句激之。欲其行上計耳。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又逼一句。然實是確話。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玄德不用上計而用中計。猶有不忍之心。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玄德此時得張松。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

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竇。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其書因得甚緊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

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為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一向尚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殺於市。後人有詩歎曰。

一覽無遺自古稀。誰知書信洩天機。
未觀玄德與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若依統上計則各關未必盡力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

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龐統正欲於送時。亦欲於送時。刺玄德。彼此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提防之。此句是主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此句是賓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不必風旛告變。龐統已知之矣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為下文賺二將得令而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為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諾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玄德不肯自飲。教他先飲。是玄德謹慎防處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聞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

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亦將舞劍以助一笑乎。統便喝斬二人。玄德還猶未決。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赦。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會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善賈人心。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爾等無罪，不必驚疑。衆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不欲走透一衆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只殺得兩人，蜀兵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遂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爲樂乎？未免露出真情。○玄德於此見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非其倫。此是醉話。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亦有左右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方醒。左右

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一語冰釋。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鑿了涪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始信王累之言。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瓚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行兵之次，瓚曰：吾聞錦屏山中有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至斯殺時忽見一世外之人。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夫語。瓚曰：不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既一心爲主，又何必趨避之有。於是四人引五六千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巔前，見一道童出迎。極與水鏡莊上彷彿。問了姓名，引入菴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道：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休咎。劉璋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

瑣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維鳳墜地。為落鳳坡伏筆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泉。

劉瓚又問曰。我四人氣數如何。紫虛道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四人無一生還瓚又請問時。上人垂眉合目。恰似睡著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下山。劉瓚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益。張任不降之意。於此已決遂上馬而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瓚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紮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瓚大喜。分兵二萬。與冷苞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玄德以上將當先。劉璋亦以二將當先。

劉璋張任守護雒城。却說玄德既得涪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紮下兩個大寨。玄德聚眾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黃忠不與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當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是為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

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攬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為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魏延意欲與黃忠則黃忠之成功必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此處黃忠欲與魏延比試。後文關公亦欲與馬超比試。前後相映。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人雖老實。刀不老。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勸。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人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驕者便為壯。輸者便為老。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上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預知魏延必爭黃忠之功。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眾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

到鄧賢寨邊。馬殺時敵不得處驚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

馬摘鈴人脚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

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

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

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

我先左右忽左邊延好勝觀今之推接退避者何當天壤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

士少歇排擗金鼓旗旛槍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

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如此早去又已準備可謂一聲破響

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

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

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脚

亂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正為

功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

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

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揪將下來。謂魏延死矣鄧

賢馬奔到挺槍來刺魏延槍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

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

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先聞其言後見其人寫得聲勢舞刀直取冷

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

黃忠一校軍救了魏延。魏延在長沙城上救了殺了鄧賢直

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

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

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

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立德。寫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

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立德引兵從後接

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補敘冷苞兩頭無路取出僻

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鈎齊舉

把冷苞活捉了。寫得原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

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正着。補敘用

索縛了冷苞解投立德寨來却說立德立起免死旗但

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善實又謂

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

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放回之人又將為未黃忠安下寨

脚巡來見立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立德急召魏

延魏延解冷苞至立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

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善於

立德重賞黃忠。黃忠故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立德去其

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

降劉瓚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若肯放我回去。當即招
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立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
城。這是收川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
來矣。立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
雒城。見劉瓚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
人。奪得馬匹。逃回。今人有諺言沒臉劉瓚忙遣人往成都
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眾商議。長子劉
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
誰人為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
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為副將。吳懿保吳蘭雷同一人
為副將。三人後皆為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瓚張任接
着。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
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
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名帶鐵鋤。前去決涪江之水。
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熟人用火冷吳懿從其計。即令冷
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
決水器械。却說立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

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探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
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張魯與兵不從張魯一邊殺來却立德

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何。
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如
何。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立德問何
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為中郎將。乃南郡枝
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立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峻守
葭萌關去了。立德此時腹背受敵。亦大危事。却只使龐統退歸
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
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身甚長而衣服不甚
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
來得。作怪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
知天下大事。作怪令人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
人起而便食。並每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一作怪統疑
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
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
乎。奇陞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只為
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
文分解。

讀前卷而見孫與劉之相離。讀此卷而見備與璋之相惡。一取妹而
一番子孫劉之所以離也。一吝糧而一毀書璋備之所以惡也。然孫

權之難。可以復合。而瑛之惡者。不可復合。何也。瑛既迎師。則已。有不能更拒之勢。招之來。而欲磨之去。則首鼠兩端。而瑛必起矣。備既入川。則已有不能不取之勢。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則進退維谷。而禍及身矣。總之召虎。易而遣虎。入險。易而出險。難耳。

玄德初以徐州為家。而布奪之。繼以荊州為家。而耳失之。權又爭之。惟至於西川。則實為玄德之家。突然其受陶謙之讓。而不受劉表之讓者。懸於徐州之得。而復失。故重發於劉表也。不奪同宗之荊。而獨奪同宗之益者。懸於荊州之運。而溢議。故不得復重發於劉璋也。此其先後遲速之機。因時而變者。然也。

備統之策。三曰取成都。二曰取涪關。三曰取荊州。夫回荊州。則是無策矣。不可謂之下策也。統之意。本是襲殺劉璋。於初迎之時。為上計。而自假萌取成都。為中計。自假萌取涪關。為下計。玄德之從。其中計。是從其下耳。然殺劉璋。而急取之。則人心不附。而撫之也。難不殺劉璋。而緩取之。則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為上歟。

觀於張肅。張松。而有憤於兄弟之間也。一則竄主求榮。而不告其兄。一則微禍及己。而不顧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孔備與璋之。以同宗通語者。耶。讀書至此。為之三歎。玄德其不用壯。而善於用老者。乎。益於取川者。壯。而緩於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壯而敗。黃忠以老而勝。志成而吉。壯則固。為將之道。固然。將者。月兵之道。何獨不然。

有以閒筆為伏筆者。正當干戈爭鬪之時。忽有一紫虛上人。如古木寒鴉。蒼巖怪石。此極忙中之閒筆也。乃涪關之役。魏統未死。孔明未來。而紫虛早有一鳳。此地一龍。升天之語。則已為後文伏筆也。與雲長在鎮國寺中見普淨和尚。玄德在南漳莊上見水鏡先生。一樣筆墨。文有正筆。有奇筆。如玄德之殺楊高士元之取涪關。劉璋之請箭。

虛冷苞之議決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筆也。如黃忠之救魏延。玄德之入敵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見彭義。皆突如其來者。也。奇筆也。正筆。聲明在前。奇筆。推原在後。正筆。極其次第。奇筆。極其突兀。可謂敘事妙品。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名。名義。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削為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義從何而來。義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妙在不即說明。故作此驚人之語。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謂

見。請問其故。義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義曰。為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冷苞之計。玄德大悟。彭義曰。罡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借決水一事。照下蒼風坡。

玄德即拜彭義為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營其妙。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巡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

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

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冷苞二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立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立德設宴管待彭彙忽報荆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立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荆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立德拆書觀之略云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

謹慎彭彙之言早與孔明相合

立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立德曰吾將回荆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此土元不乃對立德曰統亦算太乙數已知罡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亦算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因自己心疑却到在姓冷的身上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立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立德取張

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照應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路皆可進兵龐統謂立德曰統令魏延為先鋒取山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俱是畫立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立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痛此行莫非不佳。立德以伏龍鳳雛為左右手土元乃其右手也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立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夢是夢書是書不似今人但看夢書軍師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前只肚裏尋思今却口中說出心疑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立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揪將下來。又是一個預兆立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立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會如此立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

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說田死字

又是簡預兆。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快快而行。簡預兆。却又說：雒城中吳懿劉璋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未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的盧救了玄德白馬送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却說龐統迤邐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百忙中又夾此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臥龍謂爲孔明之始落鳳坡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歎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
士元有宅傍山隈。

兒童慣識呼鳩曲，
閭巷曾聞展驥才。

預計三分平刻削，
長驅萬里獨徘徊。
誰知天狗流星墜，
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又與紫虛上人語相應。○荆州之語曰：泥中蟠龍向天飛。西川之語曰：蜀道通時只有龍。前之龍應在此，後之龍應在此。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川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魏延不死者天幸也，而士元獨不得逃天幸惜哉。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頭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不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前是魏延兩擒冷苞，此是黃忠兩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救魏延一卷之中，又是相對。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璋引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璋

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鳳死蜀兵得勝。迤邐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白馬既亡。別馬何用。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

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接與之哭是悲生風。玄德之哭是悲死鳳。遂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謹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我往荊州請軍師去。為後文關平守荊州伏筆。

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却說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眾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

狗犯於吾軍。只因天上一狗失却人間一。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喪一臂矣。與玄德之。眾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眾官皆驚。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本為佳期却為。落鳳忌日。孔明大哭。眾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西川失了一龍。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

德書與眾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託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齎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玄德蓋關平之意。孔明口中說出妙。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又將首卷。一龍止。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留一虎。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與龐統說死字前後。

對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

出孔明曰。偷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偷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荆州危矣。未得西川而荆州吾

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荆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只重在東和孫權一句。八個字只四

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授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蒼。一班兒

輔佐雲長。同守荆州。自六十回中。玄德入川之後。便與雲長不復相見。自今此卷中。孔明入川之後。亦不得復至此為之慨然。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

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為頭功。一路。又撥一枝兵。教趙雲為先鋒。泝江而上。會於雒城。

水路。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為書記。此處簡雍蔣琬當日本應蔡不費筆當日

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伏筆於路戒約

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

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

補像三國志演義 卷八 第六十三回

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隱然又是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

城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

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立德入川。拊心而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老識後聞立德

據往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准

備迎戰。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眾。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又將四十二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

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

可擒也。以昔日張飛度之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

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

張飛。喚武士把軍士割下鼻耳。却放回寨。寫嚴顏如此。下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

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盛與黃忠射關公盔纓前後相對。飛指而恨曰。吾掌任你這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寫張飛如此忿怒到晚上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至此已氣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又氣了張飛眉頭一縱。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張飛此時不嚴顏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

飛在張當日諸將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此是昔日張飛真面目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聽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非人假莽粗人假粗衆應曰。這幾日纔得哨探聽出。張飛曰。事不宜遲。汝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脚杖。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妙人探事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能料其粗不能料其細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誰知反中了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聲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讀者至此正不知張飛如何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便說是一齊擂鼓。四下伏兵。

盤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响。一彪軍掩到大喝。

老賊休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

大將豹頭環眼燕頤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

飛。忽然有兩張飛好生作怪語者。至四下裏鑼聲大震。衆軍殺

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個

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

甲縋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將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

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明絕妙用筆。料道嚴顏擊鼓爲號。

張飛却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

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

殺百姓。出榜安民。鞞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

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爲何不

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

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千古美。飛大怒。喝左

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張飛見嚴

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叱退左右。親

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

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此處

意外不但嚴顏所不料也。嚴顏感其思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

顏曰。

白髮居西蜀。

忠心如皓月。

甯可斷頭死。

巴州年老將。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

至今廟貌留巴蜀。

惟憑義氣服軍民。

社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可

以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只

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未知其計如何。且看

下文分解。

前文之決水者。一曹操之決泗水以淹下邳。決漳河以濟冀州是也。

後文之決水者。一關公之決湘江以濟七軍是也。獨此卷以治水之

決。則欲決而不能決。遂不果決。有前之二。實不可無此。一虛有此

之一。虛然後又有後之一。實文字有虛實相生之法。不意天然有此

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親於關統之死。而知荆州之所以失。關公之所以亡。也何也。繼統不

死。則收川之事。委之繼統。而孔明可以不離荆州。縱使撫川之事。託

於孔明。而荆州又可轉付繼統。雖有呂蒙陸遜何所施其詭計哉。故

凡荆州之失。與關公之亡。不關於呂蒙之多智。陸遜之能謀。而特出

哭也可

甚矣謀進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忌也龐統未死之時星為之告變矣夢為之告變矣馬又為之告變矣而統乃疑孔明之忌已欲功名之速立遂使風兮風兮反不如鴻飛冥冥足以避

孔明隆中決策之語其曰外結孫權所謂東和孫權也其曰然後中原可圖所謂北拒曹操也其言關公即以此耳況孫夫人在而孫劉行合及孫夫人去而孫劉遂離孫劉與劉必將北與操合而須之戰權不致畫於備以求援而獨致書於操以解兵便有與操連和之機矣孫與劉雖不足憂而操與孫合則大可懼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東和孫權此其何能拒操也耶

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坂矣奪阿斗矣然而數事之勇不若儔嚴顏之智也擒嚴顏之智不若釋嚴顏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窺陶則莽氣化為瑤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嚴將軍頭本末件隋而有斷頭將軍一語遂使千古傳為美談文天祥正氣歌曰為嚴將軍頭而元人弔天祥詩亦曰忠如蜀將斷頭時竟似嚴將軍真斷頭也者可見人雖不死不可以畏死雖不必不生不可以貪生

人但知樹林中過去之張飛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張飛亦是假彼之張飛是以假張飛扮作真張飛前之張飛是以真張飛扮作假張飛後之以假為假固奇前之以真為假尤奇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却說張飛問計於趙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

無可以報老夫當為前部所到之處盡皆喚出投降因一箇斷頭將軍引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為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會廝殺一場省事亦省筆○以下按過翼德一邊接敘支德一邊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支德教都會聚雒城支德與眾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我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此又寫黃忠支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支德取中路當夜三更三路軍馬齊發張

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燄騰空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中兵接應人去支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接兵不出攻到第四日若孔明未來便施攻城雒城便不見孔明用計之妙支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支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

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卻引軍出南門轉西門軍迎立德。前射白馬將是射着假立德今出雒城門是來尋真立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却說立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逕來軍中捉立德立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

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立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立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讀至此為立德一嚇立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立德一嚇立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每於接符處故作驚人之筆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

將張軍來得突兀來得湊巧不如此不見義釋嚴顏之妙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張飛回見立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尙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說嘴有得他立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於路並不會

費分毫之力。不是義釋一人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立德立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為已降者獎又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璋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不從魏黃一邊聽得者軍之法張飛聽得便請立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立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璋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卻被立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嚴顏之後又軍立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卻說張任失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璋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兵退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維城求救於成都便為一成都求救於漢中張本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遠城而

走張飛儘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黃忠魏延捉張任不得張飛亦捉張任不得方見下文孔明之妙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

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趙雲此來亦未得笑兀來得笑巧與上文張飛來法一樣筆法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甚省二人

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同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不向孔明却從後乘一逸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

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又是一個降將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瑣。張任劉瑣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傑有膽略。不可輕敵。借又

吳懿口中寫張任寫張任正是寫孔明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遺座橋名為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遙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令曰。離金

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兼度可以埋伏。金雁橋可為落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單殺馬上將黃忠引一

千刀手。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為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別處用計只是如此而已此處詳敘在前又是一樣筆法調遣已定。軍

師自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璋守城。自與卓膺為前後二隊。任為前隊。膺為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整不齊。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擁。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眾。聞吾之名。望風而走。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天下誰沒用的

人最會說大話。不但整不齊。是誘敵即說大話亦是誘敵。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過橋拆橋何今日孔明之多也一笑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擺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遙河而走。走不到五七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葦中忽起。都用長鎗亂戳。黃

鳳坡

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長刀只刺馬蹄。江邊蘆葦可爲馬坡邊林木皆爲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又是一個降將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不肯許降是硬漢。便說實話是直漢。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張任將軍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甘從二主。

張君忠勇死猶生。

高明正似天邊月。

夜夜劉光照雒城。

玄德感歎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不取其頭祭纛。統而反葬之。所以收川中之人心也。不是爲死。正是爲生。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瓚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瓚。閉門投降。又是一個降將軍。却斬他之人頭以來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

出榜安民。殺劉瓚者。乃武陽張翼也。敘明在後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甯。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水定江。犍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先將處置得宜。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逕往成都。前張松致書於玄德。不過來今法正致書於劉璋。却說劉璋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衆官商議。從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地奪城。然兵不甚多。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亦似李左車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劉璋雖聞亦有仁心。然從來有仁心者。每每吃虧。每每失事。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

璋拆開視之其略曰

昨蒙遣差結好荊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荊州眷念舊情。不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者出城。劉璋既不聽鄭度之策。又不即從法正之言。猶豫未決。正是袁紹劉表一流人。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守把縣竹。費觀舉保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縣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讎。安肯相救。今與所親為仇。而爭欲結其仇。以攻親者。矣。親既親仇。而仇反親。親不亦難乎。為之一歎。和曰。雖然與我有仇。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取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因劉璋求救於漢中。本該接敘張魯。却放下張魯。接入馬超。蓋為馬超投張魯。張魯遣馬超之由也。此等敘事。如連山斷嶺。法正。

惟冀城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韋康求救於夏侯淵。與劉璋求救於張魯。兩相映襯。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眾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

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降馬超。文劉璋出降。兩相映襯。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人。盡斬之。不留一人。馬超與張魯而失劉璋之心。正是相反。有人言。楊阜勸韋康投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為參軍。用劉巴黃權又相類而相反。阜薦梁寬趙衡二人。超盡用為軍官。此時一似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其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楊阜思報其主當與許貢之客並稱。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草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衡兄弟。肯與兵。二人必為內應。方知所為。二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雖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念。汝若不聽義山

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一個女丈夫可 敍乃與統兵校

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見隨馬超為裨

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敍楊

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章康之讎。想吾子趙月見隨馬

超。今若與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亦有謀及婦人而 其妻

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

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可此兩頭將軍 趙昂乃決。次

日一同起兵。姜敍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

乃盡將首飾。資昂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勸其

衆。當以夫人為主帥 馬超聞姜敍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

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趙昂先送了 令龐德馬岱盡起軍

馬。殺奔歷城來。姜敍楊阜引兵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敍

衣白袍而出。與馬超在潼關時正相映射。○彼與阜以姑表兄 大

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

敍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

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馬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

不能相顧。正鬪間。斜刺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

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此一路軍馬突如其來

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

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

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

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

一個剝將下來。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殺了章康一

反乎兩人苦 背後夏侯淵引兵趕來。超見勢大。不敢戀戰。

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敍楊阜。殺

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

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

門者。只道姜敍兵回。大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

盡洗城中百姓。百姓何辜所謂室於 至姜敍宅。擊出老母。

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又送

了一個 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尹超又送

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照應 一日夏侯淵大

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

軍擺開。爲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

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兄弟七

人。皆被馬超殺死。楊阜又送了 阜身中五槍。猶然死戰。後

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逃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

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敍等

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可謂操之忠臣。卻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去了。此漢中。張魯大喜，以為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婿之議。謀魯欲婿馬超而不與與術欲。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極呂布而不遂，前後遙遙相對。楊柏伏筆。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為後文楊松。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為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與孫權援劉備而欲以荆州九郡為謝一實一虛又相映射。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閻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方看真主來西蜀，又見精兵出漢中，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

張任設伏以害龐統，孔明亦設伏以提張任。同一伏也，而張任則在山坡，孔明則在平岸。張任則在林木，孔明則在蘆葦。張任以強弓硬弩，孔明以長槍砍刀。張任之伏止一處，孔明之伏不止一處。張任意在射殺，孔明意在活捉。又有甚不同者，則孔明之用兵為獨奇。玄德獲張任，正當為龐統報讎，而不忍殺之，而欲降之，何也？蓋欲資其才以爲用耳。章邯射殺項梁，而項羽折箭以誓之，朱鮪屠殺劉繇，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平，不敢懷怨以待人也。且勿論其遠者，曹操不記殺典韋之怨，而納張繡孫權不記殺凌操之怨，而納甘甯亦此意也。乃玄德欲任降，而任終不肯降，若張任者，則真斷頭將軍矣。

楊阜之爲韋廉報讎，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也。馬騰兩番受詔，兩番討賊，固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奪父恨，則孝承父志而討賊，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超，以超爲賊而不知操之爲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

或曰：楊阜之助操以算馬超與陳登之助操以算呂布，將毋同乎？予曰：不同。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許田射鹿之前，爾時衣帶未登也，董貴人未死也，魏公未稱九錫未加也，操之逆未露而惡未彰，則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陳登信而助之無怪也。至於阜而衣帶詔發矣，董貴人死矣，魏公已稱九錫已加矣，操爲國賊而助國賊者，亦賊楊阜其何說之辭。

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爲戰將而不可爲大將。將其襲韋廉屠百姓不得謂之仁矣，其不疑楊阜不得謂之智矣。前既惑於曹操而攻韓遂，後復歸於張魯而拒玄德，此其識見當在四人之下。

人謂姜敘之母同於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敘之母勉其子以報韋廉，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姜敘之母異於徐庶之母。

庶之母。知操之爲賊。殺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助操者之爲賊。此則其可惜者也。人謂趙昂之妻。異於呂布之妻。助其夫之出戰。昂之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趙昂之妻。同於劉表之妻。表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身幸免於死。而亦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兼天下。所稱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尙論者。於楊氏。王氏。可勿護云。

此卷自孔明捉張任之後。便當接馬超攻葭萌之事。而馬超攻葭萌。由於張魯遣馬超。張魯遣馬超。由於馬超投張魯。馬超投張魯。則又由於楊阜破馬超。夫楊阜之與劉璋。風牛不相及也。而尋原委。遂忽然夾敘臨西一段文字。却與五十九回之末。遙遙相接。此等敘事。宜求之左傳史記之中。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八終



第一才子書續像三國志演義卷九

聖欵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收

却說圍圍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

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

備。忘了董承義狀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

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

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為後文師張魯領楊柏監軍。宛家

擡着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卻說立德軍馬在雒城

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

處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既前

在劉璋一邊寫來此又在立德一邊寫得是兩邊雙敵兼注有省亦有不省處變化不同立德孔明聞之皆

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

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料劉璋如見可謂知彼知己不一日，人傳劉璋

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立德聞之，方始寬心。立德

一邊寫得勾孔明曰：可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

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立德兵來，差

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

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孔明在帳中教鳴金收軍。便有李

嚴之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

明曰：吾已見李嚴無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

引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

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

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來，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

明自在山頂喚曰：公若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

士元報讎矣。姓張的射死了却尋着姓李的真是張冠李戴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

又是一個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立德。立德

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

說之。立德即命李嚴入城招降費觀。不疑李嚴便是待之甚厚處嚴入

綿竹城，對費觀讚立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

觀從其言，開門投降。又是一個立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

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

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

隘休矣。接寫甚緊立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

敵。立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

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

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寫得張飛如畫孔明伴

作不聞。甚妙對立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

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試虛伏一筆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照應四十卷中事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二卷中事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水六戰殺得曹操鬚髮幾平喪命照應五十卷中事非等閒之比雲長且未必可勝補用反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卻作商議為後子龍守魏延曰某亦願往又一箇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立德後隊望葭萌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栢魏延與楊栢交戰不十合楊栢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攔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魏延與馬岱先作一個破題與馬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回馬走馬岱趕到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嘶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嘶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

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厮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抵得一張通名紅單帖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來叫兄弟且休去飛回視之原來是立德來到前軍中軍後軍勻三次到飛遂不趕一同上關立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持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眾德眼中極寫一馬超在玄德口中寫一馬超玄德歎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補寫一馬超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去戰先當避其銳氣關下馬超軍擲張飛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西地錦忠勳三五番皆被立德當住看看午後立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飛挺鎗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又被馬超一激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殺得好玄德觀之歎曰真虎將

也。連翼德都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寫第一

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

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

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

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寫第二二將分開

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

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

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

點火把，安排夜戰。好圖與好飲一般既馬超亦換了馬，再出

陣前，大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

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

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大家立誓可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

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

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

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鎚

在手，回身觀着張飛，便打將來。比戰許諸張飛見馬超走

心中也，隄防不及，銅鎚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

去。張飛便勒回馬走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

弓搭箭，回射馬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一鎚一箭借

將破個不住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譎詐

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極會做馬超聞言

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

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到來。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

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

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來此。綿竹之守借孔明口可用條小

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

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甯王，手下

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

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

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甯王。

劉璋許以地孔明許以爵二者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

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

賈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

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全是金珠在

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為漢甯王？楊松曰：他

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不是皇叔保得而張魯大喜，便差

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不一日，使者

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魯能立功於外者，張魯又

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蜀主，與父報讎，不肯臣於漢中。全是金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出下三個難題目，馬超一面教張衛點軍把守關隘，防馬超兵變。奮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金珠之為物，極是善變。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金珠道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接符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照應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

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引說馬超歸降。若何。李恢來得湊巧，恰好做了孔明替身。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與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入得馬超的耳。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名。姓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勦叱李恢曰：汝來為何。恢曰：特來作說客。將幹一見周瑜辯明，不是說客。李恢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先以危言動之，妙在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涓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李恢言語當得金珠用，一字一金一字一珠矣。超頓首謝曰：公言

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此退。李恢舌劍可以退恢下之劍。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黑應二十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讐下立功名乎？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之。方聲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立德、立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立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城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驥、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立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吃酒，未曾安食，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強飛頭過本事却用趙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軍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出城都，雙手奉獻。子龍以兩個人頭為安席之敬，馬超便欲以一座城池為進見之禮。立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大驚，閉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謾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

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好一個請來的救星，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尚有二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忠厚為無用之別名，非忠厚之無用，忠厚而不精明之為無用也。劉璋失豈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衆人聞之，皆墜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載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吃新飯，須待先主來。此乃預兆。為立德稱，帝伏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譙周傳說天文，後來蜀後主出降，即此人也。權巴欲殺之，亦不為過。劉璋當任，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前不聽挂城之千絮，今却哭臨城之許靖，亦運矣。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緜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秦宓後來以舌辯稱異，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

見責遂同人見劉璋。具說立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齎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立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亦是立德實語。然古來以此三字解說者多矣。如軍耳之殺懷公小白之殺子糾。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皆是也。兄弟之變。至於如此。為之二歎。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立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立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眾將忿怒。欲往殺之。立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漢高之封雍。劉放。廂通即此意也。立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不獨收二人之心。正欲收衆人之心。二人感立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州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荆州。立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一個做好一個做。惡定是商量停當。立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立德遷劉璋於公安。與曹操遷劉璋之於路一則善。立德自領益州。依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頭為前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為

巴為左將軍。黃權為右將軍。其餘莫認。費觀。彭義。卓。摩。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先封新降之臣。然後封舊。日之臣。皆是立德權變處。諸葛亮為軍師。關雲長為邊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征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孫乾。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諸臣勞苦功高至此。方獲受封。良是不易。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荆州之臣。蓋不有留守。則從征不能成功。是西川之取。皆長亦與有力也。其餘官將。給賞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又給民心。軍民大悅。益州既定。立德欲將城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民人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服。不宜奪之為私賞也。趙何強買民間田宅。以自汗為過。猜忌之主。故然今子龍退立德不嫌市惠於民。立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高祖約法是刑。今劉

新國用輕典

璋閣弱德政不敷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奢矣孔明治蜀是刑亂國用重典

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爲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二句內包着無數事情省筆之甚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爲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意不問繼劉璋而用猛以濟寬過法正而用寬是寬以濟法正聞之亦自歛戢法行而知恩恩寬過法正而用寬是寬以濟一日立德正與孔明閒叙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立德召入平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稟伯父此事不必有此事不可無此言立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孔明已會其意立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平回至荊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鯨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荊州不爲不重偷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希明照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正欲孔明將自孟起耳非喜其舉已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以下過西川東吳却說東吳孫權知立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立德方纔得來不張昭曰吳中方可不助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西蜀方開新日月東吳又索舊山川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孫權與劉表爲難劉璋亦與張魯爲難黃權之求救於漢中如魯肅之弔喪於江夏所謂同舟過風吳越可以相濟者也然立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非操之所能問也魯與魯則孔明之所能問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問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能問之亦張魯之自問之耳

蔡瑁在荊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操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智異於備也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讎而

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不獨內有楊松。而欲立功於腹誦。為勢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於腹誦。亦為理之所不可。

關公之欲與馬超比武。非真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也。漢高初見英布。而借傲跳。以折之。恐其驕。則不為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川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致於自得。得孔明一書。方之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羣。如關公者。而超之。嗚呼。折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真知此心哉。

玄德當奔走流離之時。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子龍之諫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於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於入川之後。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

子產之言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畏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子產之用。猛正其善於用。寬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即猛以濟寬之道。玄德以孔明為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為水而為火矣。曹操能劉琮於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瑁於公安。而歸其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而收之。以恩諸葛嚴以治蜀。而繩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矣。蓋我與敵。取其相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我以緩。以相反為德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濟。君以相以濟。為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亦無以相成。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仗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

八

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既誓不得阿斗。却用着諸葛瑾。不能取劉備之子。以奉制。

劉備却借孔明之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掩耳。小昭曰。明教。是計策自然放心。盜鈴。權從之。即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諸葛瑾名字。今舍肅。而用瑾。又是推班出色。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為何。孔明

曰。來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老實人何處。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一兄弟俱不是真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我却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已被驅去。諸葛瑾老小。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

來索荊州乎。前番只是借今番却要領了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

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

之情。孔明自做好人却教立德做惡人妙立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個人都是。立德徐徐曰。既如此。看軍師面。分荆州一半還

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借債的先還一半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去交割三郡。立德曰。子瑜到彼須用

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立德自做好人推測公做難人妙瑾求了書。辭了立德。別了孔明。登途逕到荆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叙。瑾出立德書曰。皇叔許先

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吳主。雲長正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荆州本

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提出大漢二字辭嚴義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還。後文使伊籍知會關公便去了此時

知是孔明之計。只有藉葛瑾來使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得荆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詭計。如何瞞

得我過。玄德孔明知之而不言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

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關平與關公亦似約定一樣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

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哥哥却為兄弟所弄瑾只得再見立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前是假哭此是真哭立德曰。吾弟性急。極

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荆州。取了西川又等東川極似今人賴債的最會回債的一樣瑾不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

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也。然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立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

不肯。子瑜是實心人不像兄弟乖戾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不會管業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

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斬

之。只是不肯寫承攬○逐回官吏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荆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此時尋着保人肅曰。肅已思得一

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

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荆州便了。中人沒法勉強孫權曰。正合吾意。即可行之。關澤

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荆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

速行此計。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甯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只有僕從的請中人如候客的中人救酒席。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

引使人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會。請帖上定寫翌日。汝可先回。使者辭去。關平曰。魯

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遠三郡。故令魯肅

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若怕討債不吃酒便。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

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極寫關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

極寫關平細說。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下戰書且不怕請吃酒何足怕

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中人要說干係。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藺

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渾池會上。觀秦國君臣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公乃合廉藺。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

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認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先準備候客的。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

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甯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礮為

號。準備廝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

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颿顯出一個大關字來。寫得情景如畫今日領單刀赴會者未必能如此寫生也。船漸

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儒雅之極英雄之極○在魯肅眼中看來加倍出奇

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

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不是請吃酒却是討債了。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

之。將周瑜對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前說立德不肯還此說關公不肯還語又逼近。雲長曰。烏林

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只略答他兩句好在略而不詳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愈德繫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為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此將立德與關公合說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立德推關公又推立德關公對諸葛瑾之詞嚴對魯肅之詞婉所以然者飲酒之時只宜如此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動答正妙在不以為意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此又坐在雲長身上去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忽夾周倉一語是奸律燕便有催起身之意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妙在借周倉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伴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說得不激不隨絕妙收拾法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甯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魯肅被傷遂不敢動雲長

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難得請來忽然放去魯肅此時如有所失後人有詩讚關公曰

藐視吳臣若小兒 單刀赴會敢平欺

當年一段英雄氣 尤勝相如在瀟池

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商議此計又不成功如之奈何蒙曰可即申報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即令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下文曹兵竟不會來忽於此處借作一頭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移兵向合淝濡須以拒曹操以上按下東吳一邊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彥材上書諫操書略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成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養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衆頓長江之濱倘若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惟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畢遂罷南征前此虛言南征說似特為荊州作按興設學校延禮文

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為

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

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荀或諫九錫已晚矣荀攸不諫九錫而諫稱王抑亦

矣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又將前荀攸知之

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

遂罷魏王事姑徐徐云爾未必因荀攸之諫而遂止也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

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

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何

帝曰盡在魏公裁處衛若所謂政由曹氏祭則寡人操怒曰陛下出此言

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

爾願垂恩相捨語極軟又似極實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

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

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

書一封密與父圖之天子血詔尚且無成皇后手書又復何用帝曰昔董承為

事不密反遭大禍今恐又泄漏朕與汝皆休矣照應二十卷中事

后曰且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

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穆順與張讓趙忠相去天壤乃

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

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

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腹心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

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

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官亦是好宦官后乃修書

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帶中詔髮中書前後遙遙相對逕至伏完

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

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

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

夾攻庶可有濟董承義狀上止存劉備一人今又欲添出一孫權順曰皇丈可作書

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

救主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何不口傳又要回書不密之甚順乃藏於頭

髻內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

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

求醫去害愛國病欲求醫國手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

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

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

帶其帽冠履倒置之時宜其帽之倒也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

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結連孫劉為外應執下穆

順於密室操大怒問之順不肯招好意操連夜點起甲

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

董承事泄得通伏完事泄得快前後又自

不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下獄。平明使

御林將軍郗慮皆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

外殿。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

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

方起。慮便喚管璽。人索取玉璽而出。敢於收皇后璽其不

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尚

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

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門。尋覓不見。料在壁中。

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髻拖出。曹操

順之髮華歆揪后頭。收殺

之髮其罪皆難擡髮。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

訴去。后披髮跳足。一甲士推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才

名。向與郗原管甯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一龍。華歆為

龍頭。郗原為龍腹。管甯為龍尾。今則有尾無頭若論歆之行

為操爪牙則是一日甯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甯揮鋤

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手雖擲下心上好生捨不得若

又一日甯與歆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

軒而過。甯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今之豔羨富貴人者

自此鄙歆之為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頭尾不

復相連

後來管甯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一樓。足不履地。終

身不肯仕魏。歆出而甯不出是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

操。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百忙中忽接殺華歆生平

人有詩歎華歆曰。極似則筆却不是開筆

華歆當日逞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

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甯曰。

遼東傳有管甯樓。人去樓空名獨留。

笑殺子瑜貪富貴。豈如白帽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

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

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為天子不能庇

去。帝捶胸大慟。見郗慮在側。帝曰。郗公。如聞天下甯有

是事耶。哭倒在地。郗慮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拏伏后

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

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讀至此令人隨即入宮。

將伏后所生二子。皆斃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

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

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歎曰。

曹瞞兇殘世所無 伏完忠義欲如何
可憐帝后分離處 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為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册立曹操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皇后可以統得皇后。亦有何貴而操猶以女為后。已為國丈耶。羣下莫敢有言。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不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現充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入。仁乃不敢入。曹操聞之。歎曰。許褚真忠臣也。並臣手下為之歎。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方逞兇謀欺弱主。又驅勁卒掃偏邦。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關公不府。肩與東吳較量。稱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此其讀春。

秋。得。力。處。也。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驥。士。人。人。有。分。惟。其。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大。漢。驥。士。豈。可。妄。以。尺。寸。與。人。惟。其。能。為。人。臣。所。以。能。為。人。弟。

玄德之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計。玄德之就婚而歸妙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妙在公然而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應請。方來魯肅之請關公又妙在一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關斬將妙在擱當不住。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無人擱當。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得軒昂。去得軒昂。讀書至此而歎公之往來。自若。若無人豈但在一時為然。豈但在一國為然。哉。直將獨往。獨來。於天地古今之中。耳。觀曹操杖殺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真前史之所絕無。而僅見者矣。或為之解曰。獻帝為高帝。後身伏后為呂后。後身曹操為舜。信後身曹操女為戚姬。後身華歆為趙主。如意後身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為惡。至於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為名利之心。未忘耳。拾金而觀之利。未忘也。見乘軒者而視之榮。未忘也。止此貪策慕利之心。遂成其黨惡助虐之心。管幼安之割席分坐。迨料其後與。或謂管甯坐臥一榻。足不履地。以地為魏地也。獨不思樓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為遼東情。清操勵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甯卒於魏。魏以清操如管甯。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若以樓為魏之樓。則箕山亦為唐之山。穎水亦為虞之水。首陽之薇亦為周之薇矣。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官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官官助國戚者程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官官謀國戚而勝以官官與國戚共謀權臣。

臣而亦不勝然則權臣之惡其更甚於宦官國威乎然立貴人爲
皇后則操亦居然國丈矣不亦居然國舅矣王莽以國威而爲權臣
操與不則又以權臣而爲國威矣國威不足權以權臣爲之則可權
權臣已足權權臣而又使之爲國威則更可權魏之篡漢又可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荀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
於殺董妃之時以爲死之已晚也然猶幸其能死於殺伏后之前以
爲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稱魏王之漸也稱魏王則殺伏
后之本也殺伏后則篡國之機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
王粲贊之殺伏后則華歆助之是錢與攸之爲人其猶有賢於董昭
王粲華歆者耶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遼東津

却說曹操與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
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
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幸當之
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
下十餘箇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甯多撥糧草應付賊米
豈患米之不足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程
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
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
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
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曹兵

第一退見曹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
次敗一退見曹操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
法衆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爲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
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卽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
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權又何心入蜀
攻蜀伏下一筆 許褚曰兵已至此主將不可憚勞次日
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二匹馬轉
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
堅固急切難下初進便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
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大呼曰吾當敵
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
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
晃保着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
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
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曹兵第二操重賞四將自此兩
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買詔曰賊
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隄
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爲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
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前欲退是真退買詔曰丞相神機

不可測也。只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二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

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若楊昂得勝。曹操未必能勝。楊昂曰。公

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曹操亦不能勝。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深漫。

對面不相見。前孔明借箭時有江中大霧。今曹操破敵時有山中大霧。前有關此無賊者。只下文敘事情。段而賊已在其中矣。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却說夏侯淵一軍

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但聞人語不見人形。但聞馬嘶不見馬到。抵得一篇。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

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互相。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火起寨中。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收。楊任領

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箇

占了寨棚。若非大將曹操。亦未必能勝。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箇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

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

平關。并諸寨。若非張衛無用。曹操亦未必能勝。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

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

軍令。一楊任。何能為。張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提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

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着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

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

而回。兩個姓楊的都死了。只剩一個姓楊的去送東川也。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張魯此時何

以告天地。鬼附乎。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圃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曾行。見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在口

中。照五十六回中事。

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照應五十六回中事。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

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徐晃

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隄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即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為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見金便喜不獨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賂賣此一陣。偏是受賄人專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若非張魯不明曹圍圍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許褚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山坡。此時猶是一聲喊起。天崩地裂。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此時忘却曹操親扶上馬。共同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實。事有弄假成真而使人次日常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

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在請將口中誇獎武藝曹操心中大喜。與衆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誘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前玄德欲得馬超孔明

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黃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校。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秦以五羊皮換百里奚今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兵。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曹操既棄甲文棄糧總為欲得龐德耳而寨既劫則糧仍是糧。松可殺則甲仍是甲。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

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黃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校。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秦以五羊皮換百里奚今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兵。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曹操既棄甲文棄糧總為欲得龐德耳而寨既劫則糧仍是糧。松可殺則甲仍是甲。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

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許褚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山坡。此時猶是一聲喊起。天崩地裂。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此時忘却曹操親扶上馬。共同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實。事有弄假成真而使人次日常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

衛商議衛曰夜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

可也與鄧度勸劉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

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

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

也遂盡封鎖與劉璋不欲燒滯是夜二更張魯引余家老

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營封閉

府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張魯欲降張

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金甲只

衛不想直換了漢中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

敵與許楮交鋒被楮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

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

決一死戰魯從之劉璋能斬張魯到底圍圍諫營休出

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

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賄賂之於張魯

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降

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米賊死封魯為

鎮南將軍圍圍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

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祭酒師君之名至此一換大賞士卒惟有楊松

賣主求榮即命斬之於市曹示眾與殺苗澤後人有詩

一般快舉

歎曰

妨賢賣主逞奇功

家未榮華身受戮

積得金銀總是空

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

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

征之勢必瓦解解智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一言取曹

操歎曰人若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初長山川險峻得

是賊假語足而止兵亦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

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勇而為將蜀民既

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蜀之密操曰士卒遠涉勞苦

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以上按曹操一透却說西川百

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

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

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灩懼孫權也今我若

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前是報劉三郡遣舌辯之士

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灩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

矣玄德問誰可為使伊籍曰某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

具禮令伊籍先到荆州知會雲長可知前番不遣人知會然

後人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

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為？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

有荆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

前以玄德容身為辭，今又以關公容身為辭，總是活脫法。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即還荆州全土。

有此一說，又為後文。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眾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為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

此時關公並不肯，乃是欺會孔明也。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甯回。又去餘杭取凌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

操之機，張魯以錢糧為重，蒙之攻皖城，意亦然。權曰：此言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甯為先鋒，蔣欽潘璋為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為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

又補程遠，簡不來的。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麾蓋皆為蜀中所使，權回寨問眾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

兵貴神速，此類是也。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甯手執鐵練，冒矢石而上。甘甯可謂拔光，令弓弩手齊射。甘甯撥開箭林，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眾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淝。

蒙所算，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甯，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遜甘甯上坐，盛稱其功。酒至半酣，凌統想起甘甯殺父之讎。

照應三十，八回中事。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甯知其意，推開果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

與劉備看諸將舞劍又
 是舞舞舞前一樣光景
 前衆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嘗言二人休念舊
 讎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寫凌統真孫權再三
 勸止至次日祀兵進取合淝三軍盡發張遼爲失了皖
 城回到合淝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箇上
 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合淝木匣南郡錦囊遙遙相對是日報說孫權
 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淝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
 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張遼將效帖與
 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
 征在外吳兵以爲破我必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
 折其鋒銳以安衆心然後可收也有以守爲守者有以戰爲戰者
 是也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張遼之言
 不睦改此相對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衆我寡難以迎敵不
 如堅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
 敵決一死戰便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
 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指揮張遼大喜曰
 既曼成肯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
 殺過來可先斷小師橋與孔明斬金吾與樂文謙擊之
 曹操只教兩人戰一人堅守今却三人俱出李典領命自去點軍
 可見行軍用兵貴臨機應變不可拘執也

埋伏却說孫權令呂蒙甘甯爲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
 餘諸將陸續進發望合淝殺來呂蒙甘甯前隊兵進正
 與樂進相迎甘甯出馬與樂進交鋒賊不數合樂進詐
 敗而走張遼不說兩人誘敵一人埋伏今却用甘甯招呼呂蒙
 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
 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礮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
 李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甯回救時
 張遼兵已到讀至此爲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當不
 得曹兵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
 言未畢張遼引二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
 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丈餘並無一片板讀至此又爲孫
 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
 再放馬向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
 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與玄德槓溪後人有
 詩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 又見吳侯敗合淝
 退後着鞭馳駿騎 逍遙津上玉龍飛
 孫權跳過橋南 徐盛董襲 駕舟相迎 玄德槓溪之斧是雷水
 又會陸 凌統谷利抵住張遼 甘甯呂蒙引軍回救却被

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吳人
道：「不得追進。」丁洋矣。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
中數鎗，殺到橋邊，橋已折斷，遠河而逃。凌統不能越橋而
之黃連大半也。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掉舟救之。乃
稱帝已兆於此。

得渡回。呂蒙甘甯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
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小兒更害怕大
大人害怕。索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

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
再起人馬來助戰。以上按下孫權却說張遼回孫權在濡
須將欲與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憐星

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眾官議曰：「此時可
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備，不可擊也。不
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

中，守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為後文其餘
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正是鐵騎甲能平隴石，
旌旄又復指江南。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操以許褚為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為賊臣，是賊臣亦
愛賊臣也。然但以情之助己者為忠，以未為知忠臣能以松之助我
者為賊，則真能愛賊臣矣。夫賊而以見於賊，亦何樂而以賊以賊

結像三國志演義 卷九 第六十八回

而亦知賊之可惡，復奈何而自為賊哉。
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也。而
君子以為無異，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縱橫，必欲破
馬超而後快者，不過以韋康之見殺耳。阜為康之參軍，而康親
至於如此之激，德為馬騰家將，而乃甘心事一殺馬騰之曹操，是獨
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

操之得備而不望，如蘇子瞻以為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斯固然矣。
然操之懷備者，三前以初破袁紹之衆，遠行疲敝，跋涉江河，致有赤
壁之敗。今以初平張魯之衆，歷險阻，越山川，不恤其勞而用之，安能
料其必勝乎？一可懼也。使荆州會合東吳而乘虛北伐，將奈之何？二
可懼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葭葭之城，猶能焚我師而
挫我銳，況今有西川之地，而欲與之抗衡，三可懼也。操實有此三懼

而假託知足以為辭，此奸雄欺人之語耳。
孫劉之分荆州，非孫劉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曹操不下東川，
則荆州不可得而分也。前此之許分荆州，而不果分，非關公之阻之而孔
明阻之也。何也？伊籍不至荆州，則荆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劉三郡
但有諸葛瑾來，而無蜀中之使命，借之以來關公，已知孔明之伴許
矣。若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一至而關公即使交割耶？

兵有罪，則將受其罪。郭嘉之定遠東，是也。兵有速則得遲，則失者
呂蒙之取皖，是也。城有戰則失，不戰則不失者，曹洪之守濡須，是
也。城有戰則能守，不戰則不能守者，張遼之守合淝，是也。或遲或速
或不戰用兵之消變，動不拘可常孫子十三篇論

金雁橋之斷孔明，以此揣摩任小師橋之斷張遼，不能擒孫權，非張
遼之拙於人謀，而實孫權之邀有天幸也。君子於檀溪之奔，知成都
之若，願有歸於道，遙津之脫，亦知孫權之一氣有驗

第六十八回
左慈百騎劫魏營
曹操

第六十八回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張昭歷次以不戰為去此番却有斬氣。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甯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人？」凌統大怒，兩箇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為上同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著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敗。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甯見凌統回，即告權曰：「甯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百可當萬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甯，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甯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或破敵而後飲酒，或先飲酒以壯膽。眾人聞言，面面相覷。甘甯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

我為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甯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南人本是無用，激之則有用。甘甯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插於頭上為號。前為鶴翎，今又為鵝翎。都披甲上馬，飛奔曹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既寫有膽又寫曹操能軍甘甯只將百騎，右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甯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著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張遼能止吳兒夜夜驚勢甘甯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甯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

鞞鼓聲喧震地來，吳師到處鬼神哀。
百翎直貫曹軍寨，盡說甘甯虎將才。

甘甯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震。鼓笛之聲比銅鑼響，時又是一樣氣色。孫權自來迎接。甘甯下馬，拜伏。權扶起，攜甯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賊驚駭。」張遼嚇小兒不若甘甯嚇老賊。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利刀百口。甯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

日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曹善將兵次

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甯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

選。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甯臨陣觀

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

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便樂進出迎。兩箇鬪到五十合。未

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

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

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自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

樂進連忙持鎗來刺鎗。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

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曹休明寫甘甯

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

你者。甘甯也。凌統乃頓首拜。甘曰。不想公能如此。軍恩

自此與甘甯結為生死之交。再不為惡。甘甯不是以德報怨

耳。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令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

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

一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

寫曹軍甚時董襲徐盛二將在船上見五路軍馬隨到

顧諸軍各有懼色。兩人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

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

中去了。甘甯百人在黑夜徐盛數百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播

鼓。吶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

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腳艦。逃命。董襲仗劍大罵曰。將

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軍士十餘

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甯不畏死而不

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

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

助戰。寫數處軍馬分頭交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

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

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

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

救。前張遼所斬者橋也。今許褚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殺了

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又殺問

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圍

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

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出來。回顧又

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殺入去。寫周泰如生龍

活虎。此以前事論之。此是第二番。就此日論之。又尋見孫權。權曰。弩齊發。不能得出。如

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劫登難○又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此路殺出來軍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救主之後鎗。有餘勇可買。遂。輪。槍。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又救。救出徐盛。又救。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船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呂株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為龐德所殺。陳武之見殺於龐德與祖茂之。見殺於華雄前後遙遙相對。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軍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虧得又有。此路軍。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初有之。初發後有陸遜之來。救中間沒與賴有兩頭。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入水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臣之威。臣有流之威。臣亦涕泗縱橫。日。卿兩番相救。同中事。不惜性命。被

槍數十。膚如刻。晝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贊周泰正。以勵諸將。言罷。令周泰解衣與眾將視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剗。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言戰鬪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喚一觥酒。酒欲以飲。絕先痛不痛。不能飲矣。若但能飲。不能痛。何以謂之痛。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為顯耀。得一頂羅傘。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願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為上。孫曹之相和。自此始。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以上按下孫權。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班師回許昌。文武眾官皆議立曹操為魏王。尚書崔琰力言不可。眾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為之。荀彧之阻。九錫荀攸之阻。稱。有與琰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琰虎目虬鬚。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荀彧能罵與二人不同。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後人有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

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即命鍾繇草

詔。册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自封之而自讓。之欺做勢可

笑。一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

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

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

昂。因征張繡時。死於皖城。照應十八。自稱魏王。便是用子靈漢之

曰。不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同中華。兆放於此處。特詳敘其子

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爲魏王后。第二子曹植字子建。

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爲後嗣。不與植一母所生而操

見操則但以共子起見耳。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

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

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

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謂今人

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

賈詡不答。妙若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

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言簡

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

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温州取柑子。時孫

權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

星夜送往鄴郡。曹操以奇梅餉劉備。孫權以

夫疲困。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

藤冠。身穿青懶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擔勞苦

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衆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擔各

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魏龍先生能使身

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鳥角紫虛

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鄴

郡。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前以

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

召人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

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

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慈點化好雄也。稱魏王國

鼎嘗當作 如是觀 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

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飽蓋羊豕斗酒操問

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四川嘉陵峨嵋山

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則又

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

曰遁甲天書眼角三人亦言受天書三卷矣然張角以此上卷名

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能騰雲跨風飛升

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入遁能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

劍擲刀取人首級此句便是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

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操在

謂衆官曰我若將兵柄恐人謀操曰我亦久思急流勇退奈

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

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吉平

大笑不止操令十數獄卒捉下拷之獄卒著力痛打看

左慈時却胸胸熟睡全無痛楚三拷吉平之威操怒命取

大枷鐵釘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

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地上並無傷損械繫楊彪之威連

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

先生面皮紅曹 獄卒報知曹操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

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若賊奸計

足穿木履立於筵前衆官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

俱備大宴羣臣四方異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

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虎

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尚流真龍

是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

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噴之頃刻發

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空中有花即是衆官大驚邀慈

同坐而食少刻庖官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鱸魚者方

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慈曰此亦何難取教把

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

放在殿上溫州之餅既已化實成空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

更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江鱸魚

有四腮此可辨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巨口細鱗慈子赤

赤鱗之事乎 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薑方可操曰汝

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蘆滿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一字不差。書在張松口中，今在左慈盆內。操大疑，慈取桌上玉盃，滿斟佳釀，進操曰：大王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拔冠上玉簪，於盃中一畫，將酒分為兩半。幻絕。自飲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盃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遠殿而飛。齊魏列仙傳：飲可為蜂秋可化龍則杯之變，鳩不足奇耳。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將爲害。遂命許楮引三百鐵甲軍追擒之。楮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楮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此亦全無用處。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著一羣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羊亦可名爲角，此亦全無用處。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著一羣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羊亦可名爲角，此亦全無用處。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著一羣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羊亦可名爲角，此亦全無用處。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九 第六十八回

倏忽不見，正與前幾步而行，相對成趣。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諱，報知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裏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蘭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孫行者變化之法，不關動街市，操令衆將將猪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曹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飛到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箇左慈。一致而有萬殊，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日鳩遠殿而飛，白鶴自空而至，相映甚趣。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日休。言操死於子年正月也。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曹操是疑鬼疑神，前後映射成趣。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正是：奸雄權勢能傾國，道士仙機更異人。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二七

魯連一矢爲人解紛，不若甘肅一矢爲己解怨。能解我怨，不待他人爲之解紛也。廉頗怒而相如相如讓之，而廉頗之怒平，買復怒，寇仇寇而讓之，而買復之怒平，若凌統殺父之讎，是非一讓之所能平矣。故甘肅之讓，統不難而救，凌難蓋以讎讓，不足奇而以讓救，驛乃足爲讎者之所深感耳。

活剖肝之親，小童急欲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亦未必死。

王之謀。然君子以為其之賢。過於彼。何也。彼與或初既黨操。而繼乃
規操。初不知有漢。而繼乃復知有漢。是失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者也。
若崔瑗則無助賊之計。惟有罵賊之節。故尚論者當以彼為魏之謀
士。而以瑗為漢之忠臣。

袁詵。袁術異母兄弟也。劉琦。劉琦弟也。紹興。表。惟愛後。是
故欲立其所出。其溺少子也。以溺婦人。故也。若曹操。則不然。不與植
皆為下氏之所生。而操獨以才愛植。是為子之才。不才。起見。非為母
之愛。不愛起見。夫溺婦人之心。不可得而奪。而不溺婦人之意。則可
得。而回此賈羽之謀。所以能了與。

曹操嘗稱魏王。立世子。江東諸和孫權。納貢之後。正志得。賈滿之時。
也。威無不加。權無不遂。其勢力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而忽遇一
無可奈何之左慈。刑之不得。辱之不得。屠之亦不得。而於是。奸
雄之威。喪奸雄之權。沮奸雄之勢。誦奸雄之力。盡矣。且有士風隨金
虎。奸雄一旦休之。語於極熱鬧中。早笑其銷滅。不啻於秦長脚之遇
風魔。令觀者快之。

曹操之遇左慈。與孫策之遇于吉。彷彿相似。而實有大不同者。于吉
非來謁孫策。左慈特來謁曹操。是于吉無心。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
犯孫策。左慈敢於侮曹操。是于吉沒趣。而左慈有膽。于吉索命。左慈
不索命。是于吉死。而左慈不死。孫策殺一于吉。便處處見有于吉。曹
操殺了無數左慈。却不見有一個左慈。是于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

于吉未得為仙。若左慈之仙。則真仙耳。
但當空。諸所有不當。皆諸所無。左慈。借空相點。化曹操。乎漢家。蕭
鼓魏國山河。不轉。而夕陽流水。吳宮花草。晉代衣冠。曾幾時。而幽
徑荒邱。漢也。魏也。吳也。晉也。皆無一非空者。也。知過去之為空。即知
現前之亦是空。不待脫手。而後空。即入手之時。而未空。操若能
知此意。則王位可以不貪。乘輿可以不僭。而漢祚可以不續矣。

却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羣屍皆起。驚倒於地。須臾風
定。羣屍皆不見。百化為一。又化為。左右扶操回宮。驚而
成疾。後人有詩讚左慈曰。
飛步凌雲過九州。獨憑遁甲自遨遊。
等閒施設神仙術。點悟曹瞞不轉頭。

曹操染病。服藥無效。適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
令芝下易。芝曰。大王曾聞神卜。管轄否。
一個起課先生。又
驗惟恐他人奪却道路也。操曰。頗聞其名。未知其術。汝可
詳言之。芝曰。管轄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醜。好酒疎
狂。其父曾為瑯琊郡。邱長輅。自幼便意仰視星辰。卜必
不知星者夜不能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雞野鶴。尚
自知時。何況為人在世乎。與鄉兒共戲。輒畫地為天文。
分布日月星辰。及稍長。即深明周易。仰觀風角。數學通
神。兼善相術。卜兼星瑯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
輅相見。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輅
年少。膽氣未堅。先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壯膽以舌知者
亦欲以子春奇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子春。今欲與
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

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

相當於是與輅講論易理。輅臺臺而談。言言精奧。子春反覆辯難。輅對答如流。從曉至暮。酒食不行。晉人清談已兆于此子春及衆賓客。無不歎服。於是天下號爲神童。後有居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躄疾。請輅卜之。輅曰。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昔饑荒之年。謀數升米之利。推之落井。以大石壓破其頭。孤魂痛苦。自訴於天。故君兄弟有此報。不可讓也。曹操聞之若想起董貴人伏皇后之事當爲心寒郭恩等涕泣伏罪。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卜。延輅至家。適信都令妻常患頭風。正與曹操頭風相映其子又患心痛。曹操不是心痛。當是心黑。必痛可醫。心黑不可醫。因請輅卜之。輅曰。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屍。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持弓箭者主刺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俱已朽爛。輅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妻與子遂無恙。能以下治痛則又以下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行。客言輅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卵蜂窠蜘蛛三物。分置三盒之中。令輅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左慈術收鼠中盒中之物又相映成趣其一曰。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

得秋乃化。此蜂窠也。其三曰。殼長足吐。絲成羅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管輅能辨燕卵蜂窠等物與左慈能取龍肝魚肝相映鄉中有老婦失牛。求卜之。輅判曰。北溪之濱。七人宰烹。急往追尋。皮肉尙存。老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皮肉。猶存。左慈能使死羊復活管輅能使失牛復得又相映成趣婦告本郡太守劉邠。捕七人罪之。因問老婦曰。汝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輅之神卜。劉邠不信。請輅至府。取印囊及山雞毛。藏於盒中。令卜之。輅卜其一曰。內外方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巖巖有鳥。錦體朱衣。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也。玉印有雲山雀有毛與玉盃白鳩又相映成趣劉邠大驚。遂待爲上賓。一日出郊間行。見一少年耕於田中。輅立道傍觀之。良久問之曰。少年高姓貴庚。答曰。姓趙。名顏。年十九歲矣。敢問先生爲誰。輅曰。吾管輅也。吾見汝眉間有死氣。二日內必死。此是相術之驗汝貌美。可惜無壽。趙顏回家。急告其父。父聞之。趕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吾子。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讓乎。父告曰。老夫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趙顏亦哭求。輅見其父子情切。乃謂趙顏也。汝可備淨酒一瓶。鹿脯一塊。來日賣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看盤石上有二人弈棋。一人向

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穿紅袍其貌甚美

汝可乘其奔興濃時將酒及鹿脯跪進之待其飲食畢

汝乃哭拜求壽必得益算矣但切勿言是吾所教管輅能觀星于天畫星于地今文店

酒脯盃盤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果有二人於大松

樹下盤石上著棋全然不顧趙顏跪進酒脯二人食着

棋不覺飲酒已盡左慈飲酒食肉兩星君亦飲酒食肉想仙家原

趙顏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

子之言也吾二人既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乃於

身邊取出簿籍檢看謂趙顏曰汝今年十九歲當死吾

今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壽可至九十九一酒一脯換了

然必致天譴穿紅者出筆添訖一陣香風過處二人化

作二白鶴冲天而去與左慈騎白鶴相映成趣趙顏歸問管輅輅曰穿

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顏曰吾聞北斗九星何止

一人輅曰散而為九合而為一也左慈能化衆左慈衆左

相映北斗注死南斗注生今已添註壽算子復何憂父

子拜謝自此管輅恐泄天機更不輕為人卜以上忽借許

等格生平百化中

此人現在平原大王欲知休咎何不召

之此處方纔接入正文操大喜即差人往平原召輅至參拜訖

可操令卜天下之事輅卜曰二八縱橫黃豬遇虎定軍

之南傷折一股為日後淵又令卜傳祚修短之數輅卜

曰獅子宮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孫極貴漢伏筆

操問其詳輅曰茫茫天數不可預知待後自驗操欲封

輅為太史輅曰命薄相窮不稱此職不敢受也操聞其

故答曰輅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

無三甲腹無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不說

便是命薄說相相窮操曰汝相吾若何輅曰位極人臣又何必相

相君之背貴不可言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再三問之輅但笑而不答操令輅遍

相文武官僚輅曰皆治世之臣也皆事亂世之奸雄者也管

相曹操便直說出來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詩讚管輅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 能算南辰北斗星

八卦幽微通鬼竅 六爻玄奧究天庭

預知相法應無壽 自覺心源極有靈

可惜當年奇異術 後人無復授遺經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輅設卦云東吳主亡一大將西

蜀有兵犯界操不信忽合灑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

身放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探聽消息。不數日飛報劉玄德遣張飛馬超兵屯下辨取關。曹操一邊恐得省筆之甚操大怒。便欲自領大兵再入漢中。令管轄卜之。輒曰。大王未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為歌紀操見輒言累驗。故不敢輕動。留居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往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差夏侯楨領兵三萬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為夏侯楨又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主簿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任此職。操曰。王必是孤披荆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忠而且勤。心如鐵石。最足相當。遂委王必領御林軍馬屯於許都東華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為丞相府祿。後遷侍中少府。與司直韋晃甚厚。見曹操進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射鹿而不平。選相對照。時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元照後。耿紀與韋晃密議曰。操賊奸惡日甚。將來必為篡逆之事。吾等為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晃曰。吾有心腹人。姓金名禕。乃漢相金日磾之後。金日磾之後與馬伏波之後遙相對照。素有討操之心。更兼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交厚。豈肯與我等同謀乎。韋晃曰。且往說之。看是如何。於是二人同至

金禕宅中。禕接入後堂。坐定。晃曰。德偉與王長史甚厚。吾三人特來告求。開口禕曰。所求何事。晃曰。吾聞魏王早晚受禪。將登大寶。公與王長史必高選。望不相棄。曲賜提攜。感德非淺。先山反言禕拂袖而起。適從者奉茶至。便將茶灑於地上。晃佯驚曰。德偉故人。何薄情也。禕曰。吾與汝交厚。為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今不思報本。欲輔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被二人挑耿紀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然耳。說妙在不便正禕大怒。耿紀韋晃見禕果有忠義之心。乃以實情相告曰。吾等本欲討賊。來求足下。前言特相試耳。待他再怒禕曰。吾累世漢臣。安能從賊。公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晃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禕曰。吾欲裏應外合。殺了王必。奪其兵權。扶助靈輿。更結劉皇叔為外援。操賊可滅矣。未結外後而先謀內。二人聞之。撫掌稱善。禕曰。吾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仇。現居城外。可用為羽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二子逃竄遠鄉。得免於難。今已潛歸許都。若使相助討賊。無有不從。馬騰與馬休馬鐵合在一處。寫吉平與吉邈吉穆分作兩處。寫為一處。只有一段事。兩處寫却有兩段事。耿紀韋晃

大喜。金禕即使人密喚二吉。須臾二人至。禕果言其事。

二人感憤流淚。怨氣冲天。誓殺國賊。孝子文與馬超報仇

對金禕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中大張燈火。慶賞元宵。

歌少府韋司直。你二人各領家僮。投王必營。前只看營

中火起。趁著百姓點燈分兩路。殺入。殺了王必。徑跟我入

內。請天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論討賊。董承是先奉詔是

又是一樣局面。後謀舉事金禕是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放火為號。各

要揚聲叫百姓。誅殺國賊。截住城內救軍。待天子降詔

招安已定。便進兵殺投鄴郡擒曹操。即發使齎詔召劉

皇叔。今日約定至期。二更舉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禍。董承

正月十五之夢。夢是與立五人對天說誓。歃血為盟。與董承

祿正月十五之事。真是夢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且說耿紀

牽氈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

三百人。四家僮俱共只推圍獵。安排已定。金禕先期來

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主威震天下。今值元宵令

節。不可不放燈火。以示太平氣象。王必然其言。告諭城

內居民。盡張燈結彩。慶賞佳節。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

霽。星月交輝。六街三市。競放花燈。簾箇金吾不禁。玉漏

無催。百中偏有開華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宴飲。二

為元宵佳景甚

更以後。忽聞營中吶喊。人報營後火起。在元宵疑疑。王必

慌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亂滾。又聞喊殺連天。知是營

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一箭射中肩膊。幾乎

墜馬。遂望西門而走。射不殺王必。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着

忙棄馬步行。至金禕門首。慌叩其門。原來金禕。一面使

人於營中放火。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只留婦女在

家。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只道金禕歸來。禕妻從隔

門便問曰。王必那厮殺了麼。對王必問王必與呂布在滎陽

王必大驚。方悟金禕同謀。徑投曹休家報知。金禕。紀

等同謀。反。王必意中尚不急急披挂上馬。引千餘人在城

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帶避於深宮。百中

漢帝避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門。城中但聞人叫殺盡

曹賊。以扶漢室。百姓聽得喊聲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

巡警許昌。領三萬軍。離城五里屯扎。是夜遙望見城中

火起。便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

休。直混殺至天明。既寫曹休一透又耿紀。牽氈等無人相

助。人報金禕二吉皆被殺死。金禕二吉之死只在耿紀一

紀。牽氈奪路殺出城門。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活捉去

了。耿紀二人被手下百餘人皆被殺。夏侯惇入城救滅遺

擒却用曹

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王必復也。但知有二人。使人飛報。

曹操傳令教將耿草二人及五家宗族老小皆斬於

市井將在朝大小百官盡行擊解。鄴郡聽候發落。五家

又波及乘人。夏侯惇押耿草二人至市曹。耿紀厲聲大叫

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以擊賊劍。子以

刀搦其口。流血滿地。大罵不絕。而死。草冕以面頰頓地

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二人之烈。後人有詩讚曰。

耿紀精忠草冕賢 各持空手欲扶天

誰知漢祚相將盡 恨滿心胸張九泉

夏侯惇盡斬五家老小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曹操於

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下令曰。耿紀草冕等造反。

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

曾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於白旗

下。眾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於是多奔紅旗之下。三停

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下。操教盡拏立於紅旗下者。眾

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欲助賊耳。

盡命牽出漳河。沸斬之死者三百餘員。老賊至此心愈

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時王必已被箭

瘡發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鍾繇為

相國。華歆為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

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銀印龜

組。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銀組。綬。定爵封官。朝廷又

換一班人物。變官制也。曹操方悟管輅火災之說。遂重

賞輅。輅不受。以下按下許昌一遊。却說曹洪領兵到漢中。

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隘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

自與雷同守把巴西。馬超兵至下辨。令吳蘭為先鋒。正

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任夔曰。賊兵初開。若不

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挺鎗。搦曹洪戰。

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馬三合。斬夔於馬下。將有大取

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

故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

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曹洪

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

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

出。恐有別謀。且我在鄴郡。聞神卜管輅有言。當於此地

折一員大將。將管輅語照應。誰知不是吾疑此言。故不敢輕

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

惑其心哉。不信卜亦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

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此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但曰：彼丈夫，乃曰：我丈夫，而彼小兒，只道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虞，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狀，張郃進兵。正是自古驕兵多致敗，從來輕敵少成功。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前方寫一左慈，此卷又接寫一管輅，左慈術之幻者也。管輅數之異者也。術之所變，令人不可測識。數之所定，亦令人無可奈何。誠知其無可奈何，而端智盡能以圖逞其欲者，亦復何為哉？故不獨左慈之術，所以點化老賊，而管輅之數，亦所以醒悟奸雄。管輅秘未死，孔明未入蜀之時，先有紫虛上人八句讖語以為之兆。今當夏侯淵未死，曹丕未篡漢之時，又先有管公明八句讖語以為之兆。此皆以前之閒文為後之伏筆者也。乃紫虛八句合作一篇公明八句，分為兩段。紫虛則劉璋見公明則許之引來，紫虛則略其生平，公明則敘其往事，或略或詳，前後更無一筆相犯，所以為佳。全權若能先約，俟操之出救漢中，而後舉事，則備自外來，操從中世其事，未必無以而惜乎。其發之太驟也。雖然，事之成敗，不足論而其忠肝義膽，實可對后土而告皇天。安見此五賢之有異於三傑乎？史官仍魏史之舊，誤書為耿紀，章覽等謀反，伏誅大為背謬。自綱目正之曰：耿紀，章覽討曹操，不克死之，春秋之旨，昭於千古矣。或謂許昌失火之事，管輅不先言，則曹操不預防，操不預防，則操可以出漢中，而五臣之事，未必其無成矣。吾平管輅一啓一卜，而吾氏一門忠義，管輅為操防災，毋乃管輅之不若吾平之醫乎？雖然，此不足為管輅咎。五臣之舉火救也，管輅之言失火救也，曹操聽管輅

格之言亦數也。數之既定，無可復逃。但在奸雄，則當思一定之數，以戰其冀。竊之心在忠，則不當因一定之數，而沮其報國之志耳。元宵起，董承先有其夢，而念禱乃實有其事。是前之夢，早為後之事作引也。元宵相約，先有吉夢，飲酒於前，乃有吉夢，火於後，是後之火，又因前之酒而生也。隔三十餘回，而虛實相生，父子相繼，斯亦奇矣。至於馬騰為漢名臣之後，金禕亦漢名臣之後，而騰之事泄甚，禕之事發甚。遠吉避吉，程為父而死，馬休馬鐵亦為父而死，而馬氏三人合在一處，吉氏三人分為兩時，其照耀史冊者，參差不同，種種各異，更是可觀。

觀耿章五家之僮僕，而竊歎董承之不及此五人也。董承之事，以一秦廢董灌之，而五家僮僕七百餘人，竟無有一人泄其事者，使非五人之能用其人，而何以能若是哉？田橫傳而田橫之五百人，賴以傳乃五百人，傳而田橫愈以傳君子於五家僮僕之賢，而益借五人之賢為不可及云。

第七十回

張飛智取瓦口險 老黃忠計奪天瀉山

却說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岩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同曰：關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擒矣。彼三寨我分兩路，以兩對三。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飛將名雷同，用軍却不雷同。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飛自引兵一萬，離關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擺開。

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鎗縱馬而出。張與張同，雖與張同，雷同。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忽然喊起。原來望見山

背後有蜀兵旗旛，故此擾亂。雷同伏兵。張郃不敢戀戰，

撥馬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

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岩渠山。張

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擂木礮石，堅守不戰。張飛

離岩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擂，

飲酒並不下山。將寫張飛飲酒。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

出。飛只得還營。次日雷同又去山下搦戰，郃又不出。雷

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擂木礮石打將下來。雷同急退，蕩

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

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亦罵。後亦罵此亦

圍口。是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就在山前

紮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此亦飲

酒不是相殺。是較量。立德差人犒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

立德。立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

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

軍前。與張將軍飲。」不是知趣却是知機。管公明談易

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

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爲人耶。翼德

自來剛強，然前于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爲

也。又將六十三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

山前辱罵，倘若無人，此非貪盃乃敗。張郃之計耳。在徐

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

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酒絕妙。魏延領命解酒到寨中，見張

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枝

人馬爲左右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絕妙。教將

酒擺列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絕妙。有細作報上

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

小卒於面前相撲爲戲。絕妙下。郃曰：「張飛欺我太甚，傳

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蒙頭蕩石二寨，皆出爲左右接

當夜張郃乘着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逕到寨前。

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閱至此只道張張郃

當先大喊一聲，山前擂鼓爲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

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鎗刺倒。閱至此爲張飛一

却是一個草人。賺嚴顏的假張飛是活張飛賺急勒馬回時

帳後連珠礮起，一將當先攔住去路，睜圓環眼，聲如巨

雷乃張飛也。前遙見張飛飲酒又近見張飛端坐刺倒張飛在地此處又忽然走出一箇張飛就似行者行孫者孫矣

挺矛躍馬直取張郃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

郃只盼兩寨來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兩將

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救兵正沒奈何又見山

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二寨俱失。三寨

虛寫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勝捷。美酒五十盞當於此處飲之

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

下山。方知離張飛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

二萬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

兵失了緊要隘口却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催督

張郃出戰郃心慌。前日開大口今日也心只得定計分兩軍

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

等就截其歸路當日張郃引兵前進正遇雷同戰不數

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軍齊出截斷歸路張郃復回

刺雷同於馬下。前次刺的是假張飛今次刺的是真雷同敗軍回報張飛飛自

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妙又回戰不數

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飲酒後愈覺細膩想是酒量比前更進與

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不

將計就計。以翼德而知人之計已奇又能將人之計就己之計尤奇延問曰如何飛曰我

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却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

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燒之

前既用草人此又用草車善子驅使草木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讎魏延領

計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

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前妙在不趕且戰

且走引張飛過山峪口郃將後軍為前復紮住營與飛

又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却被魏

延精兵到趕入峪口將軍輛截住山路放火燒車山谷

草木皆着烟迷其徑兵不得出。前張魯兵敗是霧鎖今張郃兵敗是烟迷霧自天生烟由

人張飛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條路走上

瓦口關收聚敗兵堅守不出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

隘不下飛見不濟事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數十

騎自來兩邊哨探小路忽然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

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瓦

口關只在這幾箇百姓身上。其言幻絕匪彝所思便喚軍士分付

休要驚恐他好生喚那幾箇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

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一步細膩一步靈德何嘗弄來問其何來百姓告

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廝殺塞閉關

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檜鉅川入漢中還家去飛

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關背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延得魏延却說張郃為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却待下山忽說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如亞夫將軍郃自領兵來迎旗開處早見張飛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棄馬上山尋逕而逃方得走脫前則勸魏延用兵今則安襄其馬矣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曹洪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今日折盡大兵尙不自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前以飛飛為小兒今却行軍司馬郭淮諫曰二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再與五千兵逕取葭萌關牽動其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前使張郃取葭萌關在安德背後今郭淮如不成功二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領命而去却說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兵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先寫孟達之敗

以反襯黃忠之勝先寫孟達之真敗以正襯黃忠之假敗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眾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口鎮守關中是亦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人可當慣用法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衆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於麾下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請出一箇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索性極忠聽了白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尙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妙在只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廉將軍不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嚴顏可同我去老而又請出一箇老的來但有疎虞先納下這白頭白頭玄德大喜即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爲兒戲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將當此大敵乎玄德不知張飛子龍亦不知黃忠一則疑其莽一則慮其老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

各谷哂笑而退。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是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個老頭來。有子龍笑之，又有孟達霍峻黃忠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屢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兩箇商議定了。黃忠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尚欲出陣耶。前賊張飛為小兒以爲小兒則欺欺老安忠怒曰：鬻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却不老。妙語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嚴顏虛寫來得突兀，此即前兩箇商議之計，妙在前不明寫此方寫出。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追，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生外心。淮郭亦善於曹洪從之。即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此時却讓韓浩曰：我在張沙知此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既相遇，必

當報讎。照應五十三回中事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箇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亦是老謀深算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枝軍去了。妙在此處不見却說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馬挺鎗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夾攻。黃忠力戰二將，各鬪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讀者至此試掩卷猜之，真乎假乎。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你如此膽怯，可知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前是曹洪把細張郃粗莽，今又是張郃把細夏侯尚粗莽。張郃羞顏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迤邐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筆直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立德。說黃忠連輸數陣，見今退在關上，立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翼德許勝知之，黃忠詐敗，則又知之，孔明可謂知人。趙雲等不

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與孔明如出一口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糧重陣。以空寨換實寨，大得便宜。今夜留霍峻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撥糧草。耳塞大得便宜。小將軍看我被敵。擊得定算得到寫，黃忠是妙人。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馬先進。寶刀不老，黃忠亦不老。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都屯扎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柴柵。直奔至漢水傍。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若疏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魏延送酒張郃，米前後相映成趣。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諺知可慮，正在此。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

投之，就保此山。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孰知不專恃壯，力實有老謀。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領略已過。德曰：川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戰境，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德遂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沈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暫息。少年倒似老人。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入虎穴得虎子矣。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張飛飛瓦口關後却用明寫，嚴顏襲天蕩山後却用暗寫。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兵埋伏於山僻處，只聽黃忠軍到，却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騰耀，山峪。此處方纔發明。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失了兩筒隘口。黃忠嚴顏

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立德聞之。聚衆將慶。喜法

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乃留

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

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

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釁伺隙。進可

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也。得人和亦得天時

立德孔明皆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爲先鋒。立德與

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擇日圖漢中。傳檄各處。嚴加陞備。

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立德大軍出葭萌關下。

營。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之。立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

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漢中定軍山。

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

足憂矣。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

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

張郃之比也。激法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

爲西涼藩蔽。先會屯兵。長安拒馬。孟起。照應五十

屯兵漢中。操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

將軍雖勝張郃。未卜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着。一人去

荆州。替回關將軍來。方可敵之。前借張飛激他。今忠奮然

又借關公激他。

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

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若是此說則少年少軍師

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斬

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到底只是黃忠只

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使一人爲監軍同去。若

何。正是請將須行激將法。少年不若老年人。未知其人

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數卷之前方寫關公飲酒。此處又接寫翼德飲酒。單刀赴會之飲。是

飲他人之酒。瓦口寨前之飲。是自己之酒。關公之飲。是將翼德

之飲。酒是智關公之飲。酒是翼德之飲。酒是巧夫以膽而飲。飲又

可以壯膽。以豪而飲。飲又可以助豪。若欲以酒而行其巧。與智則難

矣。隨與豪。則與酒相近者也。巧與智是不與酒相近。也不與酒相近

而卒能於酒中用之。則飲如張公更不可及。

張郃草草用兵。誤以張飛之用兵爲草草耳。乃郃之驕。方視人如草

而飛之智。則又以草爲人。始知其醉之非真醉也。若使醉爲真醉。則

真張飛無異草。張飛惟醉非真醉。故草張飛能賺真張郃。而真張郃

反似草。張郃耳。今日以醉取瓦口之張飛。大非昔日以醉失徐州之

張飛是前後。竟有兩張飛也。而今日賺張郃之張飛。即前日賺糜顏

之張飛是前後。原無兩張飛也。乃其賺糜顏者。林木前後。張飛有兩

賺張郃者。案門內外。張飛又有兩疑鬼。疑。疑。疑。有同於左慈之身。外

身也。張公其酒中之仙乎。

詩稱方叔元老。易繫師貞丈人。將之費用老成人也。明矣。然用老而

以少者。佐之尤不若以老佐老之爲妙也。有馬首登東之變。驚則先

勢不能行其意。有倭倭勇夫之三帥。則塞叔不能用其謀。黃忠之請。嚴顏爲副。有以故。
兵有貴於誘敵者。後以我爲莽。而我即誘之以粗疎。彼以我爲老。而我即誘之以怯弱。是也。然有誘兵居其前。必有奇兵。透其後。而後勝。如翼德。漢升。皆以小路取關之背。斯則其兵之奇者矣。故無誘不能。用奇而無奇。亦不可用誘。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勇勝衆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絕妙法家 恰好法姓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忠勝不必出戰。若忠有失。即去救應。前以嚴顏助黃忠是以老助又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
爲後文變定 軍山伏筆又差人往下辦授計與馬超。令他如此而行。
此處不說明爲後文 截曹操後路伏筆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爲後文魏 南鄭伏筆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韓浩。今聞劉備親自引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

應。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以上按下西川一邊 以下再敘曹操一邊洪星夜前到許昌。稟知曹操。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照應六十三回中語。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衣武士。手執太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爪銀鉞。鎗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旛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僭稱主職之後 又是一樣氣色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名藍田。藍田有玉果 有玉人在焉林木之間。乃蔡邕莊也。今邕女蔡琰。與其夫董紀居此。原來操素與蔡邕相善。蔡邕事至此已隔數十里忽於 回中照應前文先時其女蔡琰。乃衛道跡之妻。後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此亦是 辭可與曹 娥碑作對操深憐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左賢王懼操之勢。送蔡琰還漢。昭君不遠而蔡邕 得還有幸有不幸操乃以琰配與董紀爲妻。當日到莊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軍馬先行。操

引近侍百餘騎到莊門下馬時董紀出仕於外止有蔡球在家球聞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球起居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軀起身觀之問於蔡球球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女子口中文敘昔和帝時上虞有一巫者名曹旴能婆娑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歲遠江啼哭七晝夜跳入波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之江邊上令度尙奏聞朝廷表為孝女昔有姓曹的奸賊老瞞辱沒曹字多矣度尙令邯鄲清作文鐫碑以記其事時邯鄲清年方十三歲文不加點一揮而就又是一才子立石墓側時人奇之妾父蔡邕聞而往視時日已暮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手能看文非手中有眼實心索筆大書八字於其背後人鐫石并鐫此八字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蓋曰奇文操問球曰汝解其意否球曰雖先人遺筆妾實不解其意蔡球敏慧自能省得其不言者操回顧衆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不能答於內一人出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遂辭了蔡球引衆出莊上馬行三里忽省悟未必笑謂修曰卿試言之修曰此隱語耳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傍加絲是絕字幼婦者少女也女傍少

字是妙字天下之妙無有過於幼婦者不獨外孫乃女之子也解字之形亦可解字之義一笑女傍字是好字蓋曰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字是辭字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正合孤意多應是老賊油嘴若既曉得何不寫在掌中如孔明周瑜之互寫火字者而乃虛言合我意耶讀書者莫為他瞞過也衆皆歎羨楊修才識之敏假開文微事妙品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劉曄曰淵性太剛恐中奸計操乃作手書與之使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者出書淵折視之略曰凡為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吾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若淵號妙才使當有才則操號孟德何以不德乎夏侯淵覽畢大喜打發使命回詔乃與張郃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以討吾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只怕妙才此郃曰黃忠謀勇兼備況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宜堅守蓋弓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

有何面目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遂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曰。吾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且看妙計。有何妙計。尚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進攻。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黃忠恰得引軍出迎。牙將陳式曰。將軍休動。某願當先。交勢忠大喜。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尚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尚詐敗而走。式趕去。行不半路。被兩山上播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引兵突出。陳式不能抵當。被夏侯淵生擒回寨。部卒多降。將有大敗。必有小勝。有敗軍逃得性命。回報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爲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步爲營。誘淵來戰而擒之。此乃反客爲主之法。妙才未必有才。法家果是有法。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頗效死戰。黃忠卽曰。拔寨而進。步步爲營。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郃曰。此乃反客爲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此番又是夏侯淵。粗莽張郃犯細。淵不從。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直

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爲陳式。回報夏侯淵。淵急使人到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約定來日軍前相換。次日兩軍皆到山谷關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馬於本陣門旗之下。黃忠帶着夏侯尚。夏侯淵帶着陳式。各不與袍鏡。只穿敝體薄衣。一聲鼓響。陳式夏侯尚各望本陣奔回。好看。黃祖換孫堅是活的換死的。陳式換夏侯尚是活的換活的。夏侯尚比及到陣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尚帶箭而回。却是便宜。淵大怒。驟馬逕取黃忠。忠正要激淵。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內忽然鳴金收兵。淵攔撥馬而回。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爲何鳴金。答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是伏兵。故急招將軍回。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蔡憲讀文在掌中。如在眼中。法正取山在目中。忠卽在忠仰見山頭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把守。止有數百餘人。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

山而走。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頂。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為號。將軍却接兵。勿動他。倦怠無備。吾却舉起紅旗。將軍便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必當取勝。曹操出兵有五色旗。今法正只用紅白二旗。彼此開開相對。

忠大喜。從其計。却說杜襲引軍逃回。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張郃此時小

淵曰。吾對山觀吾虛實。如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黃忠只不出戰。午時以後。

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下馬坐息。乃將紅旗招展。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麈尾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吼。淵不及相迎。黃忠寶刀已落。連頭帶肩。砍為兩段。夏侯淵才絕於此。是黃忠不是幼婦。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蒼頭臨大敵。力趁雕弓發。
雄聲如虎吼。獻誠功勳重。
皓首逞神威。風迎雪刃揮。
駿馬似龍飛。開疆展帝畿。

黃郃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出迎。郃與陳式兩下來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為首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子龍在此。子龍來得笑兀。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劉封孟達在杜襲口中點出與子龍敘事妙筆。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方悟管輅所言。三

八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黃豬遇虎。乃歲在己亥。正月也。定軍之南。乃定軍山之南也。傷折一股。乃淵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管輅占辭至此。方悟則知曹之碑文八字未必一封為僱。即時悟出占辭。是前定妙數。然亦魏王手書命。文書耳。操令人尋管輅時。不知何處去了。儘多妙處。一事全知。即知之而不可救。從亂。既是定數。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讎。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

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却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張郃時願納下白頭。今却獻上一顆。玄德大喜。加忠為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

侯淵報讎。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直與鳥巢。糧草相映。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之比。不可輕敵。又用法。立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校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他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爲副將。同去。雲謂忠曰。今操引二十萬衆。分屯十營。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爲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鬪。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着先去。拈鬪亦雲曰。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即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爲期。黃忠斬夏侯淵。利在晚刻。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同。我當往助。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

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應諾。却說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各人分付自家。細黃忠極其勇往。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於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攔住去路。爲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前周郎欲取聚鐵山孔明。以爲難。今米倉山亦復不易。却說趙雲在營中。看等到午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爲準備。此時已預算退步。翼連聲應諾。雲挺槍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路。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戰趙雲。被雲手起一槍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校兵截住。爲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槍。又刺死焦炳。

此寫黃忠 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雲大喊一聲。挺槍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槍。渾身上下。若舞梨花。循體紛紛如飄瑞雪。四句是絕妙槍法。黃忠新夏侯有紅旗一越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於高處望見。驚問眾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前事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趙雲救了黃忠。殺透重圍。有軍士指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回本寨。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先鋒等入又為前事演染。此又在曹操曹操見雲東衝西突。所向無前。莫敢迎敵。此又在曹操救了黃忠。又救了張著。奮然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謂雲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囑曰。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在當陽長坂時。軍槍匹馬。觀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下文是別人傳說。此却是自家說英雄一生快遂撥弓

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槍。盡皆倒偃。金鼓不鳴。雲匹馬單槍。立於營門之外。張飛在長坂橋邊以樹枝結雲備反作無兵之狀。妙在極相類又極相反。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營。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槍。立於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營眾將向前。眾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草張飛端坐不動。今趙趙曹兵翻身就回。趙雲把槍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時天色昏黑。正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回馬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龍子一十萬人皆喪膽。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操正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劉封孟達不期而會。來得突兀。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紮腳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廝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姜維膽大如卵。猶是身包膽。且子龍是膽包身。其大當不止如卵也。後人有詩

讀曰

昔日戰長坂

威風猶未滅

突陣顯英雄

被圍施勇敢

鬼哭與神號

天驚并地慘

常山趙子龍

一身都是膽

於是玄德號子龍為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為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只因子龍有膽立曹操命徐晃為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口。某深知地理。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嚴渠人也。姓名平。字子均。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為副先鋒。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儻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為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對王平語相合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趙雲黃忠誠非陳餘之比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即過河來戰。蜀兵正是魏人。妄意宗韓信。蜀相那知是子房。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繡像三國志演義 卷九 第七十二回

夏侯淵以妙才為字。可謂實不稱其名矣。夏侯非妙才。若楊修。庶為妙才。而有妙才之楊修。先有一妙才之蔡邕。有妙才之蔡邕。又先有一妙才之邯鄲。酒百忙中夾飯一段閒文。雖極不相蒙處。却有極相映合處。近日稗官中未見有此。

前卷與此卷方叙戰勝攻取之事。幾於旌旗眩目。金鼓聒耳矣。忽於武功之內。帶表文詞。猛將之史。雖見列女如曹女之孝。蔡琰之聰。黃絹幼婦之品。題外孫羶白之類。悟令人耳目。頓換紀事之妙。真不可方物。

有二老將而共建奇功者。天蕩山之役是也。有以一老將而再立奇功者。定軍山之役是也。蓋使可一不可再。則前者之功為倖。邀矣。惟可一而又可再。益信前者之功非倖致矣。且老者報主之日短。則其報主之心愈殷。黃忠真不愧忠臣哉。

孔明之兩用黃忠。非用其老也。用其老而壯也。又非專用其壯也。用其壯而老也。蓋有老謀而後有壯事。老而壯則其老不為弱。壯而老則其壯不為輕。

上卷於黃忠之前。先寫張飛。此卷於黃忠之後。獨寫趙雲。雲之救黃忠。於重圍與前之救阿斗。於重圍無異也。雲之據漢水以退曹兵。與飛之拒長坂以退曹兵。無異也。然救阿斗與拒長坂。以兩人分任之。不奇。救黃忠與拒漢水。以一人兼任之。則奇。救阿斗或仗後主之福。不奇。救黃忠。獨賴將軍之力。則奇。拒長坂但欲止之。勿追不奇。據漢水更難追之。使去則奇。其事相同。而比前更自出色。

子龍以一身當數十萬。猝至之衆。若閉寨而守。則必死。即棄寨而走。亦必死。乃不棄寨。亦不閉寨。而掩旗息鼓。立馬在外。以疑兵勝之。非獨膽包。身直是智包。身耳。若但云膽而已。則大膽。委難何以屢敗於蜀。艾耶。

四七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紮營黃忠。趙雲告立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立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即法正教黃忠之策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來攻。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晃死戰得脫。同營黃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案亦不能保。我前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立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立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為偏將軍。領鄉導使。曹兵退一箇鄉導來了。」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軍難立。遂

退於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立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分哨。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營中敲響。敲響一番。播鼓一番。只不要出戰。以虛勝勝之。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之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搦戰。蜀營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礮。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但聞擊鼓其聲。方纔回營。不見跡。躍用兵。欲歇。號礮又響。鼓角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鳴鼓而攻之。可用戰。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寨退三十里。就空闊處紮營。老賊不經嚇。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立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徐晃背背水而勝。孔明又用。立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立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播鼓三通。喚立德答話。立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立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

賊汝上弑母后自立爲王。僭用天子鑾輿。非反而何。自
此數語又抵得一篇衣帶詔 操怒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

迎交鋒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
下令捉得劉備。便爲西川之主。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

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
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衆將曰。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
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

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
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

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
殺來。俱在前文如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

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
關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在七十一回中操心驚。望陽

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
孔明曰。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爲人多

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善操善疑孔明多
疑亦有七十二疑塚 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
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張飛魏

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此處四路兵又
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報曰。今蜀兵將遠

近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
處。先寫黃忠 操正疑惑間。又報張飛魏延分兵劫糧。次

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車。解糧官接着喜
曰。若非將軍到此。糧不得到陽平矣。恐將軍到遂將車

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褚痛飲不覺大醉。前醉張飛是假醉
便乘酒興。催糧車行。解糧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

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談
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醉人在月下許褚當

先橫刀縱馬。引軍前進。二更已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
至半路。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爲首大將乃

張飛也。挺矛縱馬。直取許褚。褚舞刀來迎。却因酒醉。敵
不住。張飛戰不幾合。被飛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馬。軍

士急忙救起。退後便走。原來如此。張飛盡奪糧車。車輞而
回。只因酒肉之故。失却糧食。燒山中又有虛寫糧車用實
寫然留下魏延。只爲張飛實之中。又有虛寫妙甚。却說衆將保
來與蜀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

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兒來汝假子為肉泥矣黃鬚正復相對劉封大怒挺槍驟馬逕取曹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方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礮響鼓角齊鳴亦是疑兵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奔回陽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老賊只是不審賊蜀兵從後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前所按四路先為三路留來一路在後寫得差有勢操大敗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正思着他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眾橫行天下何能作博士耶得說博士無用教楊修王柔等一班文人何處生活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為將操問為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辭必信頗為老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

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即彰所云賞必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陽平關故來助戰百忙中忽殺曹彰生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正恐未必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假子不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軍殺來在七十一回中伏着至此方見曹兵驚動孟達引兵夾攻馬超士卒蓄銳日久到此耀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箇交鋒不數合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有曹操誇獎一番得此聊足解嘲諺云黃鬚無弱漢然三軍混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許褚喚酒肉曹操喚雞湯操見碗中雞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沈吟間夏侯惇人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直是席面上生惇傳令眾官都稱雞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弄聰有人報知夏侯惇

惇大驚。遂請楊修至營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雖助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言其罪大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行慌亂。若云棄之有味，猶不欲違棄也。今收拾行裝，則竟棄之矣。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准備歸計。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手提鋼斧，遶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准備行裝。操人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揚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碑文八字解得不差，不噶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原來楊修爲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闕字也。丞相嫌園門闕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非忌其才，最其知我意也。曾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衆分食。詎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

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而笑，心惡之。操嘗以空盒遺荀彧，今楊修以空盒遺曹操，操安得不怒。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周喻夢中語，只恐嚇得將幹一箇曹操。一日，晝寢帳中，落被於地，一之許，却欲褻衆人奸雄之極。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睡。半晌而起，伴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夢時指而歎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周郎睡不得，孔明曹操睡不得，楊修便一樣欲殺之。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衆商議，欲立植爲世子。曹不知之，寄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篋藏絹匹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逕來告操。操不殺修，修後必爲不所殺。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不愜告吳質。質曰：無憂也。明日用大篋裝絹，再入以惑之。以假混真，以真混假，巧妙之極。如其言，以大篋載絹入，使者搜看篋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譖害曹，不愈惡之。其甚操欲試曹，不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門吏，令勿放出。曹不先至，門吏阻之，不只得退回。植聞之，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

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為能。殺人為能。都不是好人。以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楊修不善處人。

骨肉。修又嘗為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即依條答之。子建亦諳人代筆耶。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

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補敘楊修生平與見殺之由。又於百忙中夾敘軍事筆法。殊妙。修死年三十四歲。後人有詩曰。

聰明楊德祖。世代繼管纒。

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

閑談驚四坐。捷對冠羣英。

身死因才換。非關欲退兵。

曹操既殺楊修。佯怒夏侯惇。亦欲斬之。眾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為首大將乃魏延也。魏延一路於此處方見。操招魏延歸降。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二將正鬪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馬超忽發。忽現。寫來又是一樣聲勢。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眾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敗而走。操方麾

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撞至。面前三大叫。魏延在此。魏延忽去。忽來。寫得亦與馬超一樣聲勢。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讀至此為之。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忘却曹操一案一快。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忘却曹操一案一快。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忘却曹操一案一快。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忘却曹操一案一快。

且看下文分解。
曹操善疑。而孔明即以疑兵勝操。此非孔明之疑。操而操之自疑也。然雖操之自疑。而非孔明則不能疑之也。操於博望坡。挫於新野。困於烏林。窮於華容。操之畏孔明久矣。見他人之疑兵。未必疑。惟見孔明之疑兵。而不敢不疑。故善用疑兵者。必度其人之可以疑。而疑之。又必度我之可以用疑兵。而後用之。耳。即如韓信以背水勝。徐晃以背水敗。同一法。而今昔之異。徐晃以背水敗。孔明以背水勝。同一時。而彼此之勢。又異。兵之善用。豈不視乎其人哉。
操之不能守漢中。猶備之不能守徐州也。操既取徐州。則徐州為操之所必取。備既取西川。則漢中亦為備之所必取。以輔之。側豈容他

人射雁耶。操欲跋涉山川。以與備爭此土。吾知其難矣。漢高之破項王。賴有彭越以擾其後。先主之破曹操。亦有馬超以擾其後。前後殆如一轍也。五虎將中。關公既守荊州。而張飛趙雲黃忠之建功。又備寓於前。獨於馬超未有及焉。今觀此卷。則超之功。不在四人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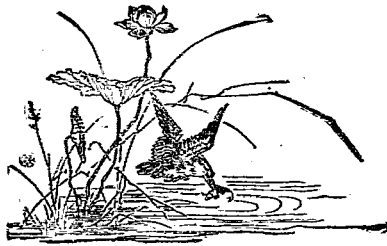
孔融荀彧楊修。皆為忤操而死。而修則不如融。并不如或。何也。不事操。而以正直忤操者。孔融也。先以不正不直事操。而後以正直忤操者。荀彧也。既以不正不直事操。又以不正不直忤操者。楊修也。修為楊彪之子。而屈身事操。既有愧於家門。復為曹植之故而使操心疑。尤不善處人骨肉。夫以正直忤操。則罪在操。以不正不直忤操。則罪在修。故修之死。君子於操無責焉。

或疑操以才忌楊修者。非也。士之才有二。一曰謀士之才。一曰文士之才。以謀士之才而為操用者。如郭嘉程昱荀彧。或荀攸賈詡劉曄等是也。以文士之才而為操用者。如楊修陳琳王粲阮瑀等是也。文士之才。不若謀士之才。為足忌。而操之忌荀彧。但以阻九錫之故。前此未之忌焉。其餘謀士。曾未之忌焉。其視謀士之才。且然而何忌於文士哉。故雖罵操如陳琳。而操不以為罪。蓋才而不為我用。則忌之才。而為我用。則不忌。耳。使修非黨植。以欺曹操。則操可以不怒。而修可以不死。彼謂修之以才見忌者。殆未為篤論矣。

曹操於定軍之南。折其一股。又於漢川之東。折其二股。股之折。非真而齒之。若則真矣。於瀘關之役。割鬚數莖。又於漢中之役。落齒兩個。鬚之割。不痛而齒之落。則痛矣。弟既死。身又傷。其兆大凶。恨不再令管轄下之鬚。既短齒又缺。其相已破。恨不再令管轄相之。此卷敘事之法。有倒生在前者。其人將來而先有一語以啓之。如操之誘黃鬚是也。有補敘在後者。其人既死。而舉其未死之前。追敘之。

如操之惡楊修是也。有橫間在中者。正敘此事。而忽引他事以夾之。如雨軍交戰之時。而雜以曹彰楊修兩人之生平是也。至於曹操之平代北。則因曹彰。而及焉。曹不之忌曹植。則又因楊修。而及焉。其他正文之中。張曹馬魏孟達。劉封諸將。或於彼。或於此。忽現參差。斷續縱橫。出奇令人。驚目眩作者。用筆直與孔明用兵相才不遠。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十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却說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諸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補註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師三軍銳氣墮盡前隊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伏兵追趕曹兵人人喪膽操令軍士急行曉夜奔走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時此且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申

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孔明以下下孔明曰吾心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却衆心解矣是諸將推戴也孔明曰王公平生以義爲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爲漢中王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爲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不是辭王孔明曰今宜從權不可拘執常理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爲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每到玄德謙讓處便玄德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未爲遲也操主之者也故先稱王而後表奏乃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璽綬設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爲漢中王稱得堂堂正九錫子劉禪立爲王世子封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諸葛亮爲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爲五虎大將魏延爲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勳定爵玄德既爲漢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表

日。

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先用自冀曩者董卓倡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臨。人臣同應。或効忠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殲。以漸沐浴。次以董卓惟犯之。亂以下方說曹操。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即奉衣帶詔一事。消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自述起兵後。受得一箇漢中王。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燒害。此二事足定操賊罪案。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越。辜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又自責之語。今臣羣僚以為在昔。虞書敦紱九族。庶明勵翼。帝王相傳。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力。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代。依假權宜。上臣為大司馬。漢中王。以上述羣下推戴之意。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

重罪。以上自敘。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心碎首之日。若應權通變。以甯靜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輒順眾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以上又述羣下復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惕息。如臨於谷。敢不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以甯。社稷後當討賊自効。謹拜表以聞。

表到許都。曹操在鄴郡。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之。即時傳令。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操以備為英雄。自青梅煮酒之時。已知有今日矣。又何為而怒耶。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車駕。遠征臣有一計。不許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仲達此時漸漸出頭。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懿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乘間竊取回去。照應六十一回中事。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彼此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辨之士。齎書往說孫權。使與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與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不消自家費力。却去挑撥他人。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

為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仇，前因聽諸葛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寵來，必有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

獨不記二喬銅雀之事乎是權依其言
為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仇，前因聽諸葛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寵來，必有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

令眾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呈上操書曰：「吳魏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釁隙。魏王差某到此，約將軍攻取荊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尾夾擊，破備之後，共分疆土。誓不相侵。」

立德不肯冠荆州曹操獨肯分疆土耶
孫權覽書畢，設筵相待。滿寵送歸館舍安息。權與眾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有理。」

溫州柑子四十担前已送過今日之議敢承不承
今可一面送滿寵回，約會曹操首尾相擊。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事。

張昭只要和魏諸葛瑾曰
某聞雲長自到荊州，劉備娶與雲長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許字。

雲長家事却借諸葛瑾口中補出省筆之法
公世子求婚。若雲長肯許，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肯，然後助曹取荊州。

魯肅有孫權用其謀先
送滿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為使，投荊州來入城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

瑾曰：「特來求結兩家之好。吾主吳侯有一男，甚聰明，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婚。」

兩家結好，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
呂範做媒是媒是實一是一是求婚一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

是求婚各不同
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命左右逐出。

配犬妹也孫夫人為公之嫂矣是虎叔而有犬嫂也不看汝
步騭曰：「曹操久欲篡漢，所懼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此嫁禍於吳也。」

曹操有意嫁禍不利於吳權曰孤
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荆州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

步騭略有見識張昭不知也
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荆州。雲長必掣荆州之兵而取樊城。若雲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荆州。一舉可得矣。

為後文呂蒙
此事操大喜，發付使者先回。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為參謀官，商議動兵。

吳謀魏先發
水路接應，以取荆州。以上按下文魏兩邊，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

鄴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起氣色細作

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

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然吳

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明見高里是

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

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吳欲使

孔明又使雲長先發魏先發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為

使資捧誥命投荊州來雲長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廡禮

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曰五虎大將之首雲

長問那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

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即吾弟也位與

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

老卒為伍遂不肯受印公大好勝既不肯以虎配犬又不肯以

不服老而雲長以為老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曹參與高

祖同舉大事最為親近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然信立

為王居蕭曹之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雖有

五虎將之封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以兄弟

之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也豈與諸人等哉將

軍受漢中王厚恩當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

之高下願將軍熟思之詩之善於說雲長大悟乃再拜曰

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即拜受印綬費詩方

出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即時便差傅士

仁糜芳二人為先鋒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一面

設宴城中款待費詩飲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

長即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

遺火燒着火礮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燬便是

雲長引兵救撲至四東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召傅士

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會出師先將許

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礮打死本部軍人如此誤事要你

二人何用叱令斬之為後文二人背公伏線於諸葛謹當

詩告曰未曾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

長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二

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鋒印綬罰糜芳守

南郡傅士仁守公安既輕待之又重託之且曰吾若得勝

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二人滿面羞慚嗒嗒而

去雲長便令糜化為先鋒關平為副將自總中軍馬良

伊籍為參軍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到荊州

來投降關公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甚愛之胡班救關公

是二十七回

中事於此。令隨費詩入川。見漢中王受爵。費詩辭別關。照應出來。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且說關公是日祭了帥字

大旗。假寐於帳中。忽見一猪其大如牛。渾身黑色。奔入帳中。徑咬雲長之足。豕屬亥亥者水也。其雲長大怒。急拔

劍斬之。聲如裂帛。鑿然驚覺。乃是一夢。便覺左足陰陰疼痛。又是不祥之兆。先主夢臂痛應。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

夢告之。平對曰。猪亦有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不必疑忌。雲長聚多官於帳下。告以夢兆。或言吉祥者。或言

不祥者。衆論不一。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即死何憾。此一死字亦正言間。蜀使至。傳漢中王旨。拜雲長爲前

將軍。假節。都督荊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衆官拜賀曰。此足見豬龍之瑞也。今日詳夢者於是雲長坦然不疑。

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

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

守。乃爲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此書生之言耳。豈不聞水來土掩。豈知掩七軍之水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

取勝。曹仁從其言。令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雲

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而往。與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

撥馬便走。翟元從後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先退後進。亦善於用兵。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荊州兵又敗。又

追殺二十餘里。誘敵殊妙。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

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招颺。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寫得雲曹仁膽戰

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

砍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陽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

軍撫民。此時取襄陽如反掌。誠不料有後事。隨軍司馬王甫曰。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

兵。陸口常有吞併荊州之意。偷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爲呂蒙說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

沿江上下或二百里。或三千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儻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爲號。吾當親往擊之。守之以烽火。不若守之以人。王甫曰。糜芳傅士仁

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

二人皆漢伏筆 雲長曰。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焉。甫曰。

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為後文潘濬失事伏筆 可差軍前

都督糧料官趙雲代之。趙雲為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

萬無一失。惜不王甫之言 雲長曰。吾素知潘濬為人。今既差

定。不必更改。趙雲現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

我築烽火臺去。王甫怏怏拜辭而行。荊州之失實原於此 雲長令

關平准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二將。

退守樊城。謂滿寵曰。不聽公言。兵將敗亡。失却襄陽。如

之奈何。寵曰。雲長虎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

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雖荊州 仁大驚。

寵曰。只宜堅守。部將呂常奮然曰。某乞兵數千。願當來

軍於襄江之內。寵諫曰。不可。呂常怒曰。據汝等文官之

言。只宜堅守。何能退敵。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法

成語 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兵臨城下。將

至壕邊。急難抵敵矣。仁即與兵二千。令呂常出樊城迎

戰。呂常來至江口。只見前面繡旗開處。雲長橫刀出馬。

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不戰先走。

呂常喝止不任。雲長混殺過來。曹兵大敗。馬步

軍折其大半。殘敗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

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

城甚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

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將應聲而出。衆視之。乃子禁

也。曹操此時 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

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

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大喜。正是未見東吳來伺

隙。先看北魏又添兵。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六

劉備之為徐州牧。為豫州牧。是曹操假天子之命。以予之者也。其為

荊州牧。孫權作表之而操未之予者也。若其為益州。則則備自予之

者也。然而自予之勝於曹操之子者。以操為國賊。故操之子不足

重也。備之為左將軍。宜城亭侯。是天子爵之者也。若其為漢中王。則

非天子爵之。而自爵之者也。然而自爵之無異於天子之爵之者。以

備能討國賊。則固天子之所欲爵也。表奏獻帝之文。稱與董承同受

密詔。既至王爵之後。便令關公北伐樊城。大義昭然。炳若日月。故稱

目於備之領益州。稱漢中王。無貶辭焉。

曹操稱公稱王。而子孫又追稱之為帝。而稱於朝者。奉於天下。稱於

一時者。奉於後世。天下後世之稱。操不曰公。不曰王。不曰帝。直曰賊

而已矣。若關公之為漢壽亭侯。又為前將軍。一國爵之。天下不得而

議之。一時爵之後世不得而議之。後時且不獨侯之。將之又從而王

之。帝之可見。爵以人重耳。人豈以爵重哉。

孫權之求婚於關公也。當代為公。故對曰。兩家之和。不在婚與

與不婚也。漢中王。受室於東吳。吳侯能惠。雖前好。則有孫。夫人在何。必又重。以其之。婚姻。苟其不能。雖無益。如是。則辭。婉而意。又不致。大傷。東吳之心。也。雖然。若謂。荆州之失。為公指婚。所致。則又不然。曹仁之女。曾配孫權之弟。而竟無解於赤壁。之師。曹操之女。亦為獻帝之后。而究不改。其舊誓之志。此非其明。嫁之。女。亦迷歸。權欲追而殺之。又欲并其妹。而殺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殺。立德安。能以娶。關公之女。故而不奪。荆州。然則。公之拒婚。誠不為過。但犬子一語。太覺不堪耳。

呂範假意。做媒。倒弄。假成。真。諸葛。瑾好。意。做。媒。反。為。好。成。惡。或。戲。曰。孫權之子。當令。姑娘。作。伐。關公。之。女。須。待。伯。母。主。婚。既。欲。親。上。別。親。何。不。即。使。親。人。說。親。乎。予。笑。曰。姑。娘。嫁。却。姑。夫。而。歸。伯。母。不。願。伯。父。而。去。上。一。盜。正。與。下。一。輩。看。樣。東。吳。若。傳。孫。夫。人。之。命。一。發。不。濟。矣。孔明。若不。使。關。公。取。樊。城。則。荆。州。可。以。不。失。即。欲。使。公。取。樊。城。而。另。遣。大。將。以。代。公。守。荆。州。則。荆。州。亦。可。以。不。失。而。孔。明。計。不。出。此。此。不。得。為。孔。明。答。也。天。也。關。公。若。德。王。甫。而。不。出。潘。潘。則。關。公。可。以。不。死。若。不。用。糜。芳。傅。士。仁。則。關。公。亦。可。以。不。死。而。關。公。又。計。不。及。此。此。不。得。為。關。公。答。也。天。也。人。欲。與。漢。而。天。不。許。漢。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第七十四回 關令名擡柳決死戰
蕭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 第七十四回

却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問眾將誰敢作先鋒。一人應聲願往。操視之乃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名。真勁敵也。遂加于禁為征南將軍。加龐德為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地六成之七將軍。加龐德為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生天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為先鋒。豈不誤事。禁驚問其故。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五虎上將。前事。況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為官。又補敘前今使他為先鋒。是潑油救火也。將軍何不啓知魏王。別換一人。有此文一段言語愈見禁聞此語。遂連夜入府。啓知曹操。操省悟。即喚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德大喜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眾口何。操推託別人亦龐德聞之。兔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

已斷矣。殺嫂絕兒 是為無親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將亡孤身

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背主從操 是為無君德感大王

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

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

功卿不負孤孤亦不必負卿也。老賊善 於凡人德拜謝回家令

匠人造一木橛。亦是 死兆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橛於堂衆親

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出師何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

謂親友曰吾受魏王重恩誓以死報今去樊城與關某

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為彼所殺即不為彼所殺我亦

當自殺故先備此橛以示無空回之理。若死於疆場當以 馬革裹屍首何以

衆皆嗟歎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謂其妻曰

吾今為先鋒義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

吾兒有異相長大必當與吾報讎也。以死自誓固是好漢 惜其用之不當耳

妻子痛哭送別德令扶橛而行臨行謂部將曰吾今去

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急取吾屍置此橛

中。後被周倉活擒 視為已設則可若 究竟此橛無用我若殺了關某亦即取其首置在橛

內回獻魏王。為敵設靈柩無謂部將五百人皆曰將軍如

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於是引軍前進有人將此

言報知曹操操喜曰龐德忠勇如此孤何憂焉賈詡曰

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冀羽先 料其敗

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某智勇俱全切不

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龐德聞命謂衆將

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

聲價。誰知關某聲價 雖死不挫乎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德奮然趨

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鑿鼓却說關公正坐帳中

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為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

部先鋒龐德軍前擡一木橛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

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三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變色

美髯飄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龐德

豎子何敢藐視吾耶。關公好勝又遇着 關平不怕死的關平一面攻打樊

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以泰山

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關公曰汝

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

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南安龐德四

箇白字。用白書字便是挂孝 之兆頗似今之銘旌龐德青袍銀鍔鋼刀白馬立

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步卒數人肩擡木橛而出

關平大罵龐德背主之賊。背主二字 罵得切當龐德問部卒曰此

何人也或答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

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龐德無兄弟龐德有子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不是寫龐德蚤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

平接着言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即橫刀出馬，大叫：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蚤來受死？龐德來討死龐德欲以死與之，鼓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汝不信，備棍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亦何能為？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為刀惜

公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癡呆了。在衆人眼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將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德亦心服

正言問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為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到底只是要

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

重伯父之託也。關平之言關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關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

平恐有疎失，亦隨後趕去。關平處關公口中大罵：龐賊，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却把刀就鞍轡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將來。不能以刀勝而欲以箭勝亦不寡矣

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平能關公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鼓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馬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軍。于禁初阻龐德

今故忌之。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詐，故鳴金收軍。解說得免強

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只怕未必。有關平相救禁曰：緊行無好步，當緩圖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却說關公回營，拔了箭頭，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後文有一箭射得重此處先

報此一箭之讎。衆將對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

戰未遲。次日人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關平。把住隘口。分付衆將休報知關公。寫關平精細之極龐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公箭瘡舉發。不能動止。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于禁恐龐德正為龐德背馬超之報龐德累欲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龐德前為楊松之忌。遂降曹操。今有于禁之忌。何不降關公。却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謀。即報知關公。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又在關公眼中。帶寫樊城一筆。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着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伏筆看了半晌。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罾口川也。關公喜曰。于禁必爲我擒矣。衆軍士問曰。將軍何以知之。關公曰。于入罾口。豈能久乎。城名峽風。龐統被射川名罾口。于禁被擒。正復相似。似而龐統則自覺之于禁。則不自知而關公知之。諸將未信。公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非

汝所知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于罾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塗。樊城罾口川之兵。皆爲魚鱉矣。不獨于禁爲魚矣。關平拜服。却說魏軍屯於罾口川。連日大雨不止。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抵。雖有土山。離營稍近。即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荆州兵移於高阜處。關公移兵在成何口中補出。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偷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蚤爲計。于禁叱曰。匹夫惑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于禁看來知兵。今何愚昧之甚。總之。人不可以有私。則蔽明可不戒哉。成何羞慚而退。却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兵。屯於他處。只怕等明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聲震地。德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波逐浪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地水師化。作水山寒。比及平明。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初入罾口。今然後來擒龐德時。龐德并二董及成何。

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龐德全

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

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

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龐德大怒曰。吾受

魏主厚恩。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斬董衡董超於前。其初

二蓋疑德今反是。龐德殺二蓋出於意外。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為例。於

是衆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

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回顧成

何曰。吾聞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此

語在破橋於曹操時何不如此。今日乃我死日也。死即死矣。但不知木樨何處去耳。汝可努

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衆軍皆

降。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荆州數十人。駕小船近隄

來。德提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餘人。有此本事。可

當其餘皆棄船赴水而逃。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棹。欲

向樊城而走。與許褚相類。舟彷彿相類之。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而

至。將小船撞翻。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跳下水去。生

擒龐德。上船衆視之。擒龐德者乃周倉也。先敘其功。倉

素知水性。又在荆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更兼力大。因

此擒了龐德。倉武藝。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

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後人有詩曰。

夜半征聲響震天。襄樊平池作深淵。

關公神算誰能及。華夏威名萬古傳。

關公回到高阜處。去升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

拜伏於地。乞哀請命。大失體面。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

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綽髻笑曰。

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荆州。大牢內

監候。荆州大牢。權待吾回。別作區處。發落去訖。為後文

公又令押過龐德。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不肯跪。關公

取關公曰。汝兄現在漢中。汝故主馬超亦在蜀中。為大

將。汝如何不早降。絕不記殺射之恨。何等卓犖。德大怒曰。吾甯死於刀

下。豈降汝耶。德之所以不降者。想以妻子在許昌。故

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

葬之。此時定是關公。以木柩葬之。原來之恨。不知漂沒。論何所矣。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

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

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

軍衆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

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是皆

伯死。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龍諫曰。不可。山水驟至。

豈能長存不旬日即當自退去或何知水之將來滿龍知水之將
不幸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將往郟下其所以不致輕
進者慮吾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

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為保障仁拱手稱謝曰
非伯甯之教幾誤大事若無滿龍則樊城必為關公所有關公

衆將發誓曰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走
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

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
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威

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交乘關興於此處出現乃省親

公就令興資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
遷但求陞遷而不求滋兵相助是亦疎於處興拜辭父親逕投成都去訖虧去

關公留得一子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郟下公自領兵四面
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

等鼠輩不番來降更待何時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
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

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
馬正是水裏七軍方喪膽城中一箭忽傷身未知關公

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關公初欲與馬超比試而今與馬超之部將爭鋒是與馬超無異
也馬超既與關公為一家而魏德乃與關公死戰是亦與關公無異

其後既不肯背曹操而降關公其初何以背馬超而降曹操故龐德
之死君子無取焉

關公以水勝者有二一為白河之水一為襄江之水白河之水是奉
孔明之命而小用之者也襄江之水是得孔明之意而大用之者也

小用之不過死後之餘波大用之遂作軍前之勝負蓋孔明以水濟
火而關公則純用水而水之功更大大於前矣雖然玄德以水濟

明為水孔明而用水猶之以水濟水耳若關公性烈如火面赤如火
坐下之馬亦如火則雖純用水而亦謂之以水濟火云

襄江之決可以濟七軍而不足以取樊城何也曰水之灌兵也易而
灌城也難灌兵之水頓而速灌城之水漸而遲遲則敵不及防而遲

則敵能自守也然則決酒水而取下邳決漳水而取冀州將毋曹操
之用水獨勝於關公乎曰是又不然使下邳無侯成之納款冀州無

審榮之破門則二城未必可入操之幸勝豈盡水之力哉關公之欲
決襄江與冷苞之欲決洛江其謀無異不可以成敗論也苞之所以

敗者彰業告焉而龐統防焉公之所以勝者成何覺焉而于禁味焉
法正知之蚤故不移營而無傷龐德知之晚雖欲移營而無及同一
謀而謀之成不成亦視敵之愚與不愚耳

魚入網口而關公坐享漁人之利矣乃龐德幾為網之漏而卒為狙
之登于禁不為校之烹而幸為池之畜其故何也蓋魚入網而難脫
此禁之所以被擒魚得水而不涸此禁之所以終活與
觀於樊城之不下而知天之不欲復與漢室也當軍顧取樊城之時

其兵力不足以守樊城。故其後終至於棄樊城。及關公圍樊城之時。其兵力將不止於取樊城。則其時甚利於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讀書至此為之三歎。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藥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龐德心毒而箭不毒 曹仁箭毒而心亦毒關平慌與眾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眾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眾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眾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周郎在南部中箭而程普勸其回軍 關公在樊城中箭而關平勸其回軍 周郎之受傷也。輕關公之受傷也。重極相似。又極不相似。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即當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勦滅操賊。以安漢室。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是心。既已有是心。即如有是事。大哉。關公千古仰之。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平等默然而退。眾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不請自來。不請自來。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借關平口中。將十五回中。

補錄三國志演義 卷十 第七十五回

提舉一陀曰。然平大喜。即與眾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即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先講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未說出治法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豈懼醫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既說出治法。又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不懼陀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杯酒。舉一面。仍與馬良奕棋。伸臂令陀割之。如此神醫。難得如此病人。更難得如此神醫。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下手時再用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華陀之語。驚入關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今日說者。亦為之寒心。何況公飲酒食肉。談笑奕棋。全無痛苦之色。當日見者。能為之失色。若以他人當此。臂色既青。面色必白。青色既去。面色亦失矣。須臾血流盈盆。陀刮

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眾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如此醫人是神醫如陀曰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此病人亦是神人亦未嘗見後人有詩曰

治病須分內外科 世間妙藥苦無多
神威罕及惟關將 聖手能醫說華陀

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辭不受不索謝儀又脫盡留藥一帖以敷瘡口辭別而去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以上按下關公一邊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孤素知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荆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偷彼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此時老賊亦驚膽矣曹操欲離許司馬懿諫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於國家大計本無所損今孫劉失好雲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

司馬懿之止曹操與滿主簿蔣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發使往東吳不必遷都此言關公縱可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人固不易知令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發精兵五萬令徐晃為將呂建副之越日起兵曹仁有撥兵關公無箭看東南有應然後征進應兵乘勢之兵不敵前到楊陵陂駐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允自滿寵致書以後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此言關公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遣使求救事定之後恐有反覆此言關公縱可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此言關公縱可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荆州此言關公縱可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欲取曹操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得之亦難保守不如先取荆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欲取荆州權曰孤本欲取荆州前言特以試卿耳卿可速為孤圖之孤

當隨後便起兵也。魯肅若在必主取徐州之議以其分呂蒙辭了孫權。回至陸口。蚤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

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

前。勸取荊州。今却如何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周郎

威西風而病呂蒙成烽火而病。是風症。是火症。使人回報孫權。權聞呂蒙患病。心甚快快。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真病也。孔

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是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面無病色。關公真病色。呂蒙假病而無病色。一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

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結。何也。蒙自視陸遜。良久不語。遜

又曰。恐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用否。孔明能以方陸遜亦能以方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即賜

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病源予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荆

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後說蒙驚謝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所

慮者惟將軍耳。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要醫他真病却仍教他詐病密

法絕奇絕幻更非華陀之所能及。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他人者自己也。陸遜

我則我是他。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彼必盡

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此是去病之藥。三關六

蒙大喜曰。真良策也。用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乃召呂蒙。還建業。養病

蒙至入見。權問曰。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口魯肅薦子明却於孫權今卿亦須

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為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

即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天下有名無實之人儘多若大嘗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

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任。正取某年幼為關公所輕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

割馬步水三軍已畢。即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禮等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藥良藥者是良藥藥關公者是毒藥良藥異錦等物抵得箭上高頭時

公正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為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膝使而言曰。卿

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為將以漢升為老卒以伯言為儒來

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

求兩家相好幸乞笑留甘諷我言公拆書視之書詞極

其卑謹言之太甘關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

物發付使者回去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

東之意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

赴樊城聽調苦言樂也甘言疾也呂蒙

進兵遜察知備細即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

曰今雲長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荆

州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何如孫皎字叔明乃

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

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兼用則敗專任豈不聞

昔日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事雖決於瑜然普自以舊

臣而居瑜下頗不相睦後因見瑜之才方始敬服照應

四回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

相濟也老賊遂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

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

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

周善用此法是小用之却將精兵伏於艫艫船中次調韓當

呂蒙用此法是大用之

周泰蔣欽朱然潘璋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

其餘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

兵以襲雲長之後此處不寫曹操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

往潯陽江去晝夜遶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

軍盤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風到此

一避有臺而無人與無臺等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

江邊有人而無臺與無人等約至二更艫艫中精兵齊出將

烽火臺上官軍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起將

緊要去處墩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一箇於

是長驅大進逕取荆州無人知覺趙雲關張嚴三都督用虛寫

將至荆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用好言撫慰各

各重賞令賺開城門縱火為號眾軍領命呂蒙便教前

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荆州之兵開了

城門眾軍一聲喊起就城門裏放起號火前有城外之火

吳兵齊入今有城中之火丁荆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

妄取民間一物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此非

好處正是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不許閒人攪擾呂蒙

善立德家與呂一面遣人申報孫權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

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

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

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欲犯之，當按軍法。只欲結荆州之人，遂願不得同鄉之人。其人

泣告曰：某恐雨溼官鎧，故取遮蓋，非為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為復官鎧，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出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其屍，首

泣而葬之。與曹操髮以示衆一樣奸詐。自是三軍震肅。不日孫權領衆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為治中

掌荆州事。潘濬無用果。監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為後文靈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蒙曰：今荆州已得，但公安

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

來降可乎？衆視之，乃虞翻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何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說

之，彼必歸降。與李族說馬超彷彿相似。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安却說傅士仁聽知荆州有失，急令閉門堅守。

虞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掛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

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番降。照應七十回中事。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

補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 第七十五回

大度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實印綬來荆州投降。孫權大悅，仍令去守公安。未識此時劉璋在公安作何行徑，道索然那為之一歎。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

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用傅士仁

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徑投南郡招安糜芳。正是：今日公安無守志，從前王甫是良

言。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吉平截指罵賊，是良醫為烈。漢關公刮骨療毒，是烈漢遇良醫。可見忠臣義士不怕疼痛，若怕疼痛便做不得忠臣義士矣。然臨難不怕必是平日先不怕，惟平日有刮骨之關公，然後臨難有截指之吉平也。

華陀醫周泰，一請便到，醫關公，不請自來。古之名醫在濟人利物，絕不似今之名醫，善於學班，巧於圖利，幾番邀請，方纔入門，先講謝儀。然後開手，也能奪忠臣者，即是忠臣能救義士者，即是義士。吉平華陀是一人，不是兩人。

此卷方寫關公有病，而如無病便即寫呂蒙無病而詐有病，方寫華陀醫真病，便接寫陸遜醫假病。華陀知藥箭之毒而去其毒，是以藥治藥也。陸遜知呂蒙之假病而又教之以託病，是以病醫病也。而又有奇焉者，關公有受病之臂，亦有受病之心，竟已而做物是受病之心也。陸遜有去病之方，亦有發病之方，常重而言甘，是發病之方也。呂蒙辭職而關公以為去一疾，視去臂上之疾而更快，乃荆州撤備

而關公又中一毒。視中藥箭之毒而更深。若孔明以借風驚周郎而周郎愈。竊統以連環督北軍而北軍亡。二公分用之而陸遜以一人兼用之。比前文更自出色。

觀孫權之聽呂蒙而與魏皆為。誠矣。權若乘關公之距樊城而北取徐州。以共分中原。則漢室可興而操賊可滅。奈何忘飲茶之誓。背昔日之盟。而反陰與操約以圖關公乎。所以然者。不過爭一荊州耳。劉備取荊州於曹操。本未嘗假荊州於孫權。其曰借。曰還。不過孔。明一時權變之辭。欲結權以為討操之助。而乃認為真借。而望其真。還分之不足。又從而擊之。致使玄德之志不得伸。而關公之功不得就。豈不重可恨哉。

周瑜在而孫劉之交離。周瑜死而孫劉之交合。魯肅用而孫劉之交合。魯肅死而孫劉之交又離。蓋周瑜之見異於魯肅而魯肅之見又異於呂蒙也。肅欲結劉備以拒操。與孔明之見略同。故移魯肅之世。吳蜀未嘗相攻。乃呂蒙柄用而背盟失義。至於如此悲夫。

曹仁欲棄樊城而滿糧止之。曹操欲離許昌而司馬懿又止之。夫樊城。秦而大河以南。皆震動矣。許都。遷而大河以北。亦皆震動矣。乃韓信破趙之先聲。足以震而遂能取燕。關公破襄陽之先聲。足以震而卒不能取操。操公之用兵。不如韓信。信哉。道時之不得耳。唐人詩云。關張無命欲何如。誠哉。其無命也。

先主輕陸遜而敗。蓋有關公輕陸遜而失。以為之。孫子矣。呂蒙白衣搖櫓而取荊州。先有周善白衣搖櫓而取孫夫人。以為之。孫子矣。凡有一事於後。必先有一事以見其端者。故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却說糜芳聞荊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

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蚤降。芳曰。吾等受漢中王厚恩。何忍背之。此人尚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儻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公細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不忍背棄又正猶豫間。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去解軍。前交割。如遲立斬。分明是一逼催芳大驚。顧謂傅士仁曰。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遂拔劍斬來使於堂上。二人之罪廢芳驚曰。公如何。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今不蚤降東吳。必被關公所殺。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道催批芳大驚。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劉璋之妻弟費觀背姊夫而從玄德蒙大喜。引見孫權。權重賞一人。安民已畢。大犒三軍。以上接下曹操一過。時曹操在許都。正與眾謀士議荊州之事。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操召入。使者呈上書信。操拆視之。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求操夾攻雲長。且囑勿洩。漏使雲長有備也。書在襲荊州之前操與眾謀士商議。主簿董

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以寬軍心。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彼恐荊州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勢掩殺。可獲全功。東吳囑魏勿洩亂關公之心。各人使瑯各人。魏却欲洩之以爲己兩人肚腸一般權詐。操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一面親統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城駐紮。以救曹仁。以上按下曹操以下又被徐晃却說徐晃正坐帳中。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正說間。探馬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箇寨。柵連絡不絕。晃卽差副將徐商。呂建假着徐晃旗號。前赴偃城。與關平交戰。晃却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呂蒙州用假容船徐晃襲偃城用假旗號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二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起。平知中計。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門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爲。故意在軍前說出以亂衆心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不三四合。三軍吶喊。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

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皆是魏軍散布此言。却在廖化口中說出。平曰。此必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此特假徐晃非真徐晃也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甯。此間皆靠沔水。賊兵不敢到此。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分付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部將曰。四冢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可慮賊兵。爲後文作反襯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住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誘敵之計謂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護守本寨。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但見二將不見徐晃徐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是魏兵旗號。奪四冢寨用虛寫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徐晃也。寫得徐晃出沒不測平化二人奮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三路來救樊城。

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詭言，以亂我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為慮。方知陸遜用計之妙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吾有舊，深知其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以警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關公之威雖死猶在何況當日公勒馬問曰：徐公

明安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今君侯英風震於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歎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與曹操對韓遂語相似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回

顧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忽然前燕後衛又與曹操對陣，大不相同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與關公在華容時何嘗天壤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絕倫，終是右臂少力。關平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裏喊聲大震。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救兵至，引軍殺出城來。不從曹仁一邊殺來，却從關公一邊寫出省筆與徐晃會合，兩

下夾攻。荊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荊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此時方知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傳士仁已降東吳了。此時方知關公大怒，忽催糧人到來報說：公安傳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此時方知關公聞言，怒氣沖天，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願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照應七十回中語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將精兵伏於艤艫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歎曰：吾中奸賊之謀矣。有何面目見兄長耶。公此時誓在必死管糧都督趙雲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齋文、三道人星夜赴成都求救。恨請探之不早耳一面引兵來取荊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按下面關公再殺曹操却說樊城圍解，曹仁引衆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軍，親至四冢寨，周圍閱視，願謂諸將曰：荊州兵圍塹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逕入敵圍。公明

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荊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此時方知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傳士仁已降東吳了。此時方知關公大怒，忽催糧人到來報說：公安傳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此時方知關公聞言，怒氣沖天，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願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照應七十回中語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將精兵伏於艤艫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歎曰：吾中奸賊之謀矣。有何面目見兄長耶。公此時誓在必死管糧都督趙雲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齋文、三道人星夜赴成都求救。恨請探之不早耳一面引兵來取荊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按下面關公再殺曹操却說樊城圍解，曹仁引衆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軍，親至四冢寨，周圍閱視，願謂諸將曰：荊州兵圍塹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逕入敵圍。公明

真膽識兼優者也。玄德賢子龍只是一身膽今衆皆歎服。操

班師還於摩陂駐紮。徐晃兵至，操親出秦迎之。見晃軍

皆按隊伍而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周亞

夫之風矣。」直欲以麻遂封徐晃為平南將軍，同夏侯尚

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操因荊州未定，荊州已定而云未

耳，就屯兵於摩陂以候消息。按下曹操却說關公在荊

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累曰：「日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

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昔呂蒙在陸口時，

嘗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討操賊。」前文但敘陸遜致書未敘

及今却助曹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

差人遺書呂蒙責之，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

書遣使赴荊州來，却說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凡荊州

諸郡有隙，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

與糧米，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

不動。不是呂蒙好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郭迎接入城，

以賓禮相待。正是呂蒙好處使者呈書與蒙，蒙看畢，謂來使曰：「蒙昔

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

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關公單刀赴會

遂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征將士之家

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有口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

食不缺。皆在呂使者辭別呂蒙，蒙親送出城，使者回見

關公，具道呂蒙之語，并說荊州城中君侯寶眷，并諸將

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吾

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吾恨。」伏後文喝退使者，

出寨，衆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

蒙極其恩恤，并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

俱在呂關公率兵取荊州軍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荆

州者，關公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

軍攔住，為首大將乃蔣欽也。不從吳欽來却從關

槍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

乎？」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追殺

二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兵衝出，右邊

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夾攻。關公

急撤軍回走，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

白旗招颺，上寫「荊州土人四字」，衆人都叫「本處人速速

投降。」皆催散關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山岡內又有兩

軍撞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并合蔣欽等三路軍馬，喊

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東吳既襲荊州可以已

其孫已去手下將士漸漸消疎。比及殺到黃昏，關公遙望四

山之上，皆是荊州士兵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

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皆在呂蒙衛中關公止喝不住，部從止

有三百餘人，殺至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關平、廖化

分爲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

必得城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

之催促，殘軍前至麥城。此時走麥城與二十分兵緊守四

門，聚將士商議。趙累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

在彼把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兵。成都之救道上庸之若得

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

報吳兵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圍而出，往

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馬良伊籍之去也，易廖化之關平

曰：我護送汝出重圍，關公即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飽

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奮力衝

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

堅守不出。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申綽

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爲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接

七十二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

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見困於麥城，被圍至急。

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即至，特令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

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儻稍延遲，公必陷

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是矣，如其來廖化求救於上庸是有因而至一則言之慷慨一則言之急切封曰：將軍且

歇容某計議。如此急事有何計議計議便不成了化乃至館驛安歇，俟發

兵。劉封謂孟達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東吳兵精

將勇，且荊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麥城，乃彈丸之地。又

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屯於摩陂，量我等山城之

衆，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不可輕敵。是一箇封曰：吾亦

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將

軍以關公爲叔，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爲姪也。某聞漢中

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即不悅。照應後漢中王登位之

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

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

子，不可僭立。補前文之所未及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

城之地，以杜後患。此是孟達挑撥之語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

不知耶？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

如此挑撥阻封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却之？達曰：但言山

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封從其言，

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是

一箇糜芳○玄確於孔此確矣於陶謙今劉封乃糜孟遠而拒糜化安得救孔融又能因孔融之請而救陶謙今劉封乃糜孟遠而拒糜化安得為有

今即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將軍速回靜候蜀兵至可也化大慟告求直欲效包胥之哭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劉叔之教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

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

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茶罷瑾曰

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區

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張遼說關

公是說之以運諸葛瑾說關公但告之以勢公為理屈不為勢屈也漢文帝與南越王書曰朕高皇帝側一武夫望之子也公開口一語正與相類

待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

帛也言真金石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

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又照應前文言未畢關平拔劍而前欲斬諸葛瑾義氣凜然今之立公止之曰彼弟孔

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自重其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

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

眞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呂範曰某請下其休咎魏有管轄

之下吳有呂範之一則知定權即令卜之範牒著成象乃

軍於先時一則戰麥城於臨事權即令卜之範牒著成象乃

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主敵人遠奔權問呂蒙曰卦

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

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正是龍遊溝

壑遭蝦戲鳳入牢籠被鳥欺畢竟呂蒙之計若何且看

下文分解

徐晃東擊西此沒彼現只一眞正將兩員副將寫來似有千軍萬

馬之勢可謂用兵之能者矣晃之戰河水與張遼之戰合淝彷彿相

類兩人皆有大將才故關公與之友善然遼能救公於患難之中晃

獨窮公於患難之際則晃之為人始遜於遼云

未。來。招。撥。勞。則。士。仁。無。貳。心。矣。士。仁。恐。糜。芳。之。意。未。決。殺。使。者。則。糜。芳。無。歸。路。矣。孫。權。之。策。荆。州。與。曹。操。之。策。樊。城。各。一。機。謀。也。吳。致。魏。而。囑。魏。勿。洩。恐。孫。公。知。之。而。回。救。則。荆。州。之。襲。未。隱。矣。魏。得。見。書。而。故。令。公。知。使。荆。兵。知。之。而。欲。歸。則。樊。城。之。圍。自。解。矣。或。同。或。異。俱。極。機。謀。之。巧。

或謂關公之走麥城。與前之屯土山無異也。何以前不拒張遼之說。而後獨拒諸葛瑾之言。曰。公固降漢。不降曹者也。操非借漢之名。以招之。終不能致之者也。公但知有漢。不知有曹。不知有曹。又知何有孫。然則其守麥城之心。猶然守土山之心耳。

劉封之不登救兵。孟達實救之。然則劉封之罪。其將視孟達而未滅乎。曰。是不然。孟放蜀之降將。劉璋可背。則關公何不可背。我無責焉。耳。若劉封則漢中王之子也。王與劉公為一體。負關公則是負王。負關公猶可言也。負漢中王不可言也。此不得為劉封恕。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權志在州耳。何必密關公而後伏。若使潘璋尚在。決不為此。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操圍公於土山。不使之走。權圍公於麥城。偏欲使之走。權聞計。令呂範再卜之。管轄只有一卜呂範一事。而有再卜。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

今夜亥時。必然就擒。亥時水仍合玄。武臨應之兆。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項羽城下之役。八千子弟。且俱散去。何況三千人。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孔明見在。但遂不能救耳。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接兵不動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此時若用王甫之言。或猶可免。未可知也。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此言亦可。實金石。與公並垂不朽矣。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公于不即自殺者。尚欲圖後舉以報漢中王也。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此時是多是少。走了約走三千餘里。只見山門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

到爲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趁蚤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兵之漸少，非率爲荆州。必盡死也。大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取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雲已死於亂軍中矣。趙雲之死在關平口。中敘出用虛寫妙。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口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呂範下在亥時，今却到五更。讀者竊幸其數之不若矣。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

兵盡出，長鉤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讀至此令人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讀至此又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可惡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原來是不肯攀親之恨一笑。公平昔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獲？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曹操欲禮關公而孫權突

之不及曹。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爲伍耶。操爲漢之賊也，罵得快暢。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眾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將公往事一提照應二十七回之前。致使今日反爲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獨不提起華容之事，何耶？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卽除，恐貽後患。孫權沈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曹操不害關公而孫權害之不及曹操多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歎曰：

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
神威能奮武，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
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
桃園一日兄和弟，粗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

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與孫權權即賜

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此馬不為呂布死而為

亦船揮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顛肉驚。乃問周倉曰。昨

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

主何吉凶。前有王甫之夢。又有王甫之夢。正說間。忽報吳兵在城下。將

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

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

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塑平與倉之像於於是麥城亦屬東

吳。却說關公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荊門州

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

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至二十七回中之人後因雲遊

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為菴。每日坐禪。

參道。是清靜法師不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小行

忍使之化飯使不消今之愛恤徒弟的和尚了。是夜月明風清。三更已後。普靜正在

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既在空何有

有頭本無頭。以有這本無頭去何有頭來。普靜仰面諦視。只見

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

一黑臉虬髯之人相隨。關平周倉在普靜眼中一齊按落

雲頭。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

其戶曰。雲長安在。此語抵得關公英魂頓悟。即下馬乘

風。落於菴前。叉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

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

豈遂忘之耶。雲長空普靜亦空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

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昔非今

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今將軍為

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

衆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現前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

首皈依而去。稽首則無頭而有頭後往於玉泉山顯聖

護民。鄉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

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

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收荊襄之地。賞犒三軍。設

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位。願謂衆將曰。孤久不

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

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操於赤壁。周郎未嘗結連不幸早

孫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猶勸孤公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子敬未嘗結連曹，惟勸善借荆州與劉備。

是其一短。借備以荆州合力拒操，正是長策。何云短也。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荆州。勝子敬周耶多矣。似二人何得反曰勝之，於是親酌酒賜。

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令人嚇殺。我字叫得響。衆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

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我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驚天動地。

之人自有此作。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死得暢快，孫權亦險些兒。衆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涪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之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

備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 第七十七回

報讐。恐東吳難與敵也。勢所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今見活張昭又嚇了一跳，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荆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讐，必與操約和。玄德不必與操連和，但在東吳須以此度之耳。若一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雖是東吳之所謀，實亦曹操之所使。操誠不為過，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為上策。利於己人情大抵如是。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夜眠今始貼席，孰知席將不能久貼也。增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又蓋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便而圖事耳。如操下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其勝負。蜀

二七

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孫的又撞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人。呈上木匣。操

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與華容道相見之語。一

張操驚倒。操驚倒孫權又嚇倒曹衆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

衆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馬

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活關公可怖死關公無異活關公則尤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

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為荆王

差官守墓。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以上按下曹操却說漢

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

人又南歸。未必再來。見關正敘西川一處却緊照荆州一邊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襄內政。漢中王從之

法正復奏曰。吳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

女後必大貴。前敘下此敘相開相相對。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瑁蚤歿。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為妃。正說婚姻却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寫於異姓兄弟法正曰。論其

次劉理字奉孝。帶筆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

成。忽有人自荆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公力拒之。法正議婚東吳亦議婚玄德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八

關公回。若能有此言。未有不失。正商議間。荆州捷報使命絡

繹而至。不一日。關輿到。且言水滄七軍之事。忽又報馬

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墩臺。防隄甚密。萬無一失

因此玄德放心。玄德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

不安。至夜不能甯睡。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迷

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

立於燈下。寫得閃玄德問曰。汝何人。竟夜至吾內室。其

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

躲避。與玉泉山頂孫權座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前敘千市一夢此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此夢。何必多疑。人亦有言。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上。

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荊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方知孔明心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立德也。立德忽見燈下一人，孔明忽見殿後一人，皆為得突兀。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立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

一發不肯。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關公兵敗求救，尙不知有後事。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荊州變化。立德即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尙不知有後事。立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荆襄之急，必有此事。立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蜀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預爲後文伏筆。足見三人同心，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

編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 第七十七回

沮爲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一路俱作吞吐之事。至立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爲念當年同誓死，忍教今日獨捐生。未知立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爲然也。吳安在蜀安在魏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昔之和尙能感神之和尙善捐鬼看普淨獨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略諳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略髮幾句野狐禪，便稱禪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擄鬼乘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俱不信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浪固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爲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况青巾綠袍并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無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乎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或疑關張並非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况桃園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則謂之翼德，存可耳，且謂立德俱存亦無不可耳。關公既經普淨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誓曹操、告玄德之事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誓所當誓，告所當告，直以爲未嘗追未嘗罵未

曹驚未嘗告而已矣不備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游七軍直是未嘗殺也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歎終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倒於地。眾文武急救。半响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主上少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以不記軍師東和孫權一語。故怨之意。主上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畢。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羊舌見向成而泣。况玄德乎。眾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溼衣襟。斑斑成血。真是哥哥不是假哥哥。孔明與眾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不反兵之難。非不共戴天之讎。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關公。令主上歸怨於吳也。張昭司馬懿之計。總不能逃此公之明鑒。玄德曰。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含魏而單擊與。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謫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

伐之可也。此以吳魏並說。眾官又再三勸諫。玄德方纔進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孟為後文。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詩曰。尚慎旒哉。由來無死。今竟死矣。弔祭不至。招魂何依。為之兄者。能不悲哉。以上接下玄德。卻說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與孫策見子操甚驚懼。問於眾官。眾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自將死。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當名曰。恨無良工。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畫圖樣。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樓閣。呈與操。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梁之材。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工師得大木。則王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樹鋸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在曹操眼中。細看一番。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臥龍岡有棟梁之才。躍龍祠亦。有棟梁之材。皆是神奇不同。操大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好言訖。拔所佩劍。親

自砍之鏗然有聲。血濺滿身。樹亦有血奈何人無血性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人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却來伐吾樹。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草木非人。尚能討賊。人非草木。知多從賊。爲之一歎。操大驚。忽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欲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衆官皆憂。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華歆不識。操曰。即江東醫周泰者乎。又將十五。回事提照。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曹操一肚皮奸猾。當用何藥湯洗之。病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復矣。其神妙如此。一日陀行於道上。聞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薑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曹操腹中毒蛇。恐不止一條。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求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

蟲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因多食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愈。三年之後。必復將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陳登在徐州事已隔數。十回忽以開筆。應出妙。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癢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者即愈。奇絕。○操之事。君如登。瘡怕獻帝之不能飛也。有一人被犬咬足。指隨長肉二塊。一痛一癢。俱不可忍。陀曰。痛者內有針十箇。癢者內有黑白棊子二枚。更奇。○操之能刺人能算人。恐亦當生此二物。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如其言。此人真扁鵲倉公之流也。於百忙中。忽現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操即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與吉平用藥。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周泰事在曹操口中。照應只兩事。分作兩番寫。又以華。關公事在華口中。照應。陀口中。一段開文。敘之妙品。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破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非但爲關公報讎。直將爲天子討賊。呼左右。挈下獄中。拷問其情。實諛諛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

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照應二下急令追拷。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為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

有此心便可繼華陀不必書也陀即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金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即將書贈與吳押獄。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以酒肉換青囊書。大是便宜。換了此書。便有無數酒肉喫食。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殮殮訖。只算附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裏焚燒。燒非不愛書。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吳押獄怒罵其妻。妻曰。總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人之言。吳押獄嗟歎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鬧雞猪等小法。乃燒剩一兩葉中所載也。後人有詩歎曰。

華陀仙術比長桑。神識如窺垣一方。
惆悵人亡書亦絕。後人無復見青囊。

却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操取書拆視之。略曰。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孫權此時斷斷無疑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令人追思荀彧操笑曰。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隱然以象逆之司馬懿曰。今孫權既稱臣歸附。王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備。備欲使操攻進一賜爵。當是辭翁之意不在酒。操從之。表封孫權為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齎敕赴東吳。去訖。

操病勢轉加。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及曉問賈詡曰。孤向日會夢三馬同槽。疑是馬騰父子為禍。此夢在發馬出。今騰已死。昨宵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實不未盡詡曰。祿馬吉兆也。祿馬歸於曹王上。何必疑乎。與

操因此不疑。後人有詩曰。

平解猶為龍彷彿。相似今之。操因此不疑。後人有詩曰。

三馬同槽事可疑 不知已植晉根基

曹瞞空有奸雄略 豈識朝中司馬師

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臥。忽

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視之。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

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

隱隱聞索命之聲。從前作過事。索與一齊來。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

一聲響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新殿造不成。舊殿又塌了。操驚倒於地。

近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夜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

絕。呂家是神附於身。曹操是鬼集於尸。然操何以不附口。一則可附多則不勝其附。故不附耳。至曉。操召羣臣

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

為何如此。羣臣奏曰。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操歎曰。

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獲罪於天。一語自爲供招。然既欲久矣。之禱。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沖

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

皇后。董貴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曹操是髮

眼見之夏侯惇是一眼見之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

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

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

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

剷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但

家事而不言國事。是老賊奸猾處。孤長子曹昂。鄧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

宛城。又將前事一提。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

三子。植爲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

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

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但言立丕。自繼更不說。到禪代事奸猾之極。曹洪等

涕泣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

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

可以得錢。自給。不知操者但謂其兒。女情深英雄氣盡。又命諸妾多居於銅

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劉表之妻妬及於鬼。恐其以鬼悅鬼。

也今操之遺命。又欲以人悅鬼。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

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爲人所發。掘故也。防亦甚

若柔若使後人將七十二探盡掘之爲之奈何。而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是子年寅正月正應左

慈後人有鄴中歌一篇。歎曹操云。

鄴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

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

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

霸有氣。豈能荷爾化。爲羣橫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

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為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鄴侯曹彰。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處報喪。操未見四子。而衆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柩赴鄴郡來。曹操不死於鄴郡。而死於洛陽。與先主不死於成都。而死於白帝相似。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柩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衆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衆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嗣王。以安衆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此時天子詔已屬具文。而猶欲待之者。欺人耳目耳。兵部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割下袍袖。厲聲曰。即今日便請世子嗣位。衆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為例。已此時欲奉天。子詔矣。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衆皆大驚。須臾。華歆入。衆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衆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

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為王。未得父命。乃欲奉母命。然謂可以取之。如寄奉臣自能為我。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衆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一紙與曹丕。原來華歆詔事。魏故章此詔。威逼獻帝。降之。破壁取后。正是。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為魏王。丞相冀州牧。不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間。忽報鄴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前華歆來。衆官吃一驚。今遂問羣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墻下一人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鄴侯。以片言折之。衆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正是。試看曹氏不彰事。幾作袁家譚尙爭。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而何以云殺操。曰。擊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則割。未開頭可擊。如擊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欲殺之無疑也。曷為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之。曰。能善善者。必惡惡於其善。關公之善。而療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陀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或惜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乎。不可知之謂神醫。而曰神醫。豈書之所得而言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陀之書與孟

德新書而俱焚之誠是矣吳氏之婦焚之爲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蓋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左慈而不死則樹神而死前文之左慈特爲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爲前卷之除波也且樹神又爲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爲曹操見伏后之除波斬驚略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文亦極其妙曹操之託文王與王莽之託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蓋國之專王莽身自爲之曹操不自爲之而使其子爲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膝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處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呼以聖人之事而乃爲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惜耶

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令以爲平生好德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仍是曹操之偽也非至死而見真乃至死而猶偽也臨終遺命有大於兩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兩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竊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即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諱者乃遂爲其所欺操真奸雄之光哉曹操平生無真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雖有無數假曹操欺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真只見得一曹操到底不會認得一真曹操不獨死曹操是假即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即真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護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形又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於生前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耳若自娛其死後之魂則已固有知矣豈已之死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昭然厲鬼常常殺賊地獄既設遊魂難至銅臺之欺曹操之巧終笑曹操之愚

觀三馬同槽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竊數數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壓弧之詞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姒漢武以獄中天子氣而殺罪人而不知其應在病已王莽以易名應識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武今操之夢兆亦猶是已若謂前之夢爲西涼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爲三若謂後之夢爲西涼則馬超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隱并識前之非而既識前之非更無從考其後之是讀者至此爲之喟然

第七十九回

姪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衆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衆視其人乃諫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即命賈逵前往遠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靈綬安在一見便問靈綬黃髮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靈綬非君侯之所宜問也意正而詞嚴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本欲其退兵却先問此二語妙甚彰曰吾來奔喪別無

異心。遠曰：既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退而自退。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不令彰回鄆陵自守。

彰拜辭而去。於是曹丕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未幾位先改元奇絕。○薛云：自肚裏改年號，即此便為篡位之兆。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曹操自比文王，而曹丕不諡之。曰：文偏諡之曰武。葬於鄴郡高陵，令子禁董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文字照應之妙。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教他看了自己的行業，又看了關公的喜神。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為人，故先令人圖畫屋上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曹丕差臣下是一幅畫，所以陶情吟詩，所以遺與自有詩畫。以來未有如于禁曹植之不堪者也。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了。死後人有詩歎曰：

三十年來說舊交，可憐臨難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識，畫虎今從骨裏描。

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鄆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蕭懷侯熊，一人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君不知

處人兄弟之間，不從之，即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不日蕭懷使者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先逼殺了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又過了一日，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丁儀、丁廙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丁儀罵曰：昔日先王本欲立吾主為世子，被讒臣所阻，今王喪未遠，便問罪於骨肉，何也？是責曹丕曰：據吾主聰明蓋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是責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曹植之事不在臨淄一處，亦只在魏使口中說出筆法。

不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褚奉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喪中醉倒難為孝子，不雖不兄植亦不子。褚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鄴郡。聽候曹丕發落。丕下令先將丁儀、丁廙等盡皆誅戮。丁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國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殺人多，惜之。文章不能死，禍為之一歎。却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曹熊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丁儀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羣臣無一人為曹植請命者，而必待其母自出為之一歎。不見母出殿。

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疎狂。蓋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矣。吳氏爲女之故而罵孫權其詞厲卞氏爲植之故而求曹丕其詞哀丕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卞氏洒淚而入。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有後患。華歆不知有伏后何知有卞氏丕曰。母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人以才試之。若不能則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不難助臣欺主何難助兄謀弟丕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恐伏拜請罪。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寬恕。縱使情人代筆死罪不至死若以此論死則天下之犯死罪者多矣植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鬪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畫曰。卽以此畫爲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鬪牆下一牛墜井死字。樣。阿哥做考官乃出如此難題目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兩肉齊道行

頭上帶凹骨

相遇由山下

二敵不俱剛

非是力不如

歎起相撲突

一肉臥土窟

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爲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面試中式偏一作准又要我試植曰願卽命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爲題亦不許犯着兄弟字樣植曰。願卽命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爲題。亦不許犯着兄弟字樣。題在前在案律章植略爲思索。卽口占一首曰。

黃豆燃豆其

本是同根生

豆在釜中泣

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四句詩塞過一篇求通親親表開之安得不淚其母卞氏從殿後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爲安鄉侯。文字不佳。將不止矣。等矣。植拜辭上馬而去。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獻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以上接下曹丕漢中王聞之大驚。卽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威逼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讎。以關公之讎。以魏之罪。則私次討中原。以除亂賊。言未畢。糜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二賊。立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

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恐其不降吳可陞此二人為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立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原來彭彙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馳報孟達。本為欲治二人之罪。却引出一人來。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即往見彭彙。彙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馬超性厲。此時亦能用詐。彙因酒醉。恨罵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彙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為外合。某領川兵為內應。大事可圖也。前被繫於劉璋。今髮長未裁。而復生。其心恐不也。斷髮將斷其頭矣。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彙。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立德大怒。即令擒彭彙下獄。拷問其情。彙在獄中悔之無及。立德問孔明曰。彭彙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彙雖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立德賜彭彙死於獄。與張松事泄。而死彷彿相似。彙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失失錯。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法正之死在孟達口中補出。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為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

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又因孟達一人。引出兩人之叛。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覽其表曰。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望風歸順。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遂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邇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

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立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即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一舉兩得。殊不費力。立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取襄陽。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與呂蒙使傅士仁招糜芳一般意思。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即修書一封。使人賚赴蜀寨。招降劉封。與傅士仁說糜芳相似。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聞吾父子之親。使吾爲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劉封此時却與糜芳大異。次日引軍

前來搦戰。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便是誘敵之計。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早爲回後關門射孟達作一樣子。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立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今番却推脫不乾淨了。立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此時悔聽孟達之言而不降關公。漢中王既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以上接下先王且說以下再敘曹丕。

魏王曹不自即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

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老揚塵遮道

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正附居喪守子却使衣錦還鄉恐不如富祖之感加海內

而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不即還鄉郡時惇已卒

照應前文不為挂孝以厚禮殯葬是歲八月間報稱石苞

見鬼事此風此俗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鄆郡此龍不畜

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

天下讓與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廙劉曄陳

矯陳羣桓楮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

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魏家社稷今將建

漢代江山忽已移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懸殊乎玄術以異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

曹不以同胞之兄而欲其弟之死一則痛其弟之死不顧其弟

子之恩一則欲親弟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於此有天倫之

感焉

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實之不可竊也操以武王之事遺其子而自此

文王不則不以文王之事自其父而仍禮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革

之名而讓之後人子又避改革之實而歸之先世也歸之先世而魏

之篡漢非不篡之實操竊之耳操將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

而子不為之掩嗚呼奸雄之奸亦復何用哉

文章足以殺身而有時乎起以救文章足以取息而有時乎亦

足以前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楊惲種豈之歌適觸君王之怒

不若子建焚豈之詠能發兄弟之悲朱虛耕田之吟但寒異姓之心

不若子建焚豈之詩能解同氣之怨劉勝開樂之對自述器位之情

又不若子建釜中之辭能傾他人之淚此豈獨當時為然哉凡今之

人有以兄弟而相煎者觀於其文亦宜為之泫然矣

曹子建亦嘗借人代筆矣楊修手教數十條是也然子建借人代筆

而試却不出醜不似今人借人代筆而試即便出醜而試不出醜連

平日之代筆者亦信其自作而試一出醜連平日之自作者亦疑其

代筆故惟才如子建可不借人亦惟才如子建可以借一借人

曹彰以勇略自矜而驅雄兵於郡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集文士於

臨淄岌岌乎幾不免內亂之作矣使亦如譚與尚之相爭琦與瑛之

相惡而漢中主得乘隙以攻之豈不大快事哉乃能既死彰既歸而

曹植亦束手而受縛君子以為魏之幸而漢之不幸云

劉封之拒孟達與糜芳之從傅士仁則有異矣然既能拒之於終何

不拒之於始既能斷孟達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聽孟達之譖而不

救關公乎南郡之救樊城也難糜芳不聽士仁則必死上庸之援麥

城也易劉封不聽孟達則未必至於死惜其見之不早耳

劉封雖有罪而先主殺之亦未得其當也其不救關公也可異其不

降曹氏也可原其拒孟達後也可嘉則其悔聽孟達於前也可可

諒而聽一義弟又殺一義兒誠計之左矣且既欲殺之不即召而殺

之而使喪師失地以重其辜則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矜獲展而將兵

於外安保其無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一劉封當徐晃及侯翁孟

達之師明知其非敵而故遣焉是棄劉封并棄五萬人其失算者二

孟達已去不更令別將以守上庸而至有申耽申儀之叛徒劉封進

退無路。是棄劉封并棄上庸之地。其失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終悔與。

張松法正孟達彭縵四人皆賢國。而各有不同。初欲投曹操。而繼乃向先主者。張松也。既歸先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縵也。事劉而復降曹。降曹而其後又欲歸劉者。孟達也。其背劉璋之後。始終事先主者。惟法正一人而已。雖然法正孟達同功一帝。孟達有罪。法正必不自安。幸其時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為彭縵乎。荀曰。始終無二。吾於法正未之教信。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 魏炎劉
漢王正位 魏大統

却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語語喪心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特來奏請。東吳討一荆州關公且不許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觀百官華歆却把一鼻帶輕輕討去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斬蛇起義。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議便不安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也。不何

補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 第八十回

竟指青龍見坐。雖變化雄之異。異以為言乎。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察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此等圖讖想亦華歆等捏造耳帝曰。祥瑞圖讖。皆虛妄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早退避。不可遲疑。疑則生變矣。未聞當日舉慶慶契如此苦勸唐堯帝大哭。入後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次日。百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為此亂逆之事。曹后深明大義不是女生向外言未畢。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祐爾。

此孫夫人之叱吳將更為激烈不意曹賊老賊却有如此一位賢女

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免遭

大禍四岳驚駭未聞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

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月正元日未聞

四岳歎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且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

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下之人皆

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

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德直欲令天下人

共伐陛下耶使管轄而在不但割席當割其舌不但分坐當分其尸矣帝大驚拂袖而起

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繼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

許與不許早發一言露出昔日破壁面孔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

休拔劍大呼曰符寶耶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耶在

此曹洪索要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

索忠臣國之寶也符寶非寶祖弼是寶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

絕口而死後人有詩讚曰

姦尤專權漢室亡 祚稱禪位效虞唐

滿朝百辟皆尊魏 僅見忠臣符寶耶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

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

天年非安衆心乃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

心安一身耳帝只得令羣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賈捧

詔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本是天子所賜曹丕大喜

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

復存原非大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

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

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

行天下為公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竊

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丞相魏王王其母辭

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

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天下難欺與其詐讓不如從直丕從

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嗣以天位不曰

不可讓而曰別求大賢便是欲天子避位之意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

遜如之奈何天子若信老實不更與他看如何再計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

之時三辭而詔不許然後從之奸詐衣鉢今陛下可再

降詔魏王自當允從子教父之詐臣道帝不得已又令桓

楛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曹丕開讀

詔曰

咨爾魏王。上書謙讓。朕竊爲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幸賴武王操德曆符運。奮揚神武。芟除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不續承前緒。至德光昭。聲靈被四海。仁風扇八區。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綬。王其受之。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竊竊之名也。既畏此名。何如不做。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

張音。賈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前李肅廉臺。卓言樂受禪臺矣。有前之虛話。乃有此之即真。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差人送來不算。却要天子親自送來。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不大喜。即令張音捧回璽綬。

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若天子第二次竟做。假果曹丕時知之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受禪臺。聚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到底不。明白。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层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

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千餘萬。衆目昭彰。其罪愈著。帝親捧玉璽奉曹丕受之。臺下羣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護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入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獻天之歷數。在爾躬。若其祇順大禮。饗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禮。登了帝位。曹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張角所云。黃天當立。於此始驗。國號大魏。丕即傳旨。大赦天下。諡父曹操爲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漢帝既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曰。幸諸侯北面而朝之。方信不是齊東之語。丕降旨。封帝爲山陽公。即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

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為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宜召不許入朝。龍頭之惡一至於此。追原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一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旁寫見獻帝之難堪。不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天下有如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歎曰。

兩漢經營事頗難。一朝失却舊江山。
黃初欲學唐虞事。司馬將來作樣看。

百官請曹丞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砂走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此亦是祥瑞。那堪當日四風動。恐未必如此風也。丕驚倒於臺上。百官急救下臺。半响方醒。不何以不如舜。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封華歆為司徒。王朗為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丕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妖。曹操之疾既疑洛陽有鬼。丕之疾又疑許昌多妖。究竟何見。妖何妖。不過因操奸如鬼。故以鬼召鬼。不惡如妖。故以妖召妖耳。乃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以上接下文。曹丕蚤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不自立為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此傳言之誤。按獻帝廢為山陽公。十五年。至曹叡青龍二年。始幸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諡曰孝愍皇帝。立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

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為帝。明下先主接敘。孔明曰。近有祥鳳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沖霄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孔明但言人事。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即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位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嗣。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所為。拂袖而起。入於後宮。曹丕逼勒天子之詔。先主不受羣臣之表。相去甚遠。衆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衆官入朝。請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主上不即帝位。與師討逆。不得為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為君。為孝愍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不為大德推之。而以大義責之。善於勸進。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為帝。與篡竊何異。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衆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病篤。孔明

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故作可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瞑目不答。此是先主作難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為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不以已動之乃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既以舉巨動之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恐人心不服比前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此言人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言此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此句已是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曹丕真病孔明假病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衆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既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只露得一句口風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倫。舉陽侯劉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郭泰。宓等衆也。先開其言

後語其人不想屏風之外早有埋伏漢中王驚曰。昭孤於不義。皆卿等也。是應承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核實一句即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

惟建安二十五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備。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搆阻。兵器羣下。將士以爲漢祀墮廢。備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君長夫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懷高光之業。將墜於地。謹擇吉日。登壇祭告。受皇帝靈。撫臨四方。惟神饗祚。漢家永綏。歷服。魏家之詔欺人漢家之文告天詔有三通却不是真文止一譙周祭文。孔明率衆官恭上玉璽。漢中王受了。捧於臺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此讓備是虛文

然與曹丕之讓不同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況是

大漢宗派宜即正位已祭告天祠復何讓焉文武各官

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與曹丕一般改元先主却改得堂堂正正

立妃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封次子劉永為魯

王三子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

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一做皇

帝前此一語曹丕到魏與先主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為兩班先主

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

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讎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

之兵攻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魏武帝之難更於害後獻帝者特以其事有先後耳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

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正是君王未及行天討

臣下會聞進直言未知子龍所諫若何日看下文分解

三代以後學湯武之征誅則是學舜禹之受禪則蓋征誅可學而受禪不可學也漢高學湯武雖未必遂可湯武而猶不失為堂室之

陣正正之旗若夫受禪之舉一學之而讓者有王莽再學之而認者有曹丕不彼但知舜禹之事而不知舜禹之所以行其事者耳舜禹之

事行之以舜禹之心後人乃以邪誕之心而欲行舜禹之事居堯宮而運鏡子奪舜璽而運舜禪天下有如是之舜如是之禹哉

有妖孽而為禪祥者如九年之水開聖帝七年之旱降賢王是也有禪祥而為妖孽者如魯桓公之畫大有魯哀公之誌獲麟是也不當

瑞而瑞即謂之妖不當祥而祥即謂之孽孽風黃龍非曹不受命之

化而已矣魏乃獻帝失國之兆然則麟也鳳也龍也直等之青蛇之

觀曹不受禪之時有怪風之警而知天心之未嘗不與人心合也

有心天亦有人心不子魏豈天心也魏豈天心也魏豈天心也

能自違其數不可惡而福善禍淫之心則不可惡也魏豈天心也

為正統蓋不以天數與之選以天心之合乎人心者奪之耳

漢高之遊沛縣有大風之歌此漢初之雄風也獻帝之禪許昌有怪

風之變此漢末之悲風也風在漢初而雄在漢末而悲同一風而有

盛衰之異焉雖然風至漢末風斯息矣漢末安得有風當仍歸之高

祖在天之靈可也

呂雉王產祿而劉嫪化呂武壘籠三思而周幾代唐若曹后者誠過

之矣曹后之罵曹不比之王后之罵王莽庶幾相似乎然以之貴

而貴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貴而貴為后曹后也族以後之故而

得貴則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則后之不為其族也難

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皇之所出我知其必與父兄同謀討賊如

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后有女而曹皇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不亦有

妹曹后之賢殆將與伏后董妃並列為三云

玄德之帝成都與曹丕之帝洛陽同一帝也而史家之筆于玄德而

不予曹丕者正與僧之異也若論玄德之取西川則以劉奪劉或以

為逆取而順守若論玄德之即位則以劉繼劉直是順取而順守

矣所可議者縱高光之業而不墜其統固所以尊祖乃納劉璋之妻

而立之為后似不免於遺祖君子於此不能無遺憾焉

玄德之稱漢中王也在曹操稱魏王之後夫曹氏可王而劉氏獨不

可王乎非劉氏而王者高祖有禁即以獻帝臨之曹可奪而劉可予

也。玄。權。之。即。帝。位。也。在。曹。不。篡。帝。位。之。後。夫。不。可。以。篡。漢。而。帝。室。之。
胃。反。不。可。以。繼。漢。乎。不。篡。之。而。玄。德。繼。之。是。獻。帝。廢。而。未。廢。也。宋。之。
司。馬。氏。乃。帝。魏。而。寇。蜀。吾。不。知。其。作。何。解。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十終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十一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一回

急兄疑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與兵

却說先主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於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君臣之兄弟之私難子龍獨見其大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讐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讐公也兄弟之讐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子龍見識有大臣諫臣是風不當以戰將目之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讐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關中遷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兼關中牧使命費詔而去却說張飛在關中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且夕號泣血濕衣襟是與兄弟不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鞭死者為後文標本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其聲其淚俱從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

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讐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何死獨受富貴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白旗白甲伏筆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相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剋日與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此不諫征吳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孔明之諫在孔今日公等隨我入教場諫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初等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言伐魏則當親征伐吳則不當親征主意又與衆官不同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以手足急召入飛而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讐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

讐若不能報時臣甯死不見陛下也只說自家要去先主

天下幸甚

二

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闔州而出朕統精兵會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先主以孔明之心其急如火水亦不能制火矣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正既

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

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

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軍魏延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兼督

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先為下文伏筆伍關公善用卒

糧草因趙雲諫故不用為先鋒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

軍人故先主以此兩之飛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

書黃忠為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傅彤張翼為中

奏曰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願陛

郎護尉趙融廖淳為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

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

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却說

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臣言誠恐有失預為後先

張飛回到關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

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

軍挂孝伐吳關公之死為江上有白衣次日帳下兩員末將

斬之非此一怒則衆宓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

范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

無恨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眾官皆為秦宓告

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讎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義氣

免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讐回時發落孔明聞知即

是假兄弟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

上表救秦宓其略曰

五十前之鞭督郵是怒繼之鞭曹豹是醉今之鞭范疆是痛而鞭宓必倍痛矣鞭畢以手指之曰

臣亮等切以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荆州有覆亡之禍

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限即殺汝二人示眾打得二人

願將星於斗牛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

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我等

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竊謂

如何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偷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

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

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與糜芳傅士仁一疆曰

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二句緊著伏魏早尉社稷幸甚

尉社稷幸甚

怎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箇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酒而為部將所害，強飛以飲。二

人商議停當。却說張飛在帳中，神思昏亂，動止恍惚。關

公時時咳嗽，是前後相對一則以夢為醒。乃問部將曰：吾今心驚肉

顫，坐臥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

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誰知以酒飲死，不

覺大醉，臥於帳中。凡人飲酒易醉，范張兩賊探知消息，初

更時分，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窺機密重事。直至

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

鬚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寫得張飛聲勢，曹操見關公于匣中，雖

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

聲而亡。讀書至此亦為時年五十五歲。後人有詩歎曰：

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佐炎劉。

虎牢關上聲先震，長坂橋邊水逆流。

義釋嚴顏安蜀境，智欺張郃定中州。

伐吳未克身先死，秋草長遺閭地愁。

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軍中聞知，起兵追之不及。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用為牙門將，使佐張飛。

守閬中。吳班事補前文所未及。○當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

苞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僚皆隨孔

明送十里方回。孔明回至成都，都快不快，願謂眾官曰：

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孔明勸取西川，昭烈不聽。法正勸之，而即聽然則法

制之之法也。却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寢臥不安，出帳仰

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關公之死先主

侍臣奏曰：閬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齎表至。先主頓

足曰：噫！三弟休矣。結義之始先避氣德，次避關公，隨移之時先喪關公，次喪氣德，差不同。及至覽

表，果報張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眾官救醒

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

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苞也。張苞是兩重孝。

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東。吳去。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下方欲

為二弟報讎，何可先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謂

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為卿父報讎否？

苞曰：為國為父，萬死不辭。不但為父，又為伯父。先主正欲遣苞起兵。

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此是關中秦鳳與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衆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朕今爲天子，正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張飛曾見先主爲天子，關公尚不會見而死。先主爲天子，則作是死。死一則未見，爲可痛。言訖又哭。衆官曰：「一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不宜過於哀痛。」先主曰：「二弟俱亡，朕安忍獨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先主從來善哭，上個哭宜哭，哭個不住。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將何解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終日號泣於軍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百廿中忽出一個仙人與魏。之左慈與之子吉遙相映射。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他吉凶，勝如吾等之言。」遂入奏先主。先主從之，即遣陳震齎詔往青城山，宣召震星夜到了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莊清雲隱隱，瑞氣非凡。與臥龍崗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與水鏡童子與水鏡童子震驚曰：「仙童如何知我姓字。」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起。震曰：『真仙人也。』人言信不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宣天子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鶴駕。』再三敦請，李意方行。與隆生三請既至，御營人見先主，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李意行狀在先主眼中寫出○寫知是異人，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宣召，不知有何見諭。」先主曰：「朕與關張二弟結生死之交，三十餘年矣。今二弟被害，親統大軍報讎，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機，望乞賜教。」何不於關公未死之前問之。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素紙筆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一扯碎。此係後文連營四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此應後文白帝託孤之事。遂稽首而去。先主不悅，謂羣臣曰：『此狂叟也，不足爲信。』即以火焚之。焚之後文火，便催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爲先鋒，先主壯其志，即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觀之。』乃關興也。二人爭印與許褚，爭袍遙相映射。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習學武業。』

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親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旗上畫紅心，是權時從吉。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寫張衆皆稱善。傍寫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爲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那隻雁應弦而落。寫關興○雁行可比兄弟不，獨失却第三隻，先失却第二隻。文武官僚齊聲喝采。又寫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曹操鋼索一絲相爭，此處却是兩白相爭，又自不同。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作者欲將英雄故借曹印稍加點染，今既顯過本却便當如此收科。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讎，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況日後乎。近日之喪中計利，兄弟相爭者當愧死矣。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即命興拜苞爲兄。二人就帳前折箭爲誓，永相救護。桃國之後又是一番小結。先主下詔，使吳班爲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以上接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一 第八十一回

以下再。却說范疆張達，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玄德即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大，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面面相覷。南人無用爲之一歎。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效。願捨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共討曹丕之罪。諸葛瑾所見，到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爲使，來說先主罷兵。正是兩國相爭通使命，一言解難賴行人。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翼德之不欲先伐魏，而請先伐吳者，非但知兄弟而不知君臣之義也。觀其右城之役，誤疑關公之降魏，而欲拒關公，豈非君臣之義重而兄弟之情輕乎？其伐吳之意，以爲魏固漢賊，而吳之黨魏亦爲漢賊，從來除殘去暴者，必先剿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顧伐豎，吾周將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也，蓋不獨爲兄弟起見，而伐吳在所當先，即爲君起見，而伐吳亦在所當先。耳觀於翼德之亡，而先主伐吳之計，念不得不決矣。翼德之死，爲關公而死也；爲關公而死，則其與孫權殺之無異也。殺一弟之讎，不可忍，殺兩弟之讎，又何可忍乎？爲一己之私恩，而釋曹魏人，不以此病關公，則爲三人之義，而討孫權，豈得以此害先主。

有關興而雲長不死，有張苞而翼德復生。君子觀於此二人，而獨爲先主之室構惜也。使劉禪而有與苞之風，則蜀文不能越陰平，鍾會不能臨劍閣，而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不至爲晉武所笑矣。嗚呼！天不祚漢，其謂之何哉。

李意之見先主與紫虛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虛則有

數言李意止寫一字公明惟恐封象李意自寫當圖極相類又極不相類而皆為後文伏筆令讀者於數卷之後追驗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線穿却也

陳震之請李意當是孔明教之先主決意伐吳孔明爭之不得故特欲借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然張良能以高山西船止儲君之股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吳之師謀之成不成蓋亦有幸不幸焉

先主一生見畫關者三初見孔明畫關一幅定三分之形繼見張松畫關一幅定入川之計最後見李意畫關一幅為白帝託孤之兆蓋其一生俱是畫中人也

嘗關公顯聖之後便當接先主殺劉封而中間忽有曹操患病華陀被殺曹丕襲符曹植賦詩一段文字以問之及劉封既斬之後便當接翼德被刺先主伐吳而中間又有獻帝禪位曹丕氣漢成都聞變孔明勸進一段文字以問之其過接接處全不見其斷續之痕而兩邊夾接一筆不補如此敘事真可直追遷史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却說章武元年初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夔關今四駕屯白帝城白帝城三字先於此處一逗前除軍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見他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則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開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前番待後着先主問曰子瑜遠來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

陛下臣故不避斧鉞特來奏荆州之事先將孔明說起要他看軍師之面納其此二言前者關公在荆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公允不句隱然資備關公反推在關公身上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荆州又推在曹吳侯本不肯許因呂蒙與關公不睦故擅自興兵誤成大事今吳侯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之過也又推在呂蒙身上今呂蒙已死冤讐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關公死矣曹操死矣呂蒙死矣俱在三國死人身上令臣為使願送歸夫人縛還降將并荆州仍舊交還又恐一夫人不足以動之又說還荆州還降將以陪之降將本是漢將曰還恐是矣若荆州向以為東吳所常有而借與玄德者也今亦曰還則荆州亦不借矣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末句歸重是動之以情此先主怒曰汝東吳害了朕弟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奪不思剿除却為異姓之親而屈萬乘之尊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先論大小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基陛下不取而但爭荆州是棄重而取輕也次論利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問反欲反吳竊為陛下不取前還在兩家情分上說出又單就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讎不共戴天欲除罷兵除死方休是為後文說

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說與孫權。洗頭就戮。諸葛瑾見先主不聽。只得自回江南。却說張昭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講和為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有此一段議論。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昔子瑜在柴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立德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補四十四卷。其言足質神。明今日。豈肯降蜀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間也。如此為朋友者。可以愧矣。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真正可羞。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堵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曹丕其勢必至於此。權曰。此計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恐孫權此時亦難見江南人物。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

笑曰。此欲退蜀兵故也。有急來求。早已猜著。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不覽表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如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自誇。不笑曰。卿褒獎母乃太甚。咨曰。臣非過譽也。吳侯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帶言魯肅呂蒙自誇。其君又自誇其臣。也是以己之長。而彼之短。為人所難。難乎為臣。臣為人獲難乎為君。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路者權謀之謂也。即將現前事。略字甚妙。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乎。丕又問曰。吳主頗知學乎。咨曰。吳主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籍。採其大旨。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王之學。與書生不同。若尋章摘句。即謂主亦不為也。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策。不失東吳氣象。不曰。吳畏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畏之有。吳氣象。不曰。東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十九人。如臣之輩。車戰斗量。不可勝數。前表魯肅呂蒙是借君。此却單就臣說。不歎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於是即降詔。命太常卿邢貞。資册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與前曹操加九錫相反。而相對。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蜀吳

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吳亡則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圖之。劉禪勸滅吳非所以助蜀正所以又相惡也不曰孫權既以禮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納之為是。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則勢微。尚有長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增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與虎添翼也。此則曹生之見耳。魏即不封吳。吳豈不能自王哉。魏之帝可借吳之王。何不可借。不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存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劉曄是踏沉船。曹不是看冷鋪。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那貞。同趙咨。捧執冊。錫。逕至東吳。却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御蜀兵之策。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禮當遠接。顧雍諫曰。主公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蓋以自稱則雖伯猶榮。受封則雖王亦辱耳。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蓋因時也。何故却之。亦解。遂率百官出城迎接。孫權那貞自恃上國天使。入門不下車。張昭大怒。厲聲曰。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若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與秦密之叱前雅彷彿相類。似○子布此時頗有壯氣。那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趙咨足以服魏臣。並車入城。忽車後

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為主併魏吞蜀。乃令主公受人封爵。不亦辱乎。眾視之。乃徐盛也。趙咨之後又有徐盛。那貞聞之。歎曰。江東將相如此。終非久在人下者也。却說孫權受了封爵。眾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賚進謝恩。孫權醜極。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溪漢將。桂路劉雷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巫口風四。川巫山。旱路軍已到秭歸。秭歸屬湖廣歸川。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主不肯接應。王位九錫豈足以彈壓蜀兵乎。一笑。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眾皆默然。權歎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死。無人與孤分憂也。此是激將之語。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幼。願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與劉封本姓。魏正復相似。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馬熟嫻。常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百忙中補敘。孫桓來歷。權曰。汝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衆。往擒劉備。便不是良策。權曰。姪雖英勇。

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虎威將軍朱然出口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為左都督，朱然為右都督。與前邊周瑜程普為左右遙相對照即日起兵，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屯於宜都界口。宜都今湖北廣州府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少平有可輕有不可輕，此處以少年輕孫桓則可後文以少年輕陸遜則不可關興奏曰：「既孫桓令此子為將，不勞陛下遣大將，臣願往擒之。」以少年敵少年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即命關興前往，與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既關興前去討賊，臣願同行。」以兩少年敵一少年先主曰：「二姪同行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著大砍刀。再就吳將軍帳中寫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在臨時，尚敢抗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

鎗直取孫桓。此處獨寫張苞出頭未寫關興桓背後謝旌，驟馬來迎，兩將戰有二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勢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掄藤金斧接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寫張苞連戰二將又未寫關興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掄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故作驚人之筆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讀至此疑有神助及問下文方知是人不是鬼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來，與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此處關興突然而出却先見斬將後見其人筆法奇甚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此與關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著張南馮習驅兵掩殺張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此寫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收軍只不見了關興關興忽然活挾一將。此又寫關興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答曰：「吾在亂

軍中正遇羅人。故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寨。斬首懸血祭了死馬。做了漆樵的馬即死也不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朱然一軍不見所殺在吳班口中補敘出來今日若去劫寨。偷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取勝。南亦能軍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知朱然。然見火起。必來救。應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前寫馮習與苞此又寫吳班三將馮習等大歡。遂依計而行。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箇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為號。朱然驕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假報了朱然真報偏不許報孫桓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去救。應孫桓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

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是朱然替死鬼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關興殺一人擒一人張苞亦殺一人擒一人馮習用虛寫張苞擒崔禹用實寫又自不同。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里去了。此寫吳兵水陸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此寫吳兵陸路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梯歸來。先主大喜。傳旨將崔禹斬却。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甘甯為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甯已患病疾。帶病從征。

爲魏之死于却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擊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歎曰昔

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重少輕老則失之黃忠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人來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耆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先主之信漢升與孫權之信于瑜前後恰好相對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正是老臣素矢忠君志年少能成報國功未知黃忠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魏王受九錫吳侯亦受九錫君子於魏之受譏曹操之不臣於吳之受笑孫權之不君何也前爲雞口無爲牛後韓侯之所以自齊也江東之地豈其小於韓邦哉且降魏而有益於吳則亦已耳無益於吳而徒受屈膝之恥良足歎矣

操之九錫操自加之者也權之九錫非孫權自加之而待魏加之者也自加之與待人加之則有間矣操之九錫天子所不敢不與者也權之九錫魏欲加之而權所不敢不與者也人所不敢不與與己所不敢不受則又有間矣且受漢之九錫則足於受魏之九錫則足於爲魏漢而受漢之九錫則爲漢降魏而受魏之九錫則爲魏吾甚爲

孫權惜之

孫權前後如二人前之拔劍欲案何其壯也後之俯首稱臣何其懼也所以然者失在爭荆州而開於劉耳其始也結劉爲援則以周郎五萬人足以西向而退曹操百萬之師其既也與劉爲讎則以周東八十一州乃至北面而受曹不孺子之命君子於此歎與國之不可絕而輪車相依之勢爲不可離云

趙咨之對曹不有云語爲最妙其以獲于禁而不害爲仁所以暴彼之短其以屈於陛下爲略所以抑彼之驕夫七罪備備德死非魏之見辱於關公者使非東吳則于禁不得生還矣是言蜀之凌魏而吳之大造於魏也至於稱首稱臣不曰是誠服不曰是有禮曰是飛馬移而乃曰略者明言降魏非其本心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吳終不爲魏下也詞令之妙至於如此真不愧行人之選哉

爲國者之學不比書生尋章摘句旨哉斯言乎石勒未曾識字聞鄴生勸立六國後以爲此法當失及聞張良止之乃曰賴有此耳是其能讀漢書者也宋理宗好探究理學而史彌遠以小人見用真德秀魏了翁以君子見斥則雖終日讀性理却是會讀得

孫策不疑太史慈孫權不疑諸葛瑾其事同乎曰不同策當兵勢方盛之時其信慈爲易權當國勢可愛之日其信瑾爲難也履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吳其事同乎曰不同德事馬超而不終則德之義爲非義瑾事孫權而無貳則瑾之忠乃真忠也且瑾在昔日以瑾之不往信亮之不留權在今日即以其信亮之不留者信瑾之不往君臣之相信殆於兄弟之相信決之耳

還我汝陽歸我叛人此魯之所以與齊盟也而還荆州不許還降將不許則先主之於吳母乃已甚乎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此秦之所以歸晉侯也而送還孫夫人亦不許則先主之於吳又母乃太甚乎然使陸自此而遂解兵自此而遂回則不成

其為劉玄德矣。今人稱結義必稱桃園玄德之為玄德。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極之一人。可以愧後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體者。

第八十三回

戰先主得降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却說章武二年春正月正月餘起時序分明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此老偏強猶昔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黃忠不服老陸遜不服少正與相對。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意在得仇人璋引部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鎗出戰。關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為前孫權賜刀照應為後關興得刀伏筆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第一日黃忠不老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

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興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譬之善弈棋者有人從傍觀之。驕不喜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走。吾今為關公報讐。第二日黃忠不老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中箭後偏能不落馬亦是他不老處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讀者至此為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敗。救出黃忠。乃關興張苞也。來得突兀寫得聲勢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不以東吳為重而以中原為重與趙雲一樣見識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營。後人有詩歎曰：

老將說黃忠 收川立大功
重披金鎖甲 雙挽鐵胎弓
膽氣驚河北 威名鎮蜀中
臨亡頭似雪 猶自顯英雄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敕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歎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豈深可痛哉！黃忠是客風，張飛是主。

乃引御林軍直主獵亭大會諸將，分軍八路，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

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自正月，至二月，時序分明，正為下文夏月燒

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孫權廢次

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

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錦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

節前後圍繞。自為帝之後，須此一番禮節。當大叫曰：陛下今為

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

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當回顧眾將

曰：誰敢衝突蜀兵？部將夏侯挺鎗出馬，先主背後張苞

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侯，恂見苞聲如

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

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

聲，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

興一刀斬了。此處要緊。二小將便取韓當周泰，韓周一人

慌忙入陣，先主視之，歎曰：虎父無犬子也。先主處處念著虎子，犬也。

用御鞭一指，蜀將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

遁遁相懸。

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却說甘肅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

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鎗，擔牌，刀斧

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猴，眼如鷹，尖出使一

箇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寫得番王可畏，早

甘肅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

中頭顱，甯帶箭而走。甘肅病中，中箭猶能帶箭而走，黃忠雖老

到於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圍繞

其屍，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立廟祭祀。至今富池

有神鴉送客一程，後人有詩歎曰：

吳郡甘興霸

長江錦幔舟

酬君重知己

報友化仇讎

刳寨將輕騎

驅兵飲巨甌

神鶴能顯聖

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獠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

兵，只不見關興。第二次又不見關興，得沒不測。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

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蠻人潘璋，驟馬追之，璋

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山裏，往來尋

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蹤失路，幸得星月有光。正與二月中旬相應。

緊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馬叩門。一老

者出問。何人。輿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飢。老

人引入。輿見堂內點著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當年便已如此何輿大哭而拜。老人問曰。將軍何故哭拜。輿曰。此

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輿曰。何故供養吾父。老人

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況今

日為神乎。近來造生祠者。生則祠之。沒則已焉。輿與公大不同焉。老夫只望蜀兵。早早

報讎。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

馬。三更已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

軍潘璋亦來投宿。放路相逢。天道之巧。往往如此。可不畏哉。恰入草堂。關輿見

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門外一人面

如重棗。丹鳳眼。臥雲眉。飄三綰。美髯袍。金鎧。按劍而

入。潘璋門外所見。與老人室中所供。有兩關公乎。曰。一不是。二璋見是關公。顯聖大叫。一聲神魂驚散。欲待轉身。早被關輿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添血。就關公神像前祭祀。非關輿殺之。而輿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乃環矣。却將潘璋首級。擡於馬項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甚細且說關輿行無數里。忽聽得人

言。馬嘶一彪。軍到來。為首一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恰又

好遇着 忠見輿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擡於馬項之下。

青龍刀又被輿得了。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輿。輿見馬

忠是害父讎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部下

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將關輿圍在垓心。輿力孤

勢危。讀至此。又必謂關公此時顯聖殺馬忠矣。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

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輿張苞一處

趕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

相合混戰。一處苞與二人兵少。慌忙撤退。此時馬忠即死。併就擒。豈不甚快。然事如此。便不曲文。如此便不奇。回至號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具

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

收聚敗軍。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引

傅士仁。糜芳。於江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

既寫老人。又寫衆軍。想見關公德不泯。糜芳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皆

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

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

不殺此二賊。去蜀營投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

要。性急等箇空兒。便就下手。聽得恁麼分明。糜芳仔細與將幹。聽周瑜先主聽徐庶者。便是不同。

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

性命難保。今蜀主所恨者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

去獻蜀主。此時不消關公顯聖却假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

吳。今知御駕前來。持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

芳曰。蜀主寬仁厚德。自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

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先主之篤于兄弟也。下文二人計較

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

二人帶數十騎。逕投據亭而來。糜傅之殺馬忠與范張伏路

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

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

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

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

等之罪。糜芳之重投先主與劉封之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

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今見勢危。故來巧言

欲全性命。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

更不思九泉之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

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一箇死又令關興將糜芳傅

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割之。以祭關公。個

性。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二伯父。饒人皆已。誅戮

臣父冤讎。何日可報。接符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

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汝親自醢之。以祭汝父。范

張達在吳而先主伐吳不獨為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

大震。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

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

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

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數人皆亡。獨

有范疆張達二人。現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張飛首

級。遣使送還。步騭為此語却交與荊州。送還夫人。上表求

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諸葛瑾已會與權

從其言。遂具沈香木匣盛貯飛首。綁縛范疆張達。囚於

檻車之內。馬忠是送死的范張是送令程秉為使。賈國書望

據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

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

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

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與曹操在木匣中

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萬剮凌遲。祭父

之靈。亦是一副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

讎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

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

齒讎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

矣。今先滅吳。次滅魏。不肖得便得便要斬來使。以絕吳

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同奏吳主曰。蜀不從

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衆臣苦諫不聽。如之奈

何。權大驚。舉止失措。關澤出班奏曰。現有擎天之柱。如

何不用耶。只因先主不見識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

大事。全任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

。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生。實有

雄才大略。儒生誠不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以今論之。當

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五回中事主上若能用上

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

誤大事。張昭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

用。張昭不知諸葛孤安能知陸遜。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恐諸公不服。

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又以書生輕之步騭亦曰。

遜才堪治郡耳。若託以大事。非其宜也。雍嫌其望輕。又

亦不知人。易知也關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

以全家保之。前止以一身保此。又以全權曰。孤亦素知陸伯

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卿等勿言。前不應得而用。陸遜可謂

昔非。於是命召陸遜。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

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

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領鎮西將軍。陸遜生平。當下

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特命卿總督軍

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

無才。安能制之。陸遜故意作難。便有權曰。關德潤以全家

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爲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

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

者。先斬後奏。與前賜劍。遜曰。荷蒙重託。敢不拜命。但乞大

王。於來日。會聚衆官。然後賜臣。意在壓服衆人。故關澤曰。

古之命將。必築壇會衆。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威

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爲大都督。

假節鉞。則衆人自無不服矣。如舊何處韓信故事。權從之。命人連夜

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爲大都督。右護軍

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

州。兼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聞以內孤王之。闔以

外。卿制之。比周郎爲都督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爲護

衛。卽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文書到虢亭。

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韓當周泰

將周郎。尚是後輩。況陸遜乎。以今世俗。韓當周泰

論之。當寫春曉。牛名帖者。安得不驚。比及遜至。衆皆不服。

人。之輕陸遜。彷彿似之。韓當周泰遜升帳議事。衆人勉強參賀。遜曰。

主上命吾爲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
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
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現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
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
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中措表孫桓不必
救之待吾破蜀後彼自出矣早已算定衆皆暗笑而退韓當
謂周泰曰命此孺子爲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
曰吾聊以言試之並無一計安能破蜀也前不服周郎只是韓周二人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
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陸遜升帳
喚諸將曰吾欽奉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
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命何也此守陸遜將將亦大難事韓當曰吾自
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逆將
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
命公爲大都督令退蜀兵宜早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
進以圖其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賊耶
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韓當以言觸一真前後相映於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

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以吾有尺
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忍辱負重四字從來成大事人無不由此汝等只各
守隘口牢把險要此所請始如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處女敵人開
衆皆憤憤而退却說先主自猴亭布列軍馬直至
戶者
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晝則旌旗蔽日夜則
火光耀天與曹操赤壁一樣聲勢○此處火光二字與後文火光相映射忽細作報說東吳
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
先主問曰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
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在
馬良口中照應
七十五回中事
之便傳令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
敵馬良與關澤之見相同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
子耶先主與張昭周恭等之見相似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韓
當見先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輕動急飛馬
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
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着陸遜並馬而觀
當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寫韓當之猛視彼驕之戰而不戰者又復天淵矣
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
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

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廣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伏筆韓當日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負重之人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有機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馬良之智亦不輸於陸遜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今天氣炎熱，軍屯於赤火之中，誰知避赤火又遇赤火耶取水深為不便。先主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昔軍若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不言移營之不便，但言移營之難，猶是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卻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此計未嘗不妙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

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只怕來不及馬良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奉二人，聽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正是：蜀主有謀能設伏，吳兵好勇定遭擒。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看下文分解。

關公顯聖，一而足。前文既追呂蒙，此卷又擒潘璋，或疑為演義莊點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無庸疑也。即公之不沒於今日，可以信其不沒於當年，以為有公何處，是關公以為無公何處，非關公豈必拜像瞻圖，見赤面長髯者而後謂之關公哉？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長存，殆無日不有。關公在天地間，不在人心耳。潘璋之死，妙在關公顯聖，糜芳博士仁馬忠之死，又在不必關公顯聖。若必待關公顯聖而後殺之，則不勝其顯聖矣。且孫權陸遜亦當顯聖，以殺之，連營七百里之失，亦當顯聖以告之，而全蜀之師，可不動先主之兵，可不敗魚腹浦之八陣，可不設矣。三國志本以紀人事，豈盡如西遊記仗孫行者之神通，預南海觀音之相救乎。雖然，糜芳之欲降馬忠之被刺，關公之靈寶式焉，則亦謂之關公顯聖，可也不審。惟是即孫權之縛孫范，與張達，安知其非翼德之靈寶使。其然則亦謂之翼德顯聖可也。

觀先主之伐孫權而知其必不效操勞也。不以孫夫人之向在而竟
孫權嘗以廢夫人之既死而救操勞乎。又觀先主之殺操勞而知
其必不釋東吳。不以幼難而亡之。廢夫人而赦其弟。嘗以不
而歸之孫夫人。而其兄乎。凡人愛其弟之情。每足於其弟之情。
愛兄弟之情。每不如其愛妻子之情。觀於先主。亦可以風矣。
書生而有將之才。不得以書生目之。亦惟書生而有將之才。則
正以其書生而取之。卻殺悅樂而致詩書之名。將一書生也。張
巡讀書過目不忘。唐之名將一書生也。岳飛雅歌投壺。孟珙地笑
香宋之名將一書生也。每以今人以書生相詬。嘗見其人之文而無
用者。輒笑其為書生氣。試觀陸遜之為書生。奈何輕於書生哉。
從來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韓信非為胯下之夫。則不能成興漢
之烈。張良非進圜橋之履。則不能成報韓之功。又未有不能負重而
能忍辱者。子竹惟懷被楚之略。故能乞食於丹陽。范蠡惟懷沼吳之
謀。故甘受屈於石室。古今大有為之人。一生力量。只在負重二字。
生學問只在忍辱二字。熟讀一卷老子。便當得一卷陰符。經
愛老而不愛少者。不可以用才。愛少而不愛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
明之用黃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為是請纓之終軍。破膽之宗
蔡。三表五餌之賈禰而用之也。關澤之文。產博而誇之也。總之
直以為是請纓之子。牙白髮之充國。皆其之文。產博而誇之也。總之
人而才則老亦少。少亦不可人而才則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皆論
其才與不才。不當論其少與不少云。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而不出。吳班軍在陸
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吳
班旗號。遜眼中看出。周泰曰。吾觀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
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着了良
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此處望山中殺
邊殺氣。正相映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
諸公切不可出。棋高一著衆將聽了。皆以為懦。次日吳
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
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與馬超之誘曹徐盛曰。奉入帳稟
陸遜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
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妙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
必見其詐矣。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
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此處前不諸將哂笑而退。過
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
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只見蜀兵皆
全裝貫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此時方信
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為此也。此句已驗今伏

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蜀矣。此句未驗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吳然信其前語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至此方纔說明諸將方纔歎服後人有詩讚曰

虎帳談兵按六韜 安排香餌釣鯨鰲
三分自是多英俊 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聞孫權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權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言其懦孤獨不信。諸將上書又在省筆今觀其言果非懦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黃權不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黃權不但願為前驅陛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疑乎眾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為黃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主。百軍中却放下吳蜀兩邊忽放言蜀

兵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旁觀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隱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曹丕知吳乃郎亦羣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虛託以兵助戰令二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勸取東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又放魏一邊接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川。下北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洞林木深密之處皇上令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不好說得先主皆主上自為非他人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却把別人來罵馬良曰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隱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

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先生一向慣用火攻。此正是以己度人之法。又豈有

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偷

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奇計令人測摸不出。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

其後也。料事如神。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奇絕令人一發測摸不出。○于禁中關公得一魚孔。良大驚曰。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

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奇絕。○先主之敗。孔明不於此時知之。早於入川之時知之。真是神妙不測。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

御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

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

某等願往遙敵。皆退不用。妙在不要勝先安。敢放不用此數人。獨喚塔下末

將瀘子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形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瀘子丹引兵去

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瀘子丹。敢回有兵趕來。當出救之。却不可追去。預知其敗

而使之疑是。二將自引軍去了。却說瀘子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後。丹令衆軍鼓譟而入。

蜀營內傅形引兵殺出。挺鎗直取瀘子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趙

融。丹奪路而走。折其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營兵攔住。爲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比

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瀘子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

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蜀兵虛實遜已盡知。此句亦破。是托言不過欲驕敵之心耳。蜀之計。吾已定矣。奇絕。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

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正與上文孔明相對。遂集大小

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六月裏東南風。更不消借得。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

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早路只差二將與水軍朱然。止是三路却與周郎赤壁十

二隊。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礮。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

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屯。周郎只是連燒陸遜却。用間燒又是一樣燒法。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衆將聽

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幟無風自倒。與曹魏江中折旗相似乃習程畿曰：此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來劫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稱極矣畿曰：偷是陸遜試敵奈何？亦長於在蜀人眼中寫出吳兵埋伏之狀。正言間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妙在在蜀人眼中寫出吳兵埋伏之狀。先主曰：此是疑兵，令眾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黃昏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路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偷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此句寫風只見御營左屯火發路火起，又是一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與前共是三路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此句寫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與前共是四路火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時已不止四路矣。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此處為先主一急忽然

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此處為先主一急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馬鞍魚腹張苞傅彤請先主上山的時，山下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又為先主一急張苞傳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又為先主一急吳兵又四下中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方寫岸上火光不絕，句四十餘都在寫江中一句妙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此又是第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又為先主一急關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白帝城三字又在關興口中一逗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此是第二個黃昏已繞過一夜一日矣關興在前，張苞在中，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前是吳兵放火，此是蜀兵放火，以水救火者有之矣，未聞有以火救火者也，真大奇之事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陸遜第一路先遣朱然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又為先主一急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

從山谷中殺來。故作吃嚇之筆以跌出下文先主正慌急

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此是第三日天明已只見前面喊

聲震天。朱然軍紛紛滾滾投巖。燒過一日兩夜矣一彪軍殺入前來

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又為先時趙雲

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

光冲天雲心驚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

而來。前先生初出兵時便命子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雲

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鎗刺朱然於

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以前在火光中

是白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將士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

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

將。為救吳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有詩

讚陸遜曰

持茅舉火破連營 立德窮奔白帝城

一日威名驚蜀魏 吳王甯不敬書生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兵死

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

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蜀吳為

却是乘狗 挺鎗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

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歎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

死於吳軍之中。傅彤游黃後人讚傅彤詩曰

彝陵吳蜀大交兵 陸遜施謀用火焚

至死猶然罵吳狗 傅彤不愧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 匹馬奔至江邊 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

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部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

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即在程

補敘生 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文臣

亦省筆 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亦有

武將之風惟書生能忍 後人有詩讚曰

慷慨蜀中程祭酒 身留一劍答君王

臨危不改平生志 博得聲名萬古香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

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彝陵之圍自解前張馮二將正

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

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

人有詩讚曰

馮習忠無二 張南義少雙

沙場甘戰死 史册共流芳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

帝城

帝城去了。時有蠻士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

十餘合被泰所殺。番將能為速死節亦為漢之忠臣蜀將杜路割臂盡皆

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

數時孫夫人在吳圍魏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

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當夫人怒叱吳兵之時何歸疑其志不如前令觀其哭先主而死則其烈不減于昔矣後人立廟江濱號曰吳姬祠

尚論者作詩歎之曰

先主兵歸白帝城 夫人聞難獨捐生

至今江畔遺碑在 猶著千秋烈女名

却說陸遜火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夔關

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

起。與初時望山中殺氣一實一虛前後不同遂勒馬回顧榮將曰前面必有埋伏

三軍不可輕進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闊處排成

陣勢以禦敵軍。見是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遜不信下馬登山望之殺氣復起是關公顯聖

遜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前面並無一人一騎遜

見日將西沈殺氣越加絕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

看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一人馬。只此便大疑令尋土人間之須臾有數人到遜問曰何人將亂

石作堆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沖起土人曰此處地名

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於

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陸遜以火為兵

兵為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

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戶遜笑曰此乃惑人之術

耳有何益焉。目看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觀看

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

作。奉答一夜東南風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

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

之聲。比七百里連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却不消是

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間忽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

將軍欲出此陣乎。絕奇遜曰願長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

而行徑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長者

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先

不願草廬時曾遇黃承彥一向昔小婿入川之時於此布下

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

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應孔明所言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他

出來。妙老夫適於山巖之上覓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

不識此陣必爲所迷。當面嘲笑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此陣故特從牛門引出也。孔明明知陸遜不該死却令人情與文入做死遜曰公會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關公在華容道義釋曹操此則是黃承彥在魚腹浦釋陸遜矣後杜工部有詩曰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陸遜回寨歎曰孔明真臥龍也吾不能及於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非是畏其前却是料其成曹不在陸遜算中陸遜又在孔明算中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照應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前文未敘其事在陸遜口中指出省筆之法正是雄心方欲吞西蜀勝算還須禦北朝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後復有火攻破蜀之陸遜同一火也而陸遜

之事難於周郎周郎受命於吳師方銳之時陸遜受命於吳師屢挫之後一難也周郎則有同心拒敵之劉備陸遜則有乘間襲我之曹丕二難也周郎則孔明助之權統助之黃蓋關澤甘當又助之陸遜則張昭趙雲之顧雍步騭之韓當周泰又疑之三難也故曰陸遜之事難於周郎也然言其易則亦有較前而後易者瑜之在冬月遜之火在夏天冬月風逆必待借風而後燒夏天風順不必待借風而後燒則燒之易喻之火在水上遜之火在林中水寒隔絕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旱路通達不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則燒之易又曹操之船不自連鎖立德之營先自連船不自連者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先自連者不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則燒之易有此三易以濟其三難故遜之成功與周郎等爾

兵有挫敵人之銳者將有大戰先有小戰以挫之將有大戰而勝先有小戰而勝以挫之是也此法周郎用焉兵有驕敵人之志者將有大出先有不出以驕之將有大出而勝先有小出而不勝以驕之是也此法陸遜用焉當敵之初來之時宜避其銳而反挫其銳則周郎用法之奇當敵人屢勝之後宜破其驕而反益其驕則陸遜用法之變

關公之失只因不聽孔明東和孫權一語耳先主之敗與關公豈有異哉不但此也諸葛瑾兩次說關公一次說玄德亦止此一語之意可見子瑜之才雖不及孔明而其見大略相似真不愧難兄難弟曹操赤壁之兵騎兵也先主病卒之兵驕兵也驕兵亦敗憤亦必敗況以陸遜爲年少書生而心輕之則憤而益之以驕矣制勝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氣善乎先師之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小其心故能懼平其氣故能謀

符糜之敗也王猛已亡先主之敗也孔明自在似孔明之智不如王

猛矣。然八公山之草木，初非謝安能使之為兵。魚腹浦之石塊，實係孔明能布之作陣。是孔明之才高於謝安矣。況在入川時，已遣令白帝城之奔而預設陣圖，以待陸遜。又逆知遜之數不當絕，而特令丈人黃老做商人，情其神機妙算。至於如此諸葛公真神仙中人。豈後世智謀之士所能及哉。

吳之勝蜀，孔明知之而曹丕亦先知之。魏之襲吳，陸遜知之而孔明亦先知之。所已奇矣。陸遜又知孔明之必知吳之勝孔明，又知陸遜之必知魏之襲料人料事，彼此奇中。至於如此，此真非他書所有一部書中前後兩篇大文，特相犯而更無一筆相犯。如周郎陸遜之兩番用火，是矣。然周郎止做得半篇孔明，接了後半篇。則華容道乃文之正接者也。陸遜亦只做得半篇，亦有孔明接了後半篇。則魚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撰不能設伏以待追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敗兵。陸遜不能設伏以待敗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追兵。曹操從江邊有烟火處逃來，又向路傍有烟火處走去。以前之烟火為真，而誤以後之烟火為假。陸遜向山中有殺氣處提防，不向水邊有殺氣處躲避。以前之殺氣為實，而誤以後之殺氣為虛。華容道勝周郎，十二隊之雄師，却只是五百兵。捧著一將魚腹浦勝先主，七百里之勁卒，却到底十萬兵不見。一人種種變幻，真天地間有數文字。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前文先主歎曰：朕早聽丞相不致今日之敗。又照應八十今有何面

日復回成都，見羣臣。平遂傳旨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傳形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又總點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黃權下獄却在先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乃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先主之待黃權勝諸將引見曹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耶。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今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此正體貼故來投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不受魯遜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權若能死尤為相信之深不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堪歎黃權惜一死，紫陽書法不輕饒。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

賈陸遜現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是不好說得。曹丕耳。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賈羽可謂知己。知彼。不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曹丕能料蜀兵之必敗。而不能料魏兵之亦不勝。亦只見得別人不會見得自己。尙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謀。必有準備。在賈羽之下。不曰卿前勸朕伐吳。今又諫阻。何也。照應前文。曄曰時有不同也。昔東吳累敗於蜀。其勢頓挫。故可擊耳。今既獲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也。劉曄前後兩樣說話。實不兩樣。解說。不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東吳已有準備。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東吳三路兵。却借探馬口。中敘來省氣之法。劉曄曰。既有準備。去恐無益。不不從引兵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膽略。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爲後文曹仁戰敗張本。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將

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尙能勝於客兵。此論主客之異。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此論勞逸之異。吾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此論形勢之異。待勞以主制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三句分。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耶。預爲曹丕自來伏筆。於是傳令。教衆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狀。桓亦能軍。且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遙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一聲砲響。旌旗齊豎。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忽然有人寫得突兀。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是東吳一勝。曹仁領兵隨後到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來。曹仁大敗而退。是東吳再勝。此一路交鋒。却用實寫。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丕大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夏侯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此一路交鋒。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亦用虛寫妙。丕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歎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與先主不聽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吳魏不和。此大關目處。以下再接下吳魏以下再敘西蜀。却說先主在

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沈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

經年一病

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

花。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

將先

先主厭見人。驚臥時為見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搖。滅而復明。只見

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甯。教汝等且

退。何故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

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宛然夢中之語雲長

曰。臣等非人。乃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

救命為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忽曰鬼忽曰神。忽稱若

所願。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直待夢覺。方知

即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直待知夢方始先主歎曰。朕不

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尙書令李

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

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

先主在白帝而劉禪在成都。曹操在洛陽而曹不在。在都郡。臨終之時。父子皆不相見。彷彿相似。且說孔明到永

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上。先主傳旨。請

孔明坐於龍榻之側。自起兵伐吳以來。已有兩年之別。撫其背曰。朕自

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

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

託。以下三類始以託孤終三顧之禮為自己。下定發託孤之稿。又為兒子下定錢。言訖。淚流滿面。孔明

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

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

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百忙中忽為馬謖人才

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

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是委。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

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

歎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與孫權學。聖人云。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特與卿等同滅曹

賊。共扶漢室。臨終之時。更不提東吳只說曹賊。則伐吳之舉亦悔之矣。不幸中道而別。

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望丞

相教之。既自教之。又欲孔明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

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勢。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

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

心腹之言相告。鄭重其語。不即說出。又作一頓。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

曰。若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獨以曹丕比

也。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可。才君可自為成都之

主。宛似劉表讓荊州之語。○人疑此語乃先主所以結孔明之心。吾謂此語乃深知劉禪之無用也。孔明聽畢。汗

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

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只分付二子連三子俱分付在內。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衆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此處方及衆官。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覩。吾子勿負朕言。一番保阿斗一番奪阿斗。與別將不同。故又特囑之。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衆官曰。卿等衆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此句又極周至。○看他以上歷歷分付。官衆之言無一語及私與曹操不同。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歎曰。

蜀主親吳向三峽。

崩年亦在永安宮。

翠華想像空山外。

玉殿虛無野寺中。

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聲勢。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蒼涼。三虛寫當年四寶歎。今日也。山外安寬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爲玉殿。目下却無是無。是有是無。二請閃爍不定。翠華玉殿又極聲勢。空山野。

寺又極蒼涼。只一句中上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

歲時伏臘走村翁。

武侯祠屋長鄰近。

一體君臣祭祀同。

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惟古廟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而有廟。必也。玄堂。太室。所謂振驚來賓和鸞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耳。以天子之廟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羣公執爵鬯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耳。祠屋近是一樣水鶴。杉松祭祀同是一樣村翁。伏臘非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無別也。少陵爲依嚴武而入蜀。蜀主爲伐孫權而窺吳。後人所經。前人亦經焉。後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後人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主與武侯同盡千載莫辨。君臣村翁與水鶴俱湮。一時何分人物。昔年白帝託孤已作英雄往事。今日蜀中懷古。豈非文士空花。吾於此詩得禪理矣。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

詔曰。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與丞相從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昭者光也皇后糜夫人亦追諡為皇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以下西蜀以下再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伐吳不克。却想伐蜀是甚。所云東邊不著西邊著也。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孤於諸葛亮。亮感備知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與劉禪謀伐。與一魏見識。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眾視之。乃司馬懿也。可馬懿與蜀敵對頭。却于此處早伏一筆。丕大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後可圖。伐吳用三路。伐蜀用五路。三路出曹不之意。五路出司馬懿之謀。前後相對。不問何五路。懿曰。可修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軻比能。賂以金帛。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此一路也。先主用沙摩柯今司馬懿亦欲用軻比能正與前文照。再修書遣使賈官。賂賞賜直入南蠻。見蠻王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早為後文七。再遣使入吳。修好許以割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上路三路俱是客兵。先言西路南路而後。又東路先其近者而後其遠者也。此一路用蜀中降將。起上庸兵十萬。攻漢中。此四路也。是去兵亦屬客兵。猶之蜀耳。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末一路方用自家之將自家之兵。共大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乎。丕大喜。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為使前去。又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肥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百江裏又補敘別將筆法。周密。以上按下魏國以下再接西蜀。却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開關總

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
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
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
若論此兩結義則兩人當是兄弟然異姓
為婚原不礙也非若吳太子魯狐姬之類
建興元年秋八月忽
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為大
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蜀第二路乃
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魏以此為第四路蜀第
三路乃東吳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魏以此為第三路
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魏以此
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萬犯西平
關魏以此為第一路蜀第五路魏意以客兵為助重在客
一連得錢一番又換一錢魏以此為第五路蜀魏意以客兵為助重在客
邊得錢一番又換一錢魏以此為第五路蜀魏意以客兵為助重在客
報知丞相魏以此為第五路蜀丞相不知為何數日
不出視事魏以此為第五路蜀丞相不知為何數日
近侍費魏以此為第五路蜀丞相不知為何數日
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魏以此為第五路蜀丞相不知為何數日
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事魏以此為第五路蜀丞相不知為何數日
府前皆不得入魏以此為第五路蜀丞相不知為何數日

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
故推病不出不說真病竟說他推病門吏傳丞相令言
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歎息而回次日
衆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第三日衆從早至晚又不見
出奇絕令人衆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
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多官入宮啓奏
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托之
意也我當自往顯下文孔明之奇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
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董允願且待主上先往如
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不遲請入太廟召
先帝之靈也曾放作他人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
府魏以此為第五路蜀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
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
擋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與先主親造獨造
第三重門過了第三日又過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
池邊觀魚與先主相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
相安樂否與先主相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
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
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

入內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觀魚者觀與也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

蠻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奇絕妙絕其是出人意表止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之計

但須一能言之人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孔明之意只致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

鬼神不測之機也願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眾官皆不曉兵法之

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洩漏於人先言自己託病不出不與眾官議事之故老

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為神威天將軍神威天將軍名色甚奇覺字宙大將軍之稱不足為怪矣江中代補馬超一邊事妙甚臣已先遣一人星夜

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一向單寫子誰漢升等戰功馬超頗覺冷落于此處用之功却不小又南

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

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魏延魏延亦不冷落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託孤時事却于此處補出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

親筆送與孟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李嚴方知託孤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

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遣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處又用字而用字法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

調關興張苞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路救應又總用與苞二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經由成都故無

人知覺又說明衆人不知之故只有東吳這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

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孔明意中却以孫權一路為第五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

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意中又以此一路為第一但先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

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連

受恐此數盃送後主出府眾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眾皆疑惑不定不知

前庶孽孔明見眾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曾不孔明見眾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曾不孔明見眾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曾不

飲酒然惟如此人者不可不與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

姓鄧名芝字伯苗前爲戶部尙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衆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間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不用鄧芝問孔明先用孔明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爲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正合着東吳未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爲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乎之任非公不可妙在待他自說出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當此重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吳人方見干戈息蜀使還將玉帛通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光武起白水村而中興先主入白帝城而託孤二帝始於白一帝終於白正合李意白字之識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託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篇則爲繁尾在後篇則又爲引頭耳

觀先主託孤之語而不知其不以伐吳爲重終以伐魏爲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十倍孫權乎蓋以與漢爲難者魏耳與我爲對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之發云能討賊則輔之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不能已與

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爲大善亦不能爲大惡者也不能爲大善則勉之以小事而已不能爲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先主以梟雄之才其權謀通變料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真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爲真語乎曰以爲真則必不忍出也必不忍出者知其必不忍而故命之問此言則孔明必不忍出也必不忍出者知其必不忍而故命之問此言則孔明必不忍出也必不忍出者知其必不忍而故命之問此言則孔明必不忍出也

是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年而語矣

關事之法與弈棋同有同此一着而用之於前則妙用之於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便是妙着鄧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着先後之勢異耳劉惔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兵留守漢中之後也劉惔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兵之後也劉惔可謂知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孔明觀魚孔明一呂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乃翁手中黎班又在乃郎手中黎班似乎班不從矣嗟乎孔明豈得已哉

曹不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謂至此必有一場大勝。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省力之作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路虛寫。惟潘濬之兵。用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寫。惟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但欲曹不殺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既使曹不司馬懿。又使後主孔明。或詳或略。各不同。尤見筆法之妙。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密選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主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啓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為黃武元年。魏曰黃初。吳亦曰黃武。皆屬黃天啓立。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蜀安肯求救於魏。如此說謊。權不信。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取川。東吳可來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前既救蜀。今又取蜀。便是自相矛盾之語。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陸伯言極有高見。可問之。權即召陸遜。遜至。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為讐矣。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深為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已在孔明算中。權從之。乃請魏使曰。

軍需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遣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回。四路兵退却在孫權一邊。聽得不向西。蜀一筆敘來。筆法變換。却又極省筆。孫權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於西蜀矣。伯結怨于蜀。語絕妙。固符。忽報西蜀道鄧芝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擺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烹之。看其人如何對答。如此恐嚇。亦是下着。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立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劍。短戟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以前能有喜色。故此時能無懼。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鄧芝真是嚇不動。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揖。

不拜。妙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妙芴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以硬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麴生說齊乎？可速入油鼎。芴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生。不但說自己，不懼反說東吳懼他，妙甚。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芴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為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芴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說不為蜀反說為吳，妙甚。乃陳兵設鼎，以拒一使，何其度量之不能容物耶？激法權聞言，惶愧即叱退武士，命芴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芴曰：大王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妙在先問他主意。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此句待他自說，妙甚。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芴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權欺後主之幼稚，吳蜀人才對說。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此二語說吳蜀形勢。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此言與蜀和之利。今大王若委質稱臣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夾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妙在又用一句硬話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為大。王有矣。此言與魏和之害。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愚將就死於

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答選說客一句妙甚。言訖，揀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此等做法却是放刁，妙不可言。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反使孫權求他，妙不可言。權曰：適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大王猶自孤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他作難起來，妙不可言。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恐孫權不決，故揀他此一句出來。於是吳王留住鄧芴，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芴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以達孤意。孫權亦用激法。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為使，眾視之。乃吳郡吳人，姓張名溫，字惠恕，現為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之情。又激他。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孫權不注意後主而注孔，明使者之意亦不在後主而以上接下東。權大喜，重賞張溫，使同鄧芴入川通好。吳以下再鼓。溫欲說孔明自鄧芴去後，奏後主曰：鄧芴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不必用油，領武士。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甯靖，臣當征南平定蠻方。便為七擒，五獲張本。然後圖魏，便六出祁山。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伐吳之意，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芴入川。

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以為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說不出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相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

吳不睦，今已宴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同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那芝見吳王不曾提起先主伐吳之罪，却於孔明對

吳使張溫領諸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孔明此日任其傲慢，不與計論，自是相識。次日，後主將全帛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命衆官相送。孔明慇懃勸酒，正飲酒間，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此人定是孔明約來溫

怪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勅，現為益州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此句笑今人則可，矣。秦宓則不可。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尙皆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此等大話，我今亦聞之矣。但未見真有如秦宓者耳。溫笑曰：公既出大言，請即以天為問。天有頭乎？問得宓曰：有頭。答亦溫

曰：頭在何方？諫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便將西溫又問：天有耳乎？諫宓答曰：天處

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無耳，何能聽之？敏妙溫又問：天有足乎？諫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敏妙溫又問：天有姓乎？諫宓曰：豈得無姓？敏妙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妙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

故知之。天子為天之子，以子之姓，姓其父也。然則天子履夏姓，則天之姓亦履夏矣。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日言君象是言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西蜀

東吳。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座皆驚。張溫無語，宓乃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張溫之問，天是諫秦宓却認真問起來，教他如何對答。又未知輕清之外，還

有何物？此一句又問天，發難對。願先生教我。張溫無言可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豪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足辱齒之戲哉。暗約秦宓來難

科孔明真是妙人。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

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

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尙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秦

論天鄧芝又論天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爲若者各修其德。爲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鄧芝之到底不弱。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好。自此一和之後永不相伐又是大關目處○以上按下吳蜀兩邊以下接敘魏

國一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利。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怕二醜不辣。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闢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

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辛毗十年之說太遠與賈詡劉禪之謀伐吳不同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蜀連利。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即傳旨起兵伐吳。司

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穎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

逕取南徐。此爲上策。州故赤壁之兵。欲從荊州渡江。今荊州已屬

孫權放淮上之軍欲從廣陵渡江地勢既殊局面亦異不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此時好向鎮江看大龍舟也收拾戰

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眞爲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爲大將。先行許都。呂

虔爲中軍。護衛曹休。爲合後。劉曄。蔣濟。爲參謀官。劉曄何以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剋日起兵。封司馬懿爲不諫。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司馬

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主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穎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

江南。甚爲利害。孫權大驚。即聚文武商議。顧雍曰。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利。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起兵出漢中

以分其勢。爲下文趙雲取陽平關伏線一面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

州。不可輕動。爲陸遜在彼之故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孫權慣用激將之法言未畢。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獻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也。用着姓徐的。權大喜曰。

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而退。即傳令。教眾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為守護江岸之計。其地曰徐兵亦不狹而徐。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不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待曹不兵至。恐無及矣。與韓當周泰相似。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陸遜以年少不肯服他。人盛曰。曹不勢大。更有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與陸遜候先主移營彷彿相似。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不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聽號令。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如韓信之欲斬樊噲。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韶部將飛報孫權。權聽知。急上馬來救。樊噲是相國來救孫韶却是君王自救。武士恰待行刑。孫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在廣陵深知地利。不就那裏與曹不厮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孫韶有移軍宗整之風。權選入營來。徐盛迎接入帳。奏

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令。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眾乎。徐盛有禮直孫武之風。權曰。韶犯法本應任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然孤兄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孫權篤於兄弟與曹不同。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不肯拜。厲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是引軍去破曹。不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可謂強項將軍。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謂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今後勿再用之。善於調停。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乃喚丁奉。授以密計。引三千兵渡江。接應。徐盛亦得體若棄韶而不救。便不成大將矣。却說魏主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曹不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與朱桓之在濡須彷彿相似。不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變儀簇擁。光耀射目。此等龍舟只好去江邊江用風原耳。曹不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

顧劉嘩蔣濟曰可渡江否。嘩曰兵法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整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舉竟曰不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將寫霧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殆如白晝。遙望江南不見半點火光。連寫燈火先為不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

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逃竄耳。不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能見。既寫月黑又寫霧大與曹操舞臺之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槍刀耀日。連城盡插旌旗。無數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廓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如海市蜃樓曹丕大驚。讀者見之原來徐盛束縛

蘆葦爲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假城疑樓只用假人守把。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歎曰。魏雖有武士千軍。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然則持地到此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

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選取長安。

操在赤壁時聞馬騰消息一不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衆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振。刺斜裏

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塗死者無數。少年負氣未嘗謀事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着。有徐盛所授之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截住龍舟。之火當面。魏主更急。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此時十隻龍舟已化作十條龍矣不慌忙上馬岸

上一彪軍殺來。爲首一將。乃丁奉也。張遼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可與太史慈報仇却被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得馬疋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

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話下。以上按下東吳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丕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者帥雍圍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官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南征消息却從趙雲一邊聽得絕妙接寫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正是方

見東吳敵北魏。又看西蜀戰南蠻。未知勝負如何。日看下文分解。

自曹不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聲。自曹不以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蜀之交。復合而吳魏之聲。乃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獨以孫權一路為緩。以此為魏之則。五路之中。孔明又以為孫權一路為急。蓋其於四路不通。退之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必退。之。又將用之。退之。使不侵。蜀用之。即使侵。魏也。吳既不侵。魏必侵。吳以致。吳之侵。既致。吳之侵。而吳必結我。以侵魏。是以兩路。三路之師。蜀亦以。路答。九路之。也。然則魏之伐吳。適所以自。而蜀之通吳。乃其所以伐魏歟。

分毫相犯。如赤壁蕪亭之用火甚遲。南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主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不之兵。至於退而後燒。前番則以火逼。其後一。則以火截。其前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盛也。是一以老成。輕少者。三不但此也。程程不服周郎。韓當周泰不服陸遜。是以老成。輕少者。孫權不服徐盛。是以少年。輕少者。老成。此則其同。而不同者。也。曹盛有連環之舟。先主有連營之屯。其連在敵。徐盛有連城之勢。其連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為人用之大霧。之中。徐盛以草為人用之大霧。之後。孔明以石為兵。禦陸遜於既勝。徐盛以木為城。感曹不於初來。其術。佛處。皆種種。各別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遣。裨。官者。執。筆。而。摹。之。豈。能。效。其。萬。一。耶。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却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先殺蜀中富庶。可以外。建興二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一路此時乃去而復來。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

什方侯雍齒之後。今連結孟獲造反。牂牁太守朱褒越嶲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今見雍閔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爲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與功曹呂凱實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勢甚急。只用傳報不用實敘皆是符筆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不伐魏而親自征討。從蜀人意外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祖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先敘孫權次說曹丕且吳方連和而並言吳魏來攻便見其胸中沒分曉孔明曰。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放下東吳曹丕新敗銳氣已衰。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放下北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爲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歸重中原征蠻正爲伐魏地耳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現爲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閔等乃疥癬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不知南方未平不是疥癬之疾直是心腹之患孔

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往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七擒不必待馬說得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爲參軍。費禕爲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爲掾。史趙雲魏延爲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爲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似乎小題大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荆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替先帝報讎。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饑人已皆誅戮。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南之兵。特來投見。關索補前文所未及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爲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食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者是王却說雍閔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朱褒商議。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閔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孟獲本是一路忽先有三路於是高定令鄂煥爲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三路又先寫一路却說孔明統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

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此待孟獲之法。先將鄂煥做個引子。問曰。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而為雍闓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妙亦算一擒一縱。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闓至寨。禮畢。闓曰。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我兩人不和。故施此謀也。雍闓作梗與高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搦戰。闓自引三萬兵出迎。戰不數合。闓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趕二十餘里。三路中又寫兩路。三路中又寫一路。次日雍闓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却不見朱褒一路。却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闓的人。囚在一邊。高定的人。囚在一邊。却令軍士傳說。但是高定

的人。免死。問雍闓的人。盡殺。妙計衆軍皆聞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必然如此。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先發遣雍闓的人。妙在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以疑雍闓。又喚高定的人問之。衆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賜以酒食。却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並未褒賞。首級以為功勞。衆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未發遣高定的人。又妙在詐釋雍闓之約。以疑高定。又帶在內。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到關寨中探聽。却有一般放同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前將雍闓的人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今又將高定的人故意認作雍闓的人。妙在極。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官緘因何誤了日期。汝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妙在對高定的話。軍上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修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闓。教他早下。手休得誤事。妙在使高定的人。致雍闓的書。細作拜謝而去。卮見高定。呈上

孔明之書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曰。煥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孔明已我等謀反作惡。皆雍闓之故。不如殺闓以投孔明。明算中定曰。如何下手。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彼若無異心。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主可攻其前。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闓可擒矣。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闓。闓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與假書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闓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時助戰。又是孔明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喚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非鄂煥殺之。亦非高定殺之。是孔明殺之耳。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囑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讀至此令人不解其故。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實是我瞞他反說他瞞我妙甚。定曰。丞相何以知吾詐降。孔明於帳中取出一緘與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

知汝詐也。既假殺雍闓之書。又假作朱褒反問。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捉得朱褒。方表真心。高定不聽力。定曰。丞相休疑。某生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漢巧此處方寫朱褒一路。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雍闓妙在先知。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眾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算高定於股掌之上。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為牙將。三路軍馬已平。以上了却三路。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名。呂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冊呈與孔明。曰。某自歷

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蠻人已今敢。與明公試觀之。可為征蠻之一助也。與張松對先主無謀。不能入西川。孔明無呂凱不能平孟獲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馬良之在此帶敘出來諷曰。奉主上敕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足見孔明非今人所及諷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算到北魏正合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此四語是兵法中所無却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高見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統大兵前進。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

喃元帥。平了三郡却又生出三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為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前三郡分三路今三洞亦分三路前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雲魏延。却都不分付。不分付却是更喚王平馬忠至馬忠有一為吳之馬忠一為蜀之馬忠。今喚之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孔明慣用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妙在又說一句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險。為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此是激他趙雲曰。偷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妙止之正二人怏怏而退。趙雲請魏

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爲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往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皆在孔雲從之。遂上馬。選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遠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故。不肯如此。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五溪洞。洞名。并董荼那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著月色而行。百忙中偏有閒。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行了兩。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又殺了一。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

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明明是孔明教。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明明是孔明教。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亦幻。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少頃。張疑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會喃到。妙令人不。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極力讚。他妙不測。吾料董荼那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疑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至此方。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荼那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孔明自此以後只用此法。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

何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前是暗使 此是明使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

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便見其偏強。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勢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穿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鑊寶劍。實得孟獲伯人乃見擒 昂然觀望 回顧左右 蠻將曰 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 今觀此陣 旌旗雜亂 隊伍交錯 刀鎗器械 無一可能勝吾者 始知前日之言 謬也 獲在孟中寫出孔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明明是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又明明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翼。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此二道人為伏兵 那知又 有子龍文長在後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

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前二張擒獲阿 用處為今魏延

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擺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檠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令孟獲見 漢官威儀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誰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一路只 用此法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

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

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

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故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爲反耶？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心字正與汝，不是你的。孔明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此是正是寇入掌中，還放去，人居化外，未能降，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孔明通吳之後，便當接以伐魏之事，乃忽置中原而從事於南方者，何哉？曰：孫權之兵，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孟獲之兵，亦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魏用孫權以攻蜀而得收之，以爲我用，乃魏借孟獲以攻蜀而不得收之，爲我用，不惟不爲我用，又深足爲我患。則安得不以全力取之乎？不以全力取之，而速欲伐魏，則孟獲將乘虛而據我之後矣。故凡孔明之通吳，非注意於東而注意在北，孔明之征南蠻亦非注意於南而注意在北也。曹操致韓遂之書，妙在先與韓遂看後與馬超看。孔明致雍閩之書，又妙在不令雍更看却令高定看，周瑜假作張蔡之書，妙在不與蔣幹看却令蔣幹偷看。孔明假作朱褒之書，又妙在自與高定看更不消高定偷看。曹操周郎分用之，而各見其奇；孔明兼用之，而又各極其變。

呂凱之圖善矣，猶不若馬謖之說爲善也。何也？呂凱能繪其地，未能繪其人，即能繪其人，未能繪其心也。馬謖之意不在取其地，取其人而在取其心，故彼呂凱之圖能使人無處不在，孔明之目中聽馬謖之說，直當使孔明無日不在南人之心也。用兵之家，但知攻城與兵戰，至於攻心之論，則六韜三略所未及，詳黃石案書孫武十三篇之所未及，載也。惟南吳牧野之師，爲明得此意，而不謂馬謖能言之，然非待馬謖言之，而孔明始知之，孔明特因馬謖之言而愈決之耳。

此卷敘孔明一擒一縱之始事也。而就第一番擒縱之中，已有三番擒縱之妙。如郭煥之被獲，是一番擒縱也。董阿二人之被獲，又一番擒縱也。至孟獲而三矣。且其間交戰者三，而相計者五。若第一番用計，則故以雍閩人認爲高定人，第二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人認爲雍閩人，第三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之真降認爲假降。至於設伏以擒董阿，設伏以擒孟獲，非又用計之第四番，第五番乎？只一起手時，而事之變化已不可方物，如此豈非絕世奇文。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譏詐降三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囊中物又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孟獲行至瀘水。先在此處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

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騎馬軍。

又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背地出陣之人在人前逃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

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

茶那阿會喃已在洞中。前二郡太守殺其二而存其一孟獲

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孟獲何等疲軟獲

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

計。彼川兵遠來勞苦。況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等

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

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蠻子衆酋長從其計。盡拘

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堅敵

樓。樓上多設弓弩礮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

供應。孟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憂。蠻子却說孔明提

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

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

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

穿不得。南方風火故也彷彿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

寨。衆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

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引

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先主在

屯於林木茂盛之處。也孔明不是連營耳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

分作兩箇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

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軍蔣琬看

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恐犯昔日

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回顧倘蠻兵偷渡瀘水。前

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

有妙算。可知孔明在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

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孔明令人。岱參拜畢。一面將米

藥分派四寨。此時用得幾孔明問曰。汝將帶多少軍來。馬

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

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

死不辭。說出一箇死字果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

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

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漫。可以

紮筏而渡。觀呂凱圖本連水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

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喃兩箇洞主。便

為內應。不可有誤。亦如前卷中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

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

渡皆倒。急忙。傍岸。口鼻出血而死。彷彿西遊記通天河馬岱大驚。

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土人曰。目今

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

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

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此又呂凱圖孔明遂令土人引

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

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二千壯軍。令土人引

路。遂取蠻洞。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

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與後文鄧艾渡陰平嶺彷彿相似

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蠻不知。正解

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

中。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如避營

謂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

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

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

大笑。蠻子且慢作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偷蜀兵

透漏過來。深爲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

人。如何不知。吾正欲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

矣。土人之語又在孟獲口中說一頭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

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

了。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

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號。馬岱名字妙在旗號上看出○平北將軍今作

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

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

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子無用蠻兵大敗。走回來見

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

董荼那出口。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

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哨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

却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

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妙在部下人認

得不然。馬岱如何知之。方知孔明撥與五六百軍。正爲此時用也。

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

恩之徒。吾丞相饒汝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那

滿面羞愧。無言可答。不戰而退。蠻子頗馬岱掩殺一陣

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

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

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

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孟獲取禍之道諸多酋

長皆來告董茶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尙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是說孔明之智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是說孔明之仁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勢所必然董茶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同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茶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茶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茶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皆在孔明帳中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灑水邊。駕船直過北岸。此時却攔不過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爲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茶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加重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茶那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

肯服。蠻子嘴硬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妙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虧他此副老面皮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前但賜酒今又賜坐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第二番放他。有許多說話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故意教他看虛實妙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器械。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蠻子說謊孔明欣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灑水邊。以船送獲歸寨。此是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茶那阿會。囑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洞。好很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

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驛大寨去了孔明撤回馬岱却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已在孔明算中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馬岱也此時忽然又見馬岱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與孔明周郎各寫火字於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妙在不說出所說何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密的分付各人授了計策皆依令而去妙在不說出所見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爲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前說手下人不肯降今却孔明

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爲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坑山先在此處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箭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名爲波斯賫寶却是校文作怪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懇懇相待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一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三更裏應外合成大事孟獲所授之計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此容易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兵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孔明分付諸將之計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煒煌孟優並番兵番皆醉倒蠻子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懇懇勸酒酒肉下藥盡皆昏倒如醉死之人奉答孟獲入帳

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好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為首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前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為首將乃是趙雲。三將之來寫得參差錯落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箇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此是三擒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攔船在此。誘擒孟獲。前未殺孔明分付馬岱却於此處補出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一路多用此法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此是前文所用實寫趙雲擒孟優至。此是前文未敘用虛寫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馬忠於此補出其諸洞酋長亦用虛寫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我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每次不服必有一段口說發子油嘴孔明曰。今日低棋輸了。到底不服。輸了。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妙

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同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十分調笑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此是三縱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擊住。必無輕放。前兩番賜酒賜坐今第三番又是換一樣面孔矣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密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之言純是明趙雲之言剛中帶寬獲睹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擊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趙雲之言略寬魏延之言又剛真是三收三放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中而去。後人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 月明瀘水瘴煙高。
 誓將雄略酬三顧。 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今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

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驕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燔燿。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為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上
事此處方 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又激
孔明 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又獎勵衆人皆 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還虧 憤子肚皮大。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旬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撩丁軍健數十萬。引出 無敵。越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正是若非洞主威風。猛恁顯軍師手段高。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二擒孟獲。即出師表所謂五月渡瀘者也。詩云。六月襄。我車是飭。孔明之征南蠻。其宣王之伐獫狁乎。然深入不毛。獨與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者。有異何哉。蓋孟獲於初擒之時。則有辭矣。以為彼來犯境。而擒之。不足以相服。必深入彼境。而擒之。乃足以相服。宜王不再傳。而有驪山之禱。正以未盡伐之力耳。
二擒之計。已在一擒之中也。何也。董茶那阿會。即初擒孟獲時之

所縱也。不必我擒之。而彼之人自擒之。彼之人自擒之。而一。如我之擒之。孔明之不費力者。在此孟獲之不肯服者。亦在此。兵家有必敗之法。非避之之難。而犯之之難。又非犯之之難。而避之之難。如先主擒亭之兵。屯於林木之間。孔明灑水之兵。亦屯於林木之間。而先主敗而孔明勝者。先主以此自愚。而孔明以此愚敵也。則犯之之妙也。至於孟獲內應孟獲外攻。皆被擒捉。於是拔寨多起。灑灑灑水。非復前日依山傍水之營。則犯而避之之妙也。不獨二擒止是一擒。即三擒亦止是一擒也。何也。二擒孟獲之時。使之逼觀各營。虛實正欲其來攻。而中我之計也。則三擒之計。亦於二擒時早伏之也。三擒有相連而及之之勢。二擒亦有相連而及之之勢。二擒止是一擒。而孟獲不服。所以有三擒。三擒又止是一擒。而孟獲又不。所以有三縱云。



新 洪 華 憲 春 演 夢 義 記

看小說趣味之小說無如**長篇歷史**小說凡社會偵探義俠言情軍事家庭無不包羅
要看看有趣味之小說無如**長篇歷史**小說凡社會偵探義俠言情軍事家庭無不包羅
在內蓋歷**實事**小說人有來歷事有根據決不能斷
壁虛造率意成章其難可知況為**一百回**章回巨製**七十萬言**之新華春夢
先生傑作**銷數逾萬**口碑載道婦孺皆知良皆**情節之奇奇怪怪**筆之**曲折**折形容盡致維
發行以來**銷數逾萬**口碑載道婦孺皆知良皆**情節之奇奇怪怪**筆之**曲折**折形容盡致維
者略舉要點如下

革命偉史 鐵血橫飛妖魔掃盡頭顱拋去民
國重新有足令人紀念勿忘者

宮闈秘史 新華宮內洩瀉春光蕪語為嗜粉
白黛綠有足為洪憲點綴風流者

外交痛史 借到外債接肉補窟拍賣江山
國禍民殃有足令人痛哭者

兒女情史 柔情婉轉軟語溫存如歷其境
如聞其聲有足使人魂銷者

青樓花史 脂香粉陣打俏罵情旖旎風流
別開生面有足令人感想者

官僚醜史 白晝騷人深宵搖尾天生怪物
無恥之極有足令人痛恨者

偵探罪史 裁賊誣害冤枉良民黑幕重重
疑幻疑真有足令人髮指者

凡茲種種莫不詳細搜羅錄插一氣與坊間刊印單行本東鱗西爪無關宏旨者大有零塊之別愛讀小說而
欲知洪憲秘史者固宜人乎一編也

- 精裝三大厚冊 平裝十巨冊
- (甲) 定價大洋六元 實售四元二角
- (乙) 定價大洋五元 實售三元五角
- 小本精裝二冊
- (丙) 定價大洋四元 實售二元八角
- 小本平裝五冊
- (丁) 定價三元五角 實售二元四角半

皇帝笑史 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笑話百出趣
事橫生有足令人忍俊不禁者

英雄壯史 揮戈回天拔劍斫地激昂慷慨
可歌可泣有足令人崇拜者

美人俠史 匣劍難藏出奇制勝美人妙計
拳憤場有足令人拍案叫記者

名士趣史 白髮紅顏情趣入妙你憐我愛
愈老愈騷有足令人笑談者

英雌穢史 雲雨巫山襄王入夢春花秋月
蕩女思淫有足令人唾罵者

政客騙史 黑心強盜遇着假爺此詐彼欺
怵入骨出有足令人詫異者

社會怪史 乞兒請願娼妓尊皇奇形怪狀
姿態恠怵有足令人長太息者

青島潮 三冊 全書 定價八角

本書內容

本書關係

- ▲激發青年愛國熱之原動力
 - ▲導引商工大罷市之觸電機
 - ▲鼓動世界華注日之大問題
 - ▲預伏東亞大戰亂之導火線
 - ▲喚起吾民大團結之新目標
 - ▲吾愛國同胞內列種種關係必生無限之感想欲進求正當解決的方法不可不讀是書藉資感奮
 - ▲第一章青島問題之由來
 - ▲第二章青島與我國之關係
 - ▲第三章青島問題與歐洲和會
 - ▲第四章交涉失敗與賣國黨
 - ▲第五章交涉失敗之情形
 - ▲第六章北京學生之憤潮
 - ▲第七章各省學生之奮發
 - ▲第八章留學界之助勳
 - ▲第九章女學生之熱忱
 - ▲第十章全國商界之崛起
 - ▲第十一章農工各界一致行動
 - ▲第十二章各地國民大會
 - ▲第十三章商外公私立各機關之言動
 - ▲第十四章北京政府及官廳之壓制
 - ▲第十五章日人之態度
- (附錄)宣言 公電 外論 感函

小本實驗工藝全書

青浦榮明編 全四冊裝入一匣 定價洋一元七角

楚明先生西醫也博通物理化學醫書醫工醫之不取微利誠感於國於工醫之節國而歸國用化學試驗其試驗如法者即得以實驗之字稱以軍之實驗而得有二種蓋所探不係世界最新最易最普通之工藝不需大資本只要按法製造即可完成物色尤妙在於應用器具藥品均能指明價值與購求之處我國民欲生在於此物質文明之世而一展其報國之手腕乎請注意是書

第一集

- 第一種 玻璃製造法
 - 第二種 五彩法紙製造法(即洋紙器)
 - 第三種 五彩磁精製造法(附造磁器)
 - 第四種 印刷材料製造法(附照相法)
 - 第五種 五金配合製造法
 - 第六種 化粧品製造法
 - 第七種 牙粉牙膏製造法
 - 第八種 漂白製造法
 - 第九種 菓子糖製造法
 - 第十種 食料防腐法
- 第二集
- 第一種 蕪荳培植法
 - 第二種 洋糖製造法
 - 第三種 火腿製造法
 - 第四種 白粉製造法
 - 第五種 枯骨製法
 - 第六種 灰質製造法
 - 第七種 造海白粉法
 - 第八種 人造棉花法
 - 第九種 破布造紙法
 - 第十種 肥皂製造法

秘家術一奇千書種

(定價洋八角)

(唐真如編譯)

是書前只五百種出版後風行一世已有紙貴洛陽之譽茲因物質進步一日千里新法層出不窮復由編者博採世界最新法術而關於家庭實用者五百種加入共一千種因更名曰秘術一千種計分人事飲食衣服財器妙術動物植物七大門類凡家庭中一切疑難處置得此良師即進行無阻固秘術界之大觀亦有家庭者應備之常識也

弇山繆伯南家藏本

金聖嘆
原批本
三國演義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3 2169 9659 9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十二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探路前來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洗東方有弱水南方亦有弱水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渡水向不用筏此處只可搭橋比前又險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倚竹橋爲寨全類篋片之力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猿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騎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出一邊忿怒一邊安閒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又是一樣打扮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蠻子一諸將大怒

繡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二 第八十九回

皆來稟孔明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蠻人正使蠻性於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須臾讓其頭勢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望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欣然欲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進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此兩路受計不發明白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却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此兩路受計先說明白又是一樣筆法孔明只教關索護軍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運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在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優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急之事若非吳優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爲疑兵棄車仗而去也有這般光景必然料到此處孔明可速追之不可錯過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

渭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日必走矣。蠻子亦會猜但孔明手法太高故猜不着耳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為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只一句輕輕點出方知前所是日狂風大作。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攔路。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殺得獲慌忙回西渭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此處方知所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此處火光是王平馬忠在虛寫令讀者自知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作樂得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奮力前去。連人帶馬。砍為粉碎。癡蠻子只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屹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

出。用索縛定。此是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甸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到底只蠻兵皆感歎而去。少頃。張翼解孟獲至。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先打發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一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此時又是獲曰。吾今諛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此時又是一樣做法若只管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蠻子真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後歌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蠻子偏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奪住吾。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蠻子偏孔明即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此是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

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讎兩人一機盤皮兄弟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菜思大王洞名人名宛似西遊記上名色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禿龍真當臥龍見了菜思大王菜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訴說前事菜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說得利害甚似洞中妖怪聲口獲大喜問計於菜思菜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不閉門塞狗洞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與灑水可以夜惟渡者又不同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個毒泉一名啞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人之喉嚨多言者當令飲此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皆死今之好潔太甚者當令過此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若此泉恐世人多有在心

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燥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今之剛狠太甚者當令飲此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會到此處先點伏波一句為下文孔明禱伏波伏線自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敵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有刀兵耶孔明慣用火攻菜思却欲以水勝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先主以孔明為水誰知好水又遇着惡水自此孟獲孟優終日與菜思大王筵宴却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與上文月渡瀝相應○火字與水字正相應有後人咏南方苦熱詩曰

山澤欲焦枯 火光覆太虛 暑氣更何如 不知天地外 赤帝司權柄 陰雲不敢生 雲蒸孤鶴喘 海熱巨鯨驚 忍捨溪邊坐 慵拋竹裏行 如何沙塞客 攬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在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嶮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四景恐亦圖中之所未詳蔣琬曰：孟獲四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此時之勢騎虎難下，能入而不能出矣。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却教所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路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與孟獲等中酒毒以手，指口前後相對。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處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鑿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此處忽然遇着馬超馬岱之祖。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託孤之重，今奉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意大主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

朝恩義，通靈顯聖，護祐三軍，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見對山一老叟，拄杖而來，形容甚異。來得奇，與陸遜之迎黃承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之水，乃啞泉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一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又將所言之差，前後文法甚變。叢泉有此四泉，毒所聚，無藥可治。又烟瘴甚起，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亦與叢泉之言照應。孔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託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讀者至此已孔明指一處可以解之。忽然絕處逢生。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只萬安二字便破得四景名色。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人以溪名乎，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

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只安樂二字又可破得四泉名色。人若中毒

吸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

內浴之自然無事。以水治水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

蕪葉芸香。好名色。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草頭郎中

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

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

波將軍之命持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前有

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

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

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

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又是一個水鏡孔明

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

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纒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

非漢丞相否。又與紫虛上人青城老叟一般風致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

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

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

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

期孟獲潛入軍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

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

救衆兵殘生。水火不求人孰知此時水火甚貴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

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飲於是童子引

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吸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

便能言語。如今之服半及者飲着生藥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

浴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百忙中却偏

冷之況令人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

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

求蕪葉芸香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

然瘴氣不侵。留香草根何如此草之妙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

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說出姓名令人一嚇孔明愕然隱者又曰

丞相休疑容仰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老夫孟

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皆惡不歸王化某

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兄弟之不得如此可歎今辱弟造

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

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

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功爲王可乎節

曰爲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秦伯讓天下孔明乃具金帛贈之

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歎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

高士幽棲獨閉關，武侯曾此破諸蠻。

至今古木無人境，猶有寒煙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驚慌。又作一折令

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

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偷上天不絕大漢，即賜

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孔明

視之，皆得滿井甘泉。與後文司馬懿後人有詩曰：

為國平蠻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拜井甘泉出，諸葛虔誠水夜生。

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

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

渴之患，諸泉皆不應。孟獲不是失地，和耳。采思大王聞知，不信

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擔

搬運水漿，飲馬造飯。采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

此乃神兵也。生此處疑為神兵，便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

兵決一死戰，孰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采思曰：若大

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

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讀者至此

必謂有一場大勝，殺矣。不知下文竟不消廝殺得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孟

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助戰矣不知却是又相反了孟

獲大喜曰：幫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采思大王出洞迎

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

嶺，足以敵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

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

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

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先主與劉璋飲酒之時，有諸將舞劍，今楊

似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

跳而入，羣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

盃詣孟獲，孟獲前二人接盃，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

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董茶那之擒孟獲則讀者之所料

采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

上，誰敢進前。獲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

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

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又與前文放今汝反叛，何不

擒獻於我。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采

思等解赴孔明寨來。此是孔明令人揚鋒等拜於帳下。

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甚矣攻必之難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縱取虎更不自易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軍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護再拜而去此是五縱孔明又將孟優并衆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前番先放孟優次放孟獲此又先放孟獲次放孟優正是深險地非容易更展奇謀豈偶然未知孟獲整兵再來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澶水之險不可徒涉西洱河之險不可方舟可謂險之極矣不謂又有陸泉柔泉黑泉滅泉之惡尤有甚焉南方屬火炎天如火蜀兵方苦於火而忽又苦於水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惟南方險阻出於意料之外乃愈顯承相功績出於意料之外耳

四擒孟獲以假棄舊案為欲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退為進也五擒孟獲以深入重地為不可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進為退也五擒之難倍

孔明乃先主之所謂水也而有四泉以難孔明則是以水厄水矣又有二溪以助孔明則又以水濟水矣至於拜井出泉而水又能自生水然則蜀人之有孔明其亦如魚之得水乎

每讀封神演義滿紙仙道滿目鬼神學姜子牙竟一無所用不若三國志中之偶一見之也如伏波顯聖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井出泉未嘗不仰逸神助恍惚仙翁然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使盡賴神謀何以見人謀之善使善仗仙力何以見人力之奇哉

文章之妙妙在極熱時寫一冷人極忙中寫一閒景如萬安隱者飄飄然有世外之風其地則柏潤松巖其人則竹冠蓑杖孔明之遇之殆與先主之遇水鏡劉璋之間業虛陳震之謂青城幾相彷彿矣然先主遇水鏡於難後孔明則求萬安於難中業虛青城未嘗類之以救敗萬安則實類之以救死是彼雖極閒而見者之心極忙彼雖極冷而見者之心極熱又不似前三人之有意無意為可見不可不見之人也最相類又最不相類豈非絕世奇事絕世奇文孔明之見隱者不足奇而奇莫奇於即孟獲之兄也有四泉之惡則有二溪之美以為之反有助虛之孟獲則有助善之孟節以為之反地既有之人亦宜然我謂孟獲之五擒而不服者正在此何也納孟獲之弟之詐降以誘孟獲與孟獲誘孟獲而孟獲之兄之相救以洩孟獲與孟獲而孟獲愈不服惟以孔明勝孟獲而孟獲始服則吾得而更觀五縱之狡矣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資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為三江。瀘水之外又添出二水。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多產萬物。河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為銀坑山。蓋梁之山而謂之坑。可見錢則與土。一般奈何。今人之陷此坑而不悟也。山中置宮殿樓臺。以為蠻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若蠻子死蠻子。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以祭為卜。則其俗謂之鬼。呂範全用。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平蠻之後。此風不著矣。小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為藥鬼。始肇武侯之功。其俗之無醫。可知。甚陀吉平。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即斬。利爽。有衣長成。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浴。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為學藝。問他所學何事。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為羹。煮象為飯。是蠻。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次日酋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賣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如此風俗。何必設官理之。宜孔明照蠻之俗。語呂凱但能圖之。此則謬之也。却說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受辱於蜀兵。立誓欲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眾視之。乃孟獲

妻弟。現為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能呼風喚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真是一洞妖魔。如西遊記金角銀角虎力鹿力之類。又如水滸傳。大王可修書具禮。某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令國舅賈書而去。却令梁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為前面屏障。東吳以江為固。南蠻亦以江為固。然鼎足之外。又是一足。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即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此藥不滅。四泉之毒。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所以疎敵之防。蠻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已在孔明算中。却說孔明約軍退後。即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疎敵之防。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者。立斬。諸將皆不知其意。讀者亦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

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一包無者立斬奇衆軍亦不知其意讀者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賞妙衆軍聞令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蹬道先上城者爲頭功原令兩營相兩營實來此○四番號於是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一霎時積土成山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上城有前之退故蠻兵急放弩時大半早被執下餘者棄城而走有前之退故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想來思蜀將督軍分路勤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敗殘蠻兵逃回見孟獲說衆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現在木洞中下寨孟獲甚是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既爲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盤子還盤不了夫人世居南蠻乃祝融氏之後南方屬火故有此火和然則此婦如火熱一般熱如何能得他火氣善使飛刀百發百中孟獲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萬出銀坑宮闕來與蜀兵對敵魏延可當女將軍然未嘗用兵也孫夫人雖好兵然未嘗以兵戰也此處却真有一員女將出來三國志中真是無所不有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乃是張疑蠻兵見

之却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還有一口歇手挺丈八長標夫人亦喜夫人坐下的物又毛又赤坐下捲毛赤兔馬戰不數合夫一笑張疑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蠻兵發一聲喊將張疑執縛去了這一張圖馬忠聽得張疑被執急出救時早被蠻兵困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忿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夫人又戰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疑馬忠要斬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斬彼將是不義也畢竟蠻子心軟且因在洞中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知其事孔明即喚馬岱趙雲魏延三人受計各自引軍前去兩個戰差三次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理伏勒兵而同魏延却延又引軍來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而逃夫人只不趕魏延不趕來畢竟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引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

聲聲罵罵得必然好聽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趕來延驃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聲亮延回顧視之夫人仰鞍落馬仰字妙想見此時兩脚朝天甚是好看

原來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前孔明所授之計至此方發明蠻將洞兵皆來救時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遣使往告孟獲欲送夫人換張疑馬忠二將此番交易不孟獲允諾即放出張疑馬忠遠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夫人有洞可入可發一笑孟獲接入又喜又惱忽報八納洞主到孟獲出洞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穿金珠瓔絡腰懸兩口大刀領着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蠻婦人不濟事又喚一起蠻番生勢獲再拜哀告訴說前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讎獲大喜設宴相待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飾金為號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手執帶鐘身騎白象從大旗而出又在蜀將眼中寫木鹿聲勢趙雲見了謂魏延曰我等

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二人正沉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手攜帶鐘念咒搖鐘極似今日和尚道士毒亦不忽然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如同驟雨一聲畫角響虎豹豺狼猛獸毒蛇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蠻子是禽獸禽獸蜀兵如何抵當往後便退蠻兵隨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與魚腹補石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軍中是何物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早為七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眾皆不知其意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綵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為毛衣鋼鐵為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與後木牛流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物藏在車中早為燒藤甲之火作一引子

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真心木鹿大王口中

念咒。手搖帶鐘。頃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

羽扇一搖。其風便回。砍彼陣中去了。孔明能借風。蜀陣中

假獸。擁出魏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烟。

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奔回蠻

洞。反將蠻兵衝倒無數。不是真被假反是。假破真奇幻之極。孔明驅兵大進。

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又當搖鐘召之。

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闕。扒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

了銀坑洞。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報蠻王孟

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

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前使孟獲詐降今却一齊都來更不費力。

孔明聽知。即喚張疑馬忠。分付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兵。伏於兩廊。孔明即令

守門將。俱放進來。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

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兵齊出。二

人捉一人。盡被執縛。此是六擒。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詭計。

如何瞞得我。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

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孟獲一邊算計却在。

孔明一邊發出。喝令武士搜其身。果然各帶利刀。孔明問孟

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

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孟獲

吾擒汝六番。尚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汝等七次擒

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

哉。令武士盡去其縛。叱之曰。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

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此是六縱統。却說敗殘蠻

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而逃。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

兵。心中稍喜。却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

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

蜀。前腐一人此又腐一國。蜀是此國之人死期至矣。獲喜曰。何處可去。帶來洞主曰。此

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國主兀突骨。身長二

丈。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為飯。亦與殺蛇為羹。象為飯者差不多。身有鱗

甲。刀箭不能侵。今人腹中有鱗甲。亦一烏戈國也。其手下軍士。俱穿藤甲。

木鹿之兵不穿甲。烏戈之兵穿藤甲。愈出愈奇。其軍以藤為甲。不若其主身有鱗甲。其藤生於山澗之中。

盤於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

晒乾。復浸。凡十餘遍。却纔造成鎧甲。好個引火之物。穿在身上。

渡江不沉。經水不濕。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號為藤甲軍。

不懼水不懼金。獨不能禦火耳。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

如利刀破竹耳。孰知竹能破藤。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

突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

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木洞之兵與汝報讐獲欣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

三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

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桃花之名甚美而酒不宜於他國豈盡如桃花源之未許人問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以待蜀兵却說

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現屯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聚集

蠻兵併力拒戰此時將服定須大戰一場以作收尾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

土人言說即日桃花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

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捲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槍刺亦不能入

此番作怪又與木鹿大王不同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花渡口只見蠻

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以甲為舟更是有奇幻魏兵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

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南蠻中

有一烏戈國無人倫者也有此一句後盡情燒殺亦不為過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又有桃葉惡水本國人飲之反添精神別

國人飲之即死如此蠻方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借呂凱口中作一頓文勢極曲孔明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

去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還有十幅油車未曾發市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

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處偏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乘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

皆危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為盤蛇谷後即變作火坑洞出谷

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那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分付曰與

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以竹竿對藤甲皆是草木門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妙在不說明櫃中何物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

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馬岱受計而去又喚趙雲分付曰汝

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日如此守把所用之物越日完備妙在不說明所用何物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

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

寨望白旗處而走。白旗正與後文紅旗相映。限半個月內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個寨。擄若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魏敵之計大妙大妙。魏延領命。心中不樂。怏怏而去。此軍令有何不樂。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却令張疑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此是用降兵以誑孟葛亮多有巧計。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不可輕進。只在無林木處等。兀突骨曰：大王說得有理。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廝殺。汝在背後教道。兩人商量已定。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倅長引藤甲軍渡了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是日敗。第一蠻兵恐有埋伏。不趕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哨得又有衆軍渡河來戰。延迎出之。不數合。延敗走。是日敗。第二蠻兵追殺千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是日敗。第一日。二倅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進。將魏延追一陣。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所棄之甲。被兵却用。不着。是第三日。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

骨驅兵追至。延引棄寨而走。是日敗。第二蠻兵得了蜀寨。次日又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是日敗。只看見白旗處而走。又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略戰又走。是日敗。第五蠻兵占了蜀寨。是日敗。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個營寨。是日敗。省繁之法。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颭。孔明疑兵在兀突骨眼中。兀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此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奪了七個營寨。蜀兵望風而走。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定矣。當彼喪膽之後。而欲騙其志。爲最難。既有大機以挫之。須以驕之。兀突骨大喜。遂不以蜀兵爲念。至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藤甲軍對敵。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繡綉兩肋下。露出生鋒甲。眼目中。微露光芒。在魏延眼中。寫兀突骨聲勢。以見孔明勝之之難。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望白旗而走。兀突骨統引兵衆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吳蠻趕到谷中。見數千輛黑油櫃車。在當路。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連糧道。路因

大王兵至。撤下糧車而走。此是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將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橫木亂石滾下。壘斷谷口。

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糧車未取兀突骨忙教退兵。只聞後軍發喊。

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藤甲軍身上已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藤甲軍身上

木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自上火把到處。地中藥線皆着。就地飛起鐵礮。火自上滿谷中火

光亂舞。但逢藤甲無不着。將兀突骨并二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此番用火卻是燒孔明

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礮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真是臭

孔明垂淚而歎曰。吾雖有功於社稷。必損壽矣。此為後人法耳。五丈原之殞。豈真為此乎。若真為此。則新野博望前後共二十萬之兵。亦豈亦有八十三萬之兵。其生還者無幾。殆更多於藤甲軍也。

左右將士無不感歎。却說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

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特請大王前去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來。特來助戰。前受計降兵於此處方纔明白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

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烈。臭氣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方欲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

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孟獲此時不即就擒。妙有曲折正走之間。見山凹裏一

簇人馬。擁出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孔明大喝曰。反賊孟獲。今番如何。獲即

回馬走。不是前番趕去乃旁邊閃過一將。攔住去路。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活捉了。此是七擒此時王

平張翼已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蠻寨是第七番出醜孔明歸到寨中。升帳

而坐。謂眾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理伏。吾却空設旌旗。實無

兵馬。疑其心也。疑其心使不進別處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堅其心使專退一處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

是光石。並無樹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馬岱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車中油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火礮。名曰

地雷。先生能使風一砲中藏九砲。三千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纔一發動。山嶺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

備草車安排於谷口。又於山上准備大木亂石。却令魏

延賺兀突骨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

焚之。此處方將上項吾聞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藤甲雖

刀箭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

火攻安能取勝。又說明用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

是吾之大罪也。大罪乃衆將拜伏曰。丞相天機鬼神莫

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

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妙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

榻前。如此如此分付而去。却說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

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入帳謂孟

獲曰。丞相面差不欲與公相見。不說孟獲倒說孔特令

我來放公回去。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可速去。妙妙

似發。孟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

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乎。此時蠻子亦遂同兄

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

天威南人不復反矣。攻心之法至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

謝曰。某子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前說

此說感恩。孔明乃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令永為洞

主所奪之地。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

皆欣然跳躍而去。此是後人有詩讚孔明曰。

羽扇綸巾擁碧幢。七擒妙策制蠻王。

至今溪洞傳威德。為選高原立廟堂。

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蠻

方。蠻王今既已歸服。何不置官吏與蠻王一同守之。孔

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

易也。此言留蠻人傷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

成禍患。二不易也。此言不留蠻人累有廢殺之罪。自有

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此言留官之難。今吾不留人

不運糧與相安於無事而已。蛇羹象飯不可以漢人飲食之道

道治之不可治而不治。正治之以不治也。衆人盡服於是蠻方

皆感孔明恩德。乃為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祀。如此人不愧

牛戰馬以資軍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此一束却說孔

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令魏延引本部兵為前鋒。延引

兵方至澧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

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

之。正是塞外蠻人方帖服。水邊鬼卒又猖狂。未知孟獲

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天下惟猛獸最難降又惟婦人最難降猛獸不足畏矣降婦人而猛獸又不足畏矣木鹿大王之驅虎豹是猛獸之威以殺之也孟獲之有祝融夫人是男婦之威以殺之也降女之法妙在以其之流將彼之女蠻即以彼之女蠻易我之漢將而女蠻亦為我所用降猛獸之法妙在以其之假獸逐彼之真獸又使彼之猛獸即受逐於彼之猛獸而猛獸亦為我所用諸葛真神人哉

木獸之用不可無一不有也木鹿大王亦獸類也彼既以獸馴獸我亦以獸勝獸特因其人而用之耳使畫獸不用人而用獸豈長恃之法哉齊用火牛以攻燕而勝楚用燧象以攻吳而不勝輕於往事可為明鑒前卷祝井出泉是孔明但道神助此卷以扇反風是孔明自有神通每讀西遊記見孫行者之降妖誦水滸傳見公孫勝之魔法以為奇幻不謂二國志中已備西遊水滸之長矣况彼以追造之事雖層層疊出總屬虛談不若此為真實之事即偶有一二已足括彼全部也

七擒之中縛送者三有前二者之真而後之一假生焉七擒之中詐降者二有前者之詐而後之詐又因為孔明辨其真於二擒五擒而又辨其真於六擒則知其真誠其詐於二擒之後而又諱其詐於七擒之前則知其同

武侯博望之火新野之火及助周郎亦燬之火皆燬之不盡不絕而獨於藤甲軍則燒之盡絕毋乃太酷乎曰此藤甲軍之自取耳能禦金能禦水而箭不能禦火不惟不能禦火又特特引火是如身負硫磺燒筋而行於人間尤焉且既有四寨之惡又有桃花溪之惡而孔明以火治之此以火勝水也若夫南方風火而用火於南此又以火勝火也火與火遇而火之威安得不烈耶武侯之欲燒南蠻而即用孟獲者真深得安蠻之道哉得其土而欲

守之不能不分兵則不能轉輸轉輸而餒勞不若使自守之而糜廩之下皆吾土也得其人而欲治之不能設官設官則不能用法而刑獄滋極不若使自治之而函蓋之下皆吾人也不但此也殺其身不能礙其心殺之不足以為武而生其身又復奪其地則生之亦不足以為恩不殺其人而南人不反不奪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

武侯仍以孟獲何如立孟節以王南蠻曰孟節在蠻而超於蠻者也在蠻而超於蠻則孟節非蠻人也以非蠻治蠻豈非蠻治蠻之為善乎故雖使孟節受節而用節不如用獲也然則荆蠻焉以治蠻而賢人不可以治蠻則惟德蠻人之自相治而已矣

第九十一回 祭灑水漢將班師

却說孔明班師回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落羅拜相送前軍至灑水時值九月秋天與前五月忽然陰雲布合狂風驟起兵不能渡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獲曰此水原有狷神作禍往來者必須祭之焉神也孔明曰用何物祭之獲曰舊時國中因狷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并黑牛白馬祭之自然風恬浪靜更兼連年豐稔又作禍將奈何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殺一人遂自到灑水岸边觀看果見陰風大起波濤洶湧人馬皆驚眼在一寫孔明甚疑即尋土人間之士人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夜夜只聞得水邊鬼哭

神號自黃昏直至天曉哭聲不絕燻烟之內陰鬼無數

又在土人因此作禍無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

口中補寫前者馬岱引蜀兵千餘皆死於水中照應八十一卷中事更兼殺

死南人盡棄此處狂魂怨鬼不能解釋以致如此鬼哭

天陰則開方信李華市古戰事文不是虛語吾今晚當親自往祭土人曰須依舊

例殺四十九顆人頭為祭則怨鬼自散也如此則是孔明曰本為人死而成怨鬼豈可又殺生人耶若為鬼殺人而人又成鬼

怨無已時也吾自有主意喚行廚宰殺牛馬和麵為劑是國法亦是佛法塑

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餽頭今日和尚吃餽頭

恨不以當夜於灑水岸上設香案鋪祭物列燈四十九

盞揚旛招魂將餽頭等物陳設於地三更時分孔明金

冠鶴氅親自臨祭令董厥讀祭文其文曰

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武鄉侯領益州牧丞

相諸葛亮謹陳祭儀享於故歿王事蜀中將校及南

人亡者陰魂曰我大漢皇帝威勝五霸明繼三王昨

自遠方侵境異俗起兵縱薑尾以興妖恣狼心而逞

亂我奉王命問罪遐荒大舉貔貅悉除蟻蟻雄軍雲

集狂寇冰消纔聞破竹之聲便是失猿之勢但士卒

兒郎盡是九州豪傑官僚將校皆為四海英雄習武

從戎投明事主莫不同申三令共展七擒齊整奉國

之誠並效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機緣落奸計

或為流矢所中魂掩泉臺或為刀劍所傷魄歸長夜

生則有勇死則成名今凱歌欲還獻俘將及汝等英

靈尚在祈禱必聞隨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國各

認本鄉受骨肉之蒸嘗領家人之祭祀莫作他鄉之

鬼徒為異域之魂我當奏之天子使汝等各家盡露

恩露年給衣糧月賜廩祿用茲酬答以慰汝心至於

本境土神南方亡鬼血食有常憑依不遠生者既凜

天威死者亦歸王化想宜甯帖毋致號陶聊表丹忱

敬陳祭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讀畢祭文孔明放聲大哭極其痛切情動三軍無不下

淚孟獲等眾盡皆哭泣只見愁雲怨霧之中隱隱有數

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恐今日和尚施食於是孔明令左右

將祭物盡棄於灑水之中次日孔明引大軍俱到灑水

南岸但見雲收霧散風靜浪平蜀兵安然盡渡灑水

果然金鑼響人唱凱歌還絕妙行到永昌孔明留王

伉呂凱守四郡發付孟獲領眾自回囑其勤政殿下善

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盤子原有良心若沒

亦不服也。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後主排轡駕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輦。立於道旁。以候孔明。與漢帝迎曹操相類而君之情前後相對不聞之擲弓於地曰吾兒真仁德之主也於

孔明慌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南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三百餘處。但南人孔明

奏准後主。將歿於王事者之家。一。優恤人心。權悅朝野。清平。以上按下蜀漢一透却說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即蜀漢建興四年也。丕先納夫人甄氏。即袁紹次子袁熙之婦。前破鄴城時所得。三回中事後生一子。名叡。字元仲。自幼聰明。丕甚愛之。後丕又納安平廣宗人郭永之女。為貴妃。甚有顏色。其父嘗曰。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故號為女王。便有奪后之意

自丕不納為貴妃。因甄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為后。却與幸臣張韜商議。時丕有疾。韜乃詐稱於甄夫人。宮中掘得桐木偶人。上書天子年月日時。為覽鎮之事。丕大怒。遂將甄夫人賜死。立郭貴妃為后。郭后奪嫡亦比於曹丕之因無出於此

嗣年。年至十五歲。弓馬熟嫻。當年春二月。丕帶叡出獵。行於山塢之間。趕出子母二鹿。丕一箭射倒母鹿。回視小鹿。馳於曹叡馬前。丕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叡在馬

上泣告曰。陛下已殺其母。安忍復殺其子。曹操射鹿失君臣之禮曹叡射鹿動母子之情前後相對不聞之擲弓於地曰吾兒真仁德之主也於

是封叡為平原王。夏五月。丕感寒疾。醫治不痊。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丕喚曹叡至。指謂曹真等曰。今朕病以沉重。不能復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

馬懿曹休等。一面舉哀。一面擁立曹叡為大魏皇帝。諡父丕為文皇帝。諡之曰文取繼體守文之意也然文昭皇后封鍾繇為太傅。曹真為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各封贈。大赦天下。時雍涼二州缺人守把。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在西涼者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早

有細作飛報入川甚緊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

叡即位餘皆不足慮司馬懿深有謀略今督雍涼兵馬

偷訓練成時必為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司馬懿

如知亦思參軍馬謖曰今丞相平南方回軍馬疲敵只宜

存恤豈可復遠征某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

手未知丞相鈞意允否孔明問是何計馬謖曰司馬懿

雖是魏國大臣曹叡素懷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

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

榜文遍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也此一時反間

後來果應司馬氏之位孔明從之即遣人密行此計去了却說鄴城

門上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道守門者揭了來奏曹叡

叡觀之其文曰

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事司馬懿謹以信

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帝創立基業本欲立陳思

王子建為社稷主不幸奸譏交集歲久潛龍皇孫曹

叡素無德行妄自居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

順人尅日興師以慰萬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歸命

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聞想宜知悉

曹叡覽畢大驚失色急問羣臣太尉華歆奏曰司馬懿

上表乞守雍涼正為此也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謂臣曰

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為國家大禍曹

德語却從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誅之王朗奏曰司馬懿

此處補出深明韜略善曉兵機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為禍

又脚牌的一個叡乃降旨欲與兵御駕親征忽班部中閃出大

將軍曹真奏曰不可文皇帝託孤於臣等數人是知司

馬仲達無異志也今事未知真假遽爾加兵乃逼之反

耳或者蜀吳奸細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自亂彼却乘

虛而擊未可知也陛下幸察之曹子丹略叡曰司馬懿

若果謀反將奈何真曰如陛下心疑可做漢高偽遊雲

夢之計御駕幸安邑司馬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車

前擒之可也此時仲達叡從之遂命曹真監國親自領

御林軍十萬徑到安邑司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

其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來迎仲達離乖此時近臣

奏曰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叡

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司馬懿見兵馬前來只疑車駕

親至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達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

反耶問得其不意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故休備言

前事懿曰此吳蜀奸細反間之計欲使我君臣自相殘

害彼却乘虛而襲某當自見天子辨之。舉豈仲速即退
了軍馬至叡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安敢
有異心必是吳蜀之奸計臣請提一旅之師先破蜀後
伐吳報先帝與陛下以明臣心叡疑慮未決華歆奏曰
不可付之兵權可即罷歸田里。多士見諷叡依言將司
馬懿削職回鄉。未見三馬同槽命曹休總督雍涼軍馬曹
叡撥回洛陽。先見一馬離槽却說細作探知此事報
入川中孔明聞知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馬懿
總雍涼之兵今既中計遭貶吾有何憂次日後主早朝
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表曰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落筆更不着字句
痛哭先帝早使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敵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伏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筆能一
顯其妙文一面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詠宏志
記其口口先帝。起一面士之氣說宜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此是說不宜宜不宜二語發起一篇○委自菲薄
中俱為一體。此又說宜○恐其難於宮中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此又說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此又不宜偏私使內
外異法也。此又說不宜○宮中確府中疎侍中侍郎郭攸
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重之以先帝句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何廣益。切囑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重之以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看此處入衆議
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行陣和
穆優劣得所也。切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
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明明龜
亦必重以先帝哀哉○桓靈之寵侍中尚書。陳長史參軍。魏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此二臣先主所推恐出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自發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自發最後
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
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自後最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自後最今南方已定。甲

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

也。自後最悲苦此非以師保推三臣言自既解任去而師則必使之自代耳願陛下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

興復。一本作與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

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亦宜自謀。以諮誠善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非為伐魏而涕泣為後主而涕也

後主覽表曰。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孔明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夙

夜未嘗有怠。今南方已平。可無內顧之憂。一向南征是正為此不

就此時討賊。恢復中原。更待何日。忽班部中太史譙周

出奏曰。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

也。與後文仇乃願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為孔

明曰。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吾今且駐軍馬於漢中

觀其動靜。而後行。譙周苦諫不從。於是孔明乃留郭攸

之董允。費禕等為侍中。總攝宮中之事。正應又留向寵

為大將。總督御林軍馬。又應陳震為侍中。蔣琬為參軍

所表及。張裔為長史。掌丞相府事。杜瓊為諫議大夫。杜

微。楊洪為尚書。孟光來敏為祭酒。尹默李譔為博士。卻

正。費詩為祕書。譙周為太史。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

同理蜀中之事。此又表中孔明受詔歸府。喚諸將聽令。

前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

領兵使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副將定遠將軍領

漢中太守呂義。兼管運糧。左軍領兵使平北將軍陳倉

侯馬岱。副將飛衛將軍廖化。右軍領兵使奮威將軍博

陽亭侯馬忠。鎮撫軍關內侯張疑。行中軍師車騎大

將軍都鄉侯劉琰。中監軍揚武將軍鄧芝。中參軍安遠

將軍馬謖。前將軍都亭侯袁淑。左將軍高楊侯吳懿。右

將軍立都侯高翔。後將軍安樂侯吳班。領長史綏軍將

軍楊儀。前將軍征南將軍劉巴。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

侯許允。左護軍篤信中郎將丁咸。右護軍偏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郎將宮離。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胡濟。行

參軍諫議將軍關晏行參軍偏將軍襲習行參軍裨將軍杜叢武略中郎將杜祺綏軍都尉盛敷從事武略中郎將樊岐典軍書記樊建丞相令史董厥帳前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以上歷敘諸將官銜以出師伐魏故特書其官以予之也以上一應官員都隨着平北大都督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知內外事諸葛亮特書大書又檄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周密之至選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至此方大傳忽帳下一老将厲聲而進曰我雖年邁尚有廉頗之勇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衆視之乃趙雲也孔明曰吾自平南回都馬孟起病故馬超之死在孔明口中補出省筆之法吾甚惜之以爲折一臂也今將軍年紀已高倘稍有參差動搖一世英名滅却蜀中銳氣又用激將之法雲厲聲曰吾自隨先帝以來臨陣不退遇敵則先大丈夫得死於疆場者幸也吾何恨焉願爲前部先鋒孔明再三苦勸不住雲曰如不教我爲先鋒就撞死於塔下寫子龍停寫之極孔明曰將軍既要爲先鋒須得一人同去言未盡一人應曰某雖不才願助老將軍先引一軍前去破敵孔明視之乃鄧芝也即是不長油鼎之人孔明大喜即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隨趙雲鄧

芝去訖孔明出師後主引百官送於北門外十里孔明辭了後主旌旗蔽野戈戟如林率軍望漢中迤邐進發寫得孔明堂堂寫正十分聲勢却說邊庭探知此事報入洛陽是日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邊官報稱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出屯漢中孔明兵數在曹叡近臣口中補出妙令趙雲鄧芝爲前部先鋒引兵入境叡大驚問羣臣曰誰可爲將以退蜀兵忽一大應聲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照應中事今蜀兵犯境臣願引本部猛將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前往破蜀上爲國家效力下報父讐臣萬死不恨衆視之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乃父曰負妙才之名此子却又不才之甚自幼嗣與夏侯惇爲子後夏侯淵爲黃忠所斬曹操憐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楙爲駙馬曹操本姓夏侯而以女與楙即是同姓爲婚祖甚矣因此朝中欽敬雖掌兵權未嘗臨陣當時自請出征曹叡即命爲大都督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司徒王朗諫曰不可夏侯驕馬素不曾經戰今付以大任非其所宜更兼諸葛亮足智多謀深通韜略不可輕敵夏侯楙叱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欲爲內應耶吾自幼從父習學韜略深通兵法汝何欺我年幼吾若不生擒諸葛亮誓不問見天子大之言

每無用 王朗等皆不敢言。夏侯楙辭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正是欲乘白旄。魔將士却教黃吻掌兵權。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觀伏波之顯聖而知南人之信神。真有神也。漚水之夜哭。而知南人之信鬼。真有鬼也。雖然明於天地之理者。不可惑以神怪。使鬼能崇。何以據亭七十餘萬之衆。不聞為崇於林間。以阻陸生之覆。赤壁八十三萬之師。不聞為崇於江上。以阻周郎之舟。乎若畏其鬼而祭之。則甲三萬人。孔明亦哀之矣。曷為不祭。蓋蛇谷而獨祭漚水也。所以然者。為死於王事。理所當。惟非動於猖獗之足。畏而動於忠義之可於耳。且也曹操既死之典。章以勸未死之典。章武侯哭陣亡之獨將以勸未亡之蜀將。蓋不獨為死者而不得祭。亦為生者而不得祭云。

讀武侯祭漚水一篇。而歎兵之不可輕用也。古人不得已而用兵。則有遺戍卒之詩。有勞還卒之詩。必備述其骨肉綱繆室家繫念之况。至於楊柳雨雪。灑戶庭。無不代為離憂。為之永歎。其待生者且然。况既死乎。若為上者。為之而使其人自哀之。則死生契闊。與子成說。衝風所以悲也。轉子於恤有母。尸喪所父所以怨也。誰無父母。提携捧負。恐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妻子。如賓如友。皆覽唐人從軍行及諸塞上曲。如曠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又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其詞之痛情之深。有令人涕泣。下者。今武侯秋夜奠文。可以彷彿矣。

兵固不可輕用。而有不得不用者。追於討賊之義也。然伐魏所以討賊。平豈亦以討賊乎。而伐魏之師。必在平豈之後者。何也。亦猶曹

操之不滅。呂布則未敢謀。袁紹不滅。袁紹則未敢。魏江。南。耳。然。而。夫。差。爭。長。於。漢。池。句。踐。已。入。於。國。待。堅。壁。據。於。灑。水。慕。容。已。襲。其。邦。此。非。其。明。驗。哉。且。魏。欲。借。蠻。以。攻。蜀。則。武。侯。之。平。豈。即。謂。之。伐。魏。也。何。平。豈。即。為。伐。魏。則。武。侯。之。初。伐。魏。即。謂。之。再。伐。魏。也。可。也。武。侯。北。伐。而。無。南。顧。之。憂。此。武。侯。之。所。樂。也。武。侯。外。伐。而。終。不。免。於。內。顧。之。憂。此。則。武。侯。之。所。懼。也。何。也。平。豈。之。後。憂。不。在。於。南。人。而。憂。乃。在。於。後。主。試。觀。武。侯。出。師。一。篇。曰。臨。表。涕。泣。夫。伐。魏。即。伐。魏。耳。何。用。涕。泣。為。哉。正。惟。此。日。國。事。實。當。危。急。存。亡。之。際。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夢。死。之。中。知。子。莫。如。父。惟。不。可。輔。之。言。固。已。驗。矣。豈。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之。語。乃。遂。敢。真。蹈。也。於是。而。身。提。重。帥。萬。萬。不。可。不。去。而。心。牽。純。物。又。萬。萬。不。能。少。寬。因。而。切。開。涕。泣。動。叮。摩。一。回。如。嚴。父。一。回。如。慈。孃。蓋。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固。有。甚。難。於。嗣。主。者。非。但。為。漢。賊。之。不。兩。立。也。後。日。杜。工。部。有。詩。云。幹。排。雷。雨。曾。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正。是。此。一。副。眼。淚。矣。今。人。但。知。此。表。為。討。賊。之。義。而。不。知。其。為。繼。主。之。忠。安。符。為。知。武。侯。者。耶。

周禮閭人領之太宰。則外庭有制。內庭之體。而內庭無侵外庭之權。武侯之教後主者。止在宮中。府中。一語耳。使宮中。而府中。球。遂。至。小人。近。而。賢。人。遠。此。桓。靈。之。所以。失。也。於。六。出。師。出。之。前。早。知。有。後。主。寵。黃。皓。之。事。在。七。擒。孟。獲。之。後。猶。同。顧。顧。桓。靈。輩。十。常。侍。之。文。後。事。於。此。伏。焉。前。文。又。於。此。應。焉。三。國。一。書。當。以。此。卷。為。一。大。關。鍵。一。大。章。法。武。侯。出。師。一。表。固。為。前。後。文。之。伏。應。而。馬。謖。反。間。之。計。亦。為。前。後。文。之。伏。應。也。何。也。曹。操。欲。立。曹。植。而。問。賈。詡。則。在。初。稱。魏。王。之。時。矣。豈。豆。燃。其。之。詩。則。在。曹。不。初。立。之。時。矣。三。馬。同。稱。一。夢。於。馬。騰。未。死。之。前。一。夢。於。曹。操。將。死。之。日。矣。而。設。之。行。反。間。言。曹。植。之。當。立。則。前。文。於。此。應。也。言。司。馬。氏。之。欲。反。則。後。文。又。於。此。伏。也。不。但。此。也。好。言。天。象。者。莫。如。譙。周。前。稱。天。象。以。勸。劉。璋。之。出。降。後。復。稱。天。象。以。勸。

劉禪之出降。而此卷諫武侯之語亦正。與前後交相連屬云。
蜀使入吳而有徐盛而徐之役是雖吳之敵也。而實蜀之助也。吳使入蜀而有趙雲楊平之兵是雖蜀之助也。而實吳之敵也。
魏也。然猶未大伸討賊之義也。綱目書云。漢丞相武鄉侯諸葛
亮出師伐魏。則討賊之義所由大伸者。斯自武侯出師始。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却說孔明率兵前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其弟馬
岱。挂孝孔明。親自祭之。祭死的與活的看祭畢。回到寨中。商議
進兵。忽哨馬報道。魏王曹叅遣驍騎馬侯楨。調關中諸
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楨乃膏粱子
弟。懦弱無謀。魏延之謀。不過司馬懿却購得夏侯楨延顯得精兵五千。取路
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
長安。夏侯楨若聞某驛。至必盡棄城。望橫門。郿閣而走。
某却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
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此亦韓信暗度陳倉之計。孔明
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如欺中原無好人。物。早為下文伏筆。維之來。虛伏
筆。偷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
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武侯只是小放膽魏延又曰。丞相兵從
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
何時而得中原。孔明曰。吾從隨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

兵。何憂不勝。出師之名既正。出師之路亦取其正。遂不用魏延之計。魏延快
快。不悅。早為後文伏筆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却說夏侯楨在
長安聚集諸路軍馬。時有西涼大將韓德。善使開山大
斧。有萬夫不當之勇。引西羌諸路兵八萬到來。見了夏
侯楨。楨重賞之。就遣先鋒德。有四子。皆精通武藝。弓
馬過人。長子韓瑛。次子韓瑊。三子韓瓊。四子韓瑋。以四小將
韓德帶四子並西羌兵八萬。取路之鳳鳴山。正遇
蜀兵兩陣對圓。韓德出馬。四子列於兩邊。德厲聲大罵
曰。反國之賊。安敢犯吾境界。趙雲大怒。挺鎗縱馬。單搦
韓德。交戰。長子韓瑛躍馬來迎。戰不三合。被趙雲之鎗
刺死於馬下。子龍次子韓瑊見之。縱馬揮刀來戰。趙雲
施逞舊日虎威。抖擻精神。迎戰。瑊抵敵不住。子龍真三
子韓瓊。急挺方天戟。驟馬前來夾攻。雲全然不懼。鎗法
不亂。子龍四子韓瑋見二兄戰雲不下。也縱馬掄兩口
日月刀而來。圍住趙雲。雲在中央獨戰三將。少時。韓瑋
中鎗落馬。子龍韓陣中偏將急出救去。雲拖鎗便走。
韓瓊按戟急取弓箭射之。連放三箭。皆被雲用鎗撥落。
瓊大怒。仍綽方天戟。縱馬趕來。却被雲一箭射中面門。
落馬而死。受過三箭。只答一禮。已當不起韓瑋縱馬舉寶刀。便砍趙雲雲

棄鎗於地閃過寶刀生擒韓瑤歸陣復縱馬取鎗殺過陣來子龍若實不老趙能滅韓亦能滅魏韓德見四子皆喪於趙雲之手

肝膽皆裂先走入陣去西涼兵素知趙雲之名今見其英勇如昔誰敢交鋒馬到處陣陣倒退趙雲匹馬單鎗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子龍若後人有詩讚曰

憶昔常山趙子龍 年登七十建奇功

獨誅四將來衝陣 猶是當陽救主雄

鄧芝見趙雲大勝率蜀兵掩殺西涼兵大敗而走韓德險被趙雲擒住棄甲步行而逃雲與鄧芝收軍回寨芝賀曰將軍靈已七旬英勇如昨今日陣前力斬四將世

所罕有雲曰丞相以吾年邁不肯見用故聊以自表耳有得他說嘴權將少年人試我老本事遂差人解韓瑤申報捷書以達孔明却說韓德引敗軍回見夏侯楙哭告其事一喪其父一喪其子正是惹人說與惹人聽

林引統兵來迎趙雲探馬報入蜀寨說夏侯楙引兵到雲上馬綽鎗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當日夏侯楙戴金盔坐白馬手提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

趙雲躍馬挺鎗往來馳騁楙欲自戰韓德曰殺吾四子之讎如何不報縱馬輪開山大斧直取趙雲雲奮怒挺鎗來迎戰不三合鎗起處刺死韓德於馬下彼老不急如此老急

撥馬直取夏侯楙楙慌忙閃入本陣鄧芝驅兵掩殺魏兵又折一陣退十餘里下寨楙連夜與衆將商議曰吾

久聞趙雲之名未嘗見面今日年老英雄尙在方信當陽長坂之事一卷中事又提照四十一似此無人可敵如之奈何參軍程武乃程昱之子也進言曰某料趙雲有勇無謀不足爲慮來日都督再引兵出先伏兩軍於左右都督臨陣先退誘趙雲到伏兵處都督却登山指揮四面軍馬重疊圍住雲可擒矣此計亦平常不過趙雲太猛故中之耳楙從其言遂遣董

禮引三萬軍伏於左薛則引三萬軍伏於右二人埋伏已定次日夏侯楙復整金鼓旗旛率兵而進趙雲鄧芝出迎芝在馬上謂趙雲曰昨夜魏兵大敗而去今日復來必有詐也老將軍防之鄧芝甚是仔細與孔明之小心相似子龍曰量此乳臭小兒何足道哉吾今日必當擒之便躍馬而出魏將潘遂出迎戰不三合撥馬便走趙雲趕去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楙先走八將陸續奔走趙雲乘勢追殺鄧芝引兵繼進趙雲深入重地只聽得四面喊聲大震鄧芝急收軍退回左有董禮右有薛則兩路兵殺到鄧芝兵少不能解救仍賴長坂坡之聲援趙雲被困在垓心東衝西突魏兵越厚時雲手下止有千餘人

殺到山坡之下。只見夏侯楙在山上指揮三軍。趙雲投東則望東指。投西則望西指。因此趙雲不能突圍。乃引兵殺上山來。半山中雷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上山。與漢升之戰。魏趙雲從辰時殺至酉時。不能脫走。只得下馬。幸彷彿相似。趙雲從辰時殺至酉時。不能脫走。只得下馬。少歇。且待月明再戰。却又卸甲而坐。月光方出。此處寫解忽四下火光冲天。鼓聲大震。矢石如雨。魏兵殺到。皆叫曰：趙雲早降。雲即上馬迎敵。四面軍馬漸漸逼近。八方弩箭交射甚急。人馬皆不能向前。雲仰天歎曰：吾不服老。死於此地矣。故作驚人之筆。跌出下文。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持丈八點鋼矛馬項下挂一顆人頭。雲視之。乃張苞也。亦得突兀。苞見了趙雲言曰：丞相恐老將軍有失。特遣某引五千兵接應。聞老將軍被困。故殺透重圍。正遇魏將薛則攔路。被某殺之。斬薛則在張苞口。中殺出殊不費力。雲大喜。即與張苞殺出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吶喊殺入。為首大將提偃月青龍刀。手挽人頭。雲視之。乃關興也。亦來得突兀。兩下在手。斬董禧在關興口。中殺出殊不費力。興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却纔陣上。逢着魏將董禧。被吾一刀斬之。梟首在此。斬董禧在關興口。中殺出殊不費力。丞相隨後便到也。雲曰：二將

軍已建奇功。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楙。以定大事。志張苞聞言。遂引兵去了。與曰：我也幹功去。遂亦引兵去了。前寫子龍此處。又夾寫興苞。雲回顧左右曰：他兩個是吾子姪輩。尚且爭先幹功。吾乃國家上將。朝廷舊臣。反不如此小兒耶。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殺了一日。猶然不如此。此子龍到底不老。於是引兵來捉夏侯楙。當盡三路兵夾攻。大破魏軍一陣。鄧芝引兵接應。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楙無謀之人。更兼年幼。不曾經戰。見軍大亂。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曹操女婿。甚是不濟。衆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興苞二將聞夏侯楙望南安郡去了。連夜趕來。楙走入城中。令緊閉城門。驛兵守禦。興苞二人趕到。將城圍住。趙雲隨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引兵到。前將四人合殺。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下。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左軍屯陽平。右軍屯石城。自引中軍來到。趙雲鄧芝關興張苞皆來拜問孔明。說連日攻城不下。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周圍看了一遍。回寨升帳而坐。衆將環立。聽令之策。猶不出有下文。孔明曰：此郡壕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只久攻。偷魏兵分道而出。以取漢中。吾軍危矣。讀至此。又似有不欲取南。安之意。更猜不出下文。鄧芝

曰夏侯林乃魏之駙馬。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困於此，豈可棄之而去？那芝不以南安爲重孔明曰：吾自有計。此處西連天水郡，北抵安定郡，二處太守不知何人。孔明不用計，却欲以天水安定用計奪妙。探卒答曰：天水太守馬遵，安定太守崔

諲，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受計如此如此，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如此行之。此處未敘明白，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却在南安城外，令軍運柴草堆於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笑不懼，却說安定太守崔諲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往困夏侯楙十分慌懼，即點軍馬約共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人自

正南而來，口稱有機密事。方知心腹軍崔諲喚入問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今奉都督將令，特來求救於天水。安定二郡南安甚急，每日城上縱火爲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因復差某殺出重圍來。此告急，可星夜起兵爲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却開城接應也。此是孔明分付之諒，有都督文書否？緒貼肉取出汗，已濕透，略教一視。假文書不急令手下換了四馬，便出城望天水而去。狀放得活像不二日，又有報馬到說天水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教安定早接應。此亦心腹軍士

又是一樣用法崔諲與府官商議，多官曰：若不去救，失了南安，送了夏侯駙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諲即點起人馬，離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此失城之由崔諲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遙望見火光冲天，催兵星夜前進。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哨馬報道：前面關興、張苞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前分付與苞之計於此方見安定之兵四

下逃竄，諲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奔回安定。方到城壕邊，城上亂箭射下來，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何不早降？前分付魏延之計於此方見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夤夜賺開城門，蜀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與苞殺路用實寫魏延取城，且虛寫兩樣筆法崔諲慌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旗下一人綸巾羽扇，道袍鶴擎

端坐於車上，諲視之，乃孔明也。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諲見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遂降。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南安太守與足下交厚，否諒曰：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南安太守在崔諲口中稱出與某鄰郡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煩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楙可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暫退軍馬。容某人城說之。孔明從其言，即時傳令教四面軍馬

各退二十里下寨。崔諒假應承孔明亦假信崔諒匹馬到城

邊叫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禮畢細言其事。陵曰我

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將計就計而行。楊陵欲將計

計楊陵曰只推某獻城門賺蜀兵入却就城中殺之。崔

諒依計而行出城見孔明說楊陵獻城門放大軍入城

以擒夏侯楙楊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輕

動。此句便知其假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

於內暗藏蜀將扮作安定軍馬帶入城去。此是先伏於

夏侯楙府下却暗約楊陵待半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

外合。此是崔諒暗思若不帶蜀將去恐孔明生疑且帶

入去就內先斬之舉火為號賺孔明入來殺之可也。想

崔諒意中之語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吾遣親信將關興張苞隨

足下先去。此是只推救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楙之心

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擒之。又是時值黃昏關興張苞

受了孔明密計。妙在不披挂上馬各執兵器雜在安

定軍中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楊陵在城上撐懸空板

倚定護心欄問曰何處軍馬崔諒曰定軍救軍來到諒

先射一號箭上城箭上帶着密書曰今諸葛亮先遣二

將伏於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泄漏計策待

入府中圖之。崔諒極暗却不知已在孔明算中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楙細

言其事楙曰既然諸葛亮中計可教刀斧手百餘人伏

於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閉門斬之。不知者

把汗却於城上舉火賺諸葛亮入城伏於齊出亮可擒

矣。不知者又為孔明安排已畢楊陵回到城上言曰既是安

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跟崔諒先行張苞在後楊陵下

城在門邊迎接與手起刀落斬楊陵於馬下。方知強行時

不是府中是門邊却大罵曰賊子休走汝等詭計如何瞞得丞相耶手起一

鎗刺崔諒於馬下。讀至此方識孔明關興早到城上放起

火來四面蜀兵奔入夏侯楙措手不及開南門併力殺

出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是王平交馬只一合生擒

夏侯楙於馬上。丈人做盡了人女餘皆殺死孔明入南安

招諭軍民秋毫無犯衆將各各獻功孔明將夏侯楙囚

於軍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讀書者至此亦

孔明曰吾已知此人無降心故意使人城彼不盡情告

與夏侯楙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來情足知其詐復使

二將同去以穩其心此人若有真心必然阻當彼忻然

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度二將同去。賺入城內殺之。
未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兼見肺肝。吾已暗囑。二將就
城門下。圖之城內。必無准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
意也。前派一派疑陣。衆將拜服。孔明曰。賺崔諒者。吾使心
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此處發明。吾又去賺天水郡。至
今未到。不真何故。賺天水亦於今可乘勢取之。乃留吳懿
守南安。劉球守安定。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却說
天水郡太守馬遵。聽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乃聚文武
官商議。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曰。夏侯
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疏虞。難逃坐視之罪。太守何不盡
起本部兵以救之。若依此計不馬遵正疑慮間。忽然夏侯
騂馬差心腹將裴緒到。又是一個假裴緒。即是前緒入府取
公文付馬遵。說都督求安定天水兩郡之兵。星夜救應。
言訖匆匆而去。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
了。教太守火急前來會合。兩個軍士兩樣用法亦換湯不換藥馬遵正欲起
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諸葛亮之計矣。衆視之。乃
天水翼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姜維於此出現父名商。昔
日曾爲天水郡功曹。因羌人亂沒於王事。維自幼博覽
羣書。兵法武藝無所不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後爲中

郎將就參本部軍事。詳敘伯約生平正爲後文伐魏註脚。當日姜維謂馬遵
曰。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楙。困於南安。水泄不通。安得
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又且裴緒乃無名下將。從不會
見。賺安定之假裴緒在孔明口中說明賺况安定報馬。又無公
文。以此察之。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賺得太守出城。料
城中無備。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乘虛而取天水也。孔明
維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計。可擒諸葛亮。解南安之危。
正是運籌又遇強中手。鬪智還逢意外人。未知其計如
何。目看下文分解。

此卷言寫趙雲戰功所以成雲之志也。易成乎雲之志。曰先主初即
帝位時。雲即以伐魏爲勳矣。先主之伐吳。以雲爲後應。爲其志不在
伐吳。故也。武侯之伐魏。以雲爲先鋒。爲其志在伐魏。故也。英雄有復
種之志者。自惜其年。又惜其人之年。不能及。曹不之未死。而伐魏已
深。爲曹不惜不更及。趙雲之未死。而伐魏得不爲趙雲惜哉。然則雲
之復種不敢以老而自愛。正以老而愈不得不奮耳。
魏延子午谷之謀。未嘗不善。武侯以爲危計。而不用。蓋逆知天意之
不可回。而不欲行險以爭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險以爭之。即
爭之未必勝。爭之不勝。而天下接世。乃得以行軍之失。爲我容矣。推
統統然持一至慎之心。出於萬全之策。而終不能回天意於萬一。然
後可以無憾於人事耳。

一擒孟獲之前先取三郡一出祁山之前亦先取三郡斯則同矣而前三郡之取則俱易後三郡之取則兩易而一難前者高定與降妙在假其詐今者崔諒詐降妙在假信其真前者高定與降不陸妙在使中我之計今者崔諒與楊陵同謀又妙在即用彼之計令讀者觀其前文更不難測其後文乃始解其前文之巧文之幻皆妙絕今古

蜀之有姜維非繼武侯而終伐魏之事者乎六出祁山之後始有九伐中原之事而一出祁山之前早伏一伏中原之人將正伏之先反伏之正伏之爲蜀之姜維反伏之爲魏之姜維而此卷則猶反伏之者也觀天地古今自然之文可以悟作文者結構之法矣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侯侯罵死王朗

却說姜維獻計於馬遵曰諸葛亮必伏兵於郡後賺我兵出城乘虛襲我某願請精兵三千伏於要路太守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遠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爲號前後夾攻可獲大勝如諸葛亮自來必爲某所擒矣前卷孔明用計說明在後此處姜維用計說明在前遂用其計付精兵與姜維去訖然後自與梁虔引兵出城等候只留梁緒尹賞守城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只待天水人馬離城便乘虛襲之當日細作回報趙雲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趙雲大喜令人報與張翼高翔教於要路截殺馬遵此二處兵亦是孔明預

先埋伏前卷之事却說趙雲引五千兵逕投天水郡城下高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誅戮城上梁緒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約之計尚然不知耶前是孔明將計說計此是姜維將計說計可謂無不答雲恰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軍挺鎗躍馬而言曰汝見天水姜伯約乎在子龍眼中寫一姜維雲挺鎗直取姜維戰不數合維精神倍長雲大驚暗忖曰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又在子龍意中寫一姜維更妙正戰時兩路軍夾攻來乃是馬遵梁虔引軍殺回趙雲首尾不能相顧衝開條路引敗兵奔走姜維起來虧得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接應回去又虧此一路接應子龍趙雲歸見孔明說中了敵人之計孔明驚問曰此是何人識吾支機有南安人告曰此人姓姜名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事母至孝文武雙全智勇足備真當世之英傑也又在南安人口中寫一姜維趙雲又誇獎姜維鎗法與他人不同又在子龍口中寫一姜維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不想有此人遂起大軍前來却說姜維回見馬遵曰趙雲敗去孔明必然自來彼料我軍必在城中今可將本部軍馬分爲四枝某引一軍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虔尹賞各引一軍城內埋伏梁

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寫姜維第二番用計亦用明寫分撥已定却說孔

明因慮姜維自爲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

傳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激勵三軍鼓譟直上若

遲延日久銳氣盡墜極難破矣於是大軍運到城下因

見城上旗幟整齊未敢輕攻此非寫姜維候至半夜忽然

四下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並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

亦鼓譟喊相應蜀兵亂竄孔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

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馬軍一帶火光

勢若長蛇四路兵爲正東以三路之無用糧出一路之獨奇孔明令關興探視回報

曰此姜維兵也孔明歎曰兵不在多在人之調遣耳此

人真將才也又在孔明眼中又在孔明眼中

定人問曰姜維之母現在何處從事母至答曰維母今

居冀縣孔明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一軍虛張聲勢詐

取冀縣若姜維到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要安定

人曰天水錢糧皆在上邽若打破上邽則糧道自絕矣

孔明大喜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欲求天水却不於天水用計又於別處用計妙

孔明離城三千里下寨早有人報入天水郡說蜀兵分

爲三路一軍守此郡一軍取上邽一軍取冀城姜維聞

之哀告馬遵曰維母現在冀城恐母有失維乞一軍往

救此城兼保老母亦如徐庶所云方寸亂矣馬遵從之遂令姜維引三

千軍去保冀城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却說姜維引

兵至冀城前面一彪軍擺開爲首蜀將乃是魏延二將

交鋒數合延詐敗奔走維入城閉門率兵守護拜見老

母並不出戰趙雲亦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詳於姜維而略

孔明曰汝懼死乎於梁虔人有輕重故設有詳略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取夏侯楙至帳下

孔明曰汝懼死乎曹家女婿孔明曰目

今天水姜維現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駙馬在我

願來降又用前番維吾今驍汝性命汝肯招安姜維否楙

曰情願招安孔明乃與衣服鞍馬不令人跟隨放之自

去又用前番維楙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奈不知路徑正

行之間逢數人奔走楙問之答曰我等是冀縣百姓今

被姜維獻了城池歸降諸葛亮蜀將魏延縱火劫我

等因此棄家而走投上邽去也此是孔明之計妙在不知之楙又

問曰今守天水城是誰土人曰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

楙聞之縱馬望天水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而來所

說皆同妙哉楙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得是夏侯

楙慌忙開門迎接馬遵驚拜問之楙細言姜維之事又

將百姓所言說了一遍遵歎曰不想姜維反投蜀矣孔明

只賺夏侯惇却道夏侯惇以賺馬遜賺一箇便是賺兩箇

言虛降林曰今維已降何為虛也

正躊躇間時已初更蜀兵又來攻城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挺鎗勒馬大叫

曰請夏侯都督答話試令諸將掩卷稱之此夏侯惇與馬遜

等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我為都督而降

都督何肯前言妙林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前言

耶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欲脫身却將

我陷了明明當面說謊却使夏侯惇聞之又疑是孔明假作熱書以賺姜維也我今降蜀加為上

將安有還魏之理言訖驅兵打城至曉方退若待天明便認得是假姜

維原來夜間假粧姜維者乃孔明之計令部卒形貌相

似者假扮姜維攻城因火光之中不辨真偽此處方纔說明○水滸傳

食不敷姜維在城上見蜀軍大軍小輜搬運糧草入魏

延寨中去了維引三千兵出城逕來劫糧蜀兵盡棄了

糧車尋路而走乘一騎馬以賺之又棄無數糧車以賺之足見姜維身價之重姜維奪了糧

車欲要入城忽然一彪軍攔住為首蜀將張翼也二將

交鋒戰不數合王平引一軍又到兩下夾攻維力窮抵

敵不住奮路歸城城上早插蜀兵旗號原來已被魏延

襲了此番却著維殺條路奔天水城手下尚有十餘騎

又遇張苞殺了一陣維止剩得匹馬單鎗來到天水城

下叫門城上軍見是姜維慌報馬遵曰此是姜維來

賺我城門也令城上亂箭射下前把假姜維認作真姜維今

梁虔見了姜維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來賺我城池吾

已知汝降蜀矣遂亂箭射下梁虔一邊知道却用暗寫此省筆應姜維不能

分說仰天大歎兩眼淚流撥馬望長安而行走行不數里

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一聲喊起數千兵擁出為首
蜀將關興截住去路孔明用計不在孔明一邊寫去維人困
馬乏不能抵當勒回馬便走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
轉出一個小車抵得一大隊大兵其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乃
孔明也孔明喚姜維曰伯約此時何尚不降維尋思良
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只此
便生出後來孔明慌忙下車而迎執維手曰吾自出茅廬
以來遍求賢者欲傳授平生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
約吾願足矣此收拾英雄之法維大喜拜謝孔明遂同姜
維回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維曰天水城中尹
賞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一封射入城中使其內亂
城可得矣弄假孔明從之姜維寫了二封密書拴在箭

上縱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馬遵。遵大疑。與夏侯惇商議曰。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欲爲內應。都督宜早決之。楨曰。可殺二人。尹賞知此消息。乃謂梁緒曰。不知納城降蜀。以圖進用。又在姜維算中是夜夏侯楨數次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二人料知事急。遂披挂上馬。各執兵器。引本部軍大開城門。放蜀兵入。夏侯楨馬遵驚慌。引數百人出西門。棄城投羌中而去。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明問取上邽之計。梁緒曰。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願招來降。甚不費力孔明大喜。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孔明重加賞勞。就令梁緒爲天水太守。尹賞爲冀城令。梁虔爲上邽令。孔明分撥已畢。整兵進發。諸將問曰。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楨。孔明曰。吾放夏侯楨如放一鵝耳。輕今得伯約如一鳳也。鳳雛之後孔明自得三城之後。威聲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孔明整頓軍馬。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是出祁山兵臨渭水之西。細作報入洛陽。以下接過孔明再發魏國時魏主曹叡太和元年。升殿設朝。近臣奏曰。夏侯驃馬已失三郡。逃竄羌中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乞早發兵破敵。叡大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爲朕退蜀兵。

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所到必克。今陛下何不拜爲大都督。以退蜀兵。亦強夏侯叡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託孤與卿。今蜀兵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視乎。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老臣雖驢。願隨將軍。一往期至矣。此老死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推辭。但乞一人爲副。督賜節鉞。令郭淮爲副都督。王朗爲軍師。朗時年已七十六歲矣。老而不死是爲賊遣發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曹遵爲先鋒。又名盪寇將軍。朱讚爲副先鋒。當年十一月出師。魏主曹叡親自送出西門之外。方回。曹真領大將來到長安。過渭河之西。下寨。真與王朗郭淮共議退敵之策。朗曰。來日可嚴整隊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話管教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戰自退。疑老兒真在夢中可發一笑真大喜。是夜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平明務要隊伍整齊。人馬威儀。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當時使人先下戰書。次日兩軍相迎。列成陣勢。於祁山之

之三軍鼓角已罷。司徒王朗乘馬而出。上首乃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兩箇先鋒壓住陣角。探子馬出軍前。大叫曰：「請對陣。主將答話。」只見蜀兵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立馬於兩邊。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在魏兵眼中寫出漢軍容之盛。門旗影下。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車中。綸巾羽扇。素衣皂纓。飄然而出。孔明舉目見魏陣前。三箇麾蓋。旗上大書姓名。中央白髯老者。乃軍師司徒王朗。孔明暗忖曰：「王朗必下說詞。吾當隨機應之。」遂教推車出陣外。令護小校傳曰：「漢丞相與司徒會話。」只漢字可以應到王朗。司徒上削去魏字不字其。事魏也亦不加以漢字者。以不成其為漢臣也。王朗縱馬而出。孔明於車上拱手。朗在馬上欠身答禮。朗曰：「久聞公之大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與無名之兵。孔明曰：「吾奉詔討賊。何謂無名。」不出奉後主之詔。直奉先主直奉衣帶。朗曰：「天數有變。字來壓孔明。」神器更易而歸有詔之說也。朗曰：「天數有變。字來壓孔明。」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靈以來。黃巾倡亂。天下爭橫。卷中事。降至初平建安之歲。董卓造逆。應第九回。催汜繼唐。應十三回。袁術僭號於壽春。應十七回。袁紹稱雄於鄴土。應三十一回。劉表占據荊州。應三十九回。呂布虎吞徐郡。應十九回。盜賊蜂起。奸雄鷹揚。社稷有累卵之危。

生靈有倒懸之急。將羣雄總敘四句。我太祖武皇帝。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姓傾心。四方仰德。非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應七十八回以前事。我世祖文帝。神文聖武。以膺大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處中國以治萬邦。豈非天心人意乎。應九十一回以前事。稱一天。今公蘊大才。抱大器。自欲比於管樂。先將孔字。何乃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又將孔明一抑。但言逆天數。則可若云逆天理。則不可。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重天字上去。却天字。我大魏帶甲百萬。良將千員。量腐草之螢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不失封侯之位。國安民樂。豈不美哉。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為漢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論。豈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諸軍靜聽。要在眾人面前。昔桓靈之世。漢統凌替。宦官醜禍。國亂歲凶。四方擾攘。黃巾之後。董卓催汜等接踵而起。遷劫漢帝。殘暴生靈。略敘往時之亂。因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邱虛。蒼生塗炭。蜀蓋漢臣。暗切王朗。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

地不容天下之人頤食汝肉。方指名今幸天意不絕炎

漢。此以天理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與

師討賊。自後出師伐魏之意不也汝既為詔諛之臣只可潛

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折他天

數之。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

面目見二十四帝乎。又奉列聖之無以折老賊速退可叫反

臣與吾共決勝負主明聽罷氣滿胸堂大叫一聲撞死

於馬下。周瑜有三氣王朗只是一氣後人有詩讚孔明曰

兵馬出西秦 雄才敵萬人

輕搖三寸舌 罵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頓軍馬來日決

戰言訖回車於是兩軍皆退曹真將王朗屍首用棺木

盛貯送回長安去了。一箇軍師副都督郭淮曰諸葛亮

料吾軍中治喪今夜必來劫寨可分兵四路兩路兵從

山僻小路乘虛去劫蜀寨兩路兵伏於本寨外左右擊

之。策到敵人劫寨卻又去曹真大喜曰此計與吾相合遂傳

令喚曹遵朱讚兩箇先鋒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萬軍

抄出祁山之後但見蜀兵望吾寨而來汝可進兵去劫

蜀寨如蜀兵不動便撤兵回不可輕進。若及不劫我亦

人受計引兵而去真謂淮曰我兩箇各引一枝軍伏於

寨外寨中虛堆柴草只留數人如蜀兵到放火為號諸

將皆分左右各自準備去了卻說孔明歸帳先喚趙雲

魏延聽令孔明曰汝二人各引本部軍去劫魏寨魏延

進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喪劫寨他豈不隄防

延曰孔明笑曰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極妙彼必伏兵

在祁山之後待我兵過去却來襲我寨吾故令汝二人

引兵前去過山脚後路遠下營寨任魏兵來劫吾寨汝

看火起為號分兵兩路文長拒住山口子龍引兵殺回

必遇魏兵却放彼走回汝乘勢攻之彼必自相掩殺可

獲全勝。妙在原不教他劫寨二將引兵受計而去又喚關

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祁山要路放過

魏兵却從魏兵來路殺奔魏寨而去。這兩箇却是二人引

兵受計去了又令馬岱王平張翼張疑四將伏於寨外

四面迎擊魏兵孔明乃虛立寨柵居中堆起柴草以備

火號自引諸將退於寨後以觀動靜。既防他來劫寨又恐

却說魏先鋒曹遵朱讚黃昏離寨迤邐前進三更左側

遙望山前隱隱有軍行動曹遵自思曰郭都督真神機

妙算。且慢遂催兵急進到蜀寨時將及三更曹遵先殺

入寨却是空寨並無一人料知中計急撤兵回寨中火起朱讚兵到自相掩殺人馬大亂曹遵與朱讚交馬方知自相踐踏此是以魏急合兵時忽四面喊聲大震王平馬岱張嶷張翼殺到第三次分付曹朱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望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截住去路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第一次分付大叫曰賊將那裏去早早受死曹朱二人奪路而走忽喊聲又起魏延又引一彪軍殺到第一次分付曹朱二人又大敗奪路奔回本寨守寨軍士只道蜀兵來劫寨慌忙放起火來左邊曹真殺至右邊郭淮殺至自相掩殺又是以魏張苞大殺一陣第二次分付魏兵敗走十餘里魏將死者極多孔明全獲大勝方始收兵曹真郭淮收拾敗軍回寨商議曰今魏兵勢孤蜀兵勢大將何策以退之淮曰勝負乃兵家常事不足為憂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定然自走矣正是可憐魏將難成事欲向西方索救兵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有將計就計之孔明以破崔詒之計斯已奇矣又有將計就計之姜維以破孔明之計則更奇以假裝藉賺天水而姜維能料斯已奇矣

即以假姜維賺天水而姜維不能料則更奇夫以孔明之計而有破不及料之人則其人固孔明之所深愛也

維而詐稱姜維之有書是猶在人意想之中道一假姜維以招姜維而即稱夏侯楙之有書是則出人意想之外其變幻不測疑鬼神今日讀之者且為之迷心眩目况當日遇之者不俯首屈膝哉此卷有假姜維前乎此者有假張飛矣假張飛有二一則張飛所以賺嚴顏一則張飛所以賺張郃而假姜維不啻有二一則孔明所以因姜維試以西遊記擬之則前之假張飛是孫行者毫毛所變之假行者也後之假姜維是六耳獼猴所言之假行者也同一假而或自假之或不自假而他人假之然則三國之幻殆不減西遊云

姜維有母而孔明即以姜維之母牽制姜維亦猶徐庶有母而曹操即以徐庶之母牽制徐庶也然曹操假其母之書以招其子孔明則不必假其母之書以招其子所以然者欲其人之背順歸逆不得以母子之情奪其君臣之義若使其人之背逆助順則自有君臣之義正不專恃其母子之情耳且曹操之才不足以勝徐庶而孔明之才實足以服姜維庶不為擄屈而但為母屈維則不獨為母屈而直借孔明屈矣

人但知討賊者當誅其首而不知討賊者當先誅其從何也無賈充成濟則司馬氏父子不能肆其兇無華歆王朗則曹氏父子不能恣其惡故罵曹操而不罵華歆未足奪曹操之魄罵曹不曹微而不罵王朗未足奪曹不曹微之魂也罵曹操者有陳琳於曹不曹微之表詔矣有漢中王進位之疏矣獨於曹不而缺焉武侯雖有出師之表上告嗣君恨無討賊之文布告天下今觀罵王朗一篇即以此當罵曹不即以此當布告之文可耳

兵家之有劫寨題目舊矣獨至此卷而有翻陳出新者料彼不知我

劫而劫之不足奇。料彼知我劫而仍劫之。則奇矣。待彼來劫我而我往劫之不足奇。知彼待我之往劫而後來而我故賺其來則又奇矣。不但此也。以我劫秦之兵。載其歸秦之兵。又使彼歸秦之兵。即殺於防我劫秦之兵。其愈出愈幻。至於如此。每見他書所紀劫秦之事。不過殺入秦中。並無一人。情知中計。望後便走等語。耳。層層疊疊。數見不鮮。間有以舊題而作新文。若此卷之神妙者乎。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趁日擒孟達

却說郭淮謂曹真曰。西羌之人。自太祖時。年年入貢。文帝亦有恩惠加之。我等今可往據險阻。遣人從小路直入羌中求救。許以和親。羌人必起兵襲蜀之後。即曹路中之吾却以大兵擊之。首尾夾攻。豈不大勝。真從之。即遣人星夜馳書赴羌。却說西羌國王。徹里吉。自曹操時。年年入貢。手下有一文一武。文乃雅丹丞相。武乃越吉元帥。亦是董茶那阿會應等名色時魏使資金珠并書到國。先來見雅丹丞相。送了禮物。具言求救之意。雅丹引見國王。呈上書禮。依里吉覽了書。與衆商議。雅丹曰。我與魏國素相往來。今曹都督求救。且許和親。理合依允。是金帛說話徹里吉從其言。即命雅丹與越吉元帥起羌兵二十五萬。皆慣使弓弩。槍刀。蒺藜。飛鎗等器。又有戰車。用鐵葉裹釘裝載糧食軍器什物。或用駱駝。駕車。或用騾馬。駕車。

繡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二

第九十四回

號為鐵車兵。寫得羌兵可畏。以禮孔明之能。二人辭了國王。領兵直扣西平關。守關蜀將韓禎。急差人齎文報知孔明。孔明聞報。問衆將曰。誰敢去退羌兵。張苞關興應曰。某等願往。孔明曰。汝二人要去。奈路途不熟。遂喚馬岱曰。汝素知羌人之性。久居彼處。可作嚮導。用馬岱可謂最得其人便起精兵五萬。與興苞二人同往。興苞等引兵而去。行有數日。早遇羌兵。關興先引百餘騎登山坡看時。只見羌兵把鐵車首尾相連。隨處結寨。車上徧排兵器。就如城池一般。赤壁江中連舟易破。連車不易破。興睹之良久。無破敵之策。回寨與張苞馬岱商議。岱曰。且待來日見陣。觀看虛實。另作計議。馬超已死。馬岱亦無知之何。次早分兵三路。關興在中。張苞在左。馬岱在右。三路兵齊進。羌兵陣裏。越吉元帥手挽鐵鎗。腰懸寶雕弓。躍馬奮勇而出。關興招三路兵徑進。忽見羌兵分在兩邊。中央放出鐵車。如潮湧一般。其動也如水。其靜也如城。弩一齊驟發。蜀兵大敗。馬岱張苞兩軍先退。關興一軍被羌兵一裹。直圍入西北角子去了。興在垓心。左衝右突。不能得脫。與至此好。生着急。鐵車密圍。就如城池。蜀兵你我不能相顧。興望山谷中尋路而走。看看天晚。但見一簇皂旗。纓擁而來。一員羌將。手提鐵鎗。大叫曰。小將休走。

吾乃越吉元帥也。關興急走到前面，儘力縱馬加鞭，正遇斷澗。興至此好只得回馬來戰越吉。興終是膽寒，抵敵不住，望澗中而逃，被越吉趕到一鐵鏈打來，興急閃

過正中馬跨，那馬望澗中便倒，興落於水中。興至此又聽得一聲響處，背後越吉連人帶馬，半白地倒下水來。

興就水中掙起，看時只見岸上一員大將殺退羌兵。此時未便斬關興

得了越吉馬牽到岸上，整頓鞍轡，綽刀上馬，只見那員將尚在前面追殺羌兵。讀者至此必謂不興自思此人救

我性命，當與相見，遂拍馬趕來，看看至近，只見雲霧之中，隱隱有一大將，面如重棗，眉若臥蠶，綠袍金鎖，提青

龍刀，騎赤兔馬，手綽美髯，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蜀公又顧却是與大驚，忽見關公以手望東南指曰：吾兄可

速望此路去，吾當護汝歸寨。言訖不見。關興望東南急走，至半夜。前是黃昏，此是夜半忽一彪軍到，乃張苞也。問

興曰：你會見二伯父否？問得興曰：你何由知之？苞曰：我

披鐵軍軍，追急忽見伯父自空而下，驚退羌兵。關公止用盧寫指曰：汝從這條路去救我兒，因此引軍巡來尋

你，關興亦說前事，共相嗟異。二人同歸寨內，馬位接着。

對二人說：此軍無計可退，我守住寨柵，你二人去裏丞相用計破之。雖有關公神助，終賴諸葛奇謀。於是興苞二人星夜來見孔

明，備說此事。孔明隨命趙雲、魏延各引一軍埋伏去訖。然後點三萬軍，帶了姜維、張翼、關興、張苞，親自來到馬

岱寨中歇定。次日，上高阜處觀看，見鐵軍連絡不絕，人馬縱橫，往來馳驟。孔明曰：此不難破也。別人難他喚馬

岱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去了。妙在不乃喚姜維曰：伯約知破軍之法否？維曰：羌人恃一勇力，豈知妙計

乎？妙在不孔明笑曰：汝知吾心也。今形雲密布，朔風緊急，天將降雪，吾計可施矣。隱隱說出却便令關興、張苞二

人引兵埋伏去訖。又是兩令姜維領兵出戰，但有鐵軍兵來，退後便走。寨口虛立旌旗，不設軍馬，準備已定。是

時十二月終，果然天降大雪。姜維引軍出，越吉引鐵軍兵來，姜維即退走。羌兵趕到寨前，姜維從寨後而去。羌

兵直到寨外，觀看聽得寨內鼓琴之聲。當歌白雪之四壁皆空，豎旌旗，急回報越吉，越吉心疑，未敢輕進。雅丹丞

相曰：此諸葛亮詭計，虛設疑兵耳，可以攻之。越吉引兵至寨前，但見孔明攜琴上車。賦詩不能退敵，引數騎入

寨，望後而走。羌兵搶入寨柵，直趕過山口，見小車隱隱

轉入林中去了。以小軍引雅丹謂越吉曰：這等兵雖有

埋伏，不足為懼。遂引大兵追趕。又見姜維兵俱在雪

之中奔走。越吉大怒，催兵急追。山路被雪漫蓋，一望平

坦，相妙緊○此正趕之間，忽報蜀兵自山後而出。雅丹

曰：縱有些小伏兵，何足懼哉！只顧催趕兵馬，往前進發。

忽然一聲響，如山崩地陷，羌兵俱落於坑塹之中。所云

用計乃背後鐵車正行得緊，溜急難收，止併擁而來自

相踐踏。後兵急欲回時，左邊張苞，右邊關興，兩路衝出。

萬弩齊發，背後姜維、馬張翼三路兵，又殺到鐵車兵

大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中而逃。正逢關興交馬，只

一合，被舉刀大喝一聲，砍死於馬下。若在關公顯聖時

孔明之能矣雅丹丞相早被馬岱活捉，解投大寨來。羌兵

四散逃竄。孔明升帳，馬岱押過雅丹來。孔明叱武士去

其縛，賜酒壓壓，用好言撫慰。又用縱孟雅丹深感其德。

孔明曰：吾主乃大漢皇帝，今命吾討賊，爾如何反助逆

吾？今放汝回去，說與汝主，吾國與爾乃鄰邦，永結盟好。

勿聽反賊之言，遂將所獲羌兵及車馬器械盡結還雅

丹，俱放回國。衆皆拜謝而去。復反矣軍孔明引三連夜

投祁山大寨而來。命關興張苞引先行一軍，面差人齎

表奏報捷音，却說曹真連日望羌人消息，忽有伏路軍

來報，說蜀兵拔寨收拾起程。孔明用計却在郭淮大喜曰：

此因羌兵攻擊，故爾退去。遂分兩路追趕。前面蜀兵亂

走，魏兵隨後追襲。先鋒曹遵正趕之間，忽然鼓聲大震。

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魏延也。孔明使魏延埋大叫反

賊休走！曹遵大驚，拍馬交鋒，不三合，被魏延一刀斬於

馬下。副先鋒朱讚引兵追趕，忽然一彪軍閃出，為首大

將乃趙雲也。孔明使趙雲埋朱讚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

死。曹真郭淮見兩路先鋒有失，欲收兵回。背後喊聲大

震，鼓角齊鳴，關興張苞兩路兵殺出。與苞埋伏圍了曹

真。郭淮痛殺一陣，曹郭二人引敗兵衝路而脫。蜀兵全

勝，直追到渭水，奪了魏寨。曹真折了兩箇先鋒，哀傷不

已，只得寫本申朝，乞撥援兵。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

奏曰：大都督曹真數敗於蜀，折了兩箇先鋒，羌兵又折

了無數，其勢甚急。今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叡大驚，急

問退軍之策。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

人皆用命，方可退也。不然，長安有失，關中危矣。也得孔

明罵他一場。太傅鍾繇奏曰：凡為將者，知過於人，則能制人。孫

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量曹真雖久用兵，非諸葛

亮對手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可退蜀兵。未知聖意准否。自然引出 叡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早召來與朕分憂。鍾繇奏曰：向者諸葛亮欲興師犯境，但懼此人故散流言使陛下疑而去之。前疑吳蜀反間今專指蜀人 方敢長驅大進。今若復用之，則亮自退矣。叡問何人。繇曰：驃騎大將軍司馬懿也。鄭水 說出。叡歎曰：此事朕亦悔之。今仲達現在何處？繇曰：近聞仲達在宛城間任。叡即降詔遣使持節復司馬懿官職，加爲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長安。叡御駕親征，令司馬懿越日到彼聚會，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以下接過魏國再叙孔明 却說孔明自出師以來，累獲全勝，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衆議事，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孔明，只道東吳犯境，心甚驚疑。有此一句反 喚入帳中，問之。豐曰：特來報喜。孔明曰：有何喜？豐曰：昔日孟達降魏，乃不得已也。彼時曹丕要其才，時以駿馬金珠賜之，會同蓋出入封爲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鎮守上庸金城等處，委以西南之任。曹丕恩過孟達却於此處補出 自不死後，曹叡即位，朝中多人嫉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謂諸將曰：吾本蜀將，勢逼於此，今累差心腹人持書來見家父，教早晚代稟丞相。前者五路

下川之時，曾有此意。又將前事補照一句 今在新城，聽知丞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軍馬，就彼舉事，選取洛陽丞相，取長安、兩京、大定矣。此事若成豈不大妙 今某引來人并累次書信呈上。孔明大喜，厚賞李豐等，忽細作人報說魏主曹叡一面駕幸長安，一面詔司馬懿復職，加爲平西都督，起本處之兵。於長安聚會孔明、大驚。一驚之後忽有 參軍馬謖曰：量曹叡何足道？若來長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訝？孔明曰：吾豈懼曹叡耶？所慮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遇司馬懿，事必敗矣。達非司馬懿對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得也。下文之事早於孔明口中說出 馬謖曰：何不急修書令孟達隄防？孔明從之，即修書令人星夜回報孟達，却說孟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一日心腹人到來，孔明回書呈上。孟達拆封視之，書略曰：

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喜慰。若成大事，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臣也。然極宜謹密，不可輕易託人，慎之戒之。近聞曹叡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管轄之下無此奇驗 須萬全隄備，勿視爲等閒也。

孟達覽畢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可知矣乃具回誓令心腹人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上回書孔明拆封視之書略曰

適承鈞教安敢少怠竊爲司馬懿之事不必懼也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約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表奏魏主往復一月間事達城池已固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司馬懿即來達何懼哉丞相寬懷惟聽捷報

孔明看畢擲書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無此奇驗馬謖問曰丞相何謂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豈容料在一月之期曹叡既委任司馬懿達寇即除何待奏聞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英雄所見略同衆將皆服孔明急令人回報曰若未舉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則必敗又早申之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却說司馬懿在宛城聞住聞知魏兵果敗於西蜀乃仰天長歎此老心碎懿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曉兵書此處忽寫二子爲晉滅魏張本當日侍立於側見懿長歎乃問曰父親何爲長歎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非

續後三國志演義 卷十二 第九十四回

歎魏主不用乎司馬昭笑曰早晚必來宣召父親也更英言未已忽報天使持節至懿聽詔畢遂調宛城諸路

軍馬忽又報金城太守申儀家人有機密事求見懿喚入密室問之其人細說孟達欲反之事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并達外甥鄧賢隨狀出首方知不可容易說人之言司馬懿聽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諸葛亮兵在祁山殺得內外人皆膽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且夕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破矣此時司馬懿原是魏之功

臣此賊必通謀諸葛亮吾先擒之諸葛亮定然寒心自退兵也長子司馬師曰父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懿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間事無及矣與孔明之言不謀而合即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要行兩日之路如遲立斬一面令參軍梁畿齎檄星夜去新城教孟達等準備征進使其不疑更是周密梁畿先行懿在後發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說天子駕到長安親拒蜀兵問都督何往懿答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之耳密仲達機密之至晃曰某願爲先鋒懿大喜合兵一處徐晃爲前部懿在中軍二子押後又行了二日前軍暗馬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司馬懿懿曰吾

不殺汝。汝從頭細說。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

一告評。懿看了孔明回書大驚曰。世間能者所見皆

同。兩能相遇吾機先被孔明識破。幸得天子有福。獲此

消息。孟達今無能為矣。遂是夜催車前行。却說孟達在

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旬日舉行。耽

儀二人伴許之。每日訓練軍馬。只待魏兵到。便為內應。

却對孟達說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

之不疑。寫孟達疎忽報參軍梁畿來到。孟達迎入城中。

畿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起諸路軍

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達問曰。都督

何日起程。畿曰。此時纔離宛城。望長安去了。誰知不向長

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程畿。送出城外。即

報申耽申儀知道。明日舉事。換上大漢旗號。發諸路軍

馬。逕取洛陽。寫孟達直忽報城外塵土沖天。不知何處

兵來。孟達登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着右將軍徐晃旗

號。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扯起吊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

住。直來到壕邊高叫曰。孟達反賊。早受投降。達大怒。急

開弓射之。正中徐晃頭額。魏將救去。城上亂箭射下。魏

兵方退。孟達恰待開門追趕。四面征旗蔽日。司馬懿兵

到。懿真可達仰天長歎曰。果不出孔明所料也。嘆矣於是

閉門堅守。却說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眾軍救到寨中。

取了箭頭。令醫調治。當晚身死。時年五十九歲。可謂為關

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次日孟達登城遍視。只

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達行坐不安。驚疑未定。忽

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上大書申耽申儀孟達只道是

救軍到。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寫孟達愚耽儀大

叫曰。反賊休走。早早受死。達見事變。撥馬望城中便走。

城上亂箭射下。李輔鄧賢二人在城上大罵曰。吾等已

獻了城也。達奪路而走。申耽趕來。達人困馬乏。措手不及。

及被申耽一槍刺於馬下。可謂害劉梟其首級。餘軍皆

降。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撫民勞軍。已

畢。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叅。叅大喜。教將孟達首級去洛

陽城市示衆。加申耽申儀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進。命李

輔鄧賢守新城。上庸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

寨。懿入城來見魏主。叅大喜曰。朕一時不明。誤中反間

之計。悔之無及。今達造反。非卿等制之。兩京休矣。魏知

司馬兩京懿不姓曹。懿奏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

往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星夜而去。若待奏聞。則中諸葛

亮之計也。信司馬懿口中將孔明所料明白言罷。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觀看畢大喜曰。卿之學識過於孫吳矣。賜金鉞斧一對。後遇機密重事。不必奏聞。便宜行事。機密不必奏聞。司馬氏謹來亦。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懿奏曰。臣舉一大將。可爲先鋒。曰。卿舉何人。懿曰。右將軍張郃可當此任。張郃徐晃已死。關張郃尚存。郃笑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張郃爲前部先鋒。隨司馬懿離長安來破蜀兵。正是既有謀臣能用智。又求猛將助施威。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讀三國者。讀至此卷。而知文之彼此相伏。前後相因。殆合十數卷而只如一篇。只如一句也。其相反而相因者。有助漢之沙摩柯。乃有抗漢之孟獲。其不相反而相因者。有借光兵之曹丕。乃有借光兵之曹真。其相類而相因者。有馬超在而即去之柯比能。乃有馬超死而忽來之撒里吉。其不相類而相因者。有六綫而不服之蠻王。乃有一綫而即服之雅丹。丞相至於孟達致書於李嚴。早有李嚴致書於孟達。以爲之伏筆矣。申儀助司馬而殺孟達。早有孟達之約申儀。而背劉封以爲之伏筆矣。文如常山率然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豈非結構之至妙者哉。此卷之內。忽有一關公之神突。如其來倏然而往。一救關興。再救張苞。可謂英雄之極矣。然越吉元帥之頭。何不即取之。以雲中顯聖之偃月刀。而必待孔明之用計。而後斬之乎。曰。三國一書。所以紀人事。非以紀鬼神。惟有一番誇讚。一番誘敵。乃見相臣之勞心。諸將之用

命不似西遊水滸等書。原非正史。可以任意結構也。平蠻之後。又有平羌藤甲之極。又有鐵車一則。在於未伐魏之始。一則。則問於既伐魏之中。一則。炎天。一則。雪地。一則。出其全力。持之曠日。一則。施以小計。定之終朝。或詳或略。或長或短。事不雷同。文不合掌。如此妙事。如此妙文。真他書之所未有。

司馬懿不用則孟達不死。孟達不死則兩京可圖。則曹氏可滅。曹氏之不滅。誠以爲司馬懿之功也。然而救魏之事。卽爲魏之階級。之。以懿拒演。猶之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耳此卷於司馬懿復起復之初。便敘師昭二子之英英。蓋非魏之亡於此救。而正魏之亡於此兆云。

蜀事之壞。一壞於失荊州。再壞於失上庸也。荊州不失。則可由荊州以定襄樊。上庸不失。則可由上庸以取宛洛。而原其所以失。則有故焉。當關公離荊州以伐魏之時。便別以上將以守荊州。則荊州可以不失。當孟達棄上庸而奔魏之時。更遣一上將以守上庸。則上庸可以不失。而先主不慮之孔明。亦不慮之則。皆天也。非人也。其所以失而不復者。又有故焉。當先主大戰猇亭之初。孫權願獻荊州。而先主之不拒。則荊州雖失。而可復。當孔明初出祁山之時。孟達欲獻上庸。而司馬懿未之知。則上庸雖失。而可復。而先主必拒之。司馬懿必知之。則又天也。非人也。天不祚漢。亦何容於先主。亦何容於孟達。耶。孟達不足容。而孟達之不知人。則可容也。於諸葛亮之小心。不之信。於申儀申耽。則信之矣。於司馬懿之機警。不之信。於李輔。鄧質。則信之矣。不能料申儀申耽。而何能料司馬懿。不能識李輔鄧質。而何能識諸葛亮。蓋惟諸葛亮能知司馬懿。亦惟司馬懿能知諸葛亮耳。

第九十五回

馬侯揮琴退仲達

却說魏主曹叅令張郃爲先鋒。與司馬懿一同征進。一

面令辛毗孫禮二人領兵五萬往助曹真。二人奉詔而去。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魏延之計早為司馬懿所料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孔明不用魏延之計，今必出軍斜谷來取郿城，若取郿城，必分兵兩路，一軍取箕谷矣。因郿山靠出郿城一路，因吾已發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來，不可出戰。此一路令孫禮辛毗截住箕谷道口。若兵來，則出奇兵擊之。此一路是戰，以上曹真一校兵孫禮辛毗郿曰：今將軍富於何處進兵？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前算出兩路，今諸葛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進吾與汝逕取街亭。重在一路望陽平關不遠矣。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絕其糧道，則關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動，吾提兵於小路擊之，可得全勝。料孔明必出若不歸時，吾却將諸處小路盡皆壘斷，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蜀兵皆餓死矣。亮必被吾擒矣。料孔明必不出於此此是反說。張郃大悟，奔伏於地曰：都督神算也。懿曰：雖然如此，諸葛亮不比孟達將軍為先鋒，不可輕進。當

傳與諸將，循山西路遠，遠哨探如無伏兵，方可前進。若是怠忽，必中諸葛亮之計。對亦以小心張郃受計引軍而行，却說孔明在郿山寨中，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急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鄧賢為內應，孟達被亂軍所殺。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拒我師也。不煩孔明大驚曰：孟達作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咽喉之路，司馬懿之計已在便問誰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略，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依所以馬謖欲屯兵山上也謖曰：某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在此豈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十分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叅親來，有何懼哉。此句便差曹叅不足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謖曰：願立軍令狀。孔明從之，謖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即喚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特以

此重任相託汝可小心謹慎。此地下寨必當要道之處。正與馬謖山使賊兵急切不能偷過。安營既畢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本來看。十分仔細凡事商議停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十分叮囑二人拜辭引兵而去。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防。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上有一城名曰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紮寨。與汝一萬兵去此屯城，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十分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張郃對手，必得一員大將屯兵於街亭之右方可防之。十分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到街亭。某為前部，理合當先破敵，何故置某於安閒之地？孔明曰：前鋒破敵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應街亭，當陽平關衝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為安閒乎？汝勿以等閒視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十分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纔心安，乃喚趙雲、鄧芝分付曰：今司馬懿出兵，與往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以為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司馬懿所算孔明亦算。吾自統大軍，由斜谷迤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街亭是箕道後路，郿城是箕道前路。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

先鋒，兵出斜谷，却說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孔明一團正經却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此孔明所謂要道是也却令軍士伐木為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縱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後文之事先在王平口中道破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憑高視下，勢如劈竹。泥成法者不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會說大話的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王平會看風水賽過今日，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軍士不戰自亂矣。後文又在王平口中道破謖曰：汝真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蜀兵豈不死戰以一可以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諸事尚問於我，汝奈何相阻耶？馬謖只記得許多兵書，却是見得少也。平曰：若參軍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與我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為犄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相應。馬謖不聽，王平是大話，馬謖不從，忽然山中居民成羣結隊，王平不聽馬謖是小心。

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已到。王平欲辭去。馬謖曰：「汝今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千若多與之，猶不至於敗。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具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照應上文却說司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若街亭有兵守禦，即當按兵不行。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回見父曰：「街亭有兵守把，懿歎曰：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墮志氣耶？男料街亭易取。」前寫司馬懿此處懿問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男親自哨見，當道並無寨柵，軍皆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見魏高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又寫司馬懿遂更換衣服，引百餘騎親自來看。是夜天晴月朗，開筆直至山下，周圍巡哨了一遍，方回。馬謖在山上見之大笑曰：「彼若有命，不來圍山。」你若命，不屯在山傳令與諸將偷兵來，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動，即四面皆下。一面寫司馬懿在山上探看一面寫馬謖在山上傳令夾寫得妙却說司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回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虛名是平日聞來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誤事？又問街亭左右，別有軍否？探馬報曰：

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乃命張郃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懿亦十又令申耽申儀引兩路軍圍山，先斷了汲水道。果應王待蜀兵自亂，然後乘勢擊之。當夜調度已定。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把山四面圍定。竟來圍山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盡皆喪胆，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紅旗不懿大怒，自殺二將，眾軍驚懼，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退上山去。謖曰：從之死地而後生，今則置之死地而竟死矣。馬謖見事不諧，教軍緊守寨門，只等外應。因守窮山以待外應，豈亦兵書中有此策耶？却說王平見魏兵到，引軍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只得退去。更無外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曠到半夜時分，口枯舌乾山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馬謖禁止不住。何法在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既絕之以水山上蜀兵愈亂。馬謖料守不住，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壞了街亭，失了好箇寨司馬懿放條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追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張郃，視之乃魏延。

也。孔明用魏延本爲守街。李誰知却是救馬認。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

延驅兵趕來復奪街亭。至此爲孔趕到五十餘里。一聲

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却抄在

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只在一處。

魏延左衝右突。不得脫身。折兵大半。至此又爲孔明一歎。正危急。

間忽一彪軍殺入。乃王平也。孔明用王平本爲守街。延大喜。

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

方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申耽申儀。從營

中殺出。王平魏延。逕奔列柳城。來投高翔。此時高翔聞

知街亭有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接應。接符甚緊。正遇延

平二人。訴說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

亭。當時二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三人商議。推司馬懿所料。待天色

將晚。分兵三路。魏延引兵先進。逕到街亭。不見一人。此是

司馬懿用計却在魏延一邊爲出。心中大疑。未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

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正沒理會。

却不見王平兵到。虧得他還未到。忽然一聲礮響。火光冲天。鼓

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垓心。二人往來衝

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

是王平。救了高魏二人。此王平第二次救魏延。逕奔列柳城來。比及

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郭

淮字樣。元來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

分兵來取街亭。聞知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逕

襲列柳城。此是魏現成。正遇三將。大殺一陣。蜀兵傷者極多。

魏延恐陽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來。却說

郭淮收了軍馬。乃謂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却取了列

柳城。亦是大功。且慢算着這有手長的。引兵逕到城下。叫門。只見城

上一聲礮響。旗幟皆豎。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

司馬懿。懿揮起懸空板。偷定護心木欄。大笑曰。郭伯

濟來何遲也。本是郭淮要趁現成。又被司馬懿趁去了妙甚。淮大驚曰。仲達神機。吾

不及也。遂入城相見。已畢。懿曰。今街亭已失。諸葛亮必

走。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

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勝。故來取此城池。吾

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

輩。必先去據陽平關。魏延等三人商議。不出司馬懿所料。吾若去取此關。

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司馬懿算計却破魏延等所料。兵法云。歸

師勿掩窮寇。莫追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此是諸葛守

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

截住。蜀兵輜重。可盡得也。慢着且保守了。張郃受計引兵

去了一半。懿下令盡取斜谷。由西城而進。西城雖山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復矣。又算出一箇緊要處於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以上按下司馬懿却說孔明令馬謖等守街亭。去明猶豫不定。忽報王平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拆開視之。拍案大驚曰：馬謖無知坑陷吾軍矣。與見本時一樣吃驚左右問曰：丞相何故失驚？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却要路。占山為寨。偷魏兵大至。四面圍合。斷汲水。水道不須二日。軍自亂矣。先生如見若街亭有失。吾等安歸？長史楊儀進曰：某雖不才。願替馬幼常回。楊儀於此處出現孔明將安營之法。一分付與楊儀。正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歎曰：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孟達之失孔明有知人之明。馬謖之敗孔明自引不知人之過。急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擊。只鼓噪呐喊為疑兵。驚之。彼當自走。亦不可追。讀者必謂此番之戰只有來追孔明之魏兵。矣。不知却反是孔明說走了魏兵。真正神妙。待軍退盡。便投陽平關去。先是兩箇領兵去了。又令張翼先引軍去修理劍閣。以備歸路。又是一個引兵去了。又密傳號令。教大軍暗暗收拾。

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於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是兩個領兵去了。又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是襄陽又遣心腹人到冀縣。搬取姜維老母送入漢中。是周郎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縣搬運糧草。只剩孔然十餘次飛馬報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以二千五百人當十五萬之衆。看先生如何布置。衆官聽得這箇消息。盡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冲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孔明傳令。教將旌旗盡皆藏匿。奇絕諸軍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奇絕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洒掃街道。奇絕二千五百人當不得十五萬之衆。奇絕十人却反當得十五萬之衆。妙妙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自有計。將用何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凭欄而坐。焚香操琴。奇絕絕妙絕補出聲。在城中見矣。却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不惟仲達不信。至今我亦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

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麈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洒掃。傍

若無人。懿看畢。大疑。作怪。疑不獨仲達。大疑至今我亦大疑。便到中軍。教後

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妙。妙仲達反說走了。次子

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

兵。司馬昭勝是其父。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會弄險。今大開城門。

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宜速退。正以平日

情之故。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

而笑。眾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

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

此規模。疑有伏兵。所以退去。知彼之能知。已出於彼所不及。知之外。以善全夫。已真正神妙。

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北日之險。此人在彼等候。已不自

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輿苞二人在彼等候。不惟自

去。倒這要眾皆驚服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某等之見

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

走。必不能遠。適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走則不能走。不走則能走。後人

有詩讚曰。
瑤琴三尺勝雄帥。諸葛西城退敵時。

蕭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二 第九十五回

十五萬人回馬處。士人指點到今疑。

言訖。拍掌大笑曰。吾若為司馬懿。必不便退也。使仲達

將何。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隨軍入漢中。司馬懿必將復

來。只疑得他一時。料他必然省覺。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安

定南安三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却說司馬懿望武功

山小路而來。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鼓聲震地。繼開琴

鼓認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之計矣。恐又聽

諸葛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衛使虎

翼將軍張苞。只在旗鼓上。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

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書

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亦只在旗鼓上。寫得聲勢。山谷應聲。不知蜀

兵多少。更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

欲奪蜀兵輜重。反自棄其輜重。輿苞二人皆違將令。不敢追襲。多得軍器

糧草。而歸。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

回街亭。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急引兵追趕。山背後

一聲喊響。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為首大將乃是姜維。馬

岱。二將將出鼓。法與前變。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

斬。真引兵鼠竄而還。司馬懿尚不能趕。曹真又何能為。蜀兵連夜皆奔回

漢中。却說趙雲鄧芝伏兵於箕谷道中。聞孔明傳令回

軍雲謂之曰。魏軍知吾兵退。不然來追。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却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亦步步自有護送也。寫趙雲是精神却說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喚先鋒蘇顥分付曰。蜀將趙雲英勇無敵。汝可小心隄防。彼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顥欣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馬謖只為說大話壞了事。今又是一個說大話的。遂引前部三千兵奔入箕谷。看看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趙雲。不知旗下却是郭芝。蘇顥急收兵退走。好個說大話的。見了假的便說一跳。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撞出。為首大將挺鎗躍馬大喝曰。汝識趙子龍否。蘇顥大驚曰。如何這裏又有趙雲。身法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死於馬下。的看樣。餘馬潰散。雲迤邐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萬政也。雲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鎗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已去三十餘里。到底彈身是膽。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雲等得天色黃昏。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因此不敢近前。准傳令教軍急趕。政令數百騎壯士趕來。勉強生活。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長坂坡之先聲至此猶烈。萬政勉強來敵。被雲一箭射中。

盛纓驚跌於澗中。雲以鎗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起來。妙在不殺他。寄信去嚇郭淮。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車仗。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為己功。聊為列柳。城邊羞。却說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箇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關興張苞。只各有三千軍。轉出吶喊。鼓譟驚追。又無別軍。並不敵。斷殺。懿悔之無及。仰天歎曰。吾不如孔明也。只好去欺騙曹真。遂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還長安。朝見魏主。報曰。今日復將隴西諸郡皆卿之功也。懿奏曰。今蜀兵皆在漢中。未盡剿滅。臣乞大兵併力收川。以報陛下。觀大喜。令懿即便興兵。忽班內一人出奏曰。臣有一計。足可定蜀降吳。正是蜀中將相方歸國。魏地君臣又逞謀。未知獻計者是誰。日看下文分解。

前卷方寫孟達不聽孔明之言而失上庸。此卷便接寫馬謖不聽孔明之言而失街亭。上庸失而孔明無進取之望。街亭失而魏使孔明無退足之處。矣。何也。無街亭則陽平關危。陽平關危則不惟進無所得。而且退有所失也。未夫者。且憂其失而既得者。安能保其得於。是南安不特不棄。安定不特不捐。天水不特不委。箕谷之兵不特不

撤西城之輪不得不收盜令向之將夏侯惇殺楊陵取上邳裴
襲縣置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鳥有悲夫

兵家勝敗之故有異而同者有同而異者徐晃拒于平之謀而背水
以爲陣馬謖拒于平之謀而依山以爲營水與山異而必敗之勢則

同也黃忠屯兵於山而能斬夏侯淵馬謖屯兵於山而不能退司馬
懿山與山同而一敗一勝之勢則異也馬謖之所以敗者因魏記兵

法之成諒於胸中不過曰置之死地而後生耳不過曰憑高視下勢
如劈竹耳孰知坐論則是起行則非續書雖多致用則誤豈不重可

欺哉故善用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以書
請守街亭之馬謖即獻計平燈之馬謖也又即反問司馬懿之馬謖
也何以前則智而後則愚曰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試以前二事

論之其策南人則其言有效其策司馬則其言始效而不終效豈非
天方授魏天方啓晉而人實不能與天爭乎故知一不盡效之

故而街亭之失不必爲馬謖咎更不必爲用馬謖者咎
此卷乃司馬懿初與孔明對壘之時也而孔明則欲以不戰而勝其守郿城

不戰夏侯惇曹真皆以戰而敗司馬懿則欲以不戰而勝其守郿城
箕谷者所以退孔明之前而使不得進也其取街亭柳城者所以
殺孔明之後而使不得退也使不得退而懿於是乎可以不戰
矣非不欲戰實不敢戰畏蜀如虎蓋自此H而已然云
唯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膽事魏延欲出子午谷
而孔明以爲危計是小心者唯孔明也坐守空城只以二十軍士掃
門而退司馬懿十五萬之衆是大膽者亦唯孔明也孔明若非小心
於平日必不敢大膽於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於一時正爲信其小
心於平日耳
爲將之道不獨進兵難退兵亦難能進兵是十本本事能退兵亦是

續東三國志演義 卷十二 第九十六回

十分本事當不得不退之時而又當必不可退之勢進將被擒退亦
受執於此而權略不足以濟之欲全師而退難矣試觀孔明焚香操
琴以不爲退子龍設伏斬將又能以退爲進蜀中有如此之相如
此之將而卒不能克復中原嗚呼此天不祚漢耳豈職之罪哉
自九十二卷至此敘武侯第一次伐魏之事而始之以趙雲終之以
趙雲者銜銜陷陣唯子龍爲功也班師整旅亦唯子龍爲功首也
以連斬五將始以殺一將釋一將終之英雄如昨漢水之膽
智猶新務自伸其討魏報漢之志真不愧先主之舊臣矣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勃斷髮賺曹休

却說獻計者乃尙書孫資也曹叡問曰卿有何妙計資
奏曰昔太祖武皇帝收張魯時危而後濟常對羣臣曰
南鄭之地眞爲天嶽天嶽二字亦奇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
非用武之地補六十七卷今若盡起天下之兵伐蜀則東

吳又將入寇不如以現在之兵分命大將據守險要養
精蓄銳不過數年中國日盛吳蜀二國不自相殘害那
時圖之豈非勝算乞陛下裁之持地畫策不過叡乃問司

馬懿曰此論若何懿奏曰孫尙書所言極當叡從之命
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大賞三軍
駕回洛陽按下魏國再敘孔明却說孔明回到漢中計點軍士只

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
二人正欲起身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曾折一人一

五一

騎輜軍等器亦無遺失。此番一出便斯五將可謂全始全終孔明大喜親引

諸將出迎趙雲慌忙下馬伏地曰敗軍之將何勞丞相

遠接孔明急扶起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

此。此是有本事人更不瞞着短處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

何也鄧芝告曰某引兵先行子龍獨自斷後斬將立功

敵人驚怕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孔明曰真將軍也

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而

整旅更難於勝而班師可謂賞之不謬雲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

罪若反受賞乃丞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候今冬賜

與諸軍未遲。與諫先主分賞意同孔明歎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

之德今果如此。子龍亦思先帝乃倍加欽敬忽報馬謖王平

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吾令汝同馬

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致使失事乎曰某再三相勸要

在當道築土城安營把守參軍大怒不從某因此自引

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某引

兵衝殺十餘次。十餘次在此補出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

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文長求救半途又被魏兵

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

及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

克復街亭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

此句亦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即殺人重圍救

出二將就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却陽平關因此急

來回守非某之不諫也。將上項事訴說一遍凡戰之未詳者皆於王平口中補出丞相不

信可問各部將校孔明囑退又喚馬謖入帳謖自縛跪

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法。說笑

是可惜吾累次丁甯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

領此重任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

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西城之役連孔明亦幾乎送在他手中若不

律何以服衆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後汝之家小

吾按月給與祿糧汝不必挂心。此是法外之恩叱左右推出斬

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丞相為父某之死罪實

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某雖死亦無恨

於九泉言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同兄弟。謖曰兄弟情好如此而終不免一死可見軍法之嚴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囑左

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將斬參軍蔣琬由城牆至見

武士欲斬馬謖大驚高叫留人入見孔明曰昔楚殺得

臣而文公喜。引一春秋故事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

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

者用法明也。亦引一秦秋故事今四方分爭，兵交方始，若復廢

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

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

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為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

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十五卷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

因此痛哭耳。前實題雲口口念着先帝今大小將士無不流

涕。馬謖亡年二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後人有

詩曰：

失守街亭罪不輕，堪嗟馬謖枉談兵。

轅門斬首嚴軍法，拭淚猶思先帝明。

却說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遍示各營，已畢，用線縫在

屍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將讓家小加意撫恤。按

月，給與祿米。後遺法於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

後主，請自貶丞相之職。光明正大無一毫拖飾之意琬回成都，入見後

主，進上孔明表章。後主拆視之曰：

臣本庸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勵三軍，不能訓章

明法，臨事而懼，王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

咎皆在臣。臣明不知入慮事多闕。不像曹操不肯認差春秋責

備罪何所逃，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臣不勝慚愧，俯

伏待命。

後主覽畢，曰：「勝負兵家常事，丞相何出此言？」侍中費禕

奏曰：「臣聞治國者必以奉法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

丞相敗績自行貶降，正其宜也。丞相參軍天子貶丞相法也後主從

之，乃詔貶孔明為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就

命費禕齎詔到漢中，孔明受詔，降詔，禕恐孔明羞赧，

乃賀曰：「蜀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縣深以為喜。」背說正言當面

世事此等人今日最多孔明變色曰：「是何言也？得而復失，與不得同，

公以此賀我，實足使我愧赧耳。」取三郡不自功禕又曰：「近聞丞

相得姜維，天子甚喜。孔明怒曰：「兵敗師還，不曾奪得寸

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維於魏，何損？」收姜維亦不自功禕

又曰：「丞相現統雄師數十萬，可再伐魏乎？」孔明曰：「昔大

軍屯於祁山箕谷之時，我兵多於賊兵，而不能破賊，反

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將耳。今欲滅兵省

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如其不然，兵雖多何

用？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

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翹足而待矣。」諫戒而人費禕

諸將皆服其論。費禕回成都，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

兵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積糧草。預備戰役。以為後圖。細作探知。報入洛陽。按過孔明再叙魏國魏主曹叅聞知。即

召司馬懿商議。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

亢炎。蜀兵必不出。若我輩深入其地。彼守其險要。急切難下。只肯為逐蜀之兵。不敢為攻蜀之兵。叅曰。偷蜀兵再來入寇。如之奈何。

懿曰。臣已算定。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之計。

臣舉一人往陳倉道口。築城守禦。萬無一失。此人身長

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謀略。若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當

之。又引出一個人來。叅大喜。問曰。此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

郝。名昭。字伯道。現為雜霸將軍。鎮守何西。前燕一張郃。今又薦一郝昭。孔明攻陳倉伏。

遣使持詔去訖。忽報揚州司馬大都督曹休上表

說東吳鄱陽太守周魴。願以郡來降。密遣人陳言七事。

說東吳可破。乞早發兵取之。叅就御床上展開。與司馬

懿同觀。懿奏曰。此言極有理。吳當滅矣。亦病不著。司馬懿此時臣願

引一軍往助曹休。忽班中一人進曰。吳人之言反覆不

一。未可深信。周魴智謀之士。必不肯降。此特誘兵之詭

計也。此人見識。勝吳仲達。衆視之。乃建威將軍賈逵也。懿曰。此言

亦不可不聽。機會亦不可錯失。兩可之論。魏主曰。仲達可與

賈逵同助曹休。二人領命去訖。於是曹休引大軍逕取

皖城。賈逵引前軍將滿寵東皖太守胡質逕取陽城。直

向東關。司馬懿引本部軍逕取江陵。按此魏國再叙東吳却說吳

主孫權在武昌東關。會多官商議曰。今有鄱陽太守周

魴密表。奏稱魏揚州都督曹休。有人寇之意。今魴詐施

詭計。暗陳七事。引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擒之。至此方知仲達之見不如賈逵今魏兵分三路而來。諸卿有何高見。願進

曰。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權大喜。乃召陸遜封

為輔國大將軍。平北都元帥。統御林大兵。攝行王事。授

以白旄黃鉞。文武百官。皆聽約束。權親自與遜執鞭。此陸遜權榮之極孫領命謝恩畢。乃保二人為左右都督。分兵以

迎三道。權問何人。遜曰。奮威將軍朱桓。綏南將軍全琮。

二人可為輔佐。權從之。即命朱桓為左都督。全琮為右

都督。於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衆七十

餘萬。令朱桓在左。全琮在右。遜自居中。三路進兵。此三路

朱桓獻策曰。曹休以親見任。非智勇之將也。今聽周魴

誘言。深入重地。元帥以兵擊之。曹休必敗。敗後必走兩

條路。左乃夾石。右乃桂車。此二條路皆山僻小徑。最為

險峻。某願與全子璜各引一軍。伏於山險。先以柴木大

石塞斷其路。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長驅直進，唾手而得壽春，以窺許洛。此萬世一時也。說得高興可遜曰：此非善策。吾自有妙用。於是朱桓懷不平而退。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以敵司馬懿。諸路俱各調撥停當。却說曹休兵臨皖城。照魴來迎。遜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為有理。奏聞天子，故起大軍三路進發。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有人言足下多謀誠恐所言不實。吾料足下必不欺我。周魴大哭。得此一急掣從人所佩劍欲自刎。今之以死祥人者。大都欲學周魴。休急止之。魴仗劍而言曰：吾所陳七事，恨不能吐出心肝。今反生疑，必有吳人使反間之計也。若聽其言，吾必死矣。吾之忠心，惟天可表。言訖，又欲自刎。越發越像勸愈。力則裝愈甚。曹休大驚，慌忙抱住曰：吾戲言爾，足下何故如此？魴乃用劍割髮擲於地曰：吾以忠心想公公，以吾為戲。吾割父母所遺之髮以表此心。肉難以斷，髮不痛而苦肉則痛也。然亦視所賺之人何如耳。曹休不消痛得。曹休乃深信之，設宴相待。席罷，周魴辭去。忽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休令人問曰：汝此來何為？逵曰：某料東吳之兵必盡屯於皖城，都督不可輕進。待某兩下夾攻，賊兵可破矣。休怒曰：汝欲奪吾功耶？

癡人 逵曰：又聞周魴截髮為誓，此乃詐也。昔要離斷臂，刺殺慶忌，未可深信。中故事。亦引一吳。 休大怒曰：吾正欲進兵，汝何出此言以慢軍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若髮可當頭何亦斷其髮以 示眾將告曰：未及進兵，先斬大將於軍不利。且乞暫寬。休從之。將賈逵兵留在寨中調用。自引一軍來取東關。時周魴聽知賈逵削去兵權，暗喜曰：曹休若用賈逵之言，則東吳敗矣。若如此自做了一個光頭。 今天使我成功也。即遣人密到皖城，報知陸遜。遜喚諸將聽令曰：前面石亭，雖是山路，足可埋伏。早先去古石亭關處布成陣勢，以待魏軍。遂令徐盛為先鋒，引其前進。却說曹休命周魴引兵前進。正行間，休問曰：前至何處？魴曰：前面石亭也。堪以屯兵。休從之。遂率大軍併車仗等器，盡赴石亭駐筭。騙王 次日，哨馬報到，前面吳兵不知多少。據住山口，休大驚曰：周魴言無兵，為何有準備？急尋魴問之。人報周魴引數十人不知何處去了。有頭髮當做頭怕他則甚。 休大悔曰：吾中賊之計矣。雖然如此，亦不足懼。自疑肚。 遂令大將張普為先鋒，引兵數千來與吳兵交戰。兩陣對圓，張普出馬罵曰：賊將早降。徐盛出馬相迎，戰不數合，普抵敵不住，勒馬收兵。回見曹休，言徐盛勇不可當。休曰：吾當以奇兵勝。

之。何奇。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又令薛番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明日吾自引一千軍搦戰。即伴輸詐敗。誘到北山之前。放礮為號。三面夾攻。必獲大勝。如此便自以為奇兵。那知都做了敗兵耶。二將受計。各引二萬軍到晚埋伏去了。却說陸遜喚朱桓全琮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萬軍。從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放火為號。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當日黃昏。一將受計引兵而進。二更時分。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着張普伏兵。曹不知是吳兵。逕來問時。被朱桓一刀斬於馬下。魏兵便走。桓令後軍放火。恰好此一路伏兵。遇着此一路伏兵。全琮引一軍抄到魏寨後。正撞在薛番陣裏。就那裏大殺一陣。薛番敗走。魏兵大損。奔回本寨。又是一路伏兵。遇着此一路伏兵。四伏相遇。大家撞破。魏兵吃虧。後面朱桓全琮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衝擊。休慌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隊軍馬。從正路殺來。魏兵死者不可勝數。逃命者盡棄衣甲。曹休大驚。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忽見一彪軍從小路衝出。為首大將乃賈逵也。休驚慌少息。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故遭此敗。周魴已辨。賈逵曰。都督可速出此道。若被吳兵以水石塞斷。吾等皆危矣。於是曹休驟馬而行。賈逵斷後。達於林木。

盛茂處。及險峻小徑。多設旌旗。以為疑兵。虧此及至徐盛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回去。周魴以空頭騙了曹休。賈逵又以空頭騙了徐盛。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兵退去。虎頭蛇尾。却說陸遜正望捷音。須臾徐盛朱桓全琮皆到。所得車仗牛馬驢騾軍資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即同太守周魴並班師還吳。吳主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蓋覆遜。而入。陸遜此時十分榮耀。年少書生固未可量。諸將盡皆陞賞。權見周魴無髮。周魴沒髮却弄。慰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於竹帛也。即封周魴為關內侯。他為國師。大設筵會。勞軍慶賀。陸遜奏曰。今曹休大敗。魏已喪膽。可修國書遣使入川。教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遂遣使齎書入川。去。正是。只因夷國能施計。致令西川又動兵。未知孔明再來伐魏。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觀孔明之自貶而怨。知馬謖之斬。難寬也。丞相且以用參軍之誤而引罪。參軍得不自負不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馬謖。而意知自貶之情。非僞也。參軍且以誤丞相之故而受誅。丞相得不自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怨己。惟尚書克厥愛之文。又不容責己。而怨人。蓋孔明之治蜀。以嚴而治兵之法。一如其治國而已。趙括之母。預知其子之必敗。以其好言兵。而又易言兵也。先主之知

馬。謂亦。若。此。乎。以。戰。爲。戲。之。子。玉。其。病。在。玩。邊。門。趨。乘。之。三。帥。其。病。在。輕。舉。趾。高。心。不。固。之。莫。敢。其。病。在。羸。載。善。騙。言。之。杞。子。其。病。在。倭。此。數。者。皆。兵。家。之。所。忌。覽。馬。謖。之。事。可。爲。用。兵。者。鑒。又。可。爲。用。人。者。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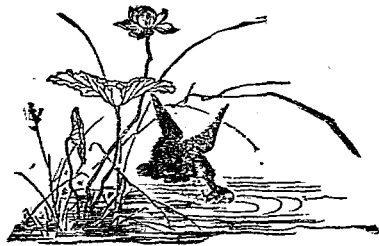
武。侯。之。臨。表。涕。泣。戀。後。主。也。武。侯。之。臨。刑。涕。泣。念。先。帝。也。其。出。師。之。初。一。則。曰。先。帝。再。則。曰。先。帝。其。悔。敗。之。餘。亦。一。則。曰。先。帝。再。則。曰。先。帝。不。獨。斯。馬。謖。爲。奉。先。帝。以。斬。之。即。自。貶。三。等。亦。奉。先。帝。以。貶。之。耳。君。子。於。街。亭。之。自。責。而。知。武。侯。之。靈。葬。於。枋。頭。之。自。諱。而。知。桓。溫。之。不。臣。

樊。城。之。役。蜀。方。伐。魏。而。有。呂。蒙。襲。荊。州。之。事。是。吳。乃。漢。之。罪。人。也。街。亭。之。役。魏。方。勝。蜀。而。有。陸。遜。破。曹。休。之。事。是。吳。又。漢。之。功。臣。也。然。非。吳。之。能。爲。罪。又。能。爲。功。也。在。乎。蜀。之。能。用。之。耳。武。侯。唯。善。用。之。故。終。武。侯。之。死。與。不。爲。罪。而。但。爲。功。云。

黃。蓋。甘。甯。關。澤。之。後。復。有。周。劭。何。南。人。之。多。詐。與。不。知。此。非。南。人。之。忠。也。用。以。欺。敵。則。謂。之。詐。用。以。報。主。則。謂。之。忠。不。當。曰。南。人。多。詐。正。當。曰。南。人。多。忠。耳。有。謂。南。人。不。可。爲。宰。相。者。此。宋。朝。迂。儒。之。論。試。觀。東。吳。當。日。世。苻。借。才。於。異。國。哉。

曹。操。詐。欲。自。刎。而。割。其。髮。周。劭。亦。詐。欲。自。刎。而。割。其。髮。曹。操。以。此。欺。我。軍。所。以。申。軍。法。也。周。劭。以。此。欺。敵。國。所。以。成。戰。功。也。世。之。不。古。乃。有。以。父。母。之。遺。體。而。行。詐。者。雖。然。髮。如。此。用。方。爲。不。負。此。髮。髮。不。虛。生。亦。不。虛。棄。不。似。今。日。之。和。尙。無。故。自。髡。又。不。似。今。日。之。割。髮。者。能。以。供。婦。人。雲。髻。之。用。也。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十三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却說蜀漢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東吳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仗馬匹軍資器械並皆罄盡休惶恐之甚氣憂成病到洛陽疽發背而死陸遜氣發曹休與孔明氣發王朗正復相似主曹叡勅令厚葬司馬懿引兵還衆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即元帥之干係何故急回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我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倘隴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回耳却是懼獨衆皆以為懼怯而退却說東吳遣使致書蜀中請兵伐魏并言大破曹休之事一者顯自己威風二者通和會之好敘事中忽斷一語後主大喜令人持書至漢中報知孔明時孔明兵強馬壯糧草豐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備欲要出師聽知此話即設宴大會諸將計議出師忽一陣大風自東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樹吹折正應棟樑之才將折衆皆大驚孔明就占一課乃大叫主損一大將諸將未信正飲酒間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擲杯於地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出

師以子龍始以子龍終者以子龍於此結局也孔明跌足而哭曰子龍身故國家損一棟梁去吾一臂也衆將無不揮淚孔明令二子入城都面君報喪後主聞雲死放聲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追應四十一卷中之事即下詔追贈大將軍謚順平侯勅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後人有詩曰

常山有虎將

智勇匹關張

漢水功勳在

當陽姓字彰

兩番扶幼主

一念答先皇

青史書忠烈

應流百世芳

却說後主思念趙雲昔日之功祭葬甚厚封趙統為虎賁中郎趙廣為牙門將就令守墳二人辭謝而去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即日將出師伐魏後主問在朝諸臣諸臣多言未可輕動只因朝臣多有言不歷歷辨之後主疑慮未決忽奏丞相令楊儀齎出師表至後主宣入儀呈上表章後主就御案上拆視其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賊不兩立從來人只解得一半但曰不知漢不滅賊而賊必滅漢賊亦不與漢兩立此則先生之意耳慮也若第云擊不共戴又何慮之有哉今人却是不會解得慮字王業不偏安此句承上慮字說來言我不討賊則賊必滅我慮偏安不成矣今人都認作不欲偏安便覺上文慮

字說重以先帝之託可見武侯不討賊則是不忠後主不使武侯討賊則是不去故託臣以討賊也。是以先帝之託可見武侯不討賊則是不忠後主不使武侯討賊則是不去

孝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故字作固字解此四句反說以跌下

不兩立文兩明自己謙遜却借先帝來說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是正

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此四句正說自起至

惟北征宜先入南。可見先生入南正是為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亦反跌一句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言不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自命

其奉先帝之意指街亭又務於東之戰敗兵法乘勞此進趨適疲於西指街亭又務於東之戰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此四句正今日伐魏主意謹陳其事如左。以上作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言賊不可待其自滅特借高帝為證以破議者未可輕動之說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權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此言並於偏安之必失又借劉繇王朗為證以破議者始守一隅之說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桓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為定

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借曹操之屢敗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自解其街亭之敗

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此又借曹操用人之誤自解其用馬謖之誤

自臣到漢中中間莽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此言舊臣代謝不及時討賊恐將奈無討賊之人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在興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言一隅難持若不及時討賊恐蜀中非持久之地也○以上六段皆用反說駁倒議者之論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此是漢魏而賊利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此是賊敗而漢利

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毀敗祇歸蹉跌曹不稱帝。漢又敗而賊又利凡事如是難可逆料。此言在事之難期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觀也。說到終篇下一死字雖云非所逆觀已預知有五丈原之事

後主覽表甚喜。即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

精兵。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逕奔陳倉道口而來。早有

細作報入洛陽。以上按下蜀漢一邊司馬懿奏知魏主。大

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

罪大。不勝惶恐。今乞引大軍往擒諸葛亮。有曹休伐吳看

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驄。馬開兩

石鐵胎弓。暗藏三箇流星鎚。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

勇。乃隴西狄道人。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為先鋒。

可馬懿進一郝昭曹真亦薦一王雙互相賚叡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

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王雙之勇在曹真口中發出王雙之形在曹叡眼中看見。叡笑曰。

朕得此大將。有何慮哉。遂賜錦袍金甲。封為虎威將軍。

前部大先鋒。此曹叡之許也曹真為大都督。真謝恩出朝。遂引

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路守把隘口。却說蜀兵

前隊哨至陳倉。回報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

大將郝昭守把。一卷之前首此處埋伏深溝高壘。遍排鹿角。十分謹

嚴。不如棄了此城。從太白嶺鳥道出祁山。甚便。孔明曰。

陳倉正北是街亭。必得此城。方可進兵。六出祁山而陳倉未得則有內顧之憂故

命魏延引兵到城下。四面攻之。連日不能破。魏延

復來告孔明。說城難打。孔明大怒。欲斬魏延。忽帳下

人告曰。某雖無才。隨丞相多年。未嘗報效。願去陳倉。城

中說郝昭來降。不用張弓。隻箭。衆視之。乃部曲鄧祥也。

如李恢之請說馬超孔明曰。汝用何言以說之。祥曰。郝昭與某。同是

隴西人氏。自幼交契。某今到彼。以利害說之。必來降矣。

孔明即令前去。鄧祥驟馬。逕到城下。叫曰。郝伯道故人

鄧祥來見。城上人報知郝昭。昭令開門放入。登城相見。

昭問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帳下。參贊

軍機。待以上賓之禮。特令某來見。公有言相告。昭勃然

變色曰。諸葛亮乃吾國讎敵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

主。昔時為昆仲。今時為讎敵。汝再不必多言。便請出城。

亦見魏之知人鄧祥又欲開言。郝昭已出敵樓上了。魏

軍急催上馬。趕出城外。祥回頭視之。見昭倚定護心木

欄杆。祥勒馬以鞭指之曰。伯道賢弟。何太情薄耶。昭曰。

魏國法度。兄所知也。吾受國恩。但有死而已。兄不必下

說詞。早回見諸葛亮。教快來攻城。吾不懼也。言非不壯惜乎事非其主耳

祥回告孔明曰。郝昭未等某開言。便先阻却。孔明曰。

汝可再去見他。以利害說之。祥又到城下。請郝昭相見。

李恢見馬超只見一次郝昭見鄧祥。却是兩番。昭出到敵樓上。祥勒馬高叫曰。伯道

賢弟聽吾忠言。汝據守一孤城。怎拒數十萬之衆。今不早降。後悔無及。且不順大漢。而事奸魏。抑何不知天命。不辨清濁乎。願伯道思之。郝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鄧祥而喝曰。吾前言已定。汝不必再言。可速退。吾不射汝。此一說便來郝昭再說不從者。一則有人驅之於內。一則無人驅之於內也。鄧祥回見孔明。具言郝昭如此光景。孔明大怒曰。匹夫無禮太甚。豈欺吾無攻城之具耶。隨叫土人問曰。陳倉城中。有多少人馬。土人告曰。雖不知的數。約有三千人。孔明笑曰。量此小城。安能禦我。休等他救兵到。火速攻之。於是軍中起百乘雲梯。一乘上可立千數人。週圍用木板遮護。軍士各把短梯。軟索。聽軍中擂鼓。一齊上城。郝昭在敵樓上。望見蜀兵。裝起雲梯四面而來。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佈四面。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馬謖以三萬人而不能守街亭。郝昭以三千人而能守陳倉者。一則無城以爲固。一則有城以爲固也。孔明只道城中無備。故大造雲梯。令三軍鼓噪。吶喊而進。不期城上火箭齊發。雲梯盡着。梯上軍士多被燒死。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司馬懿能取街亭。武侯不能取陳倉者。所遇之人不同所致。孔明大怒曰。汝燒吾雲梯。吾却用衝車之法。於是連夜安排下衝車。次日。又四面鼓噪。吶喊而進。郝昭急命運石鑿眼。用葛繩穿定。飛打衝車。皆被打折。郝

能孔明又令人運土填城壕。教廖化引三千鐵鑊軍。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郝昭又於城中。掘重濠。橫截之。能斷城外之水。不減公輸郝昭不滅墨翟。孔明營中憂悶。忽報東邊救兵到了。旗上書魏先鋒大將王雙。孔明問曰。誰可迎之。魏延出曰。某願往。孔明曰。汝乃先鋒大將。未可輕出。又問誰敢迎之。裨將謝雄應聲而出。孔明與三千軍去了。孔明又問曰。誰敢再去。裨將龔起應聲要去。孔明亦與三千兵去了。孔明恐城內郝昭引兵衝出。乃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却說謝雄引軍前行。正遇王雙。戰不三合。被雙一刀劈死。有郝昭之能守。又有王雙之能戰。不想於此處遇着兩個勁敵。蜀兵敗走。雙隨後趕來。龔起接着。交馬只三合。亦被雙所斬。此回寫王雙之勇。爲後寫斬王雙伏線。敗兵回報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廖化。王平。張嶷出迎。攻郝昭連獲三城。攻法安。王雙亦連調三次入馬。取人如取一城之難。兩陣對圓。張嶷出馬。王平。廖化。壓住陣角。王雙縱馬來與張嶷交馬數合。不分勝負。雙詐敗便走。嶷隨後趕來。王平見張嶷中計。忙叫曰。休趕。王平細細疑急回馬時。王雙流星錘。早到正中其背。嶷伏鞍而走。雙回馬趕來。王平。廖化。截住。救得張嶷回陣。王雙驅兵大殺一陣。蜀兵折傷甚多。嶷吐血數口。回見孔明。說

王雙英雄無敵。如今將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四面立起排柵。築起重城。深挑濠塹。守禦甚嚴。孔明見折二將。張嶷又被打傷。即喚姜維曰。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別求何策。維曰。陳倉城池堅固。郝昭守禦甚密。又得王雙相助。實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水下寨。固守。再令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街亭之攻。却統大軍去襲郿山。某却如此。如此用計。可捉曹真也。妙在不敘明何孔明從其言。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李恢街亭魏延引一軍守陳倉口。李恢陳倉之兵馬岱爲先鋒。關興張苞爲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斜谷望郿山進發。此是二却說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因此到洛口分調郭淮孫禮東西守把。又聽的陳倉告急。已令王雙去救。聞知王雙斬將立功大喜。乃令中護軍大將費耀。權攝前部總督。諸將各自守把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曹真。令押入跪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細。有機密來見都督。誤被伏路軍捉來。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暫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蒙本官遣送密書。此姜維用計也。妙在不向姜維一邊寫來。却在曹真一邊見得。真曰。書安在。其人於貼肉衣內取出呈上。真拆視之曰。

罪將姜維百拜。書呈大都督曹麾下。維念世食魏祿。忝守邊城。叨竊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陷身於巖崖之中。想念舊國。何日忘之。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賴都督親領大兵而來。如遇敵人。可以詐敗。維常在後。以舉火爲號。先燒蜀人糧草。却以大兵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也。非敢立功報國。實欲自贖前罪。倘蒙照察。速須來命。周勃賺曹休書是實寫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來人。便令回報。依期會合。真喚費耀商議曰。今姜維暗獻密書。令吾如此。如此。耀曰。諸葛亮多謀。姜維智廣。或者是諸葛亮所使。恐其中有詐。此人見識真曰。他原是魏人。不得已而降蜀。又何疑乎。曹真只因娶司馬懿之功。故易於中計。耀曰。都督不可輕去。只守定本寨。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如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計。某自支當。太便宜了曹真。可憐了費耀。真大喜。遂令費耀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屯下軍馬。令人哨探。當日申時分。回報斜谷道中有蜀兵來也。耀忙催兵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耀引兵追之。蜀兵又來。方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俄延至次日申時分。魏軍一日

一夜不曾敢歇。只恐蜀兵攻擊方欲屯軍造飯。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野而來。先疲之而後破之門旗開處。閃出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其中。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只道曹真自來。故親自誘敵耳。不然則發焉。用牛刀耀縱馬而出。遙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顧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却回身殺去。自有兵來相應。分付畢。躍馬出呼曰。前者敗將。今又敢何來。孔明曰。喚汝曹真來答話。耀罵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安肯與反賊相見耶。孔明大怒。把羽扇一招。左有馬代。右有張巒。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正合姜維之書費耀只道號火。便回身殺來。蜀兵齊退。耀提刀在前。只望喊處追趕。將次近火。山路又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來。魏兵大敗。費耀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人馬困乏。為一夜不食。睡之故。背後關興引生力軍趕來。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不知其數。耀逃命而走。正遇山坡口一彪軍。乃是姜維。耀大罵曰。反賊無信。吾不幸誤中汝奸計也。維笑曰。吾欲擒曹真。誤賺汝矣。可惜一篇大文字。却換了一箇小題目。速下馬受降。耀驟馬奪路。望山谷中而走。忽見

谷中火光冲天。背後追兵又至。耀自刎身死。是曹真替死鬼。餘衆盡降。孔明連夜驅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軍馬。重賞姜維。維曰。某恨不得殺曹真也。孔明亦曰。可惜大計小用矣。却說曹真聽知折了費耀。悔之不及。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於是孫禮辛毗星夜具表申奏魏主。只又去求司馬懿來救。硬要掣掣掣氣不來。言蜀兵又出祁山。曹真損兵折將。勢甚危急。懿大驚。即召司馬懿入內曰。曹真損兵折將。蜀兵又出祁山。卿有何策。可以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不用魏軍揚武耀威。蜀兵自然走矣。正是。已見子丹無勝術。全憑仲達有良謀。不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前出師表。開導嗣君。後出師表。力辯衆議。辭衆議。亦所以開嗣君也。前出師表。憂在國中。後出師表。慮在境外。慮境外。亦所以愛國中也。何也。自失街亭。斯馬謖以來。議者以為但宜安蜀。不宜伐魏。武侯則以為若不伐魏。不能安蜀。我不誠賊。賊必誠我。此不兩立之勢。非不欲偏安。正恐欲偏安而不能耳。漢與賊不兩立。則不共天地。不同日月。既以義斷之。而在所當奮矣。賊亦與漢不兩立。則如雷有聲。如粟有稭。不又以勢度之。而在所當盛乎。一語。今人但見得漢一邊。不會見得賊一邊。然則表中虛字。將何所指。是雖讀過後。出師表一篇。却是未嘗讀一字也。

人知武侯之智。不可及。不知武侯之愚。不可及。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後為之。此智者之事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亦為之。此愚

者之心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敗必鈍而蹈之。此愚而愚者之事也。能料其事之必敗必鈍而終必蹈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先生未出茅

蔭。已知三分天下。然則伐魏之無成。出師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逆視而乃云。非所逆視者。何哉。蓋以智而愚者。自遠老臣之責。而仍以愚而愚者。上杜幼主之疑耳。

武侯之死。向在數卷之後。而此處表中結語。早下一死字。已為五次原伏筆矣。先生不但知伐魏之無成。出師之不利。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於是役也。以漢賊不兩立之故。而至於敗亦不惜。鈍亦不惜。即死亦不惜。嗚呼。先生真大漢之忠臣哉。文天祥正氣歌曰。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殆於後一篇而愈見之。

武侯未出祁山。而天使姜維歸漢。特以備六出祁山以後之用耳。然將寫其歸。武侯不先寫其敗。武侯不見姜維之才之妙也。但寫其敵武侯於前。不寫其佐武侯於後。又不見姜維之才之妙也。此卷之賺曹真。則其佐武侯者矣。武侯未死而有佐武侯之姜維。然後武侯既死而有繼武侯之姜維。人但知武侯既死而後顯一能伐魏之姜維。不知武侯未死而早見一能破魏之姜維。然則九伐中原之事。殆兆端於此乎。

周訪降魏。而曹休信之。姜維降魏。而曹真又信之。其事相類。而訪以審往。又以身往。維則不以身往。但以書往。曹休則賺之而來。曹真則賺之不來。而真之部將。亦此則其不相類者也。孟達以蜀人歸蜀。而武侯信之。姜維以魏人歸魏。而曹真亦信之。其事相類。而一則信之。而是一則信之。而非一則真而孟達之謀。不啻一則詐而姜維之謀。克遂此。又其不相類者也。至於天水城外。有一叫門之假姜維。曹真嘗中。又有一降魏之假姜維。或假而假。或真而假。前後無不映射成趣。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擒 魏陳倉武侯取勝

編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三 第九十八回

却說司馬懿奏曰。臣嘗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陳倉。故以郝昭守之。今果然矣。言已前彼若從陳倉入寇。運糧甚便。孔明之力攻陳倉。正是為利在不在。今幸有郝昭王雙守把。不敢從此路運糧。其餘小道搬運艱難。臣算蜀兵行糧止有一月。利在急戰。我軍只宜久守。司馬懿之意只。陛下可降詔令曹真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走。自信其後。時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反覆一句。勸

欣然曰。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實欲存留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孫權不久必將僭號稱尊。為後文孫權。如稱尊號。恐陛下伐之。定先入寇也。臣故欲以兵待之。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

都督奏報軍情。懿曰。陛下可即令盡告戒曹真。凡追趕蜀兵。必須觀其虛實。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又為斬王雙。反覆一句。勸即時下詔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方纔擊之。司馬懿送韓暨于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功讓與子丹。爭功之意。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道天子降詔。教保守

為上。追趕之人。大要仔細。勿遣性急氣躁者追之。斬王雙反覆一。暨辭去。却說曹真正升帳議事。忽報天子遣太

句更妙。

常卿韓暨持節至。真出寨接入。受詔已畢。退與郭淮孫
 禮計議。淮笑曰：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司馬懿能料孔明郭
 真曰：此見若何？淮曰：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久後
 能禦蜀兵者。必仲達也。高據仲達却是真曰：偷蜀兵不退。
 又將如何？淮曰：可密令人去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
 彼自不敢運糧。待其糧盡兵退。乘勢追擊。可獲全勝。這說
 與司馬同不說道之宜慎則不及司馬矣孫禮曰：某去祁山虛粧做運糧兵。車
 上盡裝乾柴茅草。以硫黃磺硝灌之。却教人虛報隴西
 運糧到。若蜀人無糧。必然來搶。待入其中。放火燒車。外
 以伏兵應之。可勝矣。此計亦通也。恐真喜曰：此計大妙。即
 令孫禮引兵依計而行。又遣人教王雙引兵於小路上
 巡哨。郭淮引兵提調箕谷街亭。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
 真又令張遼子張虎為先鋒。樂進子樂琳為副先鋒。同
 守頭營。不許出戰。以上按下曹真一透却說孔明在祁山
 寨中。每日令人挑戰。魏兵堅守不出。孔明喚姜維等商
 議曰：魏兵堅守不出。是料吾軍中無糧也。司馬所算又今
 陳倉轉運不通。其餘小路盤涉艱難。吾算隨軍糧草。不
 敷一月用度。如之奈何？正躊躇間。忽報隴西魏軍運糧
 數千車於祁山之西。運糧官乃孫禮也。來得巧宜孔

明曰：其人如何？有魏人告曰：此人曾隨魏王出獵於大
 石山。忽驚起一猛虎。直奔御前。孫禮下馬拔劍斬之。從
 此封為上將軍。乃曹真心腹人也。孫禮往事前文未見忽
 明笑曰：此是魏將料吾之糧。故用此計。車上裝載者必
 是茅草。引火之物。孫禮所算又吾平生專用火攻。彼乃欲
 以此計誘我耶？門是班彼若知吾軍去劫糧車。必來劫
 吾寨矣。曹真所未及即算者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喚馬岱
 分付曰：汝引三千軍徑到魏軍屯糧之所。不可入營。但
 於上風頭放火。不待他放火。倒若燒着車仗。魏兵必來圍
 吾寨。第一路是誘又差馬忠張疑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
 內外夾攻。第二路是敵三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分
 付曰：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今晚若西山火起。魏兵
 必來劫吾營。汝二人却伏於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
 汝二人便可劫之。第三路是劫又喚吳懿分付曰：汝
 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如魏兵到。可截其歸路。第四
截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在祁山上凭高而坐。魏兵探知
 蜀兵要來劫糧。慌忙報與孫禮。禮令人飛報曹真。真遣
 人去頭營分付張虎樂琳。看今夜山西火起。蜀兵必來
 救應。可以出軍。如此如此。不出孔二將受計。令人登樓

專着號火。却說孫禮把軍伏於山西。只待蜀兵到。是夜

二更。馬岱引三千兵來。第一路兵人皆銜枚。馬盡勒口。逕

到山西。見許多車仗。重重疊疊。攢成營車。仗虛插旌

旗。正值西南風起。赤壁之火。仗着東南風。此處之火。仗着西南風。岱令軍士逕去

營南。放火車。仗盡着火光。沖天孫禮。只道蜀兵到。魏寨

內。放號火。急引兵一齊掩至。背後鼓角喧天。兩路兵殺

來。乃是馬忠張疑。第二路兵於此出現。把魏軍圍在垓心。孫禮大驚

又聽得魏軍中喊聲起。一彪軍從火光邊殺來。乃是馬

岱。第一路兵於此出現。內外夾攻。魏兵大敗。火緊風急。人馬亂竄

死者無數。孫禮引中傷軍。突烟冒火而走。却說張虎在

營中。望見火光。大開寨門。與樂琳。盡引人馬。殺奔蜀寨。

來。寨中却不見一人。急收軍回時。吳班吳懿。兩路兵殺

出。斷其歸路。第四路兵於此出現。張樂二將。急衝出重圍。奔回本寨。

只見土城之上。箭如飛蝗。原來却被關興張苞。襲了營

寨。第三路兵於此出現。以上四路。魏兵大敗。皆投曹真寨來。

方欲入寨。只見一彪敗軍飛奔而來。乃是孫禮。遂同入

寨。見真各言中計之事。恐人聽真聽知。謹守大寨。更

不出戰。蜀兵得勝。回見孔明。孔明令人密授計與魏延。

在此處先伏一奇絕出人意表。在不能明一面。教拔寨齊起。魏延

挫盡魏兵銳氣。何故反欲收軍。孔明曰。吾兵無糧。利在

急戰。今彼堅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雖暫時兵敗。中

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今乘

魏兵新敗。不敢正視。蜀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機退去。巧

退兵軍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

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

來追。此處說明一句。却不說出如何斬。法直待下文。見妙在隱隱躍躍。只令後隊先行。當夜孔

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一夜兵已盡退。只落空營。

却說曹真正在寨中憂悶。忽報左將軍張郃領軍到。魏

曰。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分付云。吾軍勝。蜀兵必不便

去。若吾軍敗。蜀兵必即去矣。能者所見。略同諷刺。此等處最是好看。今吾軍

失利之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真曰。未也。于是

即令人往探之。果是虛營。只插着數十面旌旗。兵已去

了二日也。如猜拳者。遇着此等空拳。却是面猜不着。曹真懊悔無及。且說魏延

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知。王

雙。雙大驅軍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看趕上。見

魏延旗號在前。旗號之下。却無魏延與前番。趙雲退兵時。正是彷彿。雙大叫曰。魏延休

走。蜀兵更不同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兵叫曰。城外寨

中火起恐中敵人之計。孔明所授之計於此始見雙急勒馬回時。只見

一片火光冲天。慌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

林中驟出。大喝曰。魏延在此。魏延在此。魏延在此。魏延在此。王雙大

驚。措手不及。被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延在此。魏延在此。魏延在此。魏兵疑有埋伏。

四散逃走。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行。

以二十騎斬一大將。寫魏延正是為武侯。後人有詩讚曰。

孔明妙算勝孫龐。耿若長星照一方。

進退行兵神莫測。陳倉道口斬王雙。

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致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

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却去他營中放火待他回寨。

出其不意。突出斬之。此處方將上項。魏延斬了王雙。引兵

回到漢中。見孔明交割了人馬。孔明設宴大會。不在話

下。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忽有陳倉城郝昭

差人申報言。王雙被斬。曹真聞知。傷感不已。因此憂成

疾病。遂回洛陽。命郭淮孫禮張郃守長安諸道。以上接下

東吳。却說吳主孫權設朝。有細作人報說。蜀諸葛丞相

出兵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於是羣臣皆勸吳王

與師伐魏。以圖中原。借與師引出征。帝來甚有步驟。權猶疑未決。張昭奏

曰。近聞武昌東山。鳳凰來儀。大江之中。黃龍屢現。主公

德配唐虞。明並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而吳國稱尊。

多官皆應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

日。築臺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

前番受九錫之無謂。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是黃天當立之識。諡父

孫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孫策為長沙

桓王。立子孫登為皇太子。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為太

子左輔。張昭次子張休為太子右弼。魏有張遼樂進之子。吳

後開相對。恪字元遜。身長七尺。極聰明。善應對。權甚

愛之。年六歲時。值東吳宴會。恪隨父在座。權見諸葛瑾

面長。乃令人牽一驢來。用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

皆大笑。恪趨至前。取粉筆添二字於其下曰。諸葛子瑜

之驢。又添得二字。驢面之長可知。滿座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

賜之。又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把盞。巡至張昭面前。昭

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汝能強子布飲乎。

恪領命。乃謂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乘鹿。飲未嘗言

老。先破他老字。十分調笑。今臨陣之日。先生在後。飲酒之日。先生在

前。何為不養老也。又破他養字。十分調笑。昭無言可答。只得強飲。權

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忙中忽來此。一段開文。張昭佐吳王。位列三

公之上。故以其子張休為太子右弼。恪以才選。休以貴選。又以顧雍

雍爲丞相。陸遜爲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權復還建業。羣臣商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前說先稱帝然後動兵及稱帝後又說未可動兵隨口發探方知上文圖苟之幻。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蜀同盟，共分天下，緩緩圖也。權從其言。卽令使命星夜入川，來見後主。禮畢，細奏其事。後主聞知，乃與羣臣商議。衆議皆謂：孫權僭逆，宜絕其盟好。此是正論而蔣琬曰：可令人問於丞相。後主卽遣使到漢中，問孔明曰：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與師伐魏？非愛孫權只爲重魏必令司馬懿拒之。懿若南拒東吳，我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樹以陸遜牽制司馬懿

後主依言，遂令太尉陳震將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震至東吳，見了孫權，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打發回蜀。兩國使者遞權召陸遜入，告以西蜀約會與兵伐魏之事。遜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能者所見略處最是好石。既與同謀，不得不從。今却虛作起兵之勢，遙與西蜀爲應，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虛取中原也。此舉孔明法又是一個要趁現成的卽時下令教荆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以下再敘蜀漢却說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尚憂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哨探回報說陳倉城中

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併力攻城。正不知火自何來二人俱未深信。不獨二人不信卽今人猜摸不出我至今亦尚未信。又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備，不須辭我，卽便起行。一發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吾不知所言何語二人各受密計而去。且說郭淮聞郝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郝昭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引着三千兵，急來替郝昭。此人亦不爲疎虞時郝昭病危，當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兵到城下了。魏急令人上城守把時，各門上火起。正不知火自何來城中大亂，昭聽知驚死。蜀兵一擁入城，却說魏延姜維領兵到陳倉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一發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聽得一聲礮響，四面旗幟齊豎，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鶴筆道袍，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二人視之，乃孔明也。正何人到此一發令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丞相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謂二人曰：吾打探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此乃權衆人之心也。方知三日却令關興張苞只推點軍暗出漢中言乃是此語吾卽藏

於軍中晝夜倍道。逕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方知法吾

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發喊相助。方知城中令魏兵驚疑

不定。兵無主將。必自亂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至此

上項事細說一遍前乎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

也。又自下魏廷姜維拜伏。孔明憐郝昭之死。令彼妻小

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上文都是鬼神手段。此孔明謂魏廷

姜維曰。汝二人且莫卸甲。可引兵去。魏散關把關之人

若知兵到。必然驚走。若稍遲便。魏兵至關。即難攻矣。

看過上文神機妙算。無以加矣。不意又有一段在後。魏廷姜維受命。引兵逕到散關。把

關之人果然盡走。二人上關。纔要卸甲。遙見關外塵頭

大起。魏兵到來。先生之言二人相謂曰。丞相神算。不可

測度。急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乃分兵守住險

道。張郃見蜀兵守住要路。遂令退軍。魏延隨後追殺。一

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而去。前者差遣姜魏二人本為

取用延回到關上。令人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

倉斜谷。取了建威。後面蜀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

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此是三安下營寨。孔

明聚眾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

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郿二處。

必以兵拒守。吾觀陰平。武都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城

亦可分魏兵之勢。舍却兩路。又何人敢取之。姜維曰。某願

往。王平應曰。某亦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

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領兵去了。再說張

郃回到長安。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郝昭已亡。散關

亦被蜀兵奪了。今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

若如此。必取雍郿矣。不出武乃留張郃守長安。令孫禮

保雍城。淮自引兵星夜來郿城守禦。一面上表入洛陽

告急。却說魏主曹叅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失。郝昭

已亡。諸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叅大驚。忽

又奏滿寵等有表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

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聽候調用。只在旦夕。必入寇

矣。若在梨園劇中當是一對雙探子。叅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

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即召司馬懿商議。懿奏曰。以臣愚

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陸遜所算已在叅曰。卿何以知之。

懿曰。孔明嘗思報號亭之讎。非不欲吞吳也。只恐中原

乘虛擊彼。故暫與東吳結盟。陸遜亦知其意。故假作與

兵之勢。以應之。實是坐觀成敗耳。你猜着我我猜着你。兩人

奇陛下不必防吳。只須防蜀。放下一頭叅曰。卿真高見。遂

封懿爲大都督總攝隴西諸路軍馬令近人取曹真總兵將印來懿曰臣自去取之曹真自讓不欲天子收之而欲天子之印不便是目無天子處遂辭帝出朝逕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進見問病畢懿曰東吳西蜀會合

與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訝曰吾家人知吾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爲大都督以退蜀兵耶自說出來懿曰某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某願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極爲司馬真躍起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必危矣吾當抱病見帝以保之此一句來極

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懿不敢受耳老奸猾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可退蜀兵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辭了魏王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決戰正是舊帥印爲新帥取兩路兵惟一路來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

進兵有進兵之奇退兵又有退兵之奇使人不知我進而後我退不爲敵之所防使人不知我退而後我不爲敵之所掩夫勝而不退不勝則退若人之所知也夫勝則急退者則非人之所知也人不知而武侯知之我於此奇武侯侯知之而可馬懿又知之我更於此奇司馬懿也

文有與前相應者觀後事益信其有前事有與前相反者讀前文更不料其有後文如武侯之斬王雙襲陳倉是則與前相反者矣王雙之戰甚勇郝昭之守甚緊三戰之而不勝而忽斬之於一朝兩說之而不降賊攻之而不下而忽取之於一夕不有所甚難於前不見其甚易於後者爲異耳

七擒孟獲之文妙在相連六出祁山之文妙在不相連於一出祁山之後二出祁山之前忽有陸遜破魏之事以問之此間於數卷之中者也二出祁山之後三出祁山之前又有孫權稱帝之事以問之此即問於一卷之內者也每見左邱明敘一國必旁及他國而事乃詳又見司馬選敘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觀三國演義不減左邱司馬之長

三國之中惟孫權之稱帝獨後何也曰有不得不後之勢也不稱帝於曹操未死之時恐操之挾天子以伐之耳至於曹不稱帝其亦可以尤而效之矣而增不敢者蜀方伐吳而吳遜帝是益其伐也吳方求援於魏而吳遜帝是絕其援也迨夫蜀既款魏既離蜀方有事於魏魏方屢敗於蜀夫然後乘間而踐天子位焉此孫權之所以讓避於先而審處於後者也

必多言。言既切則不必更贅之。以言非言。三出祁山。為然也。卽至六出祁山之事。亦不過死而後已。一語足以概之云。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蜀漢建興七年夏四月與後六月。炎天相照。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專候魏兵。先寫蜀兵下寨。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為先鋒。戴凌為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次寫魏兵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二人答曰。未也。蜀兵下寨却。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隨西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隄防。並無他事。只有武都陰平二處未曾回報。伏下文。懿曰。吾已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但嫌遲了些。二人受計。引兵五千。從隴西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郭淮於路謂孫禮曰。仲達比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誠如所論。○兩人優劣。却在魏將口中定之。淮曰。孔明雖勝。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蜀人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彼豈不自亂乎。檮起下文。正言間。忽哨馬來報。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不在姜維王平一邊寫來

邊在郭淮孫禮一邊寫得省筆之甚。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前用反筆。檮起下文。此用正筆。郭淮從之。方傳令教軍退時。忽然一聲礮響。山背後閃出一枝軍馬來。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寫得孔明出色。諸人先見。旗次見。車然後見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孫郭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笑曰。郭淮孫禮休走。司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司馬懿在祁山一邊事。却教汝等襲吾軍。後已在孔明算中。又借孔明口中後出。武都陰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早來降。欲驅兵與吾決戰。耶。郭淮孫禮聽畢。大慌。適發路上聞。評何其閒也。忽然背後喊殺連天。王平姜維引兵從後殺來。與苞二將又引軍從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郭孫二人棄馬爬山而走。張苞望見。驟馬趕來。不期連人帶馬跌入澗內。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城中。養病。令人歎曰。說郭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行。方能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不惟孫禮知之。司馬懿亦自知之。可再引兵守把雍郡二城。切勿出戰。吾自有破敵之策。二人拜辭而去。懿又喚張郃戴凌。分付曰。今孔明得了武

都陰平。必然撫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只與孫郃二人路上撞見

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吾却引軍在前佈陣。只待蜀兵

勢亂。吾大驅士馬。攻殺進去。兩軍併力。可奪蜀寨也。若

得此地。山勢破敵何難。此計大妙。若以郭淮論

兵而去。戴凌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

之後。三更時分。來到大路。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却從蜀

兵背後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

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每遇伏兵處便是一聲喊。一彪軍出。文法

路而回。纔傳令退軍。只見滿山火光齊明。鼓角大震。伏

兵四下皆出。把二人圍住。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凌

張郃可聽吾言。司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撫民不在營

中。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却中吾之計也。不寫孔明在營中。伏兵却於此處突然而出。不與張

殺害。下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

侵吾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吾若捉住汝時。碎屍萬

段。言讎。縱馬挺槍。殺上山來。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

山。乃拍馬舞槍。衝出重圍。無人敢當。蜀兵困戴凌在垓

魏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三 第九十九回

心。郃殺出舊路。不見戴凌。即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救

出戴凌。而回。後文射張郃伏線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

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謂左右曰。嘗聞張翼德大

戰。張郃人皆驚懼。照應七十卷中事吾今日見之。乃知其勇也。若

留下此人。必為蜀中之害。吾當除之。木門道之箭遂收軍

還營。却說司馬懿引兵布成陣勢。只待蜀兵亂動。一齊

攻之。忽見張郃戴凌狼狽而來。告曰。孔明先如此提防。

因此大敗而歸。懿大驚曰。孔明真神人也。不如且退。即

傳令。教大軍盡回本寨。堅守不出。堅守不出是且說孔明

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每日令

魏延挑戰。魏兵不出一連半月。不曾交兵。孔明坐在帳

中。思慮。忽報天子遣侍中費禕齎詔至。孔明接入營中。

焚香禮畢。開詔讀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

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誠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

降集氏羌。復興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

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

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孔明聽詔畢。謂費禕曰。吾國事未成。安可復丞相之職。

堅辭不受。禕曰：丞相若不受職，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

了將士之心。復禕于軍中不尋答丞相之勤實以鼓將士之心宜且權受。孔明方纔

拜受。受爵不在斬玉璽之時而在破郭淮之後功如武侯禕辭去。孔

明見司馬懿不出，思得一計，傳令教各處皆拔寨而起。

孔明第一當有細作報知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了。懿曰：孔

明必有大謀，不可輕動。寫仲達把張郃曰：此必因糧盡而

回，如何不追？懿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又麥熟，糧草

豐足，雖然轉運艱難，亦可支吾半載。前算一月此算半年糧多糧少多要司馬懿代

為記帳，豈是知數人一般？只因段蜀和虎故也。安得便走？彼見吾連日不戰，故作此

計引誘，可令人遠遠哨之。寫仲達把軍士探知回報說：孔

明離此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孔明果不走，且堅守寨

柵，不可輕進。仲達第一住了旬日，絕無音信，並不見蜀將

來戰。懿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已起營去了。孔明第二

懿未信，乃更換衣服，雜在軍中親自來看。竟見蜀兵又

退三十里下寨。懿回營謂張郃曰：此乃孔明之計也。不

可追趕。仲達第二又住了旬日，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

又退三十里下寨。孔明第三郃曰：孔明用緩兵之計，漸退

漢中，都督何故懷疑不早追之？郃願往決一戰。懿曰：孔

明詭計極多，倘有差失，喪吾軍之銳氣，不可輕進。仲達第三

次又不郃曰：某去若敗，甘當軍令。懿曰：既汝要去，可分

兵兩枝，汝引一枝先行，須要奮力死戰。吾隨後接應。以

防伏兵。汝次日先進，到半途駐紮，後日交戰，使兵力不

乏。凡作三番跌頓然後退去却又再三提防遂分兵已畢。次日

張郃戴凌引副將數十員精兵三萬奮勇先進，到半路

下寨。司馬懿留下許多軍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

進發。以上在魏原來孔明密令人哨探見魏兵半路而歇

戰，汝等須以一當十，吾以伏兵截其後，非智勇之將不

可當此任。言畢，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魏延此時不肯

其子午谷之計心中不悅，非復前之魏延矣。激出一個人來孔明曰：

若有失，如何？平日願當軍令，孔明歎曰：王平肯捨身親

冒矢石，真忠臣也。贊王平雖然如此，奈何魏兵分兩枝

前後而來，斷吾伏兵在中，平縱然智勇，只可當一頭，豈

可分身兩處？須再得一將同去為妙。怎奈軍中再無捨

身當先之人。激法言未畢，一將出曰：某願往。孔明視之

乃張翼也。又激出一個人來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

當之勇，汝非敵手。激法翼曰：若有失事，願獻首於帳下。

孔明曰：汝既敢去，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

反魏魏延。孔明曰：汝既敢去，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

於山谷中只待魏兵趕上。他過盡汝等各引伏兵。從後掩殺。若司馬懿隨後趕來，却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當任後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吾自有別計相助。第一起調接二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廖化分付曰：「與汝二人一箇錦囊，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於前山之上。如見魏兵圍住王平、張翼十分危急，不必去救，只開錦囊看視，自有解危之策。」第二起調接二人却用錦囊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又令吳班、吳懿、馬忠、張疑四將附耳分付曰：「如來日魏兵到，銳氣正盛，不可便迎。且戰且走，只看關興來引兵掠陣之時，汝等便回軍趕殺。吾自有兵接應。」第三起調接四人四將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關興分付曰：「汝引五千精兵，伏於山谷，只看山上紅旗，颯動，却引兵殺出。」第四起只調接一人亦用明白分付興受計引兵而去，却說張郃戴凌領兵前來，驟如風雨。馬忠、張疑、吳懿、吳班四將接着出馬交鋒。前第三起所接却張郃大怒，驅兵追殺蜀兵。且戰且走，魏兵追趕約有二十餘里。時值六月，天氣十分炎熱，人馬汗如潑水。百忙中忽點時序與五月走到五十里外，魏兵盡皆氣喘，孔明在山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殺出。前第四起所接却馬忠等四將

一齊引兵掩殺回來。張郃戴凌死戰不退，忽然喊聲大震，兩路軍殺出，乃王平、張翼也。第一起所接却各奮勇追殺。截其後路，郃大叫衆將曰：「汝等到此不決一死戰，更待何時？」衆魏兵奮力衝突，不得脫身。忽然背後鼓角喧天，司馬懿自領精兵殺到，懿指揮衆將把王平、張翼圍在垓心。已在孔翼大呼曰：「丞相真神人也，計已算定，必有良謀。吾等當決一死戰，即分兵兩路，平引一軍截住張郃，戴凌、翼引一軍力當司馬懿，兩頭死戰，叫殺連天。姜維、廖化在山上探望。」前第二起所接却見魏兵勢大，蜀兵力危，漸漸抵當不住。維謂化曰：「如此危急，可開錦囊看計。」二人拆開視之內書云：「若司馬懿兵來圍王平、張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兩枝，竟襲司馬懿之營，懿必急退。汝可乘亂攻之，營雖不得可獲全勝。」獨此數語却于此處方見機密之至二人大喜，即分兵兩路，徑襲司馬懿營中而去。原來司馬懿亦恐中孔明之計，沿途不住的令人傳報，懿正催戰間，忽流星馬飛報言：「蜀兵兩路竟取大寨去了。」維化二人聞報，大驚失色，乃謂衆將曰：「吾料孔明有計，汝等不信，勉強追來，却誤了大事，即提兵急回。軍心惶惶，亂走。」張翼隨後掩殺魏兵大敗。第一起張翼于張郃戴

凌見勢孤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勝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亦再寫一番司馬懿大敗一陣奔入寨時蜀兵已自同去又將雜化二懿收聚敗軍責罵諸將曰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強欲出戰致有此敗今後切不許妄動再有不遵決正軍法衆將羞慚而退這一陣魏軍死者極多遺棄馬匹器械無數又將上項事却說孔明收得勝軍馬入寨又欲起兵進取忽報有人自成都來說張苞身死趙雲之死在後出師表之中張苞之死又在後出師表之外孔明聞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絕於地衆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臥牀不起曹操哭與章孔明哭張苞然曹操不病孔明則病哭可假得病却假不得諸將無不感激後人有詩歎曰

悍勇張苞欲建功 可憐天不助英雄

武侯淚向西風洒 爲念無人佐鞠躬

旬日之後孔明喚董厥樊建等入帳分付曰吾自覺昏沉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擊遂傳號令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歎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分兵守把各處隘口懿自班師回却說孔明將

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城相府中後主御駕自來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建興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方後武侯病可又忽妙乃上表說蜀兵數次侵界屢犯中原若不剿除後必爲患今時值秋涼與上文爽人馬安閒正當征伐臣願與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入漢中殲滅奸黨以清邊境魏賊後出師表之言魏主大喜問侍中劉晔曰子丹勸朕伐蜀如何晔奏曰大將軍之言是也今若不剿除後必爲大患陛下便可行之可見賊亦與魏不兩立叡點頭雖出內回家有衆大臣相探問曰聞天子與公計議興兵伐蜀此事如何晔應曰無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險非可易圖空費軍馬之勞於國無益忽然要衆官皆默然而出楊暨入內奏曰昨聞劉晔勸陛下伐蜀今日與衆臣議又言不可伐是欺陛下也陛下何不召而問之叡即召劉晔入內問曰卿勸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晔曰臣細詳之蜀不可伐又在天子面前叡大笑少時楊暨出內晔奏曰臣昨日勸陛下伐蜀乃國之大事豈可妄泄於人夫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祕之前此只疑其模稜兩可至此方知是深心人叡大悟曰卿言是也自此愈加敬重旬日內司馬懿入朝魏主將曹

眞表奏之事，逐一言之。懿奏曰：臣料東吳未敢動兵。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報即拜曹眞爲大司馬，征西大將。督司馬懿爲大將軍，征西副都督。此時大都督印又與曹眞掛了，可見前番司馬懿謀議正是老劉隄爲軍師，三人拜辭魏主，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逕奔劍閣，來取漢中。其餘郭淮、孫禮等各取路而行。漢中人報入成都。此時孔明病好多時，每日操練人馬，習學八陣之法，盡皆精熟。早爲後卷討賊賊却欲取中原，正自來受討，聽得這箇消息，遂喚張巖、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倉故道，以當魏兵。只是一千兵，令人測摸不出。吾却提大兵便來接應。二人告曰：人報魏軍四十萬，詐稱八十萬，聲勢甚大，如何只與一千兵去守隘口？偷魏兵大至，何以拒之？不獨兩人不解，即魏軍亦不解。孔明曰：吾欲多與，恐士卒辛苦耳。說得沒氣力沒要緊，一發令人不解。巖與平面面相覷，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等之罪，不必多言，可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殺某二人，就此請殺，只不敢去。不獨二人哀之，孔明笑曰：何其愚也。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見。吾昨夜仰觀天文，見畢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淋瀝先生知風知雨，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因此不用多軍，決不受害。吾將大軍皆在漢中安居。

月待魏兵退，那時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勞，吾十萬之衆可勝魏兵四十萬也。此處方纔盡情說明。二人聽畢，方大喜，拜辭而去。孔明隨統大軍出漢中，傳令教各處隘口預備乾柴草料，細糧俱勾一月，人馬支用，以防秋雨。又點秋字應上，不將大軍寬限一月，先給衣食，俟候出征。以上按下文，一真亂却說曹眞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土人問之，皆言孔明同時放火燒燬。將前此補曹眞便要從陳倉道進發，懿曰：不可輕進。我夜觀天文，見畢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孔明知雨則未必知有一月之雨，仲達知雨則未必知有一月之雨。若深入重地，常勝則可，倘有疎虞，人馬受苦，要退則難。且宜在城中搭起窩鋪，任紮以防陰雨。眞從其言，未及半月，天雨大降，淋漓不止。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溼，人不得睡，晝夜不安。沈音陽當日，大雨連降二十日，馬無糧草，死者無數。軍士怨聲不絕，傳入洛陽，魏主設壇求晴不得。此時道士亦門侍郎王肅上諫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先言轉餉之遠，又況於深入險阻，鑿路而行，則其爲勞必相百倍也。次言路今又加之以霖

兩山坡峻滑衆逼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之大
忌也。次言天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方半谷道治功
大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

次言士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
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通於權
變者哉願陛下念水雨難劇之故休息士卒此言目下

後日有警乘時用之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
此言他日
方可進兵

魏主覽表正在猶豫楊阜華歆亦上疏諫。王肅表用賢寫
魏主即下詔遣使詔曹真司馬懿還朝却說曹真與

司馬懿商議曰今連陰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
意如何禁止。此番一出是特地來賞前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偷孔明追

來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兵正議間忽
使命來召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徐

徐而退。以上接下真懿一邊却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天氣
未晴自提一軍屯於城固又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駐

箭孔明升帳喚衆將言曰吾料魏兵必走魏主必下詔
來取曹真司馬懿兵回。先生吾若追之必有準備不如

任他去且再作良圖。魏兵每為追蜀兵而散忽王平令人報

來說魏兵已回孔明分付來人傳與王平不可追襲吾
自有破魏兵之策正是魏兵縱使能埋伏漢相原來不
肯追未知孔明如何破魏且看下文分解

武侯之計未符不為司馬懿之所料而無如司馬懿之料武侯又早
為武侯之所料也懿料武侯之必出於是而思有以破之武侯又料
懿之知我之出於是而預有以防之料其在祁山寨中而已在武都
陰平料其在武都陰平而已在祁山寨中料其真退而竟假退料
其假退而竟真退致使一足智多謀之司馬懿而動多舛說束手
無策武侯真神人哉

武侯一出祁山而即歸以街亭之既失也再出祁山而又歸以陳倉
之未拔也追三出祁山而陳倉拔矣陳倉拔而糧道便矣糧道便而
街亭之兵不必憂矣且蜀又屢勝魏又屢敗宜其不歸而終亦歸者
復因張苞之死而致武侯之病嗚呼天不祚漢於人乎何尤

前文連寫三次出師而兩回以吳國之事此卷將寫武侯四番出師
而又間以魏國之事夫吳事間伐魏不足奇即以魏事間伐魏則
奇矣以魏之侵吳間伐魏不足奇即以魏之侵漢間伐魏則奇矣

且魏方侵漢而不得侵而去是前所聞之兩事為實而今所聞之
事為虛也魏不侵漢猶伐之及不侵漢漢乃不追而聽其去是有
前三事與後三事之實而後聞以此一事之虛也斷斷續續實實虛
虛豈非妙事妙文天造地設

為將者不可不知天時知天時而後能戰亦惟知天時而後能不戰
赤壁之風南徐之霧破鐵車之雲所以助戰者也蜀道陳倉之雨所
以阻戰者也知其戰而有戰之備知其不戰而亦有不戰之備乃孔
明知之而禦之司馬懿亦知之而不早避之則司馬懿終遜孔明一
籌

劉惔之戒備言與王廣之請同兵同一意也。何也？兵爲饒道，聲趨左而實趨右，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事未發而謀先泄，猶恐敵人知之，而備我，况勢歸於外，曠日持久，而不得進者，哉！用兵之法，貴在密，貴在速，不密則不速，不速則不密，故曰：兩人之意同。

觀於魏之伐蜀，而四出祁山之師，愈不容緩矣。漢以魏爲賊，魏亦以漢爲賊，漢縱忘賊，賊不忘漢，故曰：不伐賊，則王業亦亡。此漢賊不兩立之言，於斯益驗也。我以彼爲賊，而伐之，不得不急，至彼亦以我爲賊，而我之伐之，又何得不急哉。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陣辱仲達

却說衆將聞孔明不追魏兵，俱入帳告曰：魏兵苦雨，不能屯紮，因此回去，正好乘勢追之。丞相如何不追？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今軍退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計。不犯他，人失着。不如縱他遠去，吾却分兵巡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提防也。此之謂攻，其無備。衆將曰：取長安之地，別有路也。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吾亦欲問之。孔明曰：祁山乃長安之首也。隴西諸郡，倘有兵來，必經由此地。更兼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得地利也。前回は仰觀天文，此回は俯察地利。衆將皆拜服。孔明令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出箕谷，馬岱王平張翼馬忠出斜谷，俱會於祁山，調撥已定。孔明自提大軍，令關興廖化爲先鋒，隨後進發。以上按下文武侯一邊却說曹真司馬懿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三 第一百回

二人在後監督人馬，令一軍入陳倉古道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又行旬日後，面埋伏衆將皆回說：蜀兵全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棧道斷絕，蜀人豈知我等退軍耶？寫曹真之愚，以魏可馬之智。懿曰：蜀兵隨後出矣。誠如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兵不趕，料吾有伏兵也。故縱吾兵遠去，待吾兵過盡，他却奪祁山矣。誠如公言。曹真不信，懿曰：子

丹如何不信？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爲期。若無蜀兵來，我面塗紅粉，身穿女衣來營中伏罪。此等賭法甚奇，贏的是男子，輸的是婦人，但恐今日天與後文受出相映。真曰：若有蜀兵來，我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與你。以天子所賜爲賭，孰知後來即分

兵兩路，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各下寨已畢，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軍馬各於要道安營。懿更換衣裝，雜在衆軍之內。賭輸了要換婦人裝束，今不曾輸先着小平衣裳。遍觀各營，忽到一營，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大雨淋了許多時，不肯回去。今又在這裏頓任，強要賭寨，却不苦了官軍。賭寨原是懿聞言歸寨，升帳聚衆將皆到帳下，揆出那將來，懿叱之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以慢軍心？其人不招，懿

叫出同伴之人對證那將不能抵賴。懿曰：吾非賭賽，欲勝蜀兵。勝曹兵便是取笑令汝各人有功回朝。汝乃妄出怨言，自取罪戾。喝令武士推出斬之。取笑弄出認真來須臾，獻首帳下。衆將悚然。懿曰：汝等諸將皆要盡心以防蜀兵。聽吾中軍敲響，四面皆進。衆將受命而退。以上按下其懿一邊，以下再叙武侯一邊。

却說魏延張疑陳式杜瓊四將引一萬兵取箕谷而進。正行之間，忽報參謀鄧芝到來。四將問其故。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隄防魏兵埋伏，不可輕進。司馬懿之料武侯又為武侯所

料陳式曰：丞相用兵，何多疑耶？吾料魏兵連遭大雨，衣甲皆毀，必然急歸。安得又有埋伏？今吾兵倍道而進，可獲大勝。如何又教休進？芝曰：丞相計無不中，謀無不成。汝安敢違令？式笑曰：丞相若果多謀，不致街亭之失。應照

九十五 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聽其計，亦笑曰：丞相若聽吾言，逕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連洛陽皆得矣。應照

九十二 今執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既令進兵，今又教休進，何其號令不明？式曰：吾自有五千兵，逕出箕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芝再三阻當，式只不聽。

逕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司馬懿部下末將不服武侯，又是一個馬騾。鄧芝只得飛報孔明，却說陳式引兵行不數里。

忽聽一聲礮響，四面伏兵皆出。式急退時，魏兵塞滿谷口，圍得鐵桶相似。式左衝右突，不能得脫。忽聞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乃是魏延救了陳式，回到谷中。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帶傷人馬。此時陳將軍差也不差背後魏兵趕來，却得杜瓊張疑引兵接應。魏兵方退，陳魏二人方信孔明先見如神，懊悔不及。且說鄧芝同見孔明，言魏延陳式如此無禮，孔明笑曰：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常有不平之意，因憐其勇而用之。久後必生患害。五回伏筆。正言間，忽流星馬報到，說陳式折了四千餘人，止有四五百帶傷人馬。屯在谷中。孔明令鄧芝再來箕谷，撫慰陳式，防其生變。周密

把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夜行晝伏，速出祁山之左。舉火為號，又喚馬忠張翼分付曰：汝等亦從山僻小路晝伏夜行，逕出祁山之右，舉火為號，與馬岱王平會合，共劫曹真營寨。前番調撥以此四人為一路，今又分作兩路。吾自從谷中三面攻之，魏兵可破也。四人領命分頭引兵去了。孔明又喚關興、廖化分付曰：如此如此。前兩路敘明所授之計，此一路不敘，敘明所授之計，待後文始見。是換筆。二人受了密計，引兵而去。孔明自領精兵倍道而行。正行間，又喚吳班、吳懿授與密計。又不敘明所授何計，又留筆在末後分明亦是換筆。

亦引兵先行。却說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以此怠慢。縱令軍士歇息。只等十日無事。要差司馬懿不覺守了七日。再熬過三日便忽有人報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許縱令蜀兵近界。關欲踏過曹真之意。只以踏秦良領命引兵剛到谷口。哨見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趕來。行到五六十里。不見蜀兵。投密計也。心下疑惑。教軍士下馬歇息。忽哨馬報說。前面有蜀兵埋伏。良上馬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令軍士陞防。不一時。四壁廂喊聲大震。前面吳班、吳懿引兵殺出。後未分付的最背後。關興、廖化引兵殺來。出在第二。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馬投降者免死。不盡殺之計盡。魏軍大半多降。秦良死。戰被廖化一刀斬於馬下。今定却。不遇司馬懿。孔明把降卒拘於後軍。却將魏軍衣甲與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魏兵。不見男子扮女子令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引着。此四人重運奔曹真寨來。先令報馬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盡趕去了。許正合他之意真大喜。忽報司馬都督差心腹人至。真喚入。問之。其人告曰。今蜀兵用埋伏。計殺魏兵四千餘人。與陳式所折正好相司馬都督致意。將軍教休將賭賽為念。務要用心陞防。此來殺

段筆法。真曰。吾這裏並無一箇蜀兵。強要遂打發來人回去。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真自出帳迎之。比及到寨。人報前後兩把火把。起真急回寨。後看時。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指麾蜀軍。就營前殺將進來。重復調撥的馬岱王平從後面殺來。馬忠張翼亦引兵殺到。此再出現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眾將保曹真望東而走。背後蜀兵趕來。曹真正奔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真膽戰心驚。每到遇救兵處反視之。乃司馬懿也。非來取玉帶懿大戰一場。蜀兵方退。真得脫羞慚。無地。輸與孔明又輸與仲達是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北安營。再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遭此大敗也。懿曰。見來人報稱。子丹說並無一箇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知之。故相相應。今果中計。司馬懿口中之補出。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若奸世曹真甚是惶恐。氣成疾病。臥牀不起。姓曹的如此無用事。曹真甚是惶恐。氣成疾病。臥牀不起。姓曹的如此無用馬氏。兵屯渭濱。懿恐軍心有亂。不敢教真引兵。却說孔明大驅士馬。復出祁山。此是四勞軍已畢。魏延陳式杜瓊張嶷入帳拜伏請罪。孔明曰。是誰失陷了軍來。延曰。陳式不聽號令。潛入谷口。以此大敗。式曰。此事魏延教

我·行·來·始而一齊狂怒繼而孔明曰：他倒救你，你反攀他。輕輕二句便將令已違，不必巧說。即令武士推出陳式，斬之。須臾，懸首於帳前，以示諸將。此時孔明不殺魏延，欲留之以為後用也。語絕妙筆法孔明既斬了陳式，正議進兵，忽有細作報說曹真臥病不起。現在營中治療，孔明大喜，謂諸將曰：若曹真病輕，必便回長安。今魏兵不退，必為病重，故留於軍中，以安衆人之心。吾寫下一書，教秦良的降將，持與曹真，真若見之，必然死矣。與前番致局而遂喚降兵至帳下，問曰：汝等皆是魏軍父母妻子，多在中原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武侯衆軍泣淚拜謝。孔明曰：曹子丹與吾有約，吾有一書，汝等帶回，送與子丹，必有重賞。武侯魏軍領了書，奔回本寨。將孔明書呈與曹真，真扶病而起，拆封視之。其書曰：漢丞相武侯侯諸葛亮，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竊謂夫為將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不動如山，岳難知如陰陽，無窮如天地，充實如太倉，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預知天文之早濼，先識地理之平康，察陣勢之期會，揣敵人之短長，嗟爾無學後輩，上逆穹蒼，助篡國之反賊，稱帝號於洛陽。

走殘兵於斜谷，遭霖雨於陳倉。水陸困乏，人馬猖狂。拋盈郊之戈甲，棄滿地之刀槍。都督心崩而膽裂，將軍鼠竄而狼忙。無面見關中之父老，何顏入相府之廳堂。史官秉筆而紀錄，百姓衆口而傳揚。仲達聞陣而惕，楊子丹望風而遑遑。吾軍兵強而馬壯，大將虎奮以龍驤。掃秦川為平壤，蕩魏國作坵荒。直是一篇曹真看畢，恨氣填胸。至晚死於軍中。個王朗、司馬懿用兵車裝載，差人送赴洛陽安葬。魏主聞知曹真已死，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軍來與孔明交鋒。隔日先下戰書，是不得已。孔明謂諸將曰：曹真必死矣。遂批回來日交鋒，使者去了。孔明當夜教姜維受了密計，如此而行。又喚關平分付如此如此。用何妙計。次日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一邊是河，一邊是山，中央平川曠野，好片戰場。正好擺陣兩軍相迎，以弓箭射住陣角。三通鼓罷，魏陣中門旗開處，司馬懿出馬，衆將隨後而出。只見孔明端坐於四輪車上，手搖羽扇。二人向來並不會交談，此是第一番相見懿曰：吾主上法堯禪舜，開口便說禪代正，為他日效尤張本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者，乃吾主寬慈仁厚，恐傷百姓也。汝乃南陽一耕夫，不識天數，強要相侵，理宜殄滅。如省

心改過。宜即早回。各守疆界。以成鼎足之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對嗣君開口說先帝對敵人亦開口只說先帝汝曹氏不久為漢所滅。汝祖父皆為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效。反助篡逆。豈不自恥。懿羞慚滿面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若能勝。誓不為大將。汝若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又是一番賤矣孔明曰。汝欲鬪兵鬪陣法。偏有許多國法懿曰。先鬪陣法。孔明曰。先布陣。我看懿入中軍帳下。手執黃旗。招颺左右軍動。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吾陣否。孔明笑曰。吾軍中末將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氣陣也。取混一懿曰。汝布陣我看。孔明入陣。把羽扇一搖。復出陣前。問曰。汝識吾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一氣主合八卦主分以分破合也孔明曰。識便識了。敢打吾陣否。懿曰。既識之。如何不敢打。孔明曰。汝只管打來。司馬懿回到本陣中。喚戴凌張虎樂琳三將。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汝三人可從正東生門打入。往西南休門殺出。復從正北開門殺入。此陣可破。汝等小心在意。如黃承意教陸遜之語於是戴凌在中。張虎在前。樂琳在後。各引三十騎。從生門打入。兩軍吶喊相助。三人殺入

蜀陣。只見陣如連城。衝突不出。三人慌引騎轉過陣脚。往西南衝去。却被蜀兵射住。衝突不出。魚腹浦前石疑是人祁山寨前人疑石陣中重重疊疊。都有門戶。那裏分明。東西南北。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但見愁雲漠漠。慘霧濛濛。此二句更見陣法之神奇喊聲起處。魏軍一箇箇皆被縛了。賭陣法輸了送到中軍。孔明坐在帳中。左右將張虎戴凌樂琳并九十箇軍。皆縛在帳下。孔明笑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作為奇。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來決雌雄。未為遲也。叫他回去讀書竟似對求試不中的秀才說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遂將衆人衣服脫了。以墨塗面。步行出陣。司馬懿與曹真賭只賭得紅粉塗面今却搽了墨臉更是難當司馬懿見之大怒。差怒回顧諸將曰。如此挫敗。銳氣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臣。耶。即指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在手。引百餘驍將。催督衝殺。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乃關興也。第二次授計者出現在前懿分後軍當之。復催軍向前廝殺。忽然魏兵大亂。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第一次授計者出現在後蜀兵三路夾攻。懿大驚。急忙退軍。蜀兵周圍殺到。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出。魏兵十傷六七。國兵圍將又斃了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

不出孔明收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時。永安城李嚴遣都

尉苟安解送糧米至軍中交割。苟安好酒。於路怠慢。違

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爲大事。誤了三日。

便該處斬。汝今誤了十日。有何理說。喝令推出斬之。

與陳式正是長史楊儀曰。苟安乃李嚴用人。又兼錢糧多出

於西川。若殺此人。後無人敢送糧也。孔明乃叱武士去

其縛杖八十放之。不斬此人反受其誤。苟安被責。心中懷恨。連夜引親隨五六騎。逕奔魏寨投降。苟安不是苟。 懿喚

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孔明多謀。汝言難信。

汝能爲我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爲上將。

安曰。但有甚事。即當效力。懿曰。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

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稱爲帝。使汝主召回孔明。

即是汝之功。此奉答前文馬謖反問之計。彼此相對。 苟安允諾。逕回成都。見

了宦官。得其人矣。 布散流言。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將篡

國。宦官聞之大驚。即入內奏帝。細言前事。宮中府中不宜異同。 後主

驚訝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其兵權。

免生叛逆。後主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 蔣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建大功。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必須與丞相面議。也會說。 即遣使齎

詔星夜宣孔明回。使命逕到祁山大寨。孔明接入。受詔

已畢。仰天歎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

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也。若奉命而退。後日再難

得此機會也。苟安之罪。上通乎天。姜維問曰。若大軍退。司馬懿乘勢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

先退此營。假如營內兵一千。却掘二千。今日掘三千。

孔明曰。增竈四千。每日退軍。添竈而行。孫臏減竈之法。武侯正用之。楊儀曰。昔孫臏擒龐涓。用添兵減竈之法。今丞相

退兵。何故增竈。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退兵。必

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內數竈。見每日增

竈。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

無損兵之患。方將添竈計策。解說一遞。遂傳令退軍。却說司馬懿料苟

安行計停當。只待蜀兵退時。一齊掩殺。正躊躇間。忽報

蜀寨空虛。人馬皆去。懿因孔明多謀。不敢輕追。自引百

餘騎。前來蜀營內踏看。教軍士數竈。不出先。生所料。 仍回本寨。

次日。又教軍士趕到那箇營內。查點竈數。回報說。這營

內之竈。比前又增一分。司馬懿謂諸將曰。吾料孔明多

謀。今果添兵增竈。吾若追之。必中其計。誰知已中。 孔明計不如且退。再作良圖。於是回軍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

去。次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竈。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效虞翻之法。瞞過吾也。其謀略吾不如也。遂引大軍還洛陽。正是棋逢敵手難相勝。將遇良才不敢驕。未知孔明回到成都。竟是如何。且看下文分明。

將窺武侯與仲達決雌雄。先見仲達與子丹決雌雄。其以面塗紅粉。身服女衣為賭。此以屬者為雄。離者為雌也。然以仲達子丹相較。則子丹是女。仲達是男。若以武侯仲達相較。則武侯是男。仲達是女。觀後文巾幗之受。其不異於面塗紅粉。身服女衣者。幾希矣。武侯氣王朗。只是一氣。曹真不止是一氣。姜維詐降。一氣也。王雙被斬。二氣也。秦良死而秦又劫。三氣也。與三氣周瑜之事。殆相彷彿矣。然周瑜未死之前。有兩句歌謠。一封書札。周瑜既死之後。又有一檣祭文。獨至曹真。而片紙之中。一番教訓。一番嘲笑。一番哀憐。直將歌謠書札祭文。合成一幅。尤令見者解頤。

甚矣為將之不可不嚴也。武侯斬陳式而不斬魏延。憐其勇耳。若魏苟安而反。為其所謂則寬之過也。且陳式未之歸時。恐其降魏。而使鄧芝撫之。魏延將反之日。預知其背漢。而使馬岱防之。獨至苟安而武侯慮不及此。又似失之於疎矣。雖然。此天之不欲與漢豈武侯之咎與。

我以此計中人。而人亦以此計中我。如武侯會以反問之計。退仲達而仲達亦以反問之計。退武侯是也。雖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仲達雖智。豈能問英明之主哉。苟安不能愚後主。而宦官得以愚後主。又非宦官得以愚後主。而後主賢受愚於宦官。昭烈所為。歎息痛恨者。而其父恨焉。其子蹈焉。悲夫。

三田祁山之師。為武侯之病而去。此仲達不知其去者也。四田祁山之師。為苟安之謂而去。此仲達先知其必去者也。不知其去。則其去也易。知其必去。則其去也難。而武侯卒不難於去者。則滅兵添竈之計。得也。孫權以滅竈誘敵之退武侯。又以增竈過敵之退是得孫權之意。而變化之可見。讀古書者。讀此句。必是此句。便是不能讀用古事者。用此法。必是此法。便是不能用觀於武侯。可以悟矣。

第一百一回

田上諸葛狀神 奔劍開張郃中計

却說孔明用滅兵添竈之法。退兵到漢中。司馬懿恐有埋伏。不敢追趕。亦收兵回長安去了。因此罷兵。不曾折了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回到成都。入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于祁山。欲取長安。忽承陛下降詔召回。不知有何大事。後主無言可對。庶之圭一昏良久乃曰。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別無他事。說說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道嘗後主聞言。默然無語。活畫一昏孔明曰。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報。今若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活畫一昏孔明遂喚眾宦官。究問。方知是苟安流言。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餘皆廢出宮外。又深責蔣琬。費禕等。不能覺察。奸邪規諫。

天子。真依之祿允等之答二人唯唯服罪。孔明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發檄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軍前。一面再商議出師。楊儀曰：「前數興兵，軍力罷弊，糧又不繼，今不如分兵兩班，以三箇月為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箇月，却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轉。若此，則兵力不乏，然後徐徐而進，中原可圖矣。」輸流更換之法使兵不苦於遠征三年，故孔明曰：「此言正合吾意。吾伐中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正當為此長久之計。」死而後已遂下令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為期，循環相轉。所謂及瓜，違限者按軍法處治。建興九年春二月，此處忽點時序，正與下文四月麥熟相應。孔明復出師伐魏。時魏太和五年也。漢再按魏國魏主曹叅知孔明又伐

中原，急召司馬懿商議。懿曰：「今子丹已亡，臣願竭一人之力，剿除寇賊，以報陛下之賊。」賊反以漢為賊，賊者漢之賊，漢者亦賊之賊也。叅大喜，設宴待之。次日，人報蜀兵寇急，擒而巡檢呼盜為爺爺盜罵強寇所為強盜者懿即命司馬懿出師禦敵，親排轡駕，送出城外。其猶此乎，叔即命司馬懿出師禦敵，親排轡駕，送出城外，與曹魏相似。懿辭了魏主，逕到長安，大會諸路人馬，計議破蜀兵之策。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守雍，郿以拒蜀兵。」

懿曰：「吾前軍不能獨當孔明之衆，而又分兵為前後，非勝算也。不如留兵守上邽，餘衆悉往祁山，公肯為先鋒。」

否。懿之資張郃，郃大喜曰：「吾素懷忠義，欲盡心報國，惜未遇知己。今都督肯委重任，雖萬死不辭。」說出一死字，為之兆也。於是司馬懿令張郃為先鋒，總督大軍，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其餘衆將各分道而進。前軍哨馬報說：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前部先鋒王平、張嶷逕出陳倉，過劍閣，由散關望斜谷而來。蜀兵之來却在魏兵一邊，故出司馬懿謂張郃曰：「孔明長驅大進，必將割隴西小麥以資軍糧，汝可結營守祁山。吾與郭淮巡略天水諸郡，以防蜀兵割麥。」謹防

畢見渭濱有魏軍陞備，乃謂諸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即今營中乏糧，屢遣人催併李嚴運米，應付却只是不到。」預為李嚴賺武侯伏筆。吾料隴上麥熟，可密引兵割之。於是留王平、張嶷、吳班、懿四將守祁山，營孔明自引姜維、魏延等諸將，前到鹵城。鹵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開城投降。

孔明撫慰畢，問曰：「此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已熟，孔明乃留張翼、馬忠守鹵城，自引諸將并三軍望隴上而來。前軍回報說，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預知吾來割麥也。」亦算是絕糧道，即沐浴更衣，讀書至此必謂又如拜井

此處忽點時序，正與下文四月麥熟相應。漢再按魏國。死而後已。違限者按軍法處治。此處忽點時序，正與下文四月麥熟相應。

其猶此乎，叔即命司馬懿出師禦敵，親排轡駕，送出城外，與曹魏相似。

懿辭了魏主，逕到長安，大會諸路人馬，計議破蜀兵之策。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守雍，郿以拒蜀兵。」

出泉故事歸之於天以求食也

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車上皆要一樣粧飾。此車乃孔明在蜀中預先造下的。與黑油車當下令

姜維一千引軍護車。五百軍擂鼓。伏在上邽之後。第一

馬岱在左。魏延上右。亦各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第二

三路。每一輛車用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髮。仗劍。手執七星皂旛。在左右推車。又來

而三二人各受計。引兵推車。而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鐵刀。獸繩。伺候割麥。原

作怪只。却選二十四箇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跣足。仗劍。簇擁四輪車。為推車。使者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是西遊記豬戒名色。今之打劫東西者往往樣。頭想亦用此法也。

於車前。孔明端坐於上。望魏營而來。哨探軍見之大驚。不知是人是鬼。在衆軍眼中寫一作怪。蹊蹊之孔明。

火速報知司馬懿。懿自出營視之。只見孔明冠鶴擎手搖羽扇。端坐於四輪車上。左右二十四人披髮仗劍。前面一人手執皂旛。隱隱似天神一般。又像七星旗前祭風時形狀。又在司馬懿眼中寫一作怪。蹊蹊之孔明。

這箇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撥二千人馬分付曰。汝等疾去。連車帶人。盡情都捉來。諸葛莊神司馬又要捉鬼。

魏兵領命一齊追趕。孔明見魏兵趕來。便教回車。遙望蜀營。緩而行。魏兵皆驟馬追趕。西廂曲云。馬兒慢慢行。車兒急急隨。今却是車兒慢慢行。馬兒急急隨矣。

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儘力趕了一程。追之不上。是西遊記孫行者神通。各人大驚。都勒住馬言曰。奇怪。我等急急趕了三十里。只見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孔明見兵不來。又令推車過來。朝着魏兵。歇下。一發作怪。倒好耍子。魏兵猶豫良久。又放馬趕來。孔明復回車。慢慢而行。魏兵又趕了二十里。只見在前不曾趕上。意似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盡皆癡呆。孔明教回過車。朝着魏軍。推車倒行。一發作怪。倒好耍子。魏兵又欲追趕。後面司馬懿目引一軍到。傳令曰。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驅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書內縮地之法也。借司馬懿口中下一註脚。衆軍不可追之。衆軍方勒馬回時。左勢下戰鼓大震。一彪軍殺來。懿急令兵拒之。只見蜀兵隊裏二十四人披髮仗劍。皂衣。跣足。擁出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明。簪冠鶴擎手搖羽扇。又是一箇孔明與前却。是兩箇孔明作怪之極。懿大驚曰。方纔那箇車上坐着孔明。趕了五十里。追之不上。這裏如何。又有孔明怪哉。怪哉。不知道甲天書中。可有此等變化。言未畢。右勢下戰鼓又鳴。一彪軍殺來。四輪車上亦坐着一箇孔明。左右亦有二十人。皂衣。跣足。披髮仗劍。推車而來。設法比前變又是一個孔明與前却是三個孔明。既是六丁六甲變的之極。懿心中大疑。回兵諸將曰。此必神兵也。六甲變的衆軍心下大亂。不敢交戰。各自奔走。正行之際。忽然鼓

聲大震。又一彪軍殺來。當先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右前後推車使者同前一般。又是一個孔明與前却是四個孔明作怪之妙。魏兵無不駭然。司馬懿不知是人是鬼。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驚懼。急急引兵奔入上邽閉門不出。孔一個當不起又生出無數孔明。司馬懿真要嚇殺也。此時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隴上小麥割盡。連赴鹵城打晒去了。却弄不出這等神通。司馬懿在上邽城中三日不敢出城。此時麥已晒乾矣。後見蜀兵退去。方敢令軍出哨。於路捉得一蜀兵來見司馬懿。懿問之。其人告曰。某乃割麥之人。因走失馬匹。被捉前來。懿曰。前者是何神兵。竟道是答曰。三路伏兵皆不是。孔明乃姜維馬岱魏延也。信蜀兵口每一路只有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播鼓。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孔明也。又註明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懿接入禮畢。淮曰。吾聞蜀兵不多。現在鹵城打麥。可以擊之。懿細言前事。路笑曰。只瞞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只怕倒底吾引一軍攻其後。公引一軍攻其前。鹵城可破。孔明可擒矣。懿從之。遂分兵兩路而來。如今不見了却說孔明引軍在鹵城打晒小麥。忽喚諸將聽令曰。今夜敵人必來攻城。吾料鹵城東西麥田之內。足可伏兵。

割了麥去。止剩誰敢為我。一往姜維魏延馬忠馬岱四將。光地正好屯兵。出曰。某等願往。孔明大喜。乃命姜維魏延各引二千兵。伏於東西南北兩處。馬岱馬忠各引二千兵。伏於西南東北兩處。前是四個孔明。亦是四面埋伏。只聽礮響。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引百餘人。各帶火礮出城。伏在麥田之內。等候。却說司馬懿引兵巡到鹵城下。日已昏黑。乃謂諸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準備。今可乘夜晚攻之。只怕夜裏有鬼。此處城低壕淺。可便打破。遂屯兵城外。一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合兵。一聲鼓響。把鹵城圍得鐵桶相似。城上萬弩齊放。萬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魏軍中。信礮連聲。三軍大驚。又不知何處兵來。先驅使雷神。淮令人去麥田搜時。四角上火光冲天。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至。鹵城四門大開。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魏兵死者無數。是殺天蓬元帥擊死了。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紮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角下安營。犄角之勢郭淮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目下又被殺了一陣。折傷三千餘人。折兵之數在郭淮口中補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矣。懿曰。復當如何。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人。

馬併力刺殺吾。願引軍襲劍閣。截其歸路。使彼糧草不通。武侯劍閣上之麥所重在糧郭。淮欲截劍閣之路亦所重在糧。三軍慌亂。那時乘勢擊之。敵可滅矣。諺從之。即發檄文。星夜往雍涼調撥人馬。不

一日。大孫將禮引雍涼諸郡人馬到。諺即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與前之襲街。一一樣算計。却說孔明在鹵城相持日久。不見魏兵出戰。乃喚馬岱姜維入城聽令曰。今魏兵守

住山險。不與吾戰。一者料吾麥盡無糧。二者令兵去襲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住險要。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去。與前之使馬謖守平。守街亭一樣算計。二人引兵去

了。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見存八萬軍。內四萬該與換班。孔明曰。既有令便

教速行。衆軍聞知。各各收拾起程。軍士思家。歸心如箭。忽報孫禮引雍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閣。司馬懿自引兵來

攻鹵城了。蜀兵無不驚駭。欲駭不得。驚駭可知。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得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

到。然後換之。楊儀是老。實算計。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爲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准備歸計。

共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即傳

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武侯是巧妙。權着實要他。衆軍不聞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且不同。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方知武侯幾句極想言。爾等該還家。豈可復留於此。妙在只是打發他。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越不肯去。孔明曰。汝等既要爲我出戰。可出城安營。待魏兵到。莫待他息喘。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勞之法也。要時便三遺歸不去時便。衆兵領命。各執兵器。歡喜出城列陣。而待。却說西涼人馬借道而來。走的人

馬困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進。人人奮勇。將銳兵驍。雍涼兵抵敵不住。望後便退。蜀兵奮力追殺。殺得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以少勝衆。全虧以逸待勞。孔明出城收聚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拆封視之。書云。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蜀。幸吳尙未起兵。今嚴探知消息。伏望丞相早作良圖。孔明覽畢。甚是驚疑。乃聚諸將曰。若東吳與兵寇蜀。吾須索速回也。試令讀三國者。掩卷辨之。謂書中之言。真乎。假乎。若曰。一邊會。不聞也。真也。則洛陽有此消息。何不知會司馬懿。而今司馬懿知吾屯軍在此。必不敢追趕。於是王平張嶷。吳班吳懿。

分兵兩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張郃見蜀兵退去。恐有計策。不敢來追。乃引兵往見司馬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懿曰。孔明詭計極多。不可輕動。驚弓之鳥不如堅守。待他糧盡。自然退去。大將魏平出曰。蜀兵拔祁山之營而退。正可乘勢追之。都督按兵不動。畏蜀如虎。臥龍亦畏

奈天下笑何。懿堅執不從。却說孔明知祁山兵已回。遂令楊儀馬忠入帳。授以密計。令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礮響。急下滾木石先截其去路。兩頭子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此處授計與前卷文法不同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

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烟火。大兵盡望木門道而去。井井有魏兵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大隊已退。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懿自往視之。見城上插旗。城中烟起。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已退。誰敢追之。方知旌旗烟火非拒其追。正諷其追也。先鋒張郃曰。吾願往。懿曰。公性急躁。不可去。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為先鋒。今日正是立功之際。是正效死之日却不用吾何也。懿曰。蜀兵退去。險阻處必有埋伏。須十分仔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得。不必挂慮。懿曰。公自欲去。莫欲追悔。郃曰。大文

夫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說一死字在他口內。明明道破文下。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却教魏平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却引三千兵隨後策應。寫得極仔細。張郃領命引兵火速望前追趕。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起。樹林內閃出一彪軍為首。大將橫刀勒馬大叫曰。賊將引兵那裏去。郃回頭視之。乃魏延也。不以無伏兵誘之。正以有伏兵誘之。郃又追趕三十餘里。勒馬回顧。全無伏兵。伏兵處使知伏兵不足畏矣。又策馬前追。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關興也。不止以一路伏兵誘之。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休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十合。興撥馬便走。使知伏兵之皆無用。則伏兵又不足畏也。郃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內。郃心疑。令人四下哨探。並無伏兵。再問一段無伏兵。又如此之超遞則伏兵愈不足畏矣。於是放心又趕。不想魏延却抄在前面。郃又與戰十餘合。延又敗走。郃奮怒趕來。又被關興抄在前面截住去路。後所見之伏兵。即前所見之伏兵。使知伏兵之更無添換。則伏兵愈不足畏矣。郃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衣甲什物等件。塞滿道路。魏軍皆下馬。爭取。以誘之。延與二將輪流交戰。法省筆張郃奮勇追趕。看看天晚。趕到木門道口。魏延撥回馬

高聲大罵曰：張郃逆賊，吾不與汝相拒。汝只顧趕來，吾今與汝決一死戰。郃十分忿怒，挺鎗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來迎，戰不十合，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如此方纔引得張郃殺的性起，又見魏延大敗而逃，乃驟馬趕來。此時天色昏黑，一聲礮響，山上火光沖天，忽有亂柴滾將下來，阻截去路。今番着了道兒郃大驚曰：「我中計矣！」急回馬時，背後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路。忽一聲梆子響，兩下萬弩齊發，將張郃并百餘箇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此日之死早在三後人有詩曰：

伏弩齊飛萬點星

木門道上射雄兵

至今劍閣行人過，猶說軍師舊日名。

却說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了道路，已知張郃中計。衆軍勒回馬急退。讀至此必謂一篇妙文已完，不謂又有一篇妙文在後。忽聽的山頭上大叫：「諸葛丞相在此！」衆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衆軍而言曰：「吾今日圍獵，欲射一馬，司馬誤中一箭。」張郃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早晚必爲吾所擒矣。木門道射張郃是一篇發傳，以此武侯幾句言話竟是一篇論贊，此段妙文更出意外。魏兵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歎曰：「張雋義身死。」

吾之過也。又是誰句論贊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張郃死，揮淚歎息，令人收其屍厚葬之。却說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都護李嚴奏後主曰：「臣已備辦軍糧，行將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兩舌之人今日多有母獨怪李嚴也後主聞奏，即命尙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問班師之故。禕至漢中，宣後主之意，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將與兵寇川，因此回師。」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何故回師？」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却又妄奏天子，遮飾已過。此處方纔敘明孔明大怒曰：「匹夫爲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先帝托孤之意，姑且寬恕。」應八十五回中事孔明從之，費禕即具表啓奏後主。後主覽表，勃然大怒，叱武士推出李嚴，斬之。參軍蔣琬叩首奏曰：「李嚴乃先帝托孤之臣，先主能知馬謖而不能知李嚴，可見知人之難。」乞聖恩寬恕。後主從之，即請爲庶人。徙於梓潼郡，開往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爲長史。雖其父而用其子，是孔明無存心處。積草屯糧，講陣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兩川人民軍士皆仰其恩德。光陰荏苒，不覺三年。時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

臣今存植軍士已經三年。日更討賊將待何時。糧草豐足。軍器完備。人馬雄壯。可以伐魏。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也。已為五丈原之議。武侯此行果然後不復見後主矣。讀書至此為之一哭。

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能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受先帝知遇之恩。夢寐之間。未嘗不設伐魏之策。竭力盡忠。為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臣之願也。言未畢。班部中一人出曰。丞相不可與兵。衆視之。乃譙周也。正是武侯盡瘁惟憂國。太史知機又論天。未知譙周有何議論。日看下文分解。

或謂武侯作怪。不過為割麥之計。母乃為人所笑。予曰不然。今天下之枉。神作怪。大抵類此。書符遺將。霖雨祈晴。使人奉相尊奉。稱其道法。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燒丹鍊藥。却老延年。使人轉相傳述。指曰仙翁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杖錫升座。講佛談禪。使人疑為惑。這再來生公。復出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歌姬舞妓。裝態極妍。使人疑為天上飛瓊。山中神女。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翰墨丹青。棋賭藝。窮工圖巧。竭智悉能。使人疑其筆下有神。腹中有鬼。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星卜堪輿。醫方雜術。推吉論凶。知生決死。使人疑其胸羅陰陽。心通造化。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推而準之。比比皆是。何獨笑一武侯哉。勞師遠征。動以年歲。楊儀請立換班之法。可謂善矣。然使及期而不代。此連稱管至父之所以作亂於齊也。一旦大敵猝臨。新軍未至。不從權則無以應敵。欲從權則又恐失信於我軍。當此之時。將何法以處之乎。而武侯則更有妙術焉。以為我欲從權。而人必以為我失信。因我不失信。而人乃樂於從權。於是不以驅之戰者。督其戰。正以遣

之去者。故其戰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武侯其得此道也。夫

君子讀書至此。而歎糧之為累大也。民以食為天。兵亦以食為天。武侯割糧上之。麥迫於無糧。耳司馬懿之不戰亦曰。糧盡而彼自退耳。郭淮之請斬劍閣。又曰。載其糧道。則彼自亂耳。前者苟安之被責。而與諺不過以解糧之過。期今者李嚴之遺書。以相欺。亦不過為運糧之有缺。嗟乎。兵之需餉如此。而餉之艱難。又如此。然則將如之何哉。故國家兵未足。必先足食。食不足。無膏去兵。

司馬懿則孔明之外。又有孔明。東西南北。一人化作四人。何其多。而幻也。誘張郃。則魏延之外。又有關興。關興之外。止有魏延。輪流轉。換兩人。只是兩人。何其少。而窮也。非多而幻。嚇司馬懿。不得非少。而窮亦誘張郃。不得假張飛。兩度撮空。假姜維。一番竊冒。假孔明。四。面分身。前後可稱三絕。唇口川中。抽一活魚。魚腹浦邊。放一。生鹿木。門道上。獲一死獐。前後又可稱三絕。

第一百一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却說譙周官居太史。頗明天文。見孔明又欲出師。乃奏後主曰。臣今職掌司天臺。但有禍福。不可不奏。近有羣鳥數萬。自南飛來。投於漢水而死。此不祥之兆。鳥獸之變。又觀天象。見奎星躔於太白之分。盛氣在北。不利伐魏。星辰之變。又成都人民。皆聞柏樹夜哭。草木之變。○梁木其。變。正應武侯之死。有。此數般災異。丞相只宜謹守。不可妄動。孔明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當竭力討賊。豈可以虛妄之災氣。而廢國。家大事耶。遂命有司。設太牢。祭於昭烈之廟。武侯此去。便。

永別廣書至

此為之一哭涕泣拜告曰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負罪非輕今臣復統全部再出祁山誓竭力盡心剿滅漢賊恢復中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即以後主之言告後主之先帝祭畢拜辭後主星夜至漢中聚集諸將商議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倒於地半晌方甦與吳張苞仍棉然一在將歸一在初出又各不同衆將再三勸解孔明歎曰可憐忠義之人天不與以壽我今番出師又少一員大將也後人有詩歎曰

生死人常理 崢嶸一樣空
但存忠孝節 何必盡喬松

孔明引蜀兵二十四萬分五路而進令姜維魏延為先鋒皆出祁山取齊令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

以下按通武侯一却說魏國因舊歲有青龍自摩坡井內而出改為青龍元年青龍見御座早為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邊官飛報蜀兵三十餘萬分五路

復出祁山魏主曹叡大驚急召司馬懿至謂曰蜀人三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之奈何懿奏曰臣夜觀天象見中原旺氣正盛奎星犯太白不利於西川

與應周之託陛下洪福當往破之臣願保四人同去叡曰卿保何

與應周之託陛下洪福當往破之臣願保四人同去叡曰卿保何

與應周之託陛下洪福當往破之臣願保四人同去叡曰卿保何

人諺曰夏侯淵有四子長名霸字仲權次名威字季權三名惠字雅權四名和字義權霸威二人弓馬熟嫻惠和二人諳知韜略此四人常欲為父報仇臣今保夏侯

霸夏侯威為左右先鋒夏侯惠侯和為行軍司馬共贊軍機以退蜀兵前所屬鄴昭張部已死今又引出四人來叡曰向者夏侯淵驍馬遺誤軍機失陷了許多人馬至今羞慚不回照應武侯

此時今此四人亦與祿同否懿曰此四人非祿之比也此非後夏侯若但以宗室親黨薄之庶子建所以有求自試之表也叡乃從其請即命司馬懿為大都督凡將士悉聽量才委用各處兵馬皆聽調遣懿受命辭朝出城叡又以手詔賜懿曰

卿到渭濱宜堅壁固守勿與交鋒蜀兵不得志必詐退誘敵卿慎勿追待彼糧盡必然自走然後乘虛攻之則取勝不難亦免軍馬疲勞之苦計莫善於此也

此詔出於司馬懿之意乃密令天子賜之耳恐諸將欲戰故也

司馬懿頓首受詔即日長安聚集各處軍馬共四千萬皆來渭濱下寨又撥五萬軍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令先鋒夏侯霸夏侯威過渭水安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築起一城以防不虞築城便是欲守不欲戰之意懿正與衆將商議間忽報郭淮孫禮來見懿迎入禮畢淮曰今蜀兵悉

議間忽報郭淮孫禮來見懿迎入禮畢淮曰今蜀兵悉

在祁山偷跨渭登原。接連北山阻絕關道。大可虞也。懿曰。所言甚善。公可就總督隨西軍馬。據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糧盡。方可攻之。即曹叡手詔中語郭淮孫禮領命引兵下寨去了。却說孔明復出祁山。此是山下五箇大寨。按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又下十四箇大寨。分屯軍馬。以為久計。已有不欲復返之勢每日令人巡哨。忽報郭淮孫禮領隨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謂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阻絕關道也。吾今虛攻北原。却暗取渭濱。令人紮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夜。攻北原。司馬懿必引兵來救。彼若少敗。我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下於筏中。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某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得渭水之南。則進兵不難矣。武侯此算亦是妙着。但為司馬懿猜破矣。諸將遵令而行。早有巡哨軍飛報司馬懿。懿喚諸將議曰。孔明如此設施。其中有詐。彼以取北原為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吾後。却攻吾前也。以前往往只猜得一。半此却被他全猜着。即傳令與夏侯霸夏侯威曰。若聽得北原發喊。便提兵於渭水南岸之中。待蜀兵至。擊之。先遣一路兵。又令張虎樂琳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

橋北岸。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可一齊射之。休令近橋。又遣一路兵。又是防渭濱。又傳令郭淮孫禮曰。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盡伏於半路。若蜀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來攻汝。汝詐敗而走。蜀兵必追。汝等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我指揮而擊之。第三路兵方是防北原。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懿引兵救應前營。第四路又懿自引一軍救北原。第五路又防却說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第一路兵是攻北原。吳班吳懿引木筏兵去燒浮橋。第二路燒浮橋。令王平張嶷為前隊。姜維馬忠為中隊。廖化張翼為後隊。分兵三路去攻渭水。早營取渭濱。此三路俱是日午時。人馬離大寨盡渡渭水。列成陣勢。緩緩而行。却說魏延馬岱將近北原。天色已昏。先算第一路蜀兵。孫禮哨見。便棄營而走。魏延知有準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有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兩路魏兵。於此出現。魏延馬岱奮力殺出。蜀兵多半落於水中。餘衆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兵殺來。救了敗兵。過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撐筏順水來燒浮橋。再寫第二路魏兵。却被張虎樂琳在岸上亂箭射住。又一路魏兵。吳班中箭落水而死。吳班死了。餘軍跳水逃命。木筏盡被魏兵奪去。此時

王平張巖不知北原兵敗直奔到魏營又寫第三已有二

更天氣只聽得喊聲四起王平謂張巖曰馬軍攻打北

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現在面前如何不見一箇魏兵

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看浮橋火起

方可進兵王平比衆人二人勒往軍馬忽背後一騎馬來

報說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兵浮橋兵俱失了姜維馬忠

兩路兵已在取回之內不復驚寫用筆妙甚王平張巖大驚急退軍時却被魏兵

抄在背後一聲礮響一齊殺來火光冲天此司馬師司馬

威也妙在不實寫其人但建寫其兵令敵者自知王平張巖引兵相迎兩軍混戰一

場平巖二人奮力殺出蜀兵折傷大半孔明回到祁山

大寨收聚殘兵約折了萬餘人心中憂悶街亭之失失在

敗由武侯勝敗之不可料如此用兵者可不臨事而懼耶忽報費禕自成都來見丞相孔

明請入費禕禮畢孔明曰吾有一書正欲煩公去東吳

投遞不知肯去否禕曰丞相之命豈敢推辭孔明即修

書付費禕去了禕持書遲到建業入見吳主孫權呈上

孔明之書權拆視之書略曰

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篡逆蔓延及今亮受昭烈

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於祁山

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陛下念同盟之義命將北征

共取中原同分天下書不盡言萬希聖聽

權覽畢大喜乃謂費禕曰朕久欲與兵未得會合孔明

今既有書到即日朕自親征入居巢門取魏新城再令

陸遜諸葛瑾等屯兵於江夏沔口取襄陽孫韶張承等

出兵廣陵取淮陽等處三處一齊進軍共三十萬勉日

與師讀書至此費禕拜謝曰誠如此則中原不日自破矣

權設宴款待費禕飲問權問曰丞相軍前用誰當先破

敵禕曰魏延爲首權笑曰此人勇有餘而心不正若一

朝無孔明彼必爲禍孔明豈未知耶良然良然禕曰陛

下之言極當臣今歸去即當以此言告孔明遂拜辭孫

權回到祁山見了孔明具言吳主起大兵三十萬御駕

親征兵分三路而進孔明又問曰吳主別有所言否費

禕將論魏延之語告之孔明歎曰真聰明之主也吾非

不知此人爲惜其勇故用之耳禕曰丞相早宜區處孔

明曰吾自有法早爲設計禕辭別孔明自回成都孔明正

與諸將商議征進忽報有魏將來投降孔明喚入問之

答曰某乃魏國偏將軍鄭文也近與秦朗同領人馬聽

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加秦朗爲前將軍而視

文如草芥因此不忿特來投降丞相願賜收錄言未畢

人報秦朗引兵在寨外單搦鄭文交戰秦朗來得快孔明

曰此人武藝比汝若何鄭文曰某當立斬之孔明曰汝

若先殺秦朗吾方不疑鄭文欣然上馬出營與秦朗交

鋒孔明親自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鎗大罵曰反賊盜

我戰馬來此可早早還我不實其反但索言訖直取鄭文

文拍馬舞刀相迎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如此斬得快

軍各自逃走鄭文提首級入營孔明回到帳中坐定喚

鄭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奇鄭文曰小將無

罪孔明曰吾向識秦朗如今斬者並非秦朗安敢欺我

武侯實未嘗識秦朗哄騙得妙文拜告曰此實秦朗之弟秦明也一冒便說

秦明還有一半是假孔明笑曰司馬懿令汝來詐降於中

取事却如何瞞得我過若不實說必然斬汝奇鄭文只

得訴告其實是詐降泣求免死一冒又一嚇只孔明曰汝

既求生可修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司馬懿先教鄭

取信於孔明則必不料此書之詐也吾便饒汝性命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

之功還當重用鄭文只得寫了一書呈與孔明孔明令

將鄭文監下樊建問曰丞相何以知此人詐降孔明曰

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為前將軍必武藝高強今

與鄭文交馬只一合便為文所殺必不是秦朗也以故

知其詐說會識秦朗亦是武侯之詐衆皆拜服孔明選一舌辨軍士附

耳分付如此如此軍士領命持書逕奔魏寨求見司馬

懿秦朗既有兄弟鄭文如何沒有同鄉懿喚入拆書看畢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中原人

流落蜀中鄭文與某同鄉秦朗既有兄弟鄭文如何沒有同鄉今孔明因鄭

文有功用為先鋒鄭文特託某來獻書約於明日晚間

舉火為號望乞都督盡提大軍前來却寨鄭文在內為

應此皆孔明附耳分付之語司馬懿反覆詰問又將來書仔細檢看果

然是實實中筆跡即賜軍士酒食分付曰本日二更為期

我自來劫寨大事若成必重用汝軍士拜別回到本寨

告知孔明孔明仗劍步罡拜觀已畢又來喚王平張巖

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馬忠馬岱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

延分付如此如此此處不先教明孔明自引數十人坐於

高山之上指揮衆軍却說司馬懿見了鄭文之書便欲

引二子提大軍來劫蜀寨長子司馬師諫曰父親何故

據片紙而親入重地倘有疎虞如之奈何不如令別將

先去父親為後應可也懿之不死懿自引兵接應是夜初更風清

萬兵去劫蜀寨真秦朗懿自引兵接應是夜初更風清

月期先為風月反觀下文將及二更時分忽然陰雲四合黑氣漫空

對面不見此從後劍步罡中懿大喜曰天使我成功也於

是人盡啣枚。馬皆勒口。長驅大進。秦朗當先。引一萬兵直殺入蜀寨中。並不見一人。朗知中計。忙叫退兵。四下火把齊明。喊聲震地。左有王平。張嶷。右有馬岱。馬忠。兩路兵殺來。如者如此秦朗死戰不能得出。背後司馬懿見蜀寨火光冲天。喊不絕聲。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顧催兵接應。望火光中殺來。忽然一聲喊起。鼓角喧天。火礮震地。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如者如此魏兵大敗。十傷八九。四散逃奔。此時秦朗所引一萬兵。都被蜀兵圍住。箭如飛蝗。秦朗死於亂軍之中。是司馬懿督死鬼。孔明却拜了仲達。司馬懿引敗兵奔入本寨。三更以後。天復清朗。孔明在山頭上。鳴金收軍。原來二更時陰雲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後收兵已了。天復清朗。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也。補註明白。如此作法。不會殺得司馬懿。只算小題。至得孔明得勝回寨。命將鄭文斬了。寫書後不即斬。至得勝後方斬。大有針絲。再議取渭南之策。每日令兵搦戰。魏軍只不出迎。孔明自乘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谷口。見其形如葫蘆之狀。內中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與征蠻時盤蛇谷相彷彿。孔明看了。心中大喜。問鄉導官曰。此處是何地名。答曰。

此名上方谷。又號葫蘆谷。孔明回到帳中。喚裨將杜叡。胡忠二人。附耳授以密計。谷喚集隨軍匠作二千餘人。入葫蘆谷中。製造木牛。流馬。應用。前征蠻時所用木獸。早為此時木牛流馬作一引子。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孔明囑馬岱曰。匠作人等。不許放出。外人不許放入。吾還不時自來點視。捉司馬懿之計。只在此舉。切不可走漏消息。為後卷伏線。馬岱受命而去。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依法製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忽一日。長史楊儀入告曰。即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糧不便。如之奈何。不用孔明分付。儀先寫楊儀來稟。孔明用圍筈處用道。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糧米。并西川收買下的大木。教人製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水食。可以輕運。晝夜不絕。有人要便宜者。諺云。又要馬兒不食草。又要馬兒走得好。惜其未得傳孔明之法也。衆皆驚曰。自古及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製造。尙未完備。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員。長短闊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衆大喜。孔明即手書一紙。付衆觀看。衆將環繞而視。其造木牛之法云。

方腹四脛。一腹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

少獨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三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脚。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造流馬之法云。

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長二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鑿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四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

衆將看了一遍。皆拜伏曰。丞相真神人也。若非神人安過了數日。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亦不惟省力。亦好耍子。衆軍見之。無不欣喜。孔明令右將軍高翔引一千兵。駕着木牛流馬。自劍谷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供給蜀兵之用。後人有詩讚曰。

劍閣險峻驅流馬。

斜谷崎嶇駕木牛。

後世若能行此法。

輸將安得使人愁。

却說司馬懿正憂悶間。忽哨馬報說。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大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所以堅守不出者。為彼糧草不能接濟。欲待其自斃耳。今用此法。必為久遠之計。不思退矣。如之奈何。畏蜀如虎。虎可畏。蜀如虎。虎可畏。蜀如虎。虎可畏。急喚張虎樂琳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偷石人石馬者是笨賊。槍木牛流馬者是巧賊。二人依令。各引五百軍。扮作蜀兵。夜馬像過小路。伏在谷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噪。殺出。蜀兵措手不及。棄下數匹。張虎樂琳歡喜。驅回本寨。發喪其馬蜀人之愛。兩牛來思魏人之喜。司馬懿看了。果然進退如活一般。乃大喜曰。汝會用此法。難道我不會用。便令巧匠百

餘人當面拆開分付依其尺寸長短厚薄之法一樣製
造木牛流馬可馬鑿者抄別人文字然依樣畫葫蘆究竟未盡知文中之妙也不消半月造成
二千餘隻與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則亦能奔走遂令鎮
遠將軍岑威引一千軍驅駕木牛流馬去隴西搬運糧
草往來不絕抄得快用得快極似今之讀時文秀才魏營軍將無不歡喜却

說高翔回見孔明說魏兵搶奪木牛流馬各五六匹去
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搶去我只費了幾匹木牛流馬
却不久便得軍中許多資助也故意使他抄我文字却是替我做了文字妙甚諸將

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木牛流馬必
然做我法度一樣製造那時我又有計策妙在不即說明數日
後人報魏兵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

大喜曰不出吾之算也便喚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
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說是巡糧軍混入彼運糧
軍中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却驅木牛流馬而回逕奔

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趕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
舌頭扭轉牛馬就不能運動前但說得造法不會說得用法却在此處汝等竟棄之而走背後魏兵趕到牽拽不動扛

擡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却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長
驅大行魏兵必疑為怪也真正作怪王平受計引兵而去孔

明又喚張嶷分付曰汝引五百軍都扮作六丁六甲神
兵鬼頭獸身用五綵塗面妝作種種怪異之狀一手執
繡旗一手仗寶劍身掛葫蘆內藏烟火之物伏於山旁

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烟火一齊擁出驅牛馬而行比前番劉麥時倍覺聲勢如此用兵倒好耍子魏人見之必疑是神鬼不敢來追趕

張嶷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
人同引一萬兵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以防交戰
又喚廖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懿
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分付曰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
搦戰先遣一隊天兵後遣三隊人兵六人各各遵令而行且說魏將岑威
引軍驅木牛流馬裝載糧米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
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人且可以欺神蜀何不可欺魏遂放心前
進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震蜀兵就本隊裏殺起
大呼蜀中大將王平在此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
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生平一刀斬了餘皆潰散王
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司馬懿用別人文字却倒被別人用了去敗兵飛
奔報入北原寨內郭淮聞軍糧被劫疾忙引軍來救王
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俱棄於道中且戰且走郭
淮教且莫追只驅回木牛流馬衆軍一齊驅趕却那裡

驅得動。此時却似盜。郭淮心中疑惑。正無奈何。忽鼓角喧天。喊聲四起。兩路兵殺來。乃魏延姜維也。王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走。王平令軍士將牛馬舌頭重復扭轉。驅趕而行。司馬懿但能學文不能學舌。郭淮望見。方欲回兵再追。只見山後烟雲突起。一隊神兵擁出一箇箇手執馬劍。怪異之狀。擁護木牛流旗如風擁而去。敵神作怪之用與前卷天蓬元帥正是一般。郭淮大驚曰。此必神助也。衆軍見了無不驚畏。不敢追趕。却說司馬懿聞北原兵敗。急自引軍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礮響。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喊聲震地。旗上大書漢將張密。廖化。司馬懿見了大驚。魏軍着慌。各自逃竄。正是路逢神將糧遭劫。身遇奇兵命又危。未知司馬懿怎地抵敵。且看下文分解。

觀武侯涓橋之收。而益信魏延子午谷之計非善計也。武侯不能必魏人之不防涓橋。魏延安能必魏人之不防子午谷哉。且涓橋橋而不克。則一敗猶可以復勝。若使出子午谷而不遂。則一敗將不可復勝。故武侯甯爲涓橋之偶。有一失而必不爲子午谷之僥倖於一得耳。

司馬懿之使鄭文爲內應。猶孟獲之使孟俊爲內應也。而孟俊未嘗教一人以取孔明之信。鄭文則自殺一將以取孔明之信。是司馬懿之謀巧於孟獲也。孔明欲賺司馬懿而止賺一秦朗。猶姜維之欲賺曹真而止殺一費禪也。乃姜維則以我獻畫而使彼中我之計。孔明

即以彼獻畫而使彼自中彼之計。是孔明之謀巧於姜維也。兩巧相對而尤巧者。勝焉。真令讀者驚心悅目。

平蠻之時。曾用木獸。而驅兵之木獸。止用於一時。運糧之木獸。可用之永久。則後之獸更奇於前之獸也。割麥之時。曹賊神將矣。而隨上之神將。使人背地割麥。涓涓之神將。妙在當面奪糧。是後之將更奇於前之將也。以木爲獸。能使之活。以人爲兵。能使之神。却不止一番。備用兩番。又各各出色。若在魏官糧道。不足爲怪。而此獨爲正史中之所實有者。豈非造物奇觀。

天下事有我能爲之人。亦能學之者矣。而學之者。終不如爲之者。能知其變。則學之不如爲之者之智也。且爲之者。能使學之者之適爲我。用則學之。反受爲者之愚也。武侯木牛流馬。不但不禁人學。正欲使人學。而人乃至於不敢學。妙哉。技至此乎。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五丈原諸葛禪星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住後軍。廖化當先追趕。看看趕上。懿慌。遶樹而走。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懿已走出林外。與馬超追曹操相似。廖化隨後趕出。却不知去向。但見樹林之東。落下金盔一箇。廖化取盔。揹在馬上。一直望東追趕。原來司馬懿把金盔棄於林東。却反向西走去。與孫堅之棄赤旗相似。廖化追了一程。不見蹤跡。奔出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寨。見孔明張翼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盔。錄爲頭功。魏延心中不

悅口出怨言孔明只做不知又為後文伏筆且說司馬懿逃回

寨中心甚惱悶忽使命費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朝廷

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戰此則是魏主之詔矣然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以下按過西蜀再敘吳魏却說曹叡聞

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兵三路迎之令劉劭引兵救

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叡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淝滿

寵先引一軍至巢湖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

寵入軍中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來未曾陸備今夜

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此寫魏將用計三魏主曰汝

言正合朕意即令驍將張球領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

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是夜二更時分張

球滿寵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

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燬戰船

糧草器具不計其數吳人兩次以火攻勝魏今却反為魏所燒何其慄也諸葛瑾率敗

兵逃走河口魏兵大勝而回次日哨軍報知陸遜遜集

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

魏軍歸路吾率眾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此

吳將用計三路眾服其言陸遜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

往新城小校領命齎着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軍伏

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叡搜出陸遜表文覽

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劭

謹防孫權後兵魏將用計而吳人不知吳將用計而魏人知備亦天意也却說諸葛瑾大

敗一陣來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

達陸遜欲撤兵還國遜看書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

吾自有主意使者回報諸葛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

使者曰但見陸將軍催督眾人於營外種葦菽自與諸

將之轅門射戲從容不迫頗有名士風流然瑾大驚親自往

陸遜營中與遜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勢甚盛都督

何以禦之遜曰吾前遣人奉表於主上不料為敵人所

獲機謀既洩彼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且退己差人奉

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前上表用實寫後上表用虛寫瑾曰都督既有此

意即宜速退何又遲延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

若便退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

船隻詐為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為疑敵

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與武侯焚香

思瑾依其計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陸遜整

肅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以進為退是為善退早有細作報知

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陸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

素知陸遜之才。論衆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進。衆將乃止。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盡退。魏主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平，可也。善進為能善，退亦為能。因飭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淝，以伺其變。魏再發武侯，却說孔明在祁山，欲為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離。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木馬流馬，雖使不如屯田之尤便。司馬師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以為久計。似此真為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守，不可輕動。若見法中只正議間，忽報魏延將着元帥前日所失金盔，盛前來罵戰。先以失金乃以送市。衆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為上。今之引書中言語以掩飾其短者大率如此。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引火之物。遇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窩鋪，內外皆伏地雷，置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他入谷，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

火來。葫蘆墓却又令軍士畫七星旗號，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為暗號。七星燈之火正與下文之火相應，原之大未有不本於七星之類者也。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却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計。如孫行者以葫蘆裝人。魏延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吩咐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為一羣，或四五十為一羣，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此又測摸不出。高翔領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只推屯兵吩咐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算到他歸路已是算無遺。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兵，田以為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計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只是不敢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慮，寇敵何時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國恩。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出戰。自己不敢出頭却推別人去試一試。遂令夏侯惠夏侯和各自引五

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却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解送司馬懿營中。以木牛流馬引誘蜀兵也。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既以木馬引馬也。懿將解到蜀兵，結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田，以爲久計，不想却被擒獲。此明係武侯所教，却不叙明，令讀者自知。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殺之？懿曰：量此小卒，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照應上卷中事。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却說孔明令高翔伴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內。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陣。省筆之法。司馬懿見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告曰：詭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營安住。今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此明係武侯所教，却不敘明，令讀者自知。懿備細問了，即將衆人放去。乃喚諸將吩咐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

應。今番却騙得出來了。衆將領命，各各準備出戰。司馬懿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來救。我却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敗也。欲攻上方谷先發祁山自以爲妙計，那知正中別人妙計。司馬懿拜服。懿即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綝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且說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一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衆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魏寨。奪了渭南。騙他出戶便使衆將各各聽令，却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並中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今番着魏延在谷口，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延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候久延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鎗接戰，不上三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只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在居中，一齊攻殺將來。不是三馬同槽，却是三馬同槽。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入谷中哨探。是積把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積

糧之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已不見了。懿心疑，謂二子曰：「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至此方疑言未已，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都着，刮刮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讀至此為之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傾盆，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地雷乍及天雷，人火急當霹靂火，讀至此為之廢

司馬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琳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琳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雖失其柵，未喪其馬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了渭南營寨，軍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衆奔過渭北逃生。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大起，心中甚喜，以為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降

大雨，火不能着。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知其不可而強為之亦諺之天而不為之謀，豈昭烈託孤之意哉後人有詩歎曰：

谷口風狂烈焰飄，何期驟雨降青霄。

武侯妙計如能就，安得山河屬晉朝。

却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如再言出戰者，斬！」只是不要出頭好衆將聽令，據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擇地安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東，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無事也。」此是欺人之語，明知孔明必屯五丈原，故詐為此言以安衆心耳令人探之，回報果屯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老兒油嘴

遂令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且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果令人搦戰。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幘並婦人綉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惟是婦人又是寡婦矣。諸將不敢隱蔽，引來使人見司馬懿。懿對衆啓盒視之，內有巾幘婦人之衣，並書一封。懿拆視其書，略曰：

仲達既為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窟守土，莫謹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哉！今

遣人送巾幘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僑恥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批迴。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即受之。此時虧他對得便是今日婦人亦不肯以爲婦人而耐男子之氣也。令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更無別策。只好咒他死。竟爲孔明之婦矣。若咒死了他。則其真正寡婦也。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且說司馬懿受了巾幘女衣。看了書札。並不嗔怒。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絕不提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歎曰。彼深知我也。亦自料其不久於人世也。主簿楊顛曰。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竊以爲不必。夫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婢典爨。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婢僕哉。失爲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陳平丙吉當國家無事之時。豈可與武侯一例論乎。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

不勞乎。司馬懿之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正是鞠躬盡瘁之意。皆垂淚。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甯。諸將因此未敢進兵。却說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幘女衣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不忿。入帳告曰。我等皆大國名將。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即請出戰。以決雌雄。主將已是確了。衆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無動今若輕出。有違君命矣。老兒拙嘴何不云將在。衆將俱忿怒不平。懿曰。汝等既要出戰。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敵。何如。彈身是解說。衆將允諾。懿乃寫表遣使。直至合淝軍前。奏聞魏主曹叅。叅折表覽之。表略曰。

臣才薄任重。伏蒙明旨。令臣堅守不戰。以待蜀人之自做。奈今諸葛亮遣臣以巾幘待臣如婦人。恥辱至甚。臣謹先達聖聰。且夕將效死一戰。以報朝廷之恩。以雪三軍之恥。臣不勝激切之至。確是假話。叅覽訖。乃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戰。衛尉辛毗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諸葛亮恥辱衆將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更乞明旨。以遏諸將之心耳。幸毗猜破仲達之詐。叅然其言。即令辛毗持節至渭北寨傳諭。令

勿出戰。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昆宣諭曰：如再有敢言出戰者，即以逆旨論。此時不獨司馬懿為婦人矣。衆將只得奉詔。懿暗謂辛毗曰：公真知我心也。於是令軍中傳說：魏主命辛毗持節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蜀將聞知此事，報與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此法暗不得

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此法暗不得武侯姜維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武於衆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若必請詔而後戰，則上方谷之兵，何以不聞奉詔而出也。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怒，故借曹叡之意，以制衆人。今又播傳此言，欲懈我軍心也。若蜀兵懈情，懿必復出矣。正論間，忽報費禕到。孔明請入問之。禕曰：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至合淝，令滿寵田豫劉劭分兵三路迎敵。滿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吳兵多病，陸遜上表於吳王，約會前後夾攻，不意齎表人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無功而還。孔明聽知此信，長歎一聲，不覺昏倒於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於此念信。衆將急救，半晌方甦。孔明歎曰：吾心昏亂，舊病復發，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帳，仰觀天文，十分驚慌。入帳謂姜維曰：吾命在旦夕矣。維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

幽暗相輔，列曜其星，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但觀前日更觀今日之星矣。維曰：天象雖則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挽回之。孔明曰：吾素諳祈禳之法，但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各執皂旗，穿皂衣，環繞帳外。我自於帳中祈禳北斗。若七日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滅燈，吾必死矣。閒雜人等，休教放入。凡一應需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此等禳星法，是與本事不似。今姜維領命，日遣土醮，是驅齋供也。

旗不動，刁斗無聲。寫軍中深夜與子美等，上河陽橋之時，相彷彿。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地上分布七盞大燈，外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上方谷只此處又添出無數小燈，與燈前後相應。孔明拜祝曰：亮生於亂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馬之勞。誓討國賊，不意將星欲墜，陽壽將終。謹書尺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俯垂鑒聽，曲延臣算，使得上報君恩，下救民命。克復舊物，永延漢祀，非敢妄祈。實由情切。是非為己請命，再祝畢，就帳中俯伏待旦。不覺今之伏道士本無命而為禳請也。扶病理事，吐血不止。日則計議軍機，夜則步罡踏斗。食少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

扶病理事，吐血不止。日則計議軍機，夜則步罡踏斗。食少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

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

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

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

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

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

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

謂夏侯霸曰。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
幸災樂禍只緣。你可引一千軍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獲
無可奈何耳。

亂不出接戰。孔明必然患病矣。吾當乘勢擊之。奉天子詔
霸引兵而去。孔明在帳中祈禱已及六夜。見主燈明亮。

心中甚喜。姜維入帳。正見孔明披髮仗劍。踏罡步斗。壓
鎮將星。忽聽得寨外吶喊。方欲令人出問。魏延飛步入

告曰。魏兵至矣。延脚步急。將主燈撲滅。谷中之火為大
之火為魏延所撲。

滅前後又相映。孔明棄劍而歎曰。死生有命。不得而禳
也。原見是禳不得可。

魏延惶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
殺魏延。正是萬事不由人做主。一心難與命爭衡。未知

魏延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二出祁山之前。有魏使吳懿之事。六出祁山之時。又有吳懿魏
魏破吳之事。猶是吳也。魏則勝攻魏。則不勝何也。曰。無討賊之志
也。魏之使吳可馬懿在焉。乃曹休一敗。司馬懿引歸。為慮武侯之將
伐魏也。吳之使魏陸遜在焉。乃諸葛瑾一敗。而陸遜亦引歸。此豈亦
慮武侯之將伐吳乎。本無所慮。而一敗。輒退使武侯之倚賴於吳者
竟成畫餅。悲夫。

武侯一生用火攻者。凡五。有燒之。而不必殺之者。如博望之燒。不必
殺夏侯惇。新野之燒。不必殺曹仁。赤壁之燒。不必殺曹操。是也有燒
之。而不必殺之者。如盤蛇谷之燒。必欲殺魏甲。上方谷之燒。必欲殺
司馬懿。是也。乃不欲殺之。則果無一人之見殺。必欲殺之。則獨有一
事之不同何也。人曰。天之助魏。予曰。非天之助魏。而天之助晉也。天

補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三 第一百四回

惟助晉而雨。則不惟不助魏。乃正所以滅魏與。
或謂武侯知曹操之不死。而特使關公釋之。知陸遜之不死。而特使
黃承彥救之。若獨於司馬懿三人。而不能預知其不死。是不智也。知
其不死。而必置之於死。是逆天也。子曰。不然。魯穆之役。不遺別將
或以為孔明吝矣。魚腹之役。不報號亭。或以為孔明吝矣。以為人
之縱之。而非天之縱之也。惟至於上方谷之事。而殫慮竭能。盡其人
力。然而人不縱之。而天終縱之。夫然後天下後世。不得以謀事之不
思。谷武侯而武侯亦得告無憾於先帝矣。

困糧於敵之計。善矣。而敵之糧不可常恃。則因糧不若運糧之善也。
木牛流馬之製。善矣。而我之糧又未可常繼。則運糧又不若屯田
之善也。屯田而轉輸不勞。蜀之兵。便而蜀之民。亦便矣。三分其田而
軍屯其一。民屯其二。兵不殃民。民不苦兵。不獨蜀之民。便而魏之民
亦便矣。後之有事於遠征者。武侯屯田渭濱之法。其何可以不諱乎。

司馬懿尅日而擒孟達。未嘗受詔於曹。不受巾幗。而不戰。何獨受詔
於曹。欲知其軍中請詔之詐。而臨行所受之詔。亦必其密啓之魏主
而求其賜之者也。為將之道。貴於隨機應變。便宜行事。豈有既出師
以後。而為將者。復以欲戰之謀。上書而請命者哉。則又豈有未出師
以前。而為上者。主一不戰之說。先期而預定者哉。由其後之非真益
可惜。其前之是假。

詩之刺尹氏者。曰。誰秉國鈞。不自為政。蓋言大臣誤天子。而大臣所
用者。誤大臣也。武侯之自校簿書。殆鑒諸此矣。託馬謖而馬謖失之。
釋苟安而苟安負之。任李嚴而李嚴又背之。其猶敢以弗躬弗親。而
取咎與。故處陳平丙吉之世。可以不為武侯。而當武侯之時。不得復
為陳平丙吉。

天下豈有善而可借者哉。若善而可借。則死亦可。詛也。武侯祝之。仲
達何必不詛之。武侯自祝之。何不取仲達而詛之也。天下豈有星而

可救者若星可救則雨亦可也風將借之雨彌不能止之陳倉之雨既知之而預備之上方谷之雨何以不知之而勿燒之也然則武侯之祝禱而履星者母乃愚乎曰武侯非為己請命而為漢請命耳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父母知其親之將死而不復為之求醫不復為之問卜者必非人情然則武侯之披髮非墨與金縢之秉圭植壁一而已矣

第一百四回

限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才像魏都督喪膽

却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忿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維乃收劍孔明吐血數口臥倒牀上謂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視虛實汝可急出迎敵抱病若此料事到底如神魏延領命出帳上馬引兵殺出寨來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軍退走延追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姜維入帳直至孔明牀前問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且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務居其一戒恐懼居其小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汝可傳我書切勿輕忽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會用得其法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汝可依法造用後為文房兵伏線維亦拜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憂惟

陰平之地切須仔細此地雖險峻久必有失為後文鄧艾入川伏線又喚馬岱入帳附耳低言授以密計囑曰我死之後汝可依計行之為後文斬魏延伏線馬岱領計而出少頃楊儀入孔明喚至榻前授與一錦囊密囑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與臨陣方開此囊那時自有斬魏延之人也為後文臨陣伏線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便昏然而倒至晚方甦便連夜表奏後主後主聞奏大驚急命尚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兼詢後事李福領命趨程赴五丈原入見孔明傳後主之命問安畢孔明流淚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我死後公等宜竭忠輔主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周公曰無若彝舊政同此意也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自能繼吾之志尹曰無以辨言亂為國家出力為後九伐中原伏線吾命已在旦夕當即有遺表上奏天子也李福領了言語匆匆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寫盡病軀妙乃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千古以下同此悲憤宗澤臨終大呼過河者三父高呼出此其極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蓋以諸葛武侯自况也歎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分付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嶷等皆忠義之士久經戰陣多負

勤勞堪可委用。前對李福止言。委維此對楊儀並及此數人。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法而行。前與李福言者。是軍法。此與楊儀言者是軍法。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繼後。賜楊儀亦重託姜維。楊儀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

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與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人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即親賢臣，遠小人之意。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

孔明寫畢，又囑楊儀曰：我死之後，不可發喪，可作一大龕，將吾屍坐於龕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內，脚下用明燈一盞，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吾陰魂更自起鎮之。神奇極之。司馬懿見將星不墜，必然驚疑。吾軍可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若司馬懿來追，

汝可布成陣勢，回旗反鼓，等他來到，却將我先時所雕木像安於車上，推出軍前，令大小將士分列左右，認見之必驚走矣。前用木牛木馬，今又用木人。何先生之善能驅使草木也。楊儀一一領諾。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此吾之將星也。奇絕。衆視之，見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奇之極。咒畢，急回帳時，不省人事。衆將正慌亂間，忽尙書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奇開目，徧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奇。福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忽遺，失於諮請，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蔣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繼之。福又問文偉之後，誰當繼者？孔明不答。費禕之弟，漢祚亦終矣。先生所以不答。衆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

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杜工部有詩歎曰：長星昨夜墜前營。計報先生此日傾。虎帳不聞施號令。麟臺唯有著勳名。空餘門下三千客。專貢胸中十萬兵。好看綠陰清晝裏。於今無復雅歌聲。

好看綠陰清晝裏。於今無復雅歌聲。

白樂天亦有詩曰。

先生跡跡臥山林。

三顧欣逢賢主尋。

魚到南陽方得水。

龍飛天外便爲霖。

託孤既盡懇懃禮。

報國還傾忠義心。

前後出師遺表在。

令人一覽淚沾襟。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孔明之副。嘗以職位開散。快快不平。怨謗無已。於是孔明廢之爲庶人。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乃垂泣曰。吾終爲左袵矣。李嚴聞之。亦大哭病死。蓋嚴嘗望孔明復收己。得自補前過。度孔明死。後人不能用之。故也。管仲。秦伯。氏。駟。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夫無怨已。難矣。今廢之。黜之。而更不易也。○忙中。忽夾。敘此二事。絕有筆力。後元微之有讚孔明詩曰。

撥亂扶危主。

懇懃受託孤。

英才過管樂。

妙策勝孫吳。

凜凜出師表。

堂堂八陣圖。

如公存盛德。

應教古今無。

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姜維楊儀違孔明遺命。不敢舉哀。依法成殮。安置龕中。令心腹將卒三百人守護。隨傳密令。使魏延斷後。各處營寨。一一退。

去。以下接過蜀將一却說司馬懿夜觀星。文得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是奇角。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墜於蜀營內。三投再起。此是孔明神通。隱隱有聲。是奇聲。懿驚喜曰。孔明死矣。既驚又喜。寫得神。即傳令起大兵追之。方出寨門。忽又疑慮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今見我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出耳。今若追之。必中其計。既喜又疑。寫得神。遂復勒馬回寨。不出。只令夏侯霸暗引數十騎往五丈原山僻處探消息。以下接過魏。却說魏延在本寨中夜作一夢。夢見頭上忽生二角。武侯既死。而其星有角。魏延未死。而其頭亦開。相對。醒來。甚是疑異。次日行軍。司馬懿直入問曰。久知足下深明易理。吾夜夢頭生二角。不知主何吉凶。煩足下爲我決之。趙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頭上有角。蒼龍頭上有角。乃變化飛騰之象也。總之要反則。是牛頭也。耳。延大喜曰。如應公言。當有重謝。直辭去。行不數里。正遇尙書費禕。禕問何來。直曰。適至魏文長營中。文長夢頭生角。令吾決其吉凶。此本非吉兆。但恐直言見怪。因以麒麟蒼龍解之。禕曰。足下何以知非吉兆。直曰。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今頭上有角。其凶甚矣。預爲後文之兆。禕曰。君且勿洩漏。直別去。費禕至魏延寨中。屏退左右。告曰。

昨夜三更。丞相已辭世矣。臨終再三囑付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發喪。今兵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此句便有不肯相下之意。禕曰。丞相一應大事。盡託與楊儀。用兵密法。皆授與姜伯約。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開此數語。宜服其不延曰。丞相雖亡。吾今尚在。楊儀不過一長史。安能當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不說投魏只說伐魏不肯聽令只說不宜回兵以漸而來。禕曰。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吾計。取長安久矣。此是不服武侯。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好貨。安肯與長史斷後。此是不服楊儀。禕曰。將軍之言。雖是。然不可輕動。令敵人恥笑。待吾往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何如。費禕詭詞以對。延依其言。禕辭延出營。急到大寨見楊儀。具述魏延之語。儀曰。丞相臨終曾密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今我以兵符往質。欲探其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吾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孔明遺令。徐徐而退。此處楊儀魏延又分作兩邊寫。魏延在寨中不見費禕來回覆。心中疑惑。乃令馬岱引十餘騎暗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

姜維總督前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豎儒安敢欺我。我必殺之。因顧謂岱曰。君肯相助否。岱曰。某亦素恨楊儀。今願助將軍攻之。此是孔明所教却不。延大喜。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以下按過蜀將一逃再敘魏營一逃。却說夏侯霸引軍至五丈原看時。不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盡矣。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輕追。當令偏將先往。又是一個怕的。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吶喊搖旗。殺入蜀寨時。果無一人。只好在無人處耀武揚威。想因孔明死後特到營中來嚇鬼淨毛耳。懿顧二子曰。汝急催兵趕來。吾先引軍前進。於是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軍。懿自引軍當先。追到山脚下。望見蜀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後一聲噦響。喊聲大震。只見蜀兵俱回旗返鼓。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侯諸葛亮。此是銘旌耳。箭認作帥旗可發一笑。懿大驚失色。定睛看時。只見軍中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氅皂絲。寫司馬懿先見旗後見像吃驚不小。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墮其計矣。急勒回馬。便走背後。姜維大叫。賊將休走。你中了吾丞相之計也。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擡戟。各逃性命。自相殘

踏死者無數。段蜀如虎見死虎亦認作生虎可發一笑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都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懿極過出越語。○如無頭尚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懿喘息半响，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殺死人嚇伯理活人也。幾乎不認得。乃徐徐按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眾將引兵四散哨探，過了兩日，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前日車上之孔明，乃木人也。人如孔明雖木人可當活人。不似今人活人却像木人也。懿歎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解嘲語。然因此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正可謂之生諸葛走死仲達耳。後人有詩歎曰：

長星半夜落天橋，奔走還疑亮未殞。
關外至今人冷笑，頭顱猶問有和無。

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復引兵追趕。無行到赤岸坡，見蜀兵已去遠，乃引還顧謂眾將曰：孔明已死，我等皆高臥無憂矣。可知以前却是夜眠不貼席也。遂班師回，一路上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歎曰：此天下奇才也。又在武侯死後補寫武侯於是引兵回長安，分調眾將各守隘口。

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以下接過魏兵再後蜀事。却說楊儀、姜維排列陣勢，緩緩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揚旛舉哀。蜀軍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使人畏威易使人畏德。難軍孔明何以得此於蜀軍哉。蜀軍前隊正回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路。故作誌人筆。眾將大驚，急問楊儀，正是已見魏營諸將去，不知蜀地甚兵來。未知來者何處軍馬。且看下文分解。

或疑武侯有靈異之術，如八陣圖、木牛、流馬之類，幾於神矣。仙矣。而終不免於一死者，何也？曰：武侯非左慈、李意之、比也。長生不死，為出世之神仙。有死者，死為人。世之聖賢學聖賢，則不失為真學。學神仙則多至於妖妄。武侯不以神仙之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疑正以聖賢之無不可知者示天下，以神法耳。

曹操司馬懿之為相，與諸葛武侯之為相，其總攬朝政相似也。其獨握兵權相似也。其神機妙算，為衆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則篡而或則忠者，一則有私，一則無私。一則為子孫計，一則不為子孫計。故也。操之臨終必囑曹不，懿之臨終必囑諸葛。則昭而武侯不然。其行丞相事，則託之將，而費禕矣。其行大將軍事，則付之姜維矣。而諸葛瞻、諸葛尚、會不與焉。自桑八百株，田五十頃，而外更無一事，以增家產。出將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彈琴抱膝之孔明耳。原其初心，本欲俟功成之後，為乞湖之范蠡，辭穀之張良，而無如事之未終，乃卒於五丈原之役。嗚呼！有人如此，尚得於功名富貴中求之哉。

五丈原之役，所以踐死而後已之一語也。而有已而不已者，後事有所託，則九伐中原，將自此而始。前事有所承，則六出祁山，不自此而

止也。又有死而不死者。蜀人之思孔明。常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心。
 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豈獨當日之刻像於
 車中者為然哉。後世之慕義者。讀出師二表。無不歎服。慷慨想見其
 為人。則雖謂武侯至今未嘗死。至今未嘗已焉。可也。
 死為定數。而武侯有不欲死之心。何也。曰。念託孤之任重。則不可以
 死。念嗣君之才劣。則不可以死。外顧敵之未滅。而內顧諸臣更無一
 人。堪與我匹者。則又不可以死。死而無憾。於死。則不可以死。所以不欲死
 也。雖然。人事已盡。則亦可以無憾於死。無憾於死。則不可死者。其心
 而可以死者。其事也。老泉以不可死者責管仲。而卻不能以此責武
 侯。則武侯之死。殆實於管仲多矣。
 管仲。魯之有接亂之功。樂毅。燕有繼絕之方。武侯自比管樂。以接
 亂繼絕之意。自寓耳。而武侯之才。與管樂之品。有非管樂之所能及者。其用
 兵。則年少之牙也。其輔主。則異姓之公也。至其出處大綱。又與
 伊尹最相彷彿。如先識三分。非先覺乎。躬耕南陽。非樂道乎。三顧而
 出。非三聘之幡然乎。鞠躬盡瘁。非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兄弟各仕。一
 國而天下不以為疑。非猶遷桐宮。廢太甲之尊乎。始之不求聞達。依然千
 弗。觀之心。繼之誓願討賊。無異一夫不渡之恥。三代以後。一人而已。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十四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五回

魏主拆取承露盤

却說楊儀聞報前路有兵攔截忙令人哨探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引兵攔路魏延隱然一敵國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誣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遏歸路魏延上表事在費禕一邊虛寫吾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棧山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棧山小道進發費禕只算得上及姜維便算到歸路且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安動止不甯後作一夢夢見成都錦屏山崩倒孔明乃蜀之屏障先生得孔明如得水後主倚孔明如倚山遂驚覺坐而待日聚集文武入朝回夢譙周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正應此兆秦山其類後主愈加驚怖忽報李福到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丞相已亡將丞相臨終言語細述一遍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牀之上能令後主如此不是寫後主是寫武侯侍臣扶入後宮吳太

后聞之亦放聲大哭不已能令太后如此不是寫太后是寫武侯多官無不哀慟百姓人人流涕能令多官百姓如此不是寫多官百姓是寫武侯後主連日傷感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奏楊儀造反不在魏延一邊寫只在後主一邊寫之法羣臣大駭入宮啓奏後主時吳太后亦在宮中後主聞奏大驚命近臣讀魏延表其略曰

征西大將軍南鄭侯臣魏延誠惶誠恐頓首上言楊儀自總兵權率眾造反劫丞相靈柩欲引敵人入境臣先燒絕棧道以兵守禦謹此奏聞

讀畢後主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衆何故燒絕棧道此句頗似聰明吳太后曰嘗聞先帝有言孔明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又將五十三回中語一提因憐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楊儀等造反未可輕信楊儀乃文人丞相委以長史之任必其人可用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慮遠議不可造次太后亦能於料人事衆官正商議間忽報長史楊儀有緊急表到近臣拆表讀曰

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詔自提本部人馬先入漢中放火燒斷棧道劫丞相靈車謀為不軌變起

備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四 第一百五回

倉卒謹飛章奏聞

太后聽畢。問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以臣愚見。楊儀為人。雖稟性過急。不能容物。至於籌度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決非背反之人。魏延平日恃功。務高人皆下之。儀獨不假借。延必懷恨。今見儀總兵。心中不服。故燒棧道。斷其歸路。又誣奏而圖陷害。臣願將全家良賤。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一個先料楊延。儀次料魏延。董允亦奏曰。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向所以不即反者。懼丞相耳。今丞相新亡。乘機作亂。勢所必然。若楊儀才幹敏達。為丞相所任用。必不肯反。一個先料魏延。次料楊儀所見皆同。後主曰。若魏延果反。當用何策禦之。蔣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有遺計。授與楊儀。若儀無恃。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蔣琬如見武侯之不謬。高將琬亦是寫武侯。不多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當表之間。楊儀又表到。奏稱魏延宵反。二人接連具表。各陳是非。奏表俱用虛寫。省却無數筆墨。忽報費禕到。後主召入。禕細奏魏延反情。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勸用好言。撫慰天子。允奉詔而去。却說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為得計。不想楊儀差維星夜引兵抄

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板望漢中而來。楊儀亦可謂能。且說何平引兵運到南谷之後。播鼓呐喊。哨馬飛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挂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焉敢造反。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鄉聽候賞賜。衆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半。先散其兵。此必魏儀所教。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不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衆軍紛紛潰敗。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却只止遏不住。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此受武侯之計。不即殺明令讀者自延謂岱曰。公真心助我。事成之後。決不相負。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奔而走。魏延收聚殘軍。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乃輕屈膝於人耶。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抵敵。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隨後進

攻西川妙俗亦善延大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於詞令姜維

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此時馬岱等似同維急令

拽起吊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謀令人猜摸不出姜維令

人請楊儀商議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

何計退之不是一番疑惑不儀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囑

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對敵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

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出錦囊拆開看時題曰待與魏

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妙在拆開又不見計維大喜曰既

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爲陣勢公

可便來姜維披挂上馬綽鎗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

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列陣勢維挺鎗立馬於門旗之

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會虧你今日如何背

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魏延

只恨一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到此

楊儀又不說明白只是令人猜摸不著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指魏延

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隄備今果應其

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

就獻漢中城池與汝諺者至此正不延大笑曰楊儀匹夫

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

我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按轡

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

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來得突兀衆皆

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先聞其聲次見其刀然後原來孔

明臨終之時授馬岱以密計只待魏延喊叫時便出其

不意斬之當日楊儀讀罷錦囊已知伏下馬岱在彼故

依計而行果然殺了魏延此處方纔發明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機識魏延 已知日後反西川

却說董允未及到南鄭馬岱已斬了魏延與姜維合兵

一處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名正

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如此待之楊儀等扶孔明

靈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挂孝出城二十里

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

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又寫一後主命扶柩入城

停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後主還朝楊儀

自縛請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依丞相遺

教靈柩何日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

也遂加楊儀爲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即以魏延之

爵。爵之。此亦處得停當想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

大哭。降旨下地安葬。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

山。不用牆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補前卷中後主從

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後

文輝會感後主降詔致祭。謚號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

四時享祭。後杜工部有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宮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前解咏。祠堂後解咏。丞相至城外。然後有丞相祠堂。

然至城外。而見祠堂。是無心於見祠堂者也。先言祠

堂。而後至城外。是有心於弔祠堂者也。有一丞相於

胸中。而至其地。尋其廟。則在錦宮城外。森森柏樹之

中。三四兩句。是但見祠堂。而無丞相也。碧草春色。

黃鸝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淒清之極。

黃鳥所以求友。曠百世而相感。君子有尙友古人之

思。而無如古人。終不可見。如隔葉也。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後解承三四來。丞相不可見於今日矣。然當時若非

三顧草廬。丞相並不得見於昔日。天下妙計。在混

一不在偏安也。兩朝妙受。眷於先並效忠於後也。雖

不能混一天下。成開濟之功。然老臣之計。老臣之心。

則如是也。死而後已者。老臣所自矢於我者也。捷而

後死者。老臣所仰望於天者也。天不可必。老臣之志

則可必也。未字先字。妙絕一似後會恢復。而老臣未

及身見之者。體其心而為言也。當日有未了之事。今

日遂長留一未了之計。未了之心。嗟乎。後世英雄。有

其計與心。而不獲見諸事者。可勝道哉。在昔日為英

雄之計。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淚矣。

又杜工部詩曰。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前解史遷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狀貌乃如婦人

好女。二語正與此詩起二語意相似。向聞其名。但震

其大。今觀其像。又歎其高。清高二字。從遺像寫出入

相。則紫袍象簡。出將則黃鉞白旄。而今其遺像。羽扇

綸巾。一何清高之至也。加一肅字。又有氣定神閒不

動聲色之意。三分割據。英才輩出。持籌挾策。比肩皆

是如孔明者萬古一人。三是泛指衆人。四是獨指諸葛也。鴻漸於遠。其羽可用爲儀。鳳翔於千仞。兮攬德輝而下之羽毛狀其清雲霄狀其高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

志決身殲軍務勞。

後解萬古罕有其匹矣。古人中可與爲伯仲者。庶幾其伊呂乎。若蕭曹輩不足數耳。然耕莘釣渭與伊呂同。其清高而蕩秦滅楚。不得與蕭曹同其功烈。何耶。此緣漢祚之已改。非軍務之或疏也。運雖移而志則決。身卽所云鞠躬卽所云盡瘁。殲卽所云死。而後已。終難復卽所云成敗利鈍。非臣逆視也。終字妙。包得前後拜表六祁出山無數心力在內。前解慕其大名不朽。後解惜其大功不成。慕是十分。慕惜是十分惜。

却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報來。東吳令全綜引兵數萬。屯於巴邱界口。未知何意。後主驚曰。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如之奈何。不用顧接忽用蔣琬奏曰。臣敢保主平。張疑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動靜。雖無全綜之事亦當報喪之後主曰

須得一舌辨之士爲使。一人應聲而出曰。微臣願往。衆視之。乃南陽安衆人。姓宗名預。字德璽。官任參軍。右中郎將。後主大喜。卽命宗預往東吳報喪。兼探虛實。不重探虛實。宗預領命。逕到金陵。人見吳主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着素衣。先自掛孝權作色而言曰。吳蜀已爲一家。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責問王平張疑預曰。臣以爲東益巴邱之成。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預亦善權笑曰。卿不亞於鄧芝。照應八十宗預曰。朕聞諸葛丞相歸天。旬日流涕。令官僚盡皆挂孝。不是寫武侯朕恐魏人乘取蜀。故增巴邱守兵。萬人以爲救援。則無他意也。說明全綜守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來報喪。權遂取金鈿箭一枝。折之設誓曰。朕若負前盟。子孫絕滅。前者欲案爲誓今者折箭又命使齎香幣奠儀入川致祭。奠儀四色宗預拜辭吳主。同吳使還成都。入見後主。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羣臣皆挂孝。其益兵巴邱者。恐魏人乘虛而入。別無異心。今折箭爲誓。並不背盟。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以下接過東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爲丞相。大將軍。錄尙

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防魏近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於防吳其餘將校各依舊職。楊儀自以為年宦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當當寂寞如此耶。楊儀為人亦費禕乃將與魏延街術魏延街術此言具表密奏。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也。當廢為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嘉郡為民。儀羞慚自刎而死。楊儀結局却與彭羸彷彿蜀漢建興十三年。魏主曹叡。青龍三年。吳主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與兵。三國相繼。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為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謝。回洛陽去訖。以下又按下蜀且單敘魏國又即武侯興土木。建蓋宮殿。前既勝吳而論今又即武侯已死故妄意肆志於土不也又於洛陽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雕梁華棟。碧瓦金磚。光輝耀目。抵得一講阿房宮賦將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叡又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貢土樹木於其

中。公卿為棟梁今使公卿負木是棟梁負棟梁也司徒董尋上表切諫曰。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欲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乎。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也。今又使負木擔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役民既已不無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無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叡覽表。怒曰。董尋不怕死耶。左右奏請斬之。叡曰。此人素有忠義。今且廢為庶人。做了庶人一發該搬磚弄瓦為役夫之事矣再有妄言者。必斬。時有太子舍人張茂。字彥材。亦上表切諫。叡命斬之。即日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武侯新發死忠也魏主求長生思也鈞奏曰。漢朝二十四帝。惟我帝享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嘗於長安宮中。建栢梁臺。臺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為屑。調和服之。可以

反老還童。馬鈞是李少君一流人。 觀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

長安。折取銅人。移置芳林園中。鈞命引一萬人。至長

安。令週圍搭起木架。上栢梁臺去。不移時間。五千人連

繩引索。旋環而上。公卿擬木石為公卿為役夫。從夫升霄臺是役夫為公卿矣。 那栢梁臺

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馬鈞教先拆銅人。多人併力拆

下。銅人來。只見銅人眼中。潸然淚下。與廢無常成毀頓易。鐵下。漢亦心酸。銅人安得不

下。衆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

驟雨。一聲响。就如天崩地裂。臺傾柱倒。壓死千餘人。

不死於兵。又死於役。君非長生民。則不聊生矣。 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

獻上銅人。承露盤。魏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柱重百

萬斤。不能運至。鈞令將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兩個

銅人。號為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箇。龍高

四丈。鳳高三尺。餘立在殿前。人銅龍銅鳳。却是無用。又於上

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少傅楊阜上表略

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

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

未有以宮室高麗。凋敝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

象廄。紂為傾宮鹿臺。致喪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

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天下背叛。一

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

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以桀紂秦楚為

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

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

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謹叩棺沐浴

伏候重誅。

表上。鈞不省。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安置銅人。承露盤

又降旨。廣將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奇花異木。珍禽怪獸。尤

便引起下文。文詭。妃。后。事絕妙。過接法。 衆官紛紛上表諫。諍。鈞俱不聽。却說

曹叡之后毛氏。乃河內人也。先年。叡為平原王時。最相

恩愛。及即帝位。立為后。後。叡因寵郭夫人。毛后失寵。叡

因。后。后。之子也。獨不 記。后。失寵之事。郭夫人美而慧。叡甚嬖之。每日取樂。月

餘。不出宮闈。是歲春三月。芳林園中百花爭放。叡同郭

夫人到園中賞。飲酒。郭夫人曰。何不請皇后同樂。叡

曰。若彼在。朕消不能下咽也。其新孔嘉。遂令舊者之 遂傳

諭宮娥。不許令毛后知道。毛后見。叡月餘不入正宮。是

日。引十餘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的樂聲。嘹唳。乃

問曰。何處奏樂。一宦官啓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

園中賞花飲酒。毛后聞之，心中煩惱，回宮安歇。却恨合情，推秋扇空，待君王。次日毛皇后乘小車出宮遊觀，正迎見叡於曲廊之間，乃笑曰：陛下昨遊花園，其樂不淺也。叡大怒，即命擒昨日侍奉諸人到，叱曰：昨遊花園，朕禁左右不許使毛后知道，何得又宣露，喝令宦官將諸侍奉人盡斬之。毛后大驚，同車至宮，叡即降詔賜毛皇后死，立郭夫

人為皇后。皮去毛曰：幹今去毛立，郭却是光皮矣！一笑。朝廷莫敢諫者。忽一日幽州刺史母邱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宮殿，立官職，興兵入寇，搖動北方。

叡大驚，即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淵之計，正是魏將土木勞中國，又見干戈起外方，未知何以禦之。且看下文分解。

此記武侯死後之事也。前營之星方殞，而魏廷遂與反漢之兵，則武侯之不可以死也。錦囊之計有遺，而魏廷終應生角之夢，則武侯之實未嘗死也。逆知其必叛，而不於未叛之時除之，於此見武侯之仁不待其既叛而早於未叛之先防之，於此見武侯之智。

魏廷既反，不獨司馬懿一大敵也。即魏延亦一大敵也。當其發棧道攻南鄭，使魏人知之，而回兵南鄭，則劉之亡可朝足而待矣。且有楊儀與延互相訐奏，少主疑於內，諸將阻於外，太后憂惶而未甯，廷臣聚議而未決，而卒能定之，俄頃易危為安，則武侯身後之功不其偉哉！武侯死而吳之君臣懼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援也，已。武侯死而

魏之君臣喜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毒也。已。惟其懼而過增之，成於是乎。增惟其喜而土木之功於是乎起，然則思武侯者不獨蜀人為然也。於其成之勞而吳之人不得不思武侯於其役之苦而魏之人亦不得不思武侯。凡後人之失，未有不由於前人之失以爲之倡也。有銅雀玉龍金鳳之臺，作於前，乃有總章觀青雲閣開鳳樓之工，興於後矣。有曹丕之殺甄后以作之於前，乃有曹叡之殺毛后以效之於後矣。然曹操止於榮喜而叡則更勞其民於拆臺，操止於其民充役而叡至欲以官充役，毛氏比甄氏之來爲正，而其被讎亦與甄氏同。曹叡曾以射鹿之事諷其父，而其殺毛氏則與其父等尤而效之，更有甚焉。則亂宗之爲法於子孫者可不懼與。

却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退袁尚，未到遼東，康斬尚首級獻操。操封康爲襄平侯。照應三十卷中事。後康死，有二子：長曰晃，次曰淵。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爲車騎將軍，襄平侯。又前敘曹丕時事。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鬪，奪其叔公孫恭之位。曹叡封淵爲揚烈將軍，遼東太守。亦前文所未及。後孫權遣張彌許都、賈金寶、珍、玉赴遼東，封淵爲燕王，淵懼中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曹叡。封淵爲大司馬、樂浪公。又補敘東吳事，以上敘公孫淵來歷，皆補前文所未及。淵心不足，與衆商議，自號爲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副將賈

第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 襄平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魏之君臣喜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毒也。已。惟其懼而過增之，成於是乎。增惟其喜而土木之功於是乎起，然則思武侯者不獨蜀人為然也。於其成之勞而吳之人不得不思武侯於其役之苦而魏之人亦不得不思武侯。凡後人之失，未有不由於前人之失以爲之倡也。有銅雀玉龍金鳳之臺，作於前，乃有總章觀青雲閣開鳳樓之工，興於後矣。有曹丕之殺甄后以作之於前，乃有曹叡之殺毛后以效之於後矣。然曹操止於榮喜而叡則更勞其民於拆臺，操止於其民充役而叡至欲以官充役，毛氏比甄氏之來爲正，而其被讎亦與甄氏同。曹叡曾以射鹿之事諷其父，而其殺毛氏則與其父等尤而效之，更有甚焉。則亂宗之爲法於子孫者可不懼與。

範諫曰：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不為卑賤。今若背反，實為不順。更冀司馬懿善能用兵，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乎？又帶遜 淵大怒，叱左右縛範，將斬之。姜軍倫直諫曰：「買範之言是也。」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國家屢見怪異之事，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作人行。此是獸妖 又城南鄉民造飯，飯餼之中，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此是妖 襄平北市中地忽陷一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頭面眼耳口鼻都具，獨無手足。刀箭不能傷，不知何物。此非人非獸之妖 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可當汗語 主公宜避凶就吉，不可輕舉妄動。淵勃然大怒，叱武士綁倫，直並買範同斬於市。令大將軍軍衍為元帥，楊祚為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殺奔中原來。何不於武 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大驚，乃召司馬懿入，侯未死之 前為之。懿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在能設奇用智耳。」臣託陛下洪福，必擒公孫淵，以獻陛下。武 一死懿 便自負 叡曰：「卿料公孫淵作何舉動？」懿曰：「淵若棄城預走，是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是中計也；坐守襄平，是為

下計。必被臣所擒矣。」如滕公之料英布 懿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前據孟達不消一月今平公孫 懿曰：「倘吳蜀人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憂。」叡大喜，即命司馬懿與師征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令胡遵為先鋒，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寨。哨馬飛報公孫淵令軍衍、楊祚分八萬兵屯於遼隧。此是司馬懿所算中計 圍壘二十餘里，還遼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報知司馬懿，懿笑曰：「賊不與我戰，欲老我兵耳。我料賊寨大半在此，其巢穴空虛，不若棄却此處，徑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中途擊之，必獲全功。」欲其奔襄平是使彼出下計 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却說軍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彼千里而來，糧草不繼，難以持久。糧盡必退，待他退時，然後出奇兵擊之。」司馬懿可擒也。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堅守渭南，孔明竟卒於軍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是抄 司馬懿舊文字耳，不想此處却用不着這箇文字。二人正商議間，忽報魏兵往南去了。軍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去襲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起。即司馬懿收街亭守阿倉 之意。武侯能料之單，衍楊祚不諳料之是原，不會抄文字也。早有探馬飛報司馬懿，懿笑

曰。中吾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於濟水之濱。如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而往。早望見軍。引楊禰引兵前來。一聲礮响。兩邊鼓譟搖旗。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殺出。單楊二人無心戰。奪路而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單楊一邊用實寫公孫淵一邊用虛寫合兵一處。同馬再與魏兵交戰。軍衍出馬罵曰。賊將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戰不數合。被夏侯霸一刀斬單衍於馬下。遼兵大亂。霸驅兵掩殺。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此則竟出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行坐不安。與陳倉道之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請移於前山。上懿怒曰。捉公孫淵。只在旦夕。安可移營。如有再言移營者。斬。與陳倉道退軍又是不同裴景睹喏而退。少頃。有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士苦水。乞太尉移營高處。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汝何敢放違。即命推出斬之。懸首於轅門外。武侯用兵嚴以濟寬懿之用兵一於嚴耳於是軍心震懾。懿令兩寨人馬暫退三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放放牛馬。司馬陳羣問曰。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

分八路。八日趕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照應九中事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却死久居泥濘之中。又縱賊乘樵牧。某實不知太尉是何主意。懿笑曰。公不知兵法耶。昔孟達糧多。兵少。我糧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戰。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勝。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飢。我飽。何必力攻。正當任彼自走。然後乘機擊之。我今放開一條路。不絕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糧則以多勝少兵則以少勝多陳羣拜服。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魏主曹叡設朝。羣臣皆奏曰。近日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權且罷兵。與前王肅等之叡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遂不聽羣臣之諫。此處不聽諫者之言。比前又是不同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懿在寨中。又過數日。雨止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無不驚駭。或疑是司馬懿死耳懿見之大喜。乃謂眾將曰。五日之後。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通則百日。速則五日。遲則十日。極速則極速。來日可併力攻城。眾將得令。次日侵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道。立礮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入城去。公孫

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爲食。至此方改正人人怨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淵聞之甚是驚憂。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請降。孟獲屢戰不降公孫淵一戰便降彼此不同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大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公孫淵何不自來。休爲無理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與從人。孟獲不降而武侯縱之不許降此又自不同從人回報。公孫淵大驚。又遣侍中衛演來到魏營。司馬懿升帳。聚衆將立於兩邊。演膝行而進。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息雷霆之怒。勉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爲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重在此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何必送子爲質當。司馬懿狠甚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歸告公孫淵。淵大驚。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當夜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不能守當走謹如司馬所教淵見無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噦响。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休走。淵大驚。急撥馬尋路而逃。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琳。四面圍得鐵桶相。

似公孫淵父子只得下馬納降。不許走當降亦謹如司馬所教懿在馬上顧諸將曰。吾前夜丙寅日。見大星落於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衆將稱賀曰。太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孟獲有七擒公孫淵只是一擒武侯有七縱司馬懿更不縱彼此又大不同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時。胡遵早引兵入城。城中人民焚香拜迎。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衛上。將公孫淵宗族並同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司馬懿好殺是出能攻城而不能攻心但能兵戰而不能心戰者也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淵不可反叛。俱被淵所殺。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三軍。封賞竟自己世司馬氏奪權之漸班師回洛陽。却說魏主在宮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個宮人。哭至座前。奏命。機見懿了又是一。叙因此得病。病漸沉重。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爲人恭儉溫和。不肯當此大任。堅辭不受。叙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宇賢於爽舍其賢者用其不賢者此曹氏之當衰也叙從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叙然其言。二人遂請叙降詔。查出諭。

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用一曹必去一曹曹氏之語後封

曹爽為大將軍。總攝朝政。叡柄漸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懿受命徑到許昌。入見魏主。叡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闕下。兩翼已成矣將飛入宮廷食曹氏之子今日得覩龍顏。臣之幸也。叡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叡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照八十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大國乎。信實之國反指正統為偏邦此在曹叡之言則然後世修史者亦復踵之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叡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沈。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曹叔子神仙何以承懿盤中天堯活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芳字蘭卿。乃叡乞養之子。祕在宮中。人莫知。

其所由來。曹操奸猾。曹丕篡逆。孰知再傳而後遂不知為何人之子。豈不待司馬氏之篡而曹氏已早絕也。於是曹芳諡叡為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為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啓知。曹爽無用。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尚。亦是無用之人一是何晏字平叔。一是鄧颺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是李勝字公昭。一是丁謚字彥靜。一是畢範字昭先。此五人先殺其人又有大司馬桓範字元則。頗有智謀。人多稱為智囊。此一人先殺其姓此數人皆爽所信。任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人。恐生後患。爽曰。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背之。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果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何不察也。將諸案案斷事於此一百回中語爽猛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太尉掌兵太傅不掌兵此議奪其兵權也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芳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三曹志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謚為尚書。畢範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司馬

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間居。

此時武侯若在亦

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

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已然後進宮。佳

人美女充滿府院。黃門張當詔事曹爽。私選先帝侍妾

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

為家樂。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

夜工作。

如此所為便不能成

術請與論易。時鄧颺在座。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

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

孔子學易而

之數可見易

不可以言傳

因謂輅曰。試為我下一卦。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

青蠅數十來集鼻上。此是何兆。輅曰。元愷輔舜。周公佐

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

以周公元愷為言

今君侯位

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可

要且葬者。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要言今青

蠅臭惡而集焉。位峻者顛。可不懼乎。願君侯哀多益寡。

此益卦

驅也。而論數。鄧颺怒曰。此老生之常談耳。輅曰。老生者

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亦妙語。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

曰。真狂士也。輅到家。與舅言之。舅大驚曰。何鄧二人威

權甚重。汝奈何犯之。輅曰。吾與死人語。何所畏。耶。所謂

不生舅問其故。輅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

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之相。何晏視侯。魂不守竇。

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之相。此法之所無

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何足畏也。而決之於下。其舅大

罵輅為狂子而去。却說曹爽。嘗與何晏鄧颺等收獵。其

弟曹芳諫曰。兄威權太甚。而好出外遊獵。偷為人所算。

悔之無及。文伏諫爽叱曰。兵權在吾手中。何懼之有。司農

桓範亦諫。不聽。不敘所諫何

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達虛實。適魏主除李

勝為青州刺史。即令李勝往辭仲達。就探消息。勝徑到

太傅府中。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子曰。此乃曹爽

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去冠散髮上床。擁被而坐。又

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曹操假病以試曹平。可馬懿假病

勝至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病重。今天子

命某為青州刺史。特來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

為之備。詳壯耳。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

方從并州來。像聖子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

青州來也。妙絕活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

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與勝，勝寫畢

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訖，以手

指口。妙絕活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妙絕活

乃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

肖，望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覷二子，言訖，倒在

牀上，聲嘶氣喘。妙絕活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

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矣。司馬懿見李勝去

了，遂起身謂二子曰：病得快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

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收獵之時，方可圖之。又先聲下

不一日，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先帝，大

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並心腹人何晏等及御

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

宜兄弟皆出，偷城中有變如之奈何？此之謂智囊苦曹爽

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為變，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

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並家將

數十，引二子上馬，徑來謀殺曹爽。正是：閉戶忽然有起

解。驅兵自此逞雄風，未知曹爽性命何如。且看下文分

孫權之欲結公孫淵以拒魏，猶曹丕之欲借孟獲以侵蜀也。公孫淵

之野與使以曹叡猶公孫康之殺二袁以賊曹操也。孟獲之叛漢

者不一而足，公孫之奉魏者至再則魏於公孫其亦可以怨之矣。而武

侯不殺孟獲，司馬懿必殺公孫何仁與不仁之不同如是耶。厥後優

惡二帝為劉淵父子所戮，辱前淵後淵其名不謀而合，君子於此有

報反之憾焉。

不死而賤。以將死。然則仲達之臥床。其殆以所疑於武侯者。反用之也與。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却說司馬懿聞曹爽同弟曹芳曹訓曹彥並心腹何晏鄧襲丁謐畢軌李勝等及御林軍隨魏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收獵懿大喜。卽到省中令司徒高柔一箇司馬懿心腹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又是一箇司馬懿心腹行中領軍事。據曹義營。如陳平頭太懿引舊官入後宮。奏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周勃去產祿要購婦人司馬懿去曹爽正要用着婦人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尙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又是兩箇司馬懿心腹遣黃門齎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郭后已爲司馬懿所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太傅爲國家大事。休得放箭。又是一箇司馬懿心腹連止三

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將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然其言。敞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閉了城門。必將謀逆。憲英曰。司馬公未必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善於料事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出城矣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明於料人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廢仲達矣敞曰。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忠於勸義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行僭妄之事矣敞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幸敞有姊桓範有兒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卽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出。範出到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後仲達殺桓範只爲此語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

之奈何。蔣濟曰：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曹鍾物諗乃

召許允。陳泰曰：又是兩清司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

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恐其在外生變，故誘許陳二

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

去見爽，諗分付曰：汝與爽原可領此任。曹爽所厚者又

見爽說吾與蔣濟指落水為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

意。直如騙尹大目依令而去，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

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太傅忽然

自應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拆封，令近臣

讀之，表略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

昔從遠東，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牀，把

臣臂，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

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

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

洵洵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矚臣之本意也。

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書臣孚等皆以爽

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甯宮皇太

后，令敕臣表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

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

以軍法從事。此數語，諒以告示不使表

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此上聞。伏干聖聽。伏干聖聽

竟改想宜知悉

魏主曹芳聽畢，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若此，卿如何裁

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為之奈何？羲曰：劣弟亦曾

諫，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應前卷司馬懿諂詐無比，

孔明尚不能勝，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

兄弟三人都是驚馬戀棧父子三人，都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

兵屯於洛水浮橋，勢將不可復歸，宜早定大計。正言間，

司農桓範驟馬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

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若行此計，國中必大亂矣

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魏必得成功爽

匹夫臨難，尚欲望活，今主公身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

不應？豈可自投死地乎？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因繼

只是拋不下棧，互耳。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

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關南，呼之即至。大司馬之

印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此之謂爽曰：多官

勿太催逼待吾細思之。活畫一人少頃待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爲將軍權重不過要削去兵權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其名不爽如此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到目曰太傅指洛水爲誓並無他意。飯吃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爽信爲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是夜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歎尋思自黃昏直流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今之文思不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尙不能決爽擲劍而歎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爲富家翁足矣。曹子丹後孔明氣死蓋死尙是有爽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眞豚犢耳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先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王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曹氏子孫如此無是曹爽將印綬與許陳二人先費與司馬懿衆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散騎官僚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奸雄手段妙在殺綬而來除皆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

在馬上以手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口入城而去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曹爽心中憂悶養謂爽曰今家中乏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刀在其頸猶欲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是後發而來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爲憂。恐人思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間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颺李勝畢軌丁讒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却捉何晏等勒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此等獄詞皆周內所成未必真有其事也懿用長枷釘了城門守將司審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爽兄弟三人並一千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拔劍尋思了一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之友截耳自誓及爽被誅其父復將嫁之女又斷去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樓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今日此等且夫家又被馬司氏誅戮已盡

守此欲誰為哉。女泣曰。昔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時。尚欲保終。況今滅亡。何恐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辛憲英教弟以義。侯女辭父。以節。同時乃有兩個奇女子。司馬懿自受巾。輒當以聞而賢之。聽使乞子以養為曹氏後。男于衣冠送夏侯氏。後人有詩曰。

弱草微塵盡達觀。夏侯有女義如山。

丈夫不及裙釵節。自顧鬚眉亦汗顏。

却說馬司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曰。尚有魯芝辛敞。斬關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不可縱。懿曰。彼各為其主。乃義人也。遂各復舊職。獨殺桓範。特以智囊見忌耳。辛敞歎曰。吾若不問於姊。失大義矣。好姊姊我亦願為之弟也。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

為臣食祿當思報。事主臨危合盡忠。

辛氏憲英曾勸弟。古今千載頌高風。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轄之言。應前回中語。後人有詩讚管轄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轄相通神。

鬼幽鬼躁分何鄧。未喪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主曹芳。封馬司懿為丞相。加九錫。令人追憶魏罔辭不肯受。此則實於曹操。芳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係爽親族。倘驟然作亂。如何隄備。必當處置。即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其意可知。夏侯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即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推出馬大馬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故背反。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勳勞。今司馬懿何等。人滅吾曹氏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夏侯霸欲討魏賊。姜維即借他來共討漢賊。淮大怒。挺鎗驟馬直取夏侯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後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孔明得姜維為幫手。姜維又得一夏侯霸為幫手。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霸拜見。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室。無愧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有窺我國之志否。霸曰。老賊方圖謀逆。未暇

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使領兵馬。實
吳蜀之大患也。預為數回維問二人是誰。霸告曰。一人
見為祕書郎。乃穎川長社人。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
繇之子。幼有膽智。乃翁筆下有字繇嘗率二子見文帝。會
時年七歲。其兄毓年八歲。毓見帝。懼汗流滿面。帝問
毓曰。卿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
卿何以不汗。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一人戲問曰。身
或答曰。惟有汗。不怕嚇人。越要嚇他。越要出來。魏帝奇之。及稍長。
今會曰。汗不敢出。則是汗亦怕嚇矣。為之一笑。魏帝奇之。及稍長。
喜讀兵書。深明韜略。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見
為掾吏。乃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
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竊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
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便為渡陰人皆笑之。獨司馬
懿奇其才。遂令參贊軍機。艾為人口吃。每奏事。必稱艾。
艾。古之名人口吃者。皆非周昌揚雄。即艾也。今有嘲口
吃者曰。既是呂蒙。又疑非。如無舞風。定有艾蒙。懿戲謂曰。
卿稱艾艾。當有幾艾。艾應聲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其
資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深可畏也。二人笑。却上夏
侯霸口中。傲出省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夏侯霸
至成都。入見後主。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
侯霸。因此投降。曰。今司馬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魏

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兵精糧足。臣願領王師。即以霸
為嚮道。官進取中原。重興漢室。以報陛下之恩。以終丞
相之志。此一段言語。可當姜
維一篇前出師表。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濟
董允皆相繼而亡。二人之死。在費禕口
中。補出省筆之法。內治無人。伯約只
宜待時。不宜輕出。維曰。不然。人生如白駒過隙。如此遷
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微塵樓草。是言其輕百駒過隙。是言
其快。一則以殉節為不必。一則以殉
節當及。禕又曰。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等皆不
如丞相遠甚。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山事於此
一維曰。吾久居隴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結羌人為援。
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而西。可斷而有也。既得夏侯霸為
幫手。又欲借羌
人。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
朕命。於是姜維領勅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
兵。維曰。可先遣使去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
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為犄角之勢。我等
盡發糧草於川口。係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此是一是年
伐中原。秋八月。先差蜀將句安李歆。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山
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
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將陳泰引兵
五萬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

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旬安李歆城中糧缺。郭淮自領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旱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馬謖山上。思在水道。今二將屯城中。亦思水道。蓋蜀道山多而水少故也。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困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旬安城中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此時蜀兵甚渴。其望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二人之危。各在姜維。歆曰。我當捨命殺出求救。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沒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雨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蜀兵糧盡。幾似日之。雖承露盤。却說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着姜維人馬。歇下馬。伏地告曰。魏二山城。皆被魏兵圍困。絕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遲。為聚羌兵未到。因此誤了。人羌又誤二將也。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

羌兵未到。魏兵圍困魏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兵到魏山。二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盡來魏山。攻打雍州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徑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魏山之圍自解矣。此圍魏救之法。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李歆殺出城去了。乃謂郭淮曰。李歆若告急於姜維。姜維料吾大兵皆在魏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徑往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夏侯霸所算。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水。陳泰引一軍徑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得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了。句安多時。何等不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來為之一歇。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領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霸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

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在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第一次出兵動見擊飛奔上陽平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爲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箇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不知管轄相之又作何語乃司馬懿長子驍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鎗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忽將武侯臨終事一正是難支此日三軍敗獨賴當年十矢傳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甚矣天之惡魏也繼之以不知所從來之曹芳而又相之以醉生夢死之曹爽繼令司馬懿真病而真死而其國亦必爲蜀吳之所并矣繼使曹爽矜桓範之言而遣鄧許都徵召外兵其勢必不勝亦必終爲司馬氏之所并矣而况同槽之三馬猝然閉城懸豆之驚馬視然就縛哉孟德奸雄而再傳以後其苗裔之不振如此悲夫知何晏鄧襲之附曹爽爲必死者管轄也知司馬懿之謀曹爽爲必勝者幸甚英也然管轄知之不足奇英知之則奇矣管曹爽之末

滅而出從曹爽者幸敵也及曹爽之既滅而不背曹氏者夏侯女也然聽其姊以全我之義不足奇遠其父以伸己之志則奇矣管轄以男子知人必知之以下與相盡矣以女子知人必不知之以下與相幸敵以男子之智資於婦人夏侯女則以婦人之志過於男子如此二女子者殆列女傳中所僅見不以盛衰改節此夏侯女之節一武侯佐漢之節世不以存亡易心此夏侯女之心一武侯報先帝之心也然則耳之蔽鼻之割即謂之張睢陽之頭常山之舌可也身毀而乃以全身形殘而乃以殘形是又管轄相法之所不能及者然但知鬼踪鬼曲爲死人之相孰知魏耳割鼻有完人之目耶此卷敘曹氏失敗爲司馬懿魏之由而夏侯女入蜀又爲姜維伐魏之始然夏侯女之心非姜維之心也懿所欲伐者司馬而欲借漢以存曹也維所欲伐者曹氏而欲借曹以滅魏也姜維之心則武侯之心也武侯以先帝之心爲心而欲終先帝之事姜維又以武侯之心爲心而欲終武侯之事也維與維事同而心則異維與武侯心同而才則異才異而一出即敗君子亦以其心取之而已文之前伏後者有實筆有虛筆姜維伐魏在六出祁山之後而一出祁山之前先寫一姜維此以實筆伏之者也鍾鄒入蜀在九伐中原之後而一伐中原之前先在夏侯霸口中寫一鍾會寫一鄒艾此以虛筆伏之者也且前有武侯之囑陰平非定軍又虛中之處此處夏侯霸之言又虛中之言敘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却說姜維正走遇着司馬師引兵攔截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懿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司馬師發兵辭敘在此省筆之法

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平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一矢。皆是藥箭。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魏同上却說麴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領敗兵回漢中屯紮。

以上按下列說司馬師自還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漸沈。重。前是詐病此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當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

與曹操銅雀臺語相似至此時偏不耳。言訖而亡。長子司馬懿。次子司馬芳。二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厚加祭葬。優錫贈諡。封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昭為驃騎上將軍。魏國以下

接敘吳却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東吳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瑯琊王夫

人所生。和因與金公主不睦。被公王所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諸葛瑾皆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謂前文所未及

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

深八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柏。盡皆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插道上。孫權將亡先嘗與吳後諸葛恪將亡亦先嘗與吳正是相對權因此受驚成病。至次年四月內病勢沈重。乃召太傅諸葛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紫髯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後人詩曰。紫髯碧眼號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忠。

二十四年與大業

龍盤虎踞在江東

孫權既亡。諸葛恪立孫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諡權曰大皇帝。葬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嘏曰。吳有長江之險。先帝屢次征伐。皆不遂意。照應不如各守邊疆。乃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不但欲滅吳亦將變也豈皇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母邱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前曹不用三路取吳今司馬師亦用三路取吳正復相似又遣弟司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伏筆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人馬。喚王昶胡遵母邱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

大堤。左右又築兩

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昶母邱儉各引三萬兵。列左在右。且勿進發。待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昶儉二人受命而去。昭又令胡遵爲先鋒。總領二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領兵來搭浮橋。却說吳太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衆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昌危矣。寫丁奉能謀是老將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聽連珠礮響。一齊進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望東興而來。却說胡遵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懔守。把右城中乃吳將劉略守。把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劉有句安李秋守二城。吳亦有全懔劉略守二城。彷彿相似。而勝敗不同。胡遵在徐州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衆將設席高會。前卷劉兵取雪當水。此卷魏兵對雪飲酒。同一等也。而樂大異。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邊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約有百人。遂還帳中。謂諸將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哨

探仍前飲酒。何會至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遂令衆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槍大戟。止帶短刀。如拳不開聲。此用之狹。悉耳。今用之。魏兵見之。大笑。更不准備。忽然連珠礮響了三聲。丁奉扯刀當先一躍上岸。寫丁奉能戰。是將之勇。衆將皆拔短刀。隨奉上岸。砍入魏寨。以水兵劫。旱寨奇絕。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拔帳前大戟迎之。早被丁奉搶入懷內。手起刀落。砍翻在地。雪天映血地。相照成。越何不更以酒賞之。桓嘉從左邊轉出。忙綽槍刺丁奉。被奉挾住槍桿。嘉棄槍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肩。嘉望後。便倒。以我之短。奉趕中。就以槍刺之。即用彼之短。勝彼之長。奉趕中。就以槍刺之。即用彼之短。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胡遵急上馬奮路而走。魏兵齊奔上浮橋。浮橋已斷。斷橋雪最大。有可觀。惜此。時魏兵心忙。無暇吃酒耳。大半落水而死。殺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數。魏兵此時所。謂紅雪。齊風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母邱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却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取中原。遂一面遣人齎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前者石亭之勝。吳使入蜀。維與此正復相似。一面起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臨行時。忽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對面。不

見。慶樹披而孫權將死白氣。見而諸將亡一般吳兵蔣延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不止是喪兵又應在喪身太傅只可回朝，不可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以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衆皆告免。恪乃貶蔣延為庶人，仍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為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師破膽矣。恪大喜，即遣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定。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處松告司馬師曰：今諸葛恪困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與司馬懿之料為兵佛衍相似待其將走，然後擊之，必得全勝。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師然其言，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母邱儉胡還拒住吳兵，却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下令衆將併力攻城。怠慢者立斬。於是諸將奮力攻打，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辨之士齎捧冊籍，赴吳寨見諸葛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困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降敵者，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令先具冊籍呈上。曹洪之守潼關曹操限之以十日吳兵之攻宛城呂蒙限之以半日未聞有百日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打城了。原信原來張特

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破城處修補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耶！儘戰無妨。諸葛恪着了道兒可為受騙者之戒恪大怒，催兵打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瘡，舉發衆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回思雪天劫案是寒暑一更矣軍士多病。恪金瘡稍可，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可戰乎？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知，逃者無數。忽報都督蔡林引本部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徧視各營，果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母邱儉，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一勝不止至於敗而後止是毒蛇添足也恪甚羞慚，託病不朝。吳主孫亮自幸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搜求衆官將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格道死之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管御林軍以為牙爪之道却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孫權在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心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權恣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

室。何不早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之。於是孫峻膝入見吳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恪有死常欲除之，未得其便。今卿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峻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中，擲盃爲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兵敗回朝，託病居家，心神恍惚。一日偶出中堂，忽見一人穿麻掛孝而入。又是一道白氣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令擊下拷問。其人告曰：某因新喪父母，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却不想是太傅之府。却怎生來到此處也。宅第化爲寺院，今日多有之矣。恪大怒，召守門軍士問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荷戈把門，未嘗暫離，並不見一人入來。孝子眼中不見，更是作怪。恪大怒，盡數斬之。是夜恪睡臥不安，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恪自出視之。見中梁折爲兩段。棟折榱崩，凶莫大焉。恪驚歸寢室，忽然一陣陰風起處，見所殺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各提頭索命。前是人怪，此是鬼怪。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早洗面，聞水甚血臭。恪叱侍婢連換數十盃，皆臭無異。輕於殺人故有血腥之怪。恪正驚疑間，忽報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啣住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

君之葬不恪怒曰：犬戲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車出府。如臣之葬，不可得矣。行不數步，見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冲天而去。又是白虹可見前之恪甚驚怪，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輕入。董卓入朝之時有李益賺之諸葛恪入朝之時有張約盟之前後相類而相反。恪聽罷，便令回車。行不到十餘步，孫峻膝乘馬至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峻曰：朝廷爲太傅軍回，不會面敘，故特設宴相召，兼議大事。太傅雖恙，還當勉強一行。恪從其言，遂同孫峻膝入宮。張約亦隨入。恪見吳主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酒，恪心疑，辭曰：病軀不勝盃酌。孫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不欲君之酒而自食家中之酒以爲懷，疑則懷疑，疑矣以爲不敬，則不敬甚矣。酒至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盃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從前種種，吳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剝爲肉泥。此亦一黃犬也。孫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並

諸葛恪屍首用蘆蓆包裹以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
石子崗亂塚坑內可惜聰明人如此結果世之自恃聰明妄自託大者不可戒也却說諸葛

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不甯忽一婢女人房
恪妻問曰汝偏身如何血臭其婢忽然反目切齒飛身

跳躍頭撞屋梁口中大叫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
謀殺前已寫過無數其不一時

軍馬至圍住府第將恪全家老幼俱縛至市曹斬首
吳又為全家皆殺之兆

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
瑾存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歎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

又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
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靈其主何能久乎

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為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
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且說姜維在成都接

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遙接文遂入朝奏准後主復
起大兵北伐中原正是一度與師未奏績兩番討賊欲

成功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今人將曹操司馬懿並稱及觀司馬懿臨終之語而懿之與操則有
別矣操之子為之而懿則終其身未敢為操之事也操之
忌先主是欲除宗室之賢者懿之謀曹爽是特殺宗室之不賢者至

於弒主后曹皇嗣曹芳亦乘輿以伐孫亮而前之伐則不自主之
曹不乘輿以伐劉禪曹芳亦乘輿以伐孫亮而前之伐則不自主之

後之伐非芳主之而司馬師主之其不同者一前之兵有五路而止
一路是破兵後之兵有三路皆魏兵其不同者二前之兵不

戰而自解後之兵戰而後退其不同者三前之兵四路實而一路是
虛後之兵一路敗而兩路皆走其不同者四前後更無一毫相犯豈

非奇事奇文
乘雪以誘敵者有之矣武侯之破魏車兵是也而曹芳以犯敵則未
之有也以黑夜劫營者有之矣甘肅白騎之劫是也而白日劫營則

未之有也用短兵步卒於險峻無人之處者有之矣鄧艾之襲陰平
嶺是也用之於平川大寨則未之有也以舟師破舟師者有之矣黃

蓋之燒北船是也而以舟師入旱寨則未之有也以前後所未有者
而獨於丁奉之戰徐塘見之真異樣驚人

丁奉成東與之功而諸葛恪不能奏新城之績其故何也曰魏來而
我禦之則克我往攻魏則不克其明驗已見於前事矣自周郎之禦

赤壁而吳一勝及孫權之攻合肥而曹曹操之攻濡須而吳
再勝及張遼之拒追搆津而吳又不勝及曹休之攻三郡而吳三勝

又徐盛之守南徐而吳四勝又曹休之取石亭而吳五勝及諸葛恪
之被燒於滿寵而吳又不勝此非其章者哉畫江而守自願有餘

而取人不足在孫權未死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未亡之時猶然如是
而乃欲於孫亮之日進圖中原吾知其難耳

司馬懿之殺曹爽是以異姓而滅宗室孫峻之殺諸葛恪是以宗室
而滅異姓恪與爽之才不才不同而其氣驕而計疎則一也外不能

測張時之詐內不能燭孫峻之奸而又剛復自許果於殺魏聰明雖
過於其父而卒以待才取禍哀哉

第一百九回 因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

翼為左右先鋒。夏侯霸為參謀。張嶷為運糧使。大兵出

陽平關伐魏。此是二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

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準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

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為本。武侯第一

取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此計與前合。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先

直取長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卻正為使。齎金珠

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

令羌將俄何燒戈為大先鋒。引兵南安來。前番不肯白

匪來甚矣阿。魏左將軍淮郭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

將曰。誰敢去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

徐質英勇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為先鋒。令司馬昭

為大都督。領兵望隴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

列成陣勢。徐質使開山大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廖化出

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

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先為徐質之勇退

三十餘里。司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霸

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詐敗。以埋

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

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司馬昭收兵不趕之吾見魏兵累

次斷吾糧道。今却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此計甚妙遂喚

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

兵去。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藜外多排鹿角

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

昭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木牛流

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不出姜

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蜀兵二百餘

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

徐質當先攔住。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

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

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

截路火光迸起。質等冒煙突火。縱馬而出一聲。敵響兩

路軍殺來。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

質奮死隻身而走。人馬困乏。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坐下馬徐質跌下。馬來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衆。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此處用兵直與武侯彷彿

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險峻。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殺百人之飲。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絕其水道可以奉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昭仰天長歎曰。吾死於此地矣。讀至此令人數案一快燒上方谷。苦於無水。前後相對。

妙算姜維不等閑 魏師受困鐵籠間

龐涓始入馬陵道 項羽初圍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何不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昭奉詔來退蜀兵。若昭合死。令甘泉枯渴。昭自當勿頸。教部軍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衆命。祝畢。泉水

湧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馬不死。此天助晉非助魏也。看司馬昭所祝。但爲自己壽命。祝耳。

及無事。却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謂衆將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爲恨。三回中華。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果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羌兵之來在奇秦口。中虛寫省筆之法。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不戰而降。便是假帶着五千兵來。發是假。只好騙羌人。却騙爲將。

不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實。某皆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迷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兵爲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此人略勝迷當。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

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爲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慙愧伏罪。淮乃說迷當曰。公今爲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郭淮用許亦與司馬懿彷彿迷當從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逡巡鐵籠山。維欲用羌人羌人反爲淮所用惜哉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紮。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穎一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出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分五落。各自逃生。讀至此拍案一歎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虛。維望山中而走。讀者爲姜維捏一把汗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驟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又爲姜維捏一把汗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面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此快人亦。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追趕。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

續傳三國志演義 卷十四 第一百九回

霸隨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斂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却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以下按下蜀漢專殺魏國却說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遣回國去。訖。班師回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令人追想款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須臾羣臣奏事。司馬師俱自剖斷。並不啓奏。魏主少時朝退。師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人馬。寫得曹魏當年師聲勢依然芳退入後殿。願左右止有二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李豐有二李嚴之子亦名豐乃蜀之李豐也今此李豐則魏之李豐光祿大夫張緝。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今人追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覩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哭。令人追念獻帝告董承之語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以剿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照應一百今若剿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詔討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哭奏曰。

臣等誓當同心討賊以報陛下令人追念馬芳脫下龍鳳

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令人追念武帝乃囑

曰朕祖武帝誅董卓蓋為繼事不密也如此報應妙在

出卿等須謹細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

臣等非董卓之輩司馬師安比武祖也曹芳以武祖比師

陛下勿疑三人辭出至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

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二人立於道旁令人追

遇曹師問曰汝三人退朝何遲李豐曰聖上在內廷觀

書我三人侍讀故耳師曰所看何書帶認故事豐曰乃

夏商周三代之書也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

子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

大將軍即伊尹周公也不欲學伊尹周公却師冷笑曰汝等

豈將吾比伊尹周公其心實指吾為王莽董卓何不遠

三人皆曰我等皆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怒曰

汝等乃口諛之人適間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曹

左右都是司馬氏心腹於司馬師口中見之三人曰實無此狀師叱曰汝三人淚

眼尚紅前文者此類是也如何抵賴夏侯立知事已泄乃

厲聲大罵曰吾等所哭者為汝威挾其主將謀篡逆耳

師大怒叱武士捉夏侯立立握拳裸袖逕擊司馬師是不

却被打被武士擒住師令將各人搜檢於張緝身畔搜

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比董卓事又左右呈與司馬師

師視曰乃密詔也詔曰

司馬師兄弟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

意各部官兵將士可同仗忠義討滅賊臣匡扶社稷

功成之日重加爵賞獻帝手詔在董卓眼中發出曹芳手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

情理難容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滅其三族令人追念

害之三人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

含糊數罵而死令人追念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

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內廷耳目頗多偷事泄露必

累妾矣令人追念伏正言問忽見師入皇后大驚師按劍

謂芳曰臣父立陛下為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

下亦與伊尹何別乎曹操自比文王今司馬今反以恩為讐

以功為過欲與二三小臣謀害吾兄弟何也芳曰朕無

此心師袖取出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耶筆

現在如何抵賴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此皆為他

人所逼故也朕豈敢與此心師曰妄誕大臣造反當加

何罪自然反坐芳跪告曰朕合有罪望大將軍恕之甘

舉貴所供是實。師曰：陛下請起。陛下二字之下忽接請起自有陛下以承未有如此之沒體面者也。國法未可廢也。不當曰國法也。乃指張后皇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將張后捉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令人追念華歆。後人有詩曰：

當年伏后出宮門。

跳足哀號別至尊。

司馬今朝依此例。

天教還報在兒孫。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中荒淫無道。襲近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此時不學曹操不學曹丕又學董何如。此時不學曹操不學曹丕又學董衆皆應曰：大將軍行伊此時更無丁。雷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原莫紹其人。師遂同多官入永甯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爲君。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聰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爲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據幼而髦長故師利於立。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貴之曰：汝荒淫無度。襲近媼優。不可承天下。當納

下璽綬。復齊王之爵。日下起程。非宣召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後人有詩曰：

昔日曹瞞相漢時。

欺他寡婦與孤兒。

誰知四十餘年後。

寡婦孤兒又被欺。

却說高貴鄉公曹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比曹芳又覺。當日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轎駕於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着。髦先下拜。此曹髦其謙恭後文仗劍。出官只爲更耐不得耳。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爲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是日立爲新君。改嘉平六年。爲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與曹孫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母邱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爲名。起兵前來。司馬師大驚。正是漢臣會

有勤王志魏將還與討賊師未知如何迎敵且看下文分解

姜維一伐中原。則夏侯霸之來。乘其宗黨之內。也。再伐中原。因諸葛恪之約。乘其鄰境之外。也。而前後皆無成功者。前則借羌兵為助。而先兵不至。後則羌兵至。而先兵反為敵所用也。夫武侯在日。猶有車馬之助。武侯死後。安能恃羌兵之助。劉若以羌兵為可信。孰如南蠻孟獲之可信乎。武侯不聞求助於蠻。而姜維乃欲求助於羌。此則姜維之失計者耳。姜維雖失計。不得以失計。容姜維也。何也。牛頭山之設。固甚於武侯之失街亭。而牛頭山之圍。則不異武侯之算。上方谷也。無如上方谷之燒則水自天來。鐵籠山之渴則水從地出。街亭之水道絕。天不助馬謖。以泉鐘籠之水道絕。天獨助司馬昭。以水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曰。不得以失計為姜維容。

五月渡瀘之時。武侯嘗拜井出泉矣。而武侯所拜有數十井。司馬昭所拜止是一井。一井而有數十井之用。不更奇乎。赤壁鏖兵之時。武侯借箭曹營矣。而武侯借曹營之箭。以射曹營。有千萬枝。姜維借郭淮之箭。以射郭淮。止是一枝。以一箭而勝十萬箭之力。不更奇乎。郭淮之箭。聞至後。輒出。愈奇。誰謂武侯死後。無出色驚人之事。郭淮死。徐質死。而司馬昭不死。非天之愛司馬也。為有一冠。細紗。排馬在後。欲借司馬氏演。出為後世亂臣賊子。戒耳。豈帶有衣帶詔。曹芳亦有血詔。漢有伏后之見。結魏亦有張后之見。欲使有伏完。董承之事。魏亦有張縉之事。魏報應之巧。何無分毫之或爽耶。且前人所為。後人效之。必有更甚者。曹操未嘗以衣帶詔而廢獻帝。司馬師乃以血詔而廢曹芳。則已甚矣。天子假手於後人。以報其前人。又必

快矣。天道好還。及其還也。又加倍相償。讀書至此。令人毛髮俱悚。其矣。造物者之巧也。逆臣之報不待後世之人言之。而聖令其子孫。當日自言之。今人以司馬師比曹操。而曹芳亦自以其國文比董承。此是現前因果。明明告世。不必更聽釋氏地獄輪迴之說矣。

第一百十回

姜維單騎退雄兵

却說魏正元二年正月。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母邱儉。字仲聞。河南聞喜人也。以其能討賊。故存其官。居方面。司馬師專權廢主。國家有累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與馬母父。儉曰。吾兒之言是也。遂請刺史文欽商議。欽乃曹爽門下客。為後尹大目追。當日聞儉相請。即來拜謁。儉邀入後堂。禮畢。說話間。儉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董承與馬騰語。都用反挑。今母。邱儉與文欽語。只是直說。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鷲。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仇。今可令為先鋒。子不滅馬超。儉大喜。即時酬酒為誓。二人許稱太后有密詔。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為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今奉太后

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與曹操相類衆皆悅
服儉提六萬兵屯於項城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爲遊兵
往來接應儉移檄諸郡令各起兵相助却說司馬師左
眼肉瘤不時痛癢瘤者身之贅肉也師亦如此矣乃命醫官割之以
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請太尉王肅
商議肅曰昔關雲長威震華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
撫恤將士家屬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七十五河中之事於此一提今淮南
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之更以兵斷其歸路必有
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目瘤不能自往
若使他人心又不穩時中書侍郎鍾會此處鍾會出現在側進
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利
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蹶然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
賊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納攝朝政師乘輿帶病東
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
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譙宋之地譙今亳州
宋今歸德府宋永熙絕其歸路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
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於帳下
商議光祿勳鄭袤曰母邱儉好謀而無斷文欽有勇而
無智令大將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

只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一箇監軍
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母邱儉勢
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大軍一臨必然瓦解一箇師曰
此言甚妙道進兵於灑水之上中軍屯於纒橋基曰南
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母邱儉必先至
矣不惟要戰又要速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却說
母邱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衆商議先鋒葛
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魏兵先占難以
驅遣可速取之葛雍所料已爲王基所料儉然其言起兵投南頓來正
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
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
無計可施忽哨馬飛報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
了孫峻之來却用虛寫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於
項城司馬師見母邱儉軍退衆多官商議尙書傅嘏曰
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拒守將
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
南之卒必退矣兗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又在傅嘏口中寫一鄧艾若
領兵逕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賊不難也師從之急
遣使持節文敎鄧艾起兗州之兵破樂嘉城師隨後引

兵到彼會合却說母邱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
 暗探只恐有兵來請文欽到營共議欽曰都督勿憂我
 與拙子文鴛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城欽父子引五千
 兵投樂嘉來前軍報說樂嘉城西皆是魏兵約有萬餘
 遙望中軍白旛黃鉞皂蓋朱旛簇擁虎帳內堅立一面
 錦繡帥字旗此必司馬師也師也安立營寨尙未完備
 時文鴛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趁彼營寨
 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曰何時可去
 鴛曰今夜黃昏父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兄引二
 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此之謂父
 子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鴛年方十八歲身長
 八尺全裝慣甲腰懸銅鞭綽鎗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
 夜司馬師兵到樂嘉立下營寨等郢艾未至師爲眼下
 新割肉瘡瘡口疼痛臥於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
 三更時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大亂師急問之人報
 曰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爲首一將勇不可當文鴛之
乘將眼中心馬師大驚心如火烈眼珠從肉瘡瘡口內迸
師耳中處寫出之時當受此報血流徧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
想怒目視曹芳只咬被頭而恐被皆咬爛何便宜原來文鴛軍馬先到

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右突所到之處人不敢當有相
 拒者鎗撻鞭打無不被殺此處方實鴛只望父到以爲外
 應並不見來數番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鴛直殺到
 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郢艾之來先在文鴛鴛回顧從
 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爲應却從北至何也妙在不知鴛縱
 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爲首一將乃郢艾也躍馬
 橫刀大呼曰反賊休走此處方寫鴛大怒挺鎗迎之戰
 有五十合不分勝敗寫郢艾正鬪間魏兵大進前後
 夾攻鴛部下兵各自逃散只文鴛單人獨馬衝開魏兵
 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將抖擻精神驟馬追來將至樂
 嘉橋邊看看趕上鴛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
 將陣中來鋼鞭起處紛紛落馬各各倒退鴛復緩緩而
 行寫文鴛如魏將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人尙敢退我等
 之衆耶可併力追之於是魏將百員復來追趕鴛勃然
 大怒曰鼠輩何不惜命耶提鞭撥馬殺入魏將叢中用
 鞭打死數人復回馬緩轡而行文鴛之勇直與常魏將連
 追四五番皆被文鴛一人殺退句皆筆後人有詩曰
 長坂當年獨拒曹 子龍從此顯英豪
 樂嘉城內爭鋒處 又見文鴛膽氣高

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文鴛人馬不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老子孫魏兵乘勢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却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無心一百常有殺師報爽之心。又素與文欽交厚。今見師眼痛。突出不能動止。乃入帳告曰。文欽本無反心。今被母邱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設之。必然來降。此是離間師從之。大目頂盔貫甲。乘馬來趨文欽。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叫曰。文刺史見尹大目麼。欽回頭視之。大目除盔放在鞍轡之前。以鞭指曰。文刺史何不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厲聲大罵。便欲開弓射之。文欽如此有組無細詳得甚事大目大哭而回。文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時。胡遼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文欽之投吳如夏侯霸之投蜀却說母邱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引兵殺過陣來。母邱儉死戰相拒。江淮兵大亂。胡遼王基引兵四面夾攻。母

邱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迎入。設席待之。儉大醉。宋彼白令人殺了。將頭獻於魏兵。於是淮南平定。此情文欽去了母邱儉死了。惟文留。在後。文始見司馬師臥病不起。喚諸葛誕入帳。賜以印綬。加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一面班師回許昌。師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緝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與曹操臨終見伏完等二十餘人正復相似。師心神恍惚。自料難保。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牀下。師遺言曰。吾今權重。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繼我爲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昭急欲問時。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兩目俱出。此目無天子之報。時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詔到許昌。卽命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鍾會曰。大將軍新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司馬昭之有鍾會猶曹爽之有賈詡郭嘉耳。昭從之。卽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聞之大驚。大尉王肅奏曰。昭既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髦遂令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謁。討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去一司馬師又來一司馬昭。以下按下文魏事再敘蜀漢。

却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城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初握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興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微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前文官諫今武臣亦諫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分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將前事一提及今吾既受丞相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亦學武侯死而後已之語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伐之。更待何時。夏侯霸曰。將軍之言是也。曹芳既廢。夏侯霸在報讎故可將輕騎先出抱罕。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張翼之意不戰則竟不戰欲敗則必速戰於是姜維引兵百萬。望抱罕進發。伐中原。兵至洮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分付張翼。如此如此。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了。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妙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次入

寇何出。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邦理宜問罪。二句是魏報讎乃夏侯霸之意也何況讎敵之國乎。一句是主此為漢報讎乃姜維之意也經回顧張明花。永劉達。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為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去。來戰姜維。維略戰數合。撥回馬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軍馬一齊趕來。維引兵望着洮西而走。將次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此韓趙之衆將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圍在垓心。方知前分付之計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軍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萬餘。壘屍數里。此言大勝又當得便轉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逕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尚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本欲不勝不止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讎。

忽兖州刺史鄧艾引兵到泰接着谷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敵泰問計於鄧艾艾曰洮水得勝若招羌人之衆東征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却圖狄道城其城垣堅固急切難攻空勞兵力耳吾今陳兵於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寫鄧艾有謀以風陳泰曰眞妙論也遂先撥二十隊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烽火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爲應夜則舉火放礮以驚之此武侯在漢中驚曹操之計調度已畢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煩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到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兖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爲將軍言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應一百今領兵到餘爲勁敵維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住脚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礮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

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鄧艾先聲足以每人非鼓聲足以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鍾堤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降詔封維爲大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正是成功不必添蛇足討賊猶思奮虎威不知此番北伐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今人讀董卓之廢漢帝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廢魏主未有不喜者也今人讀曹操之弑伏后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弑張后未有不喜者也何也爲曹氏之報宜爾也雖然弑后廢帝不可以訓操爲漢賊師亦爲魏賊爲漢臣者當爲漢討賊爲魏臣者安得不爲魏討賊乎故母邱儉之揮淚文欽之起兵文鸯之方戰作史者皆特書以予之

魏之逼漢即以司馬氏之逼魏者報之矣若司馬氏之逼魏豈得獨無報乎曰有報報以金辦之報報之以衣衣之報報之以牛之易報之以蜀宋之寤也然司馬昭有後司馬師無後有後則報之於子無後則當報之於其身而司馬師獨以病終將奈何以眼珠迸出亦可以當頭戮也已

姜維三伐中原在曹芳既死司馬師既死之後夫師既死則有隙可乘芳既死則亦有隙可討然維之心自爲漢討賊初非爲魏討賊也所以討漢賊爲名亦不妨借討魏賊以爲名者何哉蓋人方欲討司馬我姑從其討司馬之名而天方大討曹則我自自行我討曹之志

耳。
背水之陣。徐晃以之拒漢而不勝。武侯以之拒曹而勝。姜維用之。則視前而為三矣。疑兵之伏武侯一以之退曹。據於漢中。一以之退司馬懿於祁山。鄧艾用之。則亦視前而為三矣。此用彼法。彼用此法。或不肯得或肯得。各不同讀之。不厭其複。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鍾堤。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中奏魏主曹髦。髦封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陳泰屯兵於雍涼等處。鄧艾上表謝恩。畢。陳泰設席與鄧艾拜賀。曰。姜維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先寫陳泰料敵不中。以反襯鄧艾之智。艾笑曰。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鄧艾居然將才。泰問其故。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知彼之壯。吾兵終有弱敗之實。知己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容易調遣。知彼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練不熟。知己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之。知彼吾軍皆在旱地。知己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四處皆是守戰之地。蜀人或聲東擊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守把。知己蜀兵合為一處而來。以一分當我四分。合而大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

隴西。則可取。羌人之殺為食。若出祁山。則有麥可。就食。知彼之得易於我。世言其必出五也。陳泰歎服曰。公料敵如神。蜀兵何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程督之服。艾遂將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以上按上魏國一遊。以下再按蜀國一遊。却說姜維在鍾堤大設筵宴。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令史樊建諫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功。今日洮西之捷。魏人既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前功盡棄。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可勝。鄧艾五必出退不會損折。今若進兵。一可勝也。鄧艾所言一必出船載而進。不致勞。困彼兵。皆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艾有法度。三可勝也。維却算在第二必出吾兵自出祁山。抄掠秋穀為食。四可勝也。維却算在第五必出彼兵雖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五可勝也。鄧艾所言四必出不在此時伐魏。更待何日耶。夏侯霸曰。艾年雖幼。而機謀深遠。近封為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準備。非同往日矣。維但能料其兵。霸則能料其將。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

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衆不敢諫。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鍾堤殺奔祁山來。此是四哨馬報說。魏兵已在祁山立。下九箇寨。柵維不信。引數騎登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爲。不在吾師之下。在姜維眼中口中。寫一鄧艾。然亦未見其人。但見其營。尙是虛寫。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既有準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猜得汝等可虛張吾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每出哨一回。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更換。示兵之多。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逕襲南安去也。亦是好算。遂令鮑素屯於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却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或十五里。而回。艾登高望畢。憤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一箇說鄧艾必在此間。果然在此間。一箇說姜維不在此間。果然不在此間。兩箇猜得都是對手。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料得更換衣甲。往來哨探。人馬皆困乏。主將必無能者。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襲董

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先破前寨。却斷後路。算出陳泰兩路兵來。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逕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則姜維必取上郡。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先引武城山。却伏段谷。又算出已南來。泰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具鄧艾引軍晝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動。卽令子鄧忠。鄧忠於此出現。與帳前校尉師纂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却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防。你猜着我殺人。你猜着我殺人。你猜着我殺人。正疑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破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又未見其人。先見其旗。又只見姜維眼中虛寫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魏兵已退。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世間其聲不見其人。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方欲退軍。山上鼓角齊鳴。却又不見魏兵下來。惡甚。又世間其聲不見其人。維欲上山衝殺。山

上礮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惡其又但聞其聲不見其人。維移兵下山屯筍。比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豎立為寨。山上鼓角又來。魏兵際至。三番下來此處却笑如其來。蜀

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為屯兵之計。

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三番來此處又放火燒車仗。兩兵混殺了一夜。營寨入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不如先

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姜維亦料到此。但先為鄧艾料去了。畢竟鄧艾是先猜先着。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

精兵猛將。逕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

曰。其名不美。段谷者。斷谷也。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讀書至此令人一時驚為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

塵頭大起。必有伏兵。維急令退兵。前軍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

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欲再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

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陳泰打寨在夏侯霸口中虛寫省筆之法。維不敢取

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為斷後。正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將姜維困在垓心。維人馬困乏。左

衝右突。不能得出。盪寇將軍張嶷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維因乘勢殺出。嶷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

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表贈其子孫。於是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

武侯銜亭舊例。乃上表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文章只是不如原稿以上按下蜀漢一處以下再敘魏國一處却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

陳泰設宴相賀。大賞三軍。泰表鄧艾之功。司馬昭遣使持節。加艾官爵。賜印綬。並封其子鄧忠為亭侯。時魏主

曹髦改正元三年。為甘露元年。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以為護衛。

宛然董卓然董卓然董卓然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於相府裁處。操後身自此常懷篡逆之心。有一心腹人。姓賈名充。字公闓。乃故

建威將軍賈逵之子。為昭府下長史。充語昭曰。今主公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當暗訪。然後徐圖大

事。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為我東行。只推慰勞出征軍士為名。以探消息。賈充領命。逕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

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即武侯之族弟也。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亦大奇事。向事於魏。武侯在蜀為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歷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補敘諸葛誕前事。當日賈充託名勞軍，至淮南見諸葛誕。

誕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誕曰：「近來洛陽諸賢皆以主上懦弱，不堪為君，司馬大將軍三世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統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寫得諸葛誕義形於辭，不愧為武侯族弟。充謝曰：「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說得深。充默然。次日辭歸，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

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又在口中補寫諸葛誕平日。久必為患，可速除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綝，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為司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來使拷問。使者曰：「此事樂綝知之。」

誕曰：「他如何得知？」使者曰：「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州送密書與樂綝矣。」使者口中泄漏機密，妙在與言不煩。誕大怒，叱武士斬了來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州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扯起，誕在城下叫門。城上並無一人回答。誕大怒曰：「樂綝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打城，手下十餘驍騎

下馬渡濠，飛身上城，殺散軍士，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盡樂綝家。樂懼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汝父樂進，昔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樂進為曹操舊臣，申申於此，母申申於此，母申申於此。樂未及回言，為誕所殺。一面具表，數司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陽。申申於此，母申申於此，母申申於此。更烈

一面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並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準備進兵。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葛觀入吳，為質，求援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志自可收，不必以成敗論之。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從弟孫綝輔政。綝字子通，為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順筆帶敘吳事，殺諸葛恪用詳敘。

無可奈何，廢孫綝。於是吳綱將諸葛觀至石頭城，入拜孫綝，綝問其故。綱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不說諸葛誕之弟而獨說武侯者，因孫峻殺諸葛瑾之子故也，有針線。向事魏國，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廢主弄權，欲與師討之，而力不及，故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觀為質，伏望發兵相助。

綝從其請，便遣大將全懌、全端為主將，于詮為合後，宋異、唐咨為先鋒，文欽為鄉導，起兵七萬，分三隊而進。吳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准備，却說諸葛

誕表文到洛陽。司馬昭見了大怒。欲自往討之。賈充諫

曰。主公乘父兄之基業。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

若一朝有變悔之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

征。可保無虞。曹臨出挾天子耳翼充又致 昭喜曰。此言正合

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謀反。臣與文武官僚計議停

當。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孫樂將諸

天子 作當頭司馬昭却將太后

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

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

有包括宇宙之志。併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

然未加奉時 氏以行也。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

異威禮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

命征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安東將軍陳騫為副先鋒。

監軍石苞為左軍。兗州刺史周太為右軍。保護車駕。浩

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吳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軍

對陣。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朱異敗走

唐咨出馬。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

大敗。以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

銳兵會合文欽並二子文鳶文虎。文鳶前卷不知下落此

處却與文欽會在一處 雄

兵數萬來敵司馬昭。正見方見吳兵銳氣墮。又看魏將

勁兵來。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姜維一伐中原之後。問之以丁奉破魏之事。二伐中原之後。問之以

文鴛反魏之事。而三伐四伐更無他事。以問之者何也。牛頭山之戰

全乎敗者也。鐵籠山之戰。初勝而後敗者也。洮西之戰。則全乎勝者

也不全乎勝。則士氣沮。全乎勝。則士氣銳。銳則可以及鋒。而用焉。此

四伐之師。所以繼三伐而即出與

鄂艾有五必出之說。以料蜀。姜維亦有五可勝之說。以料魏。彼此若

合符。而料其出則。其出則。其勝則。不必果勝。則以維之所料。先為

艾之所料。故也。故知己而不知彼。亦足以知己。則不得謂之知己。

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則不得謂之知彼。

四伐之敗與一伐等。蓋一伐之役。旬安留焉。四伐之役。張熾死焉。其

失尚相類也。然為國討賊。雖敗猶榮。一伐之時。未學武侯之自貶。四

伐之後。亦學武侯之自責。君子於其敗而長其過。於其貶而憐其心。

有母即儉之。討司馬師於前。又有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於後。兩人皆

魏之忠臣也。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

得其狗。不知狗亦不易為也。高帝以功臣比之。狗則通曰。柴犬吠

堯。亦自比於狗。趙盾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亦自比家將於狗。若後

世無義之徒。正狗之不如也。

司馬昭之攻諸葛誕也。賈充勸其挾太后天子以親征。此則從前未

有之事矣。曹操南征北伐。豈嘗挾獻帝而俱行乎。其挾帝而俱行。惟

許田射鹿之時。則有之。至於挾太后而俱行。則又何嘗有之乎。曹操

所不為。而司馬昭為之者。恐我出而天子在。則曹芳之血詔亦曹

髦之所欲發也。故必挾天子而可以無恐也。又恐天子雖在外。而

必挑。本。而。後。可。以。無。恐。也。凡。亂。臣。賊。子。欲。效。前。人。之。所。為。往。往。設。前。人。之。心。又。為。較。前。人。心。之。又。加。憤。嗟。乎。人。之。稱。弄。威。福。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娛。樂。耳。乃。以。忠。為。怨。及。不。當。至。於。如。此。人。亦。何。樂。而。為。亂。臣。賊。子。哉。

第一百十二回

教壽春于誣死節
取長城伯約慶兵

却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鍾會商議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之助，諸葛誕實為利也。以利誘之，則必勝矣。」利與義相對，人為利則誣之義可知矣。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周太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騫引精兵在後，却令偏驃裝載軍軍之物，四面聚集於陣中。如敵來，則棄之。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乃大驅士馬逕進，成倅退走。誕驅兵掩殺，見牛馬駢駢，遍滿郊野，南兵爭取，無心戀戰。此曹操假魏文之計，其解滑橋之厄亦以。忽然一聲砲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太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精兵殺到，誣兵大敗。司馬昭又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困，併力攻城。時吳兵退屯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雖敗，壽春城中糧草尚多，更有

吳兵屯安豐，以為犄角之勢。今吾兵四面攻圍，彼緩則擊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日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諸葛誕吳兵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吳兵昭撫會背曰：「君真吾之子房也。」曹操以荀彧前後想照映遂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斬。」一味好殺朱異乃回本寨商議于誣曰：「今壽春南門不圍，某願領一軍從南門入去，助諸葛誕守城，將軍與魏兵挑我，我却從城中殺出兩路夾攻，魏兵可破矣。」此計亦妙，但城中增兵則糧愈少耳。異然其言，於是全懼全端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于誣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城。本欲虛一門以待誕之走，不想吳兵反從此而入，出於意外。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曰：「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騫付令曰：「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于誣所算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來，忽背後喊聲大震。左有王基，右有陳騫，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綝，綝大怒曰：「吳敗之將，要汝何用？」叱軍士推出斬之。一味好殺安豐成功，又責全

端子全禕曰。若退不得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是魏之降魏於是孫琳自回建業去了。鍾會與昭曰。今孫琳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兵攻圍。全禕引兵欲入。奮春見魏兵勢大。尋思進退無路。遂降。司馬昭勢所必然昭加禕為偏將軍。一以殺之。禕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懌。言孫琳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中。懌得禕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葛誕在城中憂悶。謀士蔣班焦彝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眾。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與孫琳之令無異二人仰天長歎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用之。又以賞招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誕在城中見魏兵四下築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不泛。豈非天意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去兵亦所誕大怒曰。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武士推出斬之。又是一箇孫琳文鴛文虎見父被殺。各拔短

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濠赴魏寨投降。司馬昭恨文鴛昔日單騎退兵之讐。欲斬之。照應一百十回中事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欽已亡。二子勢窮而歸。若殺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昭從之。遂召文鴛文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關內侯。要殺殺不殺則撫之慰之二子拜謝上馬。遠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聞言。皆計議曰。文鴛乃司馬氏讎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如什於是皆欲投降。諸葛誕聞之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又是一個孫琳如此安得不敗鍾會知城中人心已變。乃入帳告昭曰。可乘此時攻城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守將曾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必至此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着胡奮。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皆被縛。必至此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子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曰。受命而出。為人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為也。乃擲盔於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耳。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為亂軍所殺。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子詮有焉後人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

降兵無數拜車塵。

東吳雖有英雄士。

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衆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有李如此可不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直殺至盡終無一人降者與張睢陽昭深加歎息不已令皆埋之後人有詩讚曰

忠臣矢志不偷生。

諸葛公休帳下兵。

薤露歌聲應未斷。

遺踪直欲繼田橫。

却說吳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必爲變不如坑之李廣不封侯只爲殺降之故何秀鍾會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會之言與秀天淵宜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必能用此言唐咨因懼孫綝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姜維此來先聽司馬昭一邊聽得又是一昭大驚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時蜀漢延熙

二十年改爲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只得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吾亦然遂表奏後主願與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歎曰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賁黃皓黃皓事情譙周口中發出不理國事只圖歡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讎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楚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勾踐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時可而後

勅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於地。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魏兵變。新蜀之糧。今則是蜀兵取。魏之糧。而見之又變一様文法。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即提兵逕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此是五伐中原。却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却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鵬二將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直應第九回中事。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開罪。汝當早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鎗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當箇破綻。王真便挺鎗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

擲四楞鐵簡在手。待鵬趕上。舉刀欲砍。傅僉儻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簡。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寫傅僉不能。王真被蜀軍亂鎗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沖天。幾同博望新野。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大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來得兀維遂令後隊為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鎗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年。面如傅粉。唇似抹朱。鷹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如此年紀。兀維自思曰。此必鄧艾矣。在姜維第一挺鎗縱馬而迎。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開。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挂住了鋼鎗。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鎗來刺。維閃過。那鎗從肋旁邊過。被

維挾住。那小將棄鎗望本陣而走。維嗟歎曰：可惜可惜。更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在姜維手中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子鄧忠也。此處方纔發明前文。故意令人不測。○鍾會弟於兒子鄧忠也。鄧家子如其父。然則鄧艾真有兩艾。風分不止一風矣。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幸會各且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於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却說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伴應之。極惡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偃旗息鼓。却如無人之狀。極惡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軀小疾。有誤。期待明日會戰。却像回次日。維又引兵來。艾仍前不出。如司馬昭此五六番。總敘一傳。僉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推關中兵到。三面擊我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綽。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

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司馬昭一邊事在姜維耳中却作兩番聽得。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正是：已歎四番難奏績。又嘆五度未成功。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諸葛格之進兵於新城。魏無登之可窺。若孫綽之進兵於壽春。則乘魏之憂而動矣。母邱儉之討司馬師。猶懼吳之襲其後。若諸葛誕之討司馬昭。則吳且為之援矣。綽之事易於俗誕之事易於倖。而迄無成功者。是綽之才不如俗誕之才。亦不如倖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于詮一人為忠臣。魏有不降賊之兵。則諸葛誕數百人皆義士。君子謂吳之一人可以愧吳之衆人。而觀誕之數百人。愈重誕之一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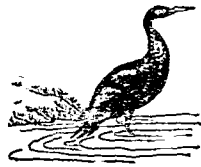
威克厥愛。為將之道固然而用法太嚴。御人太酷。又必敗之理也。夫異不殺。則吳將不至。雖心文欽不誅。則魏將不至。解體讀書至此。可為嚴酷者之戒。

曹操築土城於潼關之西。地高而無水患。司馬昭築土城於淮水之南。地卑而有水患。無水患則城難陷。有水患則城易陷也。而天雨不降。淮水不發。與壽春相拒數月。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勢。而曾不及鐵籠出一井之溢。此實天意豈人事哉。此譴周繡國論之所以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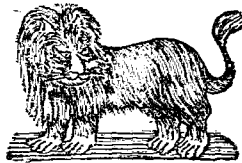
譴周繡國論不盡。以成敗利鈍為言耳。其不作於武侯伐魏之時。而作於姜維伐魏之時者。蓋武侯非所逆睹。一語已足以破之矣。使人盡明。善嫉。愚忠使人莫知。天斃盡人事。故後世人臣有報國之志者。願出師表。不願讀國論。

開魏之豎而起關吳之散。而止此姜維五伐中原之師。所以一出而

即返前於三伐四伐之時。魏軍中早有一鄧艾。為之設謀。為之畫策。而難與交。尚未識面。直至此。而又先見其子。後見其父。及既見之後。而又略戰而退。未及大決。雄其事之紆徐。文之曲折。如此讀書至此。又樂得而觀其後矣。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十四終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十五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琳 姜維圍陣破鄧艾

却說姜維恐救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路谷迫狹之處堆積柴草准備要燒追兵積草燒追兵之計不在姜維一衆皆稱艾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資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加賞鄧艾邊行飲却在探馬口中虛叙

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與先生不殺黃權家屬厚薄相去不遠

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緜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枚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問得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食故置糞於蜜中以陷之也一語道着黃門不服

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糞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濕從來偷食人極嗜蜜若糞新在蜜中則外濕內燥小智耳妙命剖視之果然

續傳三國志演義 卷十五 第一百十三回

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識一小事之明以見其大事之察然無大

事可說者以大事事可說者以大事雖然聰明却被孫琳把持不能主張其大事之察然無大孫琳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諸營孫琳父子兄弟五人與曹爽兄弟二人正復相似

一日吳主孫亮悶坐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即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琳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為後患如曹芳之告張緝紀曰陛下但有用人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如今可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朕自出殺孫琳如曹芳之自討司馬昭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琳之姊也倘若泄漏誤朕匪輕一派說成却在孫亮口中敘明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衆使琳手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即寫密詔付紀密詔請而後與較曹芳之自書血詔付張繡又是不同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

日內殺孫琳矣子不告其母乃夫告其妻可見得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却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琳不顯其夫不顧其重今之婦人多有孫琳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尚劉丞並其家小俱拿下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琳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我大

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率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綝先將全尚劉丞等殺訖。一個婦人送了老公與兒子也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衆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尚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綝大罵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甯死不從賊臣之命。全不不得為孝子桓懿乃可為忠臣綝大怒。自拔劍斬之。即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為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與司馬懿廢曹芳一樣廢段後人有詩嘆曰。

亂賊誣伊尹 奸臣冒霍光

可憐聰穎主 不得蒞朝堂

孫綝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耶那王孫休為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乘龍者應在為君。龍尾在子之不得立也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于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陛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恩將軍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

官拜謁道傍。休慌忙下車答謝。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玉璽。文官武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為丞相。荆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為後文嗣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綝驕橫愈甚。冬十二月。綝奉牛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綝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吾初廢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為君。吾為今上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閒相待。豈早晚教你看。周郎對將幹雜語是假孫綝對張布醉語是真布聞言唯唯而已。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邈。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綝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為變矣。孫休此時休不得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老將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入內密告其事。奉奏曰。陛下無憂。臣有一計。為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召綝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奉令魏邈施朔為外

事張布爲內應。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奉旨來請孫琳入宮赴宴。孫琳方起牀平地，如人推倒。與諸葛恪家犬啣孝子入門之怪術相似。心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昨夜狂風大作，今早又無故驚倒，恐非吉兆，不可赴會。」與諸葛恪入朝時彷彿相似。琳曰：「吾兄弟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于府中放火爲號。」囑諸升車入內，吳主孫休忙下御座迎之，請高坐，酒行數巡。與諸葛恪飲酒時彷彿相似。衆驚曰：「宮外望有火起。」是丁奉等在外擒孫琳時。琳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必懼？故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千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琳！」追思孫琳殺諸葛恪時。琳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琳叩頭奏曰：「願從交州歸田里。」休叱曰：「爾何不徙？朕肩呂據，王惇耶？」即以前事問之。琳命推下斬之。於是張布、孫琳、下殿，東斬訖。布云吾早晚教汝死，不想看出這局面來。從者皆不敢動。布宣紹曰：「孫琳一人餘皆不問，衆心乃安。」布請孫休升鳳樓，丁奉、魏延、施朔等擒孫琳兄弟至，張布一邊用實爲了奉等。休命盡殺於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開孫峻墳，葬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糜竺、王惇等家重建。

墳墓以表其忠，其牽累遠流者皆赦還鄉里。蓋翻丁奉等重加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瑒答禮。使命往來錄得簡略省筆之。翔自蜀中歸，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翔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蜀事在吳使口中虛寫一番妙處，在有意無意寫來，只爲後文姜維伏線。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賈入城，都說司馬昭不日篡國，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准備。因其不知內憂，故以外患動之。姜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魏孫休本欲以外患動其內憂，姜維以內憂而圖外患，絕妙關合。時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廖化、張翼爲先鋒，王舍、蔣斌爲左軍，蔣舒、傅僉爲右軍，胡濟爲合後，維與夏侯霸、蔣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此是六伐中原至谷口下維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山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現下三寨于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脈。

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蜀艾一邊事却從此處出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二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舍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了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為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三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帳後地道擁出。以攻城之法攻營不從天降却從地出却說王舍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中軍大亂。急綽兵器上的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任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與魏之守合果然魏兵十餘次攻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此處却無地孔可鑽鄧艾收兵回寨。乃歎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次日王舍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魏周以為不知天時又撥軍馬。命二將安營。詎却將傷死身屍。擲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以地道為蜀人之探其謀令人下戰書單擲

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鄧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般。前有武侯與仲達圖陣今又有姜維與鄧艾圖陣前是仲達先布各自一樣此是鄧艾後布却是學樣維持鎗縱馬大叫曰。汝效吾排八陣。亦能變陣否。艾笑曰。汝道此陣只汝能布耶。吾既會布陣。豈不知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颺。變成八八六十四個門戶。好看復出陣前曰。吾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入陣相圍麼。前武侯是教仲達打陣今姜維却教鄧艾圍陣又自不同艾曰。有何不能。錯動。姜維到中間。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鄧艾會做穿山甲今却遇了捲地蛇將鄧艾困在垓心。四面喊聲大震。兵不知其陣心中大驚。蜀兵漸漸逼近。艾引眾將衝突。不出。只聽得蜀兵齊叫曰。鄧艾早降。艾仰天長歎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快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急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出於意外令人拍案一快比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快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艾謂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吾幼年遊學於

荆南會與崔州平石廣元為友講論此陣此二人從先主久不復提矣忽於此處照應出來妙極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陣也

若他處擊之必不可破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蛇無頭而不行艾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變法

公既知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如何望曰我之所學恐不過姜維艾曰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鬪陣

法我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不欲以鬪陣勝之却欲以詐鬪陣勝之

於是令鄭倫為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人下戰書搦姜維來日鬪陣法來日候教伏惟在臨

批回去訖乃謂眾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之數今搦吾鬪陣法乃班門

弄斧耳但中間必有詐謀公等知之乎妙在姜維不自說出廖化曰此必賺我鬪陣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妙在等廖化說出此意

笑曰正合我意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收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司馬望引

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請吾鬪陣法汝先布與我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曰此

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盜襲何足為奇今人是盜已想出望曰汝亦竊他人之法耳維曰此陣凡有幾變

望笑曰吾既能布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維學問沒有一半便要出來比試極像今日子弟臨讀幾句文字便欲出來考也維笑曰汝試變來望

入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說吾變否維笑曰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奧乎望

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會學全乃勉強折辨曰吾不信汝試變來今日空疏之腹反不信維曰汝欲鄧艾出來吾當布

與他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却引兵襲吾山後

耳此言洵見肺腑勝願教陣法多矣望大驚恰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梢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此令人又拍案一快此時

却說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倫剛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礮響鼓角喧天伏兵殺

出為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斬鄭倫於馬下陣不會鬪勝亦不經鬪鄧艾大驚急勒兵退

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敗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讀至此令人又拍案一快郭淮一奔到渭南寨時

司馬望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為樂正與吳使薛瑯語相應可用反間

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如此良謀勝鬪陣法艾問眾謀士曰誰可入

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黨均也艾大喜即令黨均齎金珠寶物運到成都結連黃皓欲傳與何人可發一歎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明事相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讀平話又令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收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樂毅伐齊遭間阻岳飛破敵被讒回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天之報惡人自報之奇者有報之正者曹不以臣廢君而司馬師亦以臣廢君此如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奇者孫練以臣廢君而孫休乃以君滅臣此反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正者天以爲報之奇者不可謂則還以報之正者謂天下而已矣吳之有孫練附魏之有曹爽也而司馬懿以異姓去宗室而政不復歸於曹丁奉亦以其姓去宗室而政猶歸於孫則何也孫練之後有孫綝精司馬懿之後有師昭也母即儵諸葛誕以起兵討師昭而不勝丁奉張布以杯酒殺孫綝而有餘則又何也曰魏之得國也以篡吳之得國也不以篡故魏之將滅天必假手於其臣而吳之將滅天不必假手於其臣耳獻帝謀誅權臣而一洩於國舅董卓再洩於國丈伏完有兩事焉若曹芳託國丈而事洩止有漢之一事也孫亮則因國舅以及國丈而事洩是一事而台漢之兩事也且伏完爲后父而張紇亦爲后父蓋承受血詔而張紇亦受血詔則以魏之一人兼爲漢之兩人蓋承不

必有父而全紀有父伏完不必有兒而全尚有兒則又以漢之兩家併爲吳之一家讀三國者讀至後幅有與前事相犯而讀之更無一毫相犯愈出愈幻豈非今古奇觀

蔡糾之妻蔡仲之女也而以父殺夫非也盧蒲葵之妻慶舍之女也而以夫殺父亦非也况全尚之妻所以兄之故而殺其夫又以兄之故而並殺其子乎然君子不責全尚之妻而責全尚何也國家之事而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知其必敗不可以學蔡糾即幸而不至於敗不可以學盧蒲葵

孫亮知黃門之小過而劉禪不能識黃門之大奸孫休知鄰國之是非而劉禪不能知本國之得失先主之後人不及孫權之後人遠矣作者合而敘之使人於相形之下見其短長云

吳主以蜀有內侍之亂而特使人以敵國之外患警之此絕妙處何謂絕妙伏線處何謂圍審姜維因外患而動則伐魏之符於此圖也何謂伏線姜維因內侍而歸則班師之線又於此伏也敘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武侯以出祁山而勝姜維亦以出祁山而勝姜維能繼武侯則姜維之六伐中原即謂是武侯之六出祁山可也且其事多有彷彿者武侯與仲達圖陣法姜維亦與鄧艾圖陣法而武侯圖陣只是一番姜維圖陣却有兩番鄧艾之圖陣是真正即以圖陣破之司馬望之圖陣是假又不必以圖陣破之則姜維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武侯好布八門陣姜維好布長蛇陣武侯布八門陣於祁山先有魚腹浦邊之石以爲之端姜維布長蛇陣於祁山先有水關城外之火以爲之端陸遜不遇黃承彦則必亡鄧艾不得司馬望則必死一樣驚人一樣出色每見讀三國志者謂武侯死後便不堪寓目今試觀此篇與武侯存日豈有異哉

司馬懿用反間之計退武侯鄧艾亦用反間之計退姜維誠前後一

傲矣。然司馬懿即以蜀人苟安爲反側。是以蜀間蜀。鄧艾必使魏人。黨均行反間。是以魏間蜀也。顧使蜀中無黃皓。魏即遣百黨均。亦何益哉。然則鄧艾之計。仍謂之以魏間蜀也。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關
姜維棄糧阻魏兵

却說姜維傳令退兵。廖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從君命起見張翼曰：蜀人爲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以安民心，再作良圖。張翼之言只從民心起見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歎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鄧艾每說姜維必說武侯可見文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且說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爲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後主默然不語。活畫一番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漢中。侯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魏後氣力語却早姜維歎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以下接下回却說黨均

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望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黨均入洛陽，報知司馬昭。昭大喜，便有圖蜀之心。早爲一百十乃問中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如何？充曰：未可伐也。天子方疑主公，若一旦輕出，內難必作矣。鄧艾方說蜀有內變，賈充却說魏有當年黃龍兩見於甯陵井中。魏武帝年號便曰黃龍，自以爲上德，王蓋色尚黃也。黃龍正應曹氏之君，井中正應幽沉之象。南見者正應曹髦被殺之象，後又有曹羣臣表賀以爲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詩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道着。主公。曹髦作詩之口中寫出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於井底，鱗鱗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漢少帝飛燕之詩，與此賦也。曹髦黃龍之詩，比也不謂百卷之後，忽有其對。司馬昭聞之大怒，謂賈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此人公若不早圖，彼必害我。彼者何人也？充曰：某願爲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起迎之。羣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爲晉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令爲晉公，得毋不宜耶？曹髦受九錫，尚能假意託辭。司馬昭受九錫，乃是公然索取，尤而效之，殆有甚焉。髦乃

應曰敢不如命。口氣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鯀鱗是何禮也。天子以文字取髦不能答昭冷笑下殿衆官凜然

髦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司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不為勿用之誓龍却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

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願順逆之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如華欲王明且陛下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

隱忍禍莫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意是獻言訖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

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死。人心不附曹而附經大叱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二心乎。昭果如王經之言不肯輕動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

主曹髦出內令護衛馬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曹操帳前此衛軍以鼓譟而出髦仗劍升轎叱左右

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轎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以誦自沈王經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無阻當

遂望龍門而來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髦仗劍大喝曰吾乃天子也。一向不成爲天子此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衆兵

見了曹髦皆不敢動。衆人疑有天子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賈充只有司馬濟乃綽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直將曹髦充曰司馬公有

令只要死的。不要獻生成濟擦戟奔轎前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髦前胸撞出轎來再

一戟刃從背上透出遂死於轎旁。從前天子遇害未有如此伯挺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

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入內見髦已死乃伴作大驚之狀以頭

撞轎而哭。不知此副眼淚從何處令人報知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髦屍首枕其股而哭曰。此是真哭弑陛下者

臣之罪也。趙盾弑其君而春秋歸罪於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

有尙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尙書荀顛召之泰入哭曰論者以泰比舅今舅實不如泰也。吳國泰是外甥荀顛是娘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伴哭而

拜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曰少可以謝天下則知斬賈充亦是次着矣昭沈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意在此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司馬昭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剛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於市盡滅三族助亂賊者即為亂賊所殺人亦何為而助亂賊也後人有詩歎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 弑君南闕赭袍紅
却將成濟誅三族 只道軍民盡耳聾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禍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人誰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可與徐庶之母並傳庶母欲其子之忠魏同也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土庶無不垂淚後人有詩曰

漢初誇伏劍 漢末見王經
眞烈心無異 堅剛志更清

節如黍華重 命似羽毛輕
母子聲名在 應同天地傾

權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五 第一百十四回

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即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曹操欲周文王司馬昭亦得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曹芳等聞言已知司馬昭亦以曹操自比夫君比臣於曹操猶可言也臣亦公然自比於曹操不可言也賈充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曹操讓皇帝與曹不做司馬昭亦讓之法袁誠遂不復勸進是年六月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瑁爲帝改元景元元年瑁改名曹奐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賞以下接過魏事再敘西蜀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弑了曹髦立了曹奐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爲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略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是七伐中原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瓘曰昔有一計不可明言現寫在此謹呈將軍台覽艾接來展看畢笑曰此計雖妙只怕滿不過姜維瓘曰某願捨命前去艾

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瓊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瓊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叫爲首的將來見瓊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瓊也近見司馬昭弑君將叔父一同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與師開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剿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與前秦中秦和之降與以維大喜試令讀者猜是假謂瓊曰汝既誠心來降吾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車數千現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讀者試猜姜伯約是何意見瓊心中大喜以爲中計忻然領諾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妙着已算定瓊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瓊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瓊是王經之姪想是通緝宗姪耳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笑曰我已知王瓊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原來如此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比於曹操既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能料王瓊只是能料司馬昭耳仲權之見與我

暗合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瓊奸細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瓊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却教鄧艾遣兵於壘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壘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來降的是真魏兵下書的是假魏兵一面令人將見有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以此木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着運糧旗號方知前留下魏兵維却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前姜維本自出斜谷今却換了蔣舒變化得妙却說鄧艾得了王瓊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巡往壘山谷中來遠遠使人登高眺望只見無數糧草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此是傅僉扮作王瓊艾勒馬望之果見皆是魏兵是真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瓊出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鄧艾甚精細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此兩人是假魏兵艾大驚

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月明如晝。正是八月十五日○將寫

只聽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瑾在山後斷殺。逕奔過

山後時。忽樹林下一彪軍。撞出爲首。蜀將傅金縱馬大

叫曰。鄧艾匹夫。汝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

讀至此爲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着。似正月元宵

那火便是號火。兩用。兩山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

八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牽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

侯。大是快人嚇得鄧艾棄甲丟盔。撒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

中。爬山越嶺而逃。與曹操相似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

爲首的逕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

接王瑾糧草。却說王瑾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

備停當。專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

敗。不知性命如何。瑾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

將來。背後又有塵頭大起。四下無路。瑾叱左右令放火

盡燒糧草車輛。前邊假糧此燒真糧一霎時火光突起。烈

火燒空。瑾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

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瑾捨命撞回魏國

失。遂不追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瑾。瑾被四
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又是以水濟火餘兵盡被姜維坑
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車。又毀了棧道。乃
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
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
賜。艾將原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
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
師。正是連修棧道兵連出。不伐中原死不休。未知勝負
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有司馬師之廢曹芳於前。又有司馬昭之弑曹髦於後。天之報曹氏
毋乃太過。曰。非過也。曹芳爲亡養之子。則未必其爲操與丕之孫
也。於其非孫者。報之不若於其真爲孫者。報之爲快也。且以非孫
而得孫者。斬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孫者。立一真孫者。而終至於奪其
祀之爲奇也。若若者之巧於報反如此。後世奸雄向其鑒哉。
或謂奸雄將作亂於內。必先立威於外。則司馬昭之弑君當在伐蜀
之後。或謂奸雄將定難於外。必先除患於內。則司馬昭之弑君又當
在滅蜀之前。而前之論是。休之所慮也。自後之論是。賈充之所勸
也。然而弑君之事。人固難之矣。司馬昭不自然弑君之名。而避之。賈
充又不自然弑君之而使之濟。賈充之罪。誠疑弑君之名。而避之。耳
孰知論者不歸罪於濟。而歸罪於充。又不獨歸罪於充。而歸罪於昭。
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夫
趙盾不以趙穿之弑君爲己辜。司馬孚能以昭之弑君爲己罪。然則

由陳奉言之有進於賈充者以充為次由司馬孚言之又有進於昭者而昭又為次矣故依晉南史之書法當以司馬昭為雀杆依晉董狐之書法又當以司馬孚為趙盾

陳泰之舅舅不如甥王經之母母如其子泰不死而其義不朽經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經之死為不足惜者所以報先世為人臣而道國之幸而仍以經之死為足嘉者所以正後世為人臣而從取之義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則竟比周文耳昭則自言曹操之比周文直自比曹操也操欲學周文則篡國之意昭隱然於官外而欲學曹操則篡國之意已顯然於言中雖同一篡賊而一前一後又有升降之異矣

蔡和蔡中實為蔡瑁之弟猶不為周郎之所信王瑾本非王經之族安得不為姜維之所料乎縱使姜維信之而又侯霸必能識之則鄧艾之計又破於曹魏矣武侯知鄧艾之詐而先斬鄧艾故有得而無失矣維知王瑾之詐而不先斬王瑾安能有得而無失乎糧與棧道雖王瑾焚之無異於維自焚之則姜維之智終遜於武侯矣文有後事勝於前事者不觀後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淺則後文不可不讀前事後事不如前事者不觀後事之疎不見前事之密則後文又不可不讀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譏 託屯田姜維避禍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曰臣累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

歎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又抵得一篇後主覽表猶豫未決譙周出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將星暗而不明又譙周好言天文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當阻之譙周再三諫勸不從乃歸家歎息不已遂推病不出卻說姜維隨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善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年征伐軍民不甯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猶欲行強為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廖化前番欲戰亦與張翼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為國也吾今八次伐魏豈為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運取洮陽而來此是入伐中原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賒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運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姜維欲取洮陽之意姜維不曾說明却在鄂艾

口中說

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徹此處之兵。分

為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

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

如此如此。而行我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此番

鄧艾所算與取上 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

襲守祁山寨。却說姜維令夏侯霸為前部。先引一軍逕

取洮陽。霸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

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

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

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

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

夏侯霸多謀此番 遂當先殺入。餘眾隨後而進。方到登城

邊。忽然一聲砲响。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

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

侯霸同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如曹仁在南 後人有詩歎

大膽姜維妙算長

可憐投漢夏侯霸

誰知鄧艾暗隄防

頃刻城邊箭下亡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

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

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

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

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

退二十餘里下寨。姜維又 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

動。維與眾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

為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略勿改。如有言退者

立斬。不但意不可回人 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

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

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此為上

計。張翼之計亦自勝者 維從之。即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

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軍出迎。兩軍對

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

維又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

思曰。蜀人被吾一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

去兵分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算必然敗矣。

吾當往救之。張翼所算又 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

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却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

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

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

鄧艾之救祁山不用柳枚策走却用鼓角喧天借夜戰為名乘勢而去真意料所不及

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

必然去救祁山。秦矣。你猜着我我猜乃喚傅僉分付曰：汝

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真是

對手敵。却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

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

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的喊

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

軍姜伯約殺到。伯約之來又在張翼一邊寫得突兀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

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

面攻圍。話分兩頭。却說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

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阿斗如此不長進子龍錯認了他也時有大臣劉

球妻胡氏。極有顏色。因入宮。見皇后。留在宮中。一

月方出。此時宮中府中球疑其妻與後主私通。命婦留宮一月原無此說

但主南道方盤。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列于前。將妻綁

縛令每軍以履撻其面數十。幾死復甦。與何干想怒後主聞之大怒令有司議對球罪有司議得幸非撻妻之

人面非受刑之地。命婦非入侍宮禁之人室中亦合當棄市遂斬劉琰。自此命婦不許入朝。然一時官僚以後。荒

淫多有疑怨者。于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賢人遠小人

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說奏後

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閻宇代之。尾欲以驕劫後主從

其言。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一

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何其岳飛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

兵退。次後與張翼徐徐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

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留空寨

維遲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後主

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祕書

郎郤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

將軍何尚不知。黃皓欲使閻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

回將軍。今聞鄧艾善用兵。因此寢其事矣。忽忽忽忽

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此是姜維欲

可造次。偷若天子不容。反為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

是也。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徑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于湖山之側。黃皓如此害怕，原不比除之耳。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奏曰：「臣困鄧艾于祁山。」

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為何。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

第一卷可謂常山，準然首尾相應。陛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直照

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日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請前文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

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和事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于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乞憐取罪是此輩放恣其

如姜維之不好男風何維忿忿而出，即往見郤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不為伯約憂正。」

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去處，名曰沓中，此地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

又將屯田澗故事一提起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是兵二者可以盡圖。右諸

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是兵二者可以盡圖。右諸

那二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三股敵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自保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二句是安身維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某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日斂兵聚穀，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

姜維口中只遂令胡濟守漢壽城，王舍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傳僉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為久計。以下接過蜀

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亦與神法一般。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中奏。先是一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賈充是盜賊之計。從事中郎荀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于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

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方是堂堂 正正之論。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為將？荀彧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為副將，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我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為大將，去伐東吳，可也。將行刺跌出與師又將伐吳 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人昭大笑曰：子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本在此。又畫一 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皆有法度。鄧艾止畫晉中之圖，鍾會又畫 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全蜀之圖，同一畫圖，又自各別 既以伐吳跌出伐蜀，又以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合兵跌出分兵曲折之甚 昭遂拜鍾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鉞、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荆揚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因遣新將再封舊將一新 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前將軍鄧敦曰：姜維屢犯中原，我兵折傷甚多，只今守禦尚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耶？昭怒曰：吾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呈鄧敦首級。

於階下，眾皆失色。魏君之後，又必示威於內奸，雖作威往如此 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並進，併吞東吳，滅虢取虞之道也。方算伐蜀又算到伐吳自 此至末卷方是一氣呵成。晉料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紮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三路，以襲漢中。此處不欲鄧艾紮住姜維，鍾會入西川後，文却是鍾會在與後相反方見事之變化 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必矣。眾皆拜服，却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却以伐吳為名，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鍾會伴作伐吳即劉 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來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亦從伐蜀先算到伐吳自 此至末卷方是一氣呵成。昭大喜，選日出師。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

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早為鍾會謀反伏線。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憐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言無數語，使邵憐疑心頓釋。正是方當士馬驅馳日，早識將軍跋扈心。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姜維四伐與三伐相連，而三伐勝而四伐不勝。張翼所相畫蛇添足者也。今八伐亦與七伐相連，而七伐勝而八伐不勝，是又畫蛇添足矣。而姜維之意，則以為不然。蓋畫蛇而既成，則蛇固可以無足。若畫蛇而未就，則蛇正不可無尾耳。

洗滌之出，維以為非艾之所料，而艾則知其料我之不料也。祁山之救，維知為艾之所料，而艾則不知其料我之能料也。至于後主之召，回不猶維不料之艾亦不料之矣。智者之智，當出于智者之意，外愚者之愚，亦出于智者之意。外讀書至此，能不為之慨然。

又有讀至終篇，而復與最先開卷之數行相應者。如觀黃龍見井中之兆，令人思青蛇見御座之時，觀曹髦詠黃龍之詩，令人思漢帝詠飛燕之句，斯已奇矣。然當時之人，猶不足以前事相况也。至于姜維之欲去黃皓，則明明以十當侍為比，明明以靈帝為鑒於一百十回之後，忽然如前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見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連合，豈非絕世奇文。

武侯出師，以屯田終姜維出師，亦以屯田終。屯田中與屯田演無異耳。以為避諱而保蜀之道，在焉以為保蜀而以魏之道，亦在焉。姜維未嘗有九伐之事，而後人以晉中之役為姜維之九伐。中原夫為取魏而屯田則魏之九伐焉可也。蜀之伐魏自此終，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見漢不滅賊賊必滅。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五 第一百十六回

漢此正武侯不兩立之說也。先主將入西川，先見孔明畫圖一幅，又得張松畫圖一幅，可馬昭將取西川，先見鄧艾香中畫圖一本，又得鍾會全蜀畫圖一本。前後天然相對，若合符節，真奇文奇事。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却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憐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此不道他人，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即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早為姜維助。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將不從伏線。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憐拜服，却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理、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姜彭、邱健、夏侯威、王賈、皇甫閔、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為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虎將之勇已稱數。十卷於此一提。眾皆曰：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臂之將，父子有名，今眾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徑取漢中分兵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武侯嘗從此處

去鍾會却從此處從前文相映左軍出隘谷從前文相映右軍從前文相映

出子午谷從前文相映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

令軍填平道路修理橋梁從前文相映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

按軍法却為後文伏筆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

十萬餘眾星夜起程却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

一面令司馬望往過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

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

前來聽令先為鍾會一番調度便寫比及軍馬雲集鄧艾

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忽於脚下迸出一泉水

勢上湧須臾驚覺一場大事却先述一夢起渾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

召護衛郡緩問之緩素明周易艾備言其夢緩答曰易

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

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不是前夢却是起

是將軍此行必然克蜀世可借蹇滯不能還早為鄧艾

艾聞言慨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

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

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頌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

隴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

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與甘松邊姜維之後鍾會是

三路鄧

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却說鍾會出師之

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

風凜凜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實微笑不語知而

不言其有意思太尉王祥見實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

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

得還都耳此處又總為二王祥問其故劉實但笑而不答

思人是有意祥遂不復問却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

報知姜維維即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

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

橋道二處最為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鍾會三路鄧

又各不同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正與鍾會一面自起

沓中之兵拒敵是四路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為炎興元

年插入此句為後二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

維之表即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

分道而來如之奈何赤壁之戰曾仗孔明東風之功皓奏曰

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

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今

人家女子往住信此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

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即此師婆亦是

蜀中之大災異

當與柏甘夜哭等同觀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披髮跌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活畫一師婆身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即天子拜師婆亦是河中大災與青蛇亦非座同觀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拜師婆異當其難化爲雄同觀陛下欣樂太平何爲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皆倒於地活畫一師婆身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自李德信師婆之後已歡樂隨百餘回忽又有其匹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大事消息前後一徹却說鍾會大軍迤邐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即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衆將領命一齊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盛遜早知魏兵將到來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又將武侯臨終之事一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一弩椰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場陷住馬蹄

險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鎗刺來謂鍾會死矣却被魏兵中高愷同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麾衆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鍾會臨死復皆意外驚人之筆即以荀愷爲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爲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壘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墜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會之不死實有大幸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又將許褚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衆遂令斬首示衆衆將無不駭然早爲後文諸將速戰蜀兵利在固守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兵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僊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衆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爲上戰不如守其言是矣守不如降其理何居僊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困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不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傳二人至關上視之

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傳令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兪秉勢迫之，魏兵復合。兪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警起魏家旗號。謂至此只道鍾會使人裝關耳。孰知却是蔣舒可發一笑。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兪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下乎？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圍住。垓心兪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兪乃仰天歎曰：吾生為蜀臣，死亦當為蜀鬼。如此之鬼，鬼可不朽矣。若謂壽之說，鬼亦不是也。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鎗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兪自刎而死。蔣舒能無愧死。後人有詩歎曰：

一日抒忠憤，千秋仰義名。
甯為傅僉死，不作蔣舒生。

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犒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三更西南上喊聲又起。讀者至此疑是姜維設下疑兵耳。鍾會驚疑，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却是會驚疑

不定，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讀者至此又腹浦邊故事耳。會勒住馬問鄉導官曰：此何山也？答曰：此乃空軍山。昔日夏後淵沒於此，虜夏侯國事已隔數十卷，除魂作怪，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讀者至此會大驚引衆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平關時，不會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却不傷人，只是一陣旋風而已。如婆所言之神，不過鬼混。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一百五回中事。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定軍山顯聖與玉泉山顯聖前後遙遙相映。吾當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率太牢，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鶴氅，素履皂絲，面如冠玉，唇若抹硃，眉清目朗，身丈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忽於鍾會夢中寫一草廬初遇時。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

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其聲不似阿婆鬼話言訖拂袖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是武侯之靈。不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不是寫活鍾會正是寫死武侯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一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

數萬陰兵遠定軍。

致令鍾會拜靈神。

生能決策扶劉氏。

死尙遺言保蜀民。

却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頌也。頌出馬大叫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王頌。戰不三合。頌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却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

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了。兩路太守實殺一路太守虛斃筆法變換維大驚。急令副將盧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進前。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退。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流星馬報到說。鍾會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傳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此事已實此再虛樂城守將王舍。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一人之降在前未曾實敘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此事在前未曾實敘維大驚。即傳令拔寨。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爲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攔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鎗趕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楊欣拍回馬來。殺姜維。讀至此必死矣維躍起身。一鎗刺去正中。楊欣馬腦。又是絕處逢生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從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諸葛緒之兵亦用虛敘維乃

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歎曰：天喪我也。副將甯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却引兵奔劍閣守之，則漢中可復矣。欲取反先取雍州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其計亦曲。

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其計亦曲。知諸葛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有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橋。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絕處逢生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與甯隨之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

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故作驚人者急正是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此卷記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馬昭主其事，則非魏之能取，而晉之取也。魏之滅尚，在蜀滅之後。然曹芳已廢，而曹髦已弒，雖與之一息尚存而已。全乎其為晉也。全乎其為晉也，則不得復以魏目之。猶之起兵徐州，乃備之討曹，而非備之犯漢。兵敗當陽，乃魏之攻備，而非漢之伐備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發于曹丕，而五路之兵不戰而自解；再發於曹叅，而陳倉之兵，酒雨而引歸。是天之不欲以魏滅漢也。明矣。天不欲與漢，而又不欲以魏滅漢，於是滅之以滅魏之晉焉。而漢之滅，庶可以無憾云爾。
鍾會將取蜀，而伴作取吳之勢，其謀是詐，乃未取蜀，而先為取吳之地。其謀是真，斯亦伏線之最奇者矣。而猶未也。邵悌於會之未行，而預知其必勝，預知其必叛，則更奇。司馬昭於會之未勝，而預知其勝後之必叛，又知其叛之必無成，則尤奇。以數卷之線於一卷伏之。天然有此一氣呼應之文，近之作裨官者，雖欲執筆而效焉，豈可得耶？
黃巾以妖邪惑眾，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師婆之妄託神言，似之張讓，隱置黃巾之亂，以欺靈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黃皓聽信巫姜，維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後有女妖，而女甚於男，前有十常侍，後有一常侍，而一可當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應尾，尾必應首。讀三國至此篇，是一部大書，前後大關合處。
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而武侯不死，以死諸葛嚇生鍾會，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顯聖以謫魏將，而不顯聖以救後主，能顯聖以護百姓，

而不願以助安維則何也曰此天之不可強也自非然者武侯之前關公亦存顯聖矣關公能顯聖以追呂蒙豈不能顯聖以追陸遜能顯聖以解穰軍之圍豈不能顯聖以救維摩之敗哉

鄧艾未入川時先得一夢鍾會於定軍山前亦得一夢人但知艾與會之夢為夢而不知艾之以夢告卜者亦夢也會之祭武侯與武侯之夢於會亦夢也不獨兩人之事業以成夢即三分之割據皆成夢先主孫權曹操皆夢中之人西蜀東吳北魏蓋夢中之境誰是誰非誰強誰弱蓋夢中之事讀三國者讀此卷通夢之文凡三國以前三國以後總皆作如是觀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度陰平諸葛瞻戰死綿竹

却說輔國大將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姜維絕處逢生却在出筆法幾換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為敵人所襲大勢瓦解矣頭為後主出降伏維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此時燈欲

續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五 第一百十七回

滅明却說鍾會離劍閣一十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把守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為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艾征西所督之人不爭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會與艾不睦自此始衆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全不顧鄧艾體面為有人報與鄧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此時尙不是爭功不過是爭體面爭氣耳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葛緒送鄧艾而送晉公一可怒也不交還其軍

會聞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帳中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之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閣

並不提起諸葛 格亦甚見機 會曰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 期期不吐是口

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選取成都姜維必撤 吃探樣 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獲全功 是行險微倖原

喜曰將軍此計大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 奸二人欲酒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人皆謂鄧艾有

能今日觀之乃庸材耳 方知適機大喜 答應都是假話 衆問其故會曰陰

平小路皆高山峯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 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 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

不破乎遂置雲梯礮架只打劍閣關却說鄧艾出轅門 上馬回顧從者曰 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

不以將軍之言爲然但以口強應而已 在從人口中 寫一鍾會 艾笑

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纂鄧 忠一班將士接問曰 今日與鍾會鎮西有何高論艾曰

吾以實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為莫大 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 若在鍾

亦安能成功 吾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 當夜下令 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百里下寨 有人報

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 有此一笑乃見 下文之奇出於

外却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 將於帳下問曰 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

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違軍令萬死不辭艾乃 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 凡

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行軍 竟似一旅匠 人不是軍士

艾選兵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 千兵就彼箭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

月自陰平進兵至於巔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 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 謝靈運鑿山是高原魏兵沿途下

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 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 鍾會

不能開鑿虛糜前勞因此哭泣 不能爲靈威持桓之人 將爲旣籍窮途之哭矣 艾曰

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復退 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吾與汝等來到此地

若得成功富貴共之 欲求生富貴 須下死工夫 衆皆應曰願從將軍

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擡將下去艾取氈自裹其身先滾 下去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

腰攀木挂樹魚貫而進 微俾鄧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開

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鳳兮鳳兮以摩天之嶺矣。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榻上刻丞相諸葛武侯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者二火初興乃炎與元年也。二士者鄧艾與鍾士季也。不久自死者二人爭功而皆被殺也。武侯之神至於如此則此處亦可謂之武侯再顯聖也矣。艾觀訖大驚慌忙對碣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惜哉。後人有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玄鶴徘徊尙怯飛。
鄧艾襄甌從此下。誰知諸葛有先幾。

却說鄧艾暗度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箇大空寨左右告曰昔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今蜀主劉禪廢之。補敘前事與武侯臨終之語相應。艾嗟呀不已乃謂衆人曰吾等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匹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即韓信背水陣之意。衆皆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趕來搶江油城却說江油城守將馬邈聞東川已失雖爲准備只是隄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閣關途將軍情不以爲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飲酒近婦人何其樂也其妻問曰屢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干我甚事。馬邈與後主正是一樣有是君

必有其妻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爲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溺於酒食吾料禍不遠矣魏兵一到降之爲上何必慮哉。主定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爲男子先懷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馬邈與李氏却不是一對有是夫不意有是妻。馬邈羞慚無語忽家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陳後主正在宮中飲酒賦詩而韓擒虎已到馬邈之事將母同邈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之下泣告曰某有心歸降久矣今願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馬盡降將軍。此等老主意已在擁壘時算定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此處方纔有馬邈爲鄉導官忽報馬邈夫人自縊身死。夏侯之女但知有夫婦馬邈之妻獨知有君臣其節義更勝夏艾聞其故邈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往致祭魏人聞者無不嗟嘆後人有詩讚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
可憐巴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遂來攻涪城部將田續曰我軍涉險而來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衆將苦告方免。爲後文田續殺艾伏線艾自驅兵

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

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

人必不肯誤陛下也郭文如從天降疑有神人助之後主又

宣師婆問時却不知何處去了若後主則非神人之所能助矣後主又

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聯絡不絕此時遠近告急後主

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

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先主無兒

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承彥之女

也母貌甚陋而有奇才黃帝之有瑛母齊王上通天文下

察地理凡韜略通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是天上神仙夫人

來者武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為室武侯之學夫人

多所贊助焉天下奇人必有奇配然武侯之名彰而夫人之

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武侯

事直至篇終補瞻自幼聰敏尙後主女為駙馬都尉有佳

住婿兒亦有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

軍時為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諸葛瞻往事却於此當下

後主從卻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三詔與

映相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

君之面救朕之命朕字兩頭看救命瞻亦泣奏曰臣父

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

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此數語亦抵得乃

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

聚集諸將問曰誰敢為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

親既掌大權兒願為先鋒衆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

尚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先主有孫武瞻大

喜遂命尚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却說

鄧艾得馬遊獵地理圖一本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

十里山川道路闊狹險峻又是一個張松令人

艾看畢大驚曰若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

成功耶如遷延日久姜維兵到我軍危矣鍾會之艾

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逕去綿

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

險要決斬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

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

八陣三鑿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

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擎方裾車傍展開一面黃

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讀至此又令人說得師鄧二人

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誰人

出於意外。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自收兵。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奔遠。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已來到這里不說汝等輕退。以致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同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爲大將。瞻之子諸葛尙爲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至此方纔發明又可謂死諸葛走生鄧忠矣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尙四馬單鎗。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負傷而逃。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筍營相拒。第一番勝是武侯威。第二番勝是瞻向。此事是爲瞻向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加責。乃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又在口中寫一今若不速破。後必爲禍。監軍邱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於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切觀近代賢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益。遂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爲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存照鑒。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又極寫一艾大怒。即欲出戰。邱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出。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逕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四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連寫諸葛瞻下諸葛瞻再寫鄧艾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見敵勢已迫。乃令彭和賈書殺出。往東吳求救。連寫蜀中斬殺則東吳一邊冷落矣。此處却按下綿竹再寫東吳和至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主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即令老將

丁奉爲主帥。丁封孫異爲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河中而進。自率兵二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

綱目於此查吳人書來援後詞也是時漢有倒懸之急吳之救之當如救焚拯溺自恐弗及乃復命丁奉等向壽春河中而己是果何益於事哉雖然吳人爲漢不力行將

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

忽然一聲礮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再極寫諸葛瞻一句艾令衆軍放箭射之。獨兵

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此寫瞻死忠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

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爲。遂策馬殺出。死于陣中。此寫尚死孝後人有詩讚

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獨少謀。
蒼天有意絕炎劉。

當年諸葛留嘉屑。
節義真堪繼武侯。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三人亦皆戰死。

人又可以催馬趕三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試觀後主臨危日。無異劉璋受偏時。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看下文分解。

有入險而能出者。先主檀溪之關。後主當陽之難。孫權追進津之逃。曹操灑陽之敗。潼關之奔。華容道之釋。司馬懿上方谷之走。皆是也。然此特事之險而非地之險也。又特難之。以險脫而非功之以險成也。若夫造最險之謀。而經最險之地。犯最險之患。而成最險之功。則未有如鄧艾之貫索於懸崖。裹氈於峭壁。持斧披髮。以行七百里。無人之境者也。人即好幽幽不至。此文即好奇奇不至。此不謂讀三國者讀至終篇有此驚見駭聞之樂。

南鄭橋邊之鍾會。猶籠籠山中之司馬。昭也。昭雖死而不死。會亦幾死而不死。皆天意也。偷度陰平嶺之鄧艾。猶欲出子午谷之魏延也。武侯以延之計爲危。而延不得自行其危。會以艾之計爲危。而艾竟得自行其危。亦皆天意也。天意所在。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強耳。

武侯顯聖以告鍾會而不顯聖以告鄧艾。不見武侯之神也。然既顯聖於定軍山。又必顯聖於陰平嶺。則武侯之靈母乃太勞乎。今有不

必顯聖而於顯聖者。定軍有武侯如在焉。陰平有武侯亦如在焉。風中隱隱有人不若石上明明有字。山前一夢能保蜀人之生。又不若嶺邊一碼能決魏將之死。愈出愈奇。豈非曠古奇觀。

蜀之求援甚急。而吳之來援甚遲。論者以此答吳而不必以此答吳也。何也。孫林之不能援劉禪。猶張魯之不能援劉璋也。以漢中救成都。則近以江東救綿竹。則遠。近且莫敢遠何望乎。且人事已非。天命已去。即使丁奉倍道而來。若馬超之攻段。明而蜀中之有黃皓。甚於

禪中之有楊松。內亂既深。雖有外助。必無濟矣。故君子不爲吳谷而但爲蜀谷。

諸葛瞻父子受命於大事既去之後而能以一死報社稷君子曰武侯於是乎不死矣蓋戰死綿竹之心亦秋風五丈原之心也使當日甘心降魏以圖苟全則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家訓不其有愧乎故瞻尙生則武侯死瞻尙亡則武侯存

第一百十八回

哭西川一王死孝 入蜀廟二士爭功

却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南人但能使其不復反耳若欲思難相從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先主作客寄依呂布寄資益紹矣託表矣然此一時彼一時也嘆哉後主東方不可以止些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此言一國不可有兩天子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此言一身不可事兩天子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魏周前勸劉璋出降今又勸後主出降是勸降慣家後主未決退入宮中次日衆議紛紛然誰周見事急復上疏諍之後

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蜀無降將軍豈得有降天子哉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禪也照無兒後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瑑次子劉璠三子劉琮四子劉瓚五子即北地王劉禪六子劉恂七子劉璿七子中惟禪自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弱後主七子於此所未後主謂禪曰今大臣皆議當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禪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嘗干預國政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甚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尙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姜維照若知魏兵犯關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全功此言降不如守豈可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先帝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諶即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此則不得已後主不聽諶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甯死不辱也先主不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慎修降書遣使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維城請降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

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令人追想劉璋納款之時為之一款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

重待張紹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逕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封視之大喜即遣太僕

蔣顯齎敕令姜維蚤降又以降天子敕諭降將軍為之一款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

十萬二千以此何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以此何金銀二千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足餘物在庫不及具數

知怒氣冲天乃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以此何魏兵將近父皇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

屈膝於他人也後主有此子是幹盡之子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先主有此孫是魏武之孫未遲後主有佳兒諶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馬懿夫婦是有婦無夫

三子并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望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

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其聲如見其人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人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 一子獨悲傷 雄哉北地王 搔首泣穹蒼 誰云漢已亡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後主聞北地王之死不憐其心人哉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轎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並車入城後人有詩歎曰

魏兵數萬人川來 後生儻生失自裁 黃皓終存欺國意 姜維空負濟時才 全忠義士心何烈 守節王孫志可哀 昭烈經營良不易 一朝功業頓成灰

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可馬昌明幸不為尚書左僕射而後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主劉禪竟為驃騎將軍可發一歎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皓

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皓

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黃皓之愛金。珠原來為此。自是漢亡。後人因漢之亡。有追思武侯詩曰。

魚鳥猶知畏簡書。風雲應為護儲胥。

徒勞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愧。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且說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衆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蜀中有如此之將。如此之兵。而天子甘心而縛。可發一歎。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衆皆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以下無數文字。皆在附耳低言之內。此處妙在不即欲明。即於劍閣關遍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軍在吾。今日至此。猶為速也。既來許降。又偏說不肯。便降乃是善於用詐。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為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

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如此口氣。便是姜維用詐處。讀者當自知之。

會遂折箭為誓。與維結為兄弟。情愛甚密。為士寶則猶疎矣。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却說

鄧艾封師纂為益州刺史。牽弘王頌等各領州郡。又於

綿竹築臺以彰戰功。既指自封爵又築臺。示功鄧艾有死之道。大會蜀中諸官

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

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矣。氣弱而言誇。多有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西了。艾因此痛恨。鍾會遂

修書令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

吳。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

宜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資鹽興冶。並造船船。預

備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

更以厚待劉禪。以致孫休。若便送禪來京。吳人必疑

則於向化之心不勸。且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

京。今即可封禪為扶風王。錫以貨財。供其左右。爵其

子為公卿。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

從矣。書中雖以勸吳為名。實以封蜀為主。既不送禪於京。又自諱封爵。大有專制之意。此艾之所以見殺也。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

璿。隨後降封艾詔曰。

征西將軍鄧艾耀威奮武深入敵境使僭號之主係

頸歸降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

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為太

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為亭侯各食邑千戶詔中但封鄧艾

不提起封劉禪便是

鄧艾受詔單監軍衛瓘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

鄧艾所言之事須候奏報不可輒行詔用賢為手書用虛寫省筆之法艾

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

又作書令來使賈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

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

之書曰

艾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

國命則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實有不臣之心反引秦秋之義亦善於詞令今

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

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

也先此申狀見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忙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

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

以制之鄧艾方忌鍾會又使鍾會制昭從其議遣使賈詡封

會為司徒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瓘使與

會伺察鄧艾以防其變此處手書亦用虛寫會接讀詔書詔曰

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良節制衆城網羅

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使收姜維為功也謀無遺策

舉無廢功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

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鍾會既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

太尉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瓘為監軍詔

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為

農家養積明明以世家子弟推重鍾會妙本儻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

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又與鍾會初時笑艾之意相合妙

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直以鄧艾之功

情不言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喜其言維又曰請

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來了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出

一圖與會曰昔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帝鍾會會已呈司馬昭矣又不若姜維之圖為詳悉也○又照應三十八回中事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

民殷國富可為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誇美西蜀以引動鍾會妙甚

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張揚鄧艾以激會大喜指問山川

形勢此時鍾會也動念了維一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

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

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絕妙結構會依言即遣人賚

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

於是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

殺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政寫傲慢之辭以實己之語

遣人到鍾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

谷昭乃同魏主曹奐御駕親征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

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

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耶照應一百十汝會道會後必

反吾今此行非為艾實為會耳奸雄心事正悌笑曰某恐

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祕之不可洩漏

一般都是有心人寫來真是好石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亦疑

鍾會有變密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耶且到

長安自有明白昭聽那佛不可灌漚之早有細作報知鍾

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正是纔

見西蜀收降將又見長安動大兵未知姜維以何策破

艾且看下文分解

武侯有子又有孫而武侯不死先主雖無子有孫可以當子而先主

亦不死使蜀之後主而以北地王為之則吳可吞魏可滅而漢亦安

得遂亡哉雖然綿竹之戰巨死于君諱武侯之家教成都之失子死

於父見昭烈之遺風漢雖亡而漢有生氣矣

西漢亡於孺子嬰東漢亡於獻帝皆奄奄不振矣獨至後漢之亡而

劉禪雖孱幸有北地王之裔死為漢朝生色西漢亡而有王皇后之

罵王莽東漢亡而有曹皇后之罵曹不然兩后皆不能死則猶未見

其烈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

為漢朝生色

三國人才之盛不獨於男子中見之又於婦人中見之然男子有才

不必其首節而婦人無節即謂之不才故論才於男子才與節分論

才於婦人必才與節合是婦人之才視男子之才而更難也惟其最

難而能盛則三國有足述焉魏之才婦有五姜綏之母趙昂之妻辛

敬之姊夏侯令之女王經之母是也吳之才婦有三孫策之母孫翊

之妻孫權之姊是也漢之才婦有五先主之夫人糜氏北地王之夫

人崔氏武侯之夫人黃氏及徐庶之母馬瀨之妻是也至於權變如

貂蟬聰慧如蔡琰又其下者耳

武侯初死有楊儀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鍾會鄧

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遙遙相對然鄧艾之表未嘗計姜維會則鄧

艾與魏延異矣魏延之表未嘗為楊儀所更易則鍾會與楊儀異矣

矣。會欲伐蜀而作伐吳之勢。昭欲收會而亦伴託收艾之名。治其
人而即用其法。出乎前者反乎爾其疆土季之謂與。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 巧謀 盡虛話

却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
衛瑾收艾。艾欲殺瑾，則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
也。」艾欲殺艾亦忌瑾若使艾也 會大喜，遂令衛瑾引數十人入
成都收艾父子。瑾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
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瑾曰：「吾自有計。」遂先
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
番來歸，得賞如先。敢有不出者，滅三族。」妙在先敵其羽翼 若
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鷄鳴，艾部將見
檄文者，皆來投拜於衛瑾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瑾
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艾父子。」艾大驚，滾下
牀來。瑾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
於車上。妙在事成於俄頃 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
奪。望見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鍾會
却在鄧艾一邊 衆各四散奔走。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
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犢小
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微倖亦有今日耶。」

艾亦大罵，得兩便口。一吃口怎敢 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入成都。
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稱平
生之願矣。」漸漸露出 維曰：「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
未央宮之禍。」此句隱然勸他 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
伏劍而死。然却不可少斯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
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蚤也。先以危 今公大勳已就，
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
乎？」再以冷語挑之○將勸其謀 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
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正要釣他 維曰：「若
不退閒，當蚤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之
言矣。分明教他謀反却 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二
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
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
漢室終滅也。」若有此事真是快事 却說鍾會正與姜維謀
反，忽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
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
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晉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
自引兵來，是疑我也。」鍾會之反姜維懼 遂與姜維計議。維
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更不消引韓信文種
為喻即以鄧艾為喻

嘗如作文者只用
本題不用請客

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
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

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有道詔教討司馬昭

以正弑君之罪

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微勞但

恐諸將不服耳

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

數巡後會執杯大哭

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爲司馬昭南闕弑君

又將南闕

簽名共成此事衆皆大驚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

令者斬衆皆恐懼只得相從

會乃因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

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

打死坑之

在側健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

建乃密將鍾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

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

消息雖死無恨

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暫監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

一人往來傳遞會素聽邱建之言遂令邱建監臨會分

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

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

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

淵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

淵曰正月十

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

淵之謀

報知諸將却說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

咬吾主何吉凶

慶之兆也

器械已備放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

心久必爲害不如乘早戮之會從之即命姜維領武士

往殺衆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寒昏倒在

地

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有無限兵到維

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

消息雖死無恨

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暫監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

一人往來傳遞會素聽邱建之言遂令邱建監臨會分

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

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

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

淵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

淵曰正月十

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

淵之謀

報知諸將却說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

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忽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互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起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卻被亂箭射倒衆將梟其首謀事不密又不速宜其死也然使會則會因始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疾轉加維仰終一死耳維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此時姜維即不心痛而事機已洩外兵已來亦無及矣遂自刎而死維死矣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讎共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子龍一身都是膽衆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早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油江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提照一百十今日當報此恨邱建欲恨兩人相反而相對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淮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水山卷之夢後人有詩歎鄧艾曰

自幼能籌畫
凝眸知地理
多謀善用兵
仰面識天文

馬到出根斷
功成身被害
又有詩歎鍾會曰

兵來石徑分
魂繞漢江雲

誓年稱早慧
妙計傾司馬
壽春多贊畫
不學陶朱隱
又有詩歎姜維曰

曾作祕書郎
當年號子房
劍閣顯鷹揚
遊魂悲故鄉

天水誇英俊
系從尙父出
大膽應無懼
成都身死日

涼州產異才
術奉武侯來
雄心誓不同
漢將有餘哀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瑋漢壽亭侯關彝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買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甯靖留衛瓘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尙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郎郤正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時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應補

中書丞華嚴奏吳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即乞陛下深加防禦為後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為鎮東大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禦魏兵不能救蜀已自守難矣建甯太守霍弋聞成都守索綝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不速降戈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為晚矣萬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雖能死與早降者不啻天淵衆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且說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司馬昭本不欲殺後主因一嚇妻他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為安樂公生患既死于安樂以其不知憂患固當封以此名賜住宅月給請受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外昭因黃皓蠱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後主何不乞免之時霍弋探聽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

補像三國志演義 卷十五 第一百十九回

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見魏為無情已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見蜀而不思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况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此之謂安樂公須臾後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偷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他亦未必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學舌不差欲哭無淚遂閉其目兩番開樂不能得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且慢笑着司馬視曰誠如尊命寫得後昭及左右皆笑之氏再傳而後便有間蝦蟇食肉糜之主矣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後人有詩

歎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 不念危亡半點哀

快樂異鄉忘故國 方知後主是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為王表奏魏主曹奐時奐名為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為晉王令人追想曹操封魏王時諡父司馬懿

三七

為宣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

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膽

量過人此處詳敘司馬炎次曰司馬攸性情溫和恭儉孝

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不以炎繼而

惟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公然以天下歸之司

氏矣既屬於兄弟之情何獨不知君臣之義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為世

子一片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若論承嗣之禮則

繼昭者乃賈充何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

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

決惟攸與炎本皆為昭之子故猶豫未決耳若太尉王祥司空

荀顛諫曰前代立少多致亂國願陛下思之昭遂立長

子司馬炎為世子其以次子嗣師而不以長子嗣師者遺料大

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脚跡長三

尺二寸白髮蒼鬚着黃單衣裹黃巾此時又遇一黃巾之

拄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民王二字名色甚奇與昔

來報汝天下換主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

不見此乃殿下之瑞也此非晉之符瑞殿下可戴十二旒

冠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妃

為王后立世子為太子昭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

酒忽中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

顛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炎

而死司馬師臨終時有目至于無目司馬昭臨時八月辛卯日

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為晉王然後

祭葬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封何曾為晉丞相司馬望

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諡父為文

王昭自此文王安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

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照應

中語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此言

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得此一語脚透使曹操教曹丕

孤父王比曹操何如妙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

威而不懷其德貶壞曹操以子丕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驅

馳未有甯歲又貶壞曹丕後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

施德天下歸心久矣與民不文王并吞西蜀功蓋寰

宇與東西驅又豈操之可比乎見得司馬昭不做

不尚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司馬昭明明要學曹丕

賈充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不紹漢故

事復築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即大位此處受禪臺與八十卷

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奂連日不曾設

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免愾下御榻而迎。炎坐定。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免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明明當節節。明要他讓讓。免大驚。口噤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他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借司口中替漢朝出家。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曹丕欲篡漢。却便他人說合司馬炎欲篡魏。也是自家開口。節又曰。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讐。有何不可。此是虛言。在司馬炎口中。叱武士將張節亂爪。打死於殿下。免泣淚跪告。如此沒體面。炎起身下殿而去。免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大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是祖宗做與別人看。具大禮。禪位與晉。土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免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免親捧傳國璽。立於臺。大會文武。後人有詩歎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張節可憐忠國死。一拳怎障泰山高。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免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於左右。執劍令曹奐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處處提出魏篡漢故事來。可見當日之事。乃是賊偷賊物。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即用獻帝初時名。號一發分毫。不差。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與華歆此獻帝。語前後一轍。免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奐前曰。臣身為魏臣。終不肯魏也。曹氏篡漢時。曹家宗族中却無此人。炎見孚如此。封孚為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後人有詩歎曰。

晉國規模如魏王。陳留蹤跡似山陽。重行受禪臺前事。回首當年止自傷。晉帝司馬炎。漢以炎與為年號。恰合。司馬炎之名亦一識也。追諡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

生潁川太守司馬雋萬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也。曹丕則更有勝焉者。大事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正是漢家城郭已非舊。吳國江山將復更。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文分解。

姜維欲先殺諸魏將。然後殺鍾會。而重立漢帝。其計不為不深。其心不為不苦矣。且將除鄧艾而假手於會。將除衛瑾而假手於艾。是謀殺諸將者。姜維謀殺鄧艾者。亦姜維也。謀殺鍾會者。姜維謀殺衛瑾者。亦姜維也。然而會滅而諸將不滅。艾滅而衛瑾不滅。則天之未可強也。論者往往以多事責姜維。然則陸秀夫之航海。張世傑之擁香文天祥之崖山。流涕皆得謂之多事耶。李陵之不即死。或猶虛諒其得當報漢之言。而姜維之不即死。豈得實沒其設謀報漢之志。元人有詩曰。諸葛未亡猶是漢。予請更下一語以對之曰。姜維不死尚為劉庶不負其苦心云。

先主甚業。半以哭而得成。送徐庶則哭而送之。不哭則庶安得有走馬之薦。諸葛亮則哭而請之。不哭則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獨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歎非人之所得而致。若待教而後哭。便是不哭。哭予曰。不然。先主亦曾受人之教。其對魯肅而哭。孔明教之也。其對孫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會哭。然後能如所教耳。若後主生平。眼淚從來貴重。其睡著於子龍懷中。則喪其母而不知哭。北地王之自刃於廟。則喪其子而亦不知哭。以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淚。更何從得其眼淚。觀後主之不哭。而司馬昭笑其不哭。卻正又當哭其所笑矣。不獨為卻正哭。又當為孔明哭。為先主哭。先主有如此之子。此詭孤之時所

以執手流淚。孔明有如此之君。此出師之時。所以墮淚泣血也。或作高視。劉禪之說曰。此間表不思劉之言。乃禪之巧於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或憤思歸。如司馬昭。其能容之乎。然則閉目閉目之劉禪。依然一青梅。酒聞雷。失筋之劉玄德耳。雖然使禪而果能如是。則不至于用黃皓。不至於疑姜維。亦不至於獻成都降鄧艾矣。然則為此說者。夫豈其然。

司馬昭欲舍炎立攸。以繼師後。其與宋太宗之殺德昭而自立其子者。不啻天淵矣。雖然。以此為昭之愛兄。則猶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昭之子。而昭欲立之。乃為公耳。今則陽託立姪之名。而陰受立子之利。其計不亦巧乎。且炎為長而攸為次。若以炎為師之子。而立之。更無他議耳。今不以炎嗣師。而以攸嗣師。使人得執立長之說。以廢其立姪之事。其計不更巧乎。蓋不明君臣之義者。必不能篤兄弟之誼。故觀曹不之篡漢。帝知其必不能愛曹植。觀司馬昭之篡魏。主知其必不能念司馬師。魏之亡。非曹亡之。而魏自亡之也。何也。炎之信主一則曰。我何如曹。不則曰。父何如曹。德是其篋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則謂之魏之亡。魏可矣。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漢亡之也。何也。炎之受禪。一則曰。我為漢報。魏再則曰。我依漢故事。是其禪也。漢教之也。漢教之則謂之漢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絲毫不爽。豈不重可畏哉。

曹氏以再世而篡劉。司馬氏歷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獨運於漢也。漢滅於魏。未滅之時。似漢之亡。獨早於魏也。而非也。當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廢。而魏再亡。及曹芳之欲。而魏三亡。矣。何待於矣。之見。繼而後謂之亡。哉。然則漢之亡。終在後魏之亡。終在先耳。董卓聞受禪臺之言。曹不有受禪臺之事。魏則取前之虛者而實之。晉又取前之實者而實之也。漢將亡。有黃巾之妖。魏將亡。亦有黃巾之怪。漢則先舉後之一黃巾。而散為衆人。魏則又舉前之衆黃巾。

而各爲一人也。受顧羣有三。則兩實一處。黃巾有二。則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統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牀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羣出拜。吳主把輿臂手。指羣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翬爲君。左典軍萬彧曰。羣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何不仍求孫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爲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爲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卽皇帝位。改元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翬爲豫章王。追諡父和爲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若論入繼大統。便不當自帝其父。加丁奉爲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爲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嗜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又是一個中常侍。與到之黃皓正是一對。第一便殺兩箇。濮陽興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願命定策大臣。其可知。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彧爲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流涕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陸凱上疏諫曰。

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甯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官吏爲苛擾。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餘。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狹。害忠隱賢。此皆靈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簡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

疏奏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有曹叙之風。又召術士尙廣。令筮著問取天下之事。尙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爲後文降晉信師婆師婆之言不應孫皓。誤信術士術士之言却應。皓大喜。謂中書丞華歆曰。先帝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兼并漢上。以爲蜀主復讎。當取何地爲先。既好士林文好甲兵。其亡可知。駁諫曰。今成都都不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乃爲上計。若強勸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前以一吳伐一魏。尙不能

牌令晉彙魏蜀是又兩魏矣以一吳伐兩魏豈能勝乎非毅之言最是老成 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

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

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覈出朝歎曰可惜錦繡江山不

久屬於他人矣為吳亡伏筆 遂隱居不出於是皓令鎮東將

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

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衆官商議

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

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

東吳反掌可得也平吳之末遺杜預而先遣羊祜猶平蜀之末遣鍾會而先遣鄧艾也 炎大喜即

降詔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

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

去者皆聽之減戍邏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與孔明屯田渭中前後相似 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來年軍中

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著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侍衛

帳前者不過十餘人彬彬然有儒雅之風其視羽扇綸巾亦不多讓 一日部將入帳

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意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

獲大勝祜笑曰汝衆人小觀陸抗耶此人足智多謀日

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吾

救之無及在羊祜口中補前文所未及 此人爲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

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自鄧艾與姜維苦戰之後又見此一段不戰之文出人意外 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

己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

我軍不許過界衆將得令止於管地打圍不犯吳境陸

抗望見歎曰羊將軍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曹操

獲書曰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是以獵爲戰也今觀此二人之獵何其從容不迫兩無猜忌乎 祜歸至軍中察問

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妙吳人皆悅來報

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

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

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

昨日出獵之情周瑜飲玄德以酒是歹意陸抗送羊祜以酒是美情 來人領諾攜酒而

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

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衆皆愕然却說來人回見羊

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

飲乎遂命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

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

之關公飲魯肅之酒是大膽羊祜飲陸抗之酒是雅量 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

抗遣人候祜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臥病數

日不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藥在此

可送與服之。孔明譏周郎之病以不藥藥之羊祜諷陸抗之病即以藥藥之一是賭智關巧一是賭心見敵來

人持藥回見抗。衆將曰：羊祜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

藥。抗曰：豈有敵入羊叔子哉。曹操不信華陀是奸雄操智汝

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抗曰：彼專以

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

已。無求細利。正是羊叔子敵手衆將領命。忽報吳主遣使來到。

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

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

疏。遣使賫到建業。時吳主皓已還都建業近侍呈上。皓拆觀其疏。疏

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爲

念不當以黷武爲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

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爲司馬。却

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閻宇代姜維蜀主但有其意孫冀代陸抗吳主竟有其事羣臣

皆不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恣意妄爲。

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

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年餘

殺忠臣四十餘人。羊祜所謂孫皓之暴過于劉禪正爲此也皓出入常帶鐵騎

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卻說羊祜聞陸抗罷兵。孫皓

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陸抗

諷伐晉而羊祜請伐吳其略曰。其言似異而其言實同

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此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二語

倒轉說來孔明謂天時之不可強。羊祜謂人事之不可忽。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

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

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

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能長久也。非好戰武正欲止武非好動兵正欲息兵蓋與平則征戍可息也

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與師。伐吳之事賈充荀勗馮統

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伐吳之事於此一寬祜聞上

不允其請。歎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

豈不大可惜哉。亦是至言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

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孫皓暴

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

吳非陛下所能得也。陸抗未去則吳不可得孫皓既死則吳亦不可得炎大悟曰：卿

今便提兵往伐。若何。於此一事。又祜曰：臣年老多病。不堪

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伐吳事又於此一寬遂辭

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

問安。炎至臥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

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

志。祐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

三國演義終篇如見 封神演義之首卷 由是國人大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其疏曰：

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朝即自焚其奏稿，不令人知耶？魏會伐國欲密羊祐語人亦欲密伐國之密恐其恐其或我 祐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 則於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伐之當 急者一臣造船七年，日有朽敗。急者二臣年七十，死亡無日。急者三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孔明出師表有六不可解王濬伐吳表有三不可失孔明意在遊人事王濬意在順天時

侯南州百姓聞羊祐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祐存日，常遊於岷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爲墮淚碑。與人之思武侯南人之思武侯彷彿相似 魏人有詩歎曰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於此一緊 伐吳之事又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伐吳之事又於此一寬 此第一第三層曲 退入後宮與祕書丞張華圍棋消遣 却用王渾縱着無依王渾着有用之着却與張華着無用之着文勢至此又是一頓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略云：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岷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祐之言，拜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爲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最喜讀左邱明春秋傳。坐臥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關公好讀春秋杜預好讀左傳正復相對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準備伐吳。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剝其面，或擊其眼。此斷頭剖心之類也不至顯至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斂手奏曰：陛下

下聖武國富民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敵今若討之不可
勢而定願勿以為疑整了局中之着却助表中之着紙上與局中
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羊祜之棋全顧杜預為之
結局矣後吳之事又於此一聚即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
預為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瑯琊王司
馬佃出淝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
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
用以上五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
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以上是一又令冠
南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如平蜀之有早有
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
司空滕修計議進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
為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江夏
口等處軍馬臣敢為將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
靚引兵十萬出兵牛渚接引諸路軍馬吳兵只皓從之
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中常
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
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
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皆為齏粉矣皓大喜

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
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去處橫截之再
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
則破豈能渡江也岑昏獻計雖是下策猶勝於黃臉之請師也
○東吳前幾番禦敵都是用火此一番禦敵却
是用
皓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
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
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鄧艾使人偷越山嶺杜預使
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礮擂鼓夜則
各處舉火旨領命引眾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
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山
路陸景一路又在此孫歆為先鋒三路來迎杜預引兵前
進孫歆船早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迤邐
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礮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
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
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
乃飛渡江也杜預巴山之兵與鄧艾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
一聲斬於馬下丁却吳兵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
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
軍杜預杜預渡江却在陸景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
眼中發出倍覺驚勢

將張尙馬到斬之。丁却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却吳兵節。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喪印而降。省筆之法。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如鄂艾之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來春。更爲大舉。如田艾伐吳之事。又於此。一覽此第四層曲折。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事如破竹文遂馳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伐吳之事。又於此。一覽此第四層曲折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爲准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爲人披甲執仗。立於週圍。順水放下。江中草人乃孔明所以借箭者。不意此日反爲北軍所用。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着筏。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火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東吳欲用金克木。王濬却用火克金。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觀。來迎晉兵。瑩謂觀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

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觀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觀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方知答應沈瑩乃是勉強悌悌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君若臣皆降。無一人死。垂泣而去。張悌與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了却吳兵吳兵四散敗走。後人有詩讚張悌曰。

杜預巴山見大旗。江東張悌死忠時。

已拚王氣南中盡。不忍偷生負所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吾兵久勞於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圖。伐吳之事。又於此。一覽此第五層曲折。以上凡作五番頓跌。出人意外。張華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擒矣。若輕召還。前功盡廢。誠可惜也。棋局可以不完。晉兵局不可不完。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勳。困弊士卒。雖斬汝不足以謝天下。賈充更無他長也。會相幫幫君耳。炎曰。

此是朕意。華但與朕同耳。何必爭辯。忽報杜預卒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急進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竟下征進之命。伐吳之事又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雷鼓動。吳人望旗而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戰。衆對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下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誤國。衆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姜維以黃皓比張譚。吳人又以岑昏比黃皓。三人正是一般。遂不待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宮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領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皓從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二人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此是東風。不可復借矣。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墜於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卻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播鼓大進。若避險峻不能取。若畏風波何以取。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爲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已

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沖。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輿轎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歸降。劉面懸眼之威。何處去了。濬釋其縛。焚其櫓。以王禮待之。唐人有詩歎曰。

西晉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爲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老幼男女。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令人追想孫策破劉繇時。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佃。并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如劉之有從戈。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傳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此杯亦是曠。曠騎將軍孫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業。今

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數語抵一篇寥寥之歌卻

說王濬班師送吳主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

帝此是清孟入洛時矣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

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孫皓應對於劉禪然只是兩人輕薄嘲耳帝

大笑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割人面皮

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

耳明道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

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梯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

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

馬炎為一統之基矣一部大書此一句是總結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

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直應轉首起語後來後漢皇帝劉

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

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不以司馬炎作結仍三國後人

有古風一篇以敘其事曰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

統金鳥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

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

誅逆黨李傕郭汜與刀鎗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奸

雄皆鷹揚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與河梁劉焉

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荆襄張燕張魯南鄭馬

騰韓遂守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

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震天子令諸

侯總領貔貅鎮中土樓桑立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願

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將寡兵微作羈旅南陽三顧

情何深臥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荊州後取川霸業圖

王在天府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

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何期歷數到此終長

星半夜落山鳩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勞

鍾會鄧艾分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不叡芳髦綬及

奩司馬又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

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爵從根苗紛紛世事

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

弔空牢騷此一篇古風將全部事蹟羅括其中而未二語以一

書以詞起以詩

收絕妙章法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為三國而作則重在三國

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於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

從分而追本於桓桓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身不可以比湯

武以篡竊之晉而拜三國則武帝豈足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

炎陛下可比漢之氣然則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即請以桓靈

收之可耳。前卷之錄魏與魏之錄漢相對而成。當此卷之取吳亦與昭之不殊也。此卷於極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煩者見報應之如郭艾之拒委維悉力攻擊而羊祜之交陸抗通好德道則大異。魏之忌郭艾彼此不合而杜預之職羊祜前後一心則大異。伐蜀之議決諸終樹而伐吳之議遲之又久則大異。平蜀之役二將不遠而平吳之役全師皆返則大異。此間樂不思蜀之劉禪以信而稱臣而設此座以待陛下之孫皓以剛而屈首則又大異。至於收蜀之難難在郭艾專專焉鍾行叛焉姜維構焉而郭伊愛之劉實知之司馬昭亦料之矣。吳之難難在事先羊祜請焉王濬張華又贊焉而馮純沮之荷瑛賈詡之王濬胡衍亦欲緩之矣。比類而觀更無分寸雷同絲毫有掌。凡書至終篇每處其易盡有如此之罕頭百尺畫出愈奇者哉。

三國一書每至兩軍相聚兩將相持。身其勇者披堅執銳以決死生。窺其智者。列虛竭思以衝巧拙。幾於荆棘成林。風雲眩目矣。忽於此忽見一輕裘緩帶之羊。清居然文士風流。又見一醜酒受藥之陸。抗無異。良朋贈答令人氣定神閒。耳目頓易直登陸道化爲康莊。兵氣銷爲日月。真夢想不到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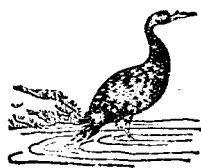
或謂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陸二人交歡邊境。如宋華元。楚子反之自平於下。毋乃有違君命乎。予曰不然。一施德而一薦暴。則人盡含暴而歸德。而施暴者將爲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懷我之人。是欲不戰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懷彼之人。是亦欲不戰而服彼也。外似於相和而意實主於相敵。又何譏焉。

中原之兵所以難於取吳者。有前事以爲之鑒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陸遜有猇亭之捷。徐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劭有石亭

之。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誠未易關矣。而孰知從前之難。則屢戰而不克。向後之見。則一戰而成功。貫索之艦。斷之以刀。連環之舟。焚之以火。吳之摧敵者。有然而橫江之鎖鑰。之以拒。沅水之錐衝。之以。吳之受挫於敵者。又有然時移勢改。險不足恃。凡古今成敗。無常皆當以此類推之。

三國之興。始於漢祚之衰。而漢祚之衰。則出於閻豎之欺君。與亂臣之禍國也。一部大書。始之以張飛趙忠。而終之以黃皓岑昏。可爲閻豎之戒。首篇之末。結之以張飛之欲殺董卓。終篇之末。結之以孫皓之讎切賈允。可爲亂臣之戒。

三國以漢爲主。於漢之亡。可以終篇矣。然漢者。魏也。漢亡而魏之魏國未亡。未足快讀者之心也。漢以魏爲讎。於魏之亡。又可以終篇矣。然能助漢者。吳也。漢亡而魏之與國未亡。猶未足竟讀者之志也。故必以吳之亡爲終也。至於報應之反。有已時。禪。皓。稱。首。於。前。而。懷。啟。亦。受。執。於。後。師。昭。上。信。其。主。而。漢。亦。見。信。於。臣。西。晉。以。中。原。而。并。建。業。東。晉。又。以。建。業。而。棄。中。原。晉。主。以。司。馬。而。吞。劉。氏。宋。主。又。以。劉。氏。而。奪。司。馬。則。自。有。兩。晉。之。史。在。不。得。更。贅。於。三。國。之。末。矣。



開埠七十來年之野史
上海軼事大觀

編纂
伯熙
海陳
老上
原名

全三冊裝入一匣定價二元

滬上社會至為複雜旅斯
土者隨舉一事多苦不知
即執坊間之指南等書亦
祇知其略而不知其詳知
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終不免滄諺阿木林之誚
是書編輯經三年之久費
數十人之力始告成內
分
天文 地理 人物
風俗 語言 生活
古蹟 名勝 物產
市政 交涉 工商
宗教 教育 報紙
交通 軍事 俠烈
善舉 藝術 迷信
遊藝 娼優 雜記
共二十四門子目千餘都
四十萬言凡關於上海應
知之事無不窮原委誠
遊滬者之唯一師導也

中華民國八年十月出版

版 權 所 有

三 國 演 義

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三元正
平裝四冊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藏書者 弁山繆伯南

發行者 泰東圖書局

印刷者 泰東圖書

上海泰東

發行所

北京鴻

風流艷集

李警衆編

(平裝定價一元二角)

(精裝定價一元五角)

是書搜集近今名人香艷之作如樊山實甫等多為世未經見者加以抉擇附以說明如詩話之例實集艷體之大成極才人之能事讀之如親薈澤真個銷魂凡具審美觀念者幸速購閱當能撲去俗塵三斗也

脂盒客座談話 吳稚暉先生著 平裝二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是書為吳稚暉先生著本世界之眼光容容座之辯難凡歐美之政治習慣技藝有裨益於吾國人者無不詳細辨論一一供獻於吾人先生留英久於英國國情言之最詳而尤注重吾國人移家就學英倫之舉故於就學應備種種均具體以告至吾國人游歐之歷史上至公使下逮猶仔所留之紀念所遺之笑話尤慨乎言之是不特可作遊學之南針並可作解悶之稗乘尤宜人手一編以助公餘清興也

韻琴雜著 國學女士著 平裝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八角

女士通學中外著作等身帝制論興其文始時見於中華新報世人爭先觀以為快尤為吾國女界之傑出而非徒以吟詠侈風雅者比也今將其詩詞論文及稗官之言恢諧之作彙為一冊刊印行世以餉同好並列入女士最近小影讀其書而欲一見其人者不可不手一編也

芙蓉小淚

(平裝定價一元二角)

(著遺 潤山江)

史辭亦南學以其著乘及於此書述一數閱月而與某少年結事欲合忽離將成又敗聲情淒惋幾於一字一淚決非陳陳相因拾人牙慧者所能道其隻字愛讀哀情小說者慎勿失之交臂也